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四鑑錄十六卷 畿輔叢書本

國朝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博野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河南巡撫。吏部侍郎。是書題乾隆十三年。官少宰時作也。以立治者君。輔治者臣。受治而從風者士與女。錄通鑑綱目提要之要。以類相從。期於多識畜德。每條之後。各加案語。期於指明肯綮。君鑑錄曰立政曰用人曰納諫曰儆戒。臣鑑錄曰器識曰諫諍曰敬事曰立身。士鑑錄曰師儒曰俊傑曰隱逸曰卓行。女鑑錄曰懿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德曰貞德曰賢明曰節烈。各分四卷。其論士以行己有恥為尚。明於論人。則於責己。雖上下數千百年。記誦無遠。亦等諸玩物喪志。皆學道有得之言。顧棟高稱其替理江蘇學政。申明小學之教。其為學刊落浮華。居官誠心實行。無所矯飾。官副都御史甫半載。懇辭。言人所不能言。上所施行者多駁正。誠能盡臣職者也。

史通刪繁四卷 道光十三年榮本

國朝紀昀撰。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謚文達。唐劉知幾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論史家辭例。詳辨別是非。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貫穿古今。洞悉利病。為史家之圭臬。惟是非任情。往往摭摭聖賢。是其所短。黃舛琳撰訓故補。於疑古惑經之類。多所糾正。浦起龍通釋。則頗迴護原書。更推波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洋。殊為好異。又達即浦氏本逐加評議。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為史通刪繁四卷。全刪者為載言表歷疑古點煩諸篇。全錄者載文補注。邑里品藻直書曲筆。鑒識覈才。煩省難述。諸篇餘皆披其菁華。其其蕪蔓。闡幽扶輿。理正詞明。刪節甚繁。文皆相屬。詠州盧氏刻於廣州。起龍注亦刪附焉。其刪削過當者。以表歷篇云。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

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豈敘周譜。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有年世。若申之以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儒。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書。頗有甄明。點煩篇云。近撰史者。凡有制浩。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去主者。施行武承嗣監修國史。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

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雖門下贊語。亦錦子。此說。溫嶠而已。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子長此言。實有深鑒。此皆有闕史法。未宜全刪。書中於浦注未詳者。頗有補正。然以六家篇其君臣流別。例例當作列。題曰篇。與秦姚察著魏梁二史。案當作最。補注篇著。摯虞之三輔決錄。摯虞當作趙岐。也。里篇著。楚國。遂當作勝。史官篇許。蓋字。禮儀。蓋當作慈。凡有筆削。畢歸。

於餘餽。餘字衍文。則亦校改未盡也。

炳燭偶鈔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陸錫熊撰。錫熊字健男。一字耳山。上海人。乾隆辛巳進士。壬午。召試。授中書。癸巳。由刑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讀。官至左副都御史。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作提要。載於卷首。改正字畫之舛錯。卷帙之脫略。篇第之倒置。與他本之互異。摭撰人之生平。撮全書之大槩。十年書成。錫熊與紀文達之功為多。此書為其讀史隨筆。雖考據多舛。於毛奇齡。何焯。徐文靖。王鳴盛諸家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說頗有謬誤。其謂漢代列侯皆有食邑。或以縣或以鄉聚。戶數多寡。往往難見於表傳。而其所食之地。傳不具載。間有因事而及。不能備載。故侯表於末格內。多有書郡國及縣名。以記其食邑所在。王子侯表師古注。稱侯所食邑皆書其郡縣於下。史記索隱稱漢表在某地者是也。蓋有司故籍。班氏據而書之。然表列王子侯四百二十七人。功臣侯二百十人。外戚恩澤侯一百四十三人。而末格內有郡國名者僅三百二十

一人。其間為縣名載在地理志而表未之及者甚多。師古謂其不書者。史失之。亦未盡然。且地志注明侯國者一百九十四。而表所書在某郡與志合者止六十二。國有志明書侯國。且於表內或再見三見。而俱不著其地名。蓋謂當時侯封已除。故不復加標識。則其中至王莽篡位絕者甚多。而他國久除封者。或有之。義例頗不可曉。疑其間多有傳寫脫落。非盡班氏之舊。史記索隱引漢表為證者。今表脫漏舛異不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即見在表內末格所書。與漢志參攷。有志內明注侯國。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有侯封於志為縣名。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有表內書在某郡國。而志於郡國下書此縣及侯國者。又有表內不書郡國名。而直書某縣及侯國名者。又有一侯而可兼書數地者。志有姓名侯國名者。其即為所食之地。顯然可據。若表但書郡國而志多此縣及侯國者。司馬貞謂凡漢志闕載或鄉名或亭廢。故志不載。此但言其大略。且以

志參互求之。牴牾甚多。有志原有此縣及侯國
名而表所書轉在他郡國者。與志不相應。又如
王子表既以縣疏封。乃他侯又同食其地。又或
同一侯號而所食之地各異。蓋地理志所據乃
元始二年之制。其能割隸析併。史文已不能詳。
而當時侯封之制。所定號名。與所賦食邑。不盡
相違。有以他縣邑遙封之。而食采又在別地。初
又有初封他郡。并食邑減損徙封。而侯號如故。
者。又或所封之地。中經移改。而仍蒙故號。者。又

或所食鄉縣名與他縣邑同。或封號別取嘉名。
而其名與他縣邑相復。亂者有縣已改廢而仍
繫以故名者。有東都時制。而班氏即據以書之
者。大約本諸故府之牒。異同參互。當時定制。亦
亦有之。史文未經明著其義。重以後人之脫誤。
或傳刻誤倒。或傳寫誤增。故不盡可考。見富平
侯張安世六世孫純下。書命恩二字。純之侯封。
以見非常例也。融貴確義。凡所訂正。皆讀書詳
究而得。非毛舉細故。自矜宏覽者比矣。

文史通義八卷 校讎通義三卷 學雅堂叢書本

國朝章學誠撰 學誠字實齋 會稽人 乾隆戊戌進
士 官國子監典籍 學長於史 嘗謂六經皆史 書
與春秋同原 訂教最廣 太史陳之 官禮制作典
大易之制 惡明時聖世治世之知 皆所以為史
也 文不空作 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
傳 故於古今學術淵源 輒能條列別而得其宗
旨 所撰文史通義數十萬言 以史法為主 間及
他文 究其論史 謂有史才 史學 尤貴有史德 其

論文 謂有文情 文心 尤貴有文性 外篇論修志
謂方志宜立三書 做紀傳正史之辭 作志做律
今典例之辭 作掌故 做文選文苑之辭 作文徵
三書相輔而行 謂州縣當立志科 以掌文獻備
異日朝史之要則 又謂修志當乘二便 盡三長
去五難 除八忌 立四辭 以歸四要 謂鄭樵通志
遠過杜佑通典 馬端臨文獻通考 袁樞通鑑紀
事本末 為適合古人 皆發前人所未發 康海武
功縣志 韓邦靖朝邑志 自明以來 翕然以簡括

推之。願痛詆不遺餘力。未嘗不深中其失。嘉慶辛酉。學誠卒時。以移奉寄蕭山王宗炎。為次目錄。道光壬辰。次子華紱寫定。刻於大梁。浙東訛後。版刻闕佚。譚獻為補刻於杭州書局。後商又重刻於黔。伍氏叢書。則咸豐辛亥所刻也。伍崇曜跋。謂其婦學詩話數條。專為詆者。間齋而作。記與載。東原論修志一條。地志統部一條。於載。東原洪稚存均夷然不屑。適徵其養之未醕。然其鄉試主司為梁文定。會試出于文襄。以筆墨

謹誌。不肯曲從。孤高下急。出於天性。遇時以博聞。稱者恒以氣折之。常謂邵晉涵曰。諸君讀書。如捧散錢。奈無貫索何。其評騭。子史。裨園萬葉。擬諸劉知幾之流。洵定評也。邵晉涵謂文史字。見東方朔及司馬遷傳。唐宋以還。乃以論文諸家。目為文史。章君自謂引義徵例。出於春秋。而又兼禮家之辨名正物。斯為文史通義之宗旨。古人雖有其名。未嘗推究至此。論通志條例。實包今古史裁。意蓋謂韓歐之文。不可與論馬

班之史。論似新奇。義意未嘗不平實。若人論劉。認知文不知史。劉知幾知史不知文。必以此書而文史可以各識職矣。推許允當。可作此書小序。

四史發伏十卷光緒壬午重刻本

國朝洪亮吉撰其書有春秋左傳詁已著錄是書有駁正有闡發史記二卷漢書四卷後漢書二卷三國志二卷地理沿革是其專門故於四史輿地補正為多謂史記項羽本紀楚雖三戶當以索隱說為是高誘呂覽解范蠡楚三戶人吳越春秋文種為宛令至三戶南公所言三戶蓋即此下紀又云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注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鄆西三十里此則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三戶非宛三戶六國時鄆地亦不屬楚正義不知三戶有二殊誤惟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淮此水經注之東汶水以別於禹貢汶水又云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海此謂禹貢汶水也許書渭水濕水沂水皆舉別說皆謂一水而說其源有不同此則蓋然二水源流皆異本自分明亮吉以漢志師古注著未見水經信然而併議及說文則未之深考也漢書馬宮傳治春秋嚴氏據儒林傳謂顏卿安樂

授冷豐冷豐授官治顏氏春秋非嚴氏儒林傳

子庸授江東野臂子弓據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後漢書賈逵傳受古文尚書于塗惲注惲字子真受尚書于胡常據前書胡常授徐鉉鉉始授惲以注為誤楊元休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之學據前書小戴授梁人楊仁故小戴有楊氏之學謂是仁從聖學非戴德儒林傳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詹謂前書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詹詹本甚明今去上七字遂善奮授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詹皆不煩言而解親志夏侯元僊夏侯氏世為婚姻謂承祚因世有謂探夏侯氏子者著此八字以明其非尤為理得意解

春秋希通一卷 咸豐辛酉刻本

國朝程庭桂撰庭桂新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以咸豐戊午科場案革職逮成宋范子容言仿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至當多二而三修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釋善而後既不俱當固容俱失庸得不並舍以求完據理以通經雅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庭桂取其春秋之說自謂義必宗經辭必衷理不穿鑿附會不黨同伐異深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胡氏獨其駁左氏齊豹書盜煩諦當又以澶淵之會時書宋災故為偏刺諸侯之大夫表而出之其書即位不書即位解謂樞前即位踰年改元禮之常也新君相正於廟具即位之禮則史氏書之有故則否魯之隱公當成禮而不成也莊閔僖以不成禮為正也桓宣不當成而成也文成襄昭定哀皆正也魯史據其成不成而實書之聖人因而不改其所廢貶於其間也說自直截然公羊傳於桓之書即位曰以其竟宣元

年僖僖弑君不言即位以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僖故而言即位與閔乎故也皆以桓宣與閔乎弑義正詞嚴安能辨駁以求佳旨而自謂有所得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讀左傳疑四卷 戊午唐氏刻本

國朝王祖奮撰。祖奮字歲三。號紫翔。鎮洋人。光緒
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選授河南湯陰縣知
縣。自嘆助。謂左氏傳廣采文籍。是非交錯。趙匡
謂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証謬實多。宋人遂或謂
其不可盡信。或謂其說有時牽合。或謂其以成
敗論是非。至明郝敬。非左而極祖奮。以左氏親
受經於孔子。書成授受。門弟子相相附益。故是
非往往繆於聖人。於是條別辨論。成質疑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其論亦時有可取。如謂春秋正人心。各適求於
人之心。以後世斷律之心為聖人作經之心。於
是論春秋也刻而視聖人也卑。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釋後而春秋之志顯其有亂臣賊子
與夫蜜吏猾夏為世大患者。不稍恣。非為一世
為萬世也。外此據事直書。而非自見褒貶之義
不在一字一句之間。居千載之下。而欲得聖人
之意。吾知其至難。然誦習聖人之言。以揆諸聖

人之意。或異於一之有當。不至如俗儒之私
且刻也。與程子先得義理。方可看春秋之說
相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人注一卷 同經生禁書本

國朝孫馮翼撰馮翼奉天承德人雲南巡撫回東
子蔭出簡用通判候補部中天地之性人為貴
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四時五行之氣乘陰陽五
行之運六書於人身辟字獨詳人之一身皆為
五行輪枝所運移十輪說文皆以為象人身之
星衍問字堂集有釋人一篇馮翼撰釋人十
六篇分十輪為十部取先秦兩漢唐以前古書
為之注釋生第一甲象人頭為甲屬第二乙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人頸為乙屬第三丙象人肩為丙屬第四丁象
人心為丁屬第五戊象人脅為戊屬第六己象
人腹為己屬第七庚象人臍為庚屬第八辛象
人股為辛屬第九壬象人脛為壬屬第十癸象
人足為癸屬第十一釋容辭第十二釋骨第十
三釋肉皮筋脈精第十四釋毛第十五釋氣
第十六析別至精

字辨證篆十七卷 道光丙申刻本

國朝易本根撰本根有春秋楚地各同已著錄究
心說文以隸書行而古意寢衰點畫偏旁破壞
滅裂不知篆法不知字辭之誤書案前人辨正
之說取小篆載於正字之下注明本作某隸省
作某解說字義多取許書分列五等異其五類
可分者為雜辨通辨各一卷本非省字而誤作
省者二字點畫相似而音義迥別俗多混用者
誤用者各一卷點畫雖異而通為正字非俗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者為通正一卷有古只一字通用而後人加偏
旁分用者有古本是一字而後人別用者為古
通今獨一卷俗字有字典所不載者非俗字而
概斥為俗者為一卷不載小篆以俗字多此篆
古通今獨不必篆也自謂取課童氣分目未免
纖碎復推原字辨變造多治隸書作偽字原隸
二卷顧氏隸辨注引說文於獨神合辭極為詳
備但止詳隸辨未及正書本根師其意者今書
與篆沿革之故作偏旁變者考二卷自序謂附

舊作字彙一書此本闕本煥字者
孫道光乙未年人

古今字詁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國朝馬國翰輯魏張揖所著有廣雅三卷埤倉三
卷釋字誤字各一卷三倉解詁三卷司馬相如
傳一卷及古今字詁隋唐志并載其目今惟廣
雅獨存古今字詁隋志三卷唐志作古今字訓
二卷國翰于羣書中輯錄為書庫存十一江式
表云字詁方之許篇古今詁即或得或失今觀
其云詩古文時今作跡麾今作撻皆有足據云
云今宏字說文宏屋深響也从山左聲也从口

者則宏為俗詁云誌今作識說文有識志則
誌為俗詁云知支傍作刀劒之刀亦是劒字說
文劒劒曲刀也从刀奇聲今从支者則起為俗
詁云古文錄積二形今作攢同說文錄積攢之
字俱彘則皆為俗詁蓋攢以古今字辭不同因
取而詁之為魏周氏雜字解詁晉殷仲堪常用
字訓之屬非以承說文解字之統也

六書錄批三卷 話山草堂雜著本

國朝沈道寬撰。道寬字栗仲，大興人。以玉篇廣韻為近古之書，而謬誤不可枚舉。為之討論，求其無戾於說，而聲音清濁輕重之別，和音類隔及字母陰聲陽聲之微，析之尤密。上卷篇韻類，陽辨析聲音之理，中卷篇韻正誤，考訂其援引之謬，既點畫之訛。外下卷正誤拾遺，糾正俗書之謬。此音歧義，多疑義，無妄論。刀玉篇又丁公切，莊子刀刀乎又姓也。俗作刀廣韻可俗作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道寬謂錄者誤創之法，言不至如此。陋凡人姓別出之字，多是本字改音。如諸有遮音，姓改為諸，余有沙音，姓改為余。玉有肅音，姓改為玉。庫姓亦應作庫。後漢輔義侯庫鈞，廣韻收庫字，可證角里之角古讀錄。故書作角，度有鐸部。今姓作處，詳有慨於唐宋後字書，日如承訛，弊殊已造武斷。夫皆以書之旨，而於隸之所由，變馴至盡失其真也。

小學驛支八卷 兩辰排印本

國朝田寶臣撰。寶臣字以泉，泰州人。歲貢生，師事龍巖魏茂林。茂林成驛雅訓，為寶臣為之參考。其說自入補遺卷中，備閱累年，載歲選節，咸豐癸丑釐成八卷，通一百五十三條。意以說文為主。本之兩雅方言，毛鄭傳注，參以郭陸賈孔及大戴記。並荀淮南素問史記班范書注，釋名廣雅玉篇廣韻水經注，眾經音義，下逮二徐集韻，類篇中近近代諸家之說，參互討論，溯其原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暢其支流。書中有卷留生先生書三通，兼有圖說，可見其致力之勤。未經刊行，陳管侯得其原稿，丙辰排字校印。原書一之二十，題驛支後一條，引爾雅及郭注。寶臣謂郭注是，蓋雙疊驛支，古之聲韻字也。邵氏正義云：語之遞訛，郭注特舉類，謂此義猶彼義，不云音訛。以時言則，亦崇雅。龍巖聲得時，善正義所舉，則弗離不訛，亦化。蓋意茂龍皆雙疊，而不雙疊，亦是旁紐變讀。大抵音之為時，多在雙聲變讀，相沿恒訓，疊韻。

則聲初變亦為物與遞轉又自不同遞轉以雙
聲轉之再就變讀只用疊韻換過一音耳釋器
不律謂之華郭云蜀人呼不律為華也語之變
轉蓋不華變聲為物律華疊韻必換一音斯謂
之華又不得為不律之合聲者蓋合聲亦雙聲
之合不律又非雙聲故只云音之變轉而不云
合也引端竟委詳達胸臆能皆類此自是江北
通儒初欲取呂覽高注管子房注列子張殷兩
注研求而更訂之以時兵燹日迫未能卒業六

十年後幸得流傳小學家所宜津逮者知

同聲假借字考二卷 邵園四種本

國朝著德輝撰以近儒于同聲通用之字多所發
明而以同字假借為引申於依聲託事之字不
能盡分六書之所謂假借乃以一字包多數字
之義此乃正例若因字之同聲而通用之則以
多數字並為一字之義此為假借之變例與六
書之假借劃然不同陸德明經典釋文蒼華經
本異周易以注家最多故異文亦視他經為夥
書主偽孔兼采馬鄭詩則鄭箋韓故併考經論

語亦雅志為錄之以見同聲假借其用至廣知
同字之假借為六書本原所謂本各其字依聲
託事者也同聲之字彼此通假本有其字不必
依託而其字且用之不窮與六書假借分出一
例別撰三札鄭注正字攷三傳人名地名異文
考以參攷而互證之說文引經異同自有吳陳
諸家之書其讀善讀善讀為讀與某同亦多假
借聲義而出列有攷證自序謂三代以前字
故由一字而假借為多數字之用兩漢諸經初

此經師口授而後著于竹帛故聲同而字不同
遂由多數字而假借為一字之用不為多見也

說文古籀補補十四卷附錄一卷甲子石印本

國朝丁佛言撰佛言黃縣人說文解字叙云郡國
六往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許
君生於東漢所見鼎彝銘文必視今人相信從
乃各郡之字取之金器銘辭者蓋其慎也
宋宣和博古圖薛尚功王厚之之書不盡依
拓原文且一再翻雕非可盡信阮文達吳榮光
吳式芬潘文勤諸家收藏古器攷訂詮釋雅極精
審然真偽未能共見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嚴

可均說文翼意在補許書之闕佚而與許意亦
絕不相蒙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於鼎彝外佐以
鉢文陶文古化布初刻本三千五百餘字重刻
本增一千二百餘字佛言依吳著之例取所見
秦前文字為吳著所未及者新出土諸器之字
舊器尚各考釋之字錄所補志為重文而於陶
鉢加詳共補三千八百餘字說文所無及疑為
某字字定釋者為附錄自謂好治印用之篆
刻金文足濟秦篆之窮陶鉢可為刻印之宗類

別攸分通假是凡至貞卜文字不以羣人以
視今近來弄翰之流敢於清亂古今拼湊偏
旁者乃有條不紊也

春秋或辯一卷 藝海珠堂本

國朝許之辨撰之辨字直菴號蓮峰長洲人拔貢
生官貴州餘慶縣學教諭春秋之用周正原無
疑義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為確證其兼用夏
正以便民事則有周礼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
據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家時月俱不改
之說近儒論駁已詳之辨以人多泥行夏之時
一言作答客問商周改時改月謂夏以建寅
之月為歲首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

子之月為歲首三代各取一月奉祭告朝賀之
礼以乃一歲始朔其四時與月原未嘗改夫子
之言不過欲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附考引董子
之說以為改正朔以達子丑月為歲首也王者
有改制之名即改正朔易服色也多變道之實
即春秋冬四時與月數仍多改易所以順天命
而循堯道也亦復言之成理然僖五年春王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此春秋改月改時之證日南至
建子之月也改時故以冬為春改月故以十一

月為正月。襄二十八年春。多冰。若夏之
春。則多冰。何必化異。固其所用。其類
矣。

春秋傳注四卷 同治八年刻本

國朝李瑞璣。毛奇齡說經諸書。好道臆見。惟所
作春秋傳。事理平允。典祀該洽。又排比經文。標
識端委。為春秋條貫。蓋堪當從奇齡游。故是書
多取其說。自序謂後儒泥於褒貶之說。遂於日
月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校之全經。一往不合。
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
則但錄史文。孔子何以曰作。傳載楚子使屈完
為師。師退。而經文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

南蒯以費叛。趙縶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
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
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
削也。觀其事而成敗治亂。瞭然。觀其文而繁簡
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見則天子之迹見。
政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亂。享言。葬
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
釐然可考。以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穀疏
其義。輒誤。因借為傳注。以質後世。大旨以顏元

孔子經濟之書之說為主。成於雍正四年。自謂
聖經儼在。未免言大而夸。而其說明白正大。所
引鐵壺氏及惲舉剛之說亦多可觀。

左傳經世欽二十三卷 乾隆戊午刻本

國朝魏禧撰。彭家屏參訂。禧字耕子。一字凝如。號
裕齋。寧都人。明諸生。康熙十七年。舉博學宏詞。
以疾辭。家屏字樂君。夏邑人。官江西布政使。左
氏傳春秋經世之學。禧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
隱而未發之旨。隨筆評注。以示門人。謂必不錯
誅吁。季范宣子禦樂。陰飭陽爰田州兵之謀。
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
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飭陽爰秦伯王城。

燭之武夜鉞見秦伯。秦降子復伍舉。則詞令之
極致。家屏以是偏專主論事。舊本有涉及深左
傳諸者。概從刪削。地名沿革。照方輿訂定。注明
意有所得。諸篇末。其謂訪三百篇言威儀。度最
詳。礼雅漢人所記。多古礼之遺。舉動之間。雖小
必執。春秋之時。世礼極矣。而當時賢人君子。於
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之節。猶致意焉。可見文武
周公之遺澤未盡泯也。子貢觀兩君之執玉而
知其將亡。北宮文子觀公子圍之威儀而知其

不終益知當時之所諱者深矣。議論到地。

左鑑十卷 乾隆壬辰刻本

國朝楊潮觀撰。潮觀字剛度。號笠湖。金匱人。乾隆

元年舉人。官四川瀘州知州。意在取溫公作通

鑑以資治之義。歷舉春秋軍國事之重者。條析

其興亡得失所由。積成十卷。辭尚醇要。事理瞭

然。桓公二年。取邾大鼎于宋。春秋書曰。會于穀。

以成宋亂。潮觀謂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治亂

各他。有善有惡。則治反是。則亂。善者賞之。惡者

罰之。則治反是。則亂。不幸上無賞罰。下有是非。

則亂。猶未成也。及有道一亂。則人心死。而亂乃

成。知多善惡。各違順。各曲直。各是非。類之例之。

惟賄所在。奸邪乃多。所畏忌而敢于習。亂春秋

之亂。亂于奸邪者。猶淺。亂于納奸邪之賄。則其

原遂不可遏。是故亂獄滋豐。非賄不決。讒邪固

上。非賄不入。逋逃溺戮。非賄不出。且諸侯會盟。

非賄不親。列國兵爭。非賄不解。失國得國。非賄

不行。立適立庶。非賄不成。其甚者。雖逐君叛國。

得賄即安。雖干紀亂常。得賄即免。故曰。貨賄上

行。則紀綱壞。金中下布。則廉恥亡。而之所
聲罪而欲討焉者。躊躇滿志。元惡大憝。仍秉
國鈞。賄賂之權。是崇是長。齊桓晉文。亦不免焉。
欲清原而拔本。莫先于杜塞賄賂。而後天下有
順逆。有曲直。有善惡。有是非。而君臣上下之分。
禮樂征伐之權。俱隨之以就理。然君人者。不先
洗濯其心。守不貪之實。以昭百官。而欲百官之
戒懼。不敗度。不易其紀律。勢必有所不能。誠更
事之名言。而千秋之龜鑑也。

春秋諸家解十二卷

同治壬申深澤王氏刊本

國相毛士樸。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
戌奔莒。朱子謂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
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止貶他。從己氏之過。
經文原不及此事。士此書。在朱子此言為主。於
左氏所記事。經文未嘗及者。不引以解經。集諸
家解。說向下已意。屬辭比事。聯上下前後。而並
觀之。不以義理穿鑿。不棄經任傳。僖二十有七
年。春。杞子來朝。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士謂杞春秋至秋而被兵。定公卒。邾子奔長。逾
羊。見伐。取漸。東田及沂西田。又數年入邾。以邾
子孟來。屈已求免。果能免歟。我愈恭。則彼愈
驕。其侮我愈甚。惟發憤於政治。為能免耳。孟子
以滕弟齊事楚為非。而告之以強為善。此深於
謀國者也。雖屬常談。實有至理。襄二十年。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
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於陳。謂諸侯兄弟不
得與國事。黃與大夫慶氏有隙。其干政可知。黃

必請君除慶氏。君不從。乃怒而奔楚。終借楚之
力殺二慶而後反。是不守其分。以私恨請誅君
之大臣。因己意之不遂。而憤憤以怒其君而出
走。又援大國之威脅其君。使必從己意。吾臣道
莫甚於此。故春秋備錄之。書奔書殺書歸。罪黃
而已矣。較家氏責楚之專制。於義為合。

讀左危言一卷 寫刻本

國朝石韞玉撰。韞玉字執如。號琢堂。吳縣人。乾隆
庚戌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歷官山東按察使。
降編修。是書為讀書隨筆所記。攷訂甚多。然如
僖十五年三敗及韓。謂三敗者三戰而北也。晉
世家。秦之將兵伐晉。在是年春。而合戰韓原。乃
九月事。曠日持久。秦師非長驅直入可知。晉封
疆之吏。必有起而捍禦之者。晉師不敗。秦師必
能深入。惟晉師三敗。秦師三勝。此秦人所以及

梯而晉侯所以有寇深之歎也。昭十二年。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杜云。四國。雖使不美。有二三。或當
前後遞焉。非是。並有二也。按。謂古四字積書。四
當傳為三。韞玉謂。晉誼新書。楚雲王。向范。各字
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美。正合四國之數。此
傳脫文。非有兩不美也。語皆有據。

讀左疏言一卷 明代嚴夢年

國朝倪倬撰。倬字雲莊。青浦人。是書辨訂諸家之誤。根據經典。以謂鄭子威好聚鵠冠。下云服之不衷。服之不稱。皆指聚鵠異服之人。引夏書地平天成。是各安其位意。季孫行父季友孫齊仲孟佚之子。唐書武平一傳。孟孫至藏凡九世。封孫舒李孫肥凡八世。錢坫論語後錄引世本以齊仲孟佚為二人。則九世矣。錢氏杜撰。杞梁之妻哭夫以禮。即孟子所謂善哭其夫也。說苑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城為之池而隅為之廟。因孟子而附會。昭二年君求以食。以已通。猶太也。注與釋文皆脫此義。十五年傳宴樂以早。同左氏志入郢之役。先後不稱子胥。呂氏春秋後墓數尸之語。太史公誤信皆極精覈。沈林惠跋稱其篤學嗜古。庶幾繼朱氏讀左日鈔之後。語自可信。善此諸顧惠諸書。則未逮也。

春秋圖表一卷 光緒辛丑刻本

國朝廖平撰。平著有古今學考。謂周公古學。孔子今學。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禮記王制。乃春秋舊禮。傳孔子作以明禮制。所言莫不合于春秋。王制為今文。所祖盡括今學。以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定為春秋說錯簡。王制所言二伯。則齊晉。八方伯。則陳蔡衛鄭魯秦楚吳。所言卒正。魯則曹莒邾滕薛杞白虎通說五伯。首說主兼三代。穀梁以同為尊。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外楚。今學二伯。古學五伯。穀梁盡合王制。孟子言二伯。與穀梁合。疑書以下皆山東國。稱伯稱子。又與鄭秦楚同制。爵五等。乃許男在曹伯之上。檢王制大國次國小國之說。及二伯方伯之制。悟穀梁二伯乃舊制。以此假之于齊魯。攝王制八州八伯。案內諸侯稱伯。及天子大夫為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說。悟鄭秦稱伯。單伯祭仲女稱之為天子大夫。遂以王制為改制之書。春秋之別傳。春秋本為改制而作。不與古禮合。

定今古異同之論。謂當時弟子皆從此派以
說羣經。孟荀以及漢初博士。同主此義。皆今
學派。此其所以定王制為今文之祖。初作王
制。春秋兩圖表。以春秋之羣經比附。牽倣不
憚求詳。先緒辛丑。審定增補。併曰春秋圖表
為圖十表二十四攷一。并以大九州圖。謂春
秋禹貢九州。推廣為八十一州。即全球大九
州。等作河漢主極。務為標新領異。言前人所
未言。自謂當其未明。則百思不得。當其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明則數言可了。實則一家之言。何所取信。
世或有好學深思相悅以解者。非吾所敢
知也。

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三卷。光緒丙戌刻本。

國朝廖平撰。平纂述穀梁注疏。初欲改注公羊。

以劉逢祿何氏解詁所言多小節。間或據別傳。

以易何義。故所論綜括大綱。初意效洪亮吉十

論賡續為之。都三十篇。大指仍用所定今古學

之說。自作主張。欲於劉陳曲阜諸家之外。別標

元解。各可討論。惟以公羊舊說主素王而不主

王魯。義至精瑤。三世論謂穀梁傳引孔子曰。立

乎定哀。以指隱桓。則隱桓之世遠矣。此穀梁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世之例。公羊真義。實亦如此。語亦了當。重事論
謂傳中言事。以晉取虞。虢。鄆。陵。戰。通。濫。戰。筆。之
類。凡數十見。必先明事而後言義也。春秋廢貶
有以激。辭事明而後義審。本事未明。經義何附。
此足破說春秋者重義而不重事之說。衍說論
謂何注凡所難通。皆歸于王魯三世等例。迷離
恍惚。使人入其中而不能自主。深中其病。至其
謂何君解詁多用緯說。至乃雜引圖讖。矜為奇
怪。既以獻媚時君。並欲求合時尚。坐此之故。見

點廟堂。前人已有言之者矣。

左傳古義凡例一卷 光緒丙戌刊本

國朝廖平撰。平主今學。古學之說。既攷二傳。復欲作左傳注解。別為一家。謂二傳今學。左傳古學。二傳經學。左傳史學。二傳質家。左傳文家。二傳受業。左傳不受業。二傳主孔子。左傳主周公。二傳主王制。左傳主周禮。二傳主緯候。左傳主史策。二傳齊魯人。左傳燕趙人。發凡起例。大意不主故常。不為偏廢。其謂班五行志引左氏有說曰。在劉氏前。不言左氏。蓋先秦之遺。禮記外此。

左氏說之最古者。賈子新書所言。禮制亦多古。禮許耕重。專門古學。觀五經異義。可見說文用左傳。不惟引傳文者。可為證。凡說解之文。無論禮制訓詁。皆古學也。與左傳相涉者。其說乃多於賈服。自是讀書有得之言。或謂左傳不辭經。劉達祿以傳釋經。為劉氏所加。平謂傳全據經文而作。劉氏說恒不得傳意。何能補傳。左成於戰國之時。漢初未顯耳。劉氏讀之。不能盡解。何能作之。左傳無處不辭經。豈特書曰數字。左傳

知
政體之駁左而發其覆者。誠不足以取信

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國朝王士禛撰。陳厚耀著。有左傳分類諸書。春秋世族譜乃春秋分類之一。以姓氏源流。有條不紊。為讀左者不可少之書。實應李氏蝶園以其中年月姓字。尚有訛舛。為補脫漏。正錯。以士禛以為未備。又詳為改訂。並輯左傳同名彙紀。婦女彙紀。左涯類紀。閩麟嗣有周末列國今郡縣考。亦為之補輯。附刊焉。其謂芮良夫係古人。辛甲係武王時太史。不必入唐桓伯。非桓公。當改正。姓孫武姓格內。當增一姓孫。而去武姓。懿子乃二人。類皆精審。惟是書原本李氏。乃全書不見其名。致沒其創始之功。用心之勤。殊未當也。

春秋傳禮徵十卷通園叢書本

國朝朱大韶撰。大韶字仲鈞。號虞卿。華亭人。嘉慶己卯舉人。官江甯縣教諭。經師各有授受。三傳多異義。景後傳又或自相違戾。有於礼合者。有與礼不合者。有據當時之俗礼。非先王之正法者。注家有不引礼以注者。有誤會傳意者。有不辭者。有以意增者。有誤以漢制為古制者。有不可強通者。有修意本甚明。而說之反晦者。阮家例不破注。多順注義。而曲為之說。不能以徑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任大韶熟精三礼。取春秋之言礼者。合三傳。經史通典及先儒之說。融會貫通。為之反覆辯證。其機世鄉。不諱狩於河陽。初稅畝諸說。爬梳古義。不為苟同。左氏以春秋兩書仲子。曰一書子氏。為一人。乃創為豫凶事之說。大韶謂末世即未盡合礼。不至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說尹氏者三傳不同。左氏說為公。故書曰君氏。大韶謂君指隱。皆書君母。不當言君氏。公穀作尹氏是也。書尹氏與詩稱尹氏同。莊元年單伯送王姬。

公穀作送王姬。謂當從左氏。文二年躒偕公主。

孔氏以羊通義。祖禰皆廟名。後者後其廟之說。謂昭穆者世次之常。祖禰者親廟相承之統。父子不可易。祖禰不可越。非世次而從統者。稱嗣王嗣侯。所謂為人後者。後其廟也。明乎此。而從統之義。嚴倫常之名。正僭可以後。罔娶齊不得後歸父。弟。多後兄之義。大夫不得同於天子諸侯。其說即為塙當。於近世諸家礼說。擇善而從。亦多糾正。論政月政時者。言人人殊。謂正朔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政而節氣不可改。以系斯大說。孰與一孔之見。盡証古書為偽。幾於全書可讀。斯制精。嚴。尤學者所當服矣。

春秋公羊傳歷譜十一卷 經解傳傳本

國朝包慎言撰。慎言字孟開，涇縣人。孔子憲章祖述上律天時，作春秋本欽若以紀四時，尊達子書春王左氏引而申之，或記司術之過，或明非鼓之非，劉歆姜茂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景伯嘗論太初任城亦善歷算，服虔韋昭取三統之說以明春秋內外傳杜預為左氏學，因采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唐一行大衍議稱春秋經傳朔晦與周歷合者，多用齊晉事，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殷歷魯歷合者，多宋魯事。國朝陳厚耀吳守一顧棟高皆有論著。四庫總目謂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杪忽之間，亦未見其志得自是扼要之言。江戴錢阮諸經師皆明天數算學，實求是，晚出彌繁。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古之六術慎言治公羊，用殷術得入天紀年，入部年，閏餘月，朔天正冬至，至國有閏之法，列諸簡端，自隱元年至哀十四年，詳為表譜。公羊家學辨時月例，明王者皆奉順四時之心而已，其於時令

朔閏各闕宏指，聖經之所重者，初不在此。然甄明象數洞曉天官，以歷證經，儒者之事，亦有志乎通天地人者，所宜詳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公羊傳箋十一卷 光緒戊申重校本

國朝王闕運撰。何氏以羊解法。於顏炭以後。獨立
學官。近代劉陳。墨守家法。孔氏通義。分別從違。
是書晚出。別開徑途。夙擅文詞。即為簡括。筆之
戰。邵克曰。使耕者東畝。國佐曰。使耕者東畝。是
則土齊也。爰謂孔諸侯藉田東畝。其祖志入於
甸師。東畝者。欲盡征其賦。土猶鄙也。謂縣邑之
祀。藉田東畝。邵克欲臣屬齊。比郊甸。征其租入。
故不可也。立說新而有理。與左氏利戎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說可進一解。其云宋災伯姬卒。明其不避災。
故謹錄以賢之。是已。至謂春秋受命者文王。而
中興者伯姬。撥亂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也。不
知何說。隱八年傳。邵者何。鄭湯沐之邑也。解法。
歸邵書者。甚惡鄭伯。無事天子之心。專以湯
沐邑歸魯。義自正大。爰謂公執于鄭。當陸其成。
而反受其邑。是臣之也。故歸邵。乃賜湯沐邑。因
言湯沐之制。且言封鄭時。周在遼。初。魯後秦
山之事。假使宣王當日賜鄭邑。經所不見。傳何

由知之。駁議橫生。所云鄭以地賜魯。是天子賜
湯沐邑之例。亦經傳所不見。闕運何由知之。桓
十五年。忽奔突。謂忽奔不與仲事。若錄忽出
奔。則仲不能尊主之罪見矣。必使賢臣扶立亡
國之。以事之而為之。死。豈春秋之意。尤為強詞。
無理。為闕運之說。則託孤寄命。大節不奪。不足
為君子。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不足為成人。春秋
所以懼亂賊者。何所執持。以為褒貶。僅喜其望
盟之。而將成為膏肓之錮。世有信古信邪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不可不辨之早辨也

穀梁申義一卷

光緒十七年刊本

國朝王國運撰。鄭庸成云。穀梁善於經。又云。穀梁近聖人。國運以晉代不以專門說經。號為通取。故范氏注穀梁而有毀傳之詞。說傳疑傳。後生何述撰申義一卷。自序謂穀梁依經釋義。儒者之論。可為世范。為推其立說之原。約舉巨疑。不全載經傳。王人子突。故稱名貴之也。引鄭起疾疾云。名為字誤。謂鄭以子突為字。暗同公羊。異同能得鄭君旨趣。俾學者知二傳所受本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異同。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國運引鄭說。譏當可納而不納。謂范注疑傳或失之。以不待貶絕為此經之義。是與傳違。案服賈以為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亦是惡其晚肆大害。賈逵左氏說。文姜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望運云。大赦然後除文姜之罪。在公欲葬母。而過思以說國人。為能發揮傳義。未歸于重。郭公謂經文本宜云郭公未歸于重。故公羊云失地之。

君穀梁云。諸侯各外歸之義。案徐乾以為不能治其國而歸于重。為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歸他國。故書名以罪而懲之。蓋傳意本在此也。謂以仲子為惠母足張嫡庶之義。以祭伯為來朝足張人臣各外之義。於穀梁指事立教之旨。是為得之。至棄置師法。燕說鄭之妄。亦無和合傳義。文室錯迷之誤。在所撰經說中。此書最為矜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日南至譜一卷 經解續編本

國朝成憲鏡撰。蔡字美卿。實應人。唐志云。中氣始於冬至。稽其實。蓋取諸曆景。冬至之日。日南極也。春秋兩紀。日南至。僖五年左氏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之春。夏之冬也。以周法推之。入壬子。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昭二十年左氏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春秋用周正。孟獻子曰。正月日南至。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月日至。冬至而後稱春王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愆司天之罪。蔡鏡用古四分歷。三統歷推算。隱十一年。莊元年。二十一年。僖五年。二十四年。文十年。宣十一年。成十三年。襄十三年。昭元年。昭二十一年。定七年。哀十一年。皆至朔同日。孟子所云。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日至者。兼二至。亦謂測驗既往。順推將來。得其常度。可以知之。凡事皆然也。

春秋穀梁傳注十五卷 丁卯排印本

國朝柯劭為撰。劭字仲勉。號鳳孫。又號荻園膠州人。光緒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興化院學士。穀梁一家之學。師說久湮。范武子集解。多襲杜元凱何劭公之說。鍾文烝補注。汎取唐宗以後諸家。破壞舊義。劭志就劉向鄭康成之遺文。用公羊徐疏。引宋君春秋注。所謂九旨者。為穀梁之義。例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天。五曰天子。六曰王。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九旨為全書綱領。正文字說解之謬。通傳文二事。相比釋此事。而謹以彼事。因此事通釋彼事之例。同一事。有數傳。不贅傳。前後數傳之別。日月卒葬。又有處處數傳。不嫌重複者。參證疏通。為注十五卷。隱五年。伐邾。不親小事。臣不尸大功。謂襄十九年。士句不伐齊。喪之事。尊卑比例。公觀魚。尸小事也。士句聞喪。乃還。臣專大名也。君尸小事。則攘奪其下。臣專大名。則攘奪其上。莊十七年。傳。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

終謂多駭師師入桓傳何以不氏貶疾始滅也
 所謂惡惡疾其始滅項為賢者諱所謂善善樂
 其終比附兩傳詮釋最精莊十年傳乃深其怨
 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幼志謂親之善
 鄰謀國之大者樹怨於一國且不可況眾其敵
 乎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謂何休母得
 廢之臣下得從母之言後世義裁之徒多假母
 后之命以廢其君休實為作傳經意不如此也
 此則有為而發

春秋三傳折中一卷 六譯館刻本

國朝廖平撰後漢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以賈逵
 鄭眾注既精既博但著三傳異同說元程端學
 三傳辨疑則以攻駁為主平謂言三傳者盡言
 其異不言其同為之折中以惠公仲子當從穀
 梁毋以子氏比例成風持論為有依據餘多依
 違兩可強作調人否則牽引其二伯八方伯七
 卒正一附庸之說為三傳通例其云春秋前人
 死即葬孔子作經乃定天子七月而葬之例春

秋前男女多別孔子制同姓不昏之礼又与舊
 礼相妨於是定公主之制此春秋撥亂反正之
 一端杜撰故實不置一喙至所著大統春秋公
 羊補證初名公羊補義潘文勤序謂其書為新
 說從來治春秋公羊者所不敢言公羊穀梁班
 書多名遺姓絕少據三傳人名異文以為廢書
 同音異字本為卜商說春秋羅萬而小易之圖
 者皆賊助其出以平漢以義理自養自是樂石
 之言乃晚年定本之辭破碎更甚於前游談曉

說。勘合時局。自謂藉桓文之史事。推皇
帝之共球。東者難誣。當置之不論。不議
之列矣。

春秋例表一卷 光緒戊申刊本

國朝王代豐撰。代豐字仲章。湘潭人。康熙生。運運
次子。以宋人作春秋表者。多在世家言。顧氏春
秋大事表。則史表耳。春秋有外內之別。有時月
日之科。予奪美惡。進退褒貶。代豐大括諸例。編
為斯表。同治春秋者。補闕刪繁。虛字及一見
之例。增增焉。曰朝例。聘例。會例。遇例。盟例。戰伐
侵例。義兵例。次例。圍取例。致至例。失邑例。亡國
表。敵國殺執君大夫表。出入例。君臣相殺表。殺
君三十六表。凶祀例。天王崩葬例。諸侯卒葬
例。吉事例。宮廟例。昏祀例。婦事例。歸例。錫求獻
乞例。政役例。災異例。大例。有例。附多例。乃例。附
而例。及例。之例。自例。逐例。用例。以例。猶例。一見
例。為表都三十八。其云春秋王魯。王者有邦交
多事人。有使事。多聘道。王魯新周。降同例。列國
託王。於魯。賤外諸侯。王者多外。不言出。內諱奔
謂之孫。皆公羊說也。

4-031

春秋董氏學八卷 大同譯書局刊本

因刻唐有為撰有為原名祖詒字長素南海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工部主事大指謂春秋專為改制而作知素王改制一統天下春秋乃可漢不知託王改制詭名詭實則春秋不可為春秋改制在義不在事與文春秋之義在口說不在經文以公羊詳素王改制之義春秋繁露有孔子改制變周以春秋當新王王魯點祀以夏殷周為三統之說微言與義得孔子立制之本據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充之言文王之文傳於孔子孔子之文傳於仲舒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為春秋董氏學八卷實亦無所發明祇雜析章句以類相從為春秋指第一春秋例第二春秋礼第三春秋改制第五春秋微言義第六傳經表第七董子經說第八書中以屬辭比事之說為非左傳詩毛傳周礼皆偽至謂朱子生絕學之後道出於鄉壁尋四書而輕六經孔子末法各由一統為西蜀之編安董子精深博大蓋自孔子之

後一人得大孔會典大孔通礼大孔律例於二千年後猶得著其崖略亦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十一卷 丁巳刊本

國朝康有為撰有為嘗著偽經考改制考自謂悟
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推公穀筆削何之
口說考不修春秋之原文以春秋在義不在事
與父春秋之義以口說而不傳在文字春秋口
說傳在公穀公穀以義增經文有同經同異同
經異義異經同義而舍經文傳大義則其口說
皆同春秋口說公穀只傳大義其非常之微言
傳在公羊家董仲舒何休董何何口說與穀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及劉向學說全合春秋有魯史不修春秋及孔
子筆削已修之春秋因謂春秋有四本一魯史
原文一孔子筆削一孔子口說之春秋義一孔
子口說之春秋義微言其經文分三條以闡發
筆削大義一魯史原文一筆削之義一今春秋
經或孔子仍魯史原文或原文所無而孔子增
入分別表示徐致靖序謂為親見先聖筆削筆
削條簡可謂夢夢例言謂孔經大義微言止取
公穀二傳不引後儒揚歷之說而其宗旨明義

即謂孔子教主改元立號為文明之玉政教
合而為教主其懸崖虛造莫此為甚餘論
矣有為於謗傷摧擯之餘學不加修仍以平
生謬妄之說疑誤後人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補春秋僖公事闕書

光緒壬寅刻本

國朝桑宣撰。宣字磨齋。宛平人。康熙生。湖北試用通判。四庫存目有春秋三傳事實廣證。以諸書所載春秋時事。列於三傳之下。提要謂其兼採諸子雜說。寓言徒成龐雜。於經義無補。宣乃欲補春秋之闕。考魯頌及左傳公羊傳。魯僖事十餘條。遂成一書。既知魯史記之文。常事志書。春秋削之。為萬世法。則何得稍有闕漏。而為魯史所本。且訪人頌禱之詞。豈能盡為事。實。後漢黃瓊上書所引之事。亦安能據以補經。多見其不自量也。以視事實廣證之書。其博採又不逮遠矣。

釋天八卷

高郵王氏遠書本

國朝王念孫撰。念孫分古韻二十一部。為東蒸侵談陽耕真諄元歌支至脂祭盍緝之魚侯幽宵。其讀周秦兩漢之書。皆本古人以義裁音之旨。凡聲之近。聲之轉。其義皆得相通。或義相近。聲亦相近。或義相反。而實相因。人口始唯。下底。音和同位。則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是書專釋大義之字。以聲分類。雖未定之稿。而牙喉八母之字。悉備引申觸類。旁見側出。學者讀之。知六書之指。以諧聲為樞紐。聲音之不通。而空言音義。未當也。其自叙廣雅疏證有云。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此之不足。寤則字別為音。音別為義。或坐文虛造。而非古義。或墨守成訓。而昧會通。可以得此書之大旨矣。

爾雅集解十九卷 癸卯刊本

國相王闔運撰闔運以釋故者釋周以前之古字。直言曰言。所釋者當時通語。訓者義訓。不詰字義。但傳經意。以毛詩訓禮。必明宮室之制。行禮重器及禮典名物。樂禮器之大。皆得經意。又謂凡言謂之者。一物異名。言為者。一名異物。亦獨列之言。釋詁權輿。廣雅疏證。以為其萌蘗。漸之假音。而才落義皆相近。闔運以權當為勸。與當為勸。勸與治也。非始也。義轉迂曲。適遵率循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漢從自也。謂本其所由為自。自即鼻也。知氣所來。足破人生從鼻始之說。允任任安也。謂任猶勝任也。孔子惡佞。此佞乃為諂。不為却氏引說。文巧譎高材有二義。允任任本訓為信為大。而又為佞。美惡不嫌同辭。其說為長。釋天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及尊卑也。謂兵凶器。不可以入國。以尊君也。出入謂出入王城。義較訪正義引孫炎注為精。書中駁駁互見。然發明古義。多有證據。於所著經說中為翔實矣。

海篇心鏡二十卷 明刻本

明劉孔當撰孔當字壽卿官庶吉士考馬良有撰海篇心鏡二十卷著錄于頃堂書目今未見是書為孔當重訂上層為字義異施分象字義書易詩禮春秋諸經難字小學難字韻律下層為六書八音五音四聲定聲分聲辨聲調聲背部字文奇字便覽天文時令地理人物聲色器用身軀花木宮室飲食鳥獸干支卦名文史珍寶人事衣服數目通用各門題曰樹林重考字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韻律大板海篇心鏡安福淨吾彭應起校錄書林會廷葉天煮錄行蓋明時坊間所為漢制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以上乃為吏又以六帖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二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唐制取士有明字科字帳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晚近以來始則市井簿籍競行俗字繼則學士大夫繁謬承譌章奏謀移課程碑版往往不免應起謂諸家

辭式缺略考訂增補使不致臨者失據雅志
當文字攷訂之需亦是備里塾檢閱之用也

桂苑珠叢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國朝黃奭輯唐書藝文志有諸葛穎桂苑珠叢一
百卷今佚隋書文學傳諸葛穎字漢丹陽建康
人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
室歷大學博士太子舍人習周易圖緯詹雅莊
子頗得世要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卒年七十七
唐書曹憲傳仕隋為秘書學士於小學家尤邃
自漢杜林衛宏後古文至憲復興與諸儒談桂
苑珠叢規正文字與憲稱諸葛穎者當是一書

或疑居首也唐志又錄名錄桂苑珠叢略要三
十卷不知何人所輯今見於釋藏慧苑華嚴經
音義所引者未知為諸葛穎及曹憲等之珠叢
抑係珠叢略要或從華嚴音義及御覽所引
輯為一卷

說文粹言疏證二卷 帝鄭堂叢書

國朝潘任撰。任常熟人。漢學家。以經生貴。有家法。詳度數。精訓故。不復涉性命之旨。自戴東原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阮文達為論語孟子論仁論及性命古訓。通漢宋兩家之郵。陳東塾漢儒通義。多所采獲。尤足見訓詁義理殊途同歸。是書取許君粹言。繁徵博引。不廢宋儒。許云道立於一。任謂即戴記中庸云其為物不貳之義。天之氣即天之理。任謂之天道。一貫三為玉。謂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參天地。法天道。以治人。參贊化育。非謂此心清明。即可通天感地。格大通也。謂求通必格。觀古籍。非可徒尚心悟。推十合一為士。謂數始于一。終于十。即由格返約之旨。亦即一貫之道。肅於事振敬也。謂肅非危坐。正立。定目厲容之謂。乃行事不敢怠慢。忽輕易。數覺悟也。謂人不讀書。不明理。學之乃能覺悟。非謂覺悟即學。天大地大人亦大。為謂人与天地並立為三才。故人亦大。參天地不必皆聖人。故孟子曰人皆可

以為堯舜。意內得于己。外得于人。謂德兼內外。德必見諸實事。內得于己。已指身心。視聽言動。孝弟睦姻之道。皆是實事。大指本諸戴氏之學。欲學者多馳心于高妙。而明人倫。察庶物。不使理道心性之說。離乎老釋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通歷十五卷 葉氏夢篆樓排印本

唐馬德撰。字元扶。風人。歷任方鎮。終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謚曰懿。史稱德爲學。雅吏事。任德書。不去前。所著有年歷。通歷行於世。唐宋藝文志。晁陳書目。俱入編年類。遼史文學傳。蕭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又列女傳。耶律氏讀通歷。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是書遼時尚盛行。此本前缺三卷。不知失於何時。阮元四庫未收書目。亦缺前三卷。然書名通

紀。不名通歷。又正七卷續五卷。以此並續通計十五卷者不同。晁志稱續書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迄於隋代。世紀興滅。相述其君賢否。而以虞世南所撰略論。分系於末。以見其義。今此本自第四卷。西晉起。至卷十。後周隋止。多本唐太宗勅修晉書。南北史。十六國春秋。有云子曰先生曰者。當即世南之略論。久已散佚。賴此猶存梗概。晁志又云。宋孫光憲嘗輯唐洎五代事。凡十卷。以續馬書。太祖以所

記多不實。詔毀其書。今此本自卷十一。唐高祖起。至卷十五。閔王審知止。當係孫氏所續。唐事本舊唐書。所叙梁唐晉漢周。及承襲僭偽事蹟。皆依舊五代史。雖有刪節。各異同。惟偶增吳昇。乾隆中。於永樂大典纂輯薛史。有數篇全亡。無可蒐補者。而此書所引各傳完具。大興徐松從士礼居藏本轉錄。校其缺謬。並補目於首。稱係書錄自正史。其淹貫博瞻。固不足以方駕通鑑。惟梁武通史不傳。存於今者。惟此書最古。乙卯葉德輝得之。於所採諸史對讎。排印爲序。謂曜鏤鐵琴銅劍樓書目。有影鈔宋本十五卷。有前三卷。撰人題李燾。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明人鈔本。今歸陸心源。而宋樓藏書志。其本與此同。而皆云前三卷不類原書。則明爲後人羈補。謬託李燾無疑也。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 宋方學敏印本

宋李直學眉山人。李直學取北宋九朝事實。為集
資治通鑑。其後陳均又有九朝編年。高宗孝宗。
則有中興兩朝聖政。是書體舉綱要。卷一太祖。
卷二太宗。卷三真宗。卷四之六仁宗。卷七英宗。
卷八之十神宗。卷十一之十四哲宗。卷十五之
十八徽宗。卷十九欽宗。卷二十之二十五高宗。
每朝前列年號。后妃皇子。公主宰相。奏知政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樞密使副使使相三司使學士舍人院御史中
丞進士升改廢置州府。詔節聖御殿名。太宗親
增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卷書樞密院事。
真宗親增知制誥諫官御史。神宗親增尚書左
右僕射。以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同參
書樞密院事。直學士院給事中。直舍人院中書
舍人。元豐五年。以戶部尚書領邦計。蘇三司使。
哲宗親增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空平章軍國
事。尚書左右僕射諫議大夫。徽宗親增太師改

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以三公為宰相。欽宗親

詔三省長官。並依元豐舊制。沿革舉廢。可以考
見崖略。政令兵刑。仍以編年紀事。本末繁然。煩
簡得中。於進士科。紀載最為詳。如開寶六年。下
第人打鼓論榜。詔於武殿重試。通放二十六
人。貶試官李昉秩。御試自此始。太平興國二年。
賜御試。雍熙二年。始唱名。端拱二年。賜御試。
景德二年。特奏名。江白等六十二人。河北九十
六人。大中祥符二年。親試東封路。昭勳詞學。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明修。五年。給官印紙起草。并奉御印題賜七
年。試亳州路。昭勳詞學。經明修。八年。狀元給
金吾驛從七人。傳呼曉引。西節自此始。景祐元
年。始詔御試題。奉印給之。不許上請。熙寧三年。
殿試始以策問。罷詩賦論三題。建炎二年。以軍
興展殿試一年。分路類省試。紹興二年。復詩賦
以省試。與郊禮相仿。隆興二年。以四月類試。
合格人。參定論排。十一年。展省試一年。以合舊
制。四川類試。正奏名。前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一

人依殿試第三人恩例十五年四川類試合格人始赴殿試然赴者纔三十六人其不赴者任潤等乃有七十三人是舉試賦人兼經十八年始分經義試賦為兩科三十年治經又立兼試賦敘述與核足為編年之秘要

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廣雅書局刻本

明李東陽等奉勅纂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正明孝宗時覽史籍好通鑑綱目敕東陽等撮其要略上溯伏羲下訖元季通為一書以便檢閱宏治乙丑冬以首帙備諄讀正德二年夏六月書成表進凡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武宗有御製序史籍劉瑾令人摘筆書小疵除謄錄官數

人名歿因以及東陽東陽大害屬焦芳張保為解秋七月奪侍郎學士劉機以下俸致仕為民者二十餘人東陽等免究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修起拜官職由光祿卿擢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數人若漢匠志授官蓋時劉謝已去東陽孤立劉瑾擅權焦芳與中人為一王鏊雅持正不能與抗此書進呈芳鑒加少傳許進劉宇並加太子少保東陽祇加俸一級也凡例謂編年敘事一以通鑑綱目為主周威烈以前

參用通鑑前紀皇王大紀諸書。宋以後則用成
化間續綱目。先儒論斷仍綱目之舊。間亦補采
或別為論說。改正釐訂。附進表有云。政必稽
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辭雖省而事已該。人既
往而言猶在。大指在關係治亂。及切于時宜。期
乙夜之觀。開卷有益。卷首有表章經史之實。至
後。譚鍾麟得之長安。光緒丁酉。刊于廣州。
四庫提要。疑少微通鑑節要。即東陽奉命所
編之通鑑纂要。蓋實未見此本也。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 萬曆庚申刻本

明沈國元撰。國元秀水人。初東莞陳建撰皇明通
紀。自洪永迄宏正。續紀補嘉隆兩朝。編年敘事。
粗具梗概。薛應旂纂洪武至正德九朝事蹟。為
憲章錄。吳瑞登輯嘉靖兩朝以續之。譚希思記
洪武元年至隆慶六年大事。為明大政纂要。黃
先昇有昭代典制。雷礼有明大政記。張銓有國
史紀聞。他如吾學統宗彙編史料之類。紀載競
出。國元本陳氏之書。重加集錄。起元至正十二

年。至萬曆四十八年。凡四十卷。於萬曆間事蹟
為詳。雖抄撮邸報為多。而於封章奏對。關大政
裨實用者。多所採輯。惟間及小說家言。殊乖史
裁。大題曰皇明通紀從信錄。亦坊刻陋習也。

國權一百卷鈔本

國朝談遷撰。遷字獮木一字觀善。海鹽人。明諸生。留心明朝國史。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實錄見其表裏者不可見。楊士奇於革除之事未免失實。焦芳於孝宗一朝又多瑰詭。神憲之載筆者皆奄宦之舍人。至於思陵憂勤惕厲而太史迴荒。皇成烈譴國滅而史亦隨滅。於之考證十五朝之實錄實訓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乘傳之求郡縣上計之集。正其是非。補其缺文。年經而

人。與事偉之名曰國權。丁亥有盜入其室。盡廢發屋橐以去。乃復沈思強記。覆閱羣書。詢之故老。晚克成編。序例謂木在木上曰權。漢武帝權商稅。今以權史。卷首以大統開聖。天德元漢各藩輿屬。勅封咸。晚直閣部院甲第朝貢。列爲表譜。起元文宗。天歷元年太祖始生。至福王完光二年。凡建置創始。以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必書諸王公主。勅威文武三品以上薨卒。例得書

故文儀注條例。摘其要。賢士大夫德業流聞者存其人。除官自將相卿貳詞林臺省。從其重。災祥寇戎。不厭詳。博稽諸家撰述。並採其考證評隲入焉。於萬歷後尤詳。黃宗羲稱其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按實編年。不銜文彩。足以正明世之事。惜敘本流傳展轉。騰訛文錯。簡多能爲之校勘者。要其書自在陳氏通紀之上也。

綱鑑會編九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國朝葉澐撰。澐字著久。號松川。崑山人。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年經月緯。學者所宗。陳氏之外紀。南氏之前編。宋元二代之續編。緝前賢後才學。識皆不逮。四庫提要。謂顧錫時綱鑑正史約。為鄉塾課蒙之本。至綱鑑之名。於綱目通鑑各摘一字稱之。又顛倒二書之世次。尤治坊刻陋習。明代西華小鑑。多庸妄裁削。假託巨公以行世。一舉再舉。割裂挂漏。如鳳洲理齋臺山睡庵。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凡之類皆不足。以當著書。文忠劉德芳悔菴集。澐南訂以成是編。綱鑑本學陽。鑑中涑水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減論斷之行墨。增紀載之未具。俗本隋唐之際。戊寅兩見。周宗之際。庚申兩見。諸書未兩見。元宗幸蜀。即標肅宗帝號。朱溫篡位。即華夫祐紀年。均為訂正。復以所著歷代統系表。略列卷首。徐秉義宋學為之本。有明一代。以明史方綱局纂修。而前明野史紀載。紕繆。不能據以編年也。

東華錄三十二卷 通行本

國朝蔣良騏撰。良騏字千之。全州人。乾隆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通政使。乾隆三十年十月。重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補北良騏充纂修官。按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實。惟以實錄紅本。及各禮官修之書為主。遇闕分列事蹟。及朝章國典。兵祀大政。与列傳有闕合者。則以片紙錄之。逐年編載。成是編起。開國至乾隆三十三年。都三十二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自來金鑰石室之藏。外人弗得見。故職諸臣。亦不敢私有。無錄是書出。而列朝聖德神功。照耀萬古。海內臣民。得以窺見涯略。後來長沙王先謙。病其簡略。錄之加詳。復以高宗仁宗宣宗三朝之錄。續之。潘福頤續錄。文宗一朝。穆宗德宗兩朝。亦皆纂有成書。而以官牘之書為最早。其他私家紀錄。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世之考者。章微文獻者。取證於斯。固可以考信而不惑也。

竹書紀年辨正四卷 劉文楷刻本

國朝韓怡撰字

人官國子監學正梁書

沈約傳不言注竹書紀年。隋唐書亦多紀年沈約注今本注文多與宋書符瑞略疑皆後人竊入。張宗泰本概為刪削。怡於附注志仍其舊。自是疑難慎言之旨。帝擊火解氏。吳琯本至此五字。怡謂額頊佐少皞十年。其氏號不容泯沒。明張遂泰本大書補之。但帝擊火解氏。當云少皞金天氏。不居帝位。即不以帝稱。解擊註見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傳。不稱帝擊。以別于帝子執。其說為允。帝座伯鯀下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引伯鯀下有是維善陽四字。張氏據補。怡謂郭璞注所引非竹書之原文。徑補非是。堯元年丙子。諸書引竹書紀年皆云甲子紀年。惟隋書律曆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路史後紀注引帝堯元丙子。與今本同。怡謂帝堯元歲。據皇甫謐。即康節金仁山之說。定為甲辰。羅泌路史在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在癸未。其論不一。竹書去古較近。似可信。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晉書束皙傳云。紀年

記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怡

謂禮記九十年曰耄。成王踐阼年十一歲。在位三

十七年。唐王二十四年。昭王十九年。武王受命

六年。共計八十六年。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共

一百三十七年。尚書言百年者。舉成數也。穆王

時年百歲。故不但曰耄且荒。穆王即位春秋已

五十。立五十五年。年百五歲而崩。善據昌黎穆

王在位百年。則其壽百五十歲。年反長於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王。辨正極精。宣王四十四年。晉陽姁元年丁巳。據杜預春秋後序。紀年篇晉國起自陽姁。汲冢古文。東周以後。以晉魏紀年。本起此年也。今本改用周正。晉魏改元。皆附注于下。張氏本據水經注及隋唐以下諸書。引紀年東周以後。皆以晉魏紀年。自晉陽姁元年。至魏惠襄。皆用大書而不旁列。謂是竹書原文。怡謂竹書言夏殷周王事。三代相承。非比春秋起魯隱終魯哀。即係魏史。晉亦只宜旁列。與洪頤煊校正所見相同。

出王四年夏六月。預霜。怡謂訪小雅正月。蘇霜。記者所本。竹書皆云正月夏之四月。此言六月。明是周正。辨杜預所謂竹書皆用夏正之說之非。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怡謂訪人紀事皆用夏正。以劉居。當夏之衰。時係以夏。固已。小雅六月十月四月。亦皆以夏正言之。但十月之交。言交則十一月矣。周之正月也。正月朔日食。故曰亦孔之醜。鄭參于此。忽周正。若果冬十月為周之秋八月。十月八月。何足云。醜記者。判取經文殊誤。張氏據杜用夏正。改作秋八月。尤誤。竹書原文。當云七年春正。若據夏正。當云冬十一月。其說亦有依據。謂紀年不載孔子之卒。為阮宜據左傳大書以補之。曰。教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則書生之見。知尊聖而非所以論史矣。

校正竹書紀年二卷 平津館藏書

國朝洪順煊撰。順煊字為軒。臨海人。嘉慶五年。順煊游學杭州。孫星衍屬校是書。序稱晉書束皙傳云。紀年十三篇。隋志紀年十三卷。新唐書志十四卷。今計紀年止二卷。束皙杜預所見紀年本。起自夏殷。至周幽王後。以晉紀年。晉滅以魏紀年。今本乃起自黃帝。至魏今王二十年。幽王以後皆以周王紀年。水經丹水注引晉烈公二年。楚人伐我南鄙。汶水注我師伐齊。我者晉也。

沁水注梁惠成王元年。趙韓伐我葵。河水注齊師伐我園。觀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為周。蓋盡失。今本沈約注。多與宋符瑞志同。疑皆後人羣入。然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郭璞注山海經引竹書紀年。昌意額頊。與今本同。與束皙杜預本異。隋志有竹書同異一卷。疑當時所得竹書。竹書各異。其本亦不能歸一。今本或猶和嶠郭璞所見之舊。新唐書劉昫傳。昫嘗以竹書紀年。

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亦
齊人職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如按春秋
經傳而為。今本文法相似。是今本所存。其未見
前人引者。亦不能遽定為後人掇拾他書所
為。今本夏殷後皆有紀年。數幽王後亦云自
武王元年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平王下
云東遷以後。始紀年事。王即位皆不書。疑今本
唯東遷以後。周王紀年。是後人所改。其餘皆紀
年原文。沈注雖後人偽題。韓愈黃陵廟碑引帝

王之崩。四陟。史記夏本紀集解。女選。六代論善
注。引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否。王用歲四百
七十一年。皆作紀年。是舊本本有注文。今本雖
經後人更改。殘缺失次。非偽書可比。因仍取今
本。歷證羣書所引。訂正於每年之下。并補脫五
十條。注中見宋志者削之。其可信者存之。雖
無以還汲冢之舊觀。而校正精審。誠讀紀年者
所當取資者矣。

明紀六十卷

江蘇書局刻本
國朝陳鶴撰。鶴字鶴齡。又字履初。號鶴亭。元和
嘉慶丙辰進士。以主事用。工部虞衡司行走。熟
志史事。而於前明治亂得失尤留意。仿李素長
編辭例。為明紀一書。凡六十卷。其輯至五十二
卷而歿。後八卷。孫克家續成之。古史多偏年。自
司馬遷為志傳。班固因之。尚悅仿左氏傳辭。以
為漢紀。舉要撮簡。通比其事。列繫年月。表宏以
下。皆祖述焉。為悅自序。謂立典有五志焉。曰達

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排比班書。
小有增損移易。素宏在范書前。綴會謝承張璠
等書。自出塗裁。是書原本正史。參以王氏家問。
采說部野史。必旁證覈實。而後著之。凡新異詭
誕之說。置不錄。於三百年禮樂刑政。治亂成敗。
忠邪是非之故。瞭如秋毫。不加論斷。而兩漢紀
為異。而決擇去取之間。一歸純正。馮桂芬序其
推重之。序謂學者於畢氏續通鑑。頗有異議。錢
竹汀與馮騷庭書。拒不作序。意因有在。稱騷庭

序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為得韓謂古
來紀傳編年書。只有本人自序。而所援馬班沈
李紀傳之例。偏而不平。知其為遁辭。亦史籍軼
闕也。

讀通鑑綱目札記二十卷 光緒庚寅刻本

國朝章邦元撰。邦元字午峰。一字伯善。號後生。銅
陵人。諸生。以朱子綱目及金氏前編商氏續編
自隨。有所論斷。隨筆劄記。探經義。按時勢。不為
附會迂腐之說。於胡康侯謂湯得伊尹。薦之於
桀。桀曰。何不若管仲。于周。以為正而近迂。湯之
薦尹。經多明文。就令有之。當日情事。必非若周
比。使桓公管仲入輔周室。周王能舉國而從之
乎。是破書生迂闊之論。遂昌尹氏綱目發明謂

燕昭伐齊。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邦元以齊破
燕。却而殺噲。昭王與齊不共戴天。自無可議。尹
氏之言。遠持事情。大指於世道人心之消長。所
繫一代規制沿革。與夫理亂得失之本末。所存
論之為詳。非游談空根。多當於理與勢者比也。

通史它石三卷 鹽邑志林本

明仇俊卿撰俊卿字舜微海鹽人舉人所論史事多關於人品治道之大者名曰通史它石取錯玉之義卷帙甚繁天啟時胡孝輔取其尤瑋者都為三卷樊維城編入鹽邑志林謂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為致堂之說為當溫公乃以義利斷之直牛而曲李者神宗喜論其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為得古人之意謂文文山以弟璧之子陞為嗣仁宗時官集賢直學士不知王象不肯仕晉之義又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聲記李西涯悔作元明宮記學人撰文於是非悔譽之間不宜草草皆見史識

讀史釋語十一卷 吳江陸氏刻本

國相徐枋枋字昭法號侯齋長洲人明崇禎壬午舉人著有二十史文彙通鑑紀事類聚讀史雜錄達元同文錄管見等書編輯餘閒復為釋語一集摘古人之言行事探義理之元贖原本正史比事相引大旨主於扶世教扶綱常而單詞瑣事近似釋官者亦時有之吳江陸日愛得其手稿本二十二卷其卷一之三、八、十五已佚遞升其卷之次第為十一卷其謂張禹之罪

在莽大夫言符命之上楊素之罪浮于江充與趙高等獨孤后之罪浮于騷姬與賈南風等論最允當謂宋大臣多賜碑額題趙普卒太宗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王旦薨于乾興元年即配享真宗廟庭仁宗親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仁宗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撰寇準神道碑文帝為篆其首曰旌忠以追賜王曾薨于皇祐中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賜碑自趙普始至于王曾已四見而宋史曾傳謂大臣

賜碑墓額自曾始。何其謬也。亦間有致。謂米
價之貴賤。足以徵其時之治亂。凡甚貴甚賤。皆
紀之。其有取于陸九淵之言曰。與溺于利福之
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難。則以明季朝
堂水火。奪人少多事。汙陳時政七事。以化恩
讎。去偏黨為言。柳昌祚疏攻之。乞置汙於理。汙
乞疾歸。枋蓋有感於此也。

西漢節義傳論二卷金嶽山館刻本

國朝李鄴嗣撰。鄴嗣字果堂。鄆縣人。王應麟以班
史不叙殺身成仁之美。欲補西漢節義傳而不
果。發其略於困學紀聞。鄴嗣取其中四十二人
為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人為五傳。每傳為
一論。孫世法刻是書。金祖望為之題辭。七世從
孫厚達未見刻本。僅得目錄一帙。從雜文稽本
得所繫論二十篇。光緒乙酉。郭傳璞雕板以傳。
鄴嗣為明季遠老。以其節義之概。發為誤。第祖

望稱其論。龔勝傳末載父老語。是不知志士天
年。自足千古。非草木輩之壽。翟義傳末載黃鵠
辭以昭天道。是豈史筆所忍書。今易之以黃犢
之謠。於孔子建傳。大書先聖累世子孫高節。不
使見辱於廢成。於郭欽蔣詡傳。必以其倫。不使
見辱於紀唐一輩。於東郡同義諸公。幸其潛竄。
不盡遭虎口。期以同義諸公。惜其姓氏之不傳。
尤喟然於公孫祿之晚節。淋漓悲痛。可以論其
世而逆其志。惜其於彭宣王崇孫寶吳章劉都

之徒略而不收。又祇據班范二書。如水經注有賈萌。陳留風俗傳有高固。北周書及唐書宰相世系表有令狐邁。均可附入。班固論王章。謂其不量輕重。以陷刑獄。妻子流遷。深相太息。鄭嗣謂固身為黨氏賓客。遂以董馬之輩。至發此言。是使為人臣者。俱當自審量。惟位勢所在。以自埒。王氏重則趨王氏。黨氏重則趨黨氏。始得保身厚妻子。是史官教人盡為黨札之小人也。斯不獨為兩漢言矣。

史續十八卷 順治丙申刻本

國朝朱里提里字商角號青萊錢唐人明諸生起漢至宋千五百九十九人人各系以論斷於劉宗劉快瞿義劉信謂議者不可以事之不濟安眾之師徐鄉之甲東郡之旅遂有異乎春陵之兵討論甚已於李邕傳論引北魏主珪即帝位命朝野束髮加帽高宗立禁庭臣不得作北俗語契丹入大梁見羣臣改服中國冠百官起兵皆從漢制元真金為太子諭羣臣毋得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英宗即位享太廟備法駕服袞冕饒州松管韓鏞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為五經師每朔生必服深衣幅巾以謁先聖亦有為而發同時黃鵬揚讀史吟評借諷明季之事不為品第古人里書意亦如此也

讀書論世十六卷 詒清堂刻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字雨若。號晴巖。一字號街南。宣城人。自五帝迄于有明。于政事之得失。人物之臧否。學術之離合。有所論斷。隨時劄記。不為深文曲筆。咸以其時勢為衡。其論之最精者。以謂國有內難。而藉外援。始末常不藉其力。而積重之勢。遂不可以自雄。而有所制命焉。彼且乘累蹈瑕。而收取仇侮。亡之業。可為千古龜鑑。又云。大臣國之柱石。不獨小人害其嗜欲。人主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伺其從違。意外之寵。毅然不受可也。臨事以識。勝以財。以節勝。非獨一己區區之嫌。愛國家之安危。利害係焉。范文正不受例外之賜。曰使人主例外行事。何以止之。真特識也。又云。蘇威馮道。世俗所謂德行。不在名節。抑亂世君臣各定分。而不足為之守節耶。不盡乎事君之忠者。細人之孝。不明乎立身之義者。曲學之仁。皆有得於聖賢精義之學。肅公從沈嘉民與隱居不仕。著有禮問。易問。詩問。明語林。書中開列目錄。

之說。非空談理學心性者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讀史管見一卷 昭代叢書本

國朝王穀撰。穀字樹卻。號墨舟。豐史江都人。自謂鍵戶讀史。間有前人所未發。或已發而未盡。或見至隱。獨行已見。得數十則。按其書。隨事抒寫。多深湛之思。不得謂為史學。其謂唐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平劉闢。西川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平李錡。浙西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平吳元。濟淮西之亂。皆同月同日。穆宗三子。敬宗長。慶四年即帝位。文宗寶曆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年即帝位。武宗開成五年即帝位。三子皆為帝。金俘宋。屯于汴之青城。元俘金。亦屯于汴之青城。宋之興也。始于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其亡也。終于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符合。用以幼主失國。宋亦以幼主失國。此類可為談助。

讀史記劄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國朝潘永李撰。永李字純甫。宜興人。鄭樵言史記一書。功在十表。史記表以著年。略于年為世表。詳于年為月表。永李謂不讀十表。不得史記要領。故攷之最詳。以十二諸侯年表。全拆作春秋立論。三代世表。拆為書序。景武之後。以疆幹弱枝為得計。迨至王莽篡漢。中外彈微。而後知宗室之輔之失計。所以漢書諸侯王表。議論全不同。語頗扼要。謂貨殖傳敘貨殖之地。自關中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一幹三支。自汴雍以東至河華。第一支也。南則巴蜀為第二支。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為第三支。第一支京師最重。歲東通三晉為綫。出關而東。全以三河作樞紐。首河東楊平陽。西賈秦翟。北賈魏代。為第一幹。次河內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為第二幹。次河南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為第三幹。第一幹分一支。魏代石北也。第二幹分二支。曰中山。曰邯鄲。第二支又分二小支。曰鄭衛。曰燕。第二小支以南通齊趙。句作聯

絡而東北極于遼東上谷第三輪分二大支曰
齊魯曰梁楚第一大支又分二小支曰齊曰鄒
魯第二大支又分二支曰梁宋曰越楚越楚又
分三支曰西楚曰東楚曰南楚于西楚中以通
巫巴句聯絡關中東楚極于海南楚極于南海
潁川南陽另敘者此二郡亦屬河南而特云夏
人之居也所謂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王者所
更居也而南陽西通武關鄧州聯絡關中東南
受江淮聯絡越楚蓋自關中出潼關為河東此

項羽王鎮惡入秦之河北大路出武關為南陽
此漢高帝沈田子入秦之河南小路敘太公諸
人以時文到秦漢之訛烏氏巴蜀接入關中卓
氏在蜀接前巴蜀自蜀而東至于南陽而魯而
齊自齊而西至于洛陽而宣曲而塞之斥到關
中收料以地敘貨產于地殖之者人以富商大
賈用流天下及西賈北賈東賈南賈數句為關
鑣敘關東之富自河東至南陽是左旋敘卓氏
等自巴蜀至北塞是右行於史公行脈絡言之

最為明晰書中多稱儲在陸之說蓋其
潤澤所自也

讀明史劄記一卷 明代叢書本

國朝潘永季撰。歷生于數。數生并。并法之句。股面
 係。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判不明。故明史歷志增
 以圖。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
 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明史初為新為七卿表
 永季謂諸志分明詳核。天文歷志尤佳。諸表亦
 漢唐之亞。其論明之立衛所也。外統之都司。內
 統于五軍都督府。都督府各領其都司衛所以
 達於兵部。衛所之軍。番上京師者曰班軍。要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所設總旗二小
 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兵皆世籍。有事則
 命將調軍。事已則將還于朝。軍還于衛。最得府
 兵遺意。都指揮使。与布按並稱三司。中葉以後。
 軍職冒濫。為世所輕。內之部科。外之監軍。督糧。
 疊相彈壓。五府并峙。積輕積弱。屯政不修。餉絀
 而兵不振。軍屯領之衛所。商屯印中鹽也。開中
 鹽法。与邊計相輔而行。商屯從業。屯田亦多為
 內監軍官所侵奪。屯軍多逃。死饋餉仰給于

縣官。計臣束手。而加賦之議起。加派于嘉靖三
 十年始。萬歷四十六年。增遼餉。崇禎九年。加派
 遼餉。勒餉。復加餉。民困不支。遂以亡國。論斷
 利弊。頗能得其要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史鏡古編三十二卷 道光四年刻本

國朝潘世恩撰世恩有 熙朝宰輔錄已著錄嘉慶甲戌以戶部尚書丁母憂歸而子服除以封公春秋高乞養家居者十年輯成是書自漢迄明為目六十有三專取正史參以通鑑惟聽察救災二門同取西史及康濟錄諸書世恩為學一奉程朱而不為門戶之見歸養時常取周子至李二曲極精擊要為正學編是書取諸史所載事親立身事君之則宰相諫官六卿之章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均典學記注之官倉庾之守外而封疆專閭河漕運權之司守令親民化俗救災教養之事庶伶仃退高尚名節分類編輯以示準繩惟摘錄舊文不加論斷陳繼儒有讀書鏡以已意折衷其間金維寧取歷代事蹟各系以論名連珠彙校鄭重刪綴為垂世芳型立意略同而此較為雅潔矣

讀史腰言四卷 湖北蕪湖書本

國朝秦鳳輝撰鳳輝漢川人持論平實以謂國家之利減一分則百姓之利增一分國家之利增一分則百姓之利減一分堯舜之所謂執中者不使四海困窮而已直截了當孔明寫申韓教後主先主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神智孟孝裕問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吾欲知其機略知調何為耳鳳輝以後主襟量有餘機略不足策高下對病為宜中庸謂聰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睿知知為先而寬裕溫柔次之亦能得忠武微意又謂白起抽杜郵之劍不肯與吾益之師所以為名將矣益不為以必敗乎有將欲戰而無功者未有將不欲戰而有功者自是確論又云鄒元標主殺熊廷弼為張鶴鳴所使小入或以君子攻君子此類是也小人之戾氣為患易見君子之客氣為患難知正氣稍涉意見之偏皆客氣也明之君子名心太甚好為危言激論假公議而逞偏見于賢者亦甘心焉莊子所謂善私乃

私也。讀史有得。可見一斑。

四史餘論六卷 欽本

國朝丁晏撰。是書多錄舊說。間抒己見。謂史公從安國親授古文書。本紀載唐虞書。參用訓詁。可見安國古文。有裨經學。夏本紀引尚書。亦參用訓傳。可以攷見真古文說。又紀中引書。皆伏生今文。即此可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皆偽作也。殷本紀引商書。皆伏生今文。引湯征。亦真古文書。讀此可悟仲虺之誥。說命諸篇。其偽可不待辨。漢書五行志引書序。毫有祥桑。雉雛鼎

耳。謂書序本安國真古文。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史公從安國。即是壁中真古文也。漢藝文志云。孔子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為之序。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史記書序有太戊篇。仍孔氏佚脫。傳以女鳩女為二篇。以足百篇之數。此東晉古文改也。義門以書序為真西漢古文。是也。併以偽孔傳真。大誤。此皆獨得之言。後漢書徐防傳。今

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欲為得理。輕侮道術。寔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是謂已開宋人七經小傳。王氏經說之漸。非復西京之師法矣。語極精到。習鑿齒漢晉春秋。尊晉繼漢。以黜魏武。綱目帝覽。本於晉氏。是謂裴注所引七十餘

事。以其表章節義。遠勝陳書。摘發奸邪。文直事核。多陳志所未備。好學者廣蒐佚文。尚可得其崖略。亦論史之特識也。

諸史瑣言十六卷 寄影遺書本

國朝沈家本撰。家本字子博。歸安人。光緒癸未進士。由刑部郎中。官至刑部右侍郎。終其身於法律之學。然於他書無所不讀。此其讀史劄記。史記三卷。漢書五卷。後漢書三卷。續漢書志一卷。三國志四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列侯位次。高苑東武皆四十一。東茅菑皆四十八。肥如高梁皆六十六。棘陽新陽皆八十一。唐高陵皆九十二。此其重見者也。其缺則二十一。三十一。

三十八。五十四。五十六。六十八。七十六。八十七。九十七。百二十。百二十八。百二十九。百三十三。百三十六。共十有四家。本據漢表補其闕。正其謬。錄次侯第。瞭如指掌。其闕而可以意補者。各具說于前。其莫可補者。則九十七也。表中之各侯第者。周呂侯呂澤。建成侯呂釋之。以恩澤。美顏侯信。合陽侯仲。沛侯潁。以宗室。陽夏陳豨。淮陰韓信。以及誅。范昭。任。張。越。棘。仁。襄。江。邑。趙。光。以罪廢。此本各侯第者也。離侯御。弱。則失所。

起及所絕者也。惟射陽侯項籍以思封以它籍。例之必有侯第。此則史失之。惠景表有俞侯呂。它父嬰功比朝陽侯。當亦有侯第。不可考矣。攷核最為分明。自序春秋之中。執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與經傳皆不合。漢書楚元王傳注所引春秋執君不數。晉之哀侯姜齊故符三十六之數。所引春秋亡國不數。極宿郭陽溫申氏留吁陳蔡九國及鄭瞞鐸辰夷虎芮賈高六國。而有須句道房。家本謂姜齊已成為君。不當遺陳蔡。

滅而復封。餘皆不得遺。須句則邾滅之而魯復之道房則魯王遷之而平王復之。其滅也。經傳無明文。皆不必數。其說亦當。漢書高紀得劫五諸侯兵五諸侯。漢唐宋及今人。共有十二說。說各不同。家本謂紀云。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豹本傳。漢還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鄭昌昌降。漢通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月表於二人。並書從漢伐楚。陳餘傳。漢二年東擊楚。

餘遣兵助漢。時餘以為趙王相。韓信傳亦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今齊趙共擊楚彭城。是當田彭城之役。實有趙兵。此三諸侯者。並在五諸侯之列。無疑。韓信傳言。令齊趙共擊楚。惠定宇謂是時項羽方擊走齊田榮。榮弟橫復收散兵。反擊羽。何暇遣兵助漢。當日傳檄天下。齊亦在內。特齊方收此。安得有兵助漢。金氏謂齊人亦以兵從在五諸侯之內。恐不然也。陳平傳。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王。

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前往擊殷。降而還。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事在彭城之前。平傳言擊殷降漢。攻下殷。皆無王字。金氏引加王字。以實印尚有國之說。然印之降漢。表在二年二月。紀則云。二年三月。下河南虜殷王印。與平傳攻下之事相合。是印降漢後。復降楚。故漢攻下之。至被虜。與河南魏之降不同。豈能尚有國。漢表。閻澤亦下通殷相。史表作假相。乃字之謬。且由二月至三月。故平傳云居。

通鑑直解二十五卷 崇禎重刻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陞編修。官至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忠。萬曆元年，疏進此編。起皇紀太吳伏犧氏，訖宋紀徽宗，逐段發明，顯明直截。與大學、虞書同時進呈。下司禮監鑄板。崇禎辛未，高拱禱重刻，即行。神宗沖年，居正以元輔大臣，傳經進講，讀勅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諄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集中有恭勵聖學，冬十月降。殷於二月降，雖皆置為郡，其兵新降，故仍稱為諸侯兵。齊兵不至，五諸侯者，親河南韓殷趙也。語極矜慎，得闕疑之意矣。

詩八年上疏，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邵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勸諄學以資治理。又請令儒臣編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為四十類，以經筵之暇進講。皆得制治保邦之要。是書精簡，有裨政治。訓解瑩然，多文憂期於暮幾之暇，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開豁。其十年輔導之功，不容泯也。

皇明法傳錄二十二卷 崇禎刻本

明高汝栻撰。汝栻字中若。號時翼。錢塘人。陳建皇
明通紀編年紀事。上世昌居衡補之。終於隆慶
六年。文大倫亦有世穆兩朝編年史。汝栻以其
書皆不詳審。兩朝從信錄。與歷朝廣索。亦併綴
載。因陋就寡。因取典則。統宗史料諸書。參互而
差擇之。為世宗穆宗紀六卷。神宗光宗熹宗三
朝十六卷。意取法令傳。復名曰皇明法傳錄。考
明人紀事之書。惟明本紀一卷。紀太祖事蹟。自

實錄中摘出編次。分年排載。頗為詳備。沈越嘉
隆兩朝前見。記詳雜說部。當禮明大政。記詳略
失中。異同亦未能攷據。明六朝索隱。從實錄鈔
撮而成。索隱之名。殊為費解。吳樸龍飛紀略。據
元史。明初武胄。貼黃列傳。則例。於明太祖未建
號時。即削至正年號。惟書甲子。不協史例。薛應
旂有憲章錄。吳瑞登續之。皆採摭雜書。頗失甄
別。昭代典則。起元至正。隆慶二年。成憲錄。作於
嘉靖以前。祕閣元龜。政要。作於嘉靖以後。皆未

為完具。朱國祚大政記。亦多失當。野史之良。
自來。少見。大抵職非史官。不得見實錄。記注。
摭拾得史。粗為梗概。難言傳信。又多坊間射
利。假手里儒。學識謬陋。未擅三長。漫多史裁。
疏瀹百出。承謗訛。鑿鑿牀架屋。汝栻此書。亦
其類也。

楚漢帝月表一卷 貴池先哲遺書初本

國朝吳非撰。非有三唐傳國編年。已著錄。以史記
立月表曰秦楚之際。初帝紀曰項羽本紀使不
共奉義帝。則楚安得而接秦使不竊弑義帝。則
漢安得以黃羽於懷王尊之以義帝。義帝之名
猶諸侯共主也。司馬史不紀義帝于史。義帝未合
更立月表。大書懷王義帝之紀年于首。羽弑義
帝而漢繼之。統以稱元。正名曰楚漢帝。帝者義
帝與高祖也。貴池縣志稱非肆力於古。寄預修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江南通志著廿一史異同考。三唐編年。自謂得
史家之秘。劉世珩跋是書。謂為永歷而發。非之
隱痛。特假書法以寓意。而迂回其說。為能得其
旨矣。

春秋左傳地名考一卷 附錄一卷 明季歷刻升菴遺集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新都人。正德辛未。賜進士第
一。授翰林修撰。以議大禮。杖謫永昌。天啟初。追
諡文忠。左傳杜注。於一地二名。二地一名。辨之
為詳。初據晉泰始官司空圖。及江表平。荆揚徐
三州。改用新貢籍。以求審。世儒尊杜氏者。謂其
精於地理。錢大昕嘗攷鄭伯克段于鄆。當為陳
留之雋。而杜以潁川之鄆。陵當之。楚靈王城陳
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羹。為二以當之。同盟京城北。京即酈段所封。而
杜謬為亳。防門廣里皆齊地。与平陰相近。而杜
亦不知。左氏之學。地理為重。可以驗當時列國
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迹。得其方向道里。近人
高顧江沈。各有專書。慎此書摘取杜注。不列國
名。不序十二公時代。不列經文傳文。考正寧
遠。出劉城春秋地名錄之下。如哀元年。敗越于
夫椒。注云。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是
役也。吳報槁李之敗。加兵于越。而乃取勝于境。

內之地。為越來侵伐者然。慎亦無所辨。
訂附錄多於春秋地名。各刻蓋隨手集
錄。姑備記誦。非已成之書也。

麟旨明微十二卷。明崇禎辛巳刻本。

明吳希哲撰。希哲字睿卿。青溪人。明制春秋合題
之法。沿宋元之舊。蓋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
過七百餘條。州郡同目。重複甚多。每遇程文。鮮
不相犯。詔興五年。聽於三傳解經。屬相兼出題。
學者因求闕合會通之法。以為決科之計。元人
楊維禎有春秋合題著說。黃復祖有春秋經疑
問答。吳兼善有春秋透天圖。皆為科舉而作。各
闡經義。明趙恒春秋經疑。取徑更文。可為試題

者。每條係括二語。為制藝之破題。合題附後。標
舉所以互勘對舉之意。鄒德溥春秋匡解。專擬
春秋合題。擬一破題。詳作法。張杞麟經統一篇。
以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為用。各以一破
題括其意。合題亦各擬一破題。并詮注作文之
要。陳子鼎麟旨定。則但標擬題。各以一破為式。
而略為詮釋於下。以麟字代春秋。命名已陋。其
書可知。張朝陽貢舉考。備列明代試題。他經皆
具經文首尾。惟春秋僅列題中兩三字。以盟密

夫谷之類俗學荒經共趨簡易。四重提要。於春秋因是春秋正業諸書。謂此類諸章皆經學之彙賦。著以見場屋舊制。所謂比題傳題者。非有精微。而文之弊。牽合搭配。則棄經誦傳。其末併傳亦荒。炯鑑昭然。言之痛切。希哲此書。固當早在校序之列。春秋學類此者。皆可置而不論矣。

春秋志在十二卷 順治壬辰刻本

明朱集之撰。集之字元成。莆山人。崇禎庚辰進士。除安慶推官。擢兵部主事。是書作於國變後。假春秋已事以明己。凡一百八篇。類多翻空出奇。所不能以言者。繁殺其詞。隱約其旨。雖聖人之志不可知。要之志有所在。不失褒激之正。而合於聖人之教。不必以章句訓注求之。林日宣序稱其義以時起。志以事發。羽父戴鳩諸篇。見其誅亂討逆。深圖機變。紀侯江黃諸篇。見其憫古悲今。抗詞幽切。追思乎滕薛之朝。不沒乎孟陽之死。心有獨苦。志有獨衷。為能得其志之存矣。惟於恆星不見。星隕如雨。附錄其尚湖漁書中一則。於越入吳。附錄其西子刺蘇一篇。殊永著述之餘。其文格亦沿明季之習。纖尾難。難以言雅潔也。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三十卷道光二年武英殿刊本

國朝道光二年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等奉

教撰以春秋左傳一書義既繁重杜林注坊

行本離析章句不便初學命重加纂輯各為

篇注附於後音訓句讀約歸一是令簡明順洽

以便讀者時欽縣程恩澤壽陽祁寯藻同以編

修直南書房實危其事不為任作注惟解釋傳

義以為讀本推本賡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

不於日月言唐虞予奪一掃噴趙勃新繼仇之

習帖括經義比次之言解釋傳文不為旁辨要

於經傳可通人事有益其謂傳引易書詩禮自

是周人師說與漢以後人傳義不能強合天文

五行占家不同而左氏自有占法皆就文義引

申歸之平易以趙國鄙遠之說見于左傳正文

魯地在今許州鄭地在今泰安晉地在今范縣

皆鄙遠之證惟晉大國秦不能越之故鄭以為

難此類皆實以今地隨條疏之至于師行曲折

容有別道出奇而傳記大略其軌躅所循難以

尺寸指實昭五年楚伐吳之役羅泌某

山東西迂折地志之說難以取證兄為

通論恩澤研究經義又嘗深究占經著

國策地名考於此可見其編摩之精審

也

左傳義法舉要一卷 金匱康氏刊本

國朝方苞撰自真德秀文章正宗錄春秋左氏傳以敘事議論詳令標目置經義而論文章明義歷中刊有左傳節文托名宋歐陽修刪削傳文論章法句法字法並分品目大興王源文章練要復沿其波評春秋三傳以文法點論而去取之四庫提要亦附之春秋類也與源同治古文並宗左史內人王兆符程奎從向古氏帶度為文之意為舉韓之戰及城濮邲鄢陵四篇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宋之盟齊無知之亂於首尾開闔虛實詳略順逆斷續包括貫穿之法推闡為詳亦自謂為文義法學者所宜知而非所急也左傳本以釋經宋以後相沿而論文至以宣成以後為辭或漫漫於篇中可難變者句畫以示其略未免拾芥之積習矣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 乾隆丁未二酉齋刻本

國朝嚴蔚撰蔚字豹人元和人為子信古輯蔚韓三家詩於左氏用功尤深以漢儒注解與經傳咸能各依本文敷暢厥旨義理剖判各以疑滯集解一書其文證詳悉義理精審者皆屬漢人舊說或辭多舛謬理味精研者俱出一己新意唐儒義疏春秋內傳取杜曲拘一家之說因采錄經典釋文羣經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唐人類部諸書所引內傳漢注於注下注明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名有一注而數見者文句間有多少就其最詳者錄之本意欲定從服氏服注殘闕故不得不取賈逵賈注又殘闕不得不兼取劉歆鄭興及興子眾而諸注又不全不得不旁取以益之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過而存之以廣異讀傳將修先君之怨於鄭服以先君為莊公杜注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蔚以史記衛世家僖桓公十六年為州吁所弑則隱公二年當桓之十四年也州吁弑桓而僖先君

恐無是理。先君之怨其在春秋之前明矣。昭說
 是。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服以用六
 為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
 為二。八十六。爵謂寡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
 樂二。八知自上及下。行到有減人數不減杜說
 雅本何功公。然未若子慎之說為允。又以杜氏
 達禮媚時。初為既葬除喪之說。濫入經傳注。
 列有左傳杜注摘謬。杜氏所釋春秋地名。為僖
 元年邢遷於儀。注云邢地。續漢書郡國志曰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郡聊城有夷儀縣。有肅威聊攝。齊西界也。夷儀
 係於聊攝之間。不屬諸邢。同加攷索。今本左氏
 傳年上有經傳。是杜所題。以集解單行已久。不
 為改易。何邵公注公羊。以昭定哀為所見之世。
 文宣成襄為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為傳聞之
 世。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為所見
 之世。尉以其說未允。此書分為三冊。主何氏說。
 蓋其慎也。

讀左賸語一卷 梯香齋藏書

國朝趙以琨撰。琨字凝甫。鎮洋人。諸生。嗜古勸業。
 南冠即卒。此其未竟之本。文十八年傳。季文
 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勸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事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
 賊為威。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
 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注謂誓
 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昭六年傳。叔向曰。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杜注。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阮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以九刑為周公所名。九刑周公所作。叔向何以
 云然。以琨謂誓命周公所作。在九刑不忘者。引
 在九刑之書耳。弟中則未予語。弟自得叔向之
 事。亦不謬。引張補菴說。九刑出周公。公無據。九刑
 所載周公誓命之文。止于有常無赦。為是則文
 子語勢自得。叔向之言亦不謬。杜注之誤。得此
 可以正之。其處者為劉氏。謂劉當作留。以惠半
 農云。處者為留。謂留於秦者。遂以為民之說。為
 是。而以訪彼留之子毛傳為證。其說甚通。傳二

十四年傳。不穀不德得罪於母氏之寵子。
帶諸本皆作母弟。傳五年。正義引作母氏。
當從之。亦極允當。

華嚴經音義二卷 同治己巳杭州校印本

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撰。道咸目錄三卷。唐書

藝文志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而慧

苑書未著錄。元應貞觀間人。慧苑此書引李善

文選注。歐陽詢藝文類聚。蓋生唐之中葉也。自

叙謂索隱位師。十有九載。雖義旨悠邈。難以隨

迎。而音訓梵言。聊為注述。庶使披文了義。紐字

知音。世謂慧苑學識不及元應。書亦遠遜。孫星

衍輯唐韻篇。任大椿輯字林。徵引其書。始見知

於世。咸鏞坐從鎮洋畢氏得釋藏寫本四卷。勘

正謬誤。嗣從阮文達得北藏本二卷。知藏本改

竄不及北本之真。多自纂錄。凡屬梵言。悉從省

節。有涉儒義。並列簡編。仍存其卷第篇目。以方

寫定。韓訪以此書所引韓訪傳論之。明其可貴。

為云。韓猶坦。因知作東門之壇者。為毛訪。作東

門之壇者。為韓訪。今訪作壇。因定本而誤。定本

作壇。因韓訪而改。釋文正義。兩石經。固皆作壇。

也。又云。遭遇也。此即遭我獨之間兮。傳。毛氏言

之。又云炯謂燒草傳火焰盛也。毛詩德隆蟲蟲。釋文謂韓詩蟲作炯。正合。此皆釋文正義後漢書注文選注諸書所未引者。對在藪釋文引韓詩禽獸居之曰藪為節引。此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為原文。錢莘楣輯風俗通佚文而此引云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又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故也。皆錢本所無。錢本有之而文或節略。不如此引完善者尚多。餘若引劉

子珪周易義疏。王子雍尚書傳。劉兆儀禮注。蔡伯喈月令章句。服子慎左傳解詁。賈景伯國語解詁。鄭氏孝經注。劉成國孟子注。皆已亡之經部。善張揖埤倉。李登聲類。楊承慶字統。葛洪字稚。服虔通俗文。李彤字指。阮孝緒文字集略。漢書音義。皆已亡之小學家。每稱珠璣散圃。煬帝令曹憲與諸儒撰桂苑珠璣。規正文字而韻圃多考。依引漢魏古籍。亦夥。可見此書之足貴。同治八年。杭州書局假欽徐寶篆上元陳宗彙校。

刻北藏全帙。校畢刊行。此書上二切經音義。而引古書古本。可資考證者甚多。故國朝經師多取資焉。於彼教士與也。

選集漢印分韻五卷續集五卷

激養堂刻本

國朝袁日省撰續集謝景卿撰日省字予三景卿字芸隱南海人秦漢以篆刻印古文二篆繁簡不同結構皆圓篆刻宜循印群易圓而方屈曲周密有修之象故曰修篆篆印者師心自用雜參隸法漸失其真旁加水國內以王舉為四下之羊伏作外向之大真偽雜出要當分別觀之亦可見上書之流變補攝篆之闕遺日省選集漢印分韻景卿從宋存鵬得其手本釐訂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書復采錄前韻未收者共得五千字為續集五卷同時桂馥采集秦漢官私印為修篆分韻盛百二陳體序均稱其精博典確有功篆刻非金石類府之類而不倫謝昉昆錄入小學考文字類并及此書固非宜和印譜以後諸家徒為鐫摹家所取資多戾於上書之精意也

經字辨群一卷

蒲圻但氏重刻本

國朝邱家燁撰家燁字彤伯號蓮舫宛平人嘉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湖南沅州府知府上書之義有自成一官字者有合數字為一字省某從某質居某處而為一字者有正作某通作某者有假借作某隸變作某俗語作某者是編分別部居謹遵字典於字之音同義異引申假借別辭諸文連類及之備書說文偏旁部首俾知字之所由從於說文外兼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玉篇祇辨形聲聲讀則依許書不錄反切末附聯錄字彙釐釐字復古編有聯錄字五十八條刪去新附字及非經典所有得正字一百四十餘玉篇佩觿有分豪字易其名曰豪釐字惟取正字辨之得三百八十字其非習所常用及習知而不致為舛者不備書大致正經典之俗字期於不悖古法復便楷書守沅相時因課士校藝而作也

正俗備用字解四卷 咸豐五年刻本

國朝王兆琛撰。兆琛字耕玉。號獻甫。又號西舫。福山人。嘉慶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山西巡撫。元明以來。小學文字之書。最爲罕。雜方汪克寬六書本義。王仲芳文字考證。薛謬。朱嘉禎字義考。伊來六書考。朱翠字學習要。朱錦重輯字學集要。姜玉潔正字訓蒙。李登字學正。譚曹學佺西峰字說。沈鯉義學正字。朱統錯六書微。馬朴讀字。字皆泰字。字正。周伯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字義切略。見于千頃堂書目者。今多不存。匪獨歲久失傳。抑亦其書之不足傳也。兆琛是書。取通用字。分別正俗。解釋音義。用字典部分。編爲四卷。附辨似。辨同。及補遺一卷。尚爲完備。惟直音多不準確。如下音。遜。乖。音怪之類。未可通行。他可知矣。

讀說文雜識一卷 光緒七年刻本

國朝許械撰。械字夢西。陽州人。械嘗謂說文。經貴平和而有理。忌穿鑿附會。於說文亦然。力除改篆文以就已說之弊。謂說文有連篆文讀者。如離黃倉庚也。參商星也。逢燧候表也。味爽旦明也。綢繆也。肝蠻布也。魛鱖魚生東萊阮園也。威姑也。鶴鳴九皋。葦茅菑也。敷斨田也。簡也。簡存也。縲服。蛭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蛭也。道木也。學者可以類推。威姑也。漢律曰。婦告威姑。婦稱姑爲威姑。猶子稱父爲嚴君。說解致塢。溯至舟渡也。謂即馮河之馮。亦見精當。惲祖翼跋。稱其寢寐許書數十年。年逾八十。始稍自信。雜記之。雖心得多。不爲新奇可喜之論。其門下士馮銍得其手稿而傳之。書中每引嘉定吳炎雲之說。蓋嘗從其商榷也。

古文原始一卷 咸豐八年刻本

國朝曾金鑑撰。籀書彙編。古書古器。取有古文。撰圖室寶典。復詳說訓詁形聲。為甲子編。是書專取象形一類。三百八十四文。每文載出某書某器。同有用小篆者。充之以天地。而人次之。鳥獸。魚蟲。艸木。次之。宮室。衣服。舟車。器用。又次之。以。一始而以癸終。凡例謂古又人字少。其用廣。一字數義。不妨異義同字。故詳約而義明。後人字多。其用隘。一字一義。必致異義異字。辭費而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晦。易明乎假借之義。即此觸類旁通。自有無窮之用。又謂人視古文太高。如岫嶠。要碑。比干盤。銘。及滕公石室。銘之類。怪誕不經。斷弗為讀。蓋古文恰最平近。易識。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隸書。一錢相延。有貫通之理。皆篤論也。惟中字下。以說文中和也。和當是私字之譌。主謝墉。送周書之說。引韓非云。背公為公。謂公者。容在上辭。故為公。中在下辭。故為私。亦為中間字。言殊多裕。李趙綬通人。乃其說為近理。何耶。

爾雅古注斟三卷 李氏丰猷國刊本

國朝葉蕙心撰。蕙心字蘭如。甘泉人。江都李祖望。室。爾雅古注。著於七錄者。有據為文學劉歆。樊先孫炎五家。郭注自序。謂注者十餘。不名所自。出輯舊注者。有余氏鈞。沈甘泉。黃氏句容。陳氏。蕙心刺取羣經正義。釋文。唐宗類書。凡五家之注。及舊注失姓名者。景統以後。沈旌。施乾。謝端。顧野王。裴瑜之音注。孫炎。高瑜之義疏。亦附存之。旁及異字。逸文。舊讀。景統之音義圖贊。亦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于篇。偶有注釋。明聲音訓詁之理。其後邵氏。郝氏之失者。為舍人曰。來。強事也。邵氏稱強事二字。本舍人注。溷入正文。郝氏云。今借借士子強也。士事也。此即強事之意。王氏經義述聞。引釋言。釋訓。及爾雅釋文。大雅板篇正義。舍人諸注。謂舍人注有從釋經文之例。此注來。強事下。安知其為脫文。未可遽以強事為求之訓。釋蕙心謂此三說皆非。有確證。郝部耕也。舍人云。釋釋猶霍。解散之意。蕙心謂此說蓋正義引爾雅亦

作釋釋。却氏義疏謂舍人本作却却猶著藿。後人因毛詩作釋釋遂妄改舍人作釋釋。此說非也。據舍人用本字。今詩作澤澤澤澤者。釋釋之借字。却却者藿藿之異詩。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雪澤是也。却從赤聲。赤與澤釋亦音通相似。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舍人本作敏釋云。古者姜嫄履大帝之迹於敏之中而生后稷。却氏義疏云。隸書敏作敏。敏敏形誤。然舍人本作敏。注又明。

言敏敏。敏敏音通相似。非形近也。說多精確。

爾雅詁二卷

南菁書院叢書

國朝徐學古撰。字杏海。門人。通知古訓。凡文字之通借。音訓之附注。方國語俗古今語言之異同。究其根源。取爾雅各家舊注。訂誤補遺。期於明古今之異言。而通其指義。釋詁苦息也。引禮記經解云。故昏姻之屬。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謂昏姻之礼廢。則夫婦之道息也。釋言觀示也。引左宣十二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師。以為京觀。觀亦示也。積尸封土以示人。

也。故下云。臣聞左敵必示。子孫以忘武功。康苛也。謂康苛一聲之轉。苛之言可也。康樂也可。亦樂也。故以相詁。詩正月雨雪。舒與哀相對。為文。舒與可通。舒美猶言康哉。苛康義本相同。釋天六月為且。謂釋詩六月徂暑也。音相近者。義亦相通。徂往也。徂暑暑也。暑極而退。即暑盛而往。則且字之義也。釋邱方邱胡邱。謂方胡皆大也。蓋一邱而別二名。邱之大者謂之胡。邱通作邱。又通作壺邱。音近義同。晉語注胡大也。

瑕与瑕假同音。釋詁：瑕假立云大也。宛中宛邱說
文：宛屈草自覆也。馬屈足為踠。貌木曲為婉。目深
為眇。儒之庫者為鞠。割物為宛。小孔貌為窓。皆取
義於屈曲。則宛邱為中央下可知。凡中央下者四
邊必高。邱宛中為宛邱。就中央名之。山宛中為隆。
就四邊言之。故名宛名隆。其為中央下一也。皆求
當於古訓。於邱邨兩家。不為曲徇。

春秋決事一卷 王西山房輯述書本

漢董仲舒撰。仲舒撰仲舒廣川人。歷官江都膠西
相。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以有大議。使使者及
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藝文
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王元曰：仲舒表
春秋之義。稽合于律。多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
廷尉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一百二十三
事。動以經對。即其事。隋唐志尚有十卷。崇文總
目作春秋決事比。謂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

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八事。文獻通考謂即
獻帝時應劭所上春秋斷獄幾焚棄於董卓。蕩
覆王室之時者也。此書久佚。馬國翰從禮記正
義通典白帖藝文類聚御覽等書輯得八節。隋
志入春秋家。唐志入法家。國翰仍依漢隋志入
春秋類。西山真氏嘗論仲舒通經。酌儒三策中
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之
旨以為言。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
妄釋經義。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

相反。馬貴與謂快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
 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取下。以深刻為明。湯之
 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漢
 刑法志言。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
 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興。湯傳又言。湯
 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
 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
 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誅心。多將之說。與其
 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此論極為深究本原。第
 此書殘缺。多由見其論斷之得失。國翰
 稱其書衡情準理。頗持其平。要甲見夫
 乙毆母而殺乙。比於武王誅紂。雖庸成
 議其過。大宜要自可通。

左氏新語二卷 山草堂集外編本
 明郝敬撰。敬字仲興。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歷官
 循雲永嘉和縣。擢禮科給事中。遷戶科。尋謫宜
 興縣丞。終於江陰縣知縣。敬有春秋直解。意主
 劉、故、孫、復等不信傳之學。復摘左氏之訛。以為
 非左二卷。曲筆深文。務求瑕釁。是書取左傳之
 文。割截題評。以時文之法。點論而去取之。其謂
 君臣交質。五霸三王之始也。傳不罪鄭。不罪賈
 王。而罪其不信。辭雅工。於理不順。於論特正。其
 多係陳因。別有闡發。左氏源出聖門。躬為國
 史。即以文章論之。殘膏賸馥。沾溉多矣。章仲舉
 合其始終。徐晉排比其對。後來編纂日多。
 多預經義。馮陸左傳。至以時文評語。高權經傳。
 敬之為此。蓋六其倫。卷首題辭。乃謂左之為文。
 長風扶搖萬里之勢。有翩翩游冶顧影自愛
 之詞。狂言滿紙。仍非左白之故態也。

小國春秋一卷 蘇海珠序

國朝焦袁素撰。袁素字廣期。號南浦。江蘇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邾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侯。為附庸。莒嬴姓。以吳之後。武王封茲于莒。滕文王子錯封諸之後。武王封于滕。素素取春秋三國之事。各自編年。為小國春秋。不著己見。不采舊說。不知其命意所在。宋程公說春秋分紀。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案次之。時有所發明。成一家之學。句龍明父為三傳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國紀事本末。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而兼著其義。古人嗜古尊經。有所述造。多草草編次。遂成一書者。素素以舊著奉召。辭病不赴。著書甚多。皆以此本軒標題。以此書雖不作可也。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一卷 時代最善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復初。號震滄。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官中書。罷歸。乾隆十六年。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加祭酒銜。江藩謂國朝為左氏之學。者。吳江朱氏全錫顧氏而霄渚之大事。雖精然實以宛斯之書為藍本。且不知著書之律。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以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為歌括。不值一哂。其言亦太過。顧氏之書。精確處固宋元諸儒所各有。自謂參春秋地形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成有所見。與前人違及處。既為著論。復作韻語。成一百一十三首。取便記誦。封疆錯互。險要皆縈。與列代戰爭。川瀆改易。俱用今代府州縣地名。旁注其下。有論春秋列國疆域者。有論列國險要者。有論列國廢興尤要者。有論春秋四裔者。有論封建源流者。有論川瀆改易及後來漕運海道來由者。有論從前地理差謬者。有論杜注孔疏胡傳之失者。有論春秋全局者。楊復吉以大事表卷帙煩繁。而口號則另為一卷。不

入後目。故別刊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五經源流口號一卷。明代叢書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既作春秋地形口號。復取所輯五禮表演成韻語四十四首。凡歷代制作之典。禮臣之引據。儒者之駁辨。各列端緒。附注其下。附歷法口號一首。謂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初連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初連食。歷家推算。連月頻食。法西歷則謂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或有之。連月而食。則斷無是也。是時周歷法已不準。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有此誤。武王定歷。至此已及六百年。後王多能更正。至漢武帝用司馬遷等言。造太初歷。歷法始精密。以前歷紀廢壞。自周末歷秦及漢初。日食及置閏俱錯繆。秦置閏多在歲終。恆書後九月。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晦十一月晦頻食。皆是歷法未更正之故也。亦足定眾說。之指歸。補杜孔所未及矣。

春秋應舉輯要嘉慶己未刻本

國朝涉相撰。相既撰春秋等王比事奉義二書。以前明取士。初主張洽胡安國兩家。其後胡傳單行。張氏遂廢。國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御纂春秋直解。頒行學宮。春秋始有定解。而坊本雜注等書。沿襲未改。合題久奉禁革。貽誤尤多。因倣標題之例。取場屋必出之句。編輯要旨。不倍功令。便於堂塾。學者於經文不可不全讀。而考試制題。不無避忌。相書專為應舉計。故不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一字一句為之櫛比而詳釋也。昔胡文定嘗謂近世推重陸王氏新說。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新國論者。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言至為痛切。科舉既廢。士多荒經。誠不以貢舉盛行。雅鄉曲之士。於肄習舉業之時。猶得聞春秋大義。此等書雅取便寒素。亦不無裨益矣。

春秋列女圖考一卷。為諫果室禁書。刻本。

國朝王延釗撰。延釗字鏡航。濟寧人。陳厚耀春秋集義於各國興廢姓名譜系。考之甚詳。延釗以春秋舊說。以文姜孫寤伯姬歸宋。亦有闕繫。補輯列女譜系。為圖考一卷。書中所謂魚載已莒女。公孫敖妻。文伯見文七年。列女傳季敬姜亦名載已。左傳係孟孫氏婦。列女傳季孫氏婦。穀梁傳晉獻公伐虢得驪姬。左氏戎女之說異。小戎子允姓之戎。女生夷吾。見莊二十八年。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記晉世家云。係大戎狐姬女弟。狐姬為大戎乃唐封之後。此為允姓之戎。似非同族。所云女弟。當仍是娣媵之稱。楚季芊界我。平王女妻鍾建。見定四年。世族譜謂季芊界我係二人。服虔云界我即季芊之字。邾公姑姊魯女。季武子以妻邾大夫庶其。見襄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以為姑姊係二人。或曰一人。列女傳有義姑姊。梁有節姑姊。曲礼云。姑姊妹。似姑姊。迺女子之通稱。不必定為魯君之親屬。觀其稱公。且下云以姬氏。

妻之。或魚國公族之女。以宗女之說。亦同
有改訂也。

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日本維多利亞白蓮社本。
唐西明寺翻經沙門慧琳撰。宋高僧傳。慧琳姓裴
氏。疏勒國人。始事不空。三藏為室。瀝內持齋。威
外究儒流。史部訪訓。靡不精奧。引用字林。字統
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撰成大藏音義
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
其本于西明藏中。元和十五年卒。春秋八十四。
周顒德中。高麗遣齋金求之於中華。無由獲。
後求得於契丹。而錄梓置於海印寺。日本義政
公時。請於朝鮮。得其完本。留達仁及武之緣山
藏中。獅子谷忍激上人。寫得全本。維西如幻。
東都敬首為之校定版行。元文二年丁巳。寶洲
紀其事。真察為之序。稱前後著音義者。以元應
眾經。雲公涅槃。慧苑華嚴。基師法華。唐太宗原
盧士郭造著新定一切經音八卷。周雲川西密
行珣撰大藏經音疏五百卷。晉漢中沙門可洪
著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燕京崇仁寺沙門希
麟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宋沙門處觀著紹興

大藏音三卷。多出其右者。前有唐開成五年處
士顧濟之序。稱慧琳於經論尤精小學。達中末
著經音義百卷。約六十萬言。始於大般若經。終
於小乘記傳。試太常奉祀郎景審。謂古來音
反多以旁紐而為雙聲。始自服虔。元音定旨。吳
音與秦音莫辨。清韻與濁韻難明。至如武與錦
為雙聲。企以智為疊韻。若斯之類。蓋所不取。近
有元庭堅韻英及張戢考聲切韻。今之所音。取
則於此。以玉篇說文。字林字統。古今正字。文字

典說開元文字音義七書釋讀。七書不該。百氏
咸討。訓解之末。兼辨六書。二十餘載。不倦修葺。
元應慧苑之書。研小學者多所取資。復輯古書
視為枕秘。以此書尤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鏡。
已

復齋鐘鼎款識一卷。續古齋藏宋楊夢刻本。

宋王石之撰。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
士。歷官浙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
仕。所集計五十九器。內有青腴者十五器。為
畢良史所收。鐘七。鼎二十。有一飲二爵。一
四。自九敦四。盃一。甌二。壺二。刀一。槃二。一
尺一。漢器一。紹興中秦煥物。秦氏既敗。歸石
之。每款鈐以復齋珍玩石之私印。且釋其文。
阮其歲弃之所。厚之好金石。精於賞鑒。與鄮

陽三洪。善所撰復齋碑錄。最為宏富。所錄冊中
有名遠字景裴者。當是容齋昆弟行。是冊後入
趙文敏家。於時錢德平柯敬仲王世明陳維寅
均有印記。明隆慶間歸項子京。後歸曹倦圃。久
之歸朱竹垞。又畀之馬寒中。後歸汪晉賢。又歸
吳門陸氏。松下清齋嘉慶七年阮文達得之。陸
氏加以改釋。摹刻成書。薛尚功鐘鼎款識是
摹本。此則皆就原器拓得。文達謂慶元黨禁中
興偏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偽字之禁。其人

之行誼學術可以概見。題識釋文皆復齋筆。文
達所識以隸辨別之。中吳虞古通平成轉注
說文。彌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重
者二弓也。弗橋也。弗字從弓。兩弓相背。左右手
相戾。此會意之指。漢書韋賢傳注。然畫為亞文。
亞古弗字。彌佛弗每相通。假亞古彌字。亦即弗
字。弗字作二弓在輔形。知兩已相背之說。然句
曲木是積。和二字省文。知徑傳和字皆省作句
亦皆有釋於古訓也。

續復古編四卷 尺進齋李邦本

元由本撰。本字子學。大名。人。當為都昌丞。調官京
師。出佐信州幕府。宋元豐中。吳興張有作復古
編。據許氏之書。推本徐氏正俗之意。廣分而韻
類。考古而證今。以四聲分隸諸字。附錄辨證六
篇。曰聯綿。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
筆迹小異。曰上正下訛。本工篆。拙法。指斯而宗
說文。據集六經子史。暨先代編刻器物款識。古
文奇字。名曰續復古編。為其類而加二焉。曰字

同音異。曰音同字異。明古文之通用。正今書之
謬誤。許書注敘所載而諸部不見者。經典所有
說文不錄者。審知漏略。悉致證而殫集焉。自敘
謂非敢增多。以為功。亦以發隱君之志。備於遺
耳。始存蓬筍。尚俟博雅君子正之。是稿四卷。
一十三類。六千四十字。起於至順三年秋八月。
成於至正十二年閏月。志專而力勤。以此有都
陽克新仲銘。京兆字文公。涼中山李桓。臨川危
素。上元楊翹。四明蔣景武之序。末有至正十五

年四月自藏。及張紳後序。自來藏書家未見著錄。嘉慶中阮文達從吳江潘耒家所藏舊鈔進呈。內府中藏。上正下流一類。光緒中歸安姚觀元鈔副謀刊。復從邵宋樓做得景元鈔本。則上正下流一類具在。與阮本對勘互校。景模刊行。本自謂年方弱冠。輒喜作篆。留意於周鼓秦石。危素官詞林。代撰三皇享祀樂章。本為之書。藏諸秘閣。稱其下筆深穩。圖勅是書篆文。固湛茂美。為本文書。与否未可知。要足元人舊蹟也。

錢大昕論俗書之謬。謂脩書當為修。蔭當為蔭。張有已先言之。元時吳崇儒有後復古編。泰和華有類復古編。今皆未見。此編辨別諸異。不以小篆改隸書。不以古文繩今體。改正多有依據。揚時序有書。所稱用力勤而有補於字書者。足為謙中之後勁矣。

方言據二卷 學海類編本

明岳元聲撰。元聲嘉興人。小引題乙卯仲冬日書于硯北軒。湛盧山中人識。考明松溪魏濬有方言據二卷。紀四方言語之異。而求其可據者。二百餘條。元聲此書与之同名。題辭謂結繩之前。原無文字。是事是物。不過口相傳語。五方殊俗。聲氣亦異。蒼頡作字。以摹之。始通為一。春秋所書。如邾婁於越之類。尚且不廢。後世各從所習。此非彼是。鄉人所習。誤字對官長及異鄉人言。

之。輒用為笑。謂其音多其字。然多有來歷者。偶錄所知。得數百種。假以成帙。參之韻學。或者諧本成音。字相近者皆錄存之。四庫全書目議。潘書有字出經史。本非方言。如張口笑曰哆。頤下曰頤。諸書義訓甚明。畔字之與畔愁。聲音之轉。非因方域而殊。乃概闡入。此書詳例略同。亦有於他代輜軒語不類之病。齊治南序杭世駿續方言。謂子雲方言。惟一二附於經者。解經者必用之。非是類也。士固可束而不觀。較諸太元。

其為覆瓿一耳。伯松贊以不刊不泐乎。可謂陳義甚高。截斷眾流。然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宋人所言五方之音。殊俗之語。推尋其故而旁通其義。詳至而解。無所惑。未始非多識之一端也。

蘇訣辨釋一卷 虞山鮑氏刻本

明名氏人撰。前有崇禎戊辰許今典題識。今典字釋。則號兩垞外臣。稱乙丑。宋魯王民部。蘇詩所梓。又得舊本於陳生白。有異同。陳鍾釐顧存素。校補重刊。嘉慶壬申。甘受和訂定重梓。大致以七言韻語。釋蘇詩之異同。辨點畫之外謬。加以箋注。尚為詳明。自荀子成相篇為歌括之權輿。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為說文所引。淮南子蔡舞旁喻文選。蜀都賦注所引。黃潤猷美宜制禪。藝文類聚樂部所引。鐘虞望等筑坎侯。皆七字句。急就篇亦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童習。明王禕亦嘗取禹貢詩。周官山川草木鳥獸六官之名。為急就章三篇。以示子姓。元田氏篆隸偏旁正譌。篆集凡形近而實不同。以奉秦秦秦者。為一類書。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為隸者知以篆為本。是書蓋本此意。不必以其鄙俚而忽視也。

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 原刻本

國朝薛傳均撰。傳均貫串許書，洞其義而熟其辭。既為說文卷同疏證，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什繫，疏通證明。兩都賦虎賁贅衣，引表官典路注。贅路在阼階西，今顧命正作綴路。東京賦葩瑤曲莖，引士喪礼蚤掖，如他日注蚤讀為爪，謂说文蚤字又聲。又即古爪字。蚤從爪，字得聲。瑤又從蚤字得聲，故爪瑤可通用。戎士介而指揮，注微与揮古通用。傳均謂正字當作微，說文微識。

也。以絳帛著于背。引春秋傳曰。楊微者。以徒是也。釋揮徵義皆不同。特以音近假借。尋木起於蘗。栽注。蘗與枿古字同。傳均謂說文。檝伐木餘也。引商書若頽木之有枿。檝重文作蘗。古文作枿。淮南子与古文同。然弓部枿字。引商書又作枿。枿盖枿即枿之隸變。非有二字。吳都賦旁薄。而論都謂薄。魄一藉之轉。礪字從薄得聲。故可互相通假。刷盪潄潤。謂潤澣一字。潄則說文訓為潄。与滴字多涉。特音同相假借耳。羽獵賦

不折中。以臬毫。謂折与制一聲之轉。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魯讀折為制。折中有裁制之義。折獄者亦有斷制之義。故可互相通假。景福殿賦作毫微。而不達於水臬。謂說文臬射聲準的也。引而申之。凡立木以為準的。亦可謂之臬。故門中所立。及達國所置。皆名臬。檠木相摩也。鄭君以為假借字。古執聲自聲同部。故通用。思元賦利飛遁以保名。謂肥飛同部。遞遁二字之訓本同。盾聲豚聲同部。故亦可通。神女賦又娑

娑乎人間。謂便嬖便嬖。嬖嬖。與娑娑盤。皆一
聲之轉。故可通用。班孟堅荅賓戲。夷陰。娑荒注。
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娑字。傳均謂發當
作娑。說文。娑。以足蹠夷也。春秋傳曰。娑夷。蓋娑
之。今本左傳作娑。二字皆取義除州。且皆从足。
故可通用。除州者。有南通之意。晉灼訓娑為開。
是也。後人多見娑。少見發。故以意改之。深明通
轉假借之義。故能旁推曲暢。條貫分明。惜草創
甫就。卒於道光九年。江都薛壽。與句容陳立。儀

徵劉毓崧比較授梓。壽後序謂初字之原。音先而義後。解字之用。音近則義通。先氏字簡。本意者立假借之端。後代義明。同音者得旁通之證。通乎部分。則一字兼數字之音。究其異同。則數字歸一字之義。偏旁可以例推。部居不相雜。遞皆通論也。

廣續方言四卷 光緒二十三年排印本

國朝程先甲撰。先甲字一夔。江甯人。光緒辛卯舉人。說文多原本方言。單詞重言。亦多采于雲。郭注爾雅亦然。杭氏續方言。所引許書。郭注。撰之方言。輒多重複。至注疏釋文。陸璣詩疏諸書。有本方言立文者。杭氏間亦誤引。長洲程氏所輯。亦有與揚書複者。又所補且采及宋人書。書僅數翻。不能成卷。唐前諸書。杭氏所輯。最加意。而以前書大傳注。顧氏家訓。皆在所遺。高誘注

南注。陸璣詩疏。陸德明釋文之類。採之六皆未盡。先甲重加綴。得十數百條。其有與兩家所引之書不同。而文宜相類。亦兼著焉。鳥所徵書。則自唐止。善書雖出自唐下。而引古籍者。亦加擇。擇治陳与却方言類聚之例。依爾雅篇目標題。以便尋檢。所引必稱某書。或羣書互有異同。或文与今本出入。則加按語。朱孔彭跋謂其尚。有讀方言小記。分略例校。議。逸文。雜識。諸篇。可謂勤矣。

續修四庫全書
續學齋刻本

國朝徐乃昌撰。乃昌字積餘，南陵人。光緒甲午舉人。官江南鹽巡道。杭大宗補方言之遺，周依爾雅類次。漢以前諸俗語言之異略，備程東治從之。引據亦頗典核。乃昌復為之攷徵鈔納，其錄之一眾經音義者，多至八十餘事。四庫提要議杭書引過隘，為玉篇引倉頡篇楚人呼龜曰寤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續揚雄所缺而俱佚之。全謝山議方氏通雅不能審別偽書，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所引多舛。胡處校通雅與張君書，亦謂書中可補引不盡載書名。近人又謂杭氏所錄說文為是部逆下，閩東曰逆，閩東曰迎，人部作目下，東齊堵謂之倩，方言已見。擒稍啞曉諸條，亦与方言複。杭氏錄女部姐下，蜀謂母曰姐。江寧程先甲又錄廣韻姐，羌人呼母似廣韻。本說文惟蜀与羌略別。婿下，楚人謂女弟曰婿。杭程皆未錄。先甲錄玉篇婿云，貴切。楚人呼妹似玉篇。本說文加切音，大抵隨手攢拾。此等皆所不

免。乃昌撰集較為精審。陳慶年序亦稱其依爾雅以差義類，一如杭氏之舊。倫族畢紀，聲陳可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左傳服注存二卷 蛾術堂刻本

國朝沈豫撰。豫字補堂。秀水人。春秋一書。左氏為

備。漢儒注解。服氏為精。徐遵明得永嘉舊寫。手

撰義章。崔靈恩著條例。以明之。虞僧誕作申杜

難服。通形譎。至隋服義。寔微。豫綴續。散佚多

本。余氏黃客鈞沈本。因元年以滅狄滅霍滅魏

注言史記注三十九。并言元和郡縣圖志十二

者。一事而兩書各引也。義二十三年傳廿九年

傳。引馬氏棟左傳補注。哀十四年。引余氏文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音義之說。附錄公羊文十有三年。經義二年。經

引惠氏棟九經古義。穀梁莊二十有八年。經引

惠氏士奇春秋說。成元年傳。引劉氏達標穀梁

廢疾申何十年傳。引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尤

能詳人所略。羅溶序稱。為稽古者之奇瑜。業左

者之寶筏焉。

校注字鑑五卷 袁殿堂校本

國朝方成珪撰。成珪字國憲。號雪齋。瑞安人。嘉慶

戊辰舉人。歷官海州學正。寧波府教授。精究倉

雅。尤嗜籀文。古籍以李文仲字鑑一書。述古準

今。詳加攷訂。每字錄取音義。注明出處。復得錢

廣伯校本。旁采近儒辨論。參校成書。四江逢字

下。謂說文有逢無逢。孟子逢蒙。荀子淮南史記

龜策傳。揚子法言。皆作逢蒙。莊子山木篇作逢

蒙。呂覽具備篇作逢蒙。漢書藝文志王褒傳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作逢。門鹽鐵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孟子乃作

逢。爾五支羈字下。謂古羈旅之羈。與馬絡頭之

羈。無二體。廣韵以羈為絆。馬絡以羈為寄。強分

形義。非古也。敬字下。謂說文敬。敬分部。義訓各

殊。此乃牽混為一。誤矣。禕字下。謂說文禕。敬都

也。周禮王后之服。禕衣。謂畫雉。許歸切。若不全

錄其文。當云后服又敬都也。此疑有脫誤。具見

精確。原書有自序。顏堯煥序。于文傳序。唐泳涯

序。其云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誠

有志於小學者。為黃潛序。澤存堂漏刻其名。成佳乃謂此敘姓名俱佚。則失之不考也。

古今字詁林證一卷袁殿堂校本

國朝許瀚撰。魏張揖以廣雅續爾雅。埤倉補三倉。以古今字詁林說文。取古今字辭不同者為之訓詁。唐志作古今字訓。書已久佚。瀚用小學鉤沈輯本。先引許君說解以明異同。次於古今字辭。求其所以為古所以為今。及古辭今文同條共貫之誼。以形誼明其演變。以聲音證其通轉。謂句古音真部。川文部音最相近。徇巡義又同。說文雅與部。黃同字。靡聲為聲。古音同歌部。

撫一訓手指即指麾之義。故同字。凡民聲昏聲文聲之字。古多偏旁互用。民真部。昏文文部。音最相近。悠閑義亦一貫。故同字。識為常。所以識別之。則人可見而知。故又為知識。古者志誌惟常用識人之知識。志向記識一義相貫。連聲要聲。古音同葉部。偏旁可互用。古敏吏交接蓋止用吏。吏便捷接古皆一字。類為類仰字。府為歲府字。而音同。僥為或辭。俯為俗書。皆後起字。說文等字皆皆之字。三字皆从弓得聲。古音屬

魚部花字化聲。屬歌部。非古音。鵠字從為得聲。
亦後起字。方言借為為衣。俗又加白作鵠。璩
本借妻冒字為之。乃紛紛加玉加甲加虫。干為
犯。奸為犯。婦干義廣。奸義狹。奸不得為奸。之古
文均究極本原。不苟同異。各條多入王勣。葉友
語。當時曾議刊。以非定本有待。此本為丁惟禔
手錄。惟禔日照人。己丑館選。小教習為福山王
文敏。懿崇。舊有篆刻許書之約也。甲戌八月。刊
入山左先哲遺書。

爾雅啟蒙十二卷 咸豐元年刻本

爾雅。正甫撰。正甫。歸安人。精地輿。風角。尤喜聲
音訓詁。文字之學。此書為啟蒙而作。以爾雅說
文相為表裏。從形聲以知假借。從假借以知轉
注。釋詁。說文下。引書。哉。生。明。即云通作才。說文
才。草木之始也。又通作載。詩曰。載見辟王。晉江
陳慶鐘。謂尚書大傳。茂哉茂哉。釋文。或作茂才。
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往才汝諧。哉。生。魄。晉
書。夏侯湛傳。作才生。魄。詩。陳錫哉周。左宣十五
年傳。作陳錫哉周。是才哉。哉。古通用也。聲下引
詩。肇基王迹。即云通作兆。孟子曰。為之兆也。慶
鐘。謂肇。乃肇之假音。說文。肇。始。開也。詩。后稷肇
祀。禮記。表。記。是。肇。兆。古通用也。駿。下引詩。駿命
不易。即云通作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又通作
俊。夏小正。時有俊。風。慶鐘。謂玉篇。駿。馬之美稱
也。馬。大為駿。故駿有大義。詩。駿極。中庸。引作峻。
極。駿。發。釋文。駿。本。或。作。浚。書。俊。德。大學。作。峻。德。
然則駿浚峻俊皆通用。專言則駿馬之尤者。俊

人之大者。峻山之。大者。浚水之。大者。而統言
則同聲相假也。得廢錦此序。而正甫之書非
妄作矣。

讀史大略六十卷附錄一卷道光乙巳刊本

國朝沙張白撰。白字介臣。號定峰。江陰人。諸生。肆
力於學。尤邃於史。開闢以迄元季。次其是非。得
失。窮四十載而成。辭慎義嚴。能補涑水考亭所
未發。康熙中。張清恪伯行撫吳。將進呈而未果。
後莊有恭嘗錄一通。亦未以申於朝。海寧蔡述
謂與元胡一桂古今通要。明邵寶與相頤。自
序謂如桑林身禱。太王翦鬻。司馬遷先黃老。王
旦不諫天書之類。以意逆志。曲為辨雪。發明陳

承祚身為晉臣。受魏禪不得已。帝魏黜蜀之苦
心。溫公廬陵紫陽身為宋臣。不得已。仍宋太祖
薛居正梁唐晉漢周之謬。子晉有史略一卷。附
之帙中。其謂唐趙宗儒勸文宗慈儉。恐觸忌諱。
忤權貴。外示獻忠。內懷姦鄙。古今最可恨者。此
一輩人。與張禹胡廣同一衣鉢。可謂快論。謂金
元之禍。始梁子美。子美為河北都轉運使。侵漕
計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獻。漕臣進羨餘。自子美
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之契丹。契丹嗜其利。虐

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構釁。實基於此。亦獨到之言。於唐德宗謂其用小數務小察。懷疑以待臣工。而爵賞不能不吝。含憤以待羣下。而刑罰不容不嚴。初心未嘗不欲生為英君。歿身令譽。有血氣之剛。而無學問之助。後之人君。非無大為之志。而內無正誼明道之功。外無昭德拂違之位。禍亂之來。不減德宗。至於時窮勢竭。雖有堯舜之心。不免赧獻之績。則以其所挾持有鄰於德宗者也。此有感於明崇禎帝。不勝欲速見小之私。不得已而有身殉社稷之慘。讀書論世。有以見其言外之指矣。

讀史提要錄十二卷 乾隆壬辰刻本
國朝夏之榮撰。之榮字美崇。號禮齋。高郵人。由進士官教諭。乾隆丙辰召試博學宏詞。授檢討。是書斷自漢史。迄於元明。於國勢之興衰。政治之得失。人物之純疵。邪正。有得輒記。自謂在京師與同年陳白山。齊息園。上下其議論。歸田後復與茹三樵。侯起村。商榷折衷。提其綱要。大旨平易近人。不為胡致堂之刻。亦不至如尹起莘之膚淺。然謂馬鄭解經太瑣屑。遂一轉而為何鄭之清談。唐滂制行太峻厲。遂一轉而為嵇阮之放誕。大如時文批尾中語。遠於事情。比之于填行讀史漫錄。猶為遜之。以視魏封子願。實人之博覽遐稽。則不逮遠甚也。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乾隆丁未刻本

國朝王鳴盛撰。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乾隆甲戌第二進士。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左遷光祿寺卿。以海虞毛晉所刻十七史行世已久。從未全校之一周者。為改謄文補脫。字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蹟。詮解蒙蔽。審覈踳駁。謂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法戒待人之自擇。不必強立文法。擅加予奪。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當考其事蹟之實。年經月緯。都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條析無疑。而褒貶聽諸公論。於一史之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而得其異同。又取釋史叢說以證其舛誤。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計史記六卷。漢書二十二卷。後漢書十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四卷。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卷。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卷。新舊唐書二十四卷。新舊五代史六卷。列論史家義例。略為微言二卷。主於校勘補正。審虛實。辨異同。

前人糾謬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擴擴尤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也。錢氏大昕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鳴盛與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研經一以漢人為師。而此書辨博詳明。又與廿三史攷異相上下。可謂述作之選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攷一卷 嘉慶庚辰刻本

因朝錢大昕撰錢同增補同字同人嘉慶十五年
舉人書館議叙以知縣選用大昕選于史學精
于推步因修史天文志有閏改朔改爰仿其例
撰遼金元四史朔閏攷蓋宋時憲術十一改遼
斤改三改元亦三改所以甲子不殊朔閏互
是其跋數學九章略云此書言漏刻而千十一
月丙辰朔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此九
詔據當日稱日確乎可信者也而元郝經緯亢

續修四庫全書

部

行載丙午歲十一月十五日辛未星異則是月
當為丁巳朔相差一日蓋元初承用金趙知微
術置朔與宋朔不盡合而前人未有攷及此者
采之正史墜釋官野史證以金石各刻并名人
詩文集時及成書以嘉慶九年十月卒遺稿未
全弟子李銳為之增補姪同精於攷核於核算
之學亦能究其原本更取正雜諸史覆加編次
證以羣書金石中之有關於四朝者參互攷訂
凡書數百種金石二千通備閱釐補其非月朔

而有干支可以遞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
之射柳及擊球升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
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偽齊劉豫用金正朔其
朔可攷金必相同檢閱推算計所增者一千二
百餘條嘉慶二十五年阮福刻于廣州跋稱同
人推至至元以後及明而止至元十四年滅宋
之後無所謂互異且是時用郭守敬授時曆朔
閏不惑何考之有刪至元十四年以後之朔
至宋德祐而止付之梓人其謂遼時與梁唐晉

續修四庫全書

部

漢周宋各自為術而遼之耶律儉陳大任確同
用祖沖之大明術又時有抵牾故遼志攷閏朔
以著誤然遼制國人制作不得傳於鄰境無
籍可徵儼與大任不同之所以然其詳不可攷
當時就賈俊所進之大明術以著二改而已敘
述至為精審

廿二史劄記三十卷 湛貽堂刻本

國朝趙翼撰翼有 皇朝武功紀盛已著錄自貴
西乞養歸優游林下者餘三十年著述凡十餘
種而廿二史劄記尤為人所稱述自序謂釋菜
脞說與正史歧互者修史時棄而不取必有難
以徵信之處今或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
有識是以多就正史紀傳表志參互勘校摘出
抵牾以俟訂正錢大昕稱為論史特識師古以
後未有能見及此者所記多發大端凡古今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會之遞變政事之屬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
故者必稽合史傳賅貫首尾緯以議論得失昭
然其論作史年歲謂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
年歐宗修新唐書亦十七年溫公作資治通鑑
凡十九年司馬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
史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
元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
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為史家最
明史自康熙十七年至乾隆初始進呈閱六十

年日久功深最為完善誠作史者所宜
知也惟論武后納諫知人其視懷義易
之等不過如面首之類人主富有四海
妃嬪動至千百后既身為女主而所寵
倖不過數人固亦無足深怪故后初不
以為諱并若不必諱也立論乖謬當時
何無人見及俾令刪除留此痕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鑑評別錄六十卷 光緒乙巳刻本

國朝黃恩彤撰。恩彤字石琴。寧陽人。

以溫公通鑑論斷無多。或于理為長。于事未極。胡身之注所論。好以成敗論人。每加糾駁。各以條記。錄成是編。辨其事之得失。因以度史家所書之信否。事有似是而非。非者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人有一代所推千秋所重。而未免名過其實者。功有冠乎一時。而未免因人成事者。政有咈乎眾論。而卒不出所規畫者。言有切中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弊。而當日實不能行者。所評以此為標的。當時度勢。期得其真。先著有兩漢史斷。三國書法。故漢魏稍略。晉後加詳。自謂用力頗勤。然學無本原。辭多淺率。如謂侯遇害而呂蒙遽卒。未幾函首界親。而曹操亦薨。豈會逢其時邪。豈侯之靈有以奪其魄邪。又謂身之云。史以欽死為王凌之出。信乎。僕果能然。固忠勇之鬼也。竊謂豈惟凌能為崇。吳壯修為呂蒙暗算。而蒙旋死。迨孫權函首送洛陽。而操即死。蓋皆侯之靈有以

奪其命也。以言史識。誠管彛之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紀事約言二卷 光緒七年刻本

國朝夏勤埔撰。勤埔字陽孟，江陰人。思貢生，煒如子。諸生。取袁樞陳邦瞻之紀事本末，自春秋後以迄于宋，據其編次而條記之。其謂治河不思所以疏導而防塞之，此河之所以決也。官制原可更正，特治道不明，雖正何益？可謂要言不煩。論漢議謂英宗先正東宮，始繼大位，以帝統所在不顧私親。司馬光立議甚正，惟欲尊漢王以高官大國，則非是。王廷皇伯之稱，更為謬戾。宜韓琦歐陽修曾鞏不服也。程頤欲不稱親而加禮，專為皇伯父。漢國大王，猶廷意也。勤埔謂英宗久為仁宗後，上承大業，非漢王所得私。特係漢王所生，何可稱為皇伯？且子爵父，宜仍昔日封號，稱本生考，而稍殺天子之禮，以祀之。順得情理之平。汪宗沂謂宋孫氏，唐史論斷，篇帙不多，而論定持平。非近世偏舉一端，任刻嚴疏略之見。鯁鯁然以翻案為能者，比是書足與孫氏相頡頏，亦定論也。

達齋春秋說一卷 曲園雜纂本

國朝俞樾撰。是書於三傳多所專主，論衡人主晉主公穀之說，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自相推奉，大亂之道，不問其當立不當立，苟以其得眾而遂予之，則天下之亂自此多矣。荒遠之國，君臣之分未見明，或由眾人推擇，遂為之長，歲食其奉而治其事。若傭焉者，難與語春秋之義。謂春秋譏世，知其說始于公羊。古者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家，民服事其上。孟子所謂故國者，非謂真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封建廢則世祿亦廢，遂以孔子為譏世，則未明乎古今之異勢也。論極精當。論文之十四年，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至十八年，書齊人弑其君商人，謂商人以其君為可弑而弑舍人，亦以其君為可弑而弑商人。首尾五年，曾不旋踵，曹氏篡漢，此禪讓之名。錫文讓表，真善可以欺後世。未幾而晉宗齊梁，勸進禪讓位，善出一手。春秋為記，賊戒者至深切也。論公薨于楚宮，謂襄公一至

楚國乃慕其居處。初為楚宮舍。必寢而卒。竟于是。墨子所謂舍其文軒而竊鄰之敝輿。祖父之所留遺。少小之所便習。棄善敝徒。遠代之物。異域之器。則拱璧視之。古時殊方異俗。奇形詭製。聖人擯之而弗御。絕之而勿傳。邦國勿賴其用。攻工勿詳其法。蓋不欲示天下以異也。尤有慨乎其言之矣。其論鄭伯克段于鄢。謂段不言弟。失弟道也。鄭伯書爵。予其能討也。明乎有王者作。必先討其門內之亂。而後可以治天下。雖未

必盡合經旨。持論亦自正大。宋儒說經。往往以此也。

俗言一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李少通俗語難字。張推諉俗音。顏愍楚證俗音略。李虔續通俗文。新舊唐書皆列之。小學。齊召南嘗謂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數。代各不同。春秋則名從主人。傳自為說。昆命元龜。六日不詹。終葵掉磬之解。伊緩矢台之稱。聖人之經。亦有所謂方言者矣。大抵字必有物。物必有義。謠俗語言之異。亦多原本經傳。無不有名可稱。有文可紀。是書攷訂俗

語。又記各書所載方言。注其出處。浙江采進遺書目錄云。未詳撰人。李調元以焦竑所刻升菴外集有俗言。與此本相同。定為慎撰。書中屢數條。有薛君采禮語。予云。君采名蕙。正德甲戌進士。官郎中。嘗與慎論詩。有合以議大議罷歸。是書之為慎撰。亦一證也。

蜀語一卷 西海本

明李實撰。實四川人。進士。梁書沈約傳著通言十卷。通志沈約俗說三卷。俗說當即李傳所謂通言。通志又有梁劉勰釋俗語一卷。今均不傳。顏師古以世俗之言多謬訛。故質諸經史為匡謬正俗。多論俗語相承之異。千頃堂書目有陳士元俚語解。福建通志書自有王之珂閩音必辨。今亦未見。實亦自謂生長田間。習聞蜀語。釋義切音。皆有典據。官長曰崖。則證之唐語林。編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曰漢。則證之宋書。詫其多曰移夥。則證之史記。老曰老革革。則證之三國志。冒鼓曰鞞。則證之呂氏春秋。木石牡曰纂。曲謂之蛭。則證之攷工記。塵垢曰垢圻。則證之山海經注。夏日蒸而曰偏凍雨。則證之爾雅楚辭。間引楊升菴說升菴外集亦有俗言一卷也。

說文解字錦錄一卷 澤經堂刻本

國朝萬光泰撰。光泰字循初。一字柘坡。秀水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旋中。是年舉人。昔相水作凡將篇。子雲撰倉頡訓。秦諧聲會意。細入豪駿。故能巧攝形似之言。深窺幻冥之域。許書十四篇。理羣類。解謬誤。詳簡意。與古藻紛披。光泰撮其單詞。僞為耦語。分天地人動植宮室器衣食形神氣事言等門。因文表質。隨手應心。用劉彦猷文心雕龍語名曰說文解字錦錄。嘉慶丁巳。仁和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堯春重校付刊。謂於說文為初辭。於小學為支流。讀者沿波溯源。可弗視為詞章之學。而為達神指之一助。至於主階始。廟叔鮒。楚烏。麥。一。米。二。隄。丁。左。行。曲。波。聚。削。積。勒。經。之。字。成。抽。黃。對。白。之。工。非。徒。以。說。文。錦。字。之。類。鉅。訂。典。故。襲。續。舊。聞。者。矣。

正齋彙錄卷之六 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自序謂隸草行楷去古逾遠字學日漓音切復各執一家未有定論賴本古人之字書韻書以訂近時之舛隨時得隨錄以成是編攷明代以博雅喜攷證稱者楊慎好偽託以售欺陳耀文好蔓引以求勝焦竑多牽綴佛書傷於蔓雜方以智以不能審別偽書所引亦多舛錯國初顧嗣始一掃空談詳密周至多憑私臆決之失乾嘉諸儒起而繼之由聲音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字以求義理詞必有徵擇精語詳調元之學以新都為宗於古人初制文字之原始辨別傳說之是非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皆所未逮奧博不及華乘通雅而大辭近之其辨點畫審音義引據諸書旁稽謠俗亦不多可采至所撰六書分豪僅斤斤於一音之訛一畫之舛而形聲事處之分古今流別之故概未之論尤不足錄矣

越言釋二卷 鈔本

國朝茹敦和撰敦和字三樵會稽人宋趙鼎向來方言之初日用者作同聲錄毛奇齡以越俗方言每證以古音古訓多與法言韻相發明凡居平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韻多有之略為筆記作越語同聲錄乾隆中胡文英作吳下方言攷又以吳音證之經史諸書凡街談里語援古證今求其意義之所在是書用竟與三書大略相同其謂越言經緯緯字作予之去聲蓋支微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虞之通難之托卵越人作步音為蕭豪魚虞之通具見心悟越人謂睡醒為一覺詩尚寐無覺是也而乍睡乍醒謂之忽於經無攷毛詩作寤謂字出唐韻敦和謂升菴楊氏六書索隱直作忽其說為長不必另製一字所見亦直截了當然大覺小覺皆謂之忽常語類爾不獨吳越間人為然也

字林異同通攷四卷六書辨異二卷補遺一卷

刻本

國朝湯容燭撰。容燭字豫亭，瓚梅湖鄭縣人。宋李從周字通，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取俗之所易，而察焉者，以點畫偏旁，粹為目，而質以古。然如回字收於中，字類臣字，巨字臣字收於目字類，東字收於里字類，於篆文隸書均不相合。明葉秉敬字鸞，謂子母相生，形義支蔓，大抵主母而役子，率子以從母，若形近義殊，如鸞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眉目膚髮，了無差別，而伯仲後先，弗為清也。非其母誰能識之？察乎子母相生之微，而引伸觸類，該以韻語，惟謂抽字不從由，咽字不當從因，琴上加一對，內從干，勇本從角，而云角力為勇，稷古文省作畀，而云與槐柳同，皆不足依據。甚矣著書之難矣也。容燭分析三籀，檢六書古今正俗之變，點畫異同之辨，各以類分，略如干祿字書復古編，即音涵序，謂讀書必先識字，有古今有正俗，古與今猶可通也，正與俗則多有不

可通者是編專辨異同，簡約易明，是為初學讀書之津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段氏說文注訂八卷 武昌局重刻本

國朝鈕樹玉撰樹玉深於說文之學錢大昕高足也著新附攷反攷異曾就正於段玉裁玉裁說文注徵引極廣鈎索極深學者推為文字之指歸肆往之津筏樹玉亦重段氏學而不欲強為己說以傳合古意謂段氏多所更張非許書本來面目為之平議以正其誤序中所舉六端略謂許書解字大都本諸經籍之最先者今則自立條例以為必用正字六書轉注本在同部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云建類一首今以為諸字音指略同義可互受凡引證之文當同本文今或別易一字以為引經會意字者李乳浸多今有音義相同而及諸書失引者輒疑為後人增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引說文多誤韻會雖本繫傳而自有增改今則一一篤信可見其訂正之大凡書中舉正皆有依據此謂玉篇秘古文作環不引說文廣韻環汗簡古文四聲韻所引不足信六書故引唐本有不足信者个升等字是也第為俗字正義

所引說文多誤蓋引自他說未必檢尋原書佩觿所說多不足信段云六書故曰唐本說文有月部樹玉謂說文五百四十部不容妄增一部其謬可知五經文字輒立一部後人誤為原本張氏於說文甚疏不足信通俗文乃通俗不足以證說文又謂古讀非後世音韻所能限元應多采古書未必無誤顏陸引字林不引說文未可便謂許書本無古人文字非能改於段氏千慮之失有匡正而無格擊阮元序謂當與劉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規杜立傳

禮器釋名十八卷 錢坫研經書本

國朝泰宣撰劉熙釋名自叙以自古制器立象或
典祀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故
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表紀下及民
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謂之釋名論者謂
其斷名物辨典禮可因以推古人制度之遺宣
推原其意以禮器制度有三禮圖諸書而弗能
擇禮器之名尚甚參漢唐諸儒訓詁以釋名為
主分別都居一端贊三冠冕三服飾四瑞佩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舟車六旌旗七几席八主柩九著龜十邊豆十
一尊彝十二樂舞十三薪燎十四用器十五象
幣十六射器十七兵器十八表器雜集成文參
互錯綜引用原書一一注出劉熙之書以同聲
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宣謂諧聲之訓最古
如乾健坤順仁者人也誼者宜也均以音近為
訓故錦以帛金聲凡為聲者皆多義而熙云錦
金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
是以諧聲之字為會意其中頗多穿鑿宣亦多

取諧聲未免偏而不舉自序五禮之況
後儒率以兵凶置末南宋元禮以後未有
易之者亦非古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寄盧讀史記臆說五卷 光緒十年刻本

國朝楊其光撰其光字子琳武陵人官道員其光師法歸方意在即讀史以練文章然亦尚有篤論讀李斯傳謂荀卿聞斯詔卑賤辱困窮兩言不之訶責使斯成為無所不至之鄙夫善教者宜杜遏其萌讀佞幸傳謂周時綴衣之微皆必擇端人正士安得復周制中官皆統於冢宰具見史識分野之說以五星二十八宿為高貢九州用家十二建國所分隸大九州諸國不與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即以用之建國言之春秋之初尚百餘國何以十二國外皆不應星象應星象者見凶祥當修德以禳之豈不應星象者遂可滔天虐民且大梁為趙分野東井為秦分野舉周之秦趙受封之歲歲星之所臨而言於石趙姚秦何與而勒之興泓之亡亦應其象理本難通其光謂古有分度分野之說覆瓿之下豈惟方內應其躔度其說亦自有見惟書中有云陸清獻章憲宗責已訛讀者感泣遂因以中興誤以德宗為憲宗

忠宣為清獻誠大謬不鮮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史記探源八卷 宣統庚戌排印本

國朝崔適撰通字解甫歸安人以太史公時未有古文謹其所本有辨其所本無大指謂史記之文與金書乖者為劉歆所竄亂至若年代懸隔章句割裂是後世妄人所增與鈇骨所脫又有誤衍誤倒誤改為之正其文更其次卷一為序證舉要餘則依篇為次其設正文字頗有精到之處至謂劉歆奪孔子之春秋而歸之魯史自造書序百篇而託之孔子以齊魯韓詩歐陽夏

續修四庫全書

部

侯氏書為異說而壹之於所託之孔安國毛公造逸禮以下書名顛倒五經波及龍門以為佐證造為終始五德之說竄入黃帝秦始皇漢高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張耳傳十二分野變象五經皆創自歆其古文經傳是非與春秋相反以春秋非孔子作創為偽卦告則書之說竄入十二諸侯年表齊陳鄭世家竄其不書日官失之之說於左傳又竄入史記假託古文經傳於尚書為獨詳史記為某作某篇者皆據書序竄入緯

書出哀平間與古文經傳同時皆歆與所徵千數人所為左印國語本非紀年月之書其言年月亦歆所點綴一書皆廢鼎歆為天文志而託始於甘石星經猶之為三統歷而託始於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終始五帝託始於周色人帝託始於呂覽六天帝與分野皆託始於周官司服及馮相氏保章氏春秋古文則託之公穀古文尚書則託之孔安國分野之說竄入左傳國語用禮記子呂覽淮南及史記諸篇而後

續修四庫全書

部

之以漢書天文志後人復竄天文志入天官書因造學天官於唐都語以為證詩序衛宏所作古文家與今文說立異至一字不鑿空通蓋力尊今文而以古文之學皆歸獄於子駿逸禮古書周官爾雅圖讖皆所偽託其詞辨而堅自謂俞樾為本師而學說乃與廖康為近朱祖謀序推波助瀾謂古文家紀經學以亂政學言今文則於古今中外政理無所不通言古文則多所不聞祖謀於文不為作疑即通所自為也

春秋經傳相闡表發覆四卷 求已堂八種本

國朝施彥士撰彥士字容三號樸齋崇明人道光辛巳舉人官萬全知縣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分朔閏為四卷又長歷拾遺及附錄一卷援引賅博特未諸歷法唯憑排數日月故于襄公二十七年下一仍杜氏長歷疊置兩閏後此孔繼涵蕪谷有春秋閏例日食例未見傳本彥士究心實學於天文輿地肆力最深推步以嘉興徐發圃臣天元歷理為根柢謂東遷以後失歷失閏冬春上集正朔下移甚至春而日南至十二月而火西流所以孔子嘗議司歷過左氏亦謂再失閏杜征南惟憑經文朔日前卻閏月以求其食而經誤傳誤卒不可定王伯厚云春秋日食三十六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

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元史歷志所推春秋三十七事僖五年九月朔食既缺而不載桓三年七月日食既僅推得六分四十一秒又意在以經證歷未嘗指出失閏之漸惟圖臣能以歷證經著為經傳注疏辨正而其書不傳求諸所得歷法續年布算則全經日食乃得其三十四以月建名月比而核之所以知春秋失閏之有漸周正之改日與否而全經朔日由是可推因撰春秋朔閏表發覆四卷續時人傳論云徐氏據竹書紀年甲子斥班固歷志之非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於天元甲子為歷元初無是取樸齋獨推崇甚至觀其於宣四年閏七月六年閏六月八年十年十二年并閏五月則其為

遷就求合亦顯然可見漢末去古未遠宋仲子以七歷考春秋互有得失已自不能全合矧在二千年以後歲實消長之歷法而認與密合二千餘年以前紀載失真之日名此杜氏所謂度已之跡而削他人足吾知其必不然也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 通園叢書本

國朝丁晏撰晏字儉卿號柘堂江蘇山陽人道光辛巳舉人侍讀銜內閣中書是書大旨以左氏紀二百四十年之事向無左氏則事實不明并春秋之經亦無由推見至隱惜劉賈許穎服五家之注皆佚杜解成在太康平吳之後心志既侈論說多乖集諸家之說正杜氏之非跋者乃謂其先斷左氏之書信其為六國時人為田齊三晉等飾詞與杜氏為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意乖矣妄生異端非晏意也昭二十六年傳携王好命解云幽王太子伯服晏引顧亭林洪北江之說以携王為王子余臣是矣考竹書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十一年申人鄩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為携王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二十一年晉文侯殺余臣梁曜北云申侯者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始屏于申繼立于申終且為之成申不可謂非與聞乎弑矣號公明冠履大義獨立余臣輔相二十年之久而史并削余臣不書毋亦昧乎春秋之義日知錄云文侯之命平王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以殺余臣之效也當時諸侯但知冢嗣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為可誅號公之立余臣或亦有見于此杜世族譜及傳注韋注晉語泣誤以携王為伯服孔疏引劉炫說褒姒之黨立之引束皙說伯服立積年始廢又以為余臣非嫡故稱携王均

未足為據此可以補書所未備

春秋決事比一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龔自珍撰自珍字璣人更名鞏祚號定菴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由內閣中書累官禮部主客司郎中漢董仲舒通經臨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真西山論之甚詳春秋決事比之書崇文總目以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丁季黃復平正得失今止七十八事馬貴與謂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漢志言自公孫宏以春秋之意繩下張湯以峻法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與

湯傳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以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常秋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蓋自漢廷比附經義以公羊為致用干祿之書而刑書所以為禮義之旨微矣武進劉禮部達祿據經決事有董相風以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決人事備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乃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議禮決獄四卷自珍承其學效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得一百二十事為春秋決事比十一篇君道篇第一君守篇第二臣守篇第三不應重律篇第四不應輕律篇第五不定律篇第六不屑教律篇第七律目篇第八律細目篇第九人倫

之變篇第十自序篇第十一引經傳一百二十事原佚自序謂在漢司馬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明是非長於治人晉臣荀崧踵而論之曰公羊精蘊長於斷獄九流之目有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其別公羊決獄十篇頗佚亡其完具者發揮公羊氏之言入名家何休數引漢律入法家而漢廷臣援春秋決賞罰者此也入禮家矣又出入名法家自珍治春秋以後世之事出春秋外萬萬春秋不得而盡之也春秋所已具者則真如是欲使孤文集義竟其用援其文神而明之本之劉禮部者七事大書別之如公羊稱沈子女子北宮子曰故事亦漢儒林傳所謂東平嬴公等學不失師法者也

劉炫春秋左氏傳述義一卷漢學堂叢書本

國朝黃奭輯臧字右原甘肅人漢張蒼賈誼修春秋左氏傳劉歆徒尹咸受左氏實達鄭眾服虔皆為左氏學然參用公穀至杜預專治左氏晉宋傳杜學其後為義疏者沈文阿蘇寬劉炫於是又有劉學北史炫傳載春秋述義四十卷隋志作春秋左氏傳述義卷同唐志亦作述義三十七卷崇文總目春秋述義傳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為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亡宋志有述義略一卷其書久佚奭從孔疏採錄為一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本分為二卷兼輯陳沈文阿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一卷陳王元規續春秋左氏經傳義疏一卷後魏蘇寬春秋左氏傳義

疏一卷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由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監博士南史陳書儒林傳並有傳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仕陳尚書祠部入隋為秦王東閣祭酒南史及陳書皆有傳經與釋文左氏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義疏闕下秩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寬書隋唐志並不載春秋正義序云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取賈服劉君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師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習杜義而攻杜氏雖規杜過義又淺近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云云蓋唐人專宗杜注而後世又祇存孔疏先伯全書不可究志網羅放佚未能

完具考正舊疏則有劉孟晦之書為詳

康信春秋穀梁傳注一卷 玉山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國翰字竹吾歷城人經典釋文序錄穀梁

康信注十二卷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康信注楊

士勛疏引或作康信禮記正義引其說反舌事文作康

信冊府元龜康信外復出康信太平御覽引穀梁注庚

信並誤其注春秋穀梁傳隋唐志並十二卷隋志又有

春秋說要十卷唐志作左氏傳說要卷數同冊府元龜

云春秋要一卷隋志又有康信理何氏漢議二卷魏人

撰唐志作春秋漢議十卷康信注鄭氏駁釋文有穀梁

音今並佚孝經說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

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故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為子夏門

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惠棟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

遭戰國寢歲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

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

子轉相受者稱門人則穀梁子子夏猶孟子之子子

思故魏康信注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則固深取其說

也國翰從楊疏釋文及御覽輯錄為卷如討作糾蒐作

搜射作亦鍾作董官作官本多異字五麾五兵五穀說

同徐邈皆必有可承同時甘泉黃奭亦有輯本不及國

翰本之備又多不注所出之書今以此本著錄隱元年

公子益師卒傳大夫日辛正也不日卒惡也疏引康信

云益師不能防撤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

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陳澧云益師卒與

桓弑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

曰遠也此最通遠則傳疑穀梁亦嘗言之信泥此傳不

日惡也之言遂為此注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

如何以書日足以破其說矣光緒季年鳴沙石室出唐

寫本春秋穀梁經傳解詁信公上第五殘卷存一百三

十有九行始於僖公八年十二月訖於十五年十一月

不書作者姓名考穀梁信公十四年冬蔡侯肝卒楊疏

引康信曰蔡侯肝父哀侯為楚所執肝不附中國而常

事父雖放惡之而不書日也今此注正在卷中辭句小

殊此古人引書常例知此卷為康信注隋唐志不舉解

釋之名亦賴此卷之經傳之文取以校今集解本頗有

異同如十年傳汝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此無往字覆

酒於地而地賁此無而字國子之國也此子上有則字

子何遲於為君此無於字吾與女未有過切此過字作

過明則慶姬必死此無明則二字不若自死此無自字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此作春王三月十五年九月傳諸

侯五此五下有朝字又春秋相敗此秋下有自字皆可

補陸氏釋文之闕文中世子作太子治作理知是卷為

高宗朝所書此注楊疏偶有覽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

亦尚引其書蓋陳諸家書目則均未之及知天水中葉

已佚也上虞羅氏寫影印行附著於此

京相璠土地名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杜氏春秋釋例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然地名篇稱孫氏借號于吳故江表所記特畧則屬稿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晉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水經注云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隋志春秋土地名三卷裴秀客京相璠等撰唐志直題京相璠撰卷同是書久佚國翰從水經注初學記所引裴錄為帙有與杜同者有為杜所闕者中如釋垂郎在高都中人在望都郡道元一以為疏遠未足為證一以為詳蓋不免舛失如前城柏舉焦瑕窮養皆確切指言之足補杜氏之疏漏同時漢學堂經解輯本不注出處惟與杜同異詳略各條下均引釋地原文為此本所略其謂璠云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鄧城此地名不見經傳釋地土地名亦闕或以為即葵丘瀧水一條謂不見經傳釋例亦闕據水經即表水入時水雷屬齊地襄十年會吳于祖祖宋地云云杜注楚地釋例亦闕昭九年以夷濮西田益之璠云以夷之濮西地益也釋例土地名云夷濮本陳地也皆可互相參攷

賈逵春秋左氏傳解詁二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徵元伯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志傳父業建初元年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曰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名曰左氏長義又作左氏訓詁漢晉諸儒稱曰賈侍中本傳云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篇章懷注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隋唐志並三十卷其書散佚宋王應麟輯古文春秋左傳十二卷中載賈逵佚說國翰更補綴之為二卷何休公羊序賈逵緣際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與徐彥公羊疏遠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在逵之前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逵作長義奏御于帝幾廢公羊也孔冲遠謂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名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履履時絲絲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蓋自注強經以就傳孔疏左杜而右劉篤信專門多所刊落而賈服之說遂僅流為傳聞見與隋志有孫毓撰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唐志同今佚隱十一年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疏稱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於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襄十四年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疏引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是書大旨中賈而駁服國翰輯有孫毓毛詩異同評及春秋左氏傳義注謂服虔注受於鄭康成而王肅說多主賈逵孫朋於王猶評詩之見也其說信矣武成張

謝輯有言遠左傳解詁見二函堂叢書目錄未刊馬氏
此本附所輯長經章句一卷謂左氏之學傳於後世景
伯之力也

江熙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一卷 玉西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漢宣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

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

申軌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

並論此為平議二傳之權輿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穀

梁二傳評三卷不著撰人唐志題江熙玉海穀梁二傳

評今佚范甯注引十九節國翰據輯為一卷熙字

太和縣監兗州別駕范甯集解序云升平之末先君北

蕃迴軫損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

籍次及三傳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庸淺末學不經

師匠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若記所識并言其業正

義云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是也

魏晉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虞信孔演江熙程

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故曰近十家國翰謂熙

評二傳非專釋穀梁且範解亟取其說而無斥駁所謂

二三學士不在十家之列案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

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及國之道者稱子某

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及

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心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

為貴非世子也又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

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

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

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

國書集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魯日世

子也稱蒯賁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前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也明則拒之者非也劉寶楠謂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及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無稱世子之道非矣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人子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師圍戚此明是衛為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賁得罪於父豈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為伯討以正蒯賁之罪而又存蒯賁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全祖望正名論孔子以世子稱蒯賁則其字為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為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郕而郕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賁未嘗為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賁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乃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然則於蒯賁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為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皆可與江熙之說相發明故備著之

穎容春秋釋例一卷 玉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經典釋文陳郡穎容作春秋條例後漢書儒林傳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杜預集解序劉子駿創通大義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許子嚴者雖淺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達以見同異隋志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穎容撰唐志穎容釋義七卷今佚國翰輯錄二十七節謂其全書體例不能詳考杜氏亦著釋例書名與穎氏同或因其例而增修之考隋志載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眾撰春秋釋例引序一卷齊正員郎杜乾光撰亡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撰春秋經例十二卷晉方範撰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梁有春秋經傳說例疑隱一卷吳略撰今其書皆不可見矣釋文序錄稱汝南彭江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大中大許淑字忠卿親郡人注解左氏傳隋唐志皆不著錄國翰僅從正義宋輯未足成秩附著之

春秋左傳王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王肅字子邑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
蘭陵景侯有易注十卷又注尚書禮容服論孔子家語
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元其春秋左氏傳隋唐志並
三十卷今佚國翰輯錄一帙謂肅父朗有傳注十二卷
隋志別載之似肅因書增多十八卷故兩注並行於代
其本字往往與杜氏殊異杜集解非一家則異字或錄
杜而改哀六年引夏書惟彼陶唐六句以為太康時孔
傳合正義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同時董通字季直
宏農華陰人魏侍中六司農有周易章句其為左氏章
句隋志作春秋左氏傳唐志作左氏經傳並三十卷國
翰亦輯得十節其本字如昭六年士旬作王正二十等

壹作摶壹二十三年伍侯作五侯之類多與杜異而同
於賈服王肅國翰謂漢魏時古本足取正俗本之誤未
可執後行之本以疑前儒也杜預經傳集解多從肅說
史記裴駢集解引王肅作三軍注始復成國之禮杜注
亦云今復成國之禮又引王肅為仍牧正注牧正牧官
之長杜注亦云牧官之長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杜注
一雉之牆長三丈依肅說三丈為雉不用載禮韓詩雉
長四丈之說桓六年傳接以太宰杜注以禮接夫人重
通依肅說接待夫人不用鄭注接為捷謂會其母之說
宣元年傳父馬百駟杜注畫馬為文四百也依肅注以
文為畫馬而廢賈逵駟文之古訓宣十年杜注犧尊象
尊也沖遠正義引王肅以為犧尊象尊為牛象之形背

上負尊而廢毛鄭以來犧讀如婆之古訓襄二十六年
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孔疏云服虔作弊王肅作
蔽當如王為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為壇杜注除地封土為壇疏云服虔本作彈
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
疏引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也
杜用王說與鄭眾服虔謂鄭伯在男服賈逵謂男當作
南南之君竝異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杜注琴張
孔子弟子字子開名寧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
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即牢
曰子云是也杜氏此注襲用王肅家語之文孔疏引賈

逵鄭眾以琴張為子張即顓孫師鄭氏論語注牢弟子
子牢也與琴張別為二人昭二十八年傳惟此文王帝
度其心孔疏王肅注及韓詩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
維此王季杜氏亦沿用王肅之本襄十七年傳晏子曰
唯卿為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若家
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
而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
禮記雜記上疏引聖證論平仲言惟卿為大夫杜元凱
注左傳與王肅同昭六年傳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
祖高頃正義引世本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考父生
孔嘉杜依家語本姓宋父下增世子勝一代亦依肅說
也山陽丁晏謂讀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聖證論言却

則園丘園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
甫之外孫也秦始皇之初定南北郊一地一天用王肅之
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始悟杜氏阿附王肅注左
傳史記注及孔疏所引猶存其略宣九年經陳殺其大
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故不為春秋所貴
而書名孔疏引家語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
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
昏死而無益可謂捐軀矣洩冶忠直捐軀春秋所予杜氏
黨同家語致貶死節之臣魏書禮志又稱王杜議禘禴
同月金永鄭義所撰杜解集正考之最詳國翰叙錄簡
略特備丁說以見肅注之大凡

徐邈春秋穀梁傳注義一卷春秋徐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輯

國朝馬國翰輯徐邈字仙民東莞人東晉中書侍郎太子
前衛率為易音尚書音詩音春秋音穀梁注隋志春秋
穀梁傳十二卷春秋穀梁傳義十卷並題徐邈撰別有
徐邈春秋穀梁義三卷唐志作徐邈注十二卷傳義
十卷音一卷今並佚國翰據注疏及北堂書鈔初學記
輯錄一卷注義二書不能區分總以注義題之從陸德
明釋文參集韻輯春秋徐氏音一卷惠棟九經古義隱
公三年經日有食之傳云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
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注云凡所吐出
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于內疏云壤字為穀梁
音者皆為傷徐邈亦作傷糜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
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蓋如糜信之言尚
書正義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五壤為息土考
釋文序錄徐邈音三卷系之左氏據楊疏及惠氏所引
則實為穀梁作音也本傳稱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范
為集解引述獨多國翰謂其書辭理典據實有可觀亦
以為豫章時採求風教邈與甯書極論諸曹心折有素
序所謂二三學士者徐當其選不當屬之門生故吏及
列於所譏近十家中如楊疏所云誠為論也

公羊嚴氏春秋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漢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嚴安樂俱事魯眭弘字孟符節令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為宣帝博士至左馮翊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授同郡公孫文及同東門雲洪适隸釋漢嚴詵碑宋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詵字少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云云足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為之章句而志不錄馮君名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唐志五卷嚴彭祖述今佚國翰從孔穎達春秋正義徐彥公羊疏及通典引馮君嚴氏春秋章句合輯為卷並附錄漢書儒林傳據諸引者編嚴氏春秋標題為彭祖即酷吏嚴延年之次弟傳稱其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固方正之士也

春秋公羊顏氏記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漢顏安樂字公孫一作翁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為齊郡太守丞漢書儒林傳稱安樂事眭孟授淮南泠豐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琅邪完路泰山冥都皆事安樂故顏氏復有完冥之學泠豐公羊疏作陰豐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漢有莞路為御史中丞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周禮冥氏鄭司農云讀若冥氏春秋之冥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路授大司農孫寶豐授大司徒馬宮及大司徒左咸徒眾尤盛漢志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國翰從徐疏及隸續襄輅七節附錄本傳為一卷鄭氏六藝論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臧公臧公弟子眭孟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漢書謂臧公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後漢書云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二說不同眭孟蓋學於臧公而成於孟卿也陳壽魏志漢儒傳注必先考其家法然後異同可辨鄭君先事京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故注禮易用京氏公羊春秋用顏氏亦可以證其淵源所自矣

春秋穀梁傳章句一卷 王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漢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皆為博士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皓星姓也亦作浩星沛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選郎十人從受更始本自事千秋甘露元年召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執伊推宗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望之等十人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于大司農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春秋隱九年佚卒穀梁傳曰佚者所佚也疏云徐

邈引尹更始云所佚之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經典釋文序錄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隋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已新唐志題同隋志云尹更始注舊唐志題穀梁章句十五卷今佚國翰謂漢儒傳穀梁者惟更始及劉向有書劉書隋唐書不載范注於劉佚說皆明標劉向隕石于宋五注引劉說疏引舊說云與劉向合明非劉氏說矣且尹在漢為穀梁博士名在慶姓之上又獨有著書則凡引穀梁說及舊說者皆尹氏章句無疑並據合輯為一卷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錢大昭曰長樂戶將不見表長樂者太后宮也太后宮不置光祿勳蓋統於長樂衛尉矣

春秋穀梁傳說一卷 王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漢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初立穀梁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嘗諱論五經於石渠宗室忠直明經有行少子歆好古文春秋左氏傳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國翰謂儒林傳云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不言撰作隋唐志皆不著錄惟晉書五行志引劉向春秋說范注楊疏並引劉向則劉氏實有書蒐輯十六節其說多明災異與所記洪範五行相表裏云考漢書五行志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然著災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或說傳字或作

傳讀曰附謂附著是也晉志所謂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班志先引尚書洪範文次引伏生五行傳次引歐陽大小夏侯等說以下歷引春秋及漢事所采皆仲舒向舒說雖其說錯互不同皆舉遠明近明於天人之故欲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禍過則禍消而福至春秋繁露有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諸篇惜子政傳說僅此耳元帝永光元年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祭伯來穀梁傳以為來朝公羊傳以為來奔此用公羊說公羊經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威之以說勝何休以春秋當新王因天災樂器示周不復

興之語傳贊稱向直諫多聞其言有補於世說春秋亦
未嘗主一家也

劉歆春秋左氏傳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左丘明作傳以授曹申累傳至梁太傳賈
誼趙人賈公從誼孫嘉傳其遺學劉歆子駿後尹咸及
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
而已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以為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左
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哀帝時與房鳳
王龔歆立左氏為師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國翰
謂歆左氏章句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後正義釋文
輯二十節其說多與賈逵穎容許淑並引則三家皆祖
述劉氏者也傳稱歆數以難向考向遺集戒子歆曰今
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慶也又云告歆無忽若未有異
德豪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帛者在門質者在閭
有憂則恐懼慎事則必有善而遺福也向極諫外家發
憤惻惻而歆見重於莽遂為國師何焯謂漢書載其改
名於哀帝時以見歆樂禍非望不能乃心王室匪獨左
穀之達也至於西京博士皆以左氏不傳春秋今左傳
有或書或不書及所謂五十凡者皆發明經義于筆削
之理昭著日星安得謂其自為紀事之書非春秋傳為
公羊學者求其說而不可得遂遂私臆謂其文為劉歆
增益伯山仲師歆扶左氏抑之而不言景伯子慎欲抑
眾家尊之而愈力是則黨同師之學妒道藝之真執偏
見之鄙心啟後學以疑古正子駿所謂綴學之士信口
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者矣為氏方細謂歆所

撰又有春秋左氏傳條例蜀志尹默傳默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王氏聘珍謂後漢書鄭興從歆誦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三統歷歆所撰而左傳條例亦劉氏之書使興為作章句訓詁耳朱竹垞未之詳考故載鄭氏條例章句訓詁而不言劉氏原書當據蜀志補入經義考錄此以見子駿之有功左氏不可言以人廢也

鄭眾春秋條例章句一卷 王西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後漢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太中大夫連勺令興子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建初六年為大司農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隋經籍志鄭眾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唐志有鄭眾條例章句九卷今佚國翰輯錄為帙即依唐志題之業與本傳少學公羊春鑠晚善左氏傳通達其旨天鳳中從劉歆誦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尤明周官長於歷數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馬融列傳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經典序錄曰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達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綏氏杜子春受業于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多往師之今康成所注周禮多引子春及二鄭之說春秋時周禮在魯左氏魯人而善于禮傳中援禮最詳所稱先王之制先王之令典皆是物也眾有周禮解詁此書亦承劉氏而說與周禮互發知左氏周官多有可以會通參校者矣

春秋傳駁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後魏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齊郡益都人賈思同仕明為侍讀授靜帝杜氏春秋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意未能裁正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立可觀梁崔靈恩先習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陳王元規從沈文阿受業通春秋左氏自梁代諸儒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凝滯張仲樸春秋義略異于杜氏七十餘事隋以前南北之難杜者不一唐初奉敕刪定時未盡供也思同駁衛難杜及衛難秦釋之書隋唐志並不載國翰從正義輯錄為卷據史題賈思同撰姚文安秦道靜述謂正義以劉炫為本炫北人引稱及之故得勳存云正義所引蘇寬春秋左傳義疏有釋衛冀隆難杜二條意蘇為北儒思同道靜之流也

春秋決事比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董仲舒廣川溫城人史記本傳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漢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王元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廷尉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二十三事動以經對即其事也隋唐志尚有十卷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十卷今佚國翰從禮記正義通典藝文類聚白帖御覽等書緝為一卷從隋志入春秋類纂露精華篇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罪者罪特重本直者其罪輕野客叢書引春秋決事比無子拾遺事云乙為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此語甲甲戚屬乙甲當何罪曰甲無子振活養之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與通典東晉喬賀妻于氏上表所引略同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姁姬閱之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所以崇父子之親書皋陶謨何憂乎驩兜史記集解引鄭注禹為父隱故不及鯀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白虎通五行篇云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歲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諫諍篇君不得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故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南為主也詩譜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

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者在周公成王之時則是彰其罪非隱之故為隱推而上之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實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耐達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大匿妻夫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晏遷篇為人子者致孝以承父業父有非則子逃匿之故父沒則不改父之道春秋譏毀泉臺為其墮先祖所為揚君父之惡也論語皇侃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陳立卓人謂仲舒舉疏以見親乞養可隱則親子可知漢律即有親屬得隱之令子私其父弟私其兄固天理之自然而古今之通義矣許止父病進藥一條仲舒略發其端昭公十有九年許世子弑其君買公羊傳云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誠子道之盡也穀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又曰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注云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墨子非攻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墨氏此論可謂知言其後漢書李固傳子罪莫大於累父補注云親病嘗藥義見墨子六經當有

明文而逸耳許世子心志不通不知古人親病嘗藥之義及其親子罪莫大於累父故不弑而書弑與范甯之注不合蓋漢義也此皆足與決事之義相發明特並詳之

國朝馬國翰輯隋劉炫作春秋左氏傳述義又摘杜義之
朱自居諱友隋志附於述義四十卷內唐始分著規過
之目杜注外眾說有未合者作攻昧以駁難之取春秋
左氏宣十二年傳兼弱攻昧語也北史本傳載十卷隋
志不著錄唐志十二卷今佚國翰以孔氏正義引杜難
賈逵何休服虔及或說反覆摭拾為攻昧之佚文輯錄
成卷公羊傳無點周王魯之文乃何休解詁中語公羊
疏引賈氏長義云公羊以魯隱為受命王點周為二王
後名不順則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
王周天子見在而點公侯是非名正而言順也如此何
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為忠信何以為事上何以誨人何
為法何以全身如此若乃為通乎如賈所言則其說不
始於休五始之說公羊無明文在西漢時已有此說亦
自休始蓋休好異論作新意因迂誕奇怪之說從而蔓
衍附成之劉氏敵謂非傳道必信之書黃氏澤亦謂大
失春秋尊王之旨服子慎春秋左氏膏肓釋病春秋漢
議駁二書及鄭康成駁何氏漢議皆亡光伯攻昧之言
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
以錄即位著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
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
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
說也陳氏熙晉謂劉君功深于公羊而開卷以難何始
然則勅公所說不獨非春秋意與非公羊意矣桓公五

年冬州公如曹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
位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太公之
勲府極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
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為上公地仍小
國善地被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
則理之不通也張氏洽謂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
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姚氏鼐以為州乃王畿世爵之公
周衰稱名尚存不能自立王之三公為公其子孫有命
之世爵者春秋則書曰公若王卿士爵未及公傳記亦
謂之公然春秋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稱公
為其臣子辭也春秋所正書周州虞郭之公皆王畿世
爵之公也周規雍冀豫三州之地相覆得方千里以為
王畿故虞在河東州在河內皆畿內之諸侯也左氏謂
之瀋于公其故不可知而必非城陽之瀋于城陽之瀋
于在魯東由魯東而奔魯者必不及越魯西而至曹而
後東入于魯惟自河內以東故必先曹後魯得姬傳此
說而知劉之難服確不可易也

春秋集傳一卷例統附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唐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叅助叔佐明春秋
攷三傳舍短取長為春秋集傳十年乃成又集前賢注
釋補以己意為集注又撮其綱目分別疏通為例統三
卷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給事中吳郡陸鴻伯仲傳
其學國翰從陸鴻春秋集傳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傳
辨疑三書及孫覺春秋經解程端學春秋本義所引彙
輯為春秋或問引集注一條六帖引例統一條附為
助之學以為左氏敘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案於
左氏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詎謂實繁宋祁譏其
不本所承自用名學後世之說春秋者多於三傳皆加
攻駁為春秋之一大厄然助書亦自有精確者桓公二
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之美孔父
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左氏論
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督之弑君由于無君誅其
心也司馬則然傳明指為督罪孔父之誣辭若目逆孔
父之妻于路特為督殺孔父取其妻張本杜預扶其弑
而抑死節之也大夫于仇牧則曰不警而遇盜于荀息則
曰從君子惡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而
禍及其君自左氏言之弑其君而及其大夫義在罪督
自杜注言之殺大夫而及其君意在罪孔父此預之意
非經意亦非左氏意也顧炎武曰諸侯卒必書名大夫
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桓二年孔父嘉為司馬孔父
字而嘉其名杜以孔父為稱名劉炫規過謂諸言父者

是字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稱字公穀以孔
父為書字左氏亦未嘗曰書名也劉公是創為君前臣
名之說以為已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葉夢
得謂此禮之施於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謂哉古
人名字相配名嘉者皆字子孔如儀父杜注以為書字
孔父不應是名孔父先無氏孔者孔父子孫始以字為
氏聖如孔子實以先世之名為氏春秋時未有單稱父
之一字以為名者儀禮鄭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字或作
父父果是名則孔父世有弗父宋父正考父後世有木
金父祈父當皆是名是孔父之先後世同一名也穀梁
曰孔氏父字謚也集傳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
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
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此與劉炫撫杜氏之失
以通經旨者略同陳直齋謂叅助氏不可沒自是持平之
論統當作統例國翰誤也沿新唐書儒學傳之誤也

春秋闡微集類義統一卷 玉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唐書啖助傳趙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初從啖助學與陸贄並為高第助卒贄與歸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贄與會之號纂例輯匡為趙夫子匡序謂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中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尋纂述僅畢未及詳自爾即因尋繹之次心所未安隨而疏之陸鴻春秋集傳纂例又稱其書為春秋集傳損益當時柳文惠嘗稱匡知聖人之旨唐藝文志不載章拱之謂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逸朱氏經義考標題十卷今此闕本亦少傳陸鴻所撰纂例及微旨辨疑每引其說孫覺程端

學及劉玉春秋經傳闕疑亦引之國翰合輯為卷桓公二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通於大國結好息民故書字春秋繁露爵國篇傳曰氏不善人人不善名不善字凡四等命曰附庸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氏者十五里周有王子克楚有闕克並字子儀與邾子克字儀父皆名字相配邾儀父蓋附庸之書字者匡謂儀父亦名也魯季孫行孫行父晉荀林父亦以父為名儀父附庸之君非有勤王之善縱其自通於大國亦自利爾有何可嘉而字褒之乎於公羊傳所謂褒之及左傳杜注皆行駁斥而不知董江都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匡亦未之詳考蓋啖趙之學於三傳有意求瑕多嫌臆斷致開後人疑古之漸然朱子論語集注卷二引趙伯循曰禘者王者之

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語類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禘乃合羣廟之主皆祭當以趙伯循之說為正又云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禘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伯循之說然則匡書禘之屬固不為漢儒所未發而導宋人之先路者矣陸鴻避憲宗諱改名質附識於此

國朝馬國翰輯唐陳岳吉州廬陵人十上春官先化中始
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作春秋折衷論司空圖籍其賸
博精緻唐志三十卷崇文總目謂以三家異同三百餘
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龜公武謂其書以左傳為
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元吳棫淵
穎集有後序今佚國翰從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及程
端學春秋本義所引合輯為卷書中脫誤極多隱元年
書即位書上脫不字公羊謂成公即位之意也當作立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曰不志敬也當作志不時也
莊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壬申當作庚申公
曰內不言敗何伐敗也當作內不敗此其言敗何伐敗
也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
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三傳經
文落姑之盟不書日岳以為書日誤二十五年春陳侯
使女叔來聘穀梁曰太子之命大夫也太當作天夫陽
正之月當作正月陽閔元年齊仲孫來因其事不顯者眾
案因當作無慶父不除當作不去慶父僖八年公會王
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泚左氏曰鄭未服不與會當作
鄭新服未與會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而當作文
二年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可當作有十五年宋人及楚
平當作宣十五年今三傳經文楚下並有人字左氏曰
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及楚平
左氏傳作宋及楚平楚下無人字並誤成元年作邱甲

公羊曰譏始使也始下脫邱字公羊謂四邱為甸甸出
申士三人今乃使一邱之地出申士公羊注疏無此文
出長車一乘車當作穀二年齊使國佐于晉于當作賂
十年公羊曰故曰不從郊也當作故言乃不郊也襄二
十九年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乃當作故昭二
十五年公羊曰又雪者非雪也聚眾以逐季氏也者字
當刪正月也月下脫烝字定元年春王公曰定何以
無心也下脫月字十年穀曰齊人使優俳施舞于魯君
之幕下俳字當刪齊人聞遽辟之乃盟人當作侯乃當
作將十五年改卜牛書五月書上脫下字哀十二年杜
曰兵賦之法兵當作邱因其田賦賦當作財十四年左
氏曰獲麟者仁獸獲字當刪蓋山堂章氏羣書考索所
引多奪誤國翰未能詳校以致譌奪益多所輯佚書皆
然不獨此也

春秋楚地各問一卷 湖北叢書本

國朝易本根撰本根京山人是書於漢東之國漢陽諸姬國在何地今之安陸屬漢東何國何以名郢治此地者何官遠遜雍雍何在善教二字何解漢東之國隨為大基次為誰隨與楚相終始鄭之見滅在何時杜注謂漢洎是漢水西然否後世以江西為豫章春秋應不在此確在何地以及方城申息武陟設為問答之辭一考實雖僅考楚地而楚之疆域又僅詳於臨漢之一隅然條理秩然如內貫帶亦讀春秋者所不廢也

春秋朔閏異同二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國朝羅士琳撰士琳字若香甘泉人詳桂林精曉人家言著有宣西通三卷算牘四卷士琳從之游遂以四算名世嘗以乾隆間明安圖割圓密率捷法校得八線對數表誤字因讀四元玉鑑於如像招數有所會通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如密率亦可招差以祖氏綴術不傳融會諸家法意為撰綴術輯補阮文達嘗言老病歸田喜得若香論古天算道光戊子出關課生徒肆左氏業據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益之以漢劉歆三統成七術以推演春秋朔閏依年比次並徵長歷正義洎史藥可據者附案本條釐為二卷名曰春秋朔閏異同自序謂春秋之改時改月前儒辨正已明而告朔書雲諸

多未協大率繇于置閏失者十之四舊史誤者十之三傳鈔錯者十之二術絕滅七歷互相後先則不過十之一杜氏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釋例云閏月無中而北斗衰指兩辰之間所以異于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及校其所置閏近則頻年成閏遠或距及四五年尤可議者襄二十七年損置兩閏正義曲為之解不無阿私宋氏所集七歷當是各異得失不究是非非若杜氏之少有不合輒斷經傳所論著每以聖人嘗云吾猶及史之闕文為言故是書但列同異不稽是非疑不可通關之不斷於經傳人名之論如宣十七年經書蔡侯申卒哀四年經書盜殺蔡侯申文侯乃昭侯高祖桓二年夏四月傳咸哀伯諫納部大鼎下有周

內史聞之曰威孫達有後于魯之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公使弔威文仲曰宋其興乎下有威孫達曰是為君之文文仲乃哀伯孫其間疑有一誤不獨考數日名之路奪為精數也

春秋七國統表六卷道光十三年原刻本

國朝魏翼龍撰翼龍字際雲蕭山人縣學生以祀宋二國史記有世家而不列於年表勝薛莒邾許俱無世家取春秋左氏傳所載事蹟參稽羣書編為七國統表為世次一卷年表一卷考證四卷先勝者周之同姓也以下均以爵為序禮記滕伯文鄭注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父路史以越王朱句所滅之滕係黃帝之後注引司馬貞曰滕之祖據索隱周封叔繡于滕即滕本封之地彼時已無軒轅後之滕矣薛世次見于春秋者僅獻公至惠公四世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畛至閔侯洪鄭漁仲謂其語無所經見不可信也杞之稱侯稱伯稱子三傳注各不同史記杞後陳亡三十四年十二諸侯年表楚滅陳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至定王二十四年正與後陳亡三十四年相合越絕書吳越春秋所載句踐世次與史記紀年皆不合越絕書稱無疆為楚威王所滅吳越春秋云句踐至親歷八主稱霸越祀之絕至秦始皇二十五年降越君而止第史記至無疆稱越以此散經世通鑑均于周顯王三十五年書楚滅越故無疆以後表內不復紀越本少康庶子之封國語有羊姓夔越世本以越為羊姓韋昭注吳語越語兩存其說路史分妘姓羊姓二越繹史以為別有一越皆存以備考左傳事緯杞成公以上俱不紀年與繹史異繹史言世系鄭公莒子狂是二人與左傳事緯異說苑載朱厲附死莒穆公難與列子呂覽名異事同郊公止出奔外紀似東非教

公之說為是邦與鄒非二國趙岐謂至孟子時改為鄒
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曹姓鄒魯在東遷前趙岐有魯
併楚併二說依史記世族譜鄒為楚滅在周赧王三十
四年故統表記于是年起于周平王元年以有許文公
可紀也許被鄭滅元公復見于經杜預謂楚封之何休
范甯謂許自復羅泌謂國滅而君在毛西河謂鄭不滅
其國以杜說為正大致世次主春秋經傳餘必求有所
依據未見原書者載明由某書錄入亦見於慎前此有
焦素意小國春秋但欽經文略無考訂又僅知魯滕三
國不足數矣

三傳經文辨異四卷 手錄唐李

國朝焦廷琥廷琥一名琥字虎玉江都人循子原生能讀
書傳文學是書用古人以六書通假解經之法多擇異
文各有證佐多出李鄭止趙寬夫朱豐芭侯君模諸家
之外袁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穀作魏曼多公
作魏多公羊以為譌二名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
圍運三傳皆無何字杜注謂無何字為缺文公羊傳云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譌二名二名非禮也
廷琥以為放勳重華文命皆名也文武賢臣有蘇忿生
則古有二名何休注謂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
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譌唯有二名故譌之此春秋之制
也公羊既謂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
譌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
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然定哀之間宋有樂
祁黎陳有夏區夫矣齊之君且名杵臼矣名陽生矣即
魯亦有封孫州仇矣皆見于經何獨于何忌曼多譌之
且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八年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十年封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十
有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齊皆書何忌何獨于
圍郕曼多之哀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亦書魏曼多
矣何獨于哀十三年譌之說不可通乃知杜氏闕文之
說為當持論極為明暢近人有謂名者所以定命示信
自閭史書之謚乃易之仲忌魏多輒更其名使民疑惑
邦交無據故書之則譌義顯矣忌於此一名後又更名

何志明春秋所改正也誠曲為之說矣

春秋國部爵姓考一卷補一卷 粵雅堂叢書本

國朝陳鵬撰曾刊補鵬字庶華嘉善人劉子勉士南海人顧棟高春秋爵姓存滅表國以年敘其有爵無姓者載表中難於檢閱鵬書於春秋一百二十四國分有爵有姓者五十國有爵無姓者十五國有姓無爵者十七國無爵無姓者三十二國附庸十國各國建都皆繫以見在省郡分別部居頗便初學道光丁亥曾刊為之考訂復據大事表補列陳書未載者四十三國其共鄭鄭樊劉鍾離義傳注不以為國者皆不列入謂春秋列國東坡圖說見秦刻春秋潞盧二國足補陳書所未備陳書有鄭有小邾此則有小邾而無鄭節錄其說於後文有晚誤秦氏破讀以足百二十四國之數加辨正焉較鵬原書為詳審矣

穀梁大義述三十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柳興恩撰興恩原名與字賓叔丹徒人道光壬辰舉人世之治經者多治左氏公羊阮元刻皇清經解千四百卷為書百八十餘種經師七十餘人左氏公羊皆有專家而穀梁缺焉興恩治毛詩以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遂治穀梁春秋謂春秋終於獲麟而託始於隱公之元年杜預曰因獲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此說仁矣何以託始於隱元穀梁罪桓以不宜立不宜立則罪在隱傳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是則成父之惡也如傳意則隱在惠公為賊子傳曰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廢天倫忘君父如傳意則隱於周室為亂臣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惠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託始於惠也傳曰讓桓不正見桓之弑逆隱實啟之也併明其無庸託始於桓也且惠及諸正以與隱隱乃不行即位之禮以啟桓是隱之納於邪也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託始於此即於不書公即位見之此春秋之大義也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明義首發此傳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之謂也纂穀梁大義述專從善於經入手而善經則以述辭比事為事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穀梁經文與左氏公羊異者陸氏釋文備載之此非經旨有殊或由齊魯異讀音轉而字亦分則本趙寬夫春秋異文箋以引而伸之為述日月例五卷述禮一卷述異文三卷述師說六卷述經師四卷

述長編十一卷阮元稱其扶翼孤經並為作序考邵晉涵著穀梁正義見漢學師承記陳壽祺治是經著禮說陳澧著穀梁箋及釋例皆未卒業左傳不專言例左傳條例始於鄭興賈徽何邵公之公羊條例范武子之穀梁略例皆久佚許同叔有穀梁傳時日月釋例而柳書為詳蓋專家之學先通大義而以諸例傳之陳澧謂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之義莫大於此義惟穀梁最明桓元年傳云桓無王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為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世有亂臣賊子自天子至百姓皆有責焉其人乃無所容於天下此其所以懼也天下無能治亂賊者春秋以為無王而書王以治之此其所以為天子之事也此春秋之大義也舉此以序興恩之書而治春秋者可知所從事矣

穀梁禮證二卷 南道書本

國朝侯康撰康字君模番禺人道光乙未舉人春秋治亂於已然禮乃防亂於未然穀梁親受子夏其中典禮尤與論語夏時周冕相表裏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惠士奇半農春秋說皆致意典禮然詳於左氏而略於公穀康研精注疏謂儒者說經當求心之所安毋徒博好古之名陳澧言自弱冠得交康始知治經與弟度稱侯家兩經師治穀梁傳考其涉於禮者為穀梁禮證以典禮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據穀梁以證三禮以公羊雜出眾師時多偏駁排詆公羊者獨多卒年四十弟度得叢稿釐正為二卷桓公元年春王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齊召南注疏改證云隱十年無正月義發於二傳而左傳無之至桓無王則義發於穀梁檢公羊無此義也何休注公羊實取穀梁之說而暢其義猶作穀梁廢疾何耶王必書春之下故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時見於經若經僅書春有某事而不得其月則王字無所置范氏謂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是也但須云不書月不得書王耳又按餘公之僅書春者皆不可以為桓公之例桓公自三年至八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自十一年至十七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月下又皆有事惟十二年為無事書正月以首時例應書王而不書此穀梁子所以有桓無王之說也

此說最精康書失引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五經異義引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許君從左氏義鄭駁則從禮戴柳興恩謂阮范注楊疏兩釋字鄭釋廢疾之文不但駁異義之文康書未定而卒故疏證未能精備也

春秋古經說二卷 顧南遺書本

國朝侯康撰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徐彥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春秋有書史舊文有夫子特筆左氏備見實書親承聖教據以作傳竹帛相承傳序相授公穀雖先立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失真或方音遞轉三傳參校古經為優自漢以來即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弱賈逵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經皆由此而作康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而左氏義長者多補毛段之疏略辨形聲之通假排比參訂勒成二卷謂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蠅則各錄之或體邀則連之編文渝輸同訓黎來同音都微本一地屬賴實一國前人論之已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移部引次于豳北示部引石尚來振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談互異不復盡據為定簡要萬實義意明通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康以上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僖諸辛公作甲成康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成是也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威成公作成釋文云本或作成康謂此宋平公也昭元年公羊注云成惡皆與君同名成謂向戌君即指平公然則公羊實作成釋文所云或本非公羊原文乃據古經改也今

判定知古經為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皆作成不作成又春秋時雖或君臣同名如鄭簡公名嘉而同時有公子嘉晉定公名午而同時有邯鄲午之類然究屬變禮向戌號稱名卿未必犯此不違公羊特以成成形近而譌皆通論也

春秋規過考信三卷 廣雅書局集本

國朝陳熙晉撰熙晉一名津字祈禾號西橋義烏人優貢
生以教習知縣累官宜昌府知府治左氏春秋謂杜預
解經銳于立言疏于稽古釋元心昧始長之義釋大達
達九達之義以先王遺民謂有殷王餘俗不知孔子未
正樂以前小雅無正雅大雅無變雅也以盛德所同謂
頃有殷魯不知季札觀樂之時但據周頃無殷魯也鮑
國歸費不引聘禮主國待卿饗餼五牢而謂牢禮如其
命數使宰請安不引燕禮使司正請安于賓而謂齊侯
使自安甚至緣飾經傳附會短喪晉人敗狄于箕距晉
父之喪不及九月謂非背喪而不諱用兵惠特毀而猶
請距公孫敖之喪纔七月餘謂已期年而不須弔月是
其蔽一也古字古音語多散佚各家法師法題所據依
降婁旦中六月而以為五月西陸朝覲四月而以為二
月不義一國強別東西耶氏二名例區先後平陰乃齊
邑書圍何與于整門昔陽果肥都僞羅何當云製鼓蚡
冒非熊達之父鄭簡宣良霄之兄訓如為而失懸磬之
象借音為蔭說走險之意大路木路而非金路否則與
越席不相偶矣栗為穗狀而非敬謹否則與旨酒不相
偶矣是其蔽二也杜氏祖父泣仕當塗身為司馬貴婿
廢芳執髦事涉不違但求固寵于當世不恤厚誣乎古
人宗與孔父以稱名而有罪齊繼崔杼以討賊為伐喪
鄭祭仲實易君位乃謂見誘不稱行人公子愁欲抑臣
權乃謂謀亂還不復位天王入周而曰子朝來告不願

奔楚之文齊侯圍鄆而曰鄆人自服務掩意如之惡義
本非義例本非倒是其蔽三也劉光伯規之其書久佚
孔冲遠稱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乃從正義中
采得一百七十三事依經傳排次為三卷並刺取經史
百家及近儒著述與劉規相發明者臚列而備論之其
杜非而劉是者則為之申以見其說之可據杜是而劉
非者則為之釋以見其不足難至劉杜兩說義俱未安
則為之證證之羣言斷以己意自謂博稽眾家藉求真
是于春秋之學不無小助書成於道光二十七年宋翔
鳳序稱其分別義類決擇是非條理依據本末井然雖
師承各殊不能不歎其大端之備也

春秋左氏傳述義拾遺八卷 廣雅書局影本

國朝陳熙晉撰六朝經術之盛南莫著於崔靈恩北莫著於徐遵明而河間劉氏學通南北疏家疏注之多未有過於光伯者熙晉輯錄春秋規過謂隋書經籍志載春秋左氏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光伯本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氏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疑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為一書劉昫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以其證也孔氏於規過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為非茲於規過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並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駁正其少殆以唐初奉敕刪定著為今典黨同伐異勢會使然參稽經籍援據羣書案其事

理辨其得失成春秋述義拾遺八卷復據隋書本傳并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玉海通志通考諸書作河間劉氏書目考一卷附於卷末熙晉自叙謂光伯之自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誦授唐初修五經正義自禮記據皇侃疏外尚書毛詩春秋皆據光伯本春秋述義稍見崖略其於書及詩亦有可窺測者孔傳自宗以前無有指其偽者後人皆以書不用鄭而用孔谷穎達今攷穎達據炫據焯據費勉自蕭梁已然矣皋陶謨思曰贊贊襄哉二劉並以襄為因武成皇天后土小劉以后土為地呂刑刑罰世輕世重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達傳意為穎達

所駁其祖乙序祀於耿以杞相遷於耿為大不辭立政三毫歸周在武王時非文王時呂刑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皆直攻孔傳之失當亦劉說舜典在璿璣玉衡謂江南京元嘉年大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選其器於長安今在大史書矣此在隋末併陳之前故云江南善鞭作官刑宮辟疑故疏中兩稱大隋比於不去舊龔尤屬顯然新唐書歷志引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載光伯說檢盾征疏全用其文他可知矣詩之述義最為殊絕而三百五篇疏中無一字以左氏及詩正義證之襄二十四年無貳滿心用毛傳也昭二十六年賦蓼蕭用鄭箋也與孔氏之依違毛鄭者不同周南疏引左傳如魚賴尾衡流而彷彿小雅疏引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大雅雅疏引左傳嘉樂旨酒所引服注均與規杜合亦與孔氏之彼此歧異者不同據孔氏之序但云削繁增簡則全本之光伯矣於光伯汲汲表章然亦未嘗曲護如萬舞之非千舞狄盟之非宮廬下而無直之下非謂宣子商旅於市之旅非謂陳貨毀中軍之較二家乃施威非叔孟皆足以箴劉失亦如鄭箋毛而異毛不害其宗毛劉述杜而異杜不害其宗杜也

左傳舊疏考正八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劉文淇撰文淇字孟瞻儀徵人候選訓導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於數君實為翹楚今奉勅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為若兩義俱違特申短見既云據以為本原非故襲其說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唐試明經一依正義六朝諸儒說經之書漸就亡佚有以舜典武成呂刑疏中每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於原書體例未嘗細為區分文淇貫串羣經於左氏致力尤勤一依孔氏序列細加析別與還舊觀成左傳舊疏考正八卷謂光伯之疏本名述議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或引伸其說或駁正其

非六朝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略有考見者則以正義備載其說永徽中將舊疏姓氏削去上下割裂前後矛盾沖遠受詔刪定在貞觀十二年更令詳定在十六年沖遠卒於十九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僅及一載期限更促永謬宜多或謂疏中每引定本定本出於顏師古則疏為唐人之筆按師古本傳帝嘗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定本然如北齊郎成子秘書省刊定載藉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又劉焯傳焯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來皆有定本疏中所云今定本者當係舊疏據齊隋以前而言穎達與師古同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本為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定本既非師古則疏安見盡

唐人卷一引包慎言云撰正義時南北混同不必別之為南人自可如釋文載其姓名今直云南人此亦為舊疏之一證疏中所引李巡劉歆舍人爾雅注孔衍公羊傳集解盧欽公羊序鄭眾馬融彭仲博左傳注衛榮隆難杜泰道靜釋杜劉欣期交州記張劬吳錄裴淵廣州記元中要記張奐古今人論隋志或云已亡或不著錄恐皆非唐人所引今讀二字正義屢見此非書名蓋即孔序所謂特申短見者據唐書穎達傳本號義贊詔改正義此則改之未盡者前則舊疏原文又疏凡言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沖遠之筆與序奉勅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勅刪舊疏非沖遠意而出於永徽諸臣之增損也文淇又嘗輯左傳舊注疏證取賈服三君之注疏通證明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治用韋氏諸注者亦一一疏記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加以疏證顧惠補注及近人專釋左氏之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證佐草創四十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未成書而卒子毓松孫壽曾續之絕筆裏公三世一經未能畢業論者惜之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二卷 廣雅書局影本

國朝何若瑤撰若瑤字羣玉號石卿番禺人道光辛丑二

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大考補授右春坊右

贊善同時學人治經史工詞章者林月亭侯君謨陳蘭

甫皆學海堂中士惟若瑤未嘗與堂課勤學嗜古不自

表襮蘭甫嘗與同宿逆旅談論經史輒發宏奧是書自

序謂今文春秋至漢景帝時始著竹帛何注徐疏旁通

曲盡然公羊得之傳聞不無失實而為之說者益揚其

波又或變本如屬細繹所積次而錄之以質疑為名者

不敢自是也書中如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王

謂時王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可證託言文王者春秋

魯史言時王恐僭耳據此知王魯非傳意三月公及未

婁儀父盟于昧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

據注是教臣子以僭也爾雅釋詁公君也公之云猶君

之云也初獻六羽傳譏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

公四僭諸公尚譏僭僭天子乎故王魯之說斷非傳意

桓十五年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求則諸侯貪大

夫鄙士庶盜竊王者無求無待求而自至也春秋之時

九貢不行于諸侯天王使冢父求車罪桓之不王不貢

車耶也傳以天王之威令不行至遣使求無上下之

分故譏其非禮如注則非傳意也成十五年三月乙巳

仲嬰齊卒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

親故不言仲孫不與子為孫弟可以繼兄不可以後兄

繼兄者兄終弟及也後兄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以弟

而後兄則是以弟而稱兄也魯人惡仲而遣歸父徐傷

歸父之無後而使嬰齊後之當推然之時不暇詳審而

歸父之家已遣無如何而為之立後此人心之公也論

者謂歸父奔齊於齊當為別子又謂嬰齊可為仲後仲

可立後何必遣歸父之家為此論者皆未覈當日之情

事也且弟無後兄之義注已顯然則謂公羊臆說者謬

也穀梁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仲有罪

不得立後而後歸父故曰由父疏之義與此同疏異義

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

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為兄後正合諸春秋之義

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

之為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立之為君者以弟而

繼兄也作世子之子則以弟而後兄矣探摭是非實難

能於孔與軒劉申受諸家外翦榛莽而達康莊陳璞得

其遺意蘭甫謂為必傳非鄉曲之譽也

公羊義疏卷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

國朝陳立撰立字卓人號默齋句容人道光辛丑進士由
庶政刑部主事累官雲南曲靖府知府少從凌曙劉
文淇受公羊許氏說文鄭氏禮於公羊用力尤深鉤稽
貫串成公羊義疏七十六卷深明家法亦不過為寧鑒
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
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
法其死義疏謂周道死諡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為
後法於法其生不法其死不從為之辭僖三十年秋大
雩注云城緣陵煩擾之應義疏但云與上年秋八月大
雩所應同不質言諸侯城緣陵在十四年而先一年致
早之無理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注云因天災中興之
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默而新
之從為王者後記周也感琳謂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說
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從
新聖人之所以承天意也何氏此言為誣孔檢討云周
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周作傳
者據時言之故號新周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
先王宮廟有大災變大為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
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錫其災也天道不
遠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謹異修政更始興宣王之
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義疏乃
謂感氏本非今文家不足責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
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此以解公羊其替者之無

相與此未免以不狂為狂義八年正月公如晉注公獨
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歸之秋九月大雩注由
城費公比出會如晉晉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前後
自相違異義疏亦不明言其非墨守之學固如是也子
汝恭縣學生南菁書院刻是書時汝恭校字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二十四卷 鍾氏信美堂本

國朝鍾文烝撰文烝字子勤一字朝美嘉善人道光丙午舉人穀梁作傳親授荀卿漢瑒邱江公受於魯申公公羊為齊學穀梁為魯學宣帝好穀梁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更穀梁尹更始事蔡千秋傳其學繼之者唐固廉信江左中興不立博士范甯徐邈之後師法久微范注不曲護傳文其序歷舉三傳之失於三傳殊說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文烝初治鄭氏三禮繼乃一宗朱子之學以春秋為持世教正人心之書穀梁最能得聖人之意詳為之注會萃見聞折衷一是於范注之略而并楊疏之淺而尤多所補正典禮有徵詁訓漢朔卷首論經論傳具見大指范氏略例久佚疏中間引之門人沈善

登嘗請仿杜氏釋例意利取楊疏以補范氏之闕文烝以同時張氏屬辭辨例編門目過碎義類太煩意在隨事觀理得其會通其不知者不為穿鑿紆曲之說凡解古書集眾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鼎祚之屬專記前人范氏並記同時人及其子弟裴駟李善之屬又及所引他書之注文烝附范書為補注兼用三例記姓名者三百餘焉然其書不盡用漢人家法於劉中壘遺著及班史所采各說闡明亦有未盡穀梁述事以文烝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陳澧云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並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專究經文經義耳穀梁時月之例多不可

通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此范注最謬之語春秋以誅亂賊為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碭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尚可識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碭殺州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碭純臣橫加譏貶值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碭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為例故有此病文烝亦僅以無知例之未及深考也

公羊逸禮攷微一卷 滂喜齋叢書本

國朝陳奕撰字碩甫號師竹晚號南園先世居崇明遷蘇州為長洲人縣學生咸豐辛亥舉孝廉方正少從江沅游通六書音韻師事段玉裁治毛詩說文復得交高郵王氏父子於毛詩最為專家其論禮謂當追溯先秦古說以攷鄭君所言禮器制度得失何邵公不信周官故注春秋公羊傳援據逸禮間參漢唐中所稱引不少先秦舊典徐彥疏解多指為時王之禮蓋攷之未審也所著公羊逸禮攷微論朝制門制廟制城制禘祫之禮歸寧之禮皆撮其要引其端而於禮之文異意同者附著各條習則略焉門人元和陳倬校錄成一卷潘文勤公付之梓倬謂檢尋何注尚有當補者如隱元年注禮

年二十見正而冠又注禮不貽妾莊二年注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又襄二十九年注禮公子十九年注禮不求勝二國自往勝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又成八年注禮勝夫二十四年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僖十四年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宣五年注禮大夫駟乘有車右有御者定元年注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又襄十六年注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云今禮記玉藻無此文唯禮說稽命徵及舍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刀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刀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刀七旒齊較士三刀五旒齊首凡若此者皆當詳為攷覈以竟先生之志蓋是書定本

申遭亂亡失矣歟歟後倬求得其艸彙非完書也門人戴望所撰行狀言其嘗成穀梁逸禮一卷以與弟子楊顯使暢其旨今未見

春秋釋一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黃式三撰式三字薇香定海人歲貢生博綜羣經長於三禮治春秋作釋春秋經傳同異釋救執釋人釋名釋族釋盜釋以釋殺釋歸入釋王不稱天釋大夫會盟諸侯例釋兄弟釋聘釋天釋偏兩卒伍十五篇於杜氏釋例之譌及近人方望溪惠棟顧震澹姜白巖諸家之說多所訂正其謂經傳互相脩經于內弑書亮弑之事于傳見之書殺大夫而不名書人書盜而不名名于傳見之無族不書族有族而貶不書族貶不貶于傳見之經傳之異者由當時記載之文各異經因舊史傳復采史文之異者以備參校不因舊史非傳疑之道不采異文非考信之道持論最為明通嘗言士無職以治經為天職其治之也必以畏聖言侮聖言為懸衡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同信經駁傳名治春秋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孔子意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子以周學以三禮為宗主詩必宗序書必條貫大義春秋用比事之法三傳校以經例定其短長蓋承其家法云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國朝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道光甲辰舉人庠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罷歸重宴鹿鳴復原官治經私淑高郵王氏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王文簡嘗就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作周秦名字解詁樾舉春秋人名重加補正有謂王氏解詁為非者如王說則非今名者迂曲者離騷之文非可以為詁訓者非古人命名之本義者雖聲近而於古無徵者古人名字之別有在王氏所陳五體六例之外者王氏所云闕疑就其可知為之疏證者家居逾四十年讀書著述萬老不倦春在堂全書至五百餘卷故析疑振滯有功經義諸子者為多也

春秋測義三十五卷

先緒已丑排印本

國朝強汝詢撰汝詢漢陽人音儒明彪謂平易心直春秋之義也王充謂公羊穀梁之說春秋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心非孔子之意朱子曰聖人修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又曰聖人據事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于一句一字間求褒貶所在竊所未安黃仲炎春秋通說呂大圭春秋或問並不用褒貶賞罰之說汝詢本此意為春秋義測先以通論次釋經文總三十五卷成於光緒九年大指以春秋有義而無例有筆削而無褒貶筆削其事非筆削其文經又主左氏間有從公穀者則著之於論事迹亦以左氏為主引左氏則直稱傳引公穀則並著其氏如許氏說文引春秋三傳之例其言明白正大芟除一切考據推勘支離繳繞之談然春秋之作豈能於魯史舊文漫無予奪褒貶且筆削之跡自古無徵不見未修春秋何由知其去取之所在是則仍沿方苞春秋通論之餘波但求得事理之平而終無以闡明聖人之微旨矣

春秋正義論四卷

柏堂全集本

國朝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桐城人監生官雲陽知縣光緒丁亥以學行給式賞五品卿銜學宗族兄東樹客直隸為諸生誦授春秋三傳作春秋正義論四卷意在奉正誼明道之義不以機變功利害其心自序謂陸稼書作戰國策去毒一書春秋傳中有可法可戒而未盡者有似是而非者不為之明義理之歸而窮其本末則其為毒也豈少也哉未免大言驚世書中論人論事每多逞臆高談然如楚達伯述武王克商微子面縛衡璧以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謂此附會之談欲以武王媚其君也微子避于荒野久矣書曰行遯論語曰去之不實其地可見無抱器歸周之事武王滅商封武庚及武庚畔周公奉成王命討平之然後封微子微子不得已而出焉焉有此事蔡氏集傳采入微子篇誤矣昔顧氏炎武嘗言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以武王下車即封微子誤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宗誠此論固非溺於章句訓詁者所識也李越縯以不學詆之亦太過矣

春秋釋地韻編六卷 光緒丙戌刊本

國朝徐壽基撰壽基字桂武進人卷首地名匯覽周及列國之地按今行省郡縣編次未詳地名附焉卷一上平聲卷二下平聲卷三上聲卷四去聲卷五入聲釋以今地皆有歸宿其不列韻者附於每卷之末昔甘泉江藩嘗議顧震滄大事表不知著書之體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為歌括不值一喙然如汪輝祖龍莊史姓韻編諸史者實便尋檢李兆洛申耆亦嘗錄各史地志編以歸韻既得其實地乃會前代郡縣注之韻下號曰歷代地理韻編今釋又欲為歷代地理長編凡史中地名因事而見非郡縣者悉錄出亦以韻類之并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名僅成數種而未得竟壽

基此書亦其類也

春秋世族譜拾遺一卷 南菁書院藏書本

國朝成蓉鏡撰蓉鏡字笑卿寶應人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本之劉向世本陳厚耀以原書久佚中外所行皆坊間陋刻學舍承襲譌舛實多本孔氏正義傍及他書句稽排纂康熙丁酉寫成正本其經傳中名氏略具而世系無考者依杜例別出雜人一類其杜說不詳而傍取證佐或彼此小有異同者竄曲從杜氏以存古人謹守師傳之意頗稱精核足與馬定斯釋史世系圖顧震滄世系表互相參證嘉慶庚申聊葉蘭淇園拾闕補遺復成補鈔一卷蓉鏡以陳譜間引世本為據蓋本之左正義見高郵邵雲水所輯世本取以校陳氏之書錄其足相補正者為春秋世族譜拾遺一卷正誤

補闕於春秋世族之學庶乎臚採無遺矣

駁春秋名字解詁一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胡元玉撰元玉字子瑞湘潭人書中駁王氏解詁皆先錄原文而列己說於後復補王氏有錄無說者二十五條謂古者字義不隨音區別實字得兼商賈之賈二音二義其說甚通左哀六年傳南郭且于杜注公子且于公子鉏也且于莒邑名襄二十三年傳齊侯襲莒門于且于即其地鉏即且于之合聲王氏分且于為二殊誤如南宮長萬之稱宋萬解張之稱張侯此二人者正猶巫臣之稱屈巫重耳之稱晉重展與之稱晉展樂祁犂之稱樂祁皆實二名但有稱耳不得指為名字連言至如公子高祁公子樂堅孟施舍公子捷菑公南楚則更無互見分合之虞皆強分而曲為之說且于之分誤

最明顯足正原書之失以爾雅釋畜馬一目白矚二目白魚注似魚目也詩曰有驛有魚漢西域傳續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孟康云四駁之名馬具魚目神駁之狀故以魚目為駁馬之名邵二雲見釋文引倉頡篇云矚目病也遂誤以馬目白為病亦資多識之助

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 宣統庚戌刊本

國朝蘇輿撰蘇輿字平江人光緒甲辰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改補郵傳部員外郎以漢代公羊學莫先董生春秋繁露依經以專義明吳廷舉有繁露節解今未見後氏曙始有注本凌之學出於劉達禘而大體平實絕無牽附惜其微引繁博義蘊未究龔劉宋戴之徒鑽研公羊闡發要眇頗復鑿之使深漸乖本旨先緒一戊之間某氏有為春秋董氏學者刺裂支離疑誤後學因采錄兩漢經師家說及詔令奏議與本書比附者諸子傳記及各家解釋足資考證者隨時剽錄成義證十七卷並為董子年表一卷考證一卷以改朔為因時之論董生書發明聖人之道者極多改朔云云特其一端而其論發

于太初未改正朔以前時漢用秦正賈誼在文帝時即以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為言司馬遷學於董生者也亦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事見漢兒寬傳蓋漢初儒者通論非董初說以春秋當新王則漢世經師之設辭董生言治重法古以改道為邪言於楚莊王篇及三代改制文質篇辨證後人假其辭動言改制以致謬致為深切著明本書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輿謂所聞之於師漢世治經最重師說蓋古道之道也董子對策云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虛能勿失耳漢世選舉有出入不悖所聞之目其有偶背師說者則承學之士相與詆譏而假託大師以自尊異者亦多

又有因變異師說得立太常者嚴顏之春秋是也已然
仍時傳師說以自固逮于東漢之初博士弟子不修家
法私相容隱以違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徐防以為深
慮言宜改薄從忠可見風尚推移之漸重政篇云聖人
所欲說者在於說仁義而理之分科條別明其義之所
審勿使熈熙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以惑後
進者君子所甚惡也與謂掇拾煩碎不急之言耳以此
為教尚惑後生況於附合經說辭荒謬以清觀聽者哉
此為近時治公羊者緣引附會以自成其曲說而發王
祭酒先謙序稱為可傳之書玉英篇云非其位而即之
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
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劉賓柳論語正義
謂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大
宗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為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
羊說亦是受之宋公而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
非子路所能見此說甚精與書未詳知董生根柢理要
其義蘊未易宣究也

公羊方言疏卷一 鈔本

國朝潘子鴻恩撰鴻恩字穉鶴黃縣人貢生王伯厚曰公
羊子其人其傳春秋多齋言如登來化我樵之漱浣苟
將踰為詐戰往黨往殆子諸累械如防梧垣之類是也
閻百詩云王氏引何休注為齋語猶有遺者在四年格
莊二十年瘠莊二十四年倭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
年廢宣十八年彈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鴻恩
以公羊有魯人語宋魯之間語閻東萊北語難見於成
信諸傳不盡齋言折衷眾說時下已意詳徐疏之所略
補方言之所遺其駁王伯申之說謂如為不如猶可為
不可敢為不敢得為不得古人之言氣急而文簡多此
例謂疑擬也見禮記燕義疏疑之言擬也見周禮司服
注殆訓為疑謂擬議也解詁謂疑擬於晉疑擬即擬議
漢書景帝紀當獄之類注獄平議也說文作灝云議臯
也然則往殆乎晉謂往擬議於晉駁阮伯元之說謂即
公引方言以證讀說文饒讀若楚人言意人言讀若江
南謂酢母為齋與讀如楚名多夥是其例駁江子屏之
事屏且說謂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
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范注畫是相過也畫文異
而音義同可證化為過我也駁俞蔭甫之說謂荀子
儒效篇雖有聖人之知未能使指也楊注倭疾也引公
羊傳曰夫人不倭何休曰倭疾也齊人言也又臣道篇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楊注疾速也此以疾順並舉
猶荀子以順疾對言也今登萊謂疾行為快倭即古方
言之遺俞氏改傳為樓非駁洪範軒年陷人之說謂經

典中之異文形近而音義不近者多譌字形不近而音義近及形與音義俱近者乃通假說文通通並用兩聲同即為通假皆足訂增字解經破字解經之誤同里張度詩二南序云揚子雲方言目齊曰東齊又曰中齊中齊者齊語之通乎中夏也中齊語猶之中夏語如脰頸激沅廢置之屬見於經傳者類皆中夏之通語而一疏之證為齊人語此唐人疏不破之例亦即子雲所謂中齊語美書中兼采度詩說光緒二十八年自跋謂他如桓五年傳若楚王之妻媢謂說文女部以媢為楚言莊三十五年傳蓋已採之為己感矣考工記注引作戚以戚為齊言僖十六年傳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不記聞聞其碩然說文而部以賈為齊言之屬非唯王氏所未舉抑且解詁所未詳擬再為搜輯云云未知其成書否也

欽定廓爾喀紀略五十四卷 官刊本

國朝乾隆六十年 勅撰廓爾喀本巴布勒國界烏斯藏東印度之間險倍金川遠逾回部自來未列職方雍正九年表貢方物乾隆戊申侵擾後藏邊界已西王師踰協噶爾以其悔罪輸誠封納特約巴都爾國王未幾復有搶掠扎什倫布之事五十六年 命嘉勇公福康安為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為參贊統索倫滿兵及屯練土兵進討由西甯出口自青海草地行走較四川打箭爐近三十程五十七年正月自丹巴四川總督鄂輝四川將軍成德攻破崩拉木賊寨收復哲孟雄宗木二處閏四月福康安等自第哩浪七進兵五月自擦木都杏以次克瑪噶爾轄爾里盡復藏地濟龍連克熱索橋協布魯

六月諭東覺噶多普等山七月攻得堆補木等木城石塞過帕浪古大橋自熱索橋至帕朗古寨入其境七戰皆捷師臨其國都陽布拉特巴都爾震攝天威遣使納款繳所掠後藏諸物呈進象馬樂工 特旨受降後封號 允班師詳議衛藏善後事宜廓爾喀懷遠約束每五年遣噶箕人等赴京恭進表貢以為常

高宗純皇帝自製十五功臣贊命儒臣為贊者十五人 御製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並作十全記頒發勒碑先是

聖祖仁皇帝御製碑在布達拉山前為後藏通衢福康安奏添建碑亭題石為方碑正面刊圖書碑陰刊漢文左刊蒙古字右刊唐古忒字報開十全武功者平準噶爾二平回部一掃金川二靖臺灣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口次

受廟爾喀降也

欽定平苗紀略五十四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國朝嘉慶二年郭輝等奉 勅撰自雍正乙卯乾隆丙辰
平定古州苗人唐熙四十三年於湖廣各苗寨改設鎮
軍鎮鳳凰乾州二廳雍正八年設永綏廳以資鎮撫黔
楚民苗久安生業乾隆六十年正月貴州松桃六塘黑
苗石柳鄧勾結湖南永綏紅苗三保聚眾焚掠五十二
年勾補之役副百戶吳隴登以良苗出力至是復與於
亂吳半生據平隴自稱吳王石柳鄧等皆服其約束鎮
軍總兵明安圍往捕死為賊遂圍永綏而乾州鎮軍苗
亦各圍其城貴州正大營亦被圍苗疆大震福康安自
平素和琳自邛州馳往進勸福康安解正大喫腦松桃
之圍和琳亦定秀山苗總兵花連布解永綏圍提督劉
君輔自保靖復花園攻隆圍鴨保福甯由瀘溪復乾州
四月大軍克黃瓜寨七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
克烏龍巖楊柳營以七省官兵捷伐二載嘉慶元年冬
明亮額勒登保德楞額等即次收復各廳地方攻
克平隴生擒吳半生吳八月誘擒三保陣斬石柳鄧父
子威功獻誠 命等苗疆善後事宜而大軍遂移征教
匪矣魏源謂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
北草草奏戡定月給降苗鹽糧蠲廢之而苗氛益惡藉
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巡撫姜晟至倡以苗
為民之議盡應其求嘉慶四年黑苗吳陳受眾數千犯
邊事聞於是苗疆何嘗底定之 諭始奏以鳳凰廳
同知傅鼎統理邊務修置碉堡十有餘所屯田十有二

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進繳苗
寨兵器四萬餘件復設書院六義學百根秀漸除良善
乃康山嘉慶三年至十三年善後之事足補官書所未
備

欽定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八十卷 官刊本

國朝道光九年曹振鏞等奉 勅編回部之先世為準噶
爾所役有大小和卓木波羅泥都霍集占被囚乾隆二
十年平準噶爾輝瑞部波羅泥都旋以叛伏誅其子薩
木薩克自拔克達山區浩罕有三子次即張格爾同俗
信奉和卓時瞻以財物嘉慶二十五年沖巴噶什愛曼
布魯特比蘇蘭奇與張格爾合謀犯卡經官方擊敗竄
逸道光甲申乙酉間竄投喀拉提錦各部落招集格得
勦擒為之羽助六年六月連句結安集延布魯特煽脅
恩回搶斷臺八月連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
闐四城 命大學士長齡為揚威將軍武隆阿楊遇春
均奏贊統大兵進勦賊至阿克蘇渾巴什河南岸經長
清等擊退楊芳搜勦柯爾坪二月大兵歷洋阿爾巴特
冰布都爾阿瓦巴特三月以次克復喀什噶爾英吉沙
爾葉爾羌楊芳復和闐城張格爾窮竄邊外率兵搜捕
一年十二月於卡外喀爾鐵蓋山生擒大魁檻解京師
阿克蘇為回疆八城居中要隘渾巴什河為南北要津
柯爾坪距阿克蘇三百餘里東有和色爾湖南有巴靈
兜皆通巴爾楚克西南有大都察爾通喀什噶爾西北
有小都察爾通烏什洋阿爾巴特莊為喀什噶爾極東
門戶沙布都爾莊有葦湖深渠密林阿瓦巴特莊依岡
背河林林木叢為喀什噶爾門戶

宣宗成皇帝有補詠五篇書之戰國開館編纂 方略編年
繫月張格爾入卡滋事以前彙括大凡以為張本自

命將興師告功慶成臚舉顛末悉著于篇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卷 活字版本

國朝同治十一年恭親王奕訢等奉 勅撰自三省教匪

平定後人民安業者垂五十年道光三十年六月廣西

賊洪秀全倡亂於桂平之金田村 命林則徐勦辦未

至軍而薨起李里沅為欽差大臣推諉粉飾賊勢漸熾

咸豐元年 詔大學士賽尚阿代里沅烏蘭泰向榮分

勦獲勝一挫於平南再挫於永安秀全自全州出永州

圍長沙掠舟洞庭沿江而下連陷武昌九江安慶三年

二月踞江寧為偽都陷鎮江揚州分犯河南山東直隸

假擾者十有五省披猖者十有五年初大學士曾國藩

以在籍侍郎奉 命治鄉兵創立舟師至是成軍東討

四年四月踰將布大破寇於湘潭五年正月僧格林沁

殄賊於連鎮大學士官文以湖廣總督督師與湖北巡

撫胡林翼拔漢陽趨武昌刷黃蘗斬林翼駐軍宿松等

議水陸東征七年六月國藩拔九江略定江西郡縣遂

克太湖潛山進駐祁門復安慶同治元年授國藩協辦

大學士節制四省軍務分道共舉曾國荃以湘軍緣大

江薄金陵左宗棠以楚軍抵衢州援浙江李鴻章以淮

軍出上海規蘇州常于時楊載福彭玉麟肅清長江步

降阿圍攻廬州李續賓派援潁州鮑超進攻甯國張運

蘭防勦徽州袁甲三軍淮上都興阿防江北馮子材守

鎮江二年五月水師克九洲江甯城圍合十月鴻章

克蘇州嘉興五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六月國荃等拔金

陵偽都九月生擒洪福瑱五年二月宗棠入福建追寇

至廣東嘉應州職為軍盜陷天之禍根株鉅絕軍務告竣壬申九月表進方略四百二十卷附設立長江水師章程水師章程者五年正月國藩奏定事宜二十營制二十四六月軍機大臣會奏依行編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後世頒之天下焉

欽定勦平擒匪方略三百二十卷活字版奉

國朝同治十一年恭親王奕訢等奉 勅撰擒之為寇始於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其後因以一縣為一捻或曰其黨明大劫人撚紙然脂故謂之撚河南則歸陳汝先固山東則充沂曹單嶧費間江蘇則徐邳豐沛淮海湖北則襄棗鍾隨而安徽之鳳潁泗為甚鳳潁所轄蒙亳壽為尤嘉慶間比照回民之例凡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從重科斷咸豐元年南陽盜劫事發壽州盜亦上聞二年蘭山幅盜拒殺官弁山東擒掠海州安徽擒犯原邑甯陵三年江表淪陷宿豪毫壽擒滋甚四年表甲三代周天爵治軍臨淮有克捷旋復四路竄擾陰與粵匪連和受其偽封而張樂行李兆受之名稍有關連至蔓延七八省首尾十八年分股數十賊圩林立官軍盡萃於粵匪各省皆以其回老巢為幸未能專擊十年二月陷清江浦秋犯濟寧 勅博多嘴台親王僧格林沁督師進討同治二年克雒河集禽斬張樂行移軍蒙城苗沛霖寇臨淮平擒匪奔突劉棕僧格林沁多尾追恒數百里馳逐以四年四月戰沒曹州賊勢復振擾及近畿曾國藩設扼守黃運河之策尋以李鴻章代用藩復命恭親王節制左宗棠李鴻章及諸督撫時捻有東西股捻首張總愚擾秦中任柱賴文光擾山東河南議防運河扼膠萊築長樞北起夏店南抵柳林口遏賊騎西六年璽任柱賴文光圍竄青濟蹙之洋河瀾河間文先是死揚州東擒平七年張總愚由陝竄河朔

議築牆臨邑環遮之馬頰徒駭黃運間繼橫美擊張總
恩臨水死西擒平於時南服綏靖并兵一向得就蕩平
穆宗毅皇帝命時起滅姑末暴為方略御製序文謂良
民久罹荼毒罷兵之後休養撫綏不可不汲汲請求非
敢以勦除羣盜為武功也

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 活字版本

國朝光緒二十二年恭親王奕訢等奉 勅撰回俗強忍
執悍難處開隴旁連西域內地髮捻不靖回氛遂熾咸
豐五年倭里罕霍卓等入卡圖據喀什噶爾繼以撒拉
爭教庫車激變漸至陝回蠢起潛蓄異謀關中南山為
賊巢窟叛回出沒與為聲援十年俄人乘亂入踞伊犁
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多貳於俄安集延部屢出蠢擾安
集延蘭帕夏本安集延之和碩克伯安集延故屬浩罕
浩罕為俄所滅帕夏畏俄逼闌入邊據喀什噶爾稍蠶
食南八城又攻敗烏魯木齊所踞回并有北路諸城收
其賦入西陲師久無功平涼則戎馬充斥關外則亭障
斷絕陝甘總督楊岳斌以甘軍護清標兵繼變之休同

治六年 命左宗棠由鄂入秦先勦陝逆定三路平回
之策劉松山由綏德取道花馬池直搗金積堡為北路
周開錫由秦趨鞏討鞏昌河狄之回為南路宗棠與劉
果督軍盡驅陝回入甘為中路八年二月克董志原老
巢四月陝西平八月克靈州九年冬克金積堡十年三
月甯夏平十一年二月河州平十二年九月克肅州開
內肅清陝回白燕虎逸出圖哈密分擾巴里坤屬帕夏
帕夏能役屬回眾結援英俄論者多言宜徇英人請許
帕夏自立為國稱藩罷西征宗棠決策出塞規還康雍
乾三朝迭造之區大學士文祥善其議光緒元年拔古
牧地克復烏魯木齊迪化州暨瑪納城北路平二年進
攻吐魯番達坂堅城下托克遜賊巢連克喀喇沙爾庫

爾勒庫車阿克蘇烏什會帕夏道死二子爭立內亂長子帕克胡里與白燕虎皆遁逃入俄東四城既復進規西四城十一月克葉爾羌和闐英吉爾沙爾喀什噶爾南疆志定六年二月俄人交還伊犁由是新疆置行省為當西師屢捷

穆宗特諭凡所征勦但分良莠不擇漢回誠可以昭示百世者矣

欽定平定雲南回匪方略五十卷

清字版本

國朝光緒二十二年恭親王奏請奉勅撰雲南漢回雜處睦睦劫殺動輿大獄咸豐五年以爭版起釁中原方苦兵燹遠兵單外協餉不至吏益放紛三逆踵亂數回馬德新首倡逆謀攻破激江昆陽新興尋甸呈貢圍省城陷武定破九甲杜更秀尤凶狡憑上下關之險踞大理為巢六淪陷城池二十餘處疆臣恒春自經吳振械移疾徐之銘持兩端通賊升任藩司鄧爾恒署總督潘鐸迭被賊害及覆淪會縣歷廿稔同治四年督臣勞崇光責成馬如龍岑毓英肅清曲尋劉嶽昭克復正安六年毓英勦平豬拱箐苗七年授嶽昭總督毓英巡撫勅部協撥滇餉八年連克楚雄南安定遠三城昆陽州中隔滇池楊振鵬就撫復叛至是殲除援滇川軍亦迭克匪巢官軍定先東後西之策中路克彌渡賓川及紅巖馬街北路克展江劍川南路收復緬寧九年克威遠四月復姚州新興州永北廳激江府東南各屬次第底定十年楊玉科攻克永昌明年克新興州及大小東溝至是乃會師直搗迤西克永平雲南趙州蒙化進踞上下關十一年十一月拔大理杜商授首十三年掃新與餘孽馬德新伏辜以次收復順寧雲州騰越全滇始定諭免同治十一年以前民欠錢糧停止抽收釐穀之銀貴州開泰人由臬司趙擢滇撫繼回虐民繼且挾回自重至於改易回裝白帕蒙首赴毓英營為馬逆遞書誦和同治三年在省服毒身死官民追溯亂源咸以

朝廷僅予奪官為寬大云

欽定平定貴州苗匪紀略四十卷 活字版本

國朝光緒二十二年恭親王奏新奉 勅撰貴州苗疆向

隸土司雍正乾隆兩次用兵分設流官綏懷鎮撫銅仁

之右柳鄧銅仁之王囊仙後先擬定咸豐五年三月台

拱苗匪滋事清平黃平丹江句結內擾六年古州都勻

黃平失守蔓延鎮遠黎平麻哈思南各府州時與粵匪

回匪齊匪損匪紛紜交錯肆其陸梁巡撫蔣蔚遠籌辦

防勦積勞病故上游苗僅十二餘皆萃於下游據城

賊官流毒全省遂苗張秀眉最為猖獗脅服生苗黑苗

分帥各寨而天柱思州漢民屯供其驅使湖南西陲

歲憂邊警蜀粵接壤所逼為墟十年以田興恕署貴州

提督十一年以江忠義為巡撫興恕奪官更以忠義為

提督韓超為巡撫同治元年三月石阡銅仁苗攻破鎮

道軍屯南掠松桃北攻天柱自石阡至思南苗勢最盛

二年攻陷印江三月清江苗陷古州攻黎平三月年陷

開州修文北環周洪印自黔事起領兵專任日無效更

以訖名布政使席寶田援攻貴東七年正月克荊竹園

破三十六砦四月克頗洞德明台等砦頭攻台拱十二

月克鎮遠八年二月復清江收施秉破餘慶九年三月

破施洞十月拔台拱十年二月平丹江四月克凱里乾

隆中所設六廳城皆復定黃平清雷公山境十一年

貴東盡平黔軍復將都勻四面漸次廓清克復麻哈州

城上游興義新城一律底定著名逆首悉就誅夷合州

川楚黔之全力歷十八年而奏功編纂用兵始末與雲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 欽本

國朝康熙年探鄂羅斯表終滿洲蒙古新疆所部東偏黑龍我達呼爾索倫之人呼為羅刹每橫肆殺掠納我通逃為邊患順治間屢次攻討

聖祖仁皇帝識夷情洞敵勢康熙十五年因鄂羅斯察罕汗遣使來貢賜書令約束羅刹毋寇邊不答旋復侵入淨溪里烏拉等處乃遣都統公朋春以兵獵黑龍江偵寇形命伊桑阿督修戰艦巴海等帥師駐愛琿呼瑪爾設戍屯種二十二年製運艘立驛站二十三年正月命薩布素等勦撫牛滿羅刹五月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二十四年進取雅克薩城五月羅刹乞降縱其人歸雅庫廬部二十五年正月我兵凱旋羅刹復來據城

薩布素等圍攻未下時荷蘭貢使在都稱與鄂羅斯鄰乃賜書付荷使轉發察罕汗九月新察罕汗復書謝過言前所賜書無通解者今知邊民稱蒙遣使定界乞撤雅克薩之圍二十六年喀爾喀圖謝土汗奏鄂羅斯使抵境二十七年遣大學士索額圖等與議分界事宜索額圖等奏言所據尼布楚本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薩係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居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瀾江及烏拉賓古塔錫伯科爾沁索倫達呼爾諸屬若向黑龍江口可達於海又恆滾牛滿等江及淨溪里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皆係我屬俄樂春奇勒爾畢拉克及赫真費雅哈所居均不可棄二十八年四

月赴尼布楚就議十二月出地圖議定分界其明盟誓
於格爾河諸地立碑勒會議七條用滿漢鄂羅斯
拉地蒙古五體文字一循烏倫穆河上流之石大興安
以至於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
溪河盡屬俄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
界南岸屬中國北屬鄂羅斯自是極北不毛之地興安
里以內數千里盡隸版圖咸豐間四國合從鄂羅斯乘
機要挾奕山讓給黑龍五千里之地而為喀爾喀四部
游牧之區昔也日闢今也日蹙是乃自古歎之矣

聖朝武功紀盛四卷 讀書齋叢書本

國朝趙翼撰翼字松嶠號甌北陽湖人乾隆庚午舉人選
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辛巳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
官至貴州貴西道重赴應鳴 賜三品銜乾隆五十三
年頒發四庫全書翼與文滙裝訂之後內有方略備載
用兵始末為平定三逆平定朔漢述略二篇平定準夷
回部時正直軍機平定緬甸身在行間為大學士傅恒
贊畫軍事討兩金川將軍溫福阿桂道經貴西官舍丁
未臺灣之役入督臣李侍堯幕府皆撰叙方略印證前
事各為述略一篇名曰 聖朝武功紀盛翼奉工文紀
事頗為詳贍魏氏源謂功深勝敗文貴從實近人紀
聖朝武功者篇往往言勝不言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

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追逆于楚貝勒洞鄂失幾于陝
總督金先祖將軍舒穆魯觀望于學準噶爾之後蒙古王
丹津繼寇于鄂爾坤河一緊不書即傳爾丹和通泊之
敗額爾特喀喇烏蘇之敗亦略而不詳傳爾丹和通泊
之敗官兵止萬人而被記言兵二萬僅歸二千則又失
實朱爾圖勒登額追逆于緬甸溫福債事于金川巴忠
成德鄂輝賄和于西藏恒瑞黃仕簡任承恩老師于臺
灣及柴大紀如何獲罪亦一概不書又噶爾丹敗于土
臚河趙氏謂策凌急撤馬賽爾出歸化城邊警考方略
馬爾賽是時已不在歸化況此戰在漠北歸化城在漠
南相去二千餘里賊敗必西走何由及在大漠東南為
歸路乎松筠新疆識略俞正燮癸巳類稿并治其誤皆

是深中是書之失始知塞外地理最易差政儒者著書
每所不免至於春秋諱內失昌黎避史諱前人固自有
意然事實所在有章奏有上諭具載官書正不必深
沒其文矣

聖武記十四卷 三次重訂本

國朝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乙巳進士官江蘇高
郵州知州博覽羣籍未第時為內閣中書舍人得觀史
館秘閣官書及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晚儒江淮述開國
以來兵事為聖武記十有四卷 開國龍興記第一
康熙勘定三藩記第二經服蒙古記康熙親征準噶爾
記雍正兩征厄魯特記第三乾隆蕩平準部記勘定回
疆記經服西屬國記新疆後事記道光平定回疆記回
疆善後記第四經服西藏記西藏後記乾隆征廓爾喀
記第五俄羅斯盟聘記俄羅斯附記 國初征撫朝鮮
記乾隆征緬甸記征撫南蠻記第六雍正西南夷改流
記乾隆初征金川土司記再征金川土司記甘肅再征
叛記乾隆湖貴征苗記嘉慶湖貴征苗記道光湖粵平
疆記第七 國初東南靖海記康熙勘定臺灣記重定
臺灣記乾隆三定臺灣記嘉慶東南靖海記康熙武昌
兵變記嘉慶寧陝兵變記乾隆臨清勦賊記第八嘉慶
川湖陝靖寇記第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畿輔靖變記
川湖陝鄉兵記道光洋艘征撫記第十兵制兵餉第十
一掌故攷證第十二事功雜述第十三議武五篇第十
四夫旨謂我朝用兵異于前代者兵少餉多列檄交馳
立即批答指示曲折萬里如禁圍無濫功無枉罪無中
使監軍之弊而推本於以軍令肅人心以軍事軍食延
人材因以推見民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長之本
末時當海疆不靖感憤成書議嘯亭雜錄趙勇親王光

顯考一篇於地勢賊情無一相應朔漢方略後二次親
征起而初次烏蘭布通之戰不復追叙第二次昭莫多
亦不載費揚古捷奏於記末附載馬思哈殷化行二紀
以補所未備議官書之失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集
互不相應有此書與彼書互相矛盾者 皇朝通考以
烏洛侯為俄羅斯而於已尼大水為大北海當從盛京
通志謂即魏書烏洛侯國難水今黑龍江北之一泊回
部有元代成吉思汗後西域圖志謂成吉思汗在派克巴之
前與元太祖同名為唐代以前回教之證當從外藩功
績表傳吐蕃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罕岱受封之地葉爾
和闐阿克蘇各有元商汗首則回部之有元商乃明
四庫全書提要謂元劉郁西使記所述慈嶺以西各國
皆在新疆亭障堡戍間四裔考又謂愛烏罕以西即西
海俄羅斯為屬國兼有北海皆不根無稽辨難翔實言
地理掌故者所當取證也

中西紀事二十四卷 同治四年定本

國朝夏燮撰道光二十年海氛不靖蔓延三載

宣宗以西人志在通商不得已而允撫事之請變于庚戌冬
蒐輯庚子以來邸抄文報及西人紀載之可信者詮次
始末咸豐己未續據見聞分類紀叙十年入曾文正祁
門幕府時和議已成罷兵換約次前後奏咨各案及軍
機稍臺往來文件撰為庚申續記踰年見續領條約暫
定章程並得魏默深海國圖志所載各檔案同治己丑
釐定為二十四卷于英人入寇及海疆用兵之利鈍為
特詳以指夏起于通蕃漏卮原于互市邊衅之生由枿
于此為前四卷卷五至卷十四記英人窺邊請撫寧
東要撫關浙再犯江上議款白門原約大沽前後之役
卷十五至二十一論庚申換約之後天津新議續議
長江設關洋藥上稅小國換約外事助勦江楚點教之
事以勒撫吳同管蠹一得為二十二二十三卷末記海
疆殉難諸臣為二十四上下卷不著撰人姓名署曰江
上寒叟以書中多所指斥也其謂自長江開商無論大
小船隻深入內地山川道里險要形勢靡不周知無論
中國戰船未能制勝即使購買外洋船礮亦豈能過之
故洋艘之入長江為通商之大變局自是礪論伏讀康
熙三十三年 上諭外藩朝貢固屬盛事當以教習中
國培養元氣為本乾隆四十一年刑部奏駁李質穎獄
英商獄不得其平傳 旨申飭及覆數百言洵為輯內
馭外之要圖至於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枋相疆臣不能

辭謀國之咎是書詞直事數本末賅貫固當時得失之
林矣

平定粵匪紀略十八卷附記四卷 光緒元年刻本

國朝杜文瀾撰文瀾字徵舫山陰人由道員歷署江蘇布政使按察使同治四年督鹽運在部官文恭屬轄平定粵寇一書十一年重加改正自廣西倡亂起至生禽洪福瑱止為紀略十八卷附記賊名邪說逆蹟瑣聞四卷戰功事蹟以各處奏報所稟奉 諭旨為經鋪敘平演有條目而無綱要武壯公烏蘭泰忠勇恤士卒江忠烈以知縣在軍前差遣每事必諮部田學韜金玉貴皆善戰大兵合圍永安武壯謂宜用鎖圍法以困之東路宜益兵為之備而向忠武力主兵法圍師必闕之說賊果從缺處突圍東竄自是逆賊騷擾湘衛鄂皖相繼蔓延以至金陵不守張忠武起向忠武部下先後奏捷數十總統諸軍當時和春等不能合意齊力恤患讓功以致巨穴久困而不拔咸豐十年賊陷丹陽忠武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沒

文宗初得奏報有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尚冀該提督不死出為國家宣勞之諭又曰若張國樑不死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此亦最大關鍵是書皆未能詳述取其編年繫月據事直書或傳之在事之人或見諸時人筆記無所增益童謠里識概置不書他如勦除捻回懲捕騎馬等賊與粵匪無涉不書亦有限斷考其亂本末者可以觀其大略也

山東軍興紀略二十二卷 同治年刻本

國朝同治年撰不著撰人姓名歷紀咸同間山東用兵始末凡十目五十篇一學匪咸豐四年學寇由豐工關口渡黃河陷金鄉臨清竄冠縣鄆城諸縣為勝保所擊滅五月連鎮城南竄高唐州十一月僧忠親王勦洗連鎮五年復高唐餘賊保馮官屯四月惠數俘獲二皖匪山東西北邊境距亳州捻匪老巢二百里而近頻年防勦至 詔德楞額事辦東賊十府二州被擾有輕重而皆見賊騎同治七年各路踴躍窮追蹙之海陽始聚而殲旃三土匪起滅靡定眾無常數其以勦捻為名者曰長槍會匪壽張匪起水南者曰水南匪未往郭錫濮范賊則遁水套者曰水套匪燔烙恣睢下郊始靖四邱莘教匪五降眾六鄒縣教匪習教誨經諮相師授起鄒莘兩縣已降復叛與上事相屬雖皆土著而顛末較煩七幅匪以匹布分幅帕頭連結燔掠與土匪無異鄒蘭境曰幅匪滕嶧境曰棍匪章疏文廣皆沿此稱八淄川匪據城叛亂就戮其地九黃崖匪張積中師事周太谷保縣肥城黃崖山招撫抗拒合若焚謀逆書達信送軍機處查驗而以團練疏而為匪者終為其論團匪也謂紳民捐貲教練詰捕盜因狃眾以號令一邑紳與官勢相角利相市細民里長生童職監吏胥鉅徒亦自躋於紳怯公戰勇私鬥甚至從匪入會良民為強團所裹挾拒殺官軍重煩王誅閭閻介撫東時奏言敘鄉里之財以為餉集耕種之民以為兵於事有害無益惟有力行

堅壁清野之實勿附會團練禦賊之名誠有見於良法之宜審乎時勢也

平浙紀略十六卷 同治甲戌刻本

國朝秦細業撰細業字應華號澹如無錫人道光丙午副貢浙江候補道員寇踞金陵浙江完善傾財賦供江南大營餉嘗出師復徽州寧國二郡咸豐八年賊由廣興入境金衢處三府始被兵尚能保守衛城克復處州分援福建十年賊連陷廣德涇縣浙省門戶盡失賊據安吉長興武康十一年二月省城陷將軍瑞昌保子城援至賊走未幾蘇常破賊由吳江陷嘉興九月徽州賊由滬安陷嚴州分途淪陷各郡邑杭州援絕十一月初陷命太常寺卿左宗棠督軍辦賊旋授巡撫時列郡僅衢州溫州為國有左軍自婺源先清浙東保固江西皖南後路以徽饒廣三府丁糧銀未供軍設婺源景德河

以年月先後為次戰事憑奏報並叙撫卹等餉及從前失事之由而分援皖贛退賊閩廣亦附見焉後二卷咸豐間事文卷燬失多採用許瑤光談浙一書

豫軍紀略十二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國朝尹耕雲撰耕雲字瞻甫號香農睢寧人通桃源道光
 庚戌進士禮部主事累官戶科給事中河南河陝汝道
 嘗從巡撫李鶴年磁州軍輯成豫軍紀略一書釐為四
 目一專匪洪楊倡亂痛毒徧直省咸豐三年賊黨由鳳
 陽陷永城河南兵事於是始五月陷歸德犯開封逼懷
 慶七月大破賊柵遂窺山西八年糾豫捻圍固始窺商
 城擊走之同治元年由潼關窺閩鄉撲嵩縣伊陽葉縣
 官軍堵勒於澠池宣陽汝州郟縣陳得才犯南陽七月
 為楚軍擊退一會匪各州縣舉行聯莊會以禦賊禹州
 因閹漕被掣糾眾為匪河北三郡相率效尤八年有阜
 陽教匪糾結髮捻切近陳汝十一年有匪獲嘉中和鎮
 之會匪彰德金樓鎮之教匪搶攘其間久之始定一土
 匪故事民出夫馬供支漫無稽考吏胥紳士因緣為奸
 歲用金錢按畝攤派軍興以來征調絡繹追呼迫切於
 是豫民因伏莽探丸相挺起矣丑訖庚午次第平定一
 院匪即擒匪分黨焚掠仇出仇入秀民為俵而助虐疆
 吏盡殄以禍鄰中州當七省之衝相軍疲於應厥後張
 總愚北犯自道口迤西至太行山東至黃河無長圍斷
 賊歸路諸軍乘其窮蹙乃得殄滅豫境始寧亂不始豫
 功不專豫曰豫軍者以豫為主也夫致本諸章奏文檄
 李汝鈞康曾定方昆翰吳保清實泰訂焉

湘軍志十六卷 原刻大字本

國朝王闓運撰闓運字壬秋湘潭人咸豐丁巳補行壬子
 舉人光緒戊申 賜翰林院檢討大學士曾國藩以侍
 郎在籍

文宗詔治團練長沙國藩請就團丁為勇募東伍練技號曰
 湘軍兼創舟師習水戰武昌再陷督師東征轉戰江西
 憂歸起復四方有警爭乞援南則浙閩西則川陝北則
 淮甸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皆由此起既平洪寇力請
 裁湘軍進淮軍然宗棠席寶田仍募湘兵屯苗回定塞
 外 國朝龍興以八旗功旅威天下其用鄉勇自川陝
 之役始至粵捻之亂而湘軍遂以鄉勇立功名其間一
 挫於靖港再敗於湖口三困於祁門是書稱國藩以憂

懼治軍於將才之賢否軍謀之得失與夫始終艱難勝
 敗之故言之親切無所忌諱為湖南防守篇第一曾軍
 篇第二湖北篇第三江西篇第四曾軍後篇第五水師
 篇第六浙江篇第七江西篇第八臨淮篇第九援江西
 篇第十援廣西篇第十一援貴州篇第十二川陝篇十
 三平捻篇第十四營制篇第十五籌餉篇第十六言事
 相兼煩者合理惟其自信太勇而立言又好盡書中謂
 曾國荃負時謗諸宿將如多隆阿楊秀武彭玉麟鮑超
 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甯鎮錢益入軍
 中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鑄譏江南軍初出版國荃見
 之善有不釋然者至屬王定安則別撰湘軍記二十卷
 然文章千古不能以人廢言二書如褚先生之與龍門

固不必論其高下矣

吳中平寇記八卷 同治庚午刻本

國朝錢勛撰

無錫人內閣協辦侍讀撰文中書

歷保府道咸豐十年金陵大營陷賊方擾蘇松及浙東
西巡撫駐上海安慶既克曾國藩奏薦延建邵道李鴻
章任江蘇軍事鴻章由翰林倡率淮軍同治元年增募
淮勇選將束伍如陳學啟劉銘傳潘鼎新張樹聲周盛
波等赴上海用客將華爾戈登曰常勝軍旋命撫蘇
其餉以江海關稅及釐捐為大宗始僱募英法弁兵教
練洋槍隊開製造局仿製西洋各火器是年克復奉賢
南匯川沙廳金山衛松江解圍滬防解嚴復青浦嘉定
進取蘇州復常熟昭文二年克太倉崑山新陽吳江震
澤八月復江陰十月克復省城十一月克無錫金匱於
是裁撤常勝軍奏減蘇松太倉浮糧三年正月克宜興
荆溪二月復溧陽四月克常州堯勳楊舍周莊華市等
處竄賊沿江腹地肅清自統師東下迄功成凡二十九
閱月兼收復皖浙所屬地方勳從事戎幕親見軍中始
末委析次為吳中平寇記八卷推本於朝廷知人善
任文正以人事君為近古所未有同時周世澄撰有淮
軍平捻記十二卷趙烈文為之序宋麟達道孫威敘征
南歸藍原洲平臺紀略所自昉也

平定關龍紀略十三卷 光緒丁亥刻本

國朝易孔昭胡季駿同撰孔昭黔陽人季駿江夏人關龍之亂始則髮逆繼以捻糜爛於同治元年藍大順由川入陝竄洋縣陷佛坪踏盤屋窺省垣三年三月始就撲滅四年克復階州遂無遺類惟捻回狡獪忠勇公多隆阿等勦辦未竟左文襄以六年奉命督師部署諸軍不令捻回合勢張總愚既屢破於延州自宜川踰山南竄渡河趨衛輝犯獻縣奉詔入援西捻平率師還陝先清陝西之賊欽派大員駐西安理西餉有急需借高款於前路預設轉運以足軍食三路並進於是燭逆沮泉推堅河湟俘金積之巨渠撫杞罕之降虜十二年關內一律肅清光緒四年楊昌濬屬孔昭纂輯奏牘以紀其事季駿踵成之善後事宜如請設學院分文闡添置州縣裁撤制兵安插降回依奏彙報列入焉其謂秦中自遭髮逆之擾大荔渭南之回乘機殺掠甘回亦變大吏方憂餉匱因思以糧抵餉捐糧之議行之既久糧餉交困回之搜括益厲兵之譁潰相尋是知行師之要籌餉為先同一勦回前則如彼其難後則如此之易前此官胡等鄂餉以供東征曾文正進圖江皖以江西湖南廣東釐金為餉源其效較然可觀也

運軍紀略十六卷 光緒八年刻本

國朝陳昌撰昌字世五銅梁人官知縣蜀人以略顯者推威信公岳鍾琪壯烈伯許世英等教昭勇侯楊遇春咸同間則一等子奉節鮑忠壯公超自廣西應募入湖南歸塔忠武部下以勇略聞游為曾文正胡文忠所知文忠更其字曰春達運軍之名遂屢見於章奏諭旨宿松太湖之戰與多忠勇齊名許鴻之戰立廟豫章以光緒十四年終于家是書上輯方略下采曾胡奏牘年經事緯於軍國敗挫全口潰變上杭索餉始末及永隆河捷後因傷病離營奉詔詰責亦據事直書敘次明淺頗不無難字文正鴻藻序謂忠壯當欲推爵讓胡公以章其以人事君之美事雖不果然季駿知已識地過人當勦粵逆時軍中賊中咸稱多鮑運軍有記而忠勇殉節陝西其戰事自國史外無有搜輯傳之者亦公論也

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李有棠撰有棠字希生萍鄉人由優貢官峽江訓導紀事本末自宗袁氏機仲後歷史略備惟遼金二代編著未聞遼史簡略泰之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間多抵牾是書以正史為主理需緒詳起訖不加論斷仿三國志裴注通鑑胡注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志為考訂年月之訛并兵事勝敗歧異參互鈎稽附之考異魏王之立天祚紀謂為蕭幹而紀北遼事又以為和勒博證為一人李處溫援立魏王自為宰相嗣懼禍通宋於北遼紀又謂宰相李純潛納宋兵亦鈎加之辨證於一人數名及數人同名者詳為分析國語解對音并誤名義多乖其地名人名志遵新譯附其舊作某字於其下自為凡例列於卷首其謂齊天后善琵琶元妃誣其與樂工通為僞事乃信為實事案撰東都事略者為王伯非王為僞實為大謬書中亦不免間有謬誤也

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李有棠撰金史首尾完密條例整齊較宋遼二史為最善是書條析條分義例與遼史本末略同太祖自珠赫石之捷次年建號稱帝改元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於天慶五年未載其事至七年乃載太祖用楊朴策即位改元金史謂為烏奇邁所請無楊朴定策事又不為朴立傳附之攷異補其疏并遼史載天祚帝幸混同江遇頭魚宴太祖不肯起舞欲殺之嗣因事送咸州詳哀司問狀及下詔親征太祖慟哭欲自殺以激眾怒遼復遣使冊為東懷國皇帝金史未載參見以昭核實衛王紀大安二年九月京師戒嚴上又未載蒙古起兵之事宣宗即位乃圖克坦猛勸胡沙胡迎立而紹宣二紀均不載韓常為宗弼愛將戰功最著而無專傳烏陵思謀為宗翰謀主亦未立傳北遼魏王之立改元建福蕭氏稱制建號德興金史但稱自立於燕建元德興合為一事均參攷彙輯於名氏之互歧者詳為攷核其郡縣分合山川隸屬及關津堡塞皆據地理志而泰之各史傳記分注詳晰所撰遼史紀事本末亦然世宗為一代令主將軍輔謀猷用罷薈萃成文仿明陳邦瞻敘次真魏諸賢例也

國朝彙編記二十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王之春撰之春字灼棠清臬人累官巡撫是書為中西互市成和而作自開國訖同治中外文涉事宜以及通商始末皆在焉凡服從最久之藩部屬國年例貢獻輿夫封冊命使錫賚燕犒不備錄取其勢有交通事關涉者略識其端又以已意揆測危言十三篇沿海各口及臺灣澎湖等島著為圖說附諸卷末俞樾序謂當孟子時有善戰者有連諸侯者有辟草萊任土地者人人以為得富強之策亦猶今西國之心計奇巧器械精良雖孟子無以尚之也孟子則一言以折之曰盍亦反其本矣所謂反其本者無他焉刑罰薄稅斂使鄰國之民皆仰之如父母如此者在孟子時不返朝秦暮楚溢中國而在今日則惟統大九州而為之君不難矣此雖論高近迂實究心當世之務者所當知也

宗元學案一百卷 通州何氏刊本

國朝黃宗羲原本全祖望修補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學者稱為南雷先生祖望字紹衣號謝山鄞縣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春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以知縣用宗羲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溯宋元儒家述其學派未及成編而卒于百家續纂之乾隆丙寅祖望取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為增定謀刻于二老閣鄭氏第為錄與十七卷祖望卒底葉歸月船盧氏其殘本歸楊菴蔣氏宗羲七世孫直屋又有八十六卷校補本道光辛卯通州何文安凌漢晉浙學按試寧波以之發策屬浙士為蒐訪戊戌鄭縣王梓材為輯馮雲濤蒐得各本合校成文安為作敘云書版燬於兵火文安子紹基謀刻于都中梓材復補脫正誤至丙午而畢事焉是書創自黃氏全氏修補之凡安定第一卷泰山第二卷百源第九卷十卷濂溪第十一卷十二卷明道第十三卷十四卷伊川第十五卷十六卷橫渠第十七卷十八卷滎陽第二十三卷上蔡第二十四卷龜山第二十五卷廬山第二十六卷和靖第二十七卷劉李諸儒第三十卷呂范諸儒第三十二卷周許諸儒第三十三卷王張諸儒第三十三卷武夷第三十四卷紫微第三十六卷豫章第三十九卷橫浦第四十卷衡麓第四十一卷五峰第四十二卷劉胡諸儒第四十三卷艾軒第四十七卷晦翁第四十八卷四十九卷南軒第五十卷東萊第五十一卷艮齋第五十二卷止齋第五十三卷

心第五十四卷五十五卷龍川第五十六卷梭山復
 齋第五十七卷象山第五十八卷西山蔡氏第六十二
 卷勉齋第六十三卷潛菴第六十四卷木鐘第六十五
 卷南湖第六十六卷九峰第六十七卷北溪第六十八卷
 滄洲諸儒第六十九卷七十卷嶽麓諸儒第七十一卷
 麗澤諸儒第七十三卷慈湖第七十四卷紹興諸儒七十
 五卷廣平宣川第七十六卷槐堂諸儒第七十七卷鵲
 山第八十卷西山真氏第八十一卷北山四先生第八
 十二卷雙峰第八十三卷深寧第八十五卷東發第八
 十六卷靜清第八十七卷介軒第八十九卷魯齋第九
 十卷靜修第九十一卷草廬第九十二卷靜明寶峰第
 九十三卷為黃氏原本所有高平第三卷廬陵第四卷
 古靈四先生第五卷士劉諸儒第六卷涑水第七卷范
 呂諸儒第十九卷元城第二十一卷華陽第二十一卷景
 迂第二十二卷蕪山第二十八卷震澤第二十九卷陳
 鄒諸儒第三十五卷漢上第三十七卷默堂第三十八卷
 趙張諸儒第四十四卷范許諸儒第四十五卷玉山第
 四十六卷清江第五十九卷心說齋第六十卷徐陳諸儒
 第六十一卷二江諸儒第七十二卷張祝諸儒第七十
 八卷邱劉諸儒第七十九卷存齋晦靜息庵第八十四
 卷巽齋第八十八卷師山第九十四卷蕭同諸儒第九
 十五卷元祐黨案慶元黨案第九十六卷九十七卷荆
 公新學略蜀學略第九十八卷九十九卷屏山鳴道集
 說略第一百卷皆全氏所補黃氏為陸王之學全氏為

程朱之學又皆為經學史學家採探宋元講學諸人上
 集語錄辨別宗派輯為此書於七百年儒苑門戶源流
 分合敘述頗詳持論博通不涉迂陋微眈足資考鏡全
 氏修補是書兼為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書
 列傳特加精詳所為序錄可以見全書之聯絡梓材於
 重校之次徧涉四部書凡原書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
 別為宋元學案補遺百卷以保續刊此尤黃全二氏之
 功臣矣

明名臣言行錄九十五卷 虞山徐氏刻本

國朝徐開任撰開任字季重虞山人朱子作名臣言行錄原以網羅舊聞載軼事以備史家之採擇明武進徐紘有明臣琬琰錄輯洪武迄弘治九朝諸臣事蹟海鹽徐咸有名臣言行錄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是編采名臣嘉言懿行自開國年起訖南朝末造止別偽存真不論官爵舉長略短不分門戶于革除遺忠甲申殉節之臣廣為搜羅尤極敬慎黃宗義序謂以朱子之嚴尚有議其范平章實內翰之不應入者近時偽書流行如申申之死難則雜以俘戮送關之難則雜以脯死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收廓清之功開任家世通顯多藏書身經表亂高尚不仕其從

子乾學昆季同在史館為之秋錄傳誌纂述甚勤用力者專且久足備一代之文獻中間如解縉憲義楊榮夏原吉之身事兩朝王越之權術用事張亨致桂萼之希旨取媚楊溥遷就於靖難革除之間李東陽依違於奄豎擅權之日善善從長瑕瑜不掩夫抵取善之道不以人廢凡其莅官施政及論事之文有便於民利於國者節取一長不必推見至隱自序謂高皇肇興膺天下而偕之大道無論小人不敬為即君子不自居其名遜國之際仗節死義者甚眾難以文皇新伐之而不能盡盡仁宣英憲孝武六朝偉碩云盛大禮議興永嘉以一言取相不能開誠布公報復太甚風氣漸變江陵受遺強兵官國措天下於衽席者二十餘年不可謂非其功嗣後

輔政者率模稜取容精神智術盡銷沈於頤相軋之中急功多議論惡諫言喜附和世所謂君子者未必皆君子而世所謂小人者乃真小人予為神州痛并為領袖諸賢惜其言切至尤足寓勸懲之意非苟作也

松陵文獻子五卷 康熙刻本

國朝潘樞章撰樞章字聖木一字力田吳江人補桐江弟子員南潯莊氏史獄以名重為所撫引及於禍吳江之為縣自梁開平三年吳越王錢鏐割吳縣松陵鎮地始置為樞章肆力於學綜貫百家已而專精史學撰此書凡數易稿而就體例精微考訂論贊有史裁凡人物七卷儒林孝義一卷文學一卷隱逸一卷高僧道術藝能一卷列女寓賢一卷官師三卷隱逸徐白以下諸人則弟未所續纂顧氏炎武稱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慎無以甥貴貶其節肅甲子修縣志全用此書來謂吾兄作書固為已志張本但不應略不載其姓名絕不言本某書後序

云莊注具存何傷乎向秀他書無恙何損乎景升梓以行世其國史改異則潘文勤刻於功順堂彙書明汝訥為庠生吳子思隱老人思聰其孝父也云父思聰脫季字汝可起謚介烈係崇禎十二年己卯貢生庚辰入都廷試壬午授常州司訓南下過難書中謂崇禎壬午以貢士廷試誤特辨正之

國朝詩鈔小傳二卷 紀昀刻本

國朝鄭方坤撰方坤字則厚一字荔鄉閬縣人徙建安雍正元年進士由知縣官至山東兗州府知府博學有才藻好個羅文獻是書自吳偉業曹溶至鄭燮江浩然及其族子三才伯兄方城各為小傳而以聯句合鈔小序終焉於梅村錄臨終一詞於高江村錄復官謝表為足概其生平謂毛大可說任一掃訓詁習氣尤好與宋儒牴牾而稱惠顧漢通經績學說詩解頤為毛鄭功臣矣際紫陽諍子不徒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字著能識經學流派稱紀璧子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於陶李深傳道兼及李中孚魏冰村傅青主陸冰修紀汪蒼文教子弟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

皆有知人論世之意康熙辛丑預試禮闈李巨來拔魁一經不可得有知己之戚而論其文取廬陵南豐命世之志取介甫學術取象山詩則出入眉山劍南不盡學西江一派不為阿好濟河海盛間以阮亭山麓並舉江南人士有漁洋棉津二家之別謂此鄉曲之談阿私之論惟新城長水此然為南北二大宗師持論極為平允雅文采葩流時或意為詞掩不害其史識也

詞科掌錄十七卷餘話七卷 道古堂刻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荊浦仁和人乾隆元年以舉人召試博學鴻詞授職編修試陽城馬周科罷歸博聞強記萬九沙以為鄭漁仲之流著有鴻詞所業嘗自謂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書中於同時所徵仕履撰著據摭積尺稱胡天游才名為詞科第一馬曰璐歲書甲於大江南北萬經禮記集說在衛陳二家之間沈炳震合鈔新舊唐書最為明備方觀承有用世之才沈彤潛心經學長於古文冲懷樂善品臨精當惟隨手鈔纂多所遺漏李富孫病其略而不詳於選入詞館與放還田里既不分曉其取者十餘人未取者八十餘人行事均不見於錄於薦舉人數以舉主為分別不能知其中選不中選有為部所駁及病不就試亦未詳又祇據薦舉時出身未及詳後日之科目官爵以及著作殆未成之書為深其失至法開文議其幾於自述其事則似未觀全帙矣

豫章十代文獻略五十二卷 乾隆戊申重訂本

國朝王謨撰謨字仁圃金谿人

豫章於漢為郡

今為江西省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由是郡國多有傳記吳太常徐整有豫章列士傳三卷其後志豫章則有熊熙熊欣雷次宗董瑱涂康洪芻志都陽則有顧雍張仁徐濯劉澄之王德璉志臨川則有荀伯子甘伯宗志南康則有王韶之鄧德明志尋陽則有張僧鑒張容晁百撰志廬陵則有王孚志宜春則有羅誘童宗說今多亡佚是書專錄人物上起炎漢下訖五季傳記亦存斷以正史敘例有四一曰考姓氏以辨族姓二曰秩官制以徵選舉三曰申土斷以定流寓四曰揆文義以合史例袁次豫章先賢徵言隱行遺文逸事較通志幾增其半史記謂吳為擊殺義帝魯書謂陶桓公窺喻晉室加以辨難爵里世系博采羣書參互考訂詔碑誄撰著辭賦兼收並舉其他忠義孝友循吏儒林各以類次自比常氏之志華陽於一方文獻雅鑒之覬井白之婦苟有可紀必著於書謨博學該通嘗輯漢魏遺書校其經翼一門皆漢魏至隋經注任說又做華陽國志作江陽典錄四十卷分郡縣事此書之成垂二十年新城曹九皋序稱其表幽闡微用心勤篤嘗與之往復商榷也

時

人傳四十六卷 文選樓叢書本

國朝阮元撰元字伯元號雲臺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道光丙午重宴原鳴加太傅卒謚文達博聞好問於學無所不窺以辛亥大考擬張衡天象賦擢詹事召見問及天文算學事乙卯任浙江學政阮錄自黃帝以來為此學者人傳傳凡得二百四十人自起凡例專取史算一家其以妖星暈珥雲氣虹霓占驗吉凶及太一五遁卦氣風角之流一概不收言天者古有周髀宣夜渾天三家魏晉間又有昕天穹天半天之論皆錄于儀器制度特詳凡通九九之術者俱得列凡所敘錄其議論行事但取其有關於算者其著作發明數學者無論存佚未見一詳

載古今為術者三統以來不下七十餘家據據尤備于造術諸人傳中略載績年曰法歲實朔常等數所采如黃初元始奉元占天等術皆以距算減之乃為其術上元距其造術時之積年依放諸史傳外國之例凡古今西人別為卷第附於後擇友人弟子分任校錄元和李銳台州周治平力居最親加朱墨攷訂甚多傳訪通人錢大昕凌廷堪談泰焦循並為印正嘉慶己未勅為定本徐算氏之大名紀史天之正軌算學之源流傳習始得專書其謂西法竊取於中國地圖之說本于曾子九重之倫見於楚辭凡彼所謂至精極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特備譯算書時不肯贊言之耳近來工算之士每據今人之密而追咎古人見西術之精而薄

視中法是編固羅今古善善從長融會中西歸于一是凡夫改一率立一法者輒於篇末著論以發其趣其是非互見謬妄不經者亦皆評其得失尤通識也

東越儒林後傳一卷文苑後傳一卷三山陳氏刻本

國朝陳壽祺撰壽祺字恭甫一字莘仁號左海閩縣人嘉

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部特奏留館授編修充

國史館修纂以憂歸回採輯本朝閩人行實為東

越儒林文苑後傳補上史館陳壽祺傳錄其輯無極太

極之說論春秋無誅意之法無治黨與之法論毛詩序

說不可廢雷鉉傳錄其乾隆十一年應詔上言官殿

瑞傳錄其周官詳義舉太宰九職以明生財之道及說

禮服之言王命岳傳錄其平定雲南貴州策徑國遠圖

疏極陳漕弊疏朱仕琦傳錄其原法以究治道又與胡

天游論古文升降書皆有闕學術政治之大壽祺解經

得為漢大義阮文達纂羣經古義為經郭壽祺定其義

例取舍及書中所為方通傳稱其于經善破析疑滯咸

有據依獨不信儀禮周禮以為互校三禮彼此舛異先

後矛盾非周人之禮並戰國人而為倚附七十子之徒

以傳於世其持論類呂坤之四禮疑問通人以是病之

於鄉國文獻不為掩護論者謂其開閩人任學之宗有

以也

列女傳補注八卷叙錄一卷郝氏道書本

國朝王熙國撰熙字瑞玉一字婉修福山人棲霞郝懿

行室封宜人士德善惡繫三代治亂之原士大夫與君

之兆劉向所叙列女傳為垂世立教之大經先有曹大

家基母遺虞貞節三家注大家注十五卷至北宋猶存

見史記正義文選注所引故題曰補詮釋名理校正文

字實非經傳疏解精嚴咸庸序謂其注有虞二妃頌

元妃二妃曰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為人之大始劉氏又

於此託始也注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曰荀子云

好稼者眾矣而後稷獨傳者壹也是後稷之性專壹亦

母教使然注簡狄傳簡狄性好人學之治曰人事五教

之屬契明人倫本之母教注衛寡夫人傳遂入持三年

之喪曰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曾子問取女有

吉日而女死壻廢喪而吊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

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齊女情過乎禮未為中道斯並微

言善解禮意傳引詩文義與毛不同志訂為魯詩以劉

向世傳魯學也其論肇始於王伯厚而朱彞尊范家相

咸庸志本之馬瑞辰謂惟康王屢起閭閻起興與漢書

杜欽傳同師古以為魯詩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與坊記

引詩鄭注為定姜送婦同釋文以為魯詩可顯證為魯

詩說其以式微為黎莊夫人作碩人為莊姜傳母作大

車為息夫人作經傳無徵若以柏舟為衛宣夫人詩與

李黃集解引韓詩合某篇為傷夫有惡疾汝墳為家貧

親老仕子亂世與韓詩章句合行露為夫不備禮女不

肯往載駢為許穆夫人始欲與齊以為國援與韓詩外傳合渭陽為秦太子娶送晉文公與後漢書注引韓詩合行筆為公劉詩與趙長君吳越春秋合長君後杜撫受韓詩蓋亦韓詩說疑向常治韓詩或謂韓魯多同不確其說足與補注相發明末附校正一卷為庸與瑞辰及王念孫引之胡承珙洪頤煊年房王紹蘭之說照圓博涉經史一家著述辨析疑義時相訂正懿行卒後輯其遺書其行事紹美惠姬無愧矣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 國朝經師經義一卷 國朝宋學

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 粵雅堂叢書本

國朝江藩撰藩字子屏號南浦別號鄭堂甘泉人監生少受業於元和惠棟吳縣余蕭客江聲博綜羣經通如作者之意學有師法義據斯嚴某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本朝學者經學之源流鑒然可考學行出處著撰諸論靡不綜貫阮文達 國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梨洲居首是書以兩先生編於卷末以不純宗漢學也二氏讀書講學以名義自持生平大節無可軒輊所論意別有在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經術而一本漢學之旨書仿唐陸元朗經義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附於後俾學者得所攷尋其宗旨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書雖存其名而實未成者書已行而未及見者其人尚存而著述僅附見於前人傳後者皆不著錄又作 國朝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湯文正魏果毅諸公以 史家有傳未載陸清獻從祀孔庭亦有 國史可攷故未載唯錄潛心理學而未錄表見於世者惜其采摭未備痛詆羅臺山亦近編藩宗漢學復撰此書漢學宋學皆求通之資漢儒言訓詁宋儒言義理原不可偏廢論者謂古人於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學不逮古之徵也

4
庚子
反

從政觀法錄三十卷 道光庚寅刊本

國朝朱方增撰方增字壽川號虹舫海鹽人嘉慶辛酉進士由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充史館提調纂修官幾二十年於臣工列傳擇其關乎 朝章掌故 國計民生者隨時錄存所施之政所奏之章其事行自某年其人時為某官標明之以備檢尋取魏翁欲習知漢事李賢皇貴練習舊章之義顏曰從政觀法錄起自 開國訖乾隆朝以事繫人有裨實用同時錢儀吉序碑傳集謂江西漕項奏銷冊有里民津貼銀米戶部按部例未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知後讀李穆堂即溫勤奏誌事乃大明江右多山路道險漕糧以小艇木筏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船費載於賦役全書康熙二十八年著為令部臣等議傳減總督先後疏爭讀八旗通志范承勳即廷樞傳言之益詳以見舊章之當博考是書用意略同惟錢書網羅舊聞彙集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雜傳是書則徵經制存良法仕履行誼不復詳述凡 諭旨未經刊布條議未准施行戰績未入 方略事例未列會典概不登私家之誌狀學士之碑銘故老之傳聞野乘之記載亦不旁采是其所異也

鶴徵錄八卷 鶴徵錄十二卷 清蔭老屋刻本

國朝李富孫撰富孫有春秋三傳異文釋已著錄富孫為徵士良年來孫康熙己未良年以諸生徵試博學鴻儒是科薦舉一百八十有六人中選者五十六人同入翰林纂修明史曾孫集字敬堂仿朱檢討鶴書集之意輯鶴徵錄不用傳體以便條附遺聞僅得四十餘人富孫其從孫也與從弟遇孫慶伯續為纂輯依鶴書手彙及家乘記載綜括而成原輯列前續以某案別之有故實未盡采錄者其兄超孫引樹別錄雜綴一卷法式善序其簡校有體要言必有據事必有徵與阮芸臺詞科撰錄泰小峴己未詞科錄相發明富孫復著乾隆丙辰詞科為鶴徵後錄續遺聞軼事並雜采諸家所著案而錄之分列標目志仍前例是科薦舉共二百六十七人御試於保和殿中選十五人次年丁巳復行補試拔四人俱置詞館已丑奉 詔薦舉經明行修之士迄庚午辛未保舉四十九人諸徵士為當事論薦復膺是舉者二十人並著於錄紀事蹟備故實積勳蒐采成於嘉慶十五年視全謝山公車徵士錄沈某園詞科同年錄杭董浦詞科字錄為詳吳江沈琳惠議其所采摭詩詞多而事實少且于擇園西成不知其姓于聞元歲孝清孫俞鴻德諸人不知其字于朱孝章約亭不知其長洲在崑山蓋當時諸人所有雜著別集家傳志銘未盡刊刻流傳尚有未能悉其遺行者然大體釐然井然可與前錄並重我 朝稽古崇儒兩開大科名臣循吏儒林

文苑俱出其中出處崖略具備於二書攷掌故者可以仰見當時得人之盛也

大猷徵存錄十卷 咸豐八年刻本

國朝錢林樸林初名福林字耕雅一字東生號金粟仁和人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歷官侍讀學士大考降侍講遷庶子熟于漢唐注疏近時經生家言於本朝名臣言行及河漕鹽權倉儲海運采買災賑銅政錢法地丁雜稅諸大端人地年月多得之史館記載道光八年臨終以平生所集事實付門人汪喜孫經俞心燮陳奕理成四冊至藻編成六冊付之手民程恩澤祭東生夫子文有云子嘗稱言經生偉人 昭代所儲蒼萃著述錄采梗概以遺南菰學校壇宇治課常變鈺析而臚其意蓋本宋杜大珪之例收碑志遺事編次入書以備國史之采擇惟不注所出且其間論定失審如以馮班附尤侗以惲格附黃易以趙執信附吳雯以高其倬附黃任以王鳴盛附任啓運以顧廣圻附袁廷樞未能盡察人意又稱貝子蘊端為安和親王之類亦不免間有舛誤也

碑傳集一百六十卷 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錢儀吉撰儀吉本廬江何氏字謫人一字定廬號衍石又號星湖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歷官工科掌印給事中降員外郎門人鄧陵蘇源生書事云先生仿明焦弱侯獻徵錄為國朝徵獻集閱文集千餘家益以直省志乘萃涵叢史裁通識一代文獻備於是編同鄉朱侍郎方增作從政觀法錄陸方伯言撰政學錄皆先生啟之謂是書也自序謂自天命以來王侯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秀之名跡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可以考德行習掌故或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跡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間為附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感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及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多德之助曾文正序平江李氏先正事略首及此書沈吉士善登謂書名凡三易始名百家徵獻錄改五百家銀管集或稱湘管集後主大梁書院乃定今名最後重定體例更名昭德文編以首

冊卷錄

列聖聖德神功碑故也稿草保全變後流轉吳蜀多所點竄先緒庚寅黃布政編訂校刊定從今號為類二十有五始天命紀元迄嘉慶朝止原編附存奏議雜文凡已見經世文編者不錄自四十五卷以前有於碑傳全篇外節取他說攷異刊同各為附錄然未編及也體裁

閱整取舍謹嚴二百年文獻之林於學人最為有益先正事略不注所出湘陰李氏耆獻類徵錄據別集多挂漏史館列傳居大半非其倫矣

國朝學案小識十五卷四版齊原刻本

國朝唐鑑撰鑑字鏡海善化人嘉慶己巳進士授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太常寺卿謚確慎能文端作學分正統翼統附統雖統異統五門理門人材皆較其品第而甲乙之退閔冉抑張邵而以周子二程子朱子與顏曾思孟並列任情軒輊未知何據荀揚老莊其臨疵得失久有定論不必如漢書人表之所為其作閑道錄詆斥陸王幾不使居於人類亦不免好勝之譏鑑潛研性道篤信程朱大旨在辨別王學而近世漢學家亦類及之國初大儒多宗姚江乾嘉而後漢學愈昌盛行獨不囿於一時風尚顯示抑揚以陸清獻張楊園陸稼書張清恪為正宗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為翼道于北溪以下四十四

人為守道黃梨洲以下為經學卷末附心學終焉

世宗有本朝大臣以德則湯斌為首之諭乃以其為陸王蕪程朱之學而抑之漢學重師承求實是是書於家法源流亦未詳備朱一新謂其分門別類蓋沿理學宗傳之例而立名目似未盡善欲為學案當依國史儒林傳之例漢學宋學各以類從無論習者恕谷不當遺棄即臺山尺木亦可附存徐鉉既分得失自見最為通論曾文正書後有云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即物窮理云者古昔賢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以本心為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違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

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寔一說則生一教高景逸顧涇陽氏以靜坐為主而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乾嘉諸儒務為博考惠戴之流鉤研詰訓薄宗賢為空疏亦變而蔽也別有顏李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動於見迹病宗賢為無用又一教也而獨稱稼書亭林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具有微旨其於大小醇疵為能多識前言區別至當所為聖哲畫像記意主匡時植教於本朝推顧秦姚王之學世有真儒固不以方隅自囿也

續時人傳六卷 觀我生室彙本

國朝羅士琳撰士琳著有春秋翔問考已著錄算學自註
首身以來詳於周官述於漢晉盛於唐而精於元由疏
漸密至 國朝而大備

聖祖御製數理精蘊乾隆九年增修儀象考成道光甲辰為
儀象考成續編六藝昌明供書大顯勤學之士若梅文
鼎梅穀成何國宗陳厚耀戴震等先後林立各有撰述
推步非專家不能辦太史公書時人子弟分歿如漢家
業世世相承為時律年十三傳之時官各從其父學所
謂專門之術也阮文達時人傳之名義取諸此士琳少
治經後文達久專力算初精西法既而殫精天元四
元之術集所校著都為觀我生室彙錄古今時人各

為列傳依文達體例補前傳所未收者得補遺十二人
附見五人續補二十人附見七人凡四十有四人雖為
六卷論者謂世之震驚西學者讀阮氏書而知地體
之圓辨自曾子九重之度昉自天問三角八線之設本
自周髀家氣之差得自後秦姜岌盈朒二限之分肇自
齊祖冲之渾蓋合一之理發自梁准靈應九執之術譯
自唐瞿曇悉達惜根方之法出自宋秦九韶元李治天
元一術西法雅微究其原皆我中土開之也

劉向孝子傳一卷 蕭廣濟孝子傳一卷 師覺授孝子傳一卷
子史鈞沈本

國朝黃奭輯劉向孝子傳隋唐志皆不著錄文苑英華許
南容李令琛對策並言梁鴻作述人傳劉向修孝子圖
法苑珠林忠孝篇郭巨丁蘭董永大舜四事並稱劉向
孝子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郭巨董永二事作劉向孝
子圖洪氏隸續載武梁祠畫像記中有董永事爽所輯
僅舜及郭巨董永三事丁蘭事失採隋志孝子傳十卷
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撰唐志十五卷爽據世說德行篇
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成一卷隋
志孝子傳八卷師覺授撰唐志卷同南史孝義傳宋師
覺授南陽涅陽人也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
一出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舍車奔家聞家哭
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元和姓纂言
覺授入宋書孝子傳誤以南史為宋書章宗源云元和
姓纂覺授一名呂姓師在入聲質部據此則師乃師之
誤然諸書皆作師亦無從改訂也

趙岐三輔決錄執虞注一卷子史鈞沈本

國朝黃奭輯隋志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執虞注舊唐志七卷新唐書十卷後漢書趙岐傳岐著三輔決錄傳於時章懷太子引決錄序云近往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未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音書執虞傳虞注三輔決錄史通書志為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執虞族望姓記補注篇善執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章宗源謂岐撰決錄據其自序並昔人徵引逸篇其書不類譜牒至執虞之注與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岐錄多取韻語如顏氏家訓所引堂堂手張京

兆田郎書證篇前陽大夫范仲公鹽鼓蒜果共一節後漢書隗囂傳注平陵之王惠孟錯錯激昂述困於東平北堂書鈔藝文部五經紛綸并大春太平御覽人事部道德彬彬馮仲文此史通所謂文言美句也文選王玄憲集序注引決錄曰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談者取則後漢書蘇竟傳注引執虞注曰惟有孟公論可觀者班耕皮與郭季通書言劉孟公歲器於身用心為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曹世叔妻傳注引決錄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執虞注曰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此岐錄與虞注大抵簡者為錄詳者為注諸書所引錄與注不盡分晰惟初學記獸部引五門子孫凡民之任民

為語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嗟嗟但聞勝聲注曰門今在河南四十里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作客舍主春豬賣豚此於虞注別作細書最為分明原書久佚爽輯為一卷書抄引決錄何比干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宏舉為廷尉右平御覽引注曰茂陵何比干漢武時為廷尉右平爽謂後漢書何敞傳敞六世祖比干為廷尉正注引何氏家傳俱不言右平杜佑通典云漢宣帝地節三年初子廷尉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時為廷尉右平課矣據此則郊鄉原文當無右平字仲治注乃云然耳其說亦甚允也

嵇康聖賢高士傳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國朝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晉書嵇康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宋書周續之傳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南史同唐志作上古以來聖賢高士傳國翰據輯成卷辨夜作不為太師歲為司馬氏言也幽憤諸詩皆有避惠之意是書首列詩由善卷子州文父石戶之農下隨務光亦卷山巨源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之旨惜原書久佚所為贊僅存許由一首惟中有司馬相如賦不解也史通別傳云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以固史之寓言駭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今此條不見輯中

復社姓氏傳略十卷 道光十一年刊本

國朝吳山嘉撰山嘉字愚甫雲澤人縣學生其五世祖嗣興孫瀉等創舉復社始遭黨禍繼感滄桑轉復社姓氏錄凡二千二百四十人附南都防亂公揭而事行未具山嘉搜采事跡成傳略十卷共得千二百餘人其前人專論復社者如吳偉業復社記事陸世儀復社紀略杜登春社事本末雜采為復社事略登諸卷首書中閻爾梅傳謂都城破偽防禦使武棲至徐州官吏遠迎爾梅毀其檄慷慨斃之獄中治甲申亡臣表之誤吾水劉仲錚據水田居集乃劉文忠同州之子孟欽姁鐵乃仲錚兄弟永新賀貽孫有水田居集與母高隱不仕詳集中毋龍宜人行述是書皆未之徵引烏程張鑑本謂勝

國復社不惟梅村妄引黨禍為非即改高辨為無閩國社之屋未為得經其頭訖於婁江烏程開隙之漸與夫牽率東林及東林復社之出入頗能考其事之曲折而推本於小人用壯君子用固之兩言足補原書之所未盡東林列傳收入四庫史局初開即允詞臣之請一洗韓通無傳之陋殉節臣工特賜專謚通謚入祀祠廟多出於社中其間有失身改節者未可概其全體責地吳次尾復社姓氏前後二卷其孫復古補錄一卷較翻本多異同山嘉謂錄中低一格者相傳為第二集復社有尹山金陵虎邱三大會或曰是冊即金陵虎邱兩會時所甄錄亦自以錄中姓氏尚有千人未得羅其事行為歎也

國朝經學名儒記一卷 光緒九年刊本

國朝張星鑑撰星鑑字偉餘別字問月崑山人親炙於陳碩甫徵君為好說經之書咸豐戊午游京師得交於何願船桂皓亭同治壬戌成 國朝經學名儒記一卷據本傳及各書序詳其里居及撰述之自立身行事略而不詳撰述無關經學者如顧氏郡國利病書之類不錄入以漢學為宗講求宗學者概不及論漢學家法則今古文劃然分明蓋得於碩甫為多視江鄭堂師承記增多數千人太倉徐元潤秋士序謂漢儒說經守家法一字不許出入典午以後漢學遂微河南北諸儒各有師承李百藥儒林傳序略存姓氏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李唐以來諸儒以意說經互有得失 國家稽古右文將墜之緒翳而復明偉餘為之溯其由來詳其著作視百藥所序加詳焉費雲舫中允刻之申州汪柳門管中季先後補其漏略朱硯生府丞刊於奉天亦初學治經者所必讀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七百二十卷 賢媛類徵初編十二卷 光緒甲申刻本

國朝李桓撰桓字黼堂湘陰人歷官江西布政使署巡撫是編專輯天命元年至道光三十年八朝史傳洎私家紀述簡首錄 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及嘉慶十七年續修各表傳次宰輔次卿貳次詞臣次諫臣次郎署次疆臣次監司次守令次僚佐次將帥次材武次忠義次孝友次儒行次經學次文藝次隱逸次方技為類十九凡七百二十卷賢媛十二卷並為述意一卷總目二十卷通檢十卷姓各錄一卷開纂于有五年屬黔陽楊基善奉訂校刊人數逾萬事蹟頗詳而別擇未能盡善以 國初內三院學士列宰輔以 特旨褒異贈內閣學士禮部尚書副都統御史者列卿貳以國子監祭酒司業列詞臣以布政按察兩司列疆臣以 國初大臣八大臣十六臣列將帥門類頗為混淆史館故事止准史官就館錄錄不得將原本携歸私寓其尊人文恭公星沅兄編修杭疊直史局就鈔無多嗣屬在館戚友寫錄故 國史館本傳多不全外藩王公表傳得自傳鈔亦尚有闕卷惟其廣事搜羅據所見備錄依類編排頗便尋檢於碑傳為本人子孫撰述與他人所作生傳或自撰墓誌及文字近於諛墓事無實證者纂入較嚴又當以屢更差比疑信滋淆刊自附登郵請糾舉自謂東西北三口山河城堡村鎮及直省偏僻地名雖經泰攷詳校仍恐誤屬甚多原本

關文多則旁刻關字少則照刻方格不以臆度寬易亦足徵其矜慎也

元祐黨人傳十卷 潛園總集本

國朝陸心源撰心源字剛父號存齋歸安人咸豐己未舉人歷官廣東高廉兵備道元祐黨籍碑三百九人其華華大賢具見史傳而無考者止識姓名無從得其行略覽者每以為憾是書於宋史有專傳者七十八人及附傳三十四人節錄大略其附見而事蹟不詳者如趙彥善王汾吳安詩劉唐老范杲中韓治范正平蘇昞之類鄭俠陳璘史傳雖詳而頗有譌舛者皆參考羣書別為之傳如姚勔岑象求楊康國朱紱鄧忠臣秦希甫周綽楊璠寶馬渭陳鄂蘇嘉尹材商倚李深李新陳并周鏐黃隱呂希績皆卓然可傳而宋史不為立傳特為攷補王鞏傳僅載後東坡游隴山事亦為補傳高遵裕與高遵恪非一人神師道列黨籍碑有師極無師道當為改名並加審正趙令時史附燕懿王傳王古史附王素傳增補事實而辨金石萃編以為無傳之誤別為黨禁始末為第十卷心源嘗為宋詩紀事補遺其屬書小傳有仕履不詳時代未著者別為補正四卷又作宋史翼四子卷可謂勤矣

晴人傳三編七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諸可寶撰可寶字璞齋一字進翔錢塘人同治丁卯舉人江蘇崑山縣知縣傳晴人者阮文達創之羅士琳續之成於道光庚子至光緒乙酉垂五十年如士琳與項名達徐忠懿戴熙顧觀光夏竦鄒伯奇李善蘭通材輩出可寶嘗從仲兄可繼學算復輯三編敘吳任臣以次二十人為續補遺二卷自道光二十年以後首文達依輩行沒世之先後得三十一人附見二十五人附記又二人為後續補遺四卷次附錄一卷為名媛三人西洋十一人附見四人東洋又一人筆所聞見擇必精語必詳旁及名媛謂自大家被詔踵成兄固八表天文志未竟之篇千古無嗣響乃有殫精數立說著書接

武於扶風僅見於彤史匪獨拾阮羅之遺珠亦所以脩昭代之隆軌云

續碑傳集八十六卷 江蘇編譯局刊本

國朝修葺孫撰葺孫字夫之一字後珊晚號蕪風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加四品卿銜以學部奏議候補錢銜石碑傳集成於道光間至嘉慶朝為止葺孫續之為道咸同光四朝八十六卷體例一準前編除宗室王公藩陽功臣開國軍輔國初功臣明臣軍輔外如軍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屬督撫監司守令教官雜職武臣忠節降附藩文苑列女各目悉仍之藩臣後添著將一目列女中添辨通一目經學理學志改為儒學事有誤者間作夾註自謂跳格空行體例不一或以護院列之替撫而仿列監司略舉數端初非疵類惟是中興時會賢才眾多則甄綜未免稍寬碑版傳狀子孫不出則篇牘不無或漏如陳忠宣公深何子貞鍾子勤潘文勤翁文恭李善農李慈客皆付闕如蔣子滿沈子博錢東生及衍石亦均失載比之原書斯為未逮又嘗補編乾嘉諸名人十四卷未刊頗有耆獻類徵曾經載入者然搜訪之勤不可沒也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 船山遺書本

國朝王六之撰夫之字而農號堇齋衡山人明崇禎壬午舉人隱居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宋呂祖謙授徒東陽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成東萊博議自序謂於春秋經旨不敢僭擬而枝辭贅喻則學子所以資課試也夫之有春秋釋疏著錄於四庫春秋家說四庫存目此書詞勝於意全如論體多於春秋無關與東萊之書略同唐鑑謂先生著書大抵為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汪洋浩瀚以絲遡曠遠之詞寓沈苑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雖或論太高言太過且非說經之正軌然可以觀其志節之所存矣

春秋世論五卷 船山遺書本

國朝王夫之撰自序謂即春秋之世合離之勢盛衰之迹本王道之通塞堦邪說之利害旁引兵略畫地形訂國是粗論其得失具矣書中有云君子相喻以性小人相安其習聖人知其然而莫之能違故齊一天下以其所自然而天下安之習於貴賤嚮背如腓之從股賧之衛目莫喻其故而卒不害雖破其習使舍其舊而不驚則春秋之始是也宋公不王而鄭以為名伐之猶習所嚮也鄭射王而背者亦不驚矣翼侯之奔不侯以立猶習所貴也錫曲沃命而賤者亦不驚矣夫法固有所困恩固有所彈鄭即服上刑而亦殺人者死均也錫曲沃命而恩彈矣曲沃固曰王不授我而曰豈無衣也於是天下乃幡然於習貴習賤習嚮習背者之徒為爾而疑聖人之愚已矣賤何弗可貴而貴亦何弗可賤秦之難侯如草芥而劉聰且使晉帝行酒也嚮何弗可背而背亦何弗可嚮朝耦耕於北面而源休載泚以一朝焉道終身而五世也夫聖人欲保天下之習而後世亟亂其性始於小人終於君子悲夫吾不知其所歸也經歷世變洞見本原與司馬溫公三家分晉論同為有開世道之文後世之變紛紜詭譎而莫循其端者可以知其義酌其理而求補救之宜矣

春秋直解十二卷 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貢士未
殿試雍正九年特授中允官至禮部右侍郎罷復賞侍
講銜治春秋以比事屬辭之法著通論九十七章更為
直解十二卷意取平易易直謂齊桓城三國而書辭各
果此皆以其實書也邢則齊帥二國以城之緣陵則命
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
與也文之篇盟危會危總言諸侯而不序謂七年盟危
以晉大夫而主諸侯也十五年盟危十七年會危以晉
大夫列序諸侯之上也爵等同而或稱人或稱爵或稱
行次或稱名凡此皆舊史之文以為褒貶所寓者非也
吳楚徐越之或稱國或稱人或備君臣之辭而一于齊
晉皆舊史之文隨世以變因其勢之強弱以為詳略而
孔子因之以見世變者也桓之大夫不書卒以為皆可
誅晉州蒲吳僚之弑不書晉人吳人使樂書公子光不
得脫于是獄之外子野卒以毀乃季氏之誣辭內叛不
書乃不為三桓討賊凡此類皆以直而得之簡儀親王
序謂聖人作春秋辨是非以正王法所以存三代之直
道至方子而後得其宗評隱未免太過門人程奎後序
謂墨子著書言多不辨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
亦先生之志其書於春秋微辭隱義果能盡得其指意
端緒與否未可知然其文則日光玉潔義之安說之貫
與夫屈摺經義曲為之說而本義鬱閣而不彰者自殊
蓋仍以文辭耀明於世而已矣

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左傳列國職官一卷左傳器物

官室一卷 後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沈淑撰淑字季和號立夫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改
庶吉士授職編修以杜元凱釋例土地名未見其書據
注分國以便記覽以春秋列國官號甚雜分輯注疏之
說與周官參校並為左傳器物官室一卷考上元程廷
祚有春秋識小錄其考職官首為數國共有之官次為
一國自有之官分列排纂凡與周官異同者為之辨證
末為晉軍政始末表御戎戎右類及為其考地名首為
地同而名異次為地名同而末為晉書地理志證今以
杜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淑是書皆不過鈎最之
學亦多挂漏然頗便於初學過而存之乾隆中李調元
春秋職官考二卷輯於程沈二家之後疊牀架屋與所
輯春秋三傳比左傳會要皆經生所不道今無取焉

春秋說一卷指海本

國朝陶正靖撰正靖字穉衷一字晚闇常熟人雍正庚戌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累遷至左僉都御史太常寺卿博學洽精悍以文章風節鳴於時於漢唐注疏歷代典章制度盛衰興廢之端靡不條貫尤喜說詩及春秋卒年六十有四卒之前月作春秋說序乃絕筆也衛人立晉條謂晉莊公之子桓公之弟倫次宜立也凡平世置君以次遭亂以賢遭亂者大臣行權濟變之時也吾君之子孰賢孰否熟察於平時推而立之以安國家庇民人是謂大忠拘倫次避嫌疑非忠之至也霍光立昌邑幾以致亂至更立宣帝宣倫次當然乎為能置賢必無新臺播茨之亂矣經不書公子見位之不必在晉也書衛人見國人自以倫次立之不以罪碯也曷為不以罪碯行權非常人所及權道亦非所以責人城楚邱條謂公穀皆以專封為譏衛周封也存衛所以尊周也此與武王之興滅繼絕不同安得以專封為譏公羊曰實與而文不與夫文既不與矣奚以辨其實胡傳以為微其詞近儒謂略桓功不序異於城邢之文案城邢之役魯未嘗與書三國從簡書也城楚邱則魯以伯主命見從庸與從焉書勢而已侈陳何為蓋此魯史非齊史也微如北魏書傷陳劉裕興復晉室之功庸有當乎說經雖能得體要於公穀之曲說胡傳之鑿空多所糾正乾隆初輪奏經史掌引易泰二爻指切時事繹馮河之義破難行之說經術闊深欲發揮以佐太平之治

此書固猶其緒餘也

春秋夏正二卷 光緒十六年重刊本

國朝胡天游撰天游本姓方一名騷字稚威一字雲持山陰人雍正己酉副榜貢生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辛未舉經學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注言周以別夏殷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遠周書言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凡天道春秋之序以建寅為得其正古者三正並用通乎民俗由來已久原所不禁六經中三正錯見文王於殷時演易而用夏正孔子於周時贊易亦用夏正詩三百篇或用夏正或用周正春秋既足國史編年紀事不得不奉時王之正朔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駁之趙氏汾熊氏明來王氏守仁顧氏炎武

湯氏斌皆有考辨即以春秋本文證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夏時之春則無冰非異矣傳十年冬書大雨雪若夏時之冬則大雨雪非異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而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而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何異焉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元年冬十月墮霜殺穀若夏之十月穀已穫矣墮霜亦非失時傳五年左氏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者子月也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夏十一月書日南至不書冬者周十一月非冬也周善不改十月豈有春正月冬至之理如謂月可改時不可改故魯史亦不書時而孔子特加以寓行夏時

之意則必加冬於春正月之上加春於王三月之上然後可也以建子為春既非夏時以夏時冠周月又非所以從周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秦氏蕙田謂春王正月當以改時改月之說為正左氏言正月而屬於春公羊言春而曰歲之始合諸家之說參之可以祛胡氏之障天游好奇任氣不肯下人謂不知春秋之時則亂經與春秋者必先知時推周復夏以合乎春秋然立而義正既作三統論復撰斯編首春王正月繼推史歷次以郊祀改曆城築田功天節物異終以人事徵舉經傳強為駁辨自謂仲尼所書非緣周者猶盤剗刀閉解推原春秋可從治亦通人之教也

春秋比事參義十六卷 桂氏務本堂刻本

國朝桂含章撰含章字鑑亭號坤三石隸人康熙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宗沈葉春秋比事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蹟相近者各比例而為之說元趙訪春秋金鎖匙亦以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 國朝毛奇齡春秋屬辭比事記分門隸事僅得七門而征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定之本方苞春秋通論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分類排比每篇之內又以類從惟其據文臆斷知其孰為舊文孰為筆削未足為信含章是編以事相比同於沈氏載列三傳而胡安國傳亦與並論多所發明與元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略同與毛

氏宗左而攻胡異陳同甫存沈氏書所謂其論未能一中的而即經類事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者也

春秋正辭十三卷 味經齋遺書本

國朝莊存與撰存與字方耕號養恬武進人乾隆乙丑一甲二名進士編修官至禮部侍郎元趙訪傳春秋之學謂春秋教有其法所謂屬辭比事者是也以經傳反覆相證而得其可見者辨而釋之著春秋屬辭十五卷方耕閎識卓學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讀訪書而善之隱括其餘正列其義撰為是書名曰正辭凡正奉天辭第一正天子辭第二正內辭第三正二伯辭第四正諸夏辭第五正外辭第六正禁暴辭第七正誅亂辭第八正傳疑辭第九每篇一卷唯正內辭為三卷正傳疑辭只闕文一則每卷皆詳論于前然後別分子目舉經文為綱網下各為小論大旨本公羊傳及何邵公注兼資二傳

通會羣經雖偽古文尚書不廢末二卷曰春秋舉例凡十條則摘公羊傳文為綱各為之論曰春秋要指凡十一條即其全書之略例也其曰舊典禮經左邱明洵乎公羊溫城知新穀梁繩愆子夏所傳不似承其學者之排詆左穀正王居曰遠有力臣適有親臣剛德不疚師聖友賢渙五正位克定厥家王無一焉曷云其居安不言居危不言出匪風之傷以存周室詞義粹美可為嘉謨之告禁暴辭曰爭逆德也兵爭之末戰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還識古覺為聖人之心不甯惟是仁而已矣仁為讓本以仁去利讓為禮本以讓去爭禮為國本以禮去苟不務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亡之道也姑勿言去兵姑教以不戰療不仁之甚為不仁

之瘡春秋志戰錄內從外曰孟姑無首惡必以日識之
曰一日惡成沒世不贖北秦秦晉南絕吳楚冠帶之倫
廢文任武卒乎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春秋樂
堯舜之道廢爛其民而戰之不可同世立錄之將何說
論語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非告以不善變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讓爭利
害則必戰爭是非則亦必戰為惡不同同歸於亂及其
大迷並有爭心天之與人誣曰交勝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斯嗜殺人者之說矣
斯為微言大義非經生俗師所能道李申者稱其涵濡
聖真執權至道推挹未免稍過然其書條例賅括甄綜
精詳所謂尊聖尚賢信古而不亂者庶乎克副其言視
趙氏書為遠勝矣

春秋三傳雜案十卷清獻堂刊本

國朝趙佑撰佑字啓人號鹿泉仁和人乾隆壬申進士改
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讀春秋條舉見
閔依經傳次存之左氏五卷公羊三卷穀梁二卷謂桓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
以逐君罪之也奉使則稱行人祭仲非會非聘被誘而
往其不當稱行人明矣劉氏現杜不為妄十四年御廩
災乙亥當書不害也經既書自當為害而書傳語渾淪
當如服虔衛與陸說明書不以災為害也公穀之說是
莊十七年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案遂滅至此五年矣而復見經蓋聖人憫
其遺臣舊族猶能為國翦仇以伸忠義雖無救于遂之
亡而遂猶有人如未滅者故書其事以存其志也傳為
備臚氏族與紀翼九宗五正同一表章用垂世勸於公
羊則謂何休作注以魯隱公為受命王黜周如二王後
不但非經意所有并公羊本傳亦無其文皆漢初儒者
詭託符命之妄說而何氏奉為正經科旨胡氏知其背
矣復不免有聖人改制行權之說是蔽錮之甚者也公
子益師卒何以不日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案何氏三科九旨唯此及內其國云云實公羊本文所
有實直不刊者也遠故言傳聞或日或不日故云異辭
蓋史文有完闕聖人不能悉考詳之也外災不書此何
以書新周也案新周一語蓋言王者重宗廟周當有以
新之也何氏誤據以為黜周王魯之券則悖矣哀十四

年注疏支離背誕其謂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即胡氏傳所因以言夏時冠周月者也孔子歎鳳鳥河圖則見麟而泣道窮亦情理所有公羊并及顏淵子路以廣其旨公羊之言本正而何休為時俗識緯所溺遂至妄指漢端以誣聖經則皆何氏之玷公羊也穀梁襄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何氏說公羊以春秋黜周王魯新周而故宋最為悖戾其以宋為王者之後記災亦陋然范氏解故宋謂孔子之先宋人則春秋乃魯史非家乘豈有獨私于宋之理考莊公十一年經書宋大水穀梁已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則此故宋亦其意與公羊同不得如注另立新意佑於傳

注不主一家按脈切理申以己意於經義實多所發明間有推闡文法頗近帖括家言不礙其大體之精純也

讀春秋存稿四卷 清獻堂刊本

國朝趙佑撰嘗言自十二歲受春秋讀三傳注疏至十數復隨時演筆除已具胡傳舉正者存稿四十許篇其未成章者則錄為雜業補傳注之漏辭訂穀梁之錯簡自謂溫故知新與飛蟲其亦獲中如禘說一篇頗見翔實以萬斯大陸陸堂時多臆鑿業禘禘之論久為禮家聚訟賈景伯劉子駿以為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而後鄭先鄭皆分為二祭考周禮宗廟之祭有六禘禘為殷祭祠禘嘗烝為時祭殷祭以禘為大時祭以嘗為大春官大司馬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謂肆獻裸為祫饋食為禘司尊彝四時之間祀享朝享鄭司農注進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進享大禘也

以進所自出故曰進享朝享大禘也合於太廟若大朝然故曰朝享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時祭各于其廟不及毀廟而禘禘大祭也祫祭及時祭俱及始祖而止禘更及始祖之上故為大祭胡培暉竹垞謂宗廟之祭莫大于禘故祭法先禘于郊却止于稷而禘則上及饗經文或云郊禘皆舉祭之大者而言故其禮嘗與郊並不可謂禘亦祭天孔子以禘嘗與郊社並言則禘之非祭天自明禘非天子不得行祫通諸侯以下祠禘嘗烝每時舉行禘則進其祖之所自出祫則大合羣廟之主必三年五年而後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注左傳混禘于祫范甯因之以解穀梁楊疏遂謂禘為三年祫為

五年又謂禘祫同年皆不可從禮不王不禘魯之郊禘出于東遷以後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白牡犧尊所謂禘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天子之樂也成王所賜止禘禮禘樂魯之初年但用以祀周公其後羣公之宮亦僭用之其過小故禘于莊公武公襄公皆不書閏二年書吾禘于莊公以不當書而吾故特書吾以示譏至僭天子之禘祭于周公廟中追祭文王如大傳所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其過大故僭、年特書禘于太廟文二年有事於太廟公穀並以爲禘左氏亦未明言爲禘則杜注之誤也周無時祭之禘至以免喪爲吾禘經傳無明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

祀時晉亦僭禘禘禮重大必待除喪非以禘爲免喪之祭也陳與碩甫則謂經典多言禘少言祫言禘必言嘗嘗爲四時祭之一禘爲四時大祭之一祭統外祭郊社下言祭大嘗禘詩亦先言郊祀后稷下言禘祀周公皆成王康周公之禮祫惟見於公羊傳穀梁傳及曾子問大抵皆言祫非時祫然公羊云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鄭元皆以爲祫一禘此蓋於吉祫之後新主入親廟行其常祀而言則四時皆有祫矣匡衡告謝廟毀云天子間歲而祫謂時祫也則知謂有禘無祫與禘祫一祭二名以時祭而混入於吉祭者皆非以三年喪畢之禘祫而誤爲時祭三年祫五年禘本爲四時之殷祭而又或誤爲吉祭者又非吉禘吉祫本無定月與時禘時祫其

禮有定時不同天子吉禘行於路寢太廟長發是也時禘時祫行於太祖廟雖是也諸侯特祀即吉禘合食有吉祫及時禘時祫志於太祖廟太祖廟即太廟也與什却禘祫問答亦有出入而皆足以補趙氏所未備

春秋分年系傳表一卷 蘇齋叢書本

國朝翁方綱撰方綱字忠敘一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易有象象本與卦爻為二詩書有序本與經爻為二傳注家以之合為一書古者春秋經傳各為卷自杜氏始取傳文分系於經文下以便讀者然或傳文未終而以經文橫截之有必系於前一年者則注云為後張本宜也以本應連在後者而隔之使居前乃增多一張本之語且同一前後連之傳而隔為二文乃斤斤於前云為後傳張本又於後傳云此以終前傳方綱指出改正為春秋分年系傳表一卷舉教繼公儀禮集說之言曰易文言象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朱子猶且正之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下者今日為此亦猶是爾云云杜氏之書行之千餘年表而出之亦取便讀者之意也

春秋左氏古經十二卷附春秋左氏五十凡一卷 經韻樓藏書本

國朝段玉裁撰玉裁字若膺一字樵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漢藝文志曰古經十二篇者謂左氏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自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者謂二家之經皆十一卷古經因十二公為十二篇二家經十一卷者何邵公發其例云繫閔公于莊公下是也三家經卷數不同而皆經傳各為書杜預集解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二家則漢以後學者析經文冠某事之首而無傳者依事附焉於是三家之專經均不可得見宋時有春秋左經十二卷以左氏傳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於下潼川謝疇元錫從眉山李壽仁甫游成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今皆亡佚玉裁依漢志錄左氏經文取鄭公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書之例附見公穀經文之異注各條下二家卷數之不同注者篇之末時出訂正之語題曰春秋左氏古經終於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氏經以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乃終欲存孔子卒故錄魯史之文公穀無是也襄公二十一年之末公穀有庚子孔子生五字公羊一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唐石經經傳不可分要為傳者所記非經語末附春秋左氏五十凡一卷謂經言大而必三日而後為大雨是為霖經云大雨霖經略傳詳也必平地尺而後為大雪是為大雪杜云經當有霖字非也凡傳之述經文與經略有不同者

寓訓詁於述經中也如元年春王周正月非述經文乎
而云周者所以釋王字王裁請求古義著書端家足書
以胡氏安國春秋經傳雜取三家之經為書不衷於一
欲學者知三家各自為經兼駁馬氏端臨疑三家安有
增益之非也

左傳補注一卷公羊傳補注一卷穀梁傳補注一卷 惜抱軒
全集本

國朝姚鼐撰鼐字姬傳號夢穀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由
庶吉士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受經
學於伯父範著有九經說以通義理攷訂之郵於三傳
不名一家嘗謂春秋魯仲子有二惠公仲子者何孝公
之妻惠公之母也穀梁之說是也考仲子之宮者何桓
公之母也公羊左氏之說是也孝惠皆魯子而所娶姓
婦宜皆有仲子者三傳之說各有其理其各之同而
不悟其人之異王贈之明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乃
薨春秋一書歸贈于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於桓母矣
一書考其官於夫人子氏薨喪終之歲必不疑于惠母

是以不嫌同稱也凡畿內諸侯奔魯宜曰來故公羊以
祭伯來為出奔來魯左氏穀梁以為非王命而來朝不
正其外交故帶謂朝皆附會難信昭公三十一年冬黑
肱以濫來奔孔子之作春秋蓋因史舊文史書黑肱以
濫或承有事焉故不云邾孔子刪其上又而於此因史
之舊而未增焉杜氏以為闕文是也公羊之說僻矣而
左氏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為懲不義之義則亦非也
三傳補注於名物訓詁制度亦多考訂公羊傳傳四年
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
中必有美者焉謂即公可載多西漢以前舊說禮記漢
書有與同者蓋漢人采公羊家言以為書非何氏采禮
記漢書為注鄭康成注經每列先儒說于前而別出己

說于後其體最善若邱公輩皆使古今之說相亂孔子
書重辭復之說蓋齊魯儒者傳之公羊家載之於注非
春秋緯也世謂何邵公引緯書以說經其失由於何氏
不以己之說別出於先師之外也此可為說經之法所
著書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意在貫穿羣經左右
證明釋其長說期於述古行遠不闕陳攻難以為功也

左傳杜注拾遺一卷 小方壺齋叢書本

國朝阮先生撰芝生字紫坪淮安山陽人與兄唐山司寇
齊名嘗學於天台齊宗伯呂南著有春秋傳說後長是
書多用顧亭林顧復初之說而亦間糾其誤又有與後
來洪北江沈小宛朱豐芑諸家閣合者隱元年新作南
門不書亦非公命也謂左氏詳記三事見攝位伊始命
令不行強臣專國北禍端也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謂春秋之時與古制異有先君既葬雖未踰
年而即成為君者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有先君雖未
葬而立已踰年亦即成為君者宣十一年陳侯盟于辰
陵是也今衛惠公亦已踰年固可無譏合諸侯國喪葬
會盟之事考之大抵踰年之後無論葬與未葬無不成
君者若未葬未踰年而不遽成君惟魯衛行之故子思
之卒不得書公而衛成公既葬猶稱子以會諸侯蓋即
位遲速不同而魯衛秉禮非諸邦所及也文公四年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僂謂此當與呂卻畏僂同
文公定位所用皆狐趙勞臣故呂卻畏其僂令子雍若
立則故舊從行之人必將內得君心外結秦援而宣子
與諸大夫將不復保其故寵是可畏也患穆嬴公義也
畏僂隱衷也初議擇君從公家起家故決意立長久而
展轉畏懼不無首鼠而重以穆嬴之怨於是幡然改圖
矣從此兵連禍結閱數十年皆趙盾患失之一見啟之
也昭公十五年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謂傳意是
不盡心力繼藥之而愈亦不可為孝況因藥而死乎非

謂不舍藥物即當之以弑君之罪也推闡事理犁然有當於人心其於魯之作邱甲作三軍舍中軍持論亦見精當齊次風為地理專家其生書中亦有考訂蓋聞其緒論也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十一卷序一卷 驛軒孔氏所著書本
國朝孔廣森撰廣森字眾仲一字協約曲阜人乾隆辛卯
進士官翰林檢討漢時傳公羊者胡毋子都董仲舒仲
舒傳褚大贏公段仲溫呂步舒嬴公授孟卿及眭宏宏
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數傳至孫寶
後漢何休為之解詁略依胡毋生條例亦多本於春秋
繁露廣森少受經於戴震為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以
解詁精奧然不無承謬率臆於是綜覽諸家兼采左穀
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其不同於解詁者如
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
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撰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
號經書元年為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
矣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
閔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
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
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
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
世故斷自孔子自後即為所見之世從之桓十七年經
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
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於邵公
好而知其惡多所裨損乾隆丙午將卒之前數夕語其
弟廣康曰余生平所述詎逮古人公羊一編差堪自信
嘉慶壬申廣康為版行焉阮元稱其書臨會貫通使是
非之旨不謬於聖人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

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以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侯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廣森別以天道王法人情為三科謂春秋上奉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讓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也尋公羊傳實無所謂三科九旨西漢大師自有所受何休承襲之臧軒用科旨而自為新說議者謂其進退失據不知新周王魯於傳無據作春秋者所不知也惟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注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祀下新周而故宋此取春秋繁露王魯黜夏新周故宋之說以解之也廣

森謂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號為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鄆之間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陳澧謂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晉王接云公羊通經為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礙直齋書錄解題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為公羊辨誣然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臧軒乃大明可謂公羊功臣蓋其好學深思知黜周王魯之說何休比附經義出公羊意外何可誣吾孔子孔子奉天道用文王法作魯春秋豈能有此廣森為能刪其支離破其拘牽朱一新乃謂此書於公羊學尚淺何也通義序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

大義昧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教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其義允矣乃又謂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太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十翼者周公詩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為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陳澧謂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為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何由知弒隱公者為何人聖人作經待傳而著去傳解經始於啖趙臧軒何亦為此說劉逢祿解詁箋於惠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臧軒則不取穀梁此類未免千慮之一失耳

春秋會義十二卷

碧琳瑯館叢書本

國朝楊昌霖輯昌霖字際時號儉菴又號簡齋吳縣人乾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宋史藝文志載春秋會義二十六卷馬端臨經籍考同龜公武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繫露規過膏旨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析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義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陳振孫曰鄉貢進士江陽杜諤獻可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迄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為之序嘉祐中人也其書久佚昌霖自永樂大典輯為十二卷惟傳公襄公大典有缺餘俱完善中為騰錄缺脫三十餘條未補孔繼涵借鈔鈔副題記稱其引書有五十餘家而其注曰各見前則永樂大典已載其全書故不復出非杜本書也署年乾隆丙寅昌霖乙未館選記中已稱為庶常且繼涵生於乾隆四年己未卒於四十八年癸卯丙寅時甫八歲必係壬寅或丙申之誤諤之言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安國釋之曰希少也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然此必以隱公為十世始者謂夫子之言乃作春秋之本意也然而平王東遷之後周既微弱孝惠之世豈有禮樂征伐不自諸侯出乎此當求于夫子希不失之言也蓋夫平王之初周室雖微而列國

之失尚少至其末年凌替日久諸侯專恣頗多而隱公為失尤甚故春秋所以作矣何以言之蓋于春秋見王道之心自魯隱而壞也且隱之繼惠父子代立之心也隱公既立而內有授桓之心以啟其篡使天子繼世立諸侯之禮由之而其本已壞則是隱公之于魯所謂希不失焉亦孟子所云世衰道微之漸春秋始之託王事以載行事則其端非獨發於平王也其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書多采古今異同之說原書亦多不傳後人博觀約取必有得於聖人之旨說經者迂而鑿拘而淺不若精而通也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一卷 藝園叢書本

國朝汪中撰中字容甫江都人乾隆丁酉拔貢生左傳所紀官名注疏皆以周禮為說中以周之封建最廣而列國皆得置官其名雖因周制而其間或為王命或為自命故官名互有不同宣十六年左傳王以敵寬命晉士會為中軍春秋釋例云諸侯之卿皆必有命其總名為大夫是列國之官當由周命而定而左傳言使某人為某職者則皆自命者也至出於自命則有名同於周制者亦有異於周制者周制大國三卿而春秋列國有六卿晉以三軍而聞益新軍加以三軍之佐新軍之佐是有八卿列國大夫更不勝屈指周禮六官冢宰在六官之上而左傳所紀楚之太宰在司馬之下宋之太宰在

六卿之下皆違周制古有師保輔弼非有專職列國師傅之名略舉可見惟無稱保者又有內師左右師稱左右師則又同左右宰左右司馬左右尹之例非必定為師保之稱有官名與周禮同而所掌之事往往或異有微賤不足列於官而莫不有職掌者有官名迥與周禮異而無不可通其義者至於軍中之官本無定制春秋以戎事為重故其官最詳而其名互異雖難證以周禮要皆司馬之屬官秦楚之官多與他國異者總之諸侯之制不當等於天子而列國官名比於周禮幾備均屬僭制也其謂周禮職官三百六十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明堂位出於漢儒然三代官數多寡大略可蓋中以降政事愈繁職官

愈備持論極通是編參稽互考於列國變易官名僭越制度皆援周禮以證之頗為賅貫光緒乙酉儀徵吳兩湘刻入藝園叢書全謝山經史問答春秋諸侯之國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尚可曰二王之後晉之三卿尚可曰三軍各有副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專亦然羽父請殺桓公時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要之非三卿可定季氏世為上卿魯公族之與三桓並為卿者前有威氏東門氏凡五卿自東門氏威氏失卿又有叔氏為卿則四卿蓋卿不止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則誤又曰侯國三卿司徒為上司馬次之司空為下但次第亦無常以命數論以官論其當國執政則以賢以權非以三卿之序七國時無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即以為卿鄭衛亦不用周制以辯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司馬莫敢其下則左尹右尹而太宰尚亞之非執政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蓋司徒以下二卿是王官故雖有太宰而終處其下即楚之令尹司馬亦在太宰之上其說可與容甫相參證也

劉炫規杜持平六卷南華書院叢書本

國朝邵瑛撰瑛字桐南號姚圃餘姚人乾隆甲辰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改內閣中書漢儒實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鄭眾陳元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穎容謝該服虔孔嘉諸人各為之訓釋杜預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題曰經傳集解晉時服杜注俱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寔微先儒多議杜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下曰傳之繆而經稱經文闕漏此其尤甚者也南朝則崔靈恩著左氏條議以難杜北朝則張沖著春秋義略異乎杜氏者七十

餘事衛異隆精服學難杜六十三事劉炫光伯撰左傳述義四十卷性矜伐雅好非毀其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唐志作三卷孔穎達作正義據劉義以為本而於規過概以為非蓋多曲附杜氏拘於作疏之體紀的編纂四庫嘗欲作規杜持平以釋兩家之紛嘉慶壬戌屬瑛曰為我成之時瑛為說文羣經正字之學未暇旁及甲戌經始從事閱年成書六卷杜解於歷法輿地氏族官制治之最精密惟訓詁之學較疏句疏字解之處間有違失先伯隋世大儒起相詰難亦互有失得瑛以炳燭之明為持平之論殘文墜簡不厭推詳於孔疏袒杜之過多所匡正李慈銘校勘此書於桓六年嘉棠旨酒一條謂從杜傳二十六年室如縣罄一條謂杜解不

辭劉以服義規杜為是變子不祀祝融與鬻熊一條謂劉說以祝融在帝嚳之世下歷帝摯九年堯九十年舜五十年此據尚書鄭注通舜攝位夏四百年殷六百年至厲熊周初約一千二百年不得僅為十二世故云父子十二世得千二百年則當百年為一世矣此為杜誤無疑邵氏似誤會襄二十書曰聖有謬勲明徵定保一條謂伊訓偽書允征亦偽書杜所未見光伯據以難杜非也昭二十六年矯誣先王一條謂子朝固謂已當立而猛不當立劉單矯誣景王之命以立之故云矯誣先王所謂言非一端各有當也尤足匡邵氏所未逮矣

左通補釋三十二卷 梁氏集書本

國朝梁履繩撰履繩字處素錢塘人大學士詩正孫乾隆戊申舉人古人說經之書或曰故或曰微或曰通然白虎通本名白虎通德論亦名通義風俗通本名風俗通義世俗每趨簡便割取一字稱之如三通之類惟劉知幾著書直名通履繩還于左氏學其舅氏元和陳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攷證履繩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成書六種命曰左通一補釋二疏證三攷異四廣傳五古音六凡說此其第一種也自序謂唐志載賈逵解詁服虔解義今俱亡佚杜氏參用賈服仲達作疏間有徵引馬融諸儒僅存單文唐以後注左氏者張洽趙訪最為明哲第詳書法而略紀載博綜羣書廣杜氏所未

備序詞集義必舉所自誠如前賢所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某著書惟恐不出於人通識壹力萃於此書書中多引同座元王通史記志義錄朱文翰後案亦以是書與之並及凡釋軒大義禮補注公羊通義為比然微引整齊未能義據精深足為多能博物之資實非罕思發露其卒年僅四十有六所謂擷其精並正其誤者有是也

春秋左傳詁二十卷 洪北江全集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籍陽湖乾隆庚戌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以言事謫戍伊犁釋歸里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為人戒有暇日於史精地理之學於經精詁詁之學以杜元凱注春秋左氏望文生義不臻古訓者十居五六搜採漢儒賈服舊注及魏晉唐宋說經諸書而引漢儒說間採近今治漢學者之論旁證曲引意在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自序謂以他經證此經以別傳校此傳遵漢藝文志例分經為四卷傳為十六卷詁則以賈許鄭服為主以三家固專門許則親問業於賈者也綴及通俗文者服子慎所注與李虔所續者截然而兩地理則以班固應

劭京相璠司馬彪等為主輔而晉以前輿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凡用賈服舊注者曰杜取此用漢魏諸儒訓詁者曰杜本此用京相馬彪諸人之說曰杜同此以別之舊注多古字古音半亡於杜氏而俗字之無從鉤校者又半由此書一一依本經與二傳暨漢唐石經陸氏釋文與先儒之說信而可徵者逐件校正疑者闕之名為春秋左傳詁者詁古故字通故存春秋之古學耳嘗言自孫炎反切起而漢魏之音亡自杜預春秋集解出而漢儒詁詁失然當陽名重當時號稱左癖況其書傳之已久而顧欲校正其失豈不難哉惟盡陳漢魏以前之說而後儒之虛造者自見自成所歸主講洋川書院成是書其明詁詁釋地理足洗魏晉以後虛造增會

之習嘉慶癸酉子孟慈孝廉偕門人旌德呂培校定開
雕光緒戊寅曾孫用懃重刊行世有謂杜氏訓詁之學
雖疏地理之學不疏雅存據殘文墜簡以相詰難故用
力多而成功少然洪氏自謂藏諸家塾以教子弟欲復
漢儒說經之舊而已非與杜氏爭勝也

春秋傳服氏注十二卷 鄭氏佚書本

國朝袁鈞輯鈞字

鄭縣人學於鄭虎文敦敏有器識

乾隆乙卯輯鄭氏佚書二十三種以唐會要載宋均詩
緯論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春秋孝經唯存評論又
載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說世說新語鄭元欲注
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服在外車上與人
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就車與語曰吾久
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
遂為服氏注如上所說鄭子春秋傳雖未有成書而服
氏書出于鄭即鄭學也容有小異大指蓋不殊矣隋志
服氏左氏傳解詁二十一卷舊唐志作三十卷今亦不
傳袁集之得十二卷存服所以存鄭也卷端曰隱公左
氏傳解詁第一以集解隱第一疏稱服虔所注題如此
今于已下十一公並依此題各條下間有攷證雖不及
李貽德發揮之詳然較馬國翰所輯為備其謂服氏解
詁每列眾說而折衷之傳公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本疏引賈逵云至賈君為之賈逵已下皆解詁中所有
孔氏易處謂為服虔云陽斷遂使原引幾不可知賴有
賈君為近之一語耳知服虔云當是虔謂者鄭注每用
元謂以別眾說漢人多然亦見讀書得間隱四年將修
先君之怨于鄭注云先君莊公謂詩譜依世家以桓公
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云莊
公疑誤命是實考訂也定字謂服氏解詁傳十五年遇
歸妹之睽文十二年存師之臨皆以互體說易與鄭氏

合世說所稱為不謬矣鈞書未引此說其云顏籀漢書敘例曰虞自尚書付郎高平令遷九江太守亦可補范書儒林傳之闕

春秋經傳朔閏表二卷

遠雅堂學古錄本

國朝姚文田撰文田原名加雷字經田號秋農歸安人嘉慶己未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僖杜預長曆移置閏月遷就求合後人駁者甚多陳泗源補春秋長曆所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謬為注疏所無大衍歷春秋歷考亦唐志所未錄歷學視杜為密文僖精於考數兼明古歷是書自序謂歷法以分至為主必常居四正之月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春秋時日官失職歷法久壞前後參錯時有不同杜氏自謂用乾度並古今十歷以相考驗無論諸歷皆漢以後人作且多歧亡羊抑又何所適從顧氏朔閏表力糾杜孔之失乃祇是遷就日月閏月重大隨意安置又不詳致誤之由用力勤而失彌甚幸賴僖五年昭二十年兩日至傳有明文既據此為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為定率復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譌舛者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以前之歷法粲然復明羅若香謂文僖據漢志稱太初元年丙子與淮南天文訓太乙在丙子合遂以魯隱公元年當為戊午開卷便錯且既託杜氏頗年置閏及一年再閏為非而所撰之表不獨踵其蔽且復加尤更有三年連閏及一年三閏之失其以意排比并同杜氏惟云古文乙巳卯酉字形相似經傳此二字涉誤最多斯為篤論武夏正承顓頊後實為歷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具大遠必不能變然細按之姚所用者非顓頊術實殷術也

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都氏遺書本

國朝却懿行撰懿行字恂九號蘭皋樓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戶部江南司主事春秋一經左公穀三家各異其說左氏以事公穀以義左氏記事近古其於經文亦較完善公穀二經與左氏異者不過人名地名之類非大義所關左氏言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故宋蘇氏軾為張大耳問春秋義云春秋惟左止明識其用懿行浸淫故訓於爾雅用力最久而為春秋說略新明大義不以日月說不以名爵說不以書王不書王稱天不稱天說本之以慎而要之以通其叙例云說春秋者不得妄生褒貶春秋直書其事褒貶自見又謂春秋皆實錄多一字少一字皆事實如此非聖人意為增減以公穀說經字字求褒貶非聖人意乾隆壬子脫稿乙卯訂正嘉慶乙丑讀膠西法氏春秋取義測重加校定紀文達嘗為定隱三年君氏卒從顧氏日知錄之說己巳又成春秋比二卷判取前後經文分別部居大旨以望漢方氏春秋比事一書便於省記其繁複訂其舛誤以經證經借以發明經義與漢人引經決事往往依託經義潛其深文者迥異也

春秋左傳補注三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馬宗楨撰宗楨字若石又字魯陳桐城人嘉慶辛酉進士精學經訓是書為高郵王文簡所稱自序謂賈服之注左傳猶康成之注六藝精確不可移易其地名有京相璠為之注擇郡元水經注引之於三家融會貫通左傳學思過半矣元凱於諸儒未能擇善而從其地理又未能揆度遠近劉先伯規過之書所由作也惠先生棟廣搜賈服京君之注證以秦漢子書為左氏功臣服膺廿載復補其遺漏故子慎之守家法鄙沖遠之為曲說成補注三卷書中於公命以字為展氏謂仲達正義分晰氏族甚有條理公敗宋師於乘邱據括地志以魯乘邱為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惠據小顏注駁元凱之非為誤遇于北林以京服之說並疏杜預曰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預據是為北林為最密敗于狐貍謂定字據淮南溜出目貍證貍為溜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溜水出泰山萊蕪縣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邾魯接惠說不如杜注之確讒鼎之銘謂岑崇皆高大之意故宗鼎亦謂之岑鼎服虔解崇鼎即讒鼎宜據呂覽解之定字猶誤沿王伯厚之說哲幘而衣貍製謂詩七月正義引服虔云貍製貍裘也杜注本此少有脫誤定字譏其望文生義未攷服注也實事求是為偏倚姚姬傳其舅氏也宣十六年傳羊舌肸為傅據大戴禮盧辨注以肸為大傅而兼和容之職謂聞自姚先生而

暢言之桓二年傳其弟以千畝之戰生閻伯詩駁顧亭
林之說建謂郡國志太原介休有千畝聚劉昭言晉為
千畝之戰在縣南括地志謂晉千畝在岳陽其當是戰
乃晉勝敵非若周宣之戰乃敵勝周百詩誤以周宣千
畝之戰證其宜在藉田非是亦可謂潛邱之諍友矣

春秋左傳補疏五卷 焦氏繫書本

國朝焦循撰述人治左傳者洪北江李次白戚眉卿皆輯

古顧亭林惠定宇馬魯陳姚姬傳沈文起皆補注萬元

宗學春秋隨筆惠半農春秋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則間

斥左氏之頗而糾杜氏之謬未有如焦氏補疏之激切

者也自序謂閱杜預集解及所為釋例以預為司馬氏

之私人假左氏所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之說而

暢衍之以解懿師昭之惡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

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陵毋邱儉李

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

也而預以為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

非而昭禦之為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于色仇牧之

不畏強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為無善可褒此李豐之

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為貳居然相例矣摘

奸發伏羲正詞嚴致魯衛出君師曠謂其君實甚史墨

謂君臣無常位鄭伯使祭足勞王問左右為自救之師

詞民不堪命司馬則然為華督誣孔父之言皆當時史

父左氏特述之以紀一時之事宋督弑閔公於蒙澤遇

仇牧於門而殺之未嘗有貶辭晉獻公命荀息傅奚齊

荀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難作不食其言左

氏引白圭之詩以美宋嘗有譏辭賈景伯稱其義深君

父自是不刊之論循因杜解之紕謬歸罪左氏至謂其

為六國時人為田齊三晉師與預為司馬氏飾前後一

轍得無過當雖然師昭而後宋齊梁陳隋之得國石虎

冉閔符堅以及歡洋泰廣視其奪為故常唐之於隋亦
踵餘習世變相仍不以為怪得循是說而孔子作春秋
之義明亂臣賊子庶乎知所懼矣

春秋三傳異文釋十二卷 別下齋叢書本

國朝李富孫撰富孫字既濟號鄰止嘉興人嘉慶辛酉拔
貢三家作傳發明春秋之誼左氏先著竹帛公穀先由
口授經師授受家法各殊其間方俗異言音聲易清而
文字因隨以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廣采諸家之文字
音切而未盡會通其義富孫以從從祖集學長就正於
盧文昭錢大昕王昶孫星衍質疑問難勤於著述有七
經異文釋五十卷馮煊府稱其詳該與博足補陸元朗
氏之所未逮易書已刊行春秋三傳之文最為錯雜富
孫攷核異義凡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以及漢唐宋
石經宋元槧本授其異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
沿襲乖舛悉據古義而疏證之前儒論說並為搜輯正

其訛謬定其得失道光丁酉海昌蔣光煦授諸梓以傳
隱三年君氏卒公穀作尹氏顧炎武曰以定十五年如
氏卒例从左氏為是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
氏趙佑曰君母而謂君氏此名言之不順公穀作尹氏
公羊以為譏世卿實近事理富孫兩存其說蓋其慎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釋文云庚子
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子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月
庚子本無此句穀梁傳二十年十月庚子孔子生案
左傳襄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孔子生昭二十四
年服虔載賈逵語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孔子世
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則以年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
以月公穀有一月之差明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生主

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七十四年亦不合
近黃氏宗義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
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昭合錢氏曰漢儒皆以
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子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
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為宣尼生之日年從
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
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
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
相距歲計之致數為精審矣不如孔廣牧先聖生卒年
月考尤能折衷壹是也

春秋經傳比事二十二卷 竹柏山房十一種本

國朝林春溥撰春溥字立源號鑑塘又號夢懷閩縣人嘉
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重與恩榮宴加四品卿
銜春秋左氏自杜元凱分經之年與傳相附元明以來
分年之事與傳相比者如郝經春秋三傳折衷安熙春
秋左氏綱目曾震春秋五傳鄭玉春秋經傳闕疑陳氏
春秋類編李廷璣左傳綱目定注據朱彝尊經義考惟
鄭李二書尚存此編以編年紀事為主其經專用左氏
而附注異文析傳以附經亦離經以就傳傳之日月與
經異則兩不相蒙移就者注其原次於下有傳無經者
以圈別之參以公穀附以國語史記其每年逸事不知
何月者附錄於後於經義初無闡明而編次致為詳審
春溥撰有竹書紀年補正戰國策紀年三書蓋自相銜
接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卷 功順堂叢書本

國朝沈欽韓撰欽韓字文起號小宛吳縣人嘉慶丁卯舉人安徽甯國縣訓導淹通經史尤長於訓詁攷證以左傳杜注多舛為補注十二卷自序謂禮者天下之鑒石也禮廢則下陵上裔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傷之欲返諸禮因春秋以見意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及後致詳以禮愛護君父深切致明賈逵之說左不盡括劉炫之規杜不足什杜氏之短因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本象緯堪輿之細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各見于卷其聲聲大者如趙訪謂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膚淺左氏之陋見也張照謂左氏所謂君子曰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後儒

忘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為左氏論事亦惑矣王貳于號王叔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欽韓謂此論最善左氏所載君子者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故其言有是有非記當時君子之論云然即以如世風之升降成五年傳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趙訪曰行父殺嫡立庶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張照謂訪未悟左氏之意左氏所記者正當時流俗之論也桓公五年經之不書王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此大經也鄭之待天子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後漢孔融上疏曰劉表所為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宜隱郊祀之事以

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陵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尊杜預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為諸侯發列國交爭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天王問罪師敗身夷豈緣不告而不書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惡狡而杜仍為前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憤憤矣桓公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釋例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之名以自奔為文責以不能自安自固愚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突非嗣子祭仲立之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播于鄰國則突之歸其得失繫于一身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左氏義深

于君父而預自蠹之僖三十三年傳悉嘗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三年喪畢遭祫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鄭注曾子問惟禘宗廟侯吉也閔三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預獨于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宋儒遂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預與左氏乖離人并及胥左氏觀服虔之解則真左氏先師之旨襄十六年傳為妻故也傳意以主兵者苟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苟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妻無以見重車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為妻故解經先鄭伯之義預謂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說彈射左義以預之咎昭三十年公在

孰俟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深傳云非公者見公所
謀不威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羣臣怙惡大國棄義之
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預專答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逐條糾駁期于無藉之說關其口而奪之氣善夫百家
眾言與公穀司馬遷事辭之悖別為政異十卷不列茲
編欽韓憤世嫉俗至謂陰收刻薄之人竊何休之餘以
註誤語子蓋聖世之賊民其言實有所指王塗所撰墓
志謂賦性剛褊有劉四罵人之癖世亦以此少之於此
可見其概矣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十二卷 功順堂叢書本

國朝沈欽韓撰康熙朝編春秋傳說彙纂卷首有列國地
圖王朝地名三篇高士奇有春秋地名攷略十四卷江
永有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其輿圖
則用朱書墨書兼列古今地名凡十三篇程廷祚春秋
識小錄有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分考自一地二名以迄
五地名末附晉書地理證今以通杜氏之說欽韓博
聞強識當為裴氏三國志注釋地理八卷水經注疏證
四十卷古今郡縣之廢置沿革皆具是書於江顧諸家
之後扶輿解紛如謂康延即今滑縣唐之滑州漢晉為
白馬縣杜預謂酸棗之延津非也元和志滑州西南至
鄭州三百里太叔段所侵之界如此敗宋師于黃漢志
山陽郡有黃縣此即山陽之黃惠公敗宋師宜在此不
當遠在陳留之外黃莒人入向莒去沂州尚遠向非沂
州之向城鎮寰宇記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
從之戎伐之楚丘杜預云衛地非也漢志云山陽郡城
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其誤實始于班
氏方輿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
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葉陳奐詩毛氏傳疏攷此
甚詳欽韓之說實與閣合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引水經
注河水西北逕曲沃縣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
唐嘉慶此信三十年許君焦瑕杜預亦云河外五城之
二邑傳以焦瑕字稱後又以焦曲沃字稱則曲沃即瑕
之變名瑕在宏農陝縣于晉為河外猗氏之瑕非秦所

侵及唐嘉所處杜注橫分瑕與桃林為二處一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元和志桃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遂入昔陽乃晉山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荀吳略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今冀州鼓與肥同在下曲陽縣應劭漢書司馬彪郡國志俱云下曲陽有鼓聚此鼓子國也有昔陽亭此肥子所都傳云入昔陽者入其國都君立別邑其時肥未滅肥漢志真定國肥累縣故肥子國即其別邑至八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昭公二十二年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為備晉得鼓滅之敗越于夫椒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夫差以報越為志伐越當在越境何以近在太湖越絕越地記夫山者句踐絕糧困地去山陰十五里此夫椒在越之證皆言之鑿鑿如指掌間有不關地理者蓋左傳補注之贗義也

春秋

左氏古義六卷

清嘉慶書本

國朝咸豐壽恭撰壽恭字眉卿初名曜字伯辰長興人嘉慶丁卯舉人嗜漢儒經學喜春秋左傳嘗言諸家經學後人輯注已詳惟春秋賈服義尚無所屬據周秦兩漢舊說賈服注閱二十年成春秋左氏古義六卷本先為左氏春秋經古義後為左氏傳古義後其傳稿全佚惟存其經而闕自昭公二十三年以下弟子楊峴為補完之經與傳分者依陸德明經典釋文也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卷公羊穀梁二家以十一篇屬公羊穀梁則十二篇為左氏經漢志本諸七略當是劉歆舊題十二篇蓋公各一篇以十二公之次為之次精於算術推日食依公穀日食三十六以為正經止此楊峴補出獲麟後日食一與劉歆左氏日食三十七相足復以長歷不衷於法依劉歆氏三統術為春秋中朔表十二篇亦壽恭意也春秋左氏經最後出其與公穀異者往往左氏之經為長又書皆古文無傳聞轉寫之失惜杜氏不能申繹傳意而反誣傳以汨經并強經以從傳顧氏補正杜解惠氏更為古義又補注馬氏復補之張阮林又著辨正然皆多及傳文亦不專取賈服諸家洪氏春秋左傳詁嚴氏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李氏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始專事於此而李氏為備疏證亦最詳壽恭著此書皆未及見潘祖蔭梅壽恭據三統術以改正歲星超辰朔閏之次又備擬漢志所引劉歆之說以左氏之學興於歆其言足裨古義非諸家所及其體

例簡質亦得古注家之法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室亂何休注公羊云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漢書五行志上云宋衛鄭陳災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子出也又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及從楚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又下之云劉歆以為四國失政相似及為王室亂皆同壽恭謂休為公羊說向為穀梁說歆為左氏說是三傳皆以為經書王室亂刺諸侯之不救而杜預獨以為承叔鞅言而書之滅彘古義自造謬說聞唐宋以後謬說之弊者實預之罪也昔賈逵謂左氏義深於君父集解於君臣大義晦而弗明壽恭為能正其謬矣

左傳杜注辨證六卷 舉學軒叢書本

國朝張聰咸撰臆說字阮林號傳巖桐城人嘉慶庚子舉人覺羅官學教習漢季左氏之學鄭賈最著其源同出於劉歆服虔繼之至晉服虔並稱北史稱服虔學行於河雒杜氏學行於江左杜氏本集諸說而芟繁務簡欲期明而反晦緣事依例復略古而自見長歷非法扶其繆者發端於通鑑外紀目錄短喪誣禮詳列於顧震澹杜注正譌表江慎修據唐一行歷及姜岌大衍授時三家以證其星歷之譌據周禮鄭君軍有卒伍注以訂其軍制之謬程魚門左傳翼疏胡樸齋左傳翼服引申古義詳錄異聞皆為杜解方訂之資聰咸博聞多識於小學通音韻於史熟於漢晉逸事以杜注論軍制則車法徒法不分擇田賦則丘賦甸賦莫辨用舊說而不著其名出新意則往往紕謬地理之大非者莫若以漢水之名不踰江夏而偽書傳及後之言者皆沿其誤博採眾說規難發達段若膺稱其辨證咸有根柢據毛詩尚書訂漢水入江以後猶得稱漢自元凱誤讀禹貢導漾節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句逆誤千餘年地理家皆未之省言左氏者當推是編為本朝鉅製張維屏則謂其據鄭氏尚書注小顏漢書注謂大別山在安豐西南今河南固始縣自杜氏南謬讀禹貢遂疑此山在江夏界未免好奇姚瑩則謂自嶺外遺書勸之以為杜學不可廢服賈諸說雖不無善於杜氏但當兼錄以俟折中有所偏護則非胡適之則稱其辨論經義精悍之色見於眉宇

雖相詰難而終無忤容甚推挹也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達祿字申受武進人大學士綸孫嘉慶甲戌進士由庶吉士官禮部儀制司主事漢世治公羊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為最著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 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侍郎存與著春秋正辭兼采眾家而以公羊為主達祿其外孫也起而張之善持論能文辭探源董生發揮何氏尋其條貫正其統紀成釋例三十篇然周王魯傳無明文孔氏通義以據魯新周故宋之說疑於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於是鑿空不信三科九旨而別立時日月為天道科譏貶絕為王法科尊親賢為人情科達祿皆辭而闢之謂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於漢師家法為精闢矣從舅述祖有意治公羊與語羣經家法遂輟業嘗曰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宋甥可友宋甥長洲宋翔鳳也龔禮部自珍親知州源皆從達祿問故戴望則從翔鳳游而慕達祿之學者也是說經者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誦矣陳澧東塾讀書記申受公羊議禮制爵篇云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國為大國其書公朝玉所不為公朝起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嘗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柱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真黜周哉郊禘之事春法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

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讐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繼季姬禍鄆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柱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真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偽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為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以此見公羊之受誣皆說經擴悍者階之厲也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一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達祿從事公羊家言以何氏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眾說整齊傳義條理精密既為釋例三十篇專明墨守之學又析其疑滯強其守衛為解詁箋一卷凡九十三條皆摘傳文及解詁以申論其大義並及他說之可兼者析衷眾家以歸于是取鄭氏箋詩之旨以名之書中有云何氏於義儉者失經傳意者疏於禮者依違左氏者穀梁於義為長者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益長者李兆洛撰傳稱其洞明經術究極義理宏而通不泥守章句此書近之亦如康成注詩宗毛為主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者也

發墨守評一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歲時
官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戈以伐我乎發墨守全書久佚周官大司徒疏禮記禮
器樂記疏所引及初學記引春秋釋病止存四條逢祿
所評止一條乃所撰解詁自序謂晉唐以來之非何
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
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
氏其於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
稱為入室弟子宏獎之風異於專己守同一云云自信於
何氏繩墨少所出入則得矣然於康成春秋之學未窺
全豹何以見其不能精深是則初非定論也

歲時官評一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隋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傳官十卷又
有服虔官評釋病十卷舊唐志載何休左氏傳官十卷
注云鄭氏歲時人書目尚有今服氏書亡鄭氏所後尚
存二十餘條傳本合為一卷逢祿申何難鄭所評凡三
十條或一條分作兩條皆以傳文為綱何氏書鄭君歲
附之而各為之評或評其偽或評其誤或評其非典禮
而因更推其未及者證之是書與春秋左氏攷證同一
用意藉以申公羊家言與攷證同為一敘亦列在是書
之後烏程周中孚謂鄭之書為春秋左氏傳而作不為
左氏春秋而作申受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
氏故鄭堂讀書記別而出之云云攷歲時官評廢疾發
墨守同為高竇遺書自當還其舊觀也

穀梁廢疾申何二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何邵公作穀梁廢疾鄭君因作起廢疾以排之其書久佚僅存一篇逢祿以為春秋微言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氏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玩經文存典禮足為公羊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兼之經本錯迤俗師增益起應失指條例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強起者因申何君之說難鄭君之所起綴成是篇上卷凡四十條先徵引傳文及何氏廢疾並范氏所釋于前後則各為難詞下卷凡百五十一條止節引傳文皆廢疾所不具自為摘出而申之間及范注後則各為申詞所著春秋論至謂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何其言之峻厲也惠棟嘗稱穀梁隱元年傳云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傳廿二年傳云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原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逢祿護持任城作禽息之守禦排斥左穀大放厥詞自謂非敢黨同不可信矣

左氏春秋考證二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逢祿論春秋左氏傳據太史公書本名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改條例推衍事迹強以為傳春秋與奪公羊博士師法左氏傳之名蓋改於劉歆七略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繆於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為口實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上卷凡一百十九條皆摘傳文各證其非左氏舊文為劉歆所比附下卷凡二十四條皆摘引史記前後漢書說文孔疏劉向別錄諸書各證左氏不傳春秋總屬劉歆所改竄案孔子作春秋為之傳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立於學官者左氏公穀三家東漢以來初無異說啖趙以前學春秋者皆明法守尚專門啖趙以後喜援經鑿傳穿鑿立異然猶比其異同求通經旨無敢憑臆私決毅然以二千年來之傳本昭揭為後人附益非史公所見之舊者閻惠之辨偽古文尚書不如是之強辭萬充宗方靈皋之辨周禮不如是之鑿空新學偽經之詖辭實自是書啟之錢曉徵嘗謂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申辨於後漢儒之事已黨同如此逢祿乃以李育難左氏四十二事何邵公與其師追述有意以難二傳於左氏未能深著其原於劉歆之附會本在議而不辨之科夫說經而必欲言前人所未言亦何所不至哉願或謂自公

羊先師邵公而後至是而杆城潔侮其道大光殆聖牖其衷資賢者以詔相何也

春秋繁露注十七卷 凌氏叢書本

國朝凌曙撰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博極闡深旨奧詞蹟不熟公羊者則不能讀繁露而妄臆為贗作攷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洞天人之本原謂天積眾精以自剛常置陰虛處稍取之以為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三策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而不任刑今皆在其書中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為中庸義疏公羊家言存三統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事繁露楚莊王篇王者從居處更稱號易服色者無他為不敢不順天意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何嘗如歐陽文忠所謂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幸於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王之道惟樓攻媿謂漢儒以經學專門者獨仲舒以純儒稱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曙卒業公羊並讀繁露以其書行仁為本正名為先體大思精推見至隱流傳既久魚魯雜隸篇第號落致難卒讀因以聚珍本為主而輔以張皋文讀本盧抱經刻本缺文錯簡重加釐正又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儒之成傳稽

旁討通究本末篇義章句皆櫛梳而理解之隋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不攷其異同校其詳略書目姓氏臚列下方為注十七卷阮文達書稱其闕深南指卓然成一家言自有繁露以來二千餘年有功此書者此其最也卷首冠以史記本傳及宋慶歷丁亥七年樓子文序亦為之注刻於嘉慶乙亥

春秋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凌氏叢書本

國朝凌曙撰曙字曉樓江都人國子生六經之義同歸禮樂之用為亟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孔子因魯史而制春秋於祠祭長朝親師旅昏姻不以禮者皆在所貶陳奐嘗言公羊善於禮不熟三禮勿治治亦勿善曙初治鄭氏熟於典禮聞劉逢祿論何氏春秋之學而好之為阮元校輯經郭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以解詁言禮亦詳公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於禮則略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周制疏概以為時王之禮殊欠明晰乃取而補疏之成公羊禮疏十一卷自言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

不同便徵他議自鄭氏三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固不甄綜如郊禘六宗明堂祥禋之制異論紛如但取舍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疏不破注向例如此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為一卷復九世之讎一條引朱子戊午謹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必有萬世必報之讎何止百世哉以破顧氏棟高之說所謂議必徵諸古人論不離乎師法要使禮歸至當而已又有緒論末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作公羊問答二卷禮疏序云說者謂春秋為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為多所采擇案公羊家之說以為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此乃立學之初諸儒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

以異歌動時君故論者以公羊為漢廷儒臣通經致用
千祿之書為漢作制以緯汨經以春秋為漢興而作非
春秋意晚樓何亦用其說但其書實事求是所引皆序
而不斷未嘗上下其議論而穿鑿之不至如後來說經
者蔓衍支離之甚也

春秋

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四卷 粵雅堂叢書本

國朝許桂林撰桂林字同叔號月南海州人嘉慶丙子舉
人太史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公穀
皆謂春秋書法以時月日為例而穀梁尤備兩傳義異
者則穀梁之義多正鄭君稱穀梁善於經穀梁諸例師
說失傳惟日月例可比附經文而得之桂林篤信穀梁
氏之學所作釋例有引公羊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主
者類別引伸條列明整第一卷為總論先述穀梁之有
功於經次辨趙匡劉敞程端學汪克寬顧棟高諸說之
誤終論左氏公羊之異同第二卷為提綱舉其大端第
三卷為述傳析其子目第四卷為傳外餘例則以所述
時日月例惟取傳中所有條而列之其范注中所論之
例而傳無明文者附之於後不以涸為阮元序稱其居
魯地而修魯學可與鎮江柳氏之書相輔而行書中謂
左氏因公穀要衍而成穀梁以公羊為外傳如左氏之
與國語近於武斷為唐仲冕所譏宋人有疑公羊穀梁
皆姜姓以二字翻切皆為姜字桂林據其說謂疑即一
人寓此二姓壽夢為乘勃疑為披古蚤有之不必以翻
切始於孫炎為疑此尤誤信譌言通儒不宜出此也桂
林兼治六書九數所作宣西通二卷入續時人傳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餘姚朱氏本

國朝李貽德撰貽德字天與號次白嘉興人嘉慶戊寅舉人善小學者試出高郵王引之之門深器其學行同時洪亮吉有左傳詒孫星衍有春秋集證貽德早見孫洪故詩古文詞與之相近而邃于春秋左氏亦復相同此書實事求是由古訓以通微言大義凡春秋與周禮表裏左傳與國語公穀異同賈服二家注與經傳子史符合者一一溯其原委搜采至博扶擇尤慎自天文五行輿地職官名物度數莫不援據傳注疏通證明元凱集解與賈服相違者孔疏多曲從杜說則必為之表微解惑俾讀者知其視杜解為優義有未安亦加駁難不曲為之說必黜杜以伸賈服其考正誤文誤義如隱八年

注先見者獲誤倒於必不往相救之前僖二十六年注變楚熊渠之孫孫當作子宣四年注兵車旁慢輪輪當作轂成十六年注袴而屬于跗袴上當有若字襄二十七年注楚君楚疑作燕君字下屬昭十三年注鄭伯爵在男畿為賈本義男當作南南面之君為賈或義男當作南句上當依國語注補或云二字皆誤文之顯然者也桓五年旂動而鼓從杜氏以旂為旗不取飛石之說昭八年自幕至于瞽瞍從鄭氏幕為舜先不取舜後虞思之說十六年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從杜氏為助君祭不取孔張先祖後食之說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從杜氏以楚子為大夫時聘蔡不取楚子為蔡公時之說皆誤義之顯然者也 國朝以來為春秋左氏學者多昌

言古注而發精博無過此書儀徵劉毓崧稱其為左氏功臣景伯子慎必當引為知己與餘姚朱久香閣學蘭交歿後久香取彙本付黎棗所著尚有周禮賸義詩考異詩經名物考十七史考證見錢儀吉所撰墓誌又訂正鄧名世姓氏辨證見徐士芬所撰傳惜其未成書而卒也

春秋左傳識小錄二卷 朱氏遺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駁聲字豐苞號允倩元和人嘉慶戊寅舉人揚州府學教授少從錢詹事大昕游研究許書於轉注段借二義發明尤多咸豐元年進呈所著說文通訓定聲加國子監博士銜於春秋有平議及三家異文爰又為左傳識小錄二卷采輯衆說參以己意中如隱六年猶懼不斃謂既讀如訖爾雅迄至也迄者訖之俗莊二十三年肆大書謂肆讀為悛緩也減也此六書之段借書目病生翳也引申為過犯書言告災肆赦是也此六書之轉注閔二年尤涼冬殺謂涼讀為涼說文事有不善言涼也爾雅涼薄也傳云號多涼德亦涼字許書牛部引此傳作牀涼蓋古本段借字成十三年迭我穀也謂迭讀為軼突也昭元年穀之飛亦為疊謂爾雅釋器康謂之疊郭注康米皮皸揚則在前故云飛蓋性平著述以六書貫串羣籍故觸類旁通皆有裨於小學也

春秋亂賊考一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駁聲以春秋臣出君概以君自出為文君之國君實有之不予臣為主之義杜預乃謂君自取奔亡之禍所以責其君顧棟高本之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聖人作春秋所以戒人君知其漸而豫為之防是孔子作春秋而暴君頑父懼也夫豈其然作亂賊者而以諸侯無王祚亂賊之漸增考于後襄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此越俘之忠於越者既為閻不得不書弑而不當在亂賊之例也案錢氏大昕論春秋曰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鞏師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

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為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盾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掌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名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為父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

王之弟靈逐比而任彙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
晉又書彙疾帥師圍蔡明君之弟弟不可以愛憎為予
奪也衛孫寧出其君而以出奔為文術有失國之道也
貶術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
于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
不父也許止不當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
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
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
孝則為申生子不孝則為南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
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
也書閔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
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藥盈之入曲沃趙鞅
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
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
久而不歸禍之不放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
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
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鄧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
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
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
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為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
左氏傳曰凡弑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
多以斯語為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
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
不書不足盡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怒

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為有
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
之有駭聲之學出於錢氏錢氏此論足與是書互相發
明即杜氏顧氏亦豈不知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為責
備君父之言以獎亂哉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當也

春秋三傳異文彙一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三傳傳寫各有師承漢隸至唐復多遷變說文去古未遠然其所引經語與今本多不合於是同音段借之說起而雙聲者亦例得段借駁聲精於形聲訓詁推闡頗多初解同聲字例得段借如茂與味區與區之類助語字長言短言一也如邾婁即邾於越即越之類概不著錄焉他如隱三年君氏卒引明季氏本云左隱十一年傳隱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因之尹氏賂尹氏而遂與歸則此尹氏而居魯者有德于公故臨其喪而書卒說有根據實勝三傳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郕公羊杞據作紀左傳七月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之不敬而遽與師恐無是理按春秋初年魯紀有婚姻故朝會相繼紀畧齊九世之讎慮心積慮謀之故既託于魯為婚姻又託于周為婚姻思有以自固而不知周魯咸弱不能保一小國至莊公四年卒為強齊所滅而大去其國也公羊是而左氏誤於三傳無所偏袒多所發明不僅區區語言文字之歧互也

春秋異文箋十三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趙坦撰坦字寬夫仁和人諸生道光辛巳舉孝廉方正奏給六品頂帶研究漢經師言著周易鄭注引義石經攷績寶慶齋文集及札記是書於三傳異文詳為箋釋以唐陸淳三傳經文差謬略有不與經典釋文及唐石經合者別成附錄一卷不以彙入正編書中辨識形聲援據碑刻頗為精審蓋素好金石文字自鼎鐘泉幣以逮銘碣饒饒之屬鈎稽剔抉具有心得嘗謂服子慎注春秋雖本鄭氏而時與鄭違論宋伯姬則斥左氏之非而以公穀為得於經義多所發明非斷斷於文字間者也

竹書紀年集注二卷 陳氏家塾刻本

國朝陳詩撰詩字愚谷別號大樸山人新州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工部主事學問醇博纂錄當以是書所載證之經傳合者為多取春秋內外傳及周秦諸子事蹟相類者與為證明又以他書所引與今本互有異同者附注於下使學者知是書之存雖非其舊而其事其文信而有徵休文之注大概取之宋書符瑞志疑後人依託為之非其本注不列書中帝相二十一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緒歸于有仍伯靡出奔禺詩引春秋經傳集解靡夏遺臣事羿者伯靡輔夏為王蓋臣傳注乃謂其事夷羿考紀年知靡隨后相播越商斟逆浞滔天始奔有禺自禺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殺寒浞少康賴其力自綸歸于夏邑恢復舊家未嘗委質于羿也詩書務求簡括未能考詳以點謬誤永濟崔龍見序稱荆溪任鈞臺嘗作紀年證傳一書見所作四書文序中屢經訪求竟不可得為可惜也

竹書紀年校補二卷 石渠學署校本

國朝張宗泰撰宗泰字登封號筠巖甘肅人乾隆己酉拔貢生以知縣用請改教職歷官天長縣復設教諭合肥縣教諭為志著述有周官爾雅注疏正誤孟子七篇諸國年表是書據左傳後序瑤封以下改用晉魏之年又增補遺佚二十餘事其餘仍從吳何諸本考唐之季世竹書十二卷之舊已不傳宋初傳本即多不同太平御覽路史所引或稱紀年或稱竹書紀年或稱敦皇紀年又曰燉煌高約之郡府紀年金履祥通鑑前編所載有今本所無及與今本異者而趙城注氏韓城平陽田居園平邑本皆作紀文履祥謂見水經注是此敘事當時傳本不載古經之文化產龍畫晦四時廣宏明集之秦仲以前本無年世等宋人書多不引而寰宇記之築池陽敗武垣等事今本又無古書如郭璞穆天子傳引紀年者七近本止存其六鄒氏水經注引紀年者百二近本失載者數十文選注引紀年者十近本失載者一史記索隱正義所引近本遺者強半他如真誥史通廣韻漢書注初學記所引近本每多不載蓋宋初止存三卷而今之二卷又宗本之殘缺元明所續綴者吳琯所校訛誤頗多宗泰亦未能一一校補也

竹書紀年校正十四卷部氏遺書本

國朝郝懿行撰汲冢得書之年杜預欲述平吳之事故云
太康元年東晉傳據得書之實則指言二年史記周本
紀正義誤以太康為咸和末晉傳言十三篇隋經籍志
十二卷隋之十二與晉之十三蓋不殊以同異一卷在
焉故也宋藝文志三卷今本又止上下二卷蓋經補綴
而成皆非晉隋唐篇卷之舊懿行分為十四卷自黃帝
至帝舜一卷帝禹至帝相一卷少康至帝廑一卷帝孔
甲至帝癸一卷殷高成湯至維己一卷大戊至陽甲一
卷盤庚至庚丁一卷武乙至帝辛一卷周武王至康王
一卷昭王至孝王一卷夷王至幽王一卷平王至貞定
王一卷考王至烈王一卷顯王至隱王一卷以是書傳

習者希為後人羣亂據唐以前書所引比附校勘因
脫隨補即缺繕完以存古也自來議古書者多失之誣
信異說者多失之殆此書與經傳大異者惟太甲殺伊
尹一事魏之史臣誤信當時游談筆之于篇其誣固不
待言陸機豪士賦序曰伊尹抱明允以嬰戮抱朴子良
規篇曰伊尹終于受戮大霧三日士衡雅川失於過信
懿行謂士衡晉初人即奉此書為說杜元凱在太康中
竹書方出時便得見之春秋後序引紀年此文復與今
本無異是不得以為後人所益不為本書迴護成王十
三年魯大禘于周公廟日知錄云周公未薨何以有廟
蓋用廟也公字衍行謂周公亦無自禘先公之理禮
不王不禘魯既自禘矣而平王四十二年又書魯惠公

使宰讓請郊廟之禮而王猶使史角如魯諭孰謂成王
賢君而令魯得禘周公廟也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
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其後於魯墨子學焉據此是史角如魯諭王命而魯止
而留之不遵王命故是後遂用郊廟之禮竹書所紀甚
明傳記多言成王以周公故賜魯郊廟之禮誤矣類能
援引各籍訂其年錯使秩然就緒與所著山海經疏
略同至于因免僇朱亥嘉皆汲冢瑣語之文不得以誣
紀年晉書出唐人手東晉傳稱益干啟啟殺益事明胡
麟已謂汲冢絕無此文也

竹書紀年補證四卷竹柏山房十五種本

國朝林春溥撰春溥以明黃石齋精於數學其所著貞圖緯上溯堯年迄於三代率出入紀年近人梁玉繩史記志疑亦多據竹書以正史之誤竹書之出定之非一人傳之非一本故隋志載有竹書同異一卷諸書所引水經注最為可據索隱多有誤誤今本以漢魏叢書為善漢魏叢書本黃帝之後帝勢以吳氏五字釐王之末有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為獻公王陟十五字而廿一種秘書本皆無之於是訂訛補缺參稽同異旁考諸家疏通證明以堯元丙子與世史相鑒取即子皇極經世之說究所由來證以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劉歆之三統歷鄭樵之通志而折衷於史記魯世家之年知紀年之有合而經世之無徵編後復取後人所致疑者辨論之為後案其謂夏統中絕竹書能詳其年殷邦五遜竹書能名其地周公不書踐阼共和不以紀年此等皆史傳所不及西王母國名也見爾雅洛伯用河伯馮夷皆諸侯也故本書又云湯征有洛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穆天子傳有河伯宗天令人及執後世之傳訛疑古書之多妄皆篤論也

考訂竹書紀年十四卷亦留翼齋刻本

國朝雷學淇撰學淇字賡舫號介菴順天通州人嘉慶甲戌進士歷官山西和順縣貴州永從縣知縣晉太康得竹書紀年列于中經副在三閣荀勗和嶠衛恆束皙遞相詮次杜預傳瓚劉逵等虞于寶郭璞及徐廣裴駰陶宏景鄭道元多稱述之以為證據隋唐諸經正義史漢注說亦多徵引然皆議橫加五代以來遂多殘缺原書十二卷宋史藝文志止載三卷乃散佚後輯而存者學淇以其為先秦古書少三代真蹟甲子事實可以證經學之誤歷法之誤者不少以竹書長歷推驗列宿之歲差歷代之日蝕自唐虞以來無有差舛博考唐以前諸書所稱引九閱寒暑為之釐訂事必有證言必有符附

志謂紀年皆用夏正今傳本二卷幽王後仍紀周甲子周正悉為校正附注謂出沈約相傳既久姑且仍之唐宋人稱引別加注字茲為勘定復作者證一卷辨誤一卷紀年甲子年表列國年表一卷紀年歷法天象圖一卷紀年地形都邑圖一卷紀年世繫名號圖二卷又以紀年與秦漢來傳注多殊故當時王廷堅輩頗語難之東廣微隨疑分析作釋難篇論者謂皆有義證惜今不傳因述東氏之意作義證四十卷嘗謂孟子先至梁後至齊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則惠王後元十六年齊宣始即位以此證之較然可觀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溫公移齊年於後迄今未有定論據紀年則代換在宣王七年實周赧

王之王元年凡孟子書所記古人年歲以史記漢書之說推之皆不合者以紀年推之無不合自云好為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之文無所抵牾傳箋注疏取舍多殊非敢言議前賢期於事理之合云尔以治經之法治古書較孫之縣之考定徐文靖之統變為遠勝矣

竹書紀年集證五平卷嘉慶癸酉刻本

國朝陳逢衡撰逢衡字履長一字穆堂江都人謂紀年自堯以下與尚書相表裏自帝乙以下與詩相表裏自平王以下與春秋相表裏他若高宗伐鬼方之見于易冥勤其官而水死之見于禮不獨左國史漢諸書可為引證今世所傳無善本譌誤相承考訂補正輯為斯編以羣書定紀年之譌且以紀年證羣書之誤明楊慎胡應麟國朝孫之縣徐文靖鄭環張宗泰陳詩趙紹祖韓怡洪頤煊之書悉為采入卷首集說深取日知錄引紀年與孟子互相證明之言及史記志疑謂紀年雖不免羣亂其真確之虞頗足取徵之說而於閻百詩全謝山王鳳喈錢晚徵不信竹書多所辨論末二卷為他書所

有而今本無者項語師春綴書增為黃帝接禹神於明庭達衡謂神指諸侯言合諸侯於明堂也路史注羣神謂諸侯五等孝經疏明庭明堂國語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韋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成伯璵禮記外傳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於明庭是也唐虞為五府史記黃帝時禹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十其後黃帝接禹靈明庭惠字明堂大道錄以天地示人鬼當之誤商湯居亳先儒解三亳殊混達衡考明地界謂帝辛癸十五年商侯復遷于亳謂南亳穀熟是也穀熟與寧陵相近一統志寧陵縣有葛城故湯得使亳眾往為之耕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謂北亳蒙縣是也景亳即後盤庚所遷者故曰盤庚

邈于殷史記有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故居之語曰故
居者明陽曾居此也湯十八年即徙居亳謂西亳偃師
是也偃師即帝嚳之墟所謂即先王居是也與孟子史
記書序無一不合盤庚十四年自奄邈于北蒙曰殷即
景亳景亳於三亳中為北亳東皆云尚書序盤庚五遷
將治亳舊說以為居亳即紀年所謂營殷邑是也顧氏
炎武嘗謂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蓋始于
穆王之征犬戎以黷武之兵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
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伐太原之戎則是昔日所內
徙者今為寇而征之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伐太原之戎
伐條戎奔戎伐姜戎料民太原與後世西羌之叛略似
幽王六年命伯士率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皆足闡
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
而入寇戎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縻弧之誼
皆適逢其會也讀史知要非徒考據家言達衡是書考
其年代世次徵事頗詳而申辨盤庚定邈之故總論前
後治水之方亦有知人論世之意焉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字晚徵一字辛楣號竹汀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擢詹事府少詹事深于經史之學博綜羣籍尤熟于歷代官職損益地理沿革遼金國語蒙古世繫正史之外愛溫公通鑑謂胡景參於輿地之學深矣然亦不能無誤其尤甚者如漢建安之益州郡在南州非儁治成都郭下晉咸和之東海郡儁治京口非海虞耿令貴刺南郢州在今隨州非東魏之南郢魯天念克黃城在今黃陂縣非淮北之黃城梁二十州當舉衡桂霍不當數宛冀秦揚州二郡汚中荊州四郡豫州四郡晉史歷歷可據而注以意揣之為通鑑注辯正二卷得百有四十餘條於地理糾舉頗多至於聲音文字職官氏族考稽異同剖析精到俾讀者知注書之難而無偏信之失常謂自胡注行而史氏釋文久廢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詳備而初始之功要不可沒且如秦之范雎本千餘仞而胡改音雖唐之李芑本蒲虹仞而胡改居包翻遂使睢莫別芑芑互淆景參以地理名家而疏於小學大率承用史氏舊文偶有更改輒生罅漏亦通論也

通鑑刊本識誤三卷 三山陳氏校刊本

國朝張敦仁撰敦仁字仲篤一字古餘陽城人乾隆乙未進士歷官江西南昌府知府雲南鹽法道通鑑書成同時唯王勝之讀一通蓋卷帙浩繁鮮克終卷顧所當言史家此書空前絕後然有三誤溫公就長編筆削不復一一對勘元文遂或失於檢點梅磻注雖熟乙部間有望文生義乃違本事今所據興文署本並非梅磻親所開刊故於正文有未審溫公之指而錯者於注有未識梅磻之意而舛者嘉慶癸酉敦仁守吉安時取紀事本末大字本及明萬曆間吳勉學所刻無注本參相讐校補正謬脫復時見行諸本自元刻以來脫漏如一故嚴永思通鑑補中改正諸條本非溫公之誤而執以為誤者於廣圻所欲偏究十七史而兼以旁通又資以興文以上舊本如兩宋大字中字小字未附釋文已附釋文諸刻皆未之能逮道光甲申致仕居白門門人江甯陳宗葵雪峰錄以付梓當逢夏炯卯生謂其校勘精嚴百七十九卷文昇說下山檢之下目錄有李渾刺殺兄子申公筠而代之一條通鑑無之目錄亦溫公手定通鑑有而目錄無者甚多未有目錄有而通鑑無者一經指出知轉寫脫漏又不止此此實讀通鑑者不可以不書也

資治通鑑補正略三卷 三山陳氏校刊本

國朝張敦仁撰嚴衍永思讀溫公通鑑引正史及它書或補為正文或補為分注有通鑑所已載而事關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闕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一曰備攷一曰補注錢大昕謂有功于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中如周社雖滅秦命未廢昭襄雖殫不啻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烈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退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為附載皆是彌縫本書之闕嘉慶乙亥敦仁在南昌從阮文達寫得一部携赴雲南取書中所為改正移置存疑備考補注各條案而錄之名曰嚴先生通鑑補正陳宗葵從手彙本影寫與敦仁所著通鑑識誤並刊於抱獨廬時嚴書僅有傳鈔江夏童氏活字版本尚未印行也

通鑑注南十八卷 嘉慶己卯刻本

國朝趙紹祖撰紹祖字繩伯號琴士涇縣人康膳生道光元年孝廉方正應署涇州廣德州訓導加五品銜研古敦行尤深於史通鑑體大思精謂三省注於前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極為賅洽與所著釋文辨誤相輔而行然徵摭既廣不免檢點偶疏顧氏炎武嘗列糾其失陳氏景雲舉正六十三條皆足以資攷證紹祖參研抉發至六百餘事一一有成處可覆閱或原注未晰為加疏通不欲輕警前哲即通鑑小有牴牾亦推闡其故意在實事求是參證明確而不附會以求其合亦不負氣求勝古人注書之體當如是也外如周顯王三十六年三軍之良注云三軍謂晉之軍按三軍即管子所制之三軍事已見國語欲去孟嘗君注云二十九年齊滅宋先書宋滅薛案但書伐薛耳未嘗書滅也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門監者胡注以夷門為大梁北門不知史記信陵君傳本作東門秦二世元年會稽守殷通注云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案戰國不言太守報王五十三年趙受韓上黨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仍言太守胡注未確漢武帝建元元年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注引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案當作長曰解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遼鄉名見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地丘縣條下注云失考宋明帝泰始二年龍驤將軍濟地頓生注云四字必有誤案濟地地名頓生人名頓子之後無誤隋煬帝大業元年奇章公李宏注引隋書新唐書作其

章縣而舊唐書本作奇章謂以縣東八里奇章山得名唐高祖武德三年涇州見隋書大業元年及地理志淮南郡縣條下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康化軍見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紹祖皆未之補正然以二百九十四卷之書挂漏僅此亦可見其大體之精密矣

通鑑地理今釋十六卷 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吳熙載撰熙載原名廷鑑字熙載以字行號讓三儀徵人宗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於通鑑所載地名異同沿革險要院塞所在考核精詳叙列分據戰攻尤一一得其要領熙載是書釋以今地多採齊次風戴東原徐星伯董方立沈子敦之說謂秦紀三十六郡自襄陽以來諸家聚訟今準之漢志考之史遷金氏輔之較錢洪二家為信其補正胡注者如周紀一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謂此語誤鄧道元已糾之汾水出冀武府寧武縣榮河入河不經安邑絳水出平陽府翼城縣合澮水汾水不得云灌平陽當云汾水灌平陽澮水灌安邑方合地望最無注六國表同謂無名最疑二字古通疑即郡也在今曲阜東南謂趙世家注免臺在河北今無考

下文連言剛平當與相近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有岡成城魏趙衛相接地然在河南矣周紀二徐州注言薛縣非也今直隸安南縣有徐城與下言燕趙合周紀三濁澤即一卷汝州長葛之濁澤韓地無由至頓邱東也注渠非秦紀一陽有說無注史記始皇本紀亦無注疑陽為浪陽渠有為清水說為延津今河南開封中牟清水分衛輝府延津縣魏紀四巴邱疑今湖北巴東縣之巴山注云巴陵恐太回遠類能審慎而不質言其關於水道者本河不兩行之說議賈讓三策之疏隋紀四板渚引汴入泗自山陽至揚子謂板渚在開封府汴水縣東北自河入汴由汴入泗泗達淮又從山陽瀆沂淮通江山皆親以來故道沙土湮塞煬帝濬之耳隋紀五永

濟渠云云此由沁入河由河入淇經黃澤利漕渠入漳由漳入滹沱又經九十九淀而達涿縣亦濬之後周紀四閼河治潁謂閼河本曰琵琶溝即蔡河上流古者汴水首受大河自蔡陽東歷鄭州中牟開封陳留杞睢州以達歸德而東曰滎陽渠睢水漢水其支流也其自開封而南經尉氏扶溝西華入陳州合潁水者曰鴻溝即汴水又即蔡河亦汴水之支流也五季時自滎陽合京索諸水自滎澤導之而東曰閼河宋人曰惠民河元人曰賈魯河其實一也東至鄭州中牟曰金水河迤南至尉氏合於汴水故道曰蔡河決蔡音同由是而南經扶溝西華至陳入潁其實一也聯絡分明如畫決聚米謂晉紀十六蘇峻知石頭有重戍不能由慈湖板橋新林直下固東進朱門山轉北向陶吳林陽關西小丹陽路來小丹陽者丹陽郡治秣陵較建康城之丹陽尹為小也戰於秣陵之西乘勝北行至蔣陵又西至覆舟山繞出臺城東北在青溪東岸故攻青溪柵而入城石頭秦淮有如虛設矣謂梁紀五乾羅國疑今後藏故出西甯經青海而西南行今蒙古熬茶路也時四川屬梁而不由打箭爐西行者疑此路唐中葉始通故元奘亦由西域葱嶺經戈壁入後藏也語皆據實足備史家參考蓋包安吳善經制之學熙載從游最久頗得其指授也

資治通鑑校勘記七卷 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張瑛撰瑛字純卿號退齋常熟人司馬氏通鑑而宋
槧本有大字中字小字已附釋文未附釋文之殊南渡
後蜀資都進修堂費氏有音注本俗謂之龍爪通鑑而
胡三省定音注則元末刊於臨海洪武初以藏國學號
南雍本嘉慶朝都陽胡氏得元興文署本糊木翻雕經
亂刻失江蘇書局為之刊補今所謂局本瑛見有元興
文署本之別存者為文文肅嚴太僕兩家校本以正局
本謬誤甚多又取宋紹興無音注本之塵存者以正元
本參差尤甚其大者周報王五十二年之事元本割補
五十二年下而佚其年紀既以宋本補之復以史記六
國表核之灼知元本之脫文宋本之可貴成校勘記宋
本五卷元本二卷其昔人校本駁正涑水書法及天台
注文者附於卷末而已見亦類及焉溫公書成於元豐
七年甲子至今凡八百餘年身之音注成於元二十
二年乙酉亦六百年其間異同之處當編考十七史涑
水所採雜史三百餘種始能定其是非或書存而未及
或書亡而無可徵三省釋通鑑三十年文繁意博凡所
徵引書缺有間梅磻手藁久矣弗留世間既通舉正不
可終窮是書是正文字自比行旌之慮無使讀者知校
讎之學不可意為增損尤當於興衰治亂之故及禮樂
制度天文地理致其詳毋以善本自畫也

滇雲歷年傳十二卷 孔茨谷藏鈔本

國朝倪琬撰琬字振九號蛻翁青浦人議叙知縣抗世駿
謂謝肇淛滇略詳遠略近博觀約取蒼山洱水之墟輯
善史為康熙初天台馮甦曰司李永昌舉四道十鎮十
八郡自戰國及明事之最著者為滇考四十七篇琬書
編年繫事起帝堯陶唐氏戊申五月至大清乾隆元
年以楚莊踰定滇為西南稱滇之始漢武帝元狩間五
色雲見白屋為雲南之名之始於沿革之舊蹟治亂之
大端記述分明條理相貫一切山川人物物產則較馮
書為備引用書目自劉勰通鑑外紀至顧炎武日知錄
百四十餘種建文遜蹟馮書治致身錄之說琬書徵引
明史名山藏革除紀通志補遺皇明世法錄而加以辨
論謂遊國時事當之者固多曖昧因而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忌諱深則存之以時晦鋪張甚又
益之以恢奇於是書者不必真而真者又不得書具見
史識 國朝平滇以後備錄總督秦毓榮等滇十疏雅
正中曲靖府知府楊昶阻止通大漢夷田地之事皆閤
利病難敘述不及滇略雅潔可謂有用之書

明鑑前紀二卷 金嶽山館刻本

國朝齊召南撰召南字次風號蓮臺晚號息園天台人雍正己酉副貢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選庶吉士授檢討累遷至禮部右侍郎問學淹貫於經通漢宋兩家之郵於史則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自天文律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瞭若指掌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王鴻緒撰明史彙編帝紀未成雍正二年張廷玉等續藏其事因其本增損成帙乾隆四年表進復奉勅採明代事蹟撰通鑑綱目三編明鑑綱目前紀二卷召南所輯也召南三十三年卒於家四十年奉勅修明史附錄明增實實改譯語較初編之本尤為精密題書編年起元至正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閏七月專紀

明祖開國基事原藏於家先緒十四年其從孫毓璜繕校付刊杭世駿嘗言明鑑神先憲三朝亦召南所輯惜未一併刊行得與明史共相參考也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 嘉慶六年刻本

國朝畢沅撰沅字纘衡一字秋帆別號靈巖山人鎮洋人舉人十書值軍機處乾隆庚辰一甲一名進士官至湖廣總督司馬溫公撰通鑑以後劉時舉有續宋編年通鑑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堂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論李綱之被謫遠謫而不諱其底蘊國陷宋齊愈之失復敗頗協至公而紀載意從簡約陳桧通鑑續編何喬新嘗議其呂文煥降元不書殺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官王氏宗沐之書年月參差事蹟略薛氏應旂雖稍詳而於元豐之吏官制至元之定賦法一切制度語多闕略徐氏乾與資治通鑑後編與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輟輯審勘輿地尤為精核然其時竟李心傳諸書皆未得見事蹟未能賅博邊外諸部沿革舊文不免譌舛是書以正史為經而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契丹國志等書及各家說部文集仿通鑑考異之例考訂異同并依胡氏三省分注各正文下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凡二十六主四百一十一年事必詳明語歸體要蓋沅少嗜著述尤篤於愛才招致博學工文之士參訂成書又承通鑑輯覽頒行之後筆削大旨有所折衷永樂大典輯出諸書並資採據至譯語原取對音遼金元國語解一釐定其繙譯人名地名官名悉遵四庫館通行條例詳加改正刻宋及半嘉慶二年沅卒于辰州軍營被累藉沒桐鄉馮集梧買得原稿全部及不全版片為補刻

百十七卷溫公受詔撰通鑑凡越十九年而後成自言
卷帙既繁抵牾不能保李文簡學溫公而不及溫公畢
氏茲書以之追步涑水固自未逮而經營三十餘年淹
貫詳贍復經邵二雲核定體例錢竹汀校閱付刊徵引
考核皆為不苟雅其間容有錯漏猶待舉正要非王薛
二家所能並論集禧序稱司馬氏資治通鑑係神宗賜
名李燾亦云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
治通鑑長編可也故孝宗于燾卒後謂朕嘗許燾大
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然則後人著書祇可云後編
或續編又畢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處各冠年號與
前已刻一百三卷不合亦姑仍其舊云

綱目志疑二卷世楷堂刊本

國朝華湛恩撰湛恩字孟超一字子屏金匱人官教職朱
子因資治通鑑以作綱目自序謂書歲以首年而因年
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惟凡例一卷出於
手定當時李心傳已議其草本於唐肅宗朝貞觀二年
之事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並差由
門人綴緝致有此誤元汪克寬明末張自珍國朝尚
長垣陳景雲遞有訂正張庚亦有糾補商輅等綱目續
編紀宋元兩代之事志遵朱子凡例譌謬尤多湛恩潛
研於正續兩編訂譌正并著志疑二卷如蔡舉猥許子
卿之類足補環谷考異之闕謂漢武帝建元元光元朔
年號必是元狩退紀于唐代通王滋等十一人各考其
名號西遼耶律大石至直魯古能舉其本末書成于嘉
慶己卯近時人考辨所及亦并錄而次之不似尹起莘
作綱目發明凡有疑義率委曲以通其說也

古史紀年十四卷古史考年異同表二卷竹柏山房十五種

國朝林春溥撰史記自共和以上皆表世而不表年漢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世本十五篇歷譜家有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今皆不傳劉歆三統歷各紀三代受命年數而每王之事無聞或強史傳以就已說張衡譏為譌周古史考已亡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偶見徵引而其書亦佚鄭樵有云紀元之書不過紀運圖可見其略編年紀事之書不過通歷帝王歷數圖可見其略茲編推校竹書為之綱領間或移削必有據依其他書之確有事者增之無事者類附之乖異者旁注而兩存之自共和上溯黃帝下接左氏復撰古史考年異同表二卷統以甲子為稽同異而為說於後左氏以後則輯戰國時事別為一書數千載以上年紀闕如古書殘缺乃欲訂古事之原委擬史官之編年劉道原所謂疑年張南軒所謂歷漫遠其事雜見於諸書歷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陳直齋議胡仁仲皇王大紀或取莊周寓言以為實及敘遠古之初終於無徵不信蓋自古以為難矣春溥自謂引事必從其原攷年無取乎鑿庶幾於多聞闕疑之意也

戰國紀年六卷輿圖一卷年表一卷竹柏山房十五種

國朝林春溥撰是書上接左氏迄於西周之亡本陳水通鑑崇陽綱目之舊增而輯之三家分晉以前以仁山前編為主史記國策紀年並諸子傳記或以年附或以事附史記日月不備傳聞異辭且其載時見于他說表紀世家一年之事先後或無明文通鑑特以意次之合參互證易其顯然倒置者綱目本非朱子親筆其間繁簡失當紀事不實並酌擬具說於下大旨事取其備文取其簡復為輿圖年表各一卷表於世次年數名謚異同載之特備壬子周已以後續至庚辰而止紀事特詳以終列國之局自序謂周秦之際為世道升降之大機自井田封建學校諸大政以及民間禮俗一切範圍維繫之意決裂殆盡壞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世卿變而為說士屢盟變而割地兵爭不勝轉而行間夏商之亡未有不若斯之亟因文以徵事比事以知人將以考世變窮末流可與黃式三周季編略一書相輔而行也

張璠漢記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黃奭輯隋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唐志編年類卷同原書久佚姚之駟章宗源皆有重輯本黃恩倫子史鈞沈據姚輯本更所校刻即出章輯本也魏志三才帝紀注云張璠晉之令史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璠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作集有二十八家易解十二卷奭本題作漢張璠誤編年之作事日月年相繫古史家之良法自司馬遷創改春秋記事之體為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獻帝詔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始能復古袁宏于寶以下皆祖述焉史通內篇云如張璠孫盛于寶徐廣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路或謂之典或謂之志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又云荀悅張璠邱明之黨也荀悅漢紀三十篇當世蓋已大行璠慕效之記後漢事不作列傳體表紀自敘云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卒見為宏書所掩以校范書時有翦裁刪潤蓋亦深重其書世說注後漢書注俱引璠記裴松之注魏蜀志援以為證者尤多論東京史籍者每惜其不傳也

王韶之晉安帝紀一卷 子史鈞沈本

國朝黃奭輯宋書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詔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為除後代嘉史又云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文心雕龍史傳篇晉代之書繁手繁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未終劉知幾曰權記當時不專一代善王韶晉安帝紀姚最梁昭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晉安帝紀即陽秋舊作安陸誤王海無陸字王韶以屬對省之字隋經籍志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新唐志入雜史舊唐志入編年卷同章宗源謂世說注初學記所引並題韶之晉安帝紀新唐志則稱韶之崇安紀今以初學記天部義熙二年彩虹出西方蔽月事合他書徵引大抵晉安帝事故題晉安帝紀義熙改元隆安唐志諱隆故作崇世說德行篇注引孫恩及臨海太守羊曼斬首今晉書作恩窮蹙赴海自沈此足考吳藝文類聚人部司馬休之敗奔淮泗後者作歌太平御覽職官部李邀徵時為姜顯所陵歎部司馬休之加驢馬號揚武竹部司馬尚之將士多飢指荀曰且噉此足解三日香部王鎮惡亡郭宜之畫見來敘舊此四事又題續晉安帝紀驢馬一事吳郡事類賦歎部亦引之題續書林晉安帝紀書林二字未詳題本標題從章氏說也

徐廣晉紀一卷 子史鈞沈本

國朝黃輿輯隋志晉紀四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唐志卷同晉書本傳廣字行思勃成晉紀凡四十六卷宋書本傳廣字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義熙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二卷世說政事篇注王導阿衡三世數語題徐廣歷記歷乃晉字之謬初學記服食部建興七年京城糧盡屑麴為粥一事題徐廣晉志太平御覽飲食部作貞觀修書詔曰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世說雅量篇注泰元二十年有蓬星如粉絮劉孝標謂泰元末惟有此妖以證華林園杯勸長星之說為不足信後魏書載劉涓子通鑑考異譏魏書今延祐中經河水注引廣紀固云劉涓子離石南移蒲子溫公失考劉子元云劉祥宗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綺揚繡合雕章錦采欲稱實錄其可得乎誠正論也

劉道會起居注一卷 子史鈞沈本

國朝黃輿輯隋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動行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逆書其副而歲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今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未起居注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注同近代以來別有其職通典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旁記其言行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注皆侍從之臣錄其言行動伐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動作以為國志又有著錄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隋志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梁有三百二十二卷唐志道會作道會三百二十卷章宗源謂晉人徵引晉代起居注其不著年號而統稱晉者逸篇最多證以隋唐志所載蓋原本至三百餘卷其書自武帝至安帝總記兩晉當是合諸家而成一書如太醫司馬王維頭表事與咸寧起居注同荀勗羸駟賜乳酪事王冲為治書御史桓石經啟校定四部書與太康起居注同正旦饗萬國有臨馬五集殿宴州上言甘露降與咸和起居注同相國表獲張衡渾儀上主歸之天府與義熙起居注同若泰始元年太常諸葛緒博士祭酒劉嘉議郊祀晉書禮志闕載泰始三年拜崇陽園姜李

瑛為修華王宣為修容徐瑛為修儀吳淵為修好趙瑛
為元華晉書后妃傳闕載太康元年以廬陵縣都尉之
陽郡縣來入晉書地理志不載咸和元年詔曰作瑛耶
王大車芥六十枚侍臣劍八枚將軍手擊四枚晉書諸
王傳不載咸和八年有司奏庭燎舊在端門內依舊門
內施晉書成帝紀及禮志俱不載永和十中廷尉王彪之
與揚州刺史殷浩書論元日合朔不可廢較晉書禮志
詳殿中將軍孝武太元中募選名家以恭顧問始用卿
邪王茂之奏也晉書職官志無殿中將軍孝武紀亦不
載廷尉監陸鸞上表求增築訊室圖先賢像詔許之晉
書刑法志不載至於命官詔詞房喬史例多從刪削而
荀勗為司徒曹志闕宏胄子鄭表為司空皇甫謐為中
庶子本傳所載詔詞即資於此書惟泰始八年詔曰議
郎山濤志為簡靜凌虛駕素立身行已足以勵俗其以
濤為吏部尚書晉書濤傳與此詔不同元和姓纂有尚
書令浦選此人名晉書未見考訂甚詳爽本漏略尚多
亦可見彙聚之匪易矣

明通鑑一百卷 同治癸酉刻本

通鑑已見

國朝夏燮撰字謙甫當塗人江西南甯縣知縣以前明
一代開之大事非通鑑不足以經緯之賴元至正十二
年太祖起事至二十七年為明前紀四卷自洪武元年
至莊烈帝十七年為明紀九十卷崇禎十七年五月以
後福王唐桂二王本末用晉書載記之例為附記六卷
于明一代朝廷紀綱禮樂刑政天文歷法河道漕運以
及營兵練餉折色加賦有關於一朝治亂之源者靡不
詳稽傳志參之明會典一統志王弇州史料朱氏大事
記余氏典彙孫氏春明夢餘錄以及王氏續文獻通考
等書折衷務使綜貫溫公通鑑例也溫公自撰考異以
明其去取之故亦取法焉卷首義例一卷為著書用意
之所在有同治壬戌與高安朱航達洋書具見大指李
氏慈銘謂夏氏此書用力甚勤採取諸書雖不甚博而
嘗得明實錄用以參校事述之真偽月日之先後又博
問通人有所證益多著其說惟據明史黃子澄傳周王
燕王之母弟一語及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詳緒等重修
實錄以證文為諸如所生成祖疑其故留歸編駭人聽
聞又李清三垣筆記言於南京太廟啟出碩妃一主遂
謂成祖本高麗碩妃所生纂後自誣為高后子恐亦惡
而甚之之詞不足徵信又如以元順帝為瀛國公子謂
余應權衡皆元末明初人其言可信皆非史體以建文
為遜國遜荒極辨朱竹垞諸說之非而直載其為僭行
歷之事俱可議也

周季編略九卷 倣居遺書本

國朝黃式三撰左傳終于周貞王元年司馬通鑑始于威烈王三十九年劉氏外紀與司馬氏之書相接而勸懲或與呂氏大事記始于敬王三十九年金氏前編止于威王胡氏皇王大紀終于赧王以後秦末稱皇以前諸國事亦不錄是編始自貞王元年迄于秦并天下哀集二百四十八年之事以國策史記為主輔以通鑑稽古錄大事記參以汲冢紀年鄒氏水經注旁采諸子傳記于時事有開合者彙而編之每條下各載出處加以剪裁而擇善而從去不為常謂史家于古人事迹未能精核而毀譽均失就正于方成往雪齋四五更改書中評斷如蔓枝斷數至齊七月而亡縣亡莊辛寄食于趙五月而鄒鄧拔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司馬子發辭賞不伐善貪榮有激厲主威之意荀子謂及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恥受賞之屬說已苛矣莊子養生主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依乎天理天理者天然之條理循之則天下事無不辦不循之則自折庖丁此言不啻養生之道正名慎名本于論語禮大傳而申子用之以苛機事之密本于易大傳而韓昭用之以詐未通聖人之道而偏勝之項燕之子梁孫籍亡走條下引全謝山曰秦滅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夷以相抗止楚之項燕狙擊諸博浪沙中以報故國之仇者止韓之張良究觀秦所以亡陳勝假之以發難項籍因之以成事而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為故國重于此見之皆有裨於人

心治術不敢以刻為深戰國之世老師宿儒猶在前則卜子商曾子參孔子後則孟子荀子況而屈原魯連魏文燕昭信陵望諸亦班表中所不多觀嘉言懿行錄之倍詳使讀者於周季之書猶見周德之遺雪齋跋稱其視唐劉允濟魯後春秋國朝陳泗源戰國通表有過之無不及非阿好也

陸機晉紀一卷惠帝起居注一卷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晉紀四卷陸機撰唐志作陸機晉帝紀
機字士衡吳郡吳人父心離龍史傳篇晉代之書陸機
肇始而未備史通內篇陸機列紀三祖直敘其事竟不
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曲筆篇陸機晉史虛張拒葛
之鋒外篇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初此
記文部三祖實終為臣數語題陸機限斷議帝王部文
帝勢崇乎三分四語乃文紀論太平御覽職官部人事
部兵部並引武中紀曰王濬在巴郡云云藝文類聚軍
部部靈異部北堂書鈔武功部皆引之湯球所輯僅此
三事隋志史部起居注門有晉惠帝起居注二卷宋書
蔡廓傳魏志張燕傳注並題陸機餘書所引惠帝起居
注十三事不著撰名湯球輯為一卷其體例亦屬編
年今遵四庫總目以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入編年
及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之意併著錄於此類為滿
二田云陸機傳不言作晉紀而隋書二志鄭馬二通並
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
其事以為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尚
表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歟三祖謂所追尊宣帝懿
景帝師文帝昭也案馬氏經籍考未著錄殊為失考何
義門云宣文首冠晉紀亦用高周本紀舊例但承祚以
建安編年士衡不用魏朝此則失之宣文當同為一卷
自誅曹爽之後禮樂征伐由之以出始用編年前此皆
人臣常事則用傳體斯酌其中美錄之以備一說

干寶晉紀一卷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晉紀四卷陸機撰唐志作陸機晉帝紀
記愍帝唐志編年類有干寶晉紀四十卷正史類又有
干寶晉書二十二卷自是重出寶字今升新蔡人東晉
散騎常侍領著作晉書本傳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
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其書略而直而能紀實良史房
喬修晉書全取其總論而微有刪節雖駁雜晉文之
傑也文心雕龍史傳篇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史序孫盛
陽秋以約舉為能史通內篇論二體曰晉史有王虞副
以干紀又曰干寶著書盛譽邱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
能以三十卷之約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又
載言曰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邱明其下委曲仍為
譜注又論贊篇曰必擇其善者干寶范蔚宗裴子野是
其也序例篇曰惟今并先覽遠述邱明重立凡例勤
成晉紀鄭孫已下遂躡其蹤必定其感否徵其善惡干
寶蔚宗理切鄭孫道遠詞煩而實要書事篇云干寶之
釋五志也體國經野則書之文辭專對之辭則書之才
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模倣篇書議其擬春秋左氏貌同
心異章宗源謂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成濟問賈元曰事
急矣若之何曹爽傳注宣王謂將濟曰智囊往矣陳泰
傳注父王謂曰元伯卿何以處我世說賢媛篇注王經
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文選晉紀總論注諸葛誕貳於
我皆其模倣左氏之辭高貴鄉公之弑通鑑從干寶而
著於考異世說方正篇注亦引之選注所引有武紀惠

使紀
紀愍紀惟北堂書欽設官却傳咸兼司隸數日三奏免
官一事題晉紀記原書久佚子史鈎沈有輯本今以湯
球所輯著於錄史通補注篇撮眾史之所長補前書之
所闕若裴松之國志注陸澄劉昭而漢書劉彤晉紀之
類是也梁書劉昭傳昭伯父彤集眾家書注于寶晉紀
四十卷太平御覽設官部引李允母喪拜金紫光祿大
夫給吏卒施門馬一事唐志作劉協誤

日鑿
鑿晉書春秋三卷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晉志漢晉陽秋四十七卷記愍帝晉榮陽太
守習鑿齒撰唐志晉書皆云五十四卷世說注六引有
康帝時事與隋志及晉書稱記愍帝不合鑿齒字彥威
襄陽人桓溫辟為從事晉書本傳是時桓溫親視非望
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
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親武雅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
文帝平蜀乃為漢止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
禪受明天心不可以智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唐藝文志
外僅見於太平御覽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世
說文學篇鑿齒史學不常為衡陽郡於病中作漢晉春
秋品評卓逸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鑿齒著漢晉春
秋在桓溫親視之心也史通直書篇當宣景開基曹馬
稱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
壽王隱咸杜口而不言陸機厚預各袒豪而靡述至鑿
齒乃申以死當走建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
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古之遺直歟章氏宗源謂親
志三少帝紀注引成濟犯蹕事臣松之以為善但下車
數乘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不如是之甚者
蜀志諸葛亮傳注引亮圍祁山司馬畏蜀如虎亮據五
丈原至數挑戰賊不復出與亮諸葛走生仲達習鑿齒
直筆先主傳注云先主雖顛沛險難信義愈明二主妃
子傳注云先主無權事之逼而引前事以為譬先主從
之過矣二事皆鑿齒論立稱先主而通鑑引顛沛險難

數語則稱元德劉表傳注太祖征柳城劉備說表襲許
通鑑建安十三年劉備屯樊是其敘事亦稱備名劉璋
傳注曹操自矜伐天下三分君子知曹操之不能遂
兼天下藝文類聚祥瑞部青龍三年曹叡崇華殿災太
平御覽兵部曹芳謁曹叡墓於大石山皆稱名至曹髦
見威權日去自討司馬懿世說方正為賢媛注所引
稱名魏志注語同而於髦稱帝於昭稱文王此皆人微
引互有改易不盡鑿齒原文御覽人事部引有削周曹
通諸葛論通鑑未取春秋又作陽秋晉避簡文太后諱
也鑿齒所撰襄陽耆舊記載董恢教費禕對孫權語裝
松之以漢晉春秋所載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二書
俱出習氏而不同如此史通論贊論謂孫安國都無足

取習鑿齒時有可觀毋邱儉晉書誅習氏曰儉感明帝之
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
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
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若毋邱儉可謂不愧也若此論者其定邪
正之途明順逆之理不徒取誠當時尤足傳諸千載矣
鄭漁仲所譏晉史案晉者異矣

孫盛晉陽秋三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隋志晉陽秋三十二卷記哀帝孫盛撰唐志
二十二卷文選求為諸孫置守冢表注引謝詢張俊事
題晉陽秋春字誤增初學記職官部引中興書稱盛著
三國陽秋則魏氏春秋之誤也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
太原人避難渡江補長沙太守遷秘書監著晉陽秋詞
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
尊君所說此書行閭閻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
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
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史通直書篇孫盛不平
竊撰遼東之本錢氏大昕謂枋頭之役在慕容暉時儁
已先死久矣見所撰廿二史考異公羊子云元年者何

君之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
王正月大一統也史通模擬篇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
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
是諸侯守藩行天子頒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
首必云某年帝正月天年既編帝紀而月又編帝名以
此擬春秋所謂貌同心異也子元此語致為簡當章氏
宗源謂蜀志譙周傳注引桓溫平蜀薦譙秀表與文選
同吳志孫皓傳注王濬收其國籍戶口米穀二百八十
萬斛舟船五千餘艘今晉書關載未盡舟船世說方正
篇注諸葛亮遺高祖巾幘欲以激怒吳獲曹芳之利史
通浮詞篇止稱王隱譏言而不及孫盛自是所考未精
水經河水注杜預造河橋於富平津元和郡縣志亦引

之通典禮門傳元議正朔服色依前代庾純奏父老不
歸養二事並取晉陽秋論太平御覽皇王部懷帝天姿
清卻少有聲名乃懷帝論明帝初在東宮教禮賢士乃
明帝論今晉書惟取懷帝論又元石園有牛紐馬後恭
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孫盛先有此言史通獨譏沈
約誤也劉彥餘嘗言孫盛子寶文盛為史準的所擬志
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惜新晉書行而舊書遂
廢輯本僅存什一原書皆不可得見矣

曹嘉之晉紀一卷鄧粲晉紀一卷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諮議曹嘉之
撰晉紀十一卷託明帝晉荊州別駕鄧粲撰唐志粲紀
外又有粲晉陽秋三十二卷舊唐志二十二卷粲不撰
晉陽秋朱氏經義考亦踵唐志之誤魏志楚王彪傳注
王隱晉書曰吏部郎中李重啟東莞太守曹嘉之修晉
先代之後可以為負外散騎侍郎世說注諸書引晉紀
並作曹嘉之湯球與粲紀各輯為一卷晉書鄧粲傳粲
以父謙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文心
雕龍史傳篇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
準的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據漢魏憲章殷周雖湘
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章宗
源謂世說任誕篇注引劉伶裸袒事今晉書不載太平
御覽人事部滄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史共逐嗣
以嗣饒賢內羊嗣中始興太守尹虞季劍功曹原注尹
虞字士卿長沙人也此注未審撰人羊嗣事今晉書亦
無考又世說賞譽篇注咸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
幼輿為達士壺欲奏治之咸和成帝年號是粲所紀不
止託於明帝御覽人事部張華多賢以帛纏之陸雲見
之笑不能止華雲皆卒於惠帝時元明紀中不宜載之
皆足資考證也

劉謙之晉紀一卷 崇祿之晉紀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宋書劉康祖傳康祖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隋書經籍志晉紀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唐志卷同裴松之字世期聞喜人為中書侍郎注三國志子駟為中郎外兵參軍著史記集解駟子昭明昭明子子野字幾原梁天監中為中書舍人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繼成先業撰為宋略二十卷通鑑多取之宋書松之傳松之著有晉紀貞觀修書詔曰干陸曹鄧略記帝王驚盛廣松纔編載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隋志不著錄湯球各輯為卷世說政事篇注引謙之晉紀許柳從祖約為逆後以逆誅賞譽篇注引蕭綸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引應詹表有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日以蘭臺之器四語太平御覽飲食部引王恭誅有昔食麥屑今食豈豆豈謹球皆未之搜輯未為完備也

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南史文學檀超傳超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有文學撰續陽秋二十卷隋志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唐志作注晉陽春秋注當作續春字誤增新志作晉陽秋脫續字晉史編年體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孫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史通外篇雜說劉遺民曹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章達之謂道鸞編年書不宜言有傳劉遺民即劉驥之今晉書列隱逸傳驥之字子驥世說任誕篇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中興書曰驥之一字遺民史通誤也世說德行篇注陳仲弓造荀淑太史奏德星聚事在漢季而稱道鸞史檀書稱續晉陽秋則自德海西起而哀帝以前之事皆係引者之誤球以哀帝以下之事是道鸞書餘依各書所引錄出分為二卷較黃奭輯本為審也

杜延業晉春秋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撰唐書經籍志晉春秋略二十卷杜延業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同直齋書錄解題曰晉春秋略二十卷唐秘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偽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補為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案唐志亦曰延業致新舊史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溫公修通鑑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參考同異辨正謬誤自撰考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多引此書湯球輯為一卷因學紀聞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宜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庚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喻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同為之也球亦從晉書錄入卷中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隋書經籍志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傳字實相世祖長子撰三十國春秋郡齋讀書附志杜延業云方等採削羣史以晉為主附列劉宋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元帝第三子方諸第四子方矩方乃累弟二名之共字新唐志入偽史類方等名誤削等字隋志刊本又或誤作萬等譌方作万再譌万為萬也宋志編年霸史兩類重出史通稱謂篇金行板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廢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章氏宗源謂太平御覽時序部燕王慕容熙后符氏季夏思凍魚膾兵部蜀王李雄攻譙登於涪城又秦王堅下書曰朕將巡狩會稽又夏王勃勃自號真興元年又吳王皓使劉恪守牛渚人事部秦王苻堅懸珠簾以朝羣臣其稱謂可與史通相證若慕容垂遣其子寶伐魏戰於參合陂姚襄至滎陽與李懸戰於麻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掩李矩三事見御覽兵部皆直稱其名乃徵引所削非方等原本故通鑑問疑亦曰今欲將諸國偏據者皆依三十國春秋書為某主也史通外篇雜說云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帝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今升之書唐徵晉語

近憑方等之錄令俗之學者檢彼虛詞成茲實錄史傳之體殊於稗官取小說以資談柄固深中方等之失矣至於纂容格在其憂方大模擬左氏不足議也

東華錄二百卷東華續錄四百十九卷 家刻本

國朝王先謙撰先謙字益吾號葵園長沙人同治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擢國子監祭酒奏進所著書加內閣學士銜往代以本朝國史編年勅自宋司馬光稽古錄元祐初所上止於英宗治平末厥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凡實錄官文書無不是正旁採異聞參求真是史裁飾焉若杜駟皇鑑多要則取實訓實錄國朝會要為注陳傅良建隆編詳於將相大臣除授政事因革而僅太祖一朝孝丙丁未錄全載制詔章疏而僅自治平丁未迄於靖康童貫之誅明則鄭曉吾學錄為史家所稱 國朝乾隆二年有刊 五朝聖訓之命 欽定者有方略則例宣示者有寄諭硃批皆奉 勅編纂成書其私家撰輯者惟蔣綱撰東華錄三十二卷纂自開國以來迄於雍正頗具條理先謙崇經術治國聞在史館教繹乾隆以次撰為續編病將氏聞略復自天命迄雍正視蔣氏所錄加詳

太祖高皇帝朝起明神宗萬曆十一年癸未至天命十一年八月凡四卷

太宗文皇帝朝起天命十一年八月歷天聰十一年至崇德八年八月凡十八卷

世祖章皇帝朝起崇德八年八月至順治十八年正月凡三十六卷

聖祖仁皇帝朝起順治十八年正月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凡一百十卷

世宗憲皇帝朝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

月凡二十六卷

高宗純皇帝朝起雍正十三年八月至乾隆六十年十二月

凡一百二十卷

仁宗睿皇帝朝起嘉慶元年正月至二十五年七月凡五十

卷

宣宗成皇帝朝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至道光三十年正月

凡六十卷

文宗顯皇帝朝起道光三十年正月至咸豐十一年七月凡

六十九卷

穆宗毅皇帝朝起咸豐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凡一百卷凡登載諭旨恭輯聖訓方略編排日

月稽合本紀實錄於制度沿革纂會典於軍務

奏摺取方略並載御製詩文集旁稽大臣列傳年

經月緯以次刊印十朝謨烈燦然大備自謂載筆柯

則遠追李鄭雖視李燾所謂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

聚九朝三世之各見殊聞旁互參審固有未逮而

列聖執中之心張弛之用具載百篇讀是編者可以仰闚於

萬一矣

光緒朝東華續錄二百二十卷圖書集成局印本

國朝朱壽朋撰壽朋字錫伯號曼盦上海人光緒癸卯進

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自來金匱石室之藏外人

不得見王先謙東華錄出而堯舜之典謨文武之方策

海內臣民咸得瞻仰壽朋續纂光緒一朝起同治十三

年十二月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凡二百二十卷刊於

宣統紀元之歲維時

德宗景皇帝實錄尚未修成是書雖體例志仿前編而紀述

未能詳備事大體重急於成書

崇陵御極三十四年竟中興耆定之功開憲政文明之局上

承尺訓下酌衡言經緯萬端慈孝兩盡有非摺輯穿

鑒所能完備昔房元齡等進武德貞觀事迹唐太宗更

令刊正是不能無待於後人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六十卷 浙江書局刻本

國朝黃以周等輯以周字元同號敬季本名元同字經養定海人式三子同治庚午舉人分中縣訓導保中書銜陞處州府教授宗李文簡續資治通鑑長編世鮮傳本康熙初徐乾學呈進者僅至英宗治平而止乾隆中從永樂大典中輯成五百二十卷惟徵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改編年為紀事體悉錄李氏原文而存十二之三原佚百十四至百九卷後又佚五六七卷朱竹垞嘗云長編所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本書可全楊氏之所闕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光緒六年浙江書局校刊長編無錫秦細業借湖州陸氏欽本紀事本末屬以周及王詒壽馮一梅分輯漢子潼陳謨張大昌王宗鼎倪鍾祥繼之楊書所佚六卷正靖康時事參考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略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等書餘如岳珂愧郛錄程史王應麟困學紀聞董更良書錄王明清玉照新志揮塵後錄或引長編原文或引長編注語均行采輯元刊本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題李燾經進宋藝文志及文簡本傳不載此書之名然劉時舉所著之十五卷起高宗迄宣宗實續是書雖非真本究出南宋人手亦詳考而分繫之用原書考異之例凡宋人說部文集有可參稽者並附見焉紀事本末不書月朔干支考諸李氏皇十朝綱要錢氏大昕四朝朔閏考注於逐月之下分為六十卷名曰續資治通

鑑長編拾補網羅放失使數百年微空之書年經月緯首尾完善頃還舊觀亦讀史考證之林也

王氏讀說文記一卷許學發刻本

國朝王念孫撰念孫有廣雅疏證已著錄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聲韻之部分顧亭林古韻十部為二十部而於吏脂之三部辨之尤力金壇段氏與之合而分至祭盍緝四部則又段氏所未及因段書先出遂輟作是書謂社字古音土故从土得聲春秋閏二年傳南于兩社為公室輔漢書叙傳布歷燕辯社亦相魯民安其政或金或社白虎通社不謂之土何變名為社別於眾土也皆讀社為土則此字从土聲甚明隋書地果及隋音悅吹反徐鉉以為隋不當从隋聲故改為隨省聲不知隨字亦从隋聲凡支部中从隋聲者古皆與歌戈通焉隨字古音徒禾反老子云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之類是也此隋亦音徒禾反與隨聲相近故从隋聲蓋从艸風下繫傳有風亦聲三字徐鉉以為蕙與風聲不相近而削之不知風字古音孚凡反與蕙聲相近詩彼何人斯四章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釋名風充豫司異橫口合唇言之風記也其氣博記而動物也說文風从虫凡聲是其證風从凡聲故風从風聲莫日在艸中句下繫傳有艸亦聲三字鉉削去不知艸古音莫補反與莫聲相近詩今通作莽楚詞離騷懷沙莽字皆讀莫補反又攷九經字樣一書皆說文其莫字注有艸亦聲三字則說文原有此三字雅為蕙無多特為精覈所謂學深許鄭音通徐劉者即此可見其概矣

說文解字斟詮十四卷嘉慶辛未刻本

國朝錢坫撰坫有爾雅釋地四篇注已著錄精於小學是書凡例一斟毛斧底刊本之誤有宋本所無而妄增者有與宋本舛誤致使詞義不順者一斟宋本徐鉉官本之誤有一字兩見而實為二字者有兩字相似而前後互易者有因寫者之誤而別為之解者一斟徐鉉繫傳本之誤有以意改作者有不解其義而妄去其字者有錯兩增加鉉據以改定官本者一斟唐以前本之誤有譌舛相承而正字正音反晦者有始因誤寫後遂因循不改千載相仍皆為所誤者一詮許君之字只應作此解不應以傍解仍用而使正義反晦一詮許君之讀如此而後人誤讀通行而奉義反晦一詮鉉傳只一字而許君有數字一詮鉉則數字而許君只一字書中謂走是足三部間有字異而義相近者許君亦就各家諸經傳授殊異釋之如趨踏而引等是也其詰訓亦本之各家故不必盡同必求其說而分之又或割無字為是每字為非亦可不必其中確有數義者乃不得不為辨析其著書大意也艸部數大澤也九州之數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南田青州孟諸沈州大野雍州弦圃幽州冀魯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是也謂此本職方氏與爾雅不同爾雅作十藪有周焦穫職方周公所置不應再數及周也其合者六異者三呂氏春秋淮南子兩家所記略同而與職方合者五異者四攷職方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并州昭余祁昭余祁呂

書謂之大昭是其所合者也惟冀州楊紆爾雅在秦呂淮南並同是其所合而稍異者也大陸即鉅鹿不應分為二海隅齊無的地淮南又云申池在海隅故左傳懿公遊于申池乃近齊國都之所謂不得指為海濱廣斥鄭康成以楊紆為所在未聞以弦蒲為在汧高誘則云陽汧在馮翊池陽郭璞則云楊陰在扶風汧縣按地里志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是班鄭之義正同今池陽為西安府涇陽縣地並無高原大澤且從來汧子前說所以郭注爾雅即以弦蒲當楊陰却又與職方抵牾是轉展無依據不如鄭之為允近世呂書秦之陽華下載高注云陽華在鳳翔鳳翔之稱非高古所得聞乃後附入者盧文弨邵晉涵一校呂書一注爾雅並以攷證何耶其言甚辯

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連鈞鈔本

國朝桂馥撰馥字冬卉號未谷其先貴溪人先世為明縣人源擇戶家曲阜乾隆庚戌進士歷官長山縣訓導雲南永平縣知縣遷于金石六書之學嘗謂士不通經不足以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博考諸書作說文解字學取許書與諸經之義相疏證梁書孔子往傳焉祖撰五經傳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馥為說文之學亦取證於羣書故題曰義證專臚古籍不下己意分肌擘理脈絡貫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證之凡所稱引皆有次第取足達詩說而止引據雖繁條理自密王筠議其引據之典失於限斷且汎及藻繪之詞而又未盡加攷攷

然馥固自言從事說文三十餘年常於世事作輟無常前儲已了後復茫然深有感於司馬溫公進通鑑表所云抵牾不敢自保也其謂近日學者風尚六書動成習氣偶涉名物自負蒼雅略諳點畫妄議斯冰叩以經典大義茫乎未之聞也足以鍼砭末俗同時桂段並稱治說文者多以二書為津梁而部食康寅也以內良聲音為段謂說文以言音者當作讀若桂謂許書少言音而此有音良久之文鄭注少言音而士皆有增希細之文此皆二書之僅見者不似段之武斷附說謂或問周宣王時既有古文史籀何為復作大篆曰書契之作所以杜詐譌古文太簡漸有不可一體施者故大篆趨於繁與古文並行猶秦書之有八體各從所宜說文序云太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即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於書冊也秦又苦大篆之繁故作小篆小篆出於大篆不出於古文王業友則謂周尚文故字亦繁縟如大學中庸借書實為一二此何詐偽之可杜且漢官印隨其人益富為詐偽矣漢尚不杜之何況周之中葉今之書冊固不知幾經改易然其盤災三字皆籀文故秦二文亦由籀文小變之遽字見禮記此亦有所承非盡後人改用籀文許君叙云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而或體居其半古籀文僅數百字雅古人事簡必不足用是知古籀篆皆同者祇出小篆古籀異者乃出之非許君所識古籀止此其說可相參證本書無月字而有從月得聲諸字韻謂月當屬片與反正為之同例沈西雍謂五經文字有月部音牆九經字樣云析木向左為月則唐本自有此部不必附于片部也

讀說文證疑一卷許學叢刊本

國朝陳詩庭撰詩庭字令華嘉定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知縣說文之學至于段桂一縱一橫或南經生之往術或博羣書之旨趣安邱釋例句讀繁言以集其成其他拾遺補藝咸臚新知著孔廣居之說文疑疑則荒僞不中附穴詩庭是書於此學為深如某檄實裏如表者據爾雅釋文引作某檄樹實裏如表者知裏是裏之偽表是裏之偽裏木葉推白也楓字訓曰厚葉弱枝善搖一名葉葉此白字是兒字之壞又謂木葉搖兒與善搖義合廣韻葉樹葉動兒即據說文義說文句法有當如爾雅讀者標木杪末也杪木標末也宜以木杪木標為句末也二字又為一句爾雅每以數字訓末一字說文以一句訓首正文一字一句中有當如爾雅作數字讀者如稷安福也振舉救也安福舉救當分作二字讀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僮牛之告鄭易告作格謂施格前足也九家易省作告當如鄭加木乃為厥備手械之為告正借牛告之義以明之也告之本義謂以牛告神如告朔用饒羊歸格用特禮曾子問凡告用牲幣蓋造字之始當以天子告祭以制字據鄭易義定格字即以許氏義定告與字均極精確嘉定言學向必推錢氏詩庭從錢大昕游以學行著於時故發揮講貫具有師法也

說文解字音均表十七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江沅撰段若膺由小學以通于經學沅出入其內數十年若膺撰六書音均表析古音為十七部其第二表以說文解字形聲分隸十七謂今韵於同一諧聲之偏傍而互見諸部者則同此諧聲即為同部故音可審形而定戴東原語以諧聲字主義半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系則亦必傳之作若膺未果為嘉慶己丑乃屬子蘭譜之子蘭本段氏十七部先著說文釋例後成是編第一部陸韵平聲之咍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第二部陸韵平聲蕭肴豪上聲篠小巧皓去聲嘯笑致第三部陸韵平聲尤幽上聲有黝去聲宥

幼入聲屋沃燭覺第四部陸韵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第五部陸韵平聲魚虞模上聲語麌姥去聲遇御暮入聲藥鐸第六部陸韵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澄嶝弟七部陸韵平聲侵鹽添上聲寢寢泰去聲沁豔榛入聲緝葉帖第八部陸韵平聲覃談咸銜嚴凡上聲感敢諫儼范去聲勘闕陷鑑釅梵入聲合盍洽狎業之第九部陸韵平聲東冬鍾江上聲董腫誨去聲送宋用絳第十部陸韵平聲唐耕清青上聲梗耿靜迴去聲映諍勁往弟十二部陸韵平聲真臻先上聲軫銑去聲震霰入聲質櫛屑弟十三部陸韵平聲諄諄文欣魂上聲準吻隱混很去聲稕問炊恩恨弟十四部陸韵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潛產獮去聲願翰換禰線弟十五部陸

韵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蘇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夫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黠結薛弟十六部陸韵平聲支佳上聲紙氈去聲寘卦入聲陌麥昔錫弟十七部陸韵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箇遇禡段表第一部有茲聲又有茲聲釋例亦然足編第一部有茲聲茲聲在十二部段表第十七部無妥聲十五部有經聲釋例十七部有妥聲十五部有經聲是編妥聲經聲同在十五部每部某聲某聲不盡與段本同亦不盡與釋例同不自言其所以然讀者不能無疑內人吳縣雷浚略舉首尾疏之餘可類推蓋先後成書學與年進不無異同且當時面質親許駁勘也

說文說一卷許學齋刻本

國朝孫經世撰經世一作濟世字揚齋惠安人說凡六篇
一易釋文引說文五十餘條一說文解字段借攷一已
已本同字同音說一上已為十二支之已說一辯顏氏
虛義處子賤俗說為空之說一諸經裏字說王鈞釋例
錄揚齋假借一篇謂其文至辨皆第所論者許君所作
之說解未及許君曰所錄之文字自撰一篇佐之於是
文亦多辨正其謂解治也而引周書我之不辟則以辟
避聲同而借之據馬鄭義而言鈞謂許君所言乃尚書
正解解治也推究流言之自起而治其罪也若云避位
則不應居東詩駕言徂東毛傳東洛邑也則周公居東
亦是洛邑既居陪京何言避位且果係避位則流言自
東來必居東無尺柄以當鈞虎之譏亦不智矣業已
避位則王疑當釋何待風雷之警乎羅人斯得斯者進
之也以公之智而須二年乃得公之仁也其事彰著而
後云得也此正解治之明驗矣故以居東為東征者誤
罪人未得無可征也以爲避位尤誤周公為流言所
撼忍置王室於不問此後世不足者避嫌之伎倆耳說
本注中述學知馬鄭大儒立義亦自有誤也

說文古本考十四卷清嘉慶集本

國朝沈濤撰濤字西莊號乾廬嘉興人

經史小學均有論著以許書自二徐以來列本寔多或
彼此不同或前後互異其中竄亂增刪去許愈遠參攷
考舊說以訂其是意在識古本之真而先諸濤文勤從
繆小山欽得初行卷三上脫十一十二葉卷五下脫第
五葉卷十一下脫十一十二葉中多引陳碩甫之說
蓋當於富吳中在楓溪槐里之間也人部僅材能也从
人董聲謂華嚴經音義上引作僅纔也蓋古本如此纔
即才字之俗諸書或作裁或作財皆才字之假借才為
草木之初生而引伸之則凡初義皆得為才陳文舉潮
曰物終則有始因其亡幸其存不為才國策齊策邯
鄲僅存禮射義蓋勵有存者必羊僅然後得免皆其義
也僅單訓才疑與最初之才不別故以旁也足之旁者
少力也何注公羊僖十六年傳僅逮是月為旁及是月
又注桓三年僅有年之僅猶旁也又韋昭注國語周語
余一人僅亦守府同合二者而僅之義始備其說甚
確今本蓋後人誤何為才能之才因改為材而又加能
字以足之妄矣又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字林云僅才能
也呂氏不應誤誤善此當由傳寫字林者衍一能字後
人又據字林以改說文耳此引華嚴經音義據北藏本
金陵陳氏所刊據明南藏本則引云僅纔能也已被人
以今本竄改惟纔字尚不作材則改之未盡也刻析精
當餘皆言簡而賅學本金汝書中於段先生之說亦有

不敢從者蓋實事求是之學也

說文諧聲譜九卷 皇清任解讀編本

國朝張成孫撰成孫字彥惟武進人翰林編修惠言子顧氏夾武嘗謂韵起于說文之諧聲惠言為說文諧聲譜以為形聲者足以攷字體之原委聲韻之從違於許書別錄之俾各以聲相從求之古人韵語分別部居又為五論以發其旨顧氏武定廣韵二百六部為十江永分十三部段玉裁分十七部惠言謂冬一部也泰一部也緝一部也冬有平去而無上入泰有去入而無平上當得二十部而入聲分配則以正紐反紐為則正紐不韵而反紐韵為故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之為一部術物迄月沒昌來黠鎋薛入泰質櫛屑入脂麥錫入支職德入之屋入尤藥入蕭沃燭覺入侯鐸陌昔入魚緝錄未竟而卒道光丙申成孫客登州府署卒成之序謂諸家言古韵皆以廣韻標目割裂分合孔雅自建類首而類中復易以廣韵為分合以詩求韵佐以易屈以韵別部以部類聲以聲諧說文之字韵書音切概無取焉輯毛詩翼屈平之韵為三卷由是以詩中先出字建首絲連繩引之曰中僅蒐林藏蘊紫蒸說干葉肆輯支皮絲樵芼葉岨凡二十部為表二十卷葉部別出至部成二十一部則更密附說於葉部表後及續編由是而諧以說文之聲為譜二十卷聲之未見于詩易屈者考以聲隄子韵而附焉又考以漢人之韵之讀而續附焉卒不可考者別附于後譜書以小篆从許氏也復寫正書為略四卷冠以五論合之目序凡五十卷此本九卷乃龍啟

瑞從成孫從弟曜孫節錄方著古均通說以備考其歌
部危字及从危偏旁之字即從成孫說也原書散佚啟
瑞子健棟錄副寄江陰刊入經解續編

說文引經攷異十六卷 咸豐二年刻本

國朝柳華宗撰華宗字翼南丹徒人以漢儒傳經既分今
古文字異者固動以百數即其治今文同為古學字亦
錯出良由師授不同讀有或異許君博綜兼采以入其
書用廣異義存師讀自叙雖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
毛氏春秋左氏論語考經皆古文餘覈所引率多今文
家學據叙所云疑許引易書詩古文皆繫以某氏以為
識別今無之者後人刊落之也古文多省假非無正字
今文多正字非無省假就許所引撰為攷異究今古文
之別明其通假之指師讀之異兼正今本俗書之謬卷
一周易卷二至卷五尚書卷六至卷十二毛詩卷十三
周禮儀禮月令卷十四十五春秋左氏傳卷十六爾雅
考經論語孟子同里李玉貴序謂凡許引尚書異字孫
氏段氏訂為古文者君訂為今文訂則章較韓毛多得
齊魯訪字皆確有可信諸經文字異者以聲義求之明
其通者假借曲證旁參不強古人以就我古今用字之
變俗書為簡之陋廢卷瞭然於混瑣知實鼎之為昆鼎
於蟻蚋識賓連之訓比連則又於通假之中得經傳從
來未解之誼又稱其著尚書解詁多於齊音訓詁中發
明微言大義為江氏孫氏書所未及其讀書不主一家
之說也

國朝夏竦撰所字心伯當論人謂唐以前論轉注者不失古意老字為部首凡老之屬皆受意于老轉相灌注五百四十部之字無不受意于部首之字轉相輸受形聲者就每字取聲故散言之曰形聲江河雅可同謂之水水究不可同謂之江河得聲各不相蒙也轉注者統每部取義故統謂之曰轉注考考同受意于老考亦同施意於考考考考老而各得相通也轉注同意相受之說不主說聲鄭氏樵分建主義主聲二類已失許氏一首之例至五體別聲五體別義並建建類之意張氏有分轉聲之借為轉注後世多惑其說毛氏冕展轉注釋即轉聲注釋之謂趙氏古則就張氏之而行之楊氏慎

顧氏炎武以同聲異義者為假借異聲別義者為轉注楊氏桓劉氏泰以合數文成字者為轉注戴氏侗周氏伯琦以字之反側者為轉注趙氏宦先以諧聲之不轉聲者為轉注近世戴氏震段氏玉裁以轉注為互訓戴氏至以爾雅釋詁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為轉注之遺意謂之同意相受可謂之建類一首不可段氏解建類一首直以類字作目字解首字作綱字解如初哉首基諸目皆統一始字為綱故曰建類一首不知建類為部曹氏仁虎堅持古訓然混諧聲以言轉注以此合彼而不離其原意者為轉注以此合彼而各自為義者為會意不知建類一首為五百四十部之通例戚氏學標以說文中某與某同意諸字為轉注祇解得同意

二字而于建類一首及相受六字無干朱氏駁聲論轉注以許氏為誤又移假借之令長為轉注轉注愈甚惟以許氏宗彥江氏聲之說為合是書大旨以建類者即部分之類一意者即部分之首同意相受者謂每部同類之字皆本此部首一字之意遞相授受也謂之轉注者如水之灌注轉相輸受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書之體轉注假借書之用東原之說確不可易轉注者建字之類統歸一首又部分之首與部分之字同此一意互相輸受如巾之流如川之注所以總貫乎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而為之經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此字之義可假為彼字之用一字之義可散為數字之用所以錯綜乎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而為之緯一縱一橫而四者皆為所攝同意相受與會意不同合二體以成一字者謂之會意合一部同意相受者謂之轉注第上卷論其旨趣下卷備言諸家之誤至六書次第劉歆班固云象形指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眾云象形會意轉注虛事假借諧聲所謂古聖人畫字之初先後一始一者指事字也有事而後有形故象形次之有形而後有聲故形聲次之有事形聲而後有意故會意次之四者書之體立矣于是經之轉注緯之以假借二者書之用備矣故六書次第各說不同而許氏之言為不可易云

春秋集傳十六卷 光緒乙未刻本

國朝汪紱撰原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諸生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六經皆有成書是編輯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斷以己意自叙謂所去取一宗朱子之意朱子易本義祇以易為占筮之書人之讀春秋者即以讀史之法讀之無事深求此其著書大旨其終論謂周室之東也王師不西指於戎而外成雖勇之家王宰不降德於民而下賄諸侯之妾桓王嗣立比曲決以伐其君無主擅權假王師以得其志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國人之交失其道而諸侯時不效之以春秋所為托始也禍亂之尋有三道為健世之禍自閭閻強臣之禍自朝廷戎狄之禍自中國春秋之亂其美聖人作春秋乃所以正之也春秋屬辭比事或微詞示意或直著譏貶其大要在於正倫紀倫紀者禮樂之所由興刑罰之所由立也夫婦正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矣顧能洞達本原書中言星無隕隕非星也天無石石非隕也塵望之所凝有翕之而升於虛空翕散而隕其方隕也日在地下耀之則有光如星焉其既隕也凝而如石宵見隕星五旦視所隕而得石如其數也鷗退飛非退飛也風行高虛鷗飛過焉過之不得進過中而數之六也人之氣有乖則濁于乎清而有凝凝於上故星隕人之氣逆則虛有暴氣而物為所觸皆人之氣故有以致之故吉凶由人五六非所占也於周易內史辨與告人之言發揮最為得要

春秋左傳釋人十二卷 如不及齋刻本

國朝范照蔡撰蔡字乙青號井亭河南人乾隆丙午舉人官直隸五河縣知縣左氏傳載范宣子述其先世鄭行人公孫揮能辨四國大夫之族姓班位當世頗以為重世本散佚之後著張傑春秋圖輯車器城邑馮健元名號歸一圖叙官謚名字帝應紀譜春秋世譜宗族名世譜湯彥齡二十四年表沈存中春秋紀傳動多乖謬本朝馬氏繹史李氏尚史顧氏春秋大事表陳氏春秋世族譜程氏春秋職小錄多所攷正其書上自王朝下而四裔凡王侯君公以及卿大夫婦人女子氏族之繁稱名之異支疏派別縷析條分三桓七穆而外如晉八卿宋六官之屬燦然可數中著鄭子元即厲公庶即斟屠石甲父即石祭蔡子家即公子歸生衛大封申即大封懿子宋華季比即華舍比楚遠射即沈尹射皆定為一人魯有兩公子偃晉有兩梁宏兩季父兩士句兩箕遺衛有兩甯跪兩石圃鄭有兩波駕齊有兩公子鉏兩賈慶楚有兩公子申兩屈蕩皆分為二人衛公子朝非宋朝晉知盈非知瑩子鄭子俞非堵俞非行人子羽乃公孫揮非十一穆之子羽公孫段字子石與印段字子石名字皆同非公孫黑肱之子段渾罕字子士非游速昭公二十七年楚工尹麇乃王尹非同時兩工尹白任之斷為華氏臣申鮮虞之傳擊比例潘允之黨皆能自申其說其左邱明考徒錫鬯朱氏斷為魯人孔子弟子或見其叙晉霸之盛則以為晉人或見其紀楚

事之詳又以為左史倚相之後不待辨也

與春秋理辯一卷 傳經堂叢書本

國朝凌竈撰字仲訥號厚堂烏程人道光辛卯舉人官金華縣教諭咸豐十一年里居寓賊以嘗請業阮文達於春秋條貫左氏該以周禮深懲嚮壁虛造之言誤學春秋理辯此其第三卷為王朝列國紀年謂古以歲星紀年以干支紀日歲星與太歲恒相應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星居丑則太歲在子攝提格十二名主太陰非主太歲也後太陰太歲涸而為一班氏天官志承用史公之文乃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於是太歲超辰之法亡而歲星亦不可紀歲服氏之注左傳鄭氏之注周官於古法猶有紀及之者孔冲遠雖不明于其術然于詩正義以武王伐紂為歲在辛未于春秋正義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則先儒相承之古法未盡沒也知歲星即知太歲所在知太歲所在則王朝列國之年可紀故于春秋既表其禮代興廢尤亟亟歲星之辯以存古法春秋凡二百四十年魯莊二十年昭十五年兩超辰故與後人所推甲子昭十五後相差三辰積年愈遠差算愈多東漢後以干配支六十年一轉不復知古有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雖于積年無異而于五緯之昭晦共見者與紀年渺不相涉矣

春秋集義十二卷 柏堂全集本

國朝方宗誠撰以春秋者孔子明大義之書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即王者治世之大義自王者之迹熄賞罰黜陟之義不明於天下孔子因據魯史而記當時之事合於先王之道之事具列為不合於先王之道之事亦具列焉是即所以明先王之大義而使亂臣賊子有所懼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名分者即義所在也合則治不合則亂其不合先王之道不守先王之法如朝聘會盟侵伐圍戰納幣送女祭紀卒葬一切禮樂政事違天子之法者皆書之明此乃弑父弑君之漸也春秋推見至隱故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交際之事雖不必書所以著亂之自微而至著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明五品人倫之義使人各知正倫理為恩誼然後可經世而不敝據經世道名分之義據事直書屬辭比事之法考先左氏以下數十家之說以求春秋之大義名曰集義於近世相城方氏苞靜海毛氏士所取為多意主平直不事穿鑿於先儒所云執天子南面之權與王魯之說擯斥尤力其能盡得聖人筆削之義與否雖不可知而持論則正大矣

春秋摘微一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李邦猷輯邦猷字 上海人祀公武讀書志春秋摘微四卷唐盧全撰馬瑞臨通考同中興書目作一卷云凡十二公七十六事全范陽人隱少室自號玉川子徵諫議大夫不起晁氏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疏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吳敏孝氏曰全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精愈所植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植果何等義也舊聞全解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佚云此書在宋時早已殘闕今無傳本楊昌霖從永樂大典編輯杜氏評春秋會義其間蒐采盧說凡六十二事先法乙亥邦猷從其師鍾氏文然假得哀輟成書視中興書目十得七八會義於傳義三公事多所闕佚摘微所遺之十四事或即在其中陸淳學後漢趙宗元掃門玉川東傳抱經昌黎推歎其謂日月之變陰陽常數末代多事得驗相仍聖人謹之以戒懼人君觀災能改即聖人之意也臧孫辰告糴于齊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廢積貯省財用以備凶年也義皆正大唐人說經固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說文引經證例二十四卷 廣雅書局影本

國朝承培元撰培元字受璽江陰人為李申耆高正弟子申耆為祁文端刻影宋鈔小徐本說文于江陰培元撰校勘記三卷附繫傳後因念許書以引經為大端而例最踳駁疑後人所刪改校勘記中已發其凡別集此書既通證明與復許舊由形聲以攷訓詁多所謾正說文引經有今文有古文有異文有證字者有證聲者有證假借作某義者有證偏旁從某義者有證本訓外別一義者有傳說而不引經說者有用經訓而不著經名者有彙括經文而併其句者有刪節經文而省其字者有引一經以證數字者有引兩經以證一字者有引經緯傳周禮者有引大傳傳周書者有引左氏傳傳國語者

國朝吳氏玉搢陳氏琢雷氏浚柳氏榮宗致異同明通假于引經之例尚多漏略是書剖析條例以經為次使羣經古誼藉說文以存其真羣經舊文亦藉說文以存其佚字誼明而經義亦明中如謂繫為囊帶為束繫之垂飾為屬帶之垂者為紳段大令未免混繫帶為一霸月始生魄然也魄霸疊韻為訓魄陰神也霸以月質言朏以月光言其為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則一也霸者如人魄之始蘇也鬼部羗讀若詩受福不難索室驅疫之難當作羗字今作難為借字今詩作那那西夷國名非義蓋難之同聲借字毛傳云多也乃合不難二字為訓難正義行有節也此云不難猶云不節不節則多之義也難為正字那為借字後人誤刻

那為多遂有那之俗字均極分曉又著有經滯楊繫經舉逆之亂遺書盡矣

说文引例辨三卷 雷刻四種本

國朝雷浚撰字深之號甘溪吳縣人以明經官廣文取
说文引例九百六十有五條分為三科以說文引經之
例有三一說曰本義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相發明者
也一說假借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不相蒙者也一說
會意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不相蒙而與其从某从某
某聲相蒙者也又文有正假之異有古今正俗之異正
假其字本非一字特以音近相通如大學引書克明峻
德書作俊引詩葉竹猗猗有斐君子詩作緝作匪是也
古今正俗者如論語不亦說乎之說孟子作悅出則弟
孟子作出則弟是也有正字又有假字謂之正假而假
字有無正字許君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與長是
也無正字之假借其義從本義展轉引伸而出故訓詁
家謂之引伸而於六書則屬假借有正字之假借但取
聲而義不必通如左傳鹿豕不擇音其正字當作蔭今
作者杜注所謂古字聲同皆相假借也何謂本義說
文所定一字一義是也其義多與其字之形相應故謂
之本義說文解字專釋字之本義其說假借者全書二
十餘條餘皆在引經中段注知說文引經不盡說本義
顧其書多改許書以伸己說或別易一字以為引經會
意誠不可為訓鈕氏樹玉云引證之文當同本文亦非
說文引經實有不同本文者非段氏所改此書當在說
假借一科說會意次之而開卷首說本義江子蘭王貫
山說文釋例統論全書山陽吳氏丹徒柳氏嘉定陳氏

專論引經浚謂其均不知說文引經有三科而於陳
引經攷駁尤力大指以許君之書說文也解字也所
引之經有與其字之義不相應者古字大經與字多假
借不盡用其本義許君引其用本義者兼引其不用本
義者而字義之直指字音之旁通無不了然後人以註
經之法攷說文之引經無當也

說文外編十六卷 雷刻四種本

國朝雷浚撰魏書太祖紀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眾文經世祖紀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下遠近永為楷式顧氏亭林謂天興之所以集者經傳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時俗之所行而眾文經所不及收者也則知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浚謂始光詔曰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此殆以不誤為誤故下云會意不恒已知有會意不知有假借後世妄以偏旁相合殆作俑於此梁大同中命顧野王撰玉篇野王啟上玉篇有慎戒荒邪用存古典語則其書必不羈入北方新字使不為孫強輩所亂則眾文經雖亡而字有南北即玉篇

可推而知而今不可問矣是偏先舉四書中字次及羣經中字凡說文所無鈕氏新附攷績攷未及者皆於說文中求其本字於他書求其通字疑則盡闕而玉篇廣韻中之常用而不可廢者亦附及焉分經字俗字名曰說文外編在說文以外也別偽體定正假悉有根據謂古人假借之法取聲不取形亦不甚取義其取聲非四聲四聲起於後世不知也東董送可通為一韵入聲各有分配亦讀古書者所當知其用江鐵君說稱江先生良庭徵君說稱江徵君浚親及江明經沅之內用許書稱賈侍中而不名之例也

說文解字索隱一卷補例一卷 元和江氏刻本

國朝張彥撰度字叔憲又字吉人號辟非長興人刑部侍郎鱗子以蔭為郎肆力於古以不知六書不得謂之識字不知說文之例不能明說文之誼作六書易解以求識字作說文補例以求讀說文易解即索隱也其轉注解謂戴東原之說究屬通論惟誤以爾雅全書為轉注于注經釋字之例不分米豐苞大及戴氏之案其大例曰轉注者一字具數字之用假借者數字供一字之用具數字之用者即各家所謂一字而數讀也各家以此為假借朱氏以此為轉注所謂數字供一字之用者亦即各家聲近之假借也各家之假借聲形誼三者並用朱氏之假借只用聲自謂本無其意依聲託字者是也

抽取各家借誼之一以為轉注故轉注專用借誼而轉注無聲假借專重聲借而假借無形誼抽假借之借誼為轉注實闕轉注一書去形誼以依聲該假借而假借亦復不完欲嚴轉注之限而用借誼實混假於不分惟用借誼于轉注以混假借而轉注亦祇徒有其名批卻導竅語極分明其補例有部首遞次之例部字敘次之例屬字歸部之例重文之例說解之例用讀者以辨音之例引書之例多所可補段王諸家所未備至許書于西漢諸帝諱皆略自是當時律令如此不曲為之說也

說文古籀補十六卷 光緒甲申刻本

國朝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號恒軒又號塞齋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湖南巡撫古文廢于秦籀缺于漢學者欲覓三代遺迹舍金文莫取說文言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知許君參稽金刻為多自宋以來三代法物日出其文說文不盡有以形聲求之無不可識大澂少從陳碩父學篆書中年參以古籀喜收藏古金石為說文古籀補依說文部居始一終亥以類相從皆從拓本之真者摹其形得三千五百餘字參以故訓附以己意不分古文籀文闕其所不知也石鼓殘字皆史籀之遺有與金文相發明者古幣古鉢古陶器亦皆小篆以前並錄之舊釋有可從而未能盡揭已竟有所見而未為定論者別為附錄雖縣陳介祺嘗欲輯說文統編以一字為一類先列鐘鼎古字次以許氏籀文古文字古文字無則前闕文古字不可釋則附各部後存之其次以許氏學各家說又次以古訓古音各家學說應劉基亮亦嘗欲本武進莊氏之意將玉篇集韻等所載古文及今所傳摹篆器秦漢刻石凡古籀諸家體為許書所未收者仍依許部次略存其聲義均未錄就是編精擇詳解無巧說表詳不失許氏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之惜也

說文本經各同二卷 唐雅書局集本

國朝鄭知同撰知同字伯更遵義人珍子是書大指以許君之學至國朝而大顯有段氏作注而益昌明其所闡證於故訓經義貫穿精博處獨有千古自是絕作學者取資不盡然其偏駁凡有四端一曰好增改本書與前籍二曰喜自立體例以繩古三曰前後說無定見每相乖舛四曰不識許書古篆誤尊秦文所為說文考異若上三事往往為之辨析而古篆所關尤鉅因子弟之同及覆推詳以明許書綱領其謂凡文字有兩義三義不同者許君並不以何義為主其先出某義後出某義亦隨意臆列初不謂首訓某某也必是其字之本義後第一曰某某也乃引申假借以作它用何也為造字時果屬何義許君固無從及其人而問之第見經籍中文義兩殊倉雅中古訓各異而究其形體偏旁又岐之兩義三義無不胥合即聚集而注之以明一字有此兩用三用而已又謂全編中凡同音同義之字分析兩見皆為其不止一義蓋許君於古籍中見其兩字文異義同又見其一字文同義異不能必造字時本是一字因各如其義之同異列之此古人著書存疑之慎也持論最通

六書淺說一卷 藝林山房刻本

國朝鄭知同撰以古今文字不外乎形體詰訓音聲若依
端緒理之自有旨趣象形者造字之始取象於物如其
形而畫之為會意形聲取字之母說文凡會意形聲字
十九在部中象形字一例在部首說文凡象形字新首象形為文至樸
而用文極巧用筆特損而狀物絕謂象形有獨體有兼
會意有兼聲有加偏旁有作重形有最初本形鍾鼎彝
器銘文酷似其物者即初時造字之象也象形直畫全
物之形指事則先畫一物而入一以指其處上下字先
畫一橫以當物於一之上下著一以指之刀字先畫刀
形於左旁著一以指之漢書藝文志謂之象事以其文
先象物而後指其事也周官保氏注謂之象事謂就字
形某處安置一筆以見事也凡字獨體為象指事合體
為會意形聲會意者合象形指事之字兩文三文以見
意也亦有多至五六文者以手持肉祀神會合三字而
得祭之意社者主地之神從土示猶言土神會合兩字
而得社之意重形本象形之演文而會意用之則別成
字體艸从二屮會成艸艸意林从二木會成眾木意亦
有重至三四形者藝文志謂之象意以會意字常合事
物之象也登本从豆从艸會上車意而即見兩足上車
之象象本从象从豕以分會祀龜之意而即見以酒祀
龜之象會意中有反形用字意與之相反及及其形以
見意也會意字之有聲猶象形字之有聲也既合數字
以見意尚恐其不足加聲旁以定其音有省聲者其所

从之偏旁不寫全字止省存數畫或一二筆也形聲者
合兩字成文以一旁定其形一旁擬其音也如山水艸
木蟲魚各類第加山水等旁而取一同音之字配之故
形聲之字特多又有省形者聲从焚之字皆省作𤇑旁
𤇑部字省去𤇑字或但省夕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
經轉注假借為緯轉注主加偏旁無論象形指事會意
形聲之字但有一義俱可注成一文假借主聲音無論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之字但令同聲皆可援為此用其
說淺顯易曉最便初學惟轉注之法本于尹徵君之說
謂即傳注與自來諸家及戴段新說俱異未能同條共
貫也

名原二卷 光緒乙巳刻本

國朝孫詒讓撰治讓字仲容瑞安人同治丁卯舉人官刑部主事自倉頡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今之字也詒讓謂說文九千文以篆為正所錄古文招撫漆書經典及鼎彝款識為之籀文則出於史籀倉頡舊文巨復識別因撫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巖古刻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潛室之原而金文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綜攷古文知數名形最簡易而義實通貫倉頡字例斯其肇端為原始數名第一古文與畫繪同原為古章原象第二書契權輿本於圖象以後定消變之字稽合異同為象形原始第三許書古籀重文傳寫舛互以金文龜甲文校覈為古籀撰要第四制字之初凡形名之字未有專字者依其聲義沾注於旁為轉注楊繁第五古文傳寫造異同出推校形義可說者多為奇字發微第六就古文形聲合於經詁定例者以補許書為說文補圖闕第七自來小學證經釋字率奉說文為職志詒讓鈎深窮高思冥契倉頡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補正許書之謬闕其志則大其事極難以龜甲文為商時契刻以紅巖古刻為古苗民遺跡篆形奇詭合之古文字例援據甚希惟自序謂書契初興必至簡運其後品物眾而情偽滋簡時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故為趣急就則弥務消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更迭嬗易本於自然或厭同者異或繁

非成積久承用皆為科律故歷年益遠流變益眾其論為塢也

古福拾遺三卷 光緒庚寅刊本

國朝孫詒讓撰著錄金文原始天水薛尚功鐘鼎款識蒐輯較廣 四庫提要以所釋者諸器之文字改隸字書乾嘉經儒學對篆籀取證金文阮文達積古齋鐘鼎款識器款識所錄既富其攷釋精確率可資為義據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以金文五卷冠首自珍為纂釋文亦間合于證經說字之學詒讓多識古文奇字能析其形聲明其通假取薛阮吳三家之書用字書及它刻互相對照依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例為發凡正諸書三卷初名商周金識拾遺後改今名自謂意必之論蓋刊除且僅據傳本點畫漫缺或滋妄說然足證舊時平釋之誤契符經傳者多末附宋政和禮器跋一卷於程易時及文達諸說之疏駁亦悉刊正為任微室著書之一

說文發疑六卷 後知不足齋刊本

國朝張行字樸行字子中號乳伯安吾人同治庚午舉人官兩淮鹽大使治說文多所啟發六書指事謂以一字指一事見其事即可識其字行字謂諸家說指事往往與會意象形相溷然必兩體皆字而可會合兩字之意者為會意字體雖兩體而或兩體皆非字或一體為字一體非字但可察見其意而未嘗有兩字會合之意者為指事此其所以異也指事與象形亦有定例其形本可變而以字定其形者謂之指事其形本一定難易而以字依其形者謂之象形指事之異於象形者象形之形有定指事之形無定也轉注謂每類先達一字為首而餘字皆以首一字轉相灌注行字謂轉注一門最多說由許氏本文推之莫堅瑯於徐氏錯簡申明者則江氏聲及許氏宗彥不外每類立一首字而同類之類之可謂要言不煩其釋雅一篇謂詩之六義一曰雅大序云雅者正也劉氏台拱謂雅之為言夏夏雅古字相通雅字與風雅義絕遠風雅之本字當作夏字夏中國人也以天下言之則中原為中國以列國言之則王都為中國劉氏所謂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是也鄭氏釋論語雅言所謂正言其音風與雅之所以別正以其一為列國之土風一為王朝之夏音采自列國及王國之民間者謂之風陳於王朝而以為美刺者謂之雅為於郊野廟而形容盛德者謂之頌周初夏音據西周錫京而言逮平王東遷

音與地勢不復西都鎬京之舊所以夏音不作相傳謂之不能復雅降而為風雅風七月以其陳氏問之事名之為風周禮有雅風雅頌頌因而定七月為風雅集託物諷王與小宛小弁板蕩桑扈桑扈東山檀弓勞歸與出車杖杜相類雅也破斧伐柯九戩狼跋周大夫美周公與武酌桓泮水閼宮相類頌也自謂雅無依據然與其分七月一詩而為三及舍雅詩而以楚漢諸篇為雅雅良難諸篇為雅頌說似切近俞樾序謂小學之有益於經學如是蓋亦深許其書也

說文楊原二卷後知不足齋刊本

國相張氏序撰楊原者楊說文五百四十部為一切文字之本原而以六書之義散署其中說文以此五百四十字為部首其餘字皆以此五百四十字配合而成始一終亥各有意義行字謂學者不識偏旁不能讀全書此編以點畫多少叙次偏旁為讀許書者之初枕所引許書原文以孫刻小字宋本為主以其書改亂也王筠識前人字原謂字原惟象形指事之文足以當之而五百四十部中多形聲會意之字不得謂之字原行字謂字之有原猶人之有祖但其字有所孳乳即可謂之原故仍謂之楊原其中明通例既假借使初學引伸觸類舉一反三及三之飾畫文也象形徐氏錯謂古多以羽毛為飾

象多然段氏謂毛者筆也毛所飾畫之文成多王氏謂毛飾畫文乃係語象毛髮修飾及畫文之形行字謂此字乃象毛髮飾畫成文之形蓋毛髮如髮髮數鬚等事皆須飾畫成文而其形則多然故其字作多今須點等字從之修影彫影等字亦從之以羽旄解毛者非以筆解毛者亦非即謂此為係語說文亦無一字象二形之例也走從夭許有屈也明訓顧氏謂走是在哭下上象犬字當從犬鈕氏匪石證以隸書走多從犬犬善走行字謂華次馬竹次角不盡相象哭泣因手夭折以夭折次哭義本相象與才次林而次絲一倒安得以不相象為疑隸書走從犬乃其波折無意義也初學說文者可尋逐而得制字與用字之所以然矣

春秋三子傳六卷 深澤王氏刻本

國朝毛士揆士字善人靜海人乾隆間縣學生其書約取公羊穀梁二傳二傳有未安補以其父泰初之說謂之三子傳三子之稱未免僭侈又取左氏及漢唐釋經儒之說謂之諸家解又取三傳之可疑者斷以己意謂之三傳駁語大旨以全經之本義為主不泥傳說以為春秋經文有實有賸有賸經文之外有不可書不必書不足書者經文之中時月日爵字氏名人不盡以獲與說用趙伯冲春秋微旨之例而稍變之名棄左氏實未嘗不用左氏經文且未嘗不用左傳之事以發義其詆斥左氏謂非正明則治經之臆說方宗誠謂燕趙間如毛氏韓氏之於詩河間獻王盧尚書之於禮董子之於

春秋皆所輯千古之宗近世孫夏峰鹿忠節說經雖多心得而不合於聖人之本義若多而所著春秋集義乃於士書多所採取蓋嘆趙氏更流獨抱遺經究厥終始亦時有精義出其中矣春秋經之旨有三傳所不得而嘆趙見之者有嘆趙所不得而宋元諸家迭相詰難而見之者自嘆趙會傳後經傳之旨則宋元以來多為此學亦時有指義出其中矣如士之獨抱遺經究厥終始昨雙沅劉沅輩所可此也

春秋恆解八卷 槐軒金書本

國朝劉沅撰沅字止唐雙沅人乾隆士子舉人選湖北天門縣知縣改國子監典簿家居教授成此編大率循文衍義無所考證四庫提要謂六經之中惟易包眾理事事可通春秋果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為最此書雖未切實有微尚覽平易近理與游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不同本傳稱其安貧樂道重宦處鳴易書詩禮皆有編纂咸豐中林鴻年為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驚喜求同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劉沅盡購其書去及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授習閩人稱為西川夫子蓋自一鄉之善士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 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張應昌撰應昌字仲甫錢唐人嘉慶庚子舉人官內閣中書以春秋屬辭比事不立例而義自見屬辭可駭比事條舉件繫原本宗儒由漢唐迄國朝諸儒之訓釋與羣籍中之涉及春秋者彙輯四百餘家向附按語而高鴻張氏桐城方氏錫山顧氏允澤高氏棟震郝氏之論說采取為多夫抵據辭之同異斷事之是非由是以求筆削之旨本經子之說以傳致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破屈經從例之弊參考眾說折衷而歸於一是通編六十卷別為卷首上卷列春秋義下卷列三傳諸家得失胡文定謂王制大夫列國命大夫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例書字而書名者為賁杜元凱謂伯仲并字皆字書字為賁而書名者亦復為賁應昌取方望溪之說謂春秋無書字之法引祿父考父行父以證邾儀父之為名引子糾子儀子威以證王人子突之為名引蕭叔季祭仲以證紀季蔡季許叔之亦非字先儒據仲子不書薨葬不稱夫人小君又別立宮不附于姑以為春秋之初妻母不備嫡其後變禮故謹志之應昌取謝持正毛西河中空山徐庭垣之說引帝嚳四妃唐虞三代各尊崇其生母以證春秋毋以子貴之義春秋所書妾母成風敬嬴定姒之薨葬其時皆無嫡在尊其所生乃禮之宜非記禮之變也仲子薨葬本在春秋前非經不書也別宮不附乃桓末為君隱不得追崇之也又如書同盟舊說曰服吳曰同欲曰惡其反覆而書同

顧復初從劉原父黃仲晦同是盟名應昌取天章廬張彙歎之說以為不能主盟則稱同盟微實立論無曲從無陰主自謂折衷者說皆依據前人為之既通證明吳鍾駿序此諸書鼎祚之易集解衛溫之禮記集說焉

春秋鑽燧四卷 曹氏小石倉主筆本

國朝曹金樞撰金樞一名樞字葛民號柳橋仁和人諸生以公羊春秋有孔廣森張惠言劉逢祿窮其奧惟穀梁無發明之者著穀梁春秋釋例穀梁春秋傳微復取三傳之蘊別為著論十六篇名曰春秋鑽燧以春秋者聖人之大能以繼照之明不絕於天地也大指師鑿定菴文辭快說亦相近其點周王魯諸篇皆主公羊家說自謂始治公羊於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指明其家法也改正朝貶天王誅賞諸侯黜陟列國誣聖之說後來滋多皆自謂導源甚相實不過塗附襲劉惟制爵篇有云殷轅三等周轅五等即特姓大轅先轅次轅此殷制也中車玉轅金轅象轅革轅木轅以周制也周禮春官中車掌王之五轅以金轅封同姓以象轅封異姓以革轅封四衛以木轅封蕃國有此四等之差厥惟玉轅為王所乘車故不以封蓋周時爵雖列五等而車服制度僅分四等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也殷爵分三等其車服亦止二等當是以先轅封公侯以次轅封伯子男大轅亦不封也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王制殷制也賜樂分公侯與伯子男為二等則頒轅亦當分二等可知古者封爵但視所賜何等車何等服而即知為何等爵也於經訓為有據

爾雅補郭二卷 趙進齋纂書本

國朝翟灝撰灝字大川改字晴江仁和人乾隆甲戌進士歷官徽州金華府學教授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陸德明謂先儒於爾雅多億必之說亦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為世所重 四庫全書提要云璞時去漢未遠遂撫大東稱詩劉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據焉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為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觀其捷為文學樊光孝巡之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雖多所遺漏然疏家之體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復旁搜以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於吳陸農師音義不出王氏之學莆田鄭氏多鑿空之說羅鄂州書名為爾雅學實非解經皆不足尚灝生平無他嗜好壹意於書有以古書義質者如樛繭絲及霞不竭以郭氏注爾雅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氏疏補言其十餘仍闕如據參眾家為之補注本之六書形聲取證雅訓不以後世文義推測古人之訓詁於郭注之矜慎邢疏之漏略補正為多爾雅一經正久往往為後人所竄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訛舛郭注脫落非全本亦有為妄人刪去者是書於古義古訓古音亦尚未盡也

爾雅正義二十卷 乾隆戊申刻本

國朝邵晉涵撰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乾隆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部銓選徵入四庫館除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於書無所不讀大興朱筠謂曰任訓之荒久矣雅疏尤無陋不治以君之與博宜與郭景純先後發明幾嘉惠後與由是覃思古訓正郭氏之疏辨邢疏之舛自叙謂爾雅為五經之館鍵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任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義以郭氏為主兼采諸家郭注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唐書韓詩馬鄭之易注書注以及諸經舊說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郭氏多引詩文為證陋儒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典夫周秦諸子漢人誤著之書用與郭注相證明聲近之字義存乎聲旁推交通申明其說闡揚古訓辨識古文草木蟲魚鳥獸之名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治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為徵不為億必之說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證而難于別擇之中能割所愛耳乃外人竟有病其略者斯事所以難言 國朝治小學訓詁者當以是書與邢氏爾雅義疏王氏廣雅疏證最為精當郭氏注爾雅十八年邵氏且二十八年其用力專且久也附刻釋文三卷於後多所是正錢大昭歎其書之精博不特與邢疏優劣判若天淵即較之唐人詩禮正義亦有過之無不及釋文音義實一書經義考因玉海所載專刻本遂分為二誤矣實應刻玉堂

又徐有邵疏校本雅殘缺亦自精審在功順堂叢書中

爾雅釋地四篇注一卷乾隆辛丑刻本

國朝錢坫撰地字獻之嘉定人乾隆甲午副榜貢生官陝西乾州判精於訓詁輿地之學讀張守節所稱晉地道記飛狐炭之說知爾雅釋山之皆山名小山炭大山岍之即飛狐炭與恒山于是注釋地以下四篇錢少詹曰予族子坫引晉書地道記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炭號飛狐口證岍即恒之譌此證甚當大山宮小山即南嶽之霍則小山炭大山即北嶽之恒審矣炭說文作駁駁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餘豆之象故以恒為名俗人安易山旁又互互變易淵故誤讀故胡官及耳孫季述謂黃帝正名百物禹與伯益主命山川尚書亦言奠高山大川孔鄭訓莫為定言定其名其名存諸

尚書山海經其義存諸釋地諸篇之義既古其所釋皆是夏書山海經之山郭李舍人僅隨文解釋不著所在郭璞注山大而高崧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為名亦未知其即釋嵩高山錢君旁通其類以說河南華以下諸山山大而高崧即嵩山知崧當為崇銳而高嶠即嵩山知嶠為嶠小而眾歸即歸山知歸當為歸又以加陵為即柯陵祝栗為即涿鹿深通古人假音之義季述又以爾雅所紀皆周官之事釋地釋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又山師川師達師之所掌也魯哀公欲學小

辨以觀于政孔子告之爾其意是在周禮之名物必以爾雅辨之大意謂釋詁以下皆有周公之說陸氏以釋詁為周公之說陸氏以釋仲尼所增為誤錢氏云周禮九數此云十數又陽華屬秦疑是後人所益季述謂鄭有圃田圃田在今中牟此新鄭也宗周之滅鄭遷于溱洧圃田屬鄭亦春秋時語釋訓有如切如磋道學也云云是孔子之言其直引詩詞當是子夏之言釋親一篇亦有所增自餘可以類證並書於卷末語皆質核固非好破舊聞也秦漢遞相增益之文亦不為曲護也

爾雅郭注補正九卷 光緒乙酉重刊本

國朝載鑒揆鑒休寧人 欽賜舉人元三分四庫書校對
官前有恭擬進 呈序稱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篇
惟十九鄭樵言出自箋注未行之先爾雅明則百家箋
注可廢積思搜括於校勘之餘卒業是編錄郭注之全
倣陸邢之說復據羣編兼增羣見為爾雅郭注補正三
卷考分為三共九卷書成于乾隆五十二年粵匪之亂
版毀無存邑人韓光鼎重校付梓鑒為戴震族弟釋言
枕頰充也引臣族兄臣震一條震有爾雅文字考謂舊
注之散見者六家皆闕遺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刪
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偶有所記錄之成秩又為任
其振爾雅注疏補序稱蓋因莊周書已而為之者已
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姑豁然通
乎其詞周南不可休息釋言麻蔭也即其義幽詩葛月
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即其義是書皆未援引學者欲考
訂得失析中前古於爾雅篇七百九十一言合之君義
傳記靡所扞格談何容易翟氏於郭氏補其略潘氏則
欲正其失皆非全書題曰補正亦未餘綜核條貫
援爾雅附注以徑證爾雅而傳合不誤也

爾雅注疏本正誤五卷 續學齋叢書本

國朝張宗泰撰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若其難讀郭注邢疏
久列學官而徑注疏三者皆謬誤日多陸氏釋文此經
為最詳亦多謬字是書五卷第一正經文之誤第二正
注疏之誤第三正疏文之誤第四第五正音釋之誤惟
不言所據之本阮文達謂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蘇州翻
版尤劣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泰仿宋刻經
注三卷元樂雪隱書院注三卷宋樂邢疏未附注注
者十卷取以正俗本之失條異同定是非為校勘記六
卷釋文仍別為校訂宗泰蓋未之見然宗泰自為諸生
研究經史寒暑不輟卒年八十有三薛壽為撰家傳稱
其尚有周官注疏正誤左傳讀本正誤於讀經者亦不

無津逮之益也

爾雅義疏二十卷 孫叔駰撰校刻是本

國朝郝懿行撰懿行著有春秋說略已著錄生平浸淫故訓著述十餘種心力尤萃於爾雅彙凡數易垂成而後成嘗曰邵氏正義義疏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尚多壅闕故鮮發明今余作義疏於字侯聲轉虛詞繁不殺殆欲明其所以然然言之既多有所得必有所失矣又曰余田居多載過草木蟲魚有弗知者必詢其名詳察其形考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皆經目驗非憑胸臆此余之書所以別於邵氏也胡氏培輩謂於故訓同異名物疑似必詳加辨析故所造較邵氏為深宗氏翔鳳謂學者治經必先明古字古言先生義疏最後成書其時南北學者知求於古字古言於是通貫融會諧聲轉注段藉引端竟委觸類旁通豁然盡見且舊章古今一字之異一義之偏固不搜羅分別是非必及根原阮文達列入皇清經解後河陽陸氏單行其書皆據節本末為全書或云刪去之文出高郵王右軍之手或謂錢唐嚴厚民所節咸豐乙卯嘉興高伯平得厚民子鶴山所鈔足本校阮陸兩本多四之一楊至堂屬仁和胡珏校刊於吳門未幾為舉賊所毀同治乙丑孫聯徵重刻為郝勝於邵久有空論其間小有罅漏如釋詁附祀祖也謂此文當祀祖連讀附必於祀祖者祖親盡則廟毀附祭於此以新死之主將入此廟故祭而屬之也案說文祖始廟也段注姑兼兩義新廟為始遠廟亦為始故附祀皆曰祖當以祖也二字連句釋

羔衣衣皆謂之襟謂臂者目匡也衣有臂者淮南齊俗篇謂臂之制蓋削殺衣領以為邪形下屬於襟者目皆然也案洪頤煊云說文前作𦍋與臂字形相似故誤釋名襟禁也所以禁御風寒也公羊哀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袍衣前襟也前讀誤為臂猶前誤為首衣皆之義經典無𦍋徵釋就猩猩小而好啼義疏改𦍋作如改小而作小兒且欲倒轉讀郭注如小兒啼可證案此與上文賜服身長須而賊賜竊毛而黃威夷長脊而尼雄印鼻而長尾相準無庸改易絕有力賊謂周禮作龍郭引作賊者欲明此賊彼龍二者相當案說文無賊字或正字賊俗字或事齊力馬而高大有力能從戎事則名戎周禮斬人職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駕馬六尺馬八尺以上為龍戎馬八尺亦得稱龍周禮作龍郭引之作賊謂賊得通稱龍非謂龍字可通作賊也郝氏自言有所得必有所失是在讀者深思而知其意矣

爾雅漢注三卷問任堂藏書本

國朝臧鑑堂輯爾雅一名庸字在東院拜任武進人玉林
題對琳元孫太學生漢時注爾雅者曰捷為文學注三卷
款曰樊光曰李巡曰孫炎釋文序錄捷為文學注三卷
一云捷為郡文學卒史舍人漢武時待詔此釋經之
最古者見之陸氏釋文賈氏齊民要術間采於邢氏之
疏又選注引爾雅捷為舍人注文引釋詁鄭舍人注則
舍人姓郭左傳正義詩正義舍人文學並見非有兩人
樊光注六卷唐志同隋志三卷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
樊氏注見於釋文者邢氏疏載李巡注三卷汝南人
後漢中黃門范書宦者傳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
文於石即注爾雅之本李巡孫炎注三卷晉一卷晉世以

與武帝名同改稱其字魏志王肅傳時樂安孫然授
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氏家訓孫然創爾雅
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為反切之學所自始鄭君雅
未注爾雅而得再傳弟子如孫然之注正可補其未逮
邢疏序云為注者捷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此魏
之孫炎在郭璞前又云為義疏者俗間有孫炎高捷此
則唐宋間人陸氏理雅所引孫炎之說俗間孫炎也郭
注本於孫然所稱孫然者曾不數處釋文又云梁有
沈旋集眾家之注旋約子其書今亦不傳唐人諸書時
引舊注鑑堂為好古義編加蒐輯彙成三卷少從盧召
弓游召弓序謂今唯郭注盛行他皆失傳其為郭氏所
棄而不取者說顧往往自勝郭時時之近遠猶夫州上

之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得六七燕秦之
士必不逮焉吾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然其是者
必賢於後人所見此自說經通義書中謂爾雅出于漢
世今文之學也委委佗佗三家必作釋字孫郭等據毛
詩改之又隸釋八載衡尉衡方碑云釋字孫郭等據毛
為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而委字作釋與君子偕
老篇正合余以爾雅所載皆魯詩于此尤信韓詩羔羊
作逌迤有釋文可證洪造以韓詩為韓詩向辨其非雅
知出三家而不能定其為魯今以爾雅君子偕老篇證
之信矣釋故爾雅本皆為釋故見音義陽余也出魯
詩陽如之何此爾雅是魯詩之明證鑑堂若有詩考異
韓詩道說及訂謫其說亦足資解頤也

爾雅小箋三卷 南陵徐氏刻本

國朝江藩撰吳縣江聲精於小學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潘少承其學為爾雅正字一書考定正文字旁通假借不妄改字畫王鳴盛告以邵音涵作既有年侯其書成出並為訂正未晚也嘉慶庚辰辰檢舊藁重加刪定邵疏引毛傳鄭箋說文諸書讀所引之文即知譌字為某字故不復出其誤者正之未及者補之據古本釐為三卷易名小箋變舊作楷趣使循覽中如謂適遵適當作述說文述循也述字下遵字亦云循也二字相次同義適述古字雅通用然經之例訓詁互見釋言適述也則此文當作述黃髮觀齒始背者老壽也此釋詁之事例也者老互為訓轉注也黃髮觀齒始背皆壽

考之通稱三者可訓為耆為老為壽推而廣之亦可訓為考又可連文訓為壽考耆考老壽是轉注之別一例詭浪笑傲戲謔也連文為訓同上例台朕賚界下陽予也此乃事例之變釋予字有二訓也予一訓我一訓與台朕陽我也賚界下與也不侯不來也不適不蹟也不徹不道也勿念勿忘也此又一事例也言不侯所侯之人則其人不來矣不適則知其不循軌矣不徹則知其不為無道矣勿念者人於離別時每云勿念我是勿忘矣此與不戢戢也不尚尚也毋室室也同例莫謖忘也此假借之又一例也莫說文作蒿或作護省文為莫忘恩州也莫通作謖所以莫與謖皆可訓忘也是則是漢漢煮之也此又一事例也引詩不釋刈第釋漢故曰漢

句煮之也詩釋文引韓詩云漢瀟也瀟者如瀝麻是漢訓煮毛傳引釋訓文與韓詩義同詩正義引孫炎曰煮當以為締絡以煮之於瀟猶言煮之於湯中非謂煮之於鑊也皆能得其會通博其旨趣使讀者可以類推隅反自叙謂景純乃文章家於小學涉獵而已邵疏繫唐人義疏之弊曲護注文於形聲略而不言亦未盡善未免高標昌已肆意識彈汪意孫跋謂非類門之業不能與王段小學書爭席則持平之論也

爾雅注名二十卷 吳興陸氏刻本

國朝嚴元照撰元照字九能歸安人諸生熟精爾雅說文
嘗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字學也說文叙稱易孟
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所引爾
雅孟子不列於任故沒而不著謂爾雅有音義異而并
訓者有音同義異而并訓者古人之於字訓不因音讀
而區別也擇諸篇首訓始篇末訓死兩端其夫篇內次
第亦各以類從釋言篇有一字而兼兩義者則彙置一
所或字異而義同者則彙置一所有義訓相遞嬗而下
者則彙置一所有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彙置一所有
雅與說文不盡合說文系部以廣為古讀字爾雅則云
廣讀也當字說文所無據韋氏國語注知古通用宗字

而爾雅則云當高也說文引經典有兩例其引之證成
已說者可不煩辭費其引之意在存古文者又一例也
古文每多通借許君引之不著於正文之下而在假借
者著與本書之故訓並不相蒙引經間有為經作訓此
因徑義與本訓不合而又非假借故別為之釋又有兩
處引徑互異者又有引徑互異而均知其傳譌者引詩
書說亦稱詩書不復標明其引爾雅亦或冠以詩曰爾
雅本釋詩曰未部引詩曰不秩不來此釋訓文也馬部
引詩曰騶北騶壯此釋畜文也引徑與間有隱括又有
引徑而不標明某徑者間亦自著讀法曰部云旭從日
九聲讀善勛從冒聲旭古讀為好小雅云騶人好好
爾雅作旭旭郭氏讀旭旭為好好冒音近好與酒與醜

與魏與牡與宛與阜醜為韻知好與九古音亦相近也
二徐不甚通古音其譌非聲者多不確作爾雅注名自
暢其說未附佚文一卷於錢段諸家擇善而從亦間糾
其失由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不舍古訓而以意說經以
本字正秦人隸書期復三代文字之舊阮文達謂爾雅
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歧之故有不與說
文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
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二書固相資為用也

爾雅古義二卷 求是堂刻本

國朝胡承瑑撰承瑑字景孟號丹路又號墨莊江蘇人嘉慶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至福建臺灣道精小學熟於爾雅說文以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是書謂爾雅文字多為後人所亂草木蟲魚之名偏旁大半俗增古文又率多改易孫星衍嘗言諸証之文惟爾雅最多俗字陸德明言宜必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使應著魚蟲屬要作虫旁草類皆從艸中若此之類實繁有徒是以不合于篆文不登於許氏墨莊所論蓋同斯旨其儀禮古今文既義謂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有務以從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攷觀而得其義故所著諸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皆審定聲義以存折衷又精研毛詩書中多引毛傳鄭箋以明古訓釋魚鯉鱣鮪鮪鮪以爾雅多釋二名無係此處單列六魚自亂其例郭注不及舊說之確釋詰其基謀也郭注云見詩以今毛詩傳箋無訓基為謀者惟禮記孔子問居引詩夙夜其命宥鄭注云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云云鄭於此訓基為謀與詩箋從毛訓基為始者異蓋注禮先於箋詩此必用三家詩義義郭注爾雅時猶及見之故云見詩孔穎達禮記正義已不能言其故矣此足備邵氏正義之未備釋地南陵息慎先儒皆不詳其地謂息慎即息壤息壤在江陵者似足當南

陵之目史記甘茂傳王迎甘茂於息壤此自秦地與南陵無涉吳越春秋州泰息慎之說不可用山小而高岑謂古沔瀟字通說文讀若岑水徑注瀟者山水名也漢書武帝紀登瀟天柱山文穎曰瀟音岑瀟本山名依字當作岑下文大山宮小山霍小山蓋即此所謂岑也此可補錢氏站注所未詳其他考證勘契多仲舊注而啟新知乃有謂余蕭客注雅別欽江瀟爾雅正字為補小紅豆山人爾雅古義而設胡氏貌同心異不在漢學師承內是何說也

爾雅古義十二卷 榕園叢書本

國朝黃奭輯鄭康成無爾雅注周禮大宗伯疏誤引之郭璞所補注者十餘家釋文房錄凡十家捷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沈旋施乾謝端顧野王半居郭後邢疏引舍人注一百八十條樊光注十三條李巡注百四十二條孫炎注百三十六條閻引沈旋集注施乾謝端顧野王音注近人彙輯古注率未分繫或有疏漏爽於羣經正義陸氏釋文玉篇占經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左右采獲自文學以下與郭氏音義圖贊並為十家更於諸書所引爾雅注而不詳名氏者有引某氏舊說或曰者為眾家注都十二卷皆注出處自謂受業江鄭堂溯源小紅豆惠氏作九經古義獨爾雅未有成書是編為鄭堂付託欲以續定字徵君未竟之業其言殊失之今戴東原嘗言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旁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數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詁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誠非爽所能語此也

爾雅捷為文學注一卷爾雅劉氏注一卷爾雅樊氏注一卷爾雅李氏注三卷爾雅孫氏注三卷爾雅孫氏音一卷郭璞爾雅音義一卷爾雅圖說一卷梁沈旋集注爾雅一卷施氏音一卷爾雅謝氏音一卷爾雅顧氏音一卷爾雅裴氏注一卷玉山房本

國朝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起漢迄唐計六百三十有二種乃乾隆間山陰章宗源編輯至道光間慈城馬國翰得其稿本改序授雕據為己有然序文每引會稽章學誠說雅曰家寶齋為讀書者所嗜經部爾雅類十三種大都為戚氏爾雅漢注黃氏爾雅古義所有惟裴氏注為唐裴瑜撰唐志不著錦宋藝文志中興書目並載五卷今佚國翰從玉函輯瑜序一則芥隱筆記引瑜音一則函陽雜俎引瑜注一條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引雅注五條為一卷其書缺謬甚多須於原書逐條刊正彙刻書目所言不誣也

爾雅注集證三卷 光緒七年刻本

國朝龍啟瑞撰啟瑞字翰五號翰林桂人道光辛丑一
甲一名進士授職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 國朝為爾
雅學者著疏文義以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為尤精
訂正文字以盧文弨釋文攷證阮文達校勘記為最備
啟瑞博采諸家復參己見意在發疑正讀非句讀及
近鄙別字務求謚正凡所易知及無關小學者皆不復
錄是書成於湖北學署就正於潘克溥澤農多所折衷
釋山大山宮小山霍又云霍山為南嶽注云即天柱山
潛水正義引周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段玉裁經
韻樓集孫氏信爾雅前說而不信後說故謂霍當作衡
郭謂霍與衡皆是南嶽漢武專祀霍山此兼信爾雅前
後二說其截然別衡霍為二山則孫郭一也風俗通不
得其義而牽合之孔冲遠詩崑崙書舜典與左傳昭
四年正義惑其說謂衡山亦名霍山漢武移其名於天
柱合二山而為一正與景純說相背而誤會南嶽以兩
山為名之句傳合而一之以為衡山亦名霍山是謂以
兩山為名既矣全謝山經史問答霍山本一名衡山吳
芮王於江夏而國曰衡山後三淮南分封得江夏者亦
曰衡山蓋江夏本九江之所分故以天柱為望而名其
國則霍山之一名衡山其來舊矣蓋漢家南嶽其在元
封五年以前似原在天柱不在長沙何以知之志曰元
鼎三年濟北王獻泰山而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
子之邦惟南嶽是九江之衡山故可云在天子之邦若

在長沙屬王國不得云天子之邦也啟瑞謂段說了
今以目驗之衡山自衡陽至長沙之岳麓中間七八百
里勢衡而長霍山眾峰攢簇惟天柱一峰巋然獨出正
合天山宮小山之義故知二山劃然一名不相假借南
嶽斷以衡山為正爾雅所謂南嶽霍之霍乃後人習於
漢武故事依改經文應劭又從而附會之孫炎之辨其
識卓矣謝山說未深考據吳芮傳後項時時立為衡山
王都都高祖五年徙為長沙王都臨湘四傳至靖王差
孝文後七年薨子國除建武帝元鼎時衡山正為天子
之地不入侯國與史文合善芮都江夏而稱衡山王者
蓋以芮立衡山之祀故從其所望以名國後遂沿而不
改耳不得據此為霍山一名衡山之證正誤析疑明辨
以哲初學得此書爾雅不苦其難讀矣

爾雅正郭三卷 光緒辛卯刻本

國朝潘衍桐撰衍桐字孝則號琴堂南海人同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光緒戊子視學兩浙以爾雅正郭課諸生參攷舊說得二百四十條自序謂郭注引用有王子雅詩注所作古文尚書孔傳孔子家語孔叢子小爾雅篇與皇甫士安世紀杜元凱左傳注何平叔論語注相似按兩晉作者之意自謂獨得漢儒未見本則凡音韻通假無所施用蘭陵家法後來居上南學宗派由斯以成引阮文達郭氏後出不必精審之言上求古注合校毛傳方言許鄭等書以正其失釋詁肆故今也謂與下文妥安生也一例詩大雅縣毛詩傳肆故今也思齊毛傳抑鄭鄭同此肆字乃合故今二字為訓猶言所以今日不珍厥愷或疾不珍皇天不尚也郭注與毛鄭違異艾歷觀胥相也方言高歷相也漢韵艾歷兩部相通轉艾歷觀並訓相視之相詩大雅縣毛傳胥相也胥字即視字郭注不引毛傳而引公羊一訓兩誼誤王尚書以艾為輔相之相歷觀為相視之相胥為相係相受之相一訓三誼尤誤類詁原本前開有所述正其謂孟子趙注尚書曰禹拜謫言用真古文本不作昌王肅偽造大禹謨及皋陶謨益稷乃改謫為昌遠就雅詁郭引以取證冒讀為謫訓當與郭注強者當值同誼義述闢乃分為當理之官相當當當未允王肅偽造古文武成郭注既引偽古文大禹謨則見也不引偽古文武成而併為述書蓋

承用舍人及樊李孫等舊注而改之未盡禮記緇衣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昌遠為王肅偽作古文太甲篇所襲取這逃也注亦見禮記不云見禮記者意中有偽古文太甲篇在也偽書盛行於東晉景純不得辭其咎至云郭注不曉音讀云馬盧鄭家法凡遇羣經所稱名物有與周禮違異者悉據周禮訂正以折衷一足郭注未解此例又云後秦姜炭北方學者已知歲差之故景純習固南學置歷算於不問詆譏不為不中其病與牛以後家法寢亡五代儒林重南輕北景純之學較之馬鄭許服固為遠遜然詁訓矜慎為功六勤此書意在尊古研覈輯難有如識微以視焦循沈欽韓集矢征南不足過矣殊於儒者秉家未穆也

小爾雅疏八卷 鑿翠山房刻本

國朝王煦撰照字汾原上虞人舉人覺羅教習官知縣小爾雅十三章漢志列孝經隋志附于論語皆為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藝文類聚始引作孔叢書晁公武謂孔子古文見於孔叢書晉人偽造孔叢刺取以入其書宋人竊館閣書者又就孔叢錄出遂題為孔叢可揆自漢迄唐傳注家皆取以訓釋經義舊注疏淺俗本脫譌有三十種漢魏叢書孔叢子中新安程榮校本七十六種漢魏叢書經翼門東海屠隆武林何允中合校本說郭卷四內天台陶宗儀校本古今逸史合志門新安吳琯東吳惠棟合校本武林郎奎金朱師賓合校本安以釋名為逸禮雅合為五雅之一曲阜聖商孔允植校本照用東晉李軌略解各本及羣書所徵引者雖校訂正作為疏疏評氏說文解字參以玉篇廣韻諸書辨其子母與其雅俗以存古文旁徵漢書定正聲以存古音自秦漢迄于晉唐凡傳注之書有闕雅訓者並加蒐輯至于齊魯韓詩實馬鄭王諸經遠注取證不遠以存古訓戴震謂非古小學遺書大致後人皮傳綴拾而成橫加駁難僅有四科志為辨正同時錢東垣既勸亦頗信此書據宋咸陽本為之校證謂其借爾雅之未備取訓詁以推詳詮釋適于方言聲精起乎博雅古文尚書有闕氏既證後有毛氏冤詞未可以東原書後之言遽成定論也

小爾雅訓纂六卷 浮溪精舍本

國朝宋翔鳳撰翔鳳字子廷長洲人嘉慶庚申舉人官湖南新寧縣知縣七略有小爾雅一篇班志與爾雅並列其來已古唐以前人引作小爾雅者據其本名有以與爾雅同為一家作爾雅者有省文作小雅者毛氏說詩鄭仲師馬季長說禮往往合為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嘗援及廣詁祁大也毛詩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慶東晉尚書君牙傳訓祁為大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而小民惟曰怨咨祁寒小民亦曰怨咨注曰祁之言是也為庸成學者恒以此書不合鄭君同乎俗說翔鳳謂毛傳多與小爾雅相傳合鄭君不用小爾雅故兩注皆異請宜以大義為長嘉慶庚申為之訓纂釐析廣服廣器為卷四廣物已下為卷五末附考及佚文數條間有與正文重出者廣名諱以謂之大行翔鳳謂通典引風俗通及魏孫毓議與詔書並以未葬無謚嫌與新君同稱又不可言以故稱大行行讀如行所之行其義並與小爾雅同至通典注引或說者與文選宋元皇后哀策文注同彼注云周書謚者行之迹是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崩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及按通典引風俗通乃彼所引俗說選注所引乃應劭所斷蓋應氏獨出己意讀行如為德行之行當時並不從之故漢書霍光傳受皇帝信璽大行前注孟康曰大行前昭帝前也韋昭曰大行者不及之辭也又董賢傳新都侯莽前以大司

馬奉送先帝大行此大行意是不及之辭與此諱以
之意亦合史記李斯傳云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則秦
已有大行之稱或說以為起于漢氏者亦非也既通鑑
明知是書依循古文與兩漢諸儒門戶不隔其有偏違
經義者皆孔叢偽書之亂耳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
王肅杜預之說為之尤厚誣矣

小爾雅義證十三卷 求是堂刻本

國朝胡承珙撰承珙有爾雅古義已著錄小爾雅原本不
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為偽書承珙初亦疑其偽後
乃斷以為真取戴氏震所疑四事援引古義一一辨釋
復采集經疏選注等所引通為義證十三卷略存舊帙
之仿佛間執後儒之訾議自序謂小爾雅者爾雅之附
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
子雲張稚讓劉孝蘇之倫皆以爾雅為孔門所記以釋
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
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
者特不著書名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諒則固明明在
小爾雅矣其中如金鴈之解公孫之稱請命之禮屬婦

之名全符詩書深釋經詁詁及魏晉援據蓋彰李軌作
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
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以為孔叢子弟十一篇世遂
以孔叢之偽而并偽之而鄭氏之注中經李氏之注文
選陸氏之音義孔叢之義既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
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
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
也豳風公孫碩膚陳奐詩毛氏傳疏謂傳以公孫為成
王而又自申其說云豳公之孫也正義引小爾雅廣訓
云膚美也此美周公歸周成王年既長大德又盛美於
以見公之輔相成王聖德昭著焉美成王即是美周公
也承珙貫通詩義注雅之說與吳略同其可以證明毛

旨者為尤多

小爾雅約注一卷 家刻本

國朝朱駿聲撰駿聲有春秋左傳識小錄已著錄 國朝
為小爾雅學者王氏煦有疏錢氏東垣有校證胡氏承
珙有義證宋氏翔鳳有訓纂葛氏其仁有疏證宋書較
精密以此書既擬入孔叢偽書必有竄亂於習氣及不
可強通者略之駿聲所謂小爾雅十三章最古孔叢一
書不見前史殆魏晉人依托而摭取小雅入之間如走
為我戈為弓子戟之屬或者附益亦難悉檢其語取陶
宗儀說郭何鍾漢魏叢書及余有丁縣畝閣本郎奎金
堂策檻本陳趙鵠聽齋堂本顧文慶大房本鈞稽異同
審慎裁補錄為約注一卷於假借通轉之誼詮釋為多
四尺謂之仞注謂孟子趙注八尺曰仞包咸論語注七
尺應劭食貨志注五尺六寸此云四尺與諸家不同程
瑤田通藝錄人伸兩臂為尋八尺言度廣也度深則身
側臂曲而為七尺考工匠人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濶尋
仞異文必廣深不同身也程說精確善是四尺則濶深
二仞與泓深八尺不異禮祭義築宮仞有三尺是及肩
之牆矣誼會其通而不曲為之說仍本師潛研家法也

小爾雅疏證五卷 道光己亥刻本

國朝高其仁撰其仁字元肫一字鐵生嘉定人嘉慶己卯舉人官欽縣教諭注小爾雅者隋志有李軌略解一卷軌字宏範東晉江夏人自宋南渡後即不傳嘉祐中宋咸寧為之注漏略已甚吳師道國朝補注所列有出今本外者則為後人刪節久矣其仁博采傳注旁及他書訂正訛舛不為穿鑿太倉王寶二研雲撮叙遺文附疏篇末自叙謂小爾雅者今孔叢書後人偽託而小爾雅漢志列孝經家本出先秦傳習既久真偽易淆去二謂鍾則齊量之新舊不分四尺為仞則攻工之滑泓同制其他援引或滋傳訛疑皆親晉以後俗師增益如爾雅隄之^明美衛武矜嗟名考之利魯莊非出元公之手要未可以小疵而議其全體自是通人之論其仁深于小學箋疏粲然文達以詳備精審稱之自謂書成二十餘年偶有所得應時改定較李宋疏注為勝矣

方言疏證十三卷 微波榭刻本

國朝戴震撰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乾隆壬午舉人元四庫館纂修官授翰林院庶吉士揚子雲采集先代他言異國殊辭為方言劉歆求方言入錄不與故七略不載班固次本傳及藝文志亦闕常璩華陽國志云典莫正于爾雅作方言應劭而下稱引日多歆書云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志皆云十三卷其併十五為十三在璞注後矣震以古者小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文解字數家校方言從示樂大典得善本正其舛訛漏略採摭羣書以為攷證得疾足痊不徒行猶日勘定不倦校畢未及上進而卒盧文弨謂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臆列之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然其當增正者尚有也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尚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通信他書輒改本文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改正百有餘條孔氏約謂殊方別語絕代離間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得盧戴兩氏之書逐條詳證之誠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之至幸矣劉台拱有方言補校一卷在端臨遺書中

方言箋疏十三卷 續學齋叢書本

國朝錢謙益釋字小序書定人天所從子諸生大昕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謂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一門羣從皆治古學之書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謂子雲於方言多俗字太元多奇字果有意旨不必一一改正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云者揚子自明作此方言之旨也荀子非相篇文而致實博而黨正謂致為至黨宜為知言文而不流於建偽博而能知其邪正也相親愛謂之知亦謂之善相親睦謂之善亦謂之黨知謂之黨不知亦謂之僕以相及為義也解寤謂之黨昏昧亦謂之瞶先明謂之黨朗不明亦謂之僕朗亦以相及為義雅鬱鬱思也重言之曰鬱鬱曰悠悠合言之曰鬱悠憂思憤乃謂之鬱悠大氣盈積謂之鬱攸其義一也轉言之鬱色亦作鬱悒亦曰鬱堙亦曰鬱伊倒言之曰伊鬱鬱既訓為憂凡一字兩訓以相及為義者甚多爾雅鬱陶縣喜也又云縣憂也縣字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佚揚雙聲字亦作跌陽文十三年穀梁傳兄弟三人佚宕中國後漢書孔融傳跌陽放言廣雅傲僮卓異也亦作倜傥並為形容之詞盧云佚揚與佚蕩佚揚勅揚跌宕皆同漢書楊雄傳為人閑易佚蕩晉灼曰佚蕩優也正本此戴氏據廣雅勅揚淫也之文改楊作娼不考之漢書盧說是戴說非也於盧戴皆不為同自具心得其致汝源出天息山由許州郾城縣流入汝寧府西平縣此古汝水舊道也元末因汝水泛溢為害于汝寧府舞陽瑯琊及明嘉靖中西平亦斷汝水

抵上承遠平濯瀕諸水流逶汝寧府城而東下蓋汝源
變易今古不同矣亦他家箋注所不及詳也

續方言補正卷二 藝海珠堂本

國朝程際盛撰際盛原名政避 仁宗御名政字與善號
東治長洲人乾隆庚子進士累官湖廣道監察御史杭
大宗續方言 提要議其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又有方
言可有而復載者際盛為補一卷校正一卷際盛博聞
好古程易時稱著才精研鄭學亦手摘鄭注之要區為
三卷曰周禮故書考儀禮古文今文考禮記古訓考又
著說文古語考引經考於小學具有根柢故是編蒐羅
古義校定誤書所謂事小而功裕者也世駿原書前後
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明標其目此書領音聯綴未之排
比於提要所舉玉篇等書所引諸條皆六朝方言可以
補揚雄所闕者亦未全載則仍未為完備矣

續方言疏證二卷 光緒丙戌刻本

國朝沈齡撰齡字與九江都人監生杭世駿采注疏說文
釋名諸書為續方言於三代及漢以前諸俗語言之異
類方以從引據與核頗有裨益於訓詁長洲程際盛嘗
為之補正齡與劉毓崧同時書中多引其說采摭甚博
亦無強從從我之習謂凡同聲者義無不通於六書雅
故多所是正以謂遠竟者亦盡之義竟之引申為終又
引申之為窮古凡占聲字皆可云書寫竹為之則謂之
管中帛為之則謂之帖皆見精核劉嶽雲跋云凡一義
而有數文一物而有數名大半由于方言方言之不同
尤多由于方音五方氣稟有剛柔清濁之殊因之言語
有緩氣急氣緩舌急舌長言短言橫口合唇蹇口開唇
閉口籠口之別以其音之不同而別擇一字以當之或
增制一字以實之蓋雅正之言四方共解方俗殊言惟
能通聲轉之原而後可以會通不以俗字入書不為望
文生訓亦言小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校定皇象本急就章一卷 功順堂藏書本

國朝鈕樹玉撰樹玉字藍田號非石吳縣人王伯厚所注急就篇所引皇象本遠出顏監注本上嘉慶辛未樹玉見趙文敏正書急就章出皇象本後又獲明正統間摹宋仲溫合刻石本以之參校下附異同自叙謂漢志著錄小學如倉頡凡將元尚制篆久已罕見今僅存急就顏監不據皇本或有意改之字茲以趙本為主云樹玉游錢宮唐門精於說文因及金石文字此書以蠶斗參升半危單蠶當同蠶斗當如約以大斗之斗說文作料勺也猶云兩斗三升今作蠶斗參升則重複不祥又祠祀社保蠶蠶奉蓋因疾病而禱祀鄉間之社係今改保作釋釋為先累失之其改證皆有依據同時江都陳本禮著有急就探奇自謂取之顏注十二三取之王注十一二注外加箋務使章各有指句各有義而危言曼語等於郭書無說可勿論矣

急就章改異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莊世驥撰世驥青浦人漢黃門令史游以元帝時作急就篇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鄭康成孔穎達注經李賢注史游以此書所存注解惟顏師古及王應麟本世驥較其異同著為考異一卷遵義鄭知同跋謂其本特多紛歧大較因漢音相沿習用棗州世罕真書筆迹迥似致生乖刺亦由作者非一數寫而後聲論誼近偶相牽混者有之世驥案證斟酌略無偏駁獨是標舉諸本文或不備解釋亦每鴽突且至闕如其正文提皇本為網以諸本中皇為最早首題下注云用紹聖三年勒石本為據者皇書舊有碑文宋代重刊莊氏蓋見其拓本而未申明又所標玉海本乃宋高宗初州羅興王易以正書載在篇端者其實所列各本並據玉海是書本無序述似未畢功傳鈔謬脫往往不可卒讀知同實為之訂補也孫星衍嘗言歷代傳摹急就漢有張芝崔瑗魏有鍾繇吳有皇象晉有衛夫人王羲之宋靖後魏有崔浩唐有陸柬之時人又多臨本宋有太宗御書黃庭堅李仁甫朱文公皆有刻本元有鄧文原明有宋仲溫俞和注之者有後漢書壽魏劉芳周豆盧氏齊顏之推今所見法帖有紹聖三年勒石本與玉篇所載碑本文字異同皆合則即王應麟所引碑本也序述源流最為詳備世驥正定文字亦頗引其說焉

釋名疏證八卷 任訓堂叢書本

國朝畢沅撰劉珍釋名三十篇見後漢書其書久佚北海劉熙成國釋名錢大昕據吳志以為漢末名士建康中避地支州故其書行於吳章昭嘗辨其誤據章昭之辭唐宗人書所引有釋名位篇今無爵位之目原叙云凡二十篇後人據見存之篇數以改之也其書泰技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可以考見古音及古人制度之遺沅取羣經及史漢書注唐宗類書通釋二藏校異同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續釋名二卷江聲用藝文書別刊一本釋典藝云語布也疏證說文無語字蓋古止用表案史通表應篇語之連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語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語則語在表前至說文無語字當是通用者北堂書鈔引韋昭辨釋名主簿者主諸簿書簿音也關諸諸事也是其證釋兵云手戟手所持植之兵也疏證謂戟已見上此又區分車戟手戟近積案手戟別一物故釋之夷矛車上所持也疏證謂攻工記說車有六等之數不言夷矛則車上無夷矛也案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司農云五兵者戈是戟也後鄭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畢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攻工記廬人六達既備車不及覆注六達五兵與人也五兵即上所云戈是戰首矛夷詩清人第二矛首矛夷矛也皆車上有夷矛之證畢說皆未之詳考然大體精博蓋萃羣書以校

正其文證明其說究聲音訓詁者所不可少也

釋名補證一卷 南齊書院藏書本

國朝成寧鏡撰茶鏡字美卿寶應人舉人用畢校本釋名
為之補證釋天云天豫司充莫以舌腹言之青徐以舌
頭言之風充豫司莫橫合也齊言之青徐風取口開齊
推氣言之謂今等韻家分牙舌頭舌上重舌輕舌出頭
正齒喉半舌半齒為九音相傳來自西域攷隋書經籍
志稱後漢書佛法行於中國得西域書錄以十四字貫
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此即唐僧守溫三十六字母之
權輿然志初不云九音來自西域也觀釋名已有舌腹
舌頭橫口合唇取口開齊之云而高誘注戰國策呂氏
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舌急氣緩氣閉口開口
龍口者然則九音洵中國儒家之學矣特將藏書原謂

孫琳然初立翻語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
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用意略同釋州國篇西海海
在其西也謂古所稱西海有五一為今之青海漢書王
莽傳元始五年羌豪反願獻鮮水海允石鹽池為西海
郡是也一為今之昌寧湖水經注休屠澤俗謂之西海
是也一為今之博斯騰湖水經注敦薨之水自西海廷
尉犁國是也一為今之裏海漢書西域傳于闐之西水
皆西流是也一為今之地中海西域傳犂靬條支國臨
西海是也晉書地理志西海郡故屬張掖興平二年武
威太守張雅請置攷漢時居延故縣即今額濟納旗在
居延海西南故漢書地理志云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
東北以地望測之青海在旗南魚海在旗東而博斯騰

泊裏海地中海相距更遠故之西境絕無池澤可以當
西海之目者然則興平中立西海郡亦祇借以為名并
無實指成國謂海在其西尚未確攷證精詳足補畢書
之未備其餘辭讀名物亦多所補正皆有足據

廣雅疏證十卷家刻本

國朝王念孫撰念孫字懷祖號石臞高郵人乾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工部主事官至直隸布政使河道元魏孝文帝太和中博士張揖采倉雅遺文為書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其篇目皆依爾雅表上廣雅分為上中下卷曹憲作訓注分為十卷避煬帝諱改名博雅其後曹注亡失但存音三卷曲阜桂馥嘗謂治廣雅難於爾雅爾雅主釋經多正訓廣雅博及羣書多異義爾雅有孫郭諸說廣雅惟曹音爾雅為訓詁家徵引兼有陸氏釋文廣雅散見者少無善本可據念孫師戴東原受聲音文字訓詁通說文爾雅時邵晉涵為爾雅疏段玉裁說文注遂綜其經學納入廣雅官御史時注釋廣雅

日以三字為率十年而成書名曰疏證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充于爾雅說文之外似乎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學者比諸鄭通元注水經注優於任云自序謂此書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誤字入正文者五十七皆隨條補正廣雅諸刻本以明畢效銘本為最善凡諸本皆誤而畢本未誤者不在補正之列最後一卷子引之說放范氏穀梁集解子弟列名之例也同時盧學士文昭有廣雅注釋三卷實未成之書錢徵君大昭誤廣雅疏義

二十卷六未見

字典攷證十二卷 高郵王氏四種本

國朝道光七年王引之奉 勅撰康熙四十七年 勅撰字典四十二卷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一字一義之可采者無不詳備其引據諸書自經史諸子以及歷代詩人文士所述旁羅博證使有依據道光初引之元 武英殿正德裁以對時從容奏言字典一書當年成書較速纂輯諸臣間有未及詳校者應加校正奉 諭旨與奕倫阿爾邦阿那清安等將原書校看詳加考正再行刊刻引之精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自校勘凡字句訛誤之處皆照原文逐一校訂共更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分條注明各附案語照原書十二集輯為考證十二卷是書臚陳訓義於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辨析毫芒使學者備知源流助流政教惟是卷帙浩繁迫於期限引用書籍字句間有訛誤至是細檢原書詳校修改而同文之治咸有所遵守矣

經籍纂詁一百有六卷附補遺 琅嬛館刊本

國朝阮元撰治經必先通訓詁古無彙輯為一書者字書韻書之多若唐志天聖太后字海諸葛穎桂苑珠叢類真卿韻海鏡原其書久逸乾隆間戴震在書局朱筠視學安徽皆欲纂集傳注以示學者未及成編元與孫星衍朱錫康馬宗樞相約分纂鈔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乙卯提督浙江學政阮元定體例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叙布列分門編錄成書一百有六卷又續為補遺攷訓詁賅音讀六藝羣書所載某備實有功經學之書其凡例謂纂輯難出眾手傳寫數遍訛誤不免凡取用者宜檢原書錢大昕序謂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煥然有所遵循鄉壁虛造之輩不得勝其說以炫世王引之序謂覽者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得古聖賢著書本旨是皆能言纂輯是書之意感鐫堂跋謂卷帙繁重限於時日未盡覆檢原書而易書詩三禮蒼頡字林釋文楚詞等纂稿每科為之審正經子有失載正文者並補錄之校閱之下更隨筆改訂刪煩鉤要分并歸合而條次其先後鐫堂實司校勘也書目唇問謂以經為主列諸經目錄文字音義之屬今依小學考入訓詁類

燕禧堂五種本

國朝任大椿撰大樁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乾隆己丑
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通監察御史
從大興朱筠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博綜羣書表以已
意著有弁服釋例深衣釋例小學鉤沈字林考逸外為
擇繒一卷大綱謂繒帛也熟帛曰練生帛曰縞曰素曰
絹曰縑曰緇之類者曰縗曰素曰縢曰阿曰紬曰綾
曰錦曰縠曰縹曰縷曰縵曰絺曰綌曰綺曰縐曰纈
日緯
曰縡日縖
曰縧無文者曰縊其通名者縲一曰素一曰鮮支
一曰豹一曰縀素一曰縋一曰仇一曰粹一曰縉一曰
緻一曰紕縃一曰縘一曰紗一曰絜一曰鮮支一曰穀
一曰縶一曰仿一曰縻縻一曰縼一曰穀一曰仿一
曰縴穀一曰羅縿穀一曰縚縄一曰總一曰素一曰縸
一曰縩縦一曰縪一曰縯一曰績此其名義可推者
也每條下裱輯經傳史志以為之說條分義舉簡要賅
括論者非爾雅之廣疏乃禮註之別記云簾說文未鍊
治爐也玉篇倍泉也从麻後聲徐鍇曰後非聲疑後字
謫當從復省乃得聲廣雅象末績者也說爐未冶不必
立簾名非獨失在聲不諧也廣雅集韻終銷也以鼎火橋
亦五里制詳矣王石臞疏證後曹憲音苦木反論衡染練
布帛名之曰采肯無染練之名曰穀麤無染練之法
即所謂生絲也穀與簾更急就而師古注結即今之生
綿線絡皆為生絲其義顯矣

皇清經解續編

國朝宋縣初撰縣初字守端號徙園高郵人乾隆丁酉拔貢生選儒學訓導江藩稱其邃深經籍尤長於詩載震
濤言誦古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之迷於其方莫
辨其用是書綜先儒之異同下以己意披文摘句尋例
析辭一祭祀相觀之服曰冕曰天子之冕曰諸侯以下
之冕曰天子冕服曰諸侯以下冕服曰冕服之黻曰冕
服之芴曰冕服之幅曰冕服之舄曰冕服之帶曰爵弁
服曰爵弁服曰元冠曰元端服曰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曰
明衣曰寢衣一朝聘聽朔之服曰皮弁曰皮弁服曰委
貌曰端服曰韋弁服曰冠弁服曰充耳之制一口口之
服曰冠制曰緇布冠曰簪纓之制曰衣裳之制曰大帶
曰革帶曰佩曰德佩曰事佩曰履曰深衣附長衣中衣
曰深衣之衽曰諸服之裏曰天子之裘曰諸侯之裘曰
卿大夫之裘曰士裘附庶人之裘曰褐襲之裘曰裼襲
之制曰袍曰襦曰袴曰褌曰屨曰屐於端服也元端服及裼
襲之別辨之尤詳其謂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為能
汲古義之精微得坊民之樞要矣

釋穀四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劉寶楠撰實楠字楚楨寶應人道光庚子進士官直隸三河縣知縣經典釋穀林儒者多不辨邵氏爾雅正義以梁稷粟秫為今之小米以秬黑黍為今之高粱程易疇著九穀考多目驗為有據辨別禾黍稷三種最精郝蘭皋謂程氏以稷為高粱粟為穀子粟米為梁米意亦未盡經典黍稷連言黍為大黃米稷為穀子其米為小米然稷又包高粱秫者稷之黏者也稻之黏者亦名秫爾雅之粟秫則黏稷今北方謂穀子之黏者為秫穀子其米為小黃米謂高粱之黏者為秫秫蜀黍乃高粱之別名邵氏遂以黍為高粱失之甚矣實楠疑爾雅釋草九穀俱載獨於黍不載來年而載雀麥蓬麥二種皆是荒穀非日用所食九穀考於麥豆麻三穀外亦多闕略爰本程說廣引羣書旁推交通作釋穀其篇韻以下及諸方言字多別體義亦無微其有與經史相證明者采錦焉黍稷稻粱禾麻菽麥證之經傳明辨以哲其釋蜀黍或菽胡豆胡麻之類謂凡物之大者皆得稱蜀稱或稱胡而關齊侯獻戎菽張蹇得胡麻之漆蓋凡物之大者曰王曰蜀曰戎曰胡曰牛曰馬曰龍曰虎曰鴻物之小者曰童曰妾曰婢曰荆曰楚曰麻曰羊曰兔曰鼠曰燕曰雀古之人比事為訓之通義也

駢雅訓纂十六卷 有不為齋刻本

國朝魏茂林撰茂林字笛生龍巖人明中尉朱謀瑋研究六書博通聲類取古書駢偶合併之言依爾雅作駢雅七卷初未有注固始視尚書廣雅屬門人童方立注有釋詁十卷未竣而卒茂林於道光壬午假得之次第編輯辛丑成書名曰訓纂分為十六卷提要議其以藻井為刻扉茂林謂其自序稱所見異辭所寓異辭皆不刪廢固自言之藻井異義見御覽引風俗通刻扉之說見演繁露說並與選注異又議其以郝御史為大司寇唐事為端尹尚沿俗稱通考所載二名皆龍朔二年改非俗稱又議其複引爾雅此書今採駢字經史中重言連語皆所必錄所收爾雅雙字甚夥不僅歲月名五邛四荒也於原書推闡甚至凡例有云鬱儀博極羣書所據之本今多未見其中不無歧誤分系各條不敢如陳晦伯之正楊亦不敢如徐遵明之袒鄭景純於爾雅方言言山海經注多云未詳崇賢選注亦然訓纂於各門多未得其義訓之所在間採他說仍應闕疑亦足見其於慎也

別雅訂五卷 潘喜齋叢書本

國朝許瀚撰瀚字印林日照人道光乙未舉人嶧縣教諭
吳玉搢小夫考古書文字之異同取字體之假借通用
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為之辨證著別雅五卷瀚嗜金石
文字於訓詁尤深道光甲辰張穆石舟以此書屬為
校勘石舟歎其精覈丁晏初有與石舟書云先生自言
少作不足存見蓋餘客話瀚謂委蛇變體先生所著全
石存厚廿事此則其餘事則此書固在金石存後矣疑
少時創稿隨時增益更訂未盡耳不盡以作也書中論
假借或極室或極通今據其通者以通其室則無往
不通假借全在聲聲近斯為假借無疑音近通用不在
義之同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假借之正也既有其字同
聲相代假借之變也要皆全繫乎音假借專以音轉注
專以義疊三疊韻雙聲用作形容之詞往往不顧本義
而惟取同音大抵形容之字皆以音通不能拘其本義
故更體最多省聲而無其字省之而有其字借也省之
而有其字而非其音省也省之而有其字而同其音借
也凡所平議折中至當光緒戊寅丁巳夏潘喜齋編次題
曰別雅訂其曰壽昌棠者拓唐子也良善時附注一二
潘文勤與印林遺著並刻焉

比雅十九卷 藝林山房刻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字心小舉著六書轉注錄八卷復誤
比雅十九篇係爾雅之目始釋詁終釋詁凡經傳遺言
以及老莊管荀逸書白虎通馬班諸史彙輯條貫屬辭
比事歸當合一江藩趙懷玉均稱十二卷伍崇曜得是
本無卷數據篇篇分為十九卷跋謂原本從祖龍中教
出首尾焦爛今凡關行闕字悉仍其舊其間篇第五移
前後重見有釋木釋鳥釋草誤入釋詁者爾雅釋親第
四釋宮第五釋器第六釋樂第七釋天第八釋地第九
釋丘第十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則釋天第四釋
釋地第五釋山第六釋水第七釋人第八釋宮第九釋
器第十釋樂第十一釋舟第十二且以釋人易釋親并
釋丘於釋山出釋舟於釋水釋地附日月釋人附衣飾
釋舟附車釋鳥獸疏一時未定或有意妄通增損茲亦
均不取改云云訓詁有本義有引申之義展轉相訓者
名物象數假借繁多先後最難釐輯傳寫時有漏悞
未能復檢原書為之審正也

拾雅二十卷 嘉慶己卯刻本

國朝夏味堂撰味堂字澹人高郵人是偏取凡文同義異
 文近義同經師別解詳著於篇辭取舊注仍依前雅部
 居名曰拾雅所補大要有三一拾雅釋拾雅已釋
 之所未備也一拾廣釋拾雅已釋之所未備也字目
 見爾雅者不復出一拾遠釋拾爾雅方言之所未備也
 詁言各條皆循經史子集為次義訓錯出不以類叙釋
 訓以下則事物類叙不計原書之先後本以補前雅之
 缺而或有與廣雅複出者以其語焉而不詳也所未取
 有六一則經傳所已釋一則自有專書一則前雅及覆
 互訓一則古體字一則方言說文三倉字不為經史羣
 籍採用者一則見於小爾雅釋名亦不復出第紀室為
 之注經傳全注義取貫通聲近義同者本文兼采亦有
 補出注中者原書之注明云某與某同或云某某通用
 故本文不取而注不容略又有入一字而注語不取前書
 取後後書者以前書無注後書有注也味堂自謂同者
 得其會通異者博其旨趣析虛則以聲貫之徵實則以
 事差之嚴鐵橋客為糾正譌字宋茂初審定題籤書出
 於任籍纂詁廣雅疏證之後雖複脫不免其綴輯亦云
 勤矣

周秦名字解詁一卷 嘉慶己卯刻本

國朝王堂撰撰自皆名字相配王文簡作周秦名字解詁
 宜以五體測以六例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為解詁聲
 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歸附後三十一事以為古訓不
 可用知志從蓋開蓋從文蘭游為解詁補一卷就正
 焉晉士為字子與用錢唐事之說謂釋草其萌蘢蘢
 為竹之始生與即諭之假借為即為字俱有始義楚公
 子貞字子囊謂易九家注坤為囊利牝馬之貞安貞吉
 利貞故字子囊楚觀從字子玉謂玉潔習容觀玉聲
 注玉佩集韻琤琮玉聲也說文從隨行也行必佩玉琤
 琮祇作往容故觀從字子玉晉楊食我字子石謂段氏
 說文注食今未也以邑以人集眾未而成食也石字或
 借為碩大字或借為初字食我字見詩魯孔箕字子京
 謂古箕蒺同字故箕子孟嘉作蒺蒺史記與萬物方蒺
 蒺孫子算任十京為蒺蒺京俱大也趙李儼字牧儼乃
 概之譌字禮運鳳皇麒麟皆在郊概天官叢牧養蕃鳥
 獸概義同字故概字牧罕譬而前觸類而長於詁訓之
 要在聲音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歟能明其
 要之迹條疏辨自謂達蓋闕之義自不能無得失也

說文引經攷二卷 廼進齋叢書本

國朝吳玉搢撰玉搢字籍五號山夫淮安山陽人廩貢生
官鳳陽府訓導鄭司農深通六經而先明訓詁許祭酒
專精六書而益研經義說文所引諸經有文同者有文
異者有文異而義同者亦有文異而義亦異者前人往
往以其不合于今本皆其紕繆以為譌誤程臨田嘗謂
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
之蓋古文氣息字如米則為氣重字與既字相通通
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為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
氣二字難通其義矣孟子子疾首蹙頞字說文曰鼻莖
也蹙其鼻莖乃與疾首相貫是蹙之形於面目者若作
額額之字與伸皆連文則可人有所思輒伸者以蹙其
額額非蹙之容也據閱持也又云匹四丈也八據一匹
不有說文則易繫傳據之以四以象四時不知據為閱
持兩手間容五尺矣荷澤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澤
不有說文不辨今本尚書荷作河者為轉寫之誤矣凡
此之類難遽數之以終其說玉搢盡取說文引經之異
同論列考訂於任師授受之各殊篆隸相承之遞變形
聲相連之通假頗能得其大概詳氏之書古義燭然未
能詳稽博辨多所發明於讀經者亦不無裨補也

說文問答一卷 小學類編本

國朝錢大昕撰顧炎武曰如錦云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
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者說文之功為大
學者一經一書莫不奉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
者其書所收率多異字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
異者欲讀者通其意不泥其迹大所以叙重生於東京
全盛之日諸儒傳授師承各別志能通貫故於任師異
文采摭尤備今人視為隱僻之字大率經典正文也任
之本至有異同殊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
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必兼存以俟後人之決
擇古書簡而有法縝心人未易通曉顧氏謂說文參商
星也為不合大文孫星衍與段若庸書謂參商為句以
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
例甚多大昕亦謂讀古人書先須明其義例乃能辨其
句讀非可妄議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為星
名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故不重出朱筠重刻說文序
云訓參為商星乃連大書讀即如水部河水出燁燁塞
外泐澤在昆侖下之例明矣與商同為星非參商六不
知也即用大昕之說大昕謂商與參皆星名
錯亂遺脫徐鉉雅工篆書至於形聲相從之訓不能悉
通其他增入會意之訓大半穿鑿附會是書謂其新附
四百餘字多委巷流傳鄉壁虛造觀其進表云復有經
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

之乃知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鼎臣羈孤跡遠慮精
忌之朝不敢引古義以力爭而間於注中微見其旨此
尤平心論事深有見於古人不得已之衷也

說文解字舊音一卷經訓堂藏書本

國朝畢沅輯以許君之書以文定字以字定聲其立一為

者皆皆文也形聲相益者皆字也故云文物象之本字

學乳而生其例有云從某某聲後某某省聲從某某

某亦聲又云讀若某某其時如鄭眾鄭興杜子春及康成

之徒注諸經禮高訪注呂不韋淮南王書皆然自反音

興而讀若之例遂與反音仿自孫炎李登作聲類而用

之晉呂忱依託許書作字林其弟靜因聲類作韻集韻

書實始為唐以前傳注多稱說文解字音隋書經籍志

有說文音隱疑即是也次在忱書之下云有四卷不詳

撰著姓名及時代為忱以前人所作無疑唐世言文字

聲音者每采許及忱惟顏福則文字用許聲音用聲類

故所注漢書惠就章及匡謬正俗皆無許書音說後陸

德明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史記索隱後漢書注晉

書音義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等書摭錄

為一卷許書有徐鉉等校定音並唐韻有徐鉉聲傳音

朱翱所加有五音韻譜音則唐以後所改學者既證以

佐古義音切以復古音期以與許氏之舊則是編洵探

本之誼也惟所采之書止載書名未標篇第又於諸書

所引未及比附往往誤切通俗字為正字亦間有所遺

失因舊音不審出誰氏曲卑桂馥謂宋書謝靈運山居

賦自注云鯨音愛鯉音禮鮒音附鯢音敘鯢音寸哀反

鯢音晚鯢音連鮒音慈仙反鮒音房鮒音房鮒音沙鮒

音居綴反鮒音上羊反鮒音比之反鮒音竹公反皆說

文字林音據此知音隱在宋以前足以證明說也

說文解字通正十四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潘奕雋撰奕雋字榕皋吳縣人乾隆己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自六書之義不明經生轉寫字體譌變而音亦戾於古顏元孫立通正俗三例定字而舛失偏多張有以徐鉉刊定說文為真本凡徐所未入及新附字概指為許書許之所無並為正體兩家意在正俗而未能悉校是非較量同異其他又或求勝於說文拾鍾鼎之墜文逞鄉壁之小慧名為專古而實真贋參半誕妄難憑厥失惟均奕雋以字有正義有通義有正讀有通讀取許氏一書考其古人通用與夫許氏不載審為漏落者並援據徵之以助稽覽拙文奇字見於書文者不復具錄貴援古以證今不鄙近而好異意在使學者明通假之指偏旁之義形聲事意之分因文字而得古音知古訓非侈談復古博稽叢書拙古隸說更正文徒砮好奇之弊者比也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二十八卷嘉慶丙子刻本

國朝邵瑛撰有劉炫規杜持平已著錄唐大厯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開成中唐元度增補為九經字樣郭忠恕佩觿自記謂干福書以缺字從垂旁唐元度以并互為隸省刊謬正誤混說達五經字書不分校校徵長孫氏則曰可知而不可行驗張司業又云久訛而不敢改而忠氏棟又駁忠恕以示字為視而以視為俗字錢氏大昕亦謂夏英公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踏謬複書較之汗簡為甚程瑤田云說文瑋射集也讀著準周官司書注制之以為章釋父章亦作進毛詩疏引鄭注謬作質且云質者正也是鄭注刊本字畫已謬而尚存其似詩疏更謬而易其文與義不有說文則皆莫能是正之矣瑋神釋說文攷之於經非偏旁之多舛即點畫之失宜於書體乖違一一標識名曰羣經正字不曰十三經者以逸周書大戴記國語今不列於經亦茲引也援說文以明經字之有正不使繁瑣承謬求便俗而失本真其有功於學者

說文指字七卷補遺一卷嘉慶八年刻本

國朝王樹撰王樹字松亭安徽人乾隆己酉拔貢就職州判嘗權惠州府通判說文自唐宗以來傳鈔互異呂忱字林既錯難不完玉篇為孫愐增刪非希馮之舊今兩行繫傳經宋張次立更定毛氏又據以刪改鉉本玉樹精六書之學著說文指字七卷首敘經歷徵許氏所引古文不為開成石經開元衛包所眩次辨體以字證經以經證字如吳澄書纂言謂濟涉之通用誤釋南濟北濟之類次審音古無及切恒存古韻世代齟齬折衷於孫愐丁度等書次訂誤正汲古閣之羣經如惠定宇易述仍毛氏之誤之類次較附定徐氏之新增如趙東潛校水經以新附為正文之類次正謬舉偽文俗體而辨之末以許氏五百四十部為目錄而名以序志終焉師董樸園藏書甚富其攷據多所取資條分縷析攷辨纂勸意在正俗求古而推證本文或簡略或未允中亦間有謬誤卷一詞詩曰既禡既騶或从馬壽聲玉樹謂今小雅吉日章作既伯既禡考繫傳詩上有臣錯按三字則詩既小徐所引非許語卷四乃从子从女益至也讀善詩曰我乃酌彼金罍玉樹謂初印本如此今本因同字不當云讀善故獨於此處刪去讀善二字版有空白一說謂所刻去者是从乃二字非是蓋从乃即从了不應重出也論者謂此憑虛造言初印本今空白處是从乃二字伊秉衡序為李陽父之從子騰集目錄五百餘字刊於石而林罕撰小說隨字出入以定偏旁五

代僧夢英書偏旁五百三十九字考石本少一部多子部仍是五百四十字郭恕先與書則曰五百卅九此文治郭氏之誤而未嘗按籍以稽也

說文古語考一卷 乾隆庚戌活字版本

國朝程隆盛撰方言楚語謂至唐小雅六日不唐傳訓為至唐之為至載於爾雅乃古之方言說文亦多三代及漢以前如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聾諸條皆為方言所有所釋字義與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逸字殊音可資證驗隆盛既校正續方言復為說文古語考一卷解其字義多引前言稽誤其說不參已見雅於古聲古訓確證精疏猶多未逮有待後人之補正然其蒐羅古義使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亦頗有裨於小學也長洲李紱序謂其功與郭景純爾雅釋詁釋言諸篇之注等則過譽矣

說文古籀疏證六卷 功順堂校書本

國相莊述祖撰述祖字葆琛武進人乾隆庚子進士官知縣是書原名古文甲乙篇變通說文條例說文以古籀合篆文述祖以篆文從古籀親三字石經汗簡古文四聲韻擇其信而有徵者為正字有字見於鍾鼎以意說之而無確據者有鍾鼎所不載以偏旁推測而得者有鍾鼎所載而不得其說者為闕疑字見於說文汗簡古文四聲韻相沿用之其實從小篆籀入者亦備採用為演義小篆相傳之字沿謠已久大底漢初時習見隸書傳授生徒但取應用又且不見倉籀古文并非李趙胡毋之舊備列之為辨誤古文舊說本無是義斯高之徒附會刑名家說者悉辨正為復古條理糾繫觸類引

中成一家之學自序謂皇帝造甲子以通卦氣而文字與由文字以求甲子甲子由求八卦知歸藏納甲之義與周易相輔而行掌致南周與器如震兌巽艮其字皆取象於月推而廣之各物動植有文字者悉寓至道說文分析偏旁以篆文為主古籀從之或有古籀為部首者必必篆文所以之字蓋古文久絕能讀者少尚書宗伏生亦以今文讀古文與孔安國同漢時皆以秦大篆為籀文特從古籀增損古籀既亡建武時大篆亦殘缺故舍小篆無可依從姑一終亥乃文字之所由起其據形聯系不以甲乙但據偏旁亦有不得已而然者鵠冠子云倉頡作法書以甲子即許氏偏旁條例正以古籀自甲至亥分為二十二部雅以鍾鼎校說文謂鍾鼎有

撫篆之失有傳寫之訛有古器之質不據鍾鼎以改說文不舍說文以言鍾鼎其次先古文次籀文次篆文其解說先叙許氏本義次采諸字說次附所見以謹案別之雅不墨守許學而謂說文有轉寫之訛無虛造之妄世所傳帛布字體皆是小篆大抵出於新莽之世莽使甄豐改定古文古文不足應用遂改小篆變其筆法或顛倒上下省去偏旁實無所謂古文者故所采甚少支意怪文悉為辨正唐以後如李陽久諸人所肥改不使雜廁其間謂周秦古書漢人解漢人書古字古音不能盡載就舊稿可自信者著于篇俟後之君子匡其非竟其儲自是學人之言至謂左氏春秋經劉歆私改者如壹戎段改壹為殳不明古義逞臆虛造則其家世為公

羊之學門戶之見隨處觸發者也

說文段注訂補十四卷元儲戊子刻本

國朝王侶蘭撰侶蘭字晚聲號南陔蕭山人乾隆癸丑進士由知縣官至福建巡撫古之治說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核其謬金壇段氏為注三十篇最為顯家既文達補為文字之指歸肆徑之津筏又謂其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書成之時年已七十校讐多屬之內下士往往不檢本書未免有誤鈕徐諸家言排擊馮桂芬段注考正持論平實侶蘭是書有訂有補體例略同如元從一元謂元聲如元當補聲字本于錢竹汀中和也謂三字當連篆作一句讀與威姑也導末也通為一例本于王石臞據玉篇廣韻以駁段難俗字之誤據禁書諸字以駁段折从手唐以後人增之誤

據公羊傳知例字不始於當陽據劉向賦知召字非造於典牛據韓子解老篇知體分十三屬之定名據春秋繁露知霸為水音之正字泰山臨樂是山而非縣不應執漢志之衍文馮翊之洛是雅而非冀不應創許例之曲說知漢書表志侯國各異之例則却成非涕陰之縣可謂舊說或有改屬之謬知崇賢選注援引之疏則元服之衿不應作衿可釋近人校議之惑汲水義主及入不應改至為難水之難為獲則持邵氏爾雅正義之平泗水本通臨淮不應改卞下通郡三之三為二兼可正錢氏新斟注地理志之誤皆扶釋詳審確有根據其謂凡某某之屬皆從某某非座指本部而言它部有從某字者皆於此部凡某賦之之類尤駁貫全書與王業友

說文釋例相發明族子端履志墓稱是書止六卷胡煥案所得實十四卷手自寫定遺墨燭然卷目次第一依元本編刊云

说文述二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毛際盛撰際盛字清士寶山人師錢大昕治說文有年乾隆己丑成述二冊卒亥釐定為二卷述文者述許君之誼并述所聞于少詹之誼也許君誤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鄭君注禮書三傳之類於異義為之駁祭酒愛業賈侍中多從古文家說司農惠從今文家說也類祭天神禮王制正義引異義夏侯氏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多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際盛謂許君之案從古尚書說今說文注乃夏侯氏歐陽說也祿社肉盛以屋故謂之祿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祿禘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禘焉以饋同姓諸侯此用左氏說而字作祿蓋古文也際盛謂周禮大宗伯既饗義云左氏說祿社祭之肉盛以屋宗廟之內名曰祿公羊穀梁說生居祖上曰祿孰居祖曰膳今說文注從春秋左氏說耳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者樹其土所宜之木際盛謂禮郊特牲正義引異義許君謹案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異義之意與今說文不合異義不從孝經說說文注則從孝經說左氏說鄭駁與說文之注合肝木藏也際盛謂木應作金月令正義引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許氏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

尚書說同鄭駁之許君從古尚書說鄭及是今說文肺金藏脾土藏肝木藏則與異義異而同於今尚書說心字說文作人心土藏一曰大藏土藏即古尚書說一曰者今尚書說聊備之而非所取也且心已為土藏而脾復為土藏不應重複如此當作肺火藏脾木藏肝金藏心土藏乃得今學古學辨析斷斷李北洛序稱其與本於少詹而益精之述誼既長新坵通韻亦確鑿可依是書一道光甲辰同里王宗沐校錄附宗沐及際盛子生甫學博歎生之說并粹微引已刻未刻諸書叙錄為嚴可均云許君用古文說故心部云土藏也博士說以為大藏今此肺脾肝三篆下皆校者擅改耳說文與五經異義互相表裏皆主古文說呂氏春秋十二紀注云一說脾屬木肺火心土也肝金也腎屬水淮南時則訓精神訓注皆同是高誘亦用古文說可以取證毛書也

說文解字十四卷 嘉慶甲子刻本

國朝姚文田撰文田有春秋經傳刊表已著錄戴氏震云文字以聲為主文者所以飾聲聲者所以達意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制為文則聲具而義顯以形加之為字字而意一意一則聲一聲不交者以意之不

可交也今試取說文就其聲以考之其意大抵可通其不可通者及之而得矣始取許氏之書雖析合并系之以聲海軍陳鍾仲魚亦常以說文九千言以聲為徑偏旁為緯著說文解字聲系十五卷文田以二徐於說文最有功然鼎臣音學極疏凡字以今韻讀之不諧者輒言非聲諸聲多半兼義楚金見義即衍聲字漢人釋經一則曰聲相近一則曰聲聲轉諸聲之法亦不出此

五音山莊文田撰此書用一表音義通說二千五百餘字後世謂八種文字皆由此出此書雖詳字之在否不若字之在也

說文校議三十卷 歸安姚氏重刊本

國朝姚文田撰可均同撰文田與可均同治說文為說文長編六謂之類攷將校定說文誤為疏義嘉慶乙丑撰舉大略就毛氏初印本別為校議卅篇專正徐鉉之失凡所舉正三千四百四十條皆援據古書注明出處疑者闕之期以復許君之舊同時錢坫桂馥段玉裁各自成書不相因襲其謂小徐從皆作從從相聽也從隨行也義別檢六朝唐人引說文從某從某者作以者謂說文聲義兼者過半大徐不知聲多小徐而擅聲字二百十五此大惑也皆以小徐本實勝大徐連一曰蹇也蹇者棹若之棹謂說文多棹字小徐作棹若者考朱士端云方言連驢連蹇也吳楚偏蹇曰驢驢楚音曰連據此棹若即連驢同音通假亦與一曰蹇也義合於文選間居賦引作約元服也謂唐以前舊本如此又云今不能去取姑仍徐本王紹蘭云是未免為李注所惑唐人引說文如孔陸諸儒多有不足據者李善注選尤多望文傳會或以彼字之解強合此文或以它書之訓誤為許書增減異同不可枚舉數即如此條約字因上引左傳服虔作約服故引說文曰約元服假令上引左傳服虔作均服則必引說文曰均元服矣况司几筵賈疏引左傳明云賈服皆作均是李氏此注不特引說文作約不可信并其引服注作約亦不可信當從徐本為是皆足補其漏略

说文解字攷一卷小學類編本

國朝陳壽祺撰訓詁之學發端於爾雅說文與爾雅相為表裏其中所列異文雅省書名半居經字錢氏潛研堂答問枚舉三百餘字引伸其義以見經師授受多古文古訓許君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非如今世所傳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壽祺以為有合相違尚有可增益者復為說文經字攷一卷中如謂因即元首明哉之明許君云因賈侍中說讀與明同王伯申云魏曹固字元直蓋古文尚書元有明哉明有作固者故曹氏名字取此賈侍中說當即據古文尚書也登即臺並緇撮之臺國語吳語唐尚書云登夫須也業爾雅臺夫須也臺登善相轉詩臺登即此臺即舟奴守之之奴說文解引春秋傳曰澤之自樂重文奴此即左氏傳澤之崔蒲舟奴守之本字也說文自乃舟之譌左氏傳鮫乃奴之壞字舟奴即舟樂謂澤數之利也許君約傳文故曰澤之舟樂鵠即公子稠之稠說文鵠引春秋傳曰有空鵠書春秋傳無空鵠之文鵠與鵠通六與稠同訓短衣也書昭公名稠所謂稠父表鵠是也說文空字上六乃公之壞字下工乃子之壞字寬即東南隅謂之寬安字爾雅說文安字或作寬與安同業說文穴部有寬安二字皆不引爾雅獨寬字注云室東南隅謂之寬則寬乃爾雅正字也夢即鵠之萌爾雅當連下文蒲字為句蒲蒲即大戴記百川權輿之謂權輿者草木之始也蒲蒲正字權輿通借字每舉一義難而不越直而勿

有學謂許君僻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用官春秋左氏論語考經皆古文然如貞後鼎省兼錄京房江之義矣別臚韓氏岵夷岵谷經異璧中玉榮璵猛句搜逸篇論洵所謂博問通人久而有證與錢氏稱許氏命世通儒異於專己宵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者有同契矣

說文檢字二卷補遺一卷 尺進齋叢書本

國朝毛謨撰謨字謨亭號吟樹歸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銜徐鼎臣說文韻譜序方今許學李之書僅存於世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有功倍思得其宜楚金因取群書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兩卷可觀明其書為後學檢字作也謨為儲檢說文案說文所有之字依康熙字典分十二集編為一目俾學者知某字在某卷某葉成於嘉慶丙子藤花榭平津館兩本刊刻未久但就通行汲古閣本言之其曰某卷某葉左右者固奉之次也姚觀元議其說說文部首以今隸書筆畫之多寡別為部居凡形似者悉入其類不復見古書之舊土部有坐無聖鳥部有鳥而方部無於或僅收篆文而遺籀古文或轉收或體而遺正文為之校理重雕復取許書排勘補正謨脫別為補遺置之卷末此書部分次序與汲古閣相迺度且止可檢汲古本不及黎永椿說文通檢之便也

說文管見三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胡秉虔撰秉虔字伯敬號春齋績溪人嘉慶己未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改知縣歷官甘肅并囑尔同知治說文有所得分別記成說文管見凡三卷子培諸培諸校錄從子培系付刊貴池劉氏重刻焉古人經皆口授字音相近字體或殊即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其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趨于近之而已杜元凱云古字聲同母皆相假借秉虔謂文字之用惟假借不窮經典之中以假借最夥有省文假借尚書懋遷有去化居化即貨字貨从貝化聲故亦省作化史記弟子傳與時轉貨資索隱云家語貨作化是其證詩唐風采芣人之為言為即謬字謬从言為聲故亦省作為孔疏又云字本作偽釋文云云本或作偽偽从人為聲聲近假借史記五帝本紀便程南謫索隱本作南為云為偽字讀漢書王莽傳作以勸南偽師古曰偽讀曰訛是其證大雅大明其會如林會當即穰字穰从禾會聲故亦省作會說文正引作穰春秋傳曰穰動而鼓杜注以穰為旗馬融廣成頌云旗穰森其如林是其證此正省文假借也類能發前人所未發

說文訂一卷許學彙刻本

國朝嚴可均撰可均字景文號鐵橋烏程人宛平籍嘉慶庚申舉人官建德教諭徐鉉校本說文解字毛晉汲古閣藏北宋本其子辰付梓流傳最善膺合始一終亥四宋本及宋刊明刊兩五音韻譜及集韻類篇稱引鉉本者以校毛氏節次刪改之鉉本詳記其畧異之處纂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可均稱其援稽決擇能令治說文者獲此一編如獲數宗本其有與所見未合者下六十二籤題曰說文訂第廿五葉知許高所據毛詩如是可均謂高謬為盧子幹弟子子幹雅常上書請立毛詩左氏傳周禮博士然其學不守章句則高謬所引是毛非毛恐難凡定第六十七葉惠氏定字乃因以改周易集解周易集鄭注及自作用易述皆云流如其來如其修甚矣可均謂京鄭易作充見周易會通而載古易音訓而云修甚京修矣鄭修乎如謂鄭易非晁說之所見宜直改晁之謬如不知惠有所本即修其者不在惠矣平議明當書中謂二徐不識字法筆皆修鉉之學又遠在不如錯許沖言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今本重文乃至一千二百七十八必因庸妄人校勘逐漸增加鉉不學未能刊正而許書遂失其舊今之許書并失徐鉉之舊可均於學無不通尤邃於許氏書自負學識睥睨羣流措詞遂不覺其亢厲也

說文聲類二卷四錄堂本

國朝嚴可均撰清古音者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皆有專書顧分十部江多三部段較江又多四部戴分九類孔析為十八類可均以說文韻部財六之一實逾大半撰說文聲類二篇以聲為任以形為俾借廣韻二百六部建立標題分為十六類第一支類廣韻平聲之咍上降止海去聲咍代入聲職德古音合為一類與蒸類對轉第二支類廣韻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入聲泰錫古音合為一類與耕類對轉第三脂類廣韻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將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夫隊廢入聲質術柳物迄月沒曷末黠轄屑薛古音合為一類與真類對轉第四歌類廣韻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箇過禍古音合為一類與元類對轉第五魚類廣韻平聲魚虞模上聲語虞姥去聲御暮入聲鐸陌昔古音合為一類與陽類對轉第六侯類廣韻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遇入聲屋燭古音合為一類與東類對轉第七幽類廣韻平聲幽尤蕭上聲黝有條巧皓去聲幼宥有哺入聲沃古音合為一類與侵類對轉第八宵類廣韻平聲宵肴蕭上聲小去聲笑效号入聲覺藥古音合為一類與談類對轉第九蒸類廣韻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澄澄古音合為一類與之類對轉第十耕類廣韻平聲耕清青上聲耿靜迴去聲淨動往古音合為一類與支類對轉第十一真類廣韻平聲真諄臻文欣魂痕先聲軫準吻隱混很銳去聲震稕向炊

恩恨古音合為一類與脂類對轉第十二元類平聲元類寒則山仙上聲阮早侵潛產獨去聲願掄揀陳柳霰保古音合為一類與歌類對轉第十三陽類平聲陽唐庚上聲養蕩梗去聲漾宕映古音合為一類與魚類對轉第十四東類平聲東鍾江上聲董腫諄去聲送用絳古音合為一類與侯類對轉第十五侵類平聲侵侵侵侵凡冬上聲寢寢寢寢凡去聲沁勤洸梵宋古音合為一類與幽類對轉第十六談類平聲談鹽添嚴上聲敢敢不徹檻去聲闕監檢鑑鑑入聲儼合蓋葉帖洽狎業之古音合為一類與宵類對轉凡說文至此字而補收者矩識之凡從本類諸音而轉入他韻者規識之凡應刪之字識之自謂通轉之例

由張氏惠言發之虞其與通審厥出入羣佳有韻之文皆可讀古人假借之讀至不包考載氏以蒸之對轉清支對轉真脂對轉東侯對轉孔氏以東記侯以冬記幽以侵記宵以氏謂孔以侵記宵者蓋以侵平記併合以下九韻合為一部與全書不合又失侵之入併入于談嚴氏合冬于侵謂冬侵一部孔幽尤談鹽一部孔青蓋併冬于侵以併合以下九韻為談之入聲侵與幽對轉談與宵對轉胡秉虔古韻論謂合冬于侵是已幽宵六當合為一部以與冬侵記談鹽以下聲氣最敘詞家謂之閉口音本全可轉固不必勉強求其記耳

說文雙聲疊韻譜一卷後知不足齋刻本

國朝鄧廷楨撰述韻字維周說解約江甯人嘉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同治浙督署漢軍陝西巡撫盧士昭云雙聲天籟也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彷彿之詞固不由是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惟諧聲考韻罕有專書述韻於古音韻學所得為深既成詩雙聲疊韻譜讀取說文解字專諧聲韻謂許氏以疊韻訓者十之五以雙聲訓者十之二如天籟之為疊韻要薄之為雙聲後者皆曉惟其注語積字長羸中必有雙聲疊韻字以為之主如神下云天神引出萬物引與神韻祇下云地祇提出萬物提與祇韻取諸同部以供指揮金堦作注明為指出因推

廣之按部求索一一標舉至段氏所求之音或從求允如妻字韻室音為一部既以妻聲入十五部脂微磨皆灰又以至字聲入十二部真臻先謂至讀如脂聲若是者不敢從以不同部者証許書龍古音書中如我羅蒿屬也夫小徐皆作我羅我段謂不當倒述賴以下一我字當是衍文循行順也段氏本作循行也注云各本淺人妄增迂賴謂行順也許氏正以疊韻為訓未可遽議皆是以闡明許韻補正段說也

說文解字校錄十五卷 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鈕樹玉撰說文自注李以溫刊定雖有改易毛氏翻刻大徐定本又經後人妄下雌黃樹玉以毛氏之失宋本及五音韻譜集韻類篇足以正之大徐之失繫傳韻會舉要足以正之李以溫之失可以糾正者惟玉篇為最古因取玉篇為主旁及諸書所引互相參校卷帙一仍大徐所編名曰校錄說文引經多與今本不同或一句兩三引往往出後人附益或最括成文或以詩為兩雅以傳說為經志錄異同以備參考重文今多出者疑皆後人所增以玉篇唐韻所無及重出之字詳於注中更補錄於後篆體或後人增損其與玉篇篆畫少異者說文有而玉篇無者並錄成一篇附卷末新附及籀入諸部一十九文今悉除去注中之字不必盡為說文所有往往後人從俗改易志辨附於後籀志音隱久亡徐氏以孫愐唐韻為定一字有三音者多不載今以玉篇補所未備兼存異義繫傳采毛氏舊鈔兼錢楚殷鈔本玉篇廣韻葉氏刊本集韻采影宗鈔類篇曹氏刊本韻會采元本經與釋文采葉林宗影宗鈔文選李善注采元張伯顏刊本一切經音義采時刊本兼舊鈔釋文所引往往以他書為說文蓋出記憶之誤非說文漏略韻會引說文多與繫傳合故備錄以正繫傳之謬又引顧千里說韻會引說文頗多改易不如近人所說盡用韻本初依經與釋文體例就正師友以為須載全文重複寫定具見於慎所著說文段注訂說文新附攷

刊行已久是書未刊潘文勤從其孫惟善得葉本以嘉文屬之陳壽昌錄刻梁章鉅志卷及惟善舊跋皆謂書名為攷異或從其類稱之也

說文新附攷六卷後攷一卷 非石居原刻本

國朝鈕樹玉撰說文新附四百餘文多不與張謙中復古
編不別白直勿為許君正文字素五音韻譜亦然樹玉
一一糾而正之如玃即璵璠即璠璠後代增加
刺即刺拋即拋乃傳寫誤淵打即打耕即耕勛即勛乃
吏牘妄造錢竹汀稱其博稽載籍疏通證明而其字之
不必附不當瞭然如視諸掌羽翼上書為駢省之諍友
王萊友謂顏之推當北齊時已歎說文原本不可得見
況今日乎以今本每篇所記正文字重文之數與許君自
叙中都數相較溢於原額則今本所有不能概信為許
君所收即不得以今本所無概謂為許君所斥且字林
雖亡佚必有古文正字呂補其缺者亦必有許君別裁
偽體呂不知而增者不得云許君所無即非正字若衣
服器皿之類則古多是物者即不得云真作某字非石
不免迂執要其兩長不可沒矣持論最為平允卷六標
印標標之俗字萊友謂當刪說文標下云木也惡木丑
居切北方呼臭椿其落葉處正如目六呼為椿與唐韻
同說文標下云木也以其皮裏松脂或作標胡化切此
或今之樺皮玉篇亦以為二字二音據大徐所引孫愐
音切是唐韻亦不誤唐韻九魚下云標蒲戲又姓秦相
標里子疾椿下云惡木也二字皆丑居切而未收標字
四十馮收獲而無標恐誤仍標椿為一印始於此鈕氏
亦沿其誤史記標里子傳注其里有標樹故名○○作
標里疾知標之從木不從手而讀則如標詩七月新標

釋文亦以標為椿六書正譌不誤而誤以標為樗之心
字手木之訛六朝以來多有之不足辨也說六明哲是
書為嘉慶六年原刻高宗彤日据玉篇篇知彤日之彤即
彤字此誤作彤藏即草名又隱匿也匿誤作惡訓標者
當是是斷是度之度斷誤作劉務部渠有其人乎說文
有標此誤从木以死者為不可則已脫為字乃肉之
訓訓當作譌莊子養生主篇脫生字彪標當作暴為暴
曠字暴疾暴虐皆當從本標所支木名也所交下當有
切字此字當作標當誤作嘗陸機草木疏機當作機疑
為排排之別體排當作排排車不草軌而漆之軌當作
軌皆失於校勘至於說多章就未盡詳確鄭如同當揭
其違失附鄭珍新附考中

說文辨字正俗八卷 經高刻本

國朝李富孫撰富孫有春秋三傳異文釋已著錄許君叙篆文合以古籀篆文者秦李斯等始改古籀之小篆也古文者倉頡古文即孔子壁中及山川彝鼎之銘也籀者周宣王太史籀所著大篆十五篇也秦有隸書古文幾絕又多說更正文嚮壁虛造不可知之故文字日滋僂妄益甚且漢人隸書每任意通借增減筆畫經典之文多从隸變隸易為真多違古義六朝每以忤寫書益多譌誤今所假借通用說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審通借而並為俗誤者其本義轉益難不可知有形聲意義大相區別亦有近似而其實異後人多濶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从某為古籀為或體後人竟斯而二

之經典文字往往昧於音訓擅為改易其與本義相乖唐人而定五經正義易用王弼本不免據以俗字尚書本梅賾所上又為衛色以今文改之詩禮左氏傳及馬班之書猶略存古字陸氏釋文張參五經文字等書沿襲僂譌未能更正富孫以三代文字賴許君以傳所引經傳皆為古文其所稱引多奉秦漢以前相傳舊誼又頗採司馬相如劉歆揚雄等說得見三代制作之原參究說文援據經典僂僂僂譌燁然可辨俾世人知古人制字之根原古今文字之變遷世俗承用之僂誤乘摭段注以相證契二徐之說及後人有相闡明者並為攷據以廣其義慈堂嘗謂許君以漢人通借錄多不可究詰學者不識何字為本何義為本義故為依形以說

音義而製字之本義昭然可知本義我明而其為假借亦無不明富孫是書大指亦然其有非常行洵說文所不載者不備舉也

說文辨疑一卷許學藝利本

國朝顧廣圻撰廣圻字千里號澗菴元和人諸生從江良庭游考定文字能實事求是定其然疑字為孫白列刻宋本說文是書也舊說文多舛誤正而不著其由字禧禮吉也舊說云吉當為告爾雅釋詁禧吉也廣圻謂此說非也說文禧與釐同字釐字从里故云家福禧字从示故云禮吉凡羣經假借之於說文本字不可偏執以相竄改說文凡字皆以類相得從若禧下吉本為告必將次禧於禧字前後此駁錢中蘭氏之既書中如謂讀善之與音判然不同說文通體全無音之例謂今本御覽最多錯誤難可依據凡讀書不可率意讀類書亦不可率意謂選注之難於全合說文非由於隱括出入即出於傳寫改易所有異同未可據以疑說文謂據顯然誤錯之選注輒議並未議說之說文即謂學者於說解中本書所無之字皮傳推尋別指一字以改之以此治說文甚易而非也不僅別指一字而必深思其所以致誤之故以此治說文甚難而是也類皆用為發凡俾學者知校讐之義缺脫謬誤不敢輕加雌黃也抱經嘗與李中書言許氏書有奪有賸亦有謬後人可以疏通而不可遽改與廣圻所言說文之為書不容妄議一字同一用意也舉世新用雷刻本有甘溪明經序於版顧參差之故言之甚詳且五條明著校議不著舊說甘溪謂嚴非情於此事者校議致有或乃挾持成見請與往復必得當乃已之語未見此身語頗持平

說文釋例二卷小學類編本

國朝江沅撰沅字子蘭元和人聲孫優貢生能紹其家學段玉裁作說文解字注多所商榷字欲以說文五百四十部後段氏音均表十七部編之字為之注是書上卷釋音例羅士琳叙謂郵書之創有本誼有引申誼無假借誼今人習俗相承類多通借證之說文往往不合有一字兩誼今析而二之者有兩字一誼今溯而一之者有別造一字以當本誼而本字反用之引申誼假借誼相近今展轉冒託者有兩字誼絕不相近今沿習互為者君一一疏通其本誼使郵書二千年来傳習之為竄改之非一旦還耕重氏作書本指段氏六書音均表以十七部統九千餘字而三代秦漢古音可攷而知君就段氏諧聲表發揮其旨趣凡諧聲偏旁分別部居不同相屬雜間有錯出它部者求之雙聲而得通轉之音其求之雙聲不合或字有數體求之別體之字所居之部而得合聲蓋以假借字得聲從轉注字得聲同一音轉也其晦難辨者箋之疑不明者闕之中附江有誥音三之說書成於嘉慶辛未索本舊藏阮文達家李賓陽从副本傳兩刊行

說文各同疏證六卷 郵學藝書本

國朝薛傳均撰傳均字子韻甘肅人諸生治小學攻許氏
謂段氏時雖臆說錢氏較精審見潛研堂集有說文各
向一篇深明通轉假借之義乃博引經史以證之有發
明錢義者有補正錢說者倉字條云高貢字似仍作
厖為正與王氏筠高貢字合切字條云或當時有假
切為丁者許因以證其聲與汪氏中述此合精數處多
可議者什之一二長洲張炳翔跋謂寧字條既駁段說
曰若云寧是實字大屋其屋語終欠順則廣為殿之大
屋經典亦不當作活字用而於教字條云教擊馬也策
馬義也義有虛實之分此處當用教不當用策殊嫌矛
盾然猶曰申明錢說也又於經字條云正字當為爰若
作經訓為臥凡而臥成何詞乎夫易經為爰視錢說固
勝但不得以臥凡而臥譏之如其說則仍蹈段氏之失
又何怪漢人於輒字條詆北風其北風為未九耶然則
由前一說是通人之論由後兩說乃膠柱之見劉文淇
為樸學志謂予每研藝至偏旁疑似音韻傳訛者必質
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探核悉如所言蓋肆
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非君
學之盛也

說文韻譜校五卷 欽本

國朝王筠撰筠字伯堅號貫山又號葉友安邱人道光辛
巳舉人山西鄉甯縣知縣徐楚金作說文韻譜取便檢
計鼎臣為之序稱命錯取材重所記以切韻次之 四
庫提要云錯所編部分與廣韻稍異又上平聲內痕部
併入魂部下平聲內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然魂
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則不著錄別分似乎切韻
原有此部考唐宋韻部之分合悉有內徑可按惟此一
部不知何從來或此書部分鉉六以李舟切韻定之非
陸法言之切韻故分合不同李舟切韻唐志十卷佚殆
以李書世多傳本而此書猶存其梗概欲知切韻部分
以此為捷徑因為說文韻譜校其序例謂所列說文以
本書切脚為次新附如六與鳥或無切脚者概以行韻
之字在是部即收之而仍以廣韻為比例如有不同皆
明著之篆誤者作篆明之仍注楷書於下亦有兩篆皆
出者或有可從或取易於檢校如凍下云又見送部者
李巽巖韻譜收於東部故也疎下云已見送部者巽巖
收於送部故也依放此今人多以廣韻為唐韻或李氏
雅及見此書本書韻釋其異於說文者多同廣韻蓋切
韻固然必引以著之知玉篇雅為前輩多傳古訓切韻
即漸趨時也如玉篇廣韻皆云是說即不引其異於說
文而有本者或成字者必書本文而後駁正之證明之
如不成字則直書正字卷一部目自東部至山部凡廿
七廣韻則魂部廿三之下隄以痕部廿四為部廿八又

部首之異者開部以部中之咍為首殷部以部中之欣為首卷二部目自先部至嚴部凡廿九本書宣部廣韻并於仙廣韻廿九凡本部併於嚴故其數相符部首之異者僊部廣韻用其俗體作仙沾部廣韻用其俗體作添卷三部目董部至范部凡五十五廣韻同其部首之異者改董為董案古音董字漢印人姓亦作董嘯部廣韻以部中之慶為首恭部以部中之姚為首館部以部中之潛為首獮部改為獮即獮之今體獮部以部中之皓為首湛部五十二以部中之謙為首又遼其第為五十三樞部五十三遼其第為五十四儼部五十四遼其第為五十二範部以部中之范為首卷四部目自送部至梵部凡六十廣韻同其部首之異者曉部廣韻以部中之穆為首斬部以部中之炊為首間部以部中之禰為首敬部以部中之映為首澄部以部中之澄為首其次第之異者陷部五十七廣韻改五十八鑑部五十八廣韻改五十九醢部廣韻用俗字作醢改五十七卷五部目自屋部至法部凡廿四廣韻用其部首之異者轄部廣韻用俗字作轄法部用部中之乏為首自序謂致致用力為切韻計也說字由傳寫既久闕佚滋多如朱竹垞翁輩漢兩先生又不屑屑於一書遂使此書不可讀故補之新附雅多俗字猛於注中明之而本書不與之字尤多故殊將別之然豈字猶見於小徐本變字並小徐本不見獨賴此書存則亦安得不尊尚之原書僅二百番余所校者及百番則其謬誤不可詰也可知是書

據甫氏鈔及李氏刻本成于道光癸巳此為凌霞傳鈔霞字子與號塵遺湖州人

說文釋例二十卷 王氏說文四種本

國朝王鈞撰釋例云者即許書而釋其條例程杜元凱之於春秋也以段懋堂創為通例而體裁所拘未能詳備輯為專書明許君之奧旨補段氏所未備例目繁多曰六書統說曰指事曰象形曰形聲曰聲曰省曰一全一省曰兩借曰以雙聲字為聲曰一字數音曰形聲之失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曰彰飾曰篇文好重疊曰或體曰俗體曰同部重文曰異部重文曰分別文累增字曰疊文同異曰體同音義異曰互從曰展轉相從曰母後子曰說文與經典互易字曰列文次第曰列文變例曰說解正例曰說解變例曰一曰非字者不出於說解曰同者曰闕曰讀者直指曰讀者本義曰讀者曰讀者引經曰讀者引經曰聲讀同字曰雙聲疊韻曰說文曰衍文曰誤字曰補篆曰刪篆曰逆篆曰改篆曰觀文曰糾徐曰欽存曰存疑其自指事至列文變例皆論篆籀自說解正例至雙聲疊韻皆論說解自說文至末則皆臆說於諸家傳說之衍說改逆詳言之雅論說或有穿鑿其精數之處有非他人所及者劉彥格撰志銘稱其遊京師三十年與漢陽葉志道州何紹基晉江陳慶鏞日熙許瀚商榷治縣有善政亦不廢學自序謂說文積二十年於古人制作之意許君著書之體千餘年傳寫變亂之故鼎臣以私意竄改之謬弊然辨哲於句中始條分縷析為之疏通其訂許氏之誤兼訂段氏之誤論而不斷但以存疑為辭蓋得古人隱略則表明

不同即識別之指而無李斯盡罷不同秦文別黑白以定一尊之意也

說文句讀三十卷 王氏說文四種本

國朝王鈞撰以說文傳寫多非其人羣書所引有可補其
取段氏嚴氏桂氏三家書加之手集所增改者援所出
之書以證明之引經典以發揮之而無所增改者但如
其舊第欲明其句讀不加疏解用陳雪堂山嶺陳慶鏞
項南言來說文義證說文解字注之說刪繁舉要以成
此書兩家未合者乃自考以說之時閱十年稿凡三易
蓋別為補正十二月卒同治四年其子彥侗依公乘冲
故事齋遺書進呈有旨下南書房諸臣覆閱潘文
勤與為書後稱其學積精全在釋例標舉分別疏通證
明能啟發長未傳與旨句讀則博采慎擇持平心求實

義絕去支離破碎之說自存猶言沙披新積豫章來學
蓋見虛心廣益有過人也其謂許君自叙其書蓋放太
史公自序為之自古庖犧氏至理而董之卒是一篇其
目錄亦當接連書之自其建首也至知化窮冥發明部
敘之事于時大漢至教誨可傳言過稽古右文之世當
作此書專在永元至篇末自言神明之後能知古義故
作此書而其用韻也凡四端分貫聯原為一韻冥明唐
中滂方為一韻傳元年申神幸瀟湘瀨門山為一韻能
才凝志辭尤之為一韻古人行文用韻不必義既盡而
轉韻故依字轉韻義固不盡也中字以入韻者以卦象
傳中與成字為韻以便初學誦習

說文校定本二卷 咫進齋叢書本

國朝朱士端撰士端字銓夫寶應人道光戊子舉人右翼
宗學教習安徽廣德州訓導博雅耆學游高郵王念孫
之門於說文用力最深有說文形聲疏證多攷證舊籍
隸楷變遷之失又謂許書經陽父二徐改竄六朝本不
可見唐本不可得後人又改二徐本而益其真仍就大
小徐本參校同異擇善而從意存二徐本以存許書不
改原文間有心得祇存案語大指有四一據鍾鼎古文
以較許書古籀之版本為辨一折衷近世儒者所言六
書之義研求義例以正增刪改竄之謬一據許書正
經傳之偽誤並即許書中凡讀若一曰之例以形聲通
假一即許書引經書出互見之文據厥師傳授受溯原

述本得其意指依二徐篇次上下十四篇叙二篇成定
本凡三十篇嗣以卷帙繁多擬具大略視原書不足十
分之一要其精粹畢在姚氏刻書時迄寫上下諸篇合
為二卷其謂許書解本字之義經傳多假借之文庸成
注經每破假借讀之並非改字凡經傳謬誤之文或以
形近或以聲近形聲明而經傳謬誤之文皆可正以書
之例形聲十有八九故凡从某某聲从某某省聲从某
从某某省聲或取古籀為聲更以讀若相比况即重文
或體而取形聲大徐不得其說或刪聲字小徐本存聲
字較多古籀或有形或省聲或形或聲或省或形不
省聲或形聲並省求形聲必以許書為主臬案得諸石
臧氏諸論為多所與往復辨難者則陳宗義汪喜孫陳

輅俞正變感相陳湖也

席氏讀說文記十五卷借月山房叢書本

國朝席世昌撰世昌字子侃常熟人惠氏棟著有讀說文記謂不第形聲點畫足攷制字之原其所訓釋實佐毛鄭諸家之所未備其所徵引又皆魏晉以前真古文一句一義皆為今日讀寶世昌推廣其義例先辨形聲字句之體次別古省通借之義其中訓義及所徵引皆根柢漢人經注及馬班二史周秦諸子更參玉篇廣韻諸書一疏證許書之所難解而他書可相證明者二補漏他書引說文而或多或失異于今本者又此部未備而他部注中確可移補者三并誤注文為後人附會竄亂而確有可據以證其謬說者又六經字可據說文推得其原而校正者四異義取馬鄭諸儒之訓詁與許君不合者旁記側注未就而卒張海鵬其從舅也屬同里黃廷鑑勘閱南訂逐條錄錄舉本文吹列疏解刻入叢書廷鑑序稱其正自來傳寫之訛糾二徐附會之謬即惠氏之說亦有不盡從者其例言謂字非古而後人習用故祇見于注而不錄其大不得緣注中字疑說文之缺其中亦有應有而缺者不可執一而論注字與本字不同如郃字注云左扶風釐縣是也者存異字也蓋古今相傳即或作釐漢地志后魏封釐師古曰釐讀曰郃釐雅非本字而流俗相傳故注中及之字有本義不如此而後人借用通用作別訓者許君子本字下明古訓而于他注中仍俗訓如錢字注傳也古田器而于貝字下云秦廢貝行錢一以明古義一以俗解故注中尚有

从俗之字不可妄改亦通論也

說文逸字二卷天壤閣藏書本

國朝鄭珍撰珍字子尹晚號柴翁遵義人道光丁酉舉人
官嘉善縣訓導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卒程侍
郎恩澤嘗詔以讀書不先識字何以讀先秦兩漢之書
於貴州賓始為許鄭之學許君記十四篇字數以徐鉉
本校之文多于九千三百五十三者七十八重文多於
一千一百六十三者百一十六解說以於十三篇三千
四百四十一者萬七百四十二是解說脫漏而正文有
羣經附錄臣校定增十九文偏旁逸者尚三十七段亦
頗補逸取鉉增者五文又別增三十六而自集韻類篇
上溯唐已前書引在今本外悉夥是正文脫漏與解說
等珍求聲音文字之原見段錢諸老書證義其備而補
正端脫未有專力為者以古書傳世久遠勢必為闕但
萬五百字同條更理其從母之字遺去似多六損然於
經字正俗分隸本原所關已鉅至於生子之文或僅孳
一二或乳及數十一或見遺有子無母尤不可也而言
說文者但遇所喜不曰某當作某即曰某書當誤引於
明明誤脫之本必強為回護牽就濫覽條記再四推證
審知漏落依部分錄得凡百六十五文謂之說文逸字
係以解說偏旁所逸本書可定猛取他徵外百二十餘
文益有憑證復有傳本誤旁楚金寬衍鼎臣誤增及諸
家引他書冒許或引者偽改不應今本為改不應所引
今行韻譜闕入俗書且三百文不為闕入又懼觀者以
補正缺失執為議端命子知同明其所以不錄之故為

附錄一卷莫友芝後序謂許鄭兩大儒鄭君說字與許異而不得謂為非古使鄭君採筆記字與許必多異同程侍即見子尹初稿即言欲粹漢已上字不謬六書者別自為篇以輔許作傳即及子尹皆不及為此與段善脣揆尚書異文謂許君一人之書不能盡天下之字顧澗蘋謂說文一書不過為六書指示發凡字義原不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成皆通論也

說文新附考六卷 咫進齋叢書本

國朝鄭珍撰說文新附四百一字多非古有此多即為說文好古者又不別其為譌恩韞變概俗之不屑道王玉樹說文指字考附一卷為大輅推輪鈕樹玉所撰加博辨而仍有疏舛珍以大徐所附十九例是俗書其采自經典者不無一二為三代正文推著其別于漢或變增于六代之際使說文正字聲然顯出逸者詳前考中不復出姚觀元序稱其引據切洽條悉條貫於文字正俗指其遞變而由闡發宜例大端扶摘近儒師心端節尤中榮當條之末附厥類同聲訂以鈕氏於小學原未深造不守偏旁聲韻讀以談古今字任意摭摭影射其綱領尤失所主名考新附諸文詰訓音切十九取諸唐韻鈕作既獨標正文刪除本注又逐字後全列玉篇備考唐韻至下已說了不關徐氏因之於徐氏音義之是否與異同唐韻者置不一辯茲偏全列篆注校以唐韻疑者仍之而舉正其音值之不合古切與徑誤者援引燕談蓋錫兩世數十年之攻討盡證俗之能事矣觀元議其桂漏有宜補直者數事手校付刻

說文舉例一卷許學贊刻本

國朝陳琰撰字聘侯一字恬生嘉寧人道光甲辰舉人父令華進士詩產為潛研入室弟子楊家鼎精於書數謂錢大唐云說文有舉一及三之例有連上義文句讀之例嘗本其說作羣經屬句舉例如詩之終善且有終和且平而知眾穉且狂之眾當為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而知自土沮漆之沮當為徂春秋傳此之謂甚矣仇之謂甚矣一之謂甚登之謂甚知書各有例在好學深思克舉其例耳因作說文舉例首舉錢氏二例次說文有解字中存古文而不列重文之例次說文有以形為聲之例次說文有前後互異之例次說文有讀善之字或取轉聲之例次說文有傳經有不顯著書名之例次說文有傳經有以經文證字義而所傳經並非其字之例次說文有傳經有取經師說之例次說文有有異文皆經典正文之例次說文分部有兼形聲會意之例次說文分部有非某之屬雖从某而分歸諸部之例次說文分部有不以省文之例次說文有兩部並收文異義同之例次說文有用偉書說之例次說文有本有之字而世俗借為他用者次說文本有之字與今俗字俗音義不異者次說文解字中所有字不見於正文者次說文有誤傳經文者而以說文分部有有母無子之例終焉同里葛其仁稱其所著諸書皆後人所未及陳氏壽祺常謂說文引經之例有用正訓用次訓有字止一例引經為假借者有上下對文輒隨字類繫者有一句數字

輒隨字類繫者有不著經名實用經語實係經字者有引某說即係經說者有散見於它字讀法中者可與是書並觀也

徐松說文段注札記一卷集自珍說文段注札記一卷桂馥說文段注按二卷長沙葉氏刊本

國朝劉聲陽輯聲陽字原生湘潭人諸生道州何氏所藏說文段注為大興徐星伯故物星伯錄其定本說於上自識者以松按別之共七十三事徐識語略謂其受外祖氏學而有所發明故錄之其校有記段口授與成書異者有申明段所未詳者亦有正段失者聲陽條而錄之凡有松按別為一紙叙謂讀其氏抱小篇知其遺於小學學出金壇段先生已夾雜詩而前學本段金沙此自諭其子也桂未谷說文段注鈔一卷補鈔一卷六聲陽所校錄各條按語有糾正有申長沙葉德輝得之京師原有三冊其一為宗室伯芳祭酒所有乃鈔段注上

半部此二冊得百五十事蓋叙謂其於聲音訓詁之義互相發明尤為有功許氏因並刻之星伯謂說文解字六篇內有數葉無讀者乃有所改定更刻之余見字卷所讀初刻本皆有讀聲陽謂其云此編篇係阮尚書先刻之本故有讀謂篇中每句刻點也系部綴或作祇段注祇訓通以其音同在十六部而得其義凡古語詞皆取諸字音不取字本義皆假借之法也字卷謂王氏經傳釋詞一書無訓詁之所以然言其已然之迹而已蓋取聲者無義即其義古者未有形先有聲而及其有形也則不為一語助而造字故語助各有本義凡為助者皆假義又謂假借之根在聲音未有聲不類而可假借者故王懷祖伯申說經皆以聲說之是也此說甚精固

部碎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段注以疊韻為訓一曰酒清也段注此別一義漢書為清之誤若今碎雙碎蝦之類未谷謂禮法之碎如量而止不繼以淫毛詩所謂不碎無歸既碎而出皆是物也孔子所為不及亂者亦以此又云一曰酒清清者亂也則詩所謂壹碎日富載號載呶是道也韓詩所云齊顏色均眾寡亦即此許於醒下一曰醉而覺也即此解前一義之說又於釐下云酌酒也此碎則謂淫酗之碎也即此解後一義段君欲改酒清為酒清似失之洵可謂金壇之詩友矣

六書說一卷小學類編本

國朝江聲撰聲字經傳改字辨誤阮氏庭吳縣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被六品冠服六書之說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一見班孟堅藝文志一則許慎重說文解字序聲學於惠氏精小學以說文為宗著六書說一首以六書中象形會意諧聲三者是其正指事轉注假借三者是其貳指事統于形轉注統于意假借統于聲既而可識察而見意則指事者指其形也依形而製字為象形因字而生形為指事同意相受則轉注者轉其意也合兩字三字以成一誼者為會意取一意以緊數字者為轉注比類合誼以見指揮言會合其意也轉注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茲茲注立字以為部首所謂建類

一首取一字之意以緊數字所謂同意相受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謂一首凡某某屬皆从某即同意相受假借者循聲而借也諧聲者定率所以而後配以聲聲在字後者也假借則取彼成文而即仍其聲聲在字先者也以事為名即轉注之同意相受以配合之字為聲所謂取譬相成也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除本誼之外皆假借也錢坫謂轉注之說自古無定解得此足以破其的載氏震六書論謂世遠學乖罕觀古人制作本始後唐徐鉉謂諧聲最為淺末宋張有以指事為加物於象形之文諸家紛紜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不可指則會其意不可會則諧其聲最後蕭楚諸人謂諧聲為轉注蓋轉注之為五訓失其傳且二千年矣聲是書

手摹動石其說轉注實前人所未發顧廣圻常依拓本重墨于版圖講求六書者所當研究也

小學說一卷 吳氏遺書本

國朝吳炎雲撰交雲字得青號客槎嘉定人歲貢生并力
研經寄假館錢少詹事房守齋得發所藏書讀之聞見
益廓於許氏說文探索義類時能發前賢所未發錢少
詹嘗采其說入養新錄所著小學說于字因聲制聲隨
誼轉之所以然無不曲盡王宗濂序謂文字之聲各肖
其文其字而清濁緩急之異說文諸部有兩讀四讀如
逆讀善拾又若郢因讀善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善治
一曰讀善整正古文以為詩大正字亦以為足字或曰
胥字一曰足記也者數十字其實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皆然特以世俗通曉不著于篇徐鼎臣較定說文不知
諧聲之有正有轉往往刪去解中聲字先生遂于形聲

如太讀他達才二切卜讀博木蒲木北教布交諸說即
說文逆正二字之例其他亦並剖析與賡畢達許君引
而未發之指宗濂亦向有是正附于下方如謂其於說
文駢驛二解似尚未達凡使人奉書以轉達曰傳故傳
易誼以人事專六寸簿即所奉之書而使人所乘之車
亦即名傳固緩急之通名也左傳言駟言遽似有分別
當是按程為駟兼程為遽日夜更代日日重疊有不連
屬而實連屬之意日行周繞地一周其行度有常駟當
且兼以三誼畢吏將日捕畢人說文訓司視譯保者尋
絲之端諸皆多連屬意但有尋覓意則驛乃秦漢字耳
故許君以秦漢之置驛解之駟解云驛以今字訓古字
古駟用車故又別之曰傳也以傳之名最為古也其急

疾者曰遽或曰驅昭二十年傳乘驅自闕入所以別於
尋常之傳也孟子置即舍舍即宿古者傳遽國中與四
竟互相傳報而已故曰置郵郵乃竟上之置非有二也
祁奚乘駟以傳召伯宗猶今道遠者得假驛焉今公文
不論緩急由驛發遞者皆謂之驛遞驛遲駟疾俗儒之
俗說語極精核

轉注古義考一卷 蔣氏求實齋刻本

國朝曹仁虎撰仁虎字來應別號習菴嘉善人乾隆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諱書能貫串精於攷據以轉注之義既曰達類一首則必其字部之相同而字部異者非轉注也說文於轉注備舉考老以起例而考字從子得聲則必其字音之相近而字音別者非轉注也故轉注近乎會意而與會意不同轉注者以此合彼而不離其原會意者以此合彼而各自為義轉又近乎諧聲而與諧聲不同轉注者彼與此屬同意諧聲者一主義而一主聲轉注又近於假借而與假借不同轉注者一義而有數文假借者一文而有數義宋以後或混入於會意或混入於諧聲或混入於假借近世又有執訓詁以論轉注者條列諸家之原文而論其立說之同異辨其所易混者而轉注之本位自出許氏引考老二字謹轉注義務屬切韻韻之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本非許氏之旨趙宦先六書長要乃誤以左迴右轉為許說此書極辨其誤餘亦多所是正戴氏嘗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由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為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為注互相為訓古今語也別俗異言古今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達類一首同意相受大抵造字之始指其事之實曰指事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之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由是數字共一用者其義轉

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依於義以伸伸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其說頗與仁虎殊異學者可當參證也

六書轉注錄十卷 粵雅堂藏書本

國朝洪亮吉撰劉歆班固鄭眾皆曰轉注猶言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文翰互受也說文老考也老考也是謂轉注有同部為轉注者亦有異部為轉注者有錯綜其辭者有個紐其辭者晉衛恒曰以老注考宋毛晃亦曰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語本自明亮吉究心小學以六書自諧聲外轉注最多惟轉注可通訓詁之窮轉注又半皆諧聲刺取徑傳中轉注之字以爾雅說文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為個旁及訓詁之書迄於周隋以盡其變一曰爾雅本書轉注爾雅與各書轉注二曰說文本部轉注說文別部轉注說文與各書轉注三曰小爾雅本書轉注小爾雅與各書轉注四曰方言本書轉注方言與各書轉注五曰釋名本書轉注釋名與各書轉注六曰廣雅本書轉注廣雅與各書轉注條索理貫若網在綱意以爾雅以下一切訓詁文翰互受無非轉注而且轉注可包假借學者不知轉注則不知假借與比雅同時編纂自叙稱八卷陳慶鏞序稱十冊任崇曜從亮吉子銘孫求浮此本卷數與陳序合蓋後來更定之本也亮吉謂以易言之象及說卦云乾為天行健乾天也乾健也繫辭云易者象也者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以及序卦一篇皆轉注也慶鏞言經典中有云之為言者如禮記躬之為言者譚也春之為言春也有云之言者如孔子曰貉之言

貉貉惡也狄之言淫辟也有單云者如論語政者正也孟子序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有云猶者如許書不下云一豈天也爾下云爾爾豈靡靡也爾下云豈豈爾也而曾下云曾益也曾即增見下云匕合也匕即比旋下云允進也允即執也是又以假借為轉注矣爾雅訓義為始假或為才也毛傳訓瑕為遠假瑕為遐也其說是相發明

小學鉤沈十九卷 光緒甲申重刻本

國朝任大椿撰大椿有釋詁已著錄施朝幹撰表稱所著書有小學鉤沈二十卷實十九卷卷一為倉頡篇卷二為三倉附三倉訓詁卷五為凡將篇古文奇字郭訓古字奇字勸學篇聖皇篇卷六為通俗文卷八為聲類篇卷十為古今字詁林卷十一為聲類篇卷十二為辨釋名韻集卷十三為雜字解詁周成難字小學篇字苑字指音譜卷十四為纂文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十五為纂要廣倉卷十六為字統韻略證俗音文字指歸切韻卷十七十八為字書卷十九為字體異字苑字類字設古今字音聲譜謹俗文字異字音鉤沈起滯於漢魏六朝小學佚書纂輯略備嘉慶二十二年山陽汪文端廷珍跋謂前十二卷王懷祖子校梓後七卷未及校廷珍屬懷祖子伯申刊其訛誤以成定本附有彙語詳稽古訓校正為精大椿學於大興朱先生筠文勤搜典冊制度名物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

官祠部時欽下居近其家竭日力做藏書誦習後為四庫書館纂修四方奏上遺書從而鑑定所業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字林攷述八卷 燕禧堂五種本

國朝任大椿撰北史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表曰
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
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
編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隋志字林
七卷晉強令呂忱撰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
護國恭讓直齋書錄解題字林注五卷太乙山
僧雲勝注今均散佚大椿以唐六典書學博士
以石經說文字林教士張瓘以為說文之亞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字書傳世者莫古於說文玉篇而字林實承說
文之緒開玉篇之先明修永樂大典時之書亡
佚已久字林石傳則許氏以後顧氏以前六書
相傳之脈中闕弗續爰參叢典墳魚及二藏音
義蒐羅綴集累歲年忱書體例略見於茲諸家
異多所考鏡凡文字有五百於原書存十之一
二編次皆從說文部分以陸善經新字林五卷
於此書多所補益其書亦已并附於各部諸家
考證未及載內者逐條彙集附刊下小山所藏

記三十八則並刊於本書之後程氏瑤田書後
歷舉數十條謂誌上證說文下證玉篇然則字
林之初作也實足補說文之漏略而為玉篇之
先聲則今日於攷述之餘為之拾遺求亡其功
有甚於初作者更在於是以訂說文玉篇轉寫
之謬章實齋謂訪君屬疾延見臥所則方輯字
林述文數見楮墨紛挐枕席間自序謂載籍極
博耳目易窮有俟於補遺正誤初不以攷述
者限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今本倉頡篇三卷 岱南閣叢書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字季述號洙水又號伯淵陽
湖人乾隆丁未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散館改
刑部主事官至山東糧道沈潛經術博極羣書
勤於著述秦相李斯作倉頡篇七章首始有倉
頡句遂以名篇漢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費
鯀作滂喜篇晉張軌合為三倉或作五倉漢同
里師以趙高爰歷六章胡毋敬博學七章併於
倉頡篇合而數之也徐鉉以三倉之書皆為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星衍輯為一書以倉
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七略列之小學楊雄班
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
楊雄班固杜林即倉頡篇唐人引倉頡三倉多
雜及語實出郭璞三倉注為多或亦名張揖依
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說多不可別謂倉
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後
吳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
小篆漢魏隸書盛行傳西者或肆其本今附見

諸部旁注正文倉頡者許君所據特成于眾手

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有異于說文者
有謬于說文者有長于說文者用說文部居博
采羣書粗具條理乾隆辛丑刊於西安閱五年
所得益多又以篆刻篆體不通於俗遂復刊於
大梁畢沅序稱其以凸為古之振廣韻銅匱為
銅匱之振廣雅雅艱為難之振論衡為難之振
說文廣為廣之振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
說甘泉黃奭議其以三倉附倉頡篇為一書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如任子田以倉頡篇及林杜三倉訓詁倉頡
解詁張軌三倉張揖郭璞三倉訓詁三倉解詁
張揖揖倉頡篇倉者自為書體例為善其可商
者如鞠毛丸可蹋戲者曰鞠蹋鞠兵勢也所以
陳武士簡材力也巨六反一條見元應一切經
音義是郭注而孫誤收為倉頡篇繫精米也今
江南謂肺米為繫音賴一條亦見元應音義是
三倉注而孫又誤為三倉寬廣也一條見玉篇
是倉頡篇而孫誤以三倉當之歎恐懼也一條

見諸法行經是埤倉而孫亦誤以三倉當之然
亦有孫本采集而任本失載者要之倉雅遺書
亡佚已久里衍善解六書蒐攷橫博為好小此
家所行用也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 嘉慶九年刻本

國朝阮元撰商周鐘鼎彝器其造作之精文字之
古非後人所能及以之校勘經傳較宋刻元鑄
漢魏六朝碑版所得尤精文達嘗于伊墨卿告
金拓本見一戟其刺直上出于秘端与旁出之
援繁之正中乎短且刺与援長相同以為考工
說文之證見山西劉師陸所藏古銅匕首其柄
上有卽匕字旁一小枝之所以象形者古匕以
棘桑為之當如此形特柄長可以挽於鼎中謂

詩大東匕以棘禮記匕以桑說文篆作匕亦象
形得見匕首可知匕形錢坫陳均得古鈎柄其
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吹之其聲噉然
其蓋上之臚作四出長鬚形此臚之所以名臚
獵獵然如長鬚者乃考工鐔臚命名之本制本
形在子書所謂鈎夾即臚也以其夾鈎身也戰
國策馮煖所彈之長鈎即夾也臚也左傳所謂
長鬚者相即其義也并目驗手摹作為圖考載
之集中是書以所得各拓本屬平湖朱為弼編

定審釋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可
補經傳所未備偏旁篆籀之字可補說文所未
及錢塘嚴杰謂如虎父丁鼎辨亞字乃兩弓相
背非兩已相背子變兒航云不得以儀禮少牢
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兒航而遂以航為罰爵類
皆精確將刪誤經傳者輯為二卷刻入學海堂
經解中惟未及篆籀文不便學者文達堂就宋王
復齊所藏鐘鼎文別為款識一書其中如周師
旦鼎等公鐘較詳於是編

修篆分韻五卷 自刻本

國朝桂馥撰篆書八體五曰篆印漢定六書五曰
修篆修篆所以摹印屈曲周密有綢繆之象故
曰修篆作篆韻者有王楚薛尚功之鐘鼎篆韻
徐鍇之說文篆韻譜李燾之五音韻譜聊蒼紫
宙有錄無書夏竦古文四聲韻真偽雜出他如
金石韻府正韻篆六書通篆文集要之類更雜
而不倫而修篆尤絕無專本韻精研六書少時
為嗜古銅印秦漢而下官私符所見日多因集

印文依廣韻次第類聚而詳考之朱竹君學士
謂可補八體之一乾隆己酉開雕海甯陳鍾為
之繕寫嘉慶丙辰復成補遺五篇汀州伊秉綏
手書監刻馥工篆印嘗謂篆印變于唐晦于宋
迨元吾邱衍作三十五舉始從漢法元以後古
印日出衍不及見近世流弊亦非衍所能逆知
因著續三十五舉一卷知篆刻印章雖稱小技
而非深于篆籀之學必不依精也

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 嘉慶十五年刻本

國朝邢澍撰澍字雨民號佺山陽州人官知府宋

時人以金石文類編字體者有異機字原劉球

隸韵洪适隸韵等書要氏之書於文字異同隨

字附注於古音古字多存梗概 國朝顧藹吉

合漢魏晉金石仿要氏之例廣為隸辨一書詳

載出處字句較之宋人所見已多闕略亦有金

石之好字長興時上孫淵公有寰宇訪碑錄之

刻以顧氏書祇收隸體未及六朝以後且於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漢藝法未詳因攷定金石著其文字之異統以

平水韵為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嘉慶錢大昕

通六書之學考正訛俗究篆隸正書繁省派變

之原陸常駁其言論書中多用其說何元錫亦

稱其詳時代以定真源辨歧分以識正體為小

學家不可少之書非廣特奇字搜求隱僻自遠

雅馴者比也

汪本隸釋刊誤一卷 士禮居刊本

國朝黃丕烈撰丕烈字紹武號莧園吳縣人舉人

宋洪文惠隸釋二十七卷為誤所必資錢曾謂

徐鉉仙有宋槧本甚精妙後歸毛青城載歸蜀

中錢塘汪曰秀得傳是樓鈔本讐校重刊頗補

正萬歷戊子王雲鷺本之譌脫丕烈取所藏崑

山葉氏舊鈔本借貞節居袁氏鈔本補全復借

隆慶四年鈔本勘正其本皆與元泰定乙丑槧

隸韻同而遇宋諱字則缺畫蓋仿宋槧所鈔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顧廣圻訂諸本之異同取要彥復發漢隸字源

為證一畫之異必謹識之葉本吳汪刻者與字

源最多吻合知文惠原書字體纖悉依碑而汪

本則失之遠也不烈常論文惠妄于考史而疏

于謹經彥較長于體勢而短于音訓錢大昕謂

字原入聲屋部滂字下云費鳳列碑虛白駒以

一義作逐逐當是逐字蓋用白駒詩勉爾遐思

之文費碑元懿字謙虛白駒以避阻兩句皆五

言要氏以虛白連文似失其讀且誤逐為逐以

丕烈之論為然段玉裁亦謂洪書時多誤讀如孔彪碑永永無折折即根字而讀為涯陳球後碑媽滿總虞滿即滿字而讀為油唐林頌栢掩難化栢掩即拔危詳集約末姚二約而云音布危之類蓋於六書音義未深之故廣斯因謂當發疑正讀彙為一編而并條繫件綴其所以意校定者於下丕烈此書意在復舊本面目有他說而不涉舊本則弗及也

蜀清館金文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國朝吳榮光撰榮光字伯榮號殿垣又號荷屋南海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湖南巡撫署湖廣總督降福建布政使尤好金石文字積有所得金文以龔定菴精研篆籀付之校訂復屬陳頌南敦佺成書吳子苾出所存以補其不足又抄得瞿木夫金文錢塘何夢華常熟蔣伯生兩家金文亦俱歸蜀清館與木夫之子申之檢校行款字數概依原本影抄鐘鼎至

古難定時代只列為南周至秦漢以後有年號可攷依次編入錢望即望則附款識之後以積古齋已有專書不必重複字畫間有異同或原銘未全者悉為補入其釋義攷訂如商元祀禮謂春秋今文家說孔子受天命變一為元制正月故春秋建五始今考孔子以前稟鼎文無以元年為一年者無以正月為一月者元年正月百王所同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與三科九指質家文家之同異無與董何兩大儒求素王所

祀姑不得其微言所祀姑而為之辭周景中孫
子敦謂此西周之世祭文王墓因與畢中之子
孫盟而畢孫子為器以紀之也史記大誓曰太
子發上祭于畢馬融大誓注曰畢文王墓所在
五禮通考言天子謁陵之典三代無之始於漢
章帝時梁府有上陵曲因謂古不祭墓誤矣周
耕皮父敦謂一月之文此僅見鄭康成說古語
曰二月當為一月不言正月者尚未定制禮
不得言正月也可見古者未定制禮不稱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禮部

治定功成矣則無不稱正月者不始孔子作春
秋此一月者何新國也周諸母鼎謂諸母為父
妾善君所生之母皆家以子貴配食于父父妾
非所自出及身祭之不世祭隱二年五年穀梁
傳為禮家所詬病以仲子為惠公母隱公祖母
隱公正宜孝享王母何得謬引禮家於子祭於
孫止之文以待父妾者待祖母皆能根據禮典
釋益經訓推卷一肅內言古謂商周皆有內言
之官卷四周伯矩鼎伯矩作寶彝用王言出內

使人謂毛萇豈民傳曰喉舌冢宰也傳意周無
納言之官宰夫宰百官之復萬民之逆故知仲
山甫是冢宰矣然則伯矩亦冢宰前後差互無
所折衷雅所釋說不同無妨並存然必注明何
人之說不當自相衝突如此蓋是編難出眾手
未能斟酌善畫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禮部

隸篇十五卷續十五卷再續十五卷

五經歲編附刻本

國朝翟云升撰云升字文舉掖縣人道光壬午進士官國子監助教廬氏文昭嘗謂隸生于篆篆有說文蓋集倉雅之學而成自程邈始為隸書而賈紡以三倉之書亦皆為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為多或譏隸為俗書所自始考邈元水經注人有教古篆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皆隸字則自周以來隸已與篆並行云升性耽六書尤嗜古隸以自

來集隸書者皆以韻分取所得金石以部領字以摹代臨其編字概準類篇類篇編字頗異說文而不寬亂偏旁之舊篇內部居式遵乎此類篇每疊見數部是書撰以說文各主所屬類篇不收同音假借之字茲仍據偏旁繫之本部而著其所通於終卷目錄取顧氏隸辨偏旁之意而引申之推本說文以篆為綱凡篆同而隸異者屬為副以通例以隸為綱凡隸同而篆異者屬為所據遺文為拓本為可信之撫本於諸著

錄家無所取書成後所集為續編續編垂成又有所得是為再續雖縣陳文慈亭謂別體駁文兩京不免此書志為著明偶有忽遺猶申緒論非所為信時復闕疑蓋盛稱其詳審也

據古錄金文九卷 吳氏家刻本

國朝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號誦孫海豐人道光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好金石文字多藏鼎彝碑碣漢魏唐鏡之文是書凡九冊為卷有三每卷又分三冊專集成周以來鐘鼎彝器款識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注并云款刻也識記也從楊慎說謂鐘鼎文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泊而凹曰識以象陰多據原器搨本及相傳舊摹本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以各器自具之字定為名數由文一二以迄文四百九十又七字各有釋釋各成文又間附以各家之說以流傳古文探討六書推闡經義為主出積古齋鈔清館二書後於阮吳訓釋頗有糾正鑿首陽識反書曰劉謂書顧命一人冕執劉鄭注劉蓋今鏡斧詩破斧毛傳曰鑿屬曰鈔木屬曰鈔釋文引韓詩則云鈔木屬鈔鑿屬說文金部無鈔而木部林一曰鑿首从木同毛義訓鑿同韓義此器正如今木工之鑿求聲字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劉音近同部得通用書之劉即詩之鈔詩之鈔即說文之補斧也鑿也鈔也皆同類故鄭訓劉為鏡斧許訓林為鑿首說文解字脫劉字廣雅釋器示劉刀也似即顧命劉字得此搨而字始明於杞伯盃謂說文銅小盆也廣雅銅謂之鈔說文鈔溫器也此器制似盆而鈔作盈古者制字召兆多互用說文鈔或作鈔又或作鈔籀文又作鑿說文鈔大鐻也又引張微鐻謂之鈔廣韻鈔淮南呼鐻方言刈鈔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鈔假鈔為鈔毛公詩傳已然故應許氏于鈔下引一曰田器以明假借之義于錢下即本毛傳為說于鈔下乃特著鐻訓鈔為大鐻借作鈔鈔為溫器又別作盈亦猶盤之古文从金籀文从皿於選尊謂鉢市即鉢鉢玉鉢一命溫鉢鄭注溫鉢未黃之間色所謂鉢也士冠禮鉢鉢鄭注溫鉢也士喪禮載鉢鉢鄭注一命溫鉢是也鉢之義有二一曰染韋一曰鉢一曰茅蒐染鉢一染名与爾雅一染謂之縹同惟縹為一染通名

棘从韋則為染韋之名其所染者茅蒐茅蒐即
茹慮亦名蒨正字作蒨線與縕古音同棘與縕
縕古音近說文市部作鞮鞮或體作鞮市今經
傳通作蒨鞮也天子朱蒨諸侯赤市士無市有
鞮鞮市蓋早於赤蒨而尊於棘鞮於鞮季子盤
謂文與小雅六月皆紀宣王北伐時事六月倭
鎬及方至於涇陽此冠之來路薄伐獫狁至於
太原此冠之去路顧謂太原即北魏原州今
固原州地此盤文曰薄伐獫狁于洛之陽班志

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壘夷中括地志洛水出慶
州洛源縣白於山冠之來也至於涇陽蓋及今
平涼鎮原之界而止周之禦寇也于洛之陽蓋
駐軍今合水安化二縣境敵壘相距在百里內
其地廣平即詩所謂太原顧闕諸君之論此證
之義始大明蓋同時偏訂之人多長於訓詁音
韻精於攷證雅亦間有踏誤而大體較為賅備
光緒二十一年王文敏在南書房書畫進呈惟
校勘疏舛如同姓誤作周姓之類則其子重志

刊刻時未之審也

通俗文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魏書江式傳式上表云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篇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初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義者以類編聯顏氏家訓勉學篇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序乃引蘇林張揖皆是魏人且鄭及元以前全不解及語通俗反音甚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遠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雜

多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云其目竟不知誰製其文義允樞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云此書未知即是通俗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咸王琳任義雅記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誤叙次在梁沈約四聲字聲譜釋音韻英之下則隋志亦不以為漢之服子慎所撰唐志亦服書有李虔通俗文二卷初學記器物部每部一下引李虔通俗曰晉曰船音泊則阮氏七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雜

所言信有徵矣然唐人書中所引皆作服虔御覽廣韻或謫作風俗通又作風俗論文選嵇耕夜琴賦嗚嗚終日李善注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嗚嗚嗚鳥沒切喙巨略切名雅不同要即一書也左傳釋文引通俗文腋下謂之脅威鎬堂謂據顏氏家訓知北齊時通俗文題云服虔以為即東漢注左氏春秋者魏江式表次在揚雄方言之下張揖埤倉之上則亦以為漢之服虔也晉中經簿及七志云其目梁阮孝緒七錄始云李虔造試合隋唐志攷之則通俗文一卷服虔誤錄通俗文二卷李虔誤為當有二書不可并一抑史志有誤乎顏氏謂河北此書家藏一本並云作李虔者與阮錄亦不合殷仲堪引服虔俗說當即此書訪正義于行葦韓奕西徵皆曰服虔通俗文至其世先于蘇張琳然以前未有及切此類抵牾疑出後儒附寬又顏謂或近代更有服虔則未敢定必于夏易傳本韓嬰之字後人誤以孔門弟子當之此書亡于

唐李貞觀初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采撫頗富
茲復廣以羣籍參錄之庶有裨于小學家書曰
昭氏仍其舊也鏞堂輯本未見不知視國翰本
何若小學鈞沈輯有二卷中有懷祖校正語可
補是本所未詳也

汗簡箋正八卷 廣雅書局 宋本

國朝鄭珍撰宋郭忠恕汗簡集七十一家法前列
其目字下各分注之上中下各分二卷卷末為
略叙及目錄後來談古文者輒轉援據大抵
從此書相取鬻錢氏大昕嘗謂三代古文奇字
許書猶存其略其引據經典皆用古文說間有
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
數字且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
固已作籀體矣古文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
銳材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
妄指說文為秦篆別求所為古文而古文之亡
滋甚汗簡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
郭氏不推其本及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說
異不合說文者未敢深信珍以潤亂許學而偽
託古文者在本書有徐氏新附在本書外有汗
簡自宋已還咸稱新附為說文與許書君正文
比已自証感奇字莫詳於汗簡而謬俗實多詢
其奇倅者至推為遺秦所劫盡在於斯而反命

許書為小篆先成說文攷附以新附之篆不過
舉漢後字如諸先秦猶屬經典通行習用識者
辨其非古求得本文則已無他誇汗簡歷采諸
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託託
襲輯錄猥加之自為裁製變易形體不必其出
處有然即或本非俗造舊有自來而世久傳謠
動成歧異至有前後差互觸目榛蕪偶有真書
出許祭酒網羅之外編中正字彙亦可指屈無
補於全文之踳駁扶其底蘊為之箋正揭真確

所由來推本詳證各得所當予如同依例補苴
校字付刊使讀者知為古篆編之學當先求許
氏書鍾鼎雜出可采者十之一至如岫嶠文勝
公石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當置不道此等書
亦不可漫為所掩也

隸通二卷 南陵徐氏刻本

國朝錢廣曾撰廣曾字

嘉定人其書據武進

費氏傳鈔本校刊自序以不通二篆不能作隸
漢人用字例每多通假雖素平象形會意之原
猶得求依聲托事之理取金石刻通假之字依
說文分部類為一編並取各書常用之字不載
於說文者攷其本體及義可相通者下一字以
別之略載變省各體永刻過甚雖出漢碑仍從
槩索名曰隸通諸研家學素所服習中如孫耕
碑陰孫弘勅隸辨以碑有孫時祖孫世祖孫林
祖孫孟祖孫元祖諸人疑為祖字是正是借究
未敢定舊疑孫之變劉衡碑除舊令漢書周勃
傳封條侯字作條師古曰地理志作條今志作
脩應劭音條其字本當從條故從條讀脩當舊
之誤吮當作充即沈字曹全碑有充牣之仁亦
充之變慎變作慎隸辨泥於从貞旁以為真貞
異音云不敢定為慎其實變省从貞非竟从貞
也隸書變省篆文往往形同他不可泥視也辨

訂均見允當其陳球碑端滿從虞後段大令之
說費鳳別碑虛白駒以導未用竹汀唐事之說
是書作于同治己巳靖江學舍自言衰朽健忘
亂後多書有待於充類也

復古堂款識學十六卷 同文書局印本

國朝徐同柏撰同柏字壽威號籀莊嘉興人貢生
居古履仁鄉為同里張廷濟甥研究金石說古
文形義舉證經史時有心得著復古堂款識學
十六卷款識均依原拓雙鈎釋文為其子士燕
所傳同時藏家如同里沈氏雪浪齋張氏清儀
閔葛氏珠谿草堂王氏對山草堂張氏古邨書
屋張氏古石羊金樓王氏寶盤齋張氏銅菴書
堂葛氏谿陽詩屋嘉興錢氏味香軒方氏壺雲
閣寶敦齋秀水氏三斗銷齋姚氏鐵如意齋
海鹽吳氏張氏石鼓亭寓金堂海昌蔣氏夢華
館陳氏十三溪鏡齋蔣氏別下齋揚州秦氏長
白斌氏壽金盦陽湖孫氏平津館徐氏錢唐夏
氏曉東瞿氏清吟閣石門蔡氏碎經閣荔香室
汀州伊氏諸城劉氏清愛堂之縣州曹氏懷米山
房儀徵阮氏積古齋桐城吳氏濰縣陳氏寶盦
齋鍾鼎彝器皆得寓目海鹽吳氏據古錄多采
其說雖其中訓釋既繁時於創獲不免牽涉附

傳會尚書字於義通乎六書制爲乎三禮之指

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卷 同治十一年刊本

國朝潘祖蔭撰祖蔭字伯寅小字東鏞號鄭盦吳

縣人咸豐壬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工

部尚書謚文勤留心金石文字得有邵鐘四齋

傳史頌鼎臣侯鼎孟鼎善夫克鼎輯攀古樓彝

器款識僅成二卷自序謂慎擇詳審期於攷古

證經與萊陽周孟伯悅讓南皮張孝達之洞福

山王正孺懿榮吳縣吳清卿大澂相商權圖狀

釋文多執楷說篆釋甲忘乙之蔽於史頌鼎謂

徐福莊舊釋殊誤以丁子爲兩日以魯爲蘇以

澤友里爲一地名以百姓爲人名以顓命爲定

命皆非釋君百生一卽尤多謂於父辛甫謂初

清館所錄周鼎三尊文與此正同釋尊作𣥂又

以尊之義文連上作三并誤以彝字作在首行

末迴讀如古印文據史游急就篇傳會𣥂由

廣爲同祖三爲三諫相同胃子申夏得此器悅

然古器文字不可强識所謂考證之學推輪難

工陸事易好也周書顧命七兵戈之外考工不

言其制鄭氏謂戣瞿若今之三鋒方書中束矢
戣形函張文襄據以為說考戣瞿古金確詰自
嚴鐵槁見一器其柄有目形又一面亦有目形
合二目是目字定為瞿吳雲又得一器攷其篆
文定為戣尚書二物始知其形文襄訓釋此函
謂上象戣瞿形下三鋒鏃也或是束矢形下象
戣形兩形皆到語焉不詳蓋實未見戣瞿二器
耳

經典文字辨證書五卷 經訓堂叢書本

國朝畢沅撰自序謂作是書有五例一曰正皆說
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省筆此稍省于說文書
之者歸之為臆是也三曰通變易其文而不
于說文解字殊之為秋鯖之為鵠是也又孰不
能行于籀篆不得不從隸楷所行行之為齊登
之為壺是也四曰別經典之字為說文所無者
也然紉詭別而有據道最別而難依是亦有例
焉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聞或乖背義鄉壁
虛造不可知者是也究思典籍折衷南閣編討
別指以示專歸考唐顏元孫干祿字書無字分
俗通正三體其中如虫蟲畱園南商凍凍截然
兩字而以為上俗下正又如只古貌字而云貌
正只通匪之為匪畱之作畱蓋真是俗字而以
為通用宋張有復古編雖為信說文然所據者
乃徐氏校定本如榜環福韻甄劇劫辦球皆徐
新附字本為李陽冰所加而誤切為正文琵琶
乃攪把之譌而以為枇杷凹凸乃盲突之俗而

以為坳埵認古書作仞而以為詘妙古書作𠂔
而以𠂔果與突須與須形聲俱別而併為一文
兩家專以匡俗成編猶多謬誤沅初識元和惠
氏棟維與錢大昕載氏震江氏聲文糾辨時語
去泰去甚較之顏張諸家為能參之詳審之諦
也

音同義異辨一卷 經訓堂叢書本

國朝畢沅撰沅既作辨正書念經典之文多通假
借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數義之用皆緣
隸寫轉譌避繁文而趨便易說文解字所有其
音同其義同異者別為一編附于辨正之後如
求衷古只一字裳常古只一字紀襪本一字周
禮別為二權短本一字周禮別為二柄振本一
字俗別為二帥悅本一字俗別為二昔腊本一
字俗別為二皆列之卷尾據形著訓難而不泯

無侑名陵之惜也

汲古閣說文訂一卷 咫進齋叢書本

國相段玉裁撰玉裁有春秋左氏古經已著錄毛氏汲古閣說文初版往往同於宋本刻改乃全用小徐而所取者未必是所改者未必非玉裁與元和周明經錫瓚吳縣書上舍廷構編拾宋小字本葉鈔趙鈔兩宋本五音韻譜宋明二刻及集韻類篇小徐繫傳舊鈔善本盡得其刻改所據編為一卷節昌蒲也从艸印聲益州云謂本部之例曰義艸出吳林山人浸藥艸出上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苑出漢中房陵羽部翡翠下曰赤羽青羽雀也出鬱林何不言昌蒲出益州也此蓋以晒曰秦語退下曰齊語通下曰宋魯語宋下曰宋魏曰宋杞下曰齊人語又歸曰海岱之間謂晒曰睢眡下曰江淮之間謂晒曰眡睢下曰南楚謂晒曰睢皆倣其當字之末以著方言之不同是則益州云猶云益州語昌蒲益州呼節節五方殊語之不同也澣鄩澣海之別也凡說文或言屬或曰言別未部釋未別也謂別於未而亦未之

屬也此名海之別謂別於海而亦海之屬也凡言屬而別在其中言別而屬在其中周禮注曰州黨族閭比者鄉之屬別則屬別註言也河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與史記來右碣石入于海皆謂入于勃海非大海也此皆於全書義例融貫分明因以別其版本之是非與徒斷斷於字畫間者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文統釋序一卷 乾隆五十年刻本

國朝錢大昭撰大昭字晦之號可虛嘉定人大昕弟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 賜六品頂戴淹貫經史撰集統釋六十卷為例十一曰疏證以佐古義凡經典古義以及星象郡國山川訓詁歷律器用輿服制度宮室飲食鳥獸草木蟲魚之類見於載籍與許合者所必收也二曰音切以復古音徐鍾本音切用唐孫愐韻徐鍾本用朱翱所音又有五音韻補十卷錯所加也三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竝不知古音往往誤讀又許君言讀某者即有某音今註補正注中字有疑義及不經見者悉加切仿經典釋文之例也又說文本有舊音隋書經籍志有說文音隱顧氏家訓引之唐以前傳注家多稱說文音某今採附本字之下以資攷訂三曰攷異以復古本凡唐本蜀本引見於他書者及聲傳本音浦王司寇所藏宋槧本暨古書所引有異同者悉取以折中焉四曰辨俗以正謬字凡經典相承俗字及徐氏新補新

附字皆辨證詳明務合於古別為一卷附於本

書之後五曰通義以明互借凡經典之同物同音於古本是通用者皆引經證之六曰從母以明孳乳如完利髡髡玩阮阮阮完龜阮阮阮冠等字皆以元下注云从此君子之隨母以明孳乳之本許君亦有此例也七曰別體以廣異義凡重文中之籀篆古文奇字皆有所从其有西風其有部見所及而許君未言者亦略釋之經典兩用者則引而證焉八曰正謬以訂刊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凡許君不收之字注中不應有此皆傳寫者妄改又字畫刊刻脫誤者茲校正之仍云舊謬為某今據某書改正不敢憑臆臆奪筆也九曰崇古以知古字為鳥部鵠鵠鵠之類經典亦有不以鳥者此古今字耳今於某字下注云古用某十曰補字以免漏落如由希免品穉秋留新界叔奔佐產籃福馬馬諱劉游燕執紼紼片余也起粹幽音世夷坐院阮基串三十九字从此得聲者甚多而書中脫落此字有子無母非許例

也今酌補之亦別為一卷附後於許氏本注升
為大字而仍用楷書於自撰統釋附於分行而
比諸經疏原書未刊此其序也

說文原集注十六卷 乾隆戊申刻本

國朝蔣和撰和字仲猷號醉峰金壇人 欽賜舉

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官學正說文解字

十四篇其叙目凡五百四十部以母統子次第

相生唐李騰集李陽冰篆書書之貴耽題為說

文字原刊石滑州見崇文總目宋僧夢英所書

咸平二年立碑長安學中少師承多繆體畢氏

沆盧氏文弼常指摘其失和依說文部叙採取

諸家注解分為正義別義借義辨正成集注十

六卷附其父驥祖振生之說並撰字原表一篇

表說一篇其為表分別部居支節相貫橫而有

直上下相蒙以三字示仲字象中也既直又

橫會歸成部以王字玉字俱从三部而采字半

字俱从八部也篆體或疊出如口部品之下為

龠龠之下為冊也或因類相生如口部有言字

因言而生聿部又因業而生艸部也或一字分

晰數體如教字之下卜部爻部左右相蒙也高

字之下門部京部上下相蒙也善意聯形斷界

部相隔難以了然者加圈識之平橫溯源因爲
接脈以虛求實得相因遞轉之由爲士字从王
省上畫會意而一从一而縱之也又爲目之連
類爲鼻而日之連類爲月也分類相次一格之
中各有部領又加直畫界明以示不與艸爲類
艸不與牛爲類也於橫格中仍分直行順其高
下亦與原文相合其表說謂近尋說文叙目之
由共分五則上天下地人在其間萬物包舉終
以支干至理循環始一終亥復陽指眾解探索
古文以理相推因物求類類有部領領有所屬
遠近順逆俱得通會王莽友亟稱其書列所著
說文釋例中而爲之訂正益精密矣

說文偏旁攷二卷 聽雨齋刻本

國朝吳照撰照字照南號青芝山人南城人乾隆
甲辰揭嘉定王西莊語以偏旁之學如六書之
法衰於隸求古人制字之意必求之說文而偏
旁之意不明則說文不可得而通因手自摹寫
纂輯成書顧諱去隸辨于四聲之後另列偏旁
爲一表依說文編排指其正變譌謬第其書專
爲隸而辨篆文轉錄于隸下是書首說文次重
文古籀次隸以說文爲主凡原流之故變失譌
舛之由繆析條分繁述具見如謂洪範曰貞曰
悔說文悔作舛从卜每聲後人混作心部之悔
舛字遂廢不用昔者之首从艸音牧與从艸者
不同今俗書相混無別說文豈部豈字下引虞
書曰平豈東作隸變以秩代豈豈字遂廢亦間
有考證自序謂歲之家塾以訓子弟云

形聲類篇五卷 大亭山館叢書本

國朝丁履恆撰履恆字道久別字若士晚號東心

武進人嘉慶辛酉選拔貢生歷官績榆縣教諭

山東肥城縣知縣說文六書三曰形聲鄭仲師

作諧聲說文作形聲見周禮疏音書衛恆傳魏

書江式傳漢藝文志注封氏聞見記皆引說文

三曰形聲金壇段氏謂指事象形其形也形

聲形其聲也形聲如班志言象聲得其解矣履

恆研綜文字音聲虛古弓段著廣雅莊孫琛張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文皆其師友是書一名說文諧聲類篇以唐韻

合之說文形聲復以說文形聲合之經典用韻

分古韻為十九部統以十餘有分為二有獨用

第一卷形聲部分為第二卷形聲通合篇第三

卷論入聲分部第四卷形聲餘論第五卷校勘

經王懷祖劉申受審定懷祖定古韻凡廿二部

質術分為二部且謂質部有去聲而無平上聲

緝益二部則并無去聲履恆復書謂專指祭月

別出于十九部中復出至質一部緝益二部心

如其是尚未重加蒐討道光己酉常熟龐厚甫

為之校讐謂古音自顧氏以經典用韻合之說

文諧聲分鄭庠六部為十江氏演之而加密戴

段授受相承孔氏王氏皆有所發明分部互有

出入以入聲配隸無準入聲有正紐有反紐今

音多從正紐古音多從反紐戴氏聲類表集諸

家之大成惟今音古音相間錯出為未成之書

用王氏說別出緝益為十八部陽類陰類各九

部以入聲為樞紐一從陸氏法言所定為正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一從顧江戴王諸家所定為反紐其轉音之法

有五一正轉同部者是也一遞轉同音者是也

一對轉同入者是也一旁轉相比相生者是也

一雙聲同母者是也先生所定十九部若依王

說別出至緝益三部則與大雅所擬十八部四

部分上下者適合惟次敘及入聲稍異其說是

與是書相發明

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 同治九年補集本

國朝朱駿聲撰次從錢辛楣游研究許書取說文九千五百餘文類而區區之聲母八百八十三以聲為經以形為緯而訓詁則加詳焉比之為十八部別之支脂為三別幽宵為二別庚于幽復別于魚大抵從段懋堂為多別露實于真以屋燭承庚又參酌于王懷祖之說以通訓明轉注假借之例以定聲證廣韻今韻之非古而導其源於每字本訓外列轉注假借二事各以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表識字有与本義截然各別者列為別義凡經傳及古注之以聲為訓詁者詳列各字之下古韻錄詩易以下至先秦而止謂形聲字有同母而異讀者語言之轉即雙聲也有同入而異平者本為同部即長言短言也數字或同一訓而一字必無數訓其一字而數訓者有所以通之也通其所可通則為轉注通其所不通則為假借象形指事會意者形體之事諧聲者音聲之事轉注者訓詁之事假借者亦訓詁之事而實

音聲之事人皆以形體言轉注載東原曰轉相

為注猶互相為訓一字具數義者曰假借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江琳澧曰轉注統于意轉注者轉其意也凡合兩字以成一意者為會意取一意以聚數字者為轉注二君以訓詁解轉注駿聲以轉注者即一字以推廣其意非合數字而雷同會其訓凡一意之貫注因其可通而通之為轉注一聲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為假借就本字本訓而因以展轉引申為他訓者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轉注無展轉引申而別有本字本訓可指名者曰假借假借不易聲而役異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以省後世之俗書如罔為田魚之器轉而為車罔為蛛網此通以形而為文罔此通以意防為隄障之稱轉而蚘坊為埧坊此通以形轉而為勸坊此通以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并重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一法許實誤解許君當曰轉注者體不改造引為相受令長是也語極

專輒末附分部檢體一卷又取百六韻而構衡
之為古今韻準一卷循兩雅之條例貫許氏之
說解為說雅十九篇甚便學者是書以聲為主
引據之繁過於桂氏義證惟以轉注言人人殊
獨初義例發前人所未發其生平之心得在此
其自信之深而不能謂世必尊必信者亦在此
也

說文聲訂一卷漢專學刻本

國朝苗夔撰變字先路南甯人道光辛卯優貢生
嗜六書形聲之學苦思專壹以二徐治說文皆
不達古音楚金鑑存案語最臣則輒刪聲字為
祁文端校勘景鈔繫傳宋本別纂聲三卷訂正
後人妄刪或附益者八百餘事謂壯當作从牛
在省亦聲壯字在詩還三章與茂道好韵信南
山雖有駟與酒考韵可證段注求土聲而不得
謂當作士非也庸从馬虎聲謂觀庸聲讀若言
知虎不得為庸聲上書故引唐本作虎省聲當
從之小徐謂虎音呼於庸為旁紐大非叙从受
古聲謂古非聲古應占字之端老部考從老省
占聲宋小字大徐本端作古聲可證姚氏聲系
嚴氏聲類俱叙列古下使嚴嚴遞從之字盡入
魚虞部非臆从肉盾聲徒忽反謂忽與盾聲不
合當是忍之譌中从口一謂一下當補一亦聲
此及尹申字皆當補一亦聲始得與引字同從
一聲也憲从心目害省聲謂害非聲詩憲字六

月韵安軒閑原柔柔韵稿難松高韵音單稿害
不得為聲當是契字書契也當作從心目契省
以聲析疑解滯精審之處甚多六指以六朝五
代以來傳刊誤文者多非其人人每以周沈音
韵改許君聲讀古稿倒亂及省聲亦聲之類言
之甚詳期復許君之舊雅康譏亭決尚有過當
其事精固並時無兩也

說文聲讀表七卷 道光壬寅刊本

國朝苗夔撰以顧虛士所立古音表十部宋鋼已
具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兩音不應別立一
部戈麻本西音周人未常有也說文林之為言
微也春秋說題辭作麻之為言微也漢儒訓詁
義兼聲既以微字釋林與麻知古人讀從林必
在支脂部說文戈从弋一今本一下無聲必傳
鈔者以今韵而刪之春秋宣公八年葬我小君
敬嬴公羊穀梁二傳註作頃熊熊何以不從贏

收耕清青而在東冬顧氏謂熊當入蒸韵及檢
說文熊从炎省聲則又當收侵覃炎乃奔譌後
人寫作大故譌從雙大集韵熊與雅註收十
六蒸因悟雅從佳尸係省聲心部應从雅聲夫
子傳易於蒙比未濟三用應字皆與中功從窮
終韵熊與雅所省之聲乃同本東冬部中字於
是并耕清青蒸登於東冬部并歌戈麻於支脂
部以七部陳括羣經之韻成一家之學焉初文
端寓藻為初說文聲訂及是書字以聲從韵以

部分東冬鍾江耕清青蒸第一支脂之微齊
佳皆灰咭歌戈麻半尤半第二魚虞模侯第三
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僊第四蕭宵
爻豪幽第五陽庚第六侵賈談鹽沾嚴咸銜凡
第七舉平以該上去入自序謂以聲定韻韻準
之以三百篇經約之九千字文非詳不錄見陳
頌南齊陳氏韶舞樂器銘攷釋週秦吟即調七
韻知周人七韻即唐虞三代之遺於經證外得
此確證王文敏懿樂書云古器文字不可強識
附會近人釋齋侯鼎得週秦吟三字韻學家附
會為周七吟甚于說古無歌麻者及得齋侯中
鼎則又為逆秦始三字七韻不能成為定論矣
蓋為愛此書而發也

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篆異一卷 同治二年刊本

國朝莫友芝撰友芝字子思號邵亭晚號頤東獨
山人道光辛卯舉人截取知縣治許鄭之學同
治改元位曾文正公安慶得唐人寫說文解字
木部之半篆書百八十有八字與兩徐本篆體
不同者五說解二十有二十餘字增損殊別百
二十有奇枯槁諱闕而柳印不省例以開成石
經不避當王之印在穆宗後人書友芝謂此吾
西州漆書也取大小徐本通雙異同其足補各

本之脫譌印證諸儒之攷訂者夥至數十事譌
篆異一卷相枳椎檟檠篆是本作枳槲椎檠
檠省聲不繫葉下上易左右形聲展轉小歧古
書恆有枳枳槲椎截然而體聲義各足直是互
漏其說解殊別之善段嚴校注多與周合偏旁
小舛其違易見更有二徐遺落他角引不及者
其每字音紐一再或三不知即音隱否今行整
傳音出朱翱鼎臣校定自取唐部皆不以此音
之為之存逸訂譌以枳所以盛嚴虎光嚴可均

曰論語疏引檻一曰園下有以威虎兕四字蓋
 校者由檻篆下移此友芝謂許正據論語玩押
 字廣韻押檻也所以威虎兕也出說文則隋唐
 本皆然不由校邊嚴說非標夜行所擊擊木也
 謂夜行御覽引作行夜擊木御覽引二徐作擊
 者手部擊訓擊段依廣雅廣韻改為斬取皆於
 標無當唯集韻敢部擊在敢切擊也若與相澄
 存以備攷凡所箋疏語簡義核文正為校刊以
 行俟徵劉毓松南涯張文虎友芝子奕孫皆有

跋毓松改唐人避諱之例甚詳

說文諧聲孳生述一卷續增廣韻書本

因相陳立撰立有以羊義疏已著錄古人同聲之
 字必是同部取三代有韻之文證之說文諧聲
 大抵脂合立以聲音之原起於文字說文諧聲
 則韻母也姚氏說文聲系部次不分無所取擇
 且於會意諧聲不無歧誤因刺取許書中諧聲
 之文部分而綴叙之以象形指事會意為母以
 諧聲為子其子所諧又即各綴於子下不立部
 首而以一二為目其部分以顧氏為主而參以

江孔戴段諸家其一部曰東鍾江二部曰冬用
 孔義三部曰支佳四部曰脂微脂皆灰五部曰
 之咍尤之半用段說六部為魚模虞之半麻之
 半七部曰真臻先八部曰諄文欣魂痕九部曰
 元寒桓刪山仙亦段義十部曰蕭幽尤之半十
 一部曰宵豪用江義十二部為歌戈麻之半十
 三部為陽庚十四部曰耕青清十五部曰蒸登與
 入之藥鐸之半錫之半歸十一部陌皆鐸之半
 麥之半附六部則仍崇山之舊十六部曰侯虞

之半用段義其轉度入侯則用江說十七曰侯
常凡十八曰談鹽添咸嚴銜用孔義而去之祭
泰夫廢入之月昌木鎋薛為十九部則戴義編
葉帖合益洽狎業之獨為一部為二十部則用
孔說其入之屋燭附十六部沃曉附十部則亦
用孔說麥與昔錫之半附三部職德附五部則
用段說質術櫛物迄微沒屑附四部則用孔說
而去其昌月以下其有子母異部或取雙聲或
由韻轉六分注於各部下以免歧惑江都薛壽

書後謂其分古韵十九部學究於聲之相轉母
聲而子屬之較段氏十七部尤完密即如一部
二部十七部十八部奉孔氏而分為二十九部
獨立一部不隨顧氏合侵鹽而一之皆不苟同
惟入聲十九部有與十八部互收四部之入聲
或有轉入十九部者尚有未決武進丁履恒形
聲餘論謂有同得聲字分收各部者有與所以
得聲字不同部者有字可兩讀應兼收二部者
有字可讀應專收一部者有得聲之字形近相

譌應改正者有得聲字應從古文偏旁補入者
其說較五書為詳

說文雙聲二卷疊韻二卷持志齋遺書本

國朝劉熙載撰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左春坊左中允於音韻小學有心得以六書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聲皆諧聲也許姓重時雅未有疊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疊韻也江工雙聲也孫炎以下切音下一字為韻取疊韻上一字為母取雙聲許氏實開之徐鉉注說文字音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要之許氏之聲本有可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切由古人制字其中本具字母也如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善用許之本聲易為工雙切正切江字以脂字許云旨聲模字許云莫聲孫氏業取其音以為母矣至如虞吳聲佳圭聲殷肩聲蕭肅聲宵聲等以許聲加孫韻皆可為切而一切雙聲之字可以類求撰說文雙聲韻借孫氏母即用許氏之聲以雙聲不外乎清濁二聲之從類及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之相通學者固皆知之因是編以契許氏之聲因許氏

以契古人制字之音庶無負諧聲之本指其說

文疊韻釋例謂言古韻須先明今韻音讀說文聲与字編內皆讀古韻或有以今韻讀字以古韻讀聲者當轉字以從聲以今韻讀聲以古韻讀字者當轉聲以從字善讀字与聲皆未合則當兼轉之遇字与聲古屬通韻者則曰通古屬一部者則曰並歸某韻其非經通而由他韻為通者則曰轉通善不在此數而許氏取以為聲則曰協用協用有一定部分於各篇後附之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舊著古韻大指与說文相發列為首卷成於光緒丁丑戊寅間

說文引經攷證一卷 武昌書局刻本

國相陳瑒撰錄有說文舉例已著錄以說文所錄諸經雅俗傳寫移易而證以他書漢經師之訓詁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由文字以究聲音由聲音以通訓詁研經之津逮識字之指歸也其兩部往往互異亦有一部互異者非互異實兼存耳其兼存之文有似異而音同者有音近而義通者皆證之本書博引諸說洎少所闕于父兄者為引經攷證八卷示部祠春祭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不侑經錄謂其文今見月令仲部雖字引明堂月令蔡邕以月令為周公所作不宜與雜書紀錄並行因旁貫互注撰為章句然後漢書本傳不及此隋志載有十二卷唐志已不著錄故其書久佚今小戴記所傳乃呂晚十二紀之一錢彥事曰鄭注月令多引月令以證文字異同疏家謂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晚是也今呂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蓋漢志

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

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傳之劉向錄之鄭君注之其別出于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所引之明堂月令蓋即鄭所謂今月令也今本月令作孟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太平御覽引白虎通物微故初名之春秋繁露四祭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俱與說文之義相發明并部刑罰也韋也易曰井法也今雜卦傳云井通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易記云井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刑法也通謂廣雅釋詁井灋也後漢書賈武傳注井者法也初學記引風俗通云井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井法之義其來已古沈季壽云春秋元命包曰刑字从刀从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懼懼以全命也初學記引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之以刀守之割其情是許辭刑字與緯合矣今本說文不同而刑下次初字云造法初業也易曰井法也五字當

在初字下後人誤竄於荆下因刪刀字并之蓋我
徐堅所見本尚不誤也疏通證明極見瑯當

兒字錄四卷 第一格叢書本

國朝俞樾撰 四庫提要謂周伯琦說文字原六
書正譌推衍說文者未參以己意者六書錢大
昕謂徐鉉於研重之義例不能盡通妄以意
說荆公字說溫觴於此盧文弨亦謂楚金所釋
隨文變易初無一定之說牽強證引不難改竄
經文蓋文字之學至 本朝而始定一尊說文
解字之書多古言古義有不易得解者不敢用
其私智小慧妄為穿鑿是書以許君生東漢時
去聖人遠於古人造字本意未必盡得意有未
安處有訂正焉為四卷書中每曰許君所徵引
未足據曰許君誤記而有此說不可為訓曰許
君泥于師說失其本意於一贊三為王推十合
合為士之說皆力為駁詰蓋作於同治建元
之歲尚在中年意氣方盛之時雖有精到之處
不能掩其詞氣之郁悒晚年進學當亦悔其少
作矣

說文論正二十四卷 稿本

國朝王育撰育字石隱號莊溪太倉人與陳確菴
瑚陸稼書世儀為同方友明亡後隱居講授不
改衣冠自作生壙曰吾嘗歲是編於許氏說解
悉仍原本而部次則以建首字分韻編次其論
正逐義分疏為文三十餘萬言闢十寒暑成書
二十四卷敘文總論難說置諸卷首移亭序稱
謂準之說文以正其體參之六經四子周秦以
上之書以周其用約之古今論說字學之書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謹其異同確菴序稱其不專己以貽古不徇古
以傳滿不變形以取義不曲義以从文順治壬
辰三月寓嘉定西隱寺陳遜碩膚記其說字大
略謂宗廟之禮犬曰羹獻故字从犬屬諸書憲
鼎屬置犬于鼎以進之故以屬為聲犬為物之
大鼎小不足以函之其體當露于上國因假借
露也宗廟獻酬賢者之事因假借賢也論語曰
文獻是也初字从衣从刀制衣為文教之始故
从衣刀所以裁之始字从女台聲台我自稱也

以女配我夫婦也夫婦為人倫之始有夫婦然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國之从或或
字古國字也从口从一从戈口古方字地方也
一法也先王建國以五等之爵而制其地大國
方百里小國方四七十里方五六十里皆有
一定之制故从一戈兵也謂設武以守之此會
意之書凡國邑必有界因假借為畛域字後人
文尚分別因加土作域為邦域之域加口于外
作國為家國之國至或字本从又假借為未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之詞其假為未定之詞何也建國本以為民有
德則君之無德則奪之無一定之勢故借其字
自謂推古聖賢造字之本指根於六義證以五
經會其領要以成一家之書其精到固當出戴
侗周伯琦楊桓魏校之右也稿本未刊有傳鑑
崖精舍博士泉莊諸印記舊藏歸安姚凱元
子湘表齋齋後歸福山王氏

惠氏讀說文記十五卷 一孝類編本

國相惠棟撰棟字定宇號松崖元和人學士士奇子縣學生員乾隆十六年舉經學為信善道於經史多所論著易學尤邃以學本於雅古書故本說文 國朝經師經義多證以說文或致訂以正為或引申以見義貫通融會異派同源惠氏此書專門所矚一字下云道立于一故吾道一以貫之即太極在易惟乾之初九即乾元也神字下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引出萬物之證物字下云易卦起中孚中孚者復之始也在辰為子在星為牽牛在卦為復復之初九乾元也乾元萬物資始也天地之數始於牽牛故物從牛勿聲味字下易二五為中和二五為中相應為和字下云易之六爻以下為本上為末与此合歸字下云易有象傳當從歸省古文作歸全為歸析為爻爻古文作有連取諸物也互部象豕走也與易象字無涉易象辭之象當作豕從歸省古文隸也全為隸析為

有今歸省作豕者省作爻後人遂不識爻豕之誼古學之亡不始魏晉其來久矣九下云通於无无當作元春秋緯云元者始也氣象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聞何休公羊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是无通於元之誼其傳易孟氏下云孟氏易為西京之冠其說本乎氣用字下云易潛龍勿用勿用占詞卜中乃可用此皆漢易之微言齋字下云易聖人以此齋戒虞氏以繫繫齋猶繫齋洗心曰齋本諸莊子韓康伯果端宋人遵之彙下云易離九四流其來為焚為以彙彙以言不孝子當焚以而彙之流下云水行衝突故流从流流訓突易突為王弼遂改所訓字云下云突本作去古易為王弼所改後人知有突不知有去矣周禮殺其親者焚之故易有焚如之刑害字下云言从家起家人言有物則不害矣長下云遠象傳云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遠陰消之卦陰消陽則亡亡者長之反故云倒亡

也水字下云古文坎卦之坎作三与川略同故
云中有微陽之氣水坎同字故坎為水園下云
具數於門中也易坤以簡能虞注云簡園也簡
藏為物坤字下云晉語子犯曰有以以為戊申
乎所以申土也位又在申故云所以申土園明
許義具饒名理其他證以經義者皆与所著周
易述九經義古文考考左傳補注明堂大道
錄諸書相參互惟具字云具其無人俗作
園園字下云說文具部有園字即古文園字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人不改妄增園易園其無人本作園或作園惟
王弼作園俗從之說文具大視兒从目从犬非
大張目也前後立說不同當是未成之書中有
江氏聲校正語其傳學弟子也棟謂易與卦改
作巽乃王弼之妄段氏說大與下注引江氏之
說謂伏羲上王作與孔子則作與與而小篆乃
作與與為卦名與為卦德許所見易惟此為木
為風為長女之字作與云云今此說不見書中
蓋未足據

說文解字注臣謬八卷 趙進齋纂書本

國朝徐承慶撰承慶字夢祥元和人乾隆丙午舉
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匪石鈕氏有段氏說
文注訂中慶以鈕書所說詞旨多不盡達且不
免專己守殘此書攻瑕索疵甚於鈕氏比諸劉
炫之規過吳縝之糾謬句梳字栴摘發無遺其
舉例十有五曰便辭巧說破壞形體曰肌決專
輒說更正文曰依它書改本書凡它書引說文
與本書不同者不加審察必以本書為誤改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它書曰以它書亂本書據它書異義改說文之
解又凡黃公紹所增易概指為說文原本主約
會而不作信說文曰以意說為得理曰擅改古
書以成曲說曰創為異說誣罔視聽曰敢為高
論輕侮道術曰似是而非曰不知闕疑曰信所
不當信曰疑所不必疑曰自相矛盾曰檢閱麤
疏曰乖於體例書中多以錢氏大昕之說為長
其謂段說轉注非建類一首之指最為精確惟
段氏謂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

許耕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條理一
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
幾部後附六書音均表俾形聲相為表裏承要
謂段氏注古音而襍以己書大非體例未免吹
求太甚然謂讀字注詳言讀字之義最為明通
學者可瞭然於古之訓詁而得讀書之法又歷
舉若干條謂其識見所及咸有義理論說多有
依據所是正者如某某字皆有義據依它書所
訂其可據者若干條蓋傳說文者多非其人致
有錯誤致索訂定功亦足俾於段氏精核之處
未審一概抹殺也

說文新附通誼二卷道光甲辰刻本

國朝毛際盛撰錢氏所書云說文新附徐鼎臣奉
詔增入非得已也此經典通用某古通用某皆
示有不必增之意有業自糾正者際盛學於錢
氏綜貫經史詞章金石尤邃於形聲訓詁根據
先儒謨著矜慎凡徐氏遺失及可旁通博引古
籍疏證明自謂可不明志者十二三學者貴能
劇疑無取臆說然古今雅俗之別經典異同之
處略備於是同郡王宗沐掾平日所聞博攷詳
說附著按語補字用錢說補者爾也考于七廟
為最近故稱爾後人因加示旁古讀爾為昵故
或為昵加字引訪六珈鄭箋加之言加也當如
鄭箋作加字咸有義據課下云錢大詹事說義
當作深未知其的於師說亦不為同謂蘇即荃
字引漢書早十三王傳遺達荃為服服虔音荃
楚詞荃蕙化而為第一本作蘇莊子得魚忘荃
崔音孫云香艸可以餌魚疏曰荃蘇也九歌蘇
桃蓀壁皆一作荃此類亦見精審池字下謂池

治之池常用沈徐鉉說是段氏水部增一池蓋
不飾窮原委別是非勢以俗儒之說羈入說文
甚矣識字之難也所見極允宗涑校補遺書深
惜其學未竟而早世焉

讀說文解字小箋四卷 謝氏賡棋山莊鈔本

國朝梁運昌撰運昌字村望一字優雲號竹泉長
樂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士
成從同年陳詩庭見錢宮詹讀說文法因推廣
為小箋道光甲申訂定成書為許書通例第一
變隸失真第二聲書會元第三文字刊誤第四
文義異同第五音讀尊訓第六簡末疑字第七
小字拾遺第八偏傍異讀第九篆隸連文第十脫
遺議補第十一新附指歸第十二徐書糾謬第

十三羣言清潤第十四古文查出第十五古福
或文第十六引經要第十七經典藝文第十八
八方語揀遺第十九別部檢字第二十錢氏讀
本不可見運昌所理董氏迂森然人不迷於所
往也謂許君讀善義例簡嚴諦當徐氏依孫樞
唐韻為音雅於許氏所言讀若某者顯相抵牾
而有所不暇顧且許君既言某聲復言讀若必
其所讀與某聲稍異非此證明便恐錯誤今依
某聲為音韻則許君讀若一語為贅矣音切既

謬至執此以疑許聲如關音旨沈切則云孫非
聲不知孫謂之往來利闕謂戶開園利非有二
義即亦非有聲又君仲部笑既脫其先訓徐
乃音烏老切金部鑿也選其重文徐乃音古句
切後人以音訓皆不同即有疑為笑為鏗者亦
不敢用致令注中屢見之字及釐沒其正又不
明轉注之理遇音聲稍遠者輒多所指摘未有
發明徒滋紛糾運昌泰改訂正主於不背許書
其用陳詩庭及吳氏雲說不沒人善謝章铤稱
其安貧守約錄其生平梗概於課餘續錄復以
此書有功許君重錄副本以冀其傳唯以竹汀
讀法分析部居其例亦啟於繫傳而君嘗繫錄
氏一概抹殺之為氣質用事也

說文疑疑二卷許學叢書本

六月

國朝孔廣居撰廣居字千秋江陰人孔子七十世
孫以說文解字中頗有疑義續成二冊補遺訂
墜時發前人所未發而好奇太過讀書不多論
以書次第則舍許而從班論音韻依顧氏十部
之例而又泥等韻切音之法據石鼓之誤文而
未見精拓故日月之象形而致疑許篆豈可與雷
浚常謂許學自唐李氏陽冰至故明趙氏宦光
為一派趙氏長於許意十不得一趙本書家
非小學經學家也 本朝孔嘉諸君為一派愚
徵君投唱許學江段桂趾起著書此外諸家有
魯衛鄭呂之別同為許氏功臣近又別出一派
用鐘鼎文校許書其極意廣幾欲駕許而上之
舊藝野言并為一談在所宜屏若廣居者雅自
稱段氏玉裁江氏聲皆所親炙意欲諍許蔽實
障趙固南劉所云善野言而怪舊說者矣

諧聲補遺十四卷 嘉慶癸亥志學堂刊本

國朝宋保撰保字定之號小城高郵人以前本說

文多失六書諧聲之指為諧聲補遺計卷十四

一依說文次第著文補聲三百有九古籀重文

補聲八百廿有六凡一千一百四十五自序謂

古無聲義說文確字書實兼聲義文字形義皆

統之聲義義取其聲近者以明義之匪歸凡聲

同則雖形不同而其義不甚相遠許君子古籀

重文皆于有聲者著其聲今多闕而不載非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氏之舊自謂母穿鑿母附會母求多母悅寡列

證取證必衷諸是深信段善膺合音之說謂緝

畀聲从卑聲之字或从其形聲从母得聲者母

古音在止海部內允从呂聲實讀善畏便从

而聲憚讀善洒从弭聲便如之及从栗聲皆之

咍与元寒相關之理周氏學汝書稱引之王念

孫稱其分別精審攷究確當王引之稱其凡所

發明咸与廿一部相合而能觀其會通姚文田

与定之書謂嚴鍾樛說文聲類推賴言聲更詳

且夥又別為聲類十六表當與辨論六書之一

為諧聲便知必有不諧之字善推類言聲則唐

韵二百五部無不可通無復量界竊疑古時音

隨方變故孳生而益多即如解之一字或讀如

戰則角旁從單或讀如振則角旁從辰或讀如

志則角旁從氏好古者橐而同之乃晚偏旁皆

不類矣顧亭林以詩之不協者為方音允屬通

人之論去古已遠博辨無徵只可就經文所有

為證庶不至於穿鑿傳會庶亦無以相難保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亭林於音之不可通者志指為方言姚萬信之

容而質孫星衍亦謂欲分會意指事二種為一

冊會合也兩字合而成義為會意故四蟲會意

也及正為之指事也當時諸人可見均未盡

同矣

說文解字詁林卷原移本

國朝嚴章福撰章福號秋樵歸安人可均從弟原
生常為可均編校詩文精小學烏程縣志稱其
著有說文校議議可均說文校議所未詳者作
說文同四十六條字例疑則殆之義章福此書
意其缺題曰續議僅存其卷十一上至卷十
五上非完書霰地氣發天不應下文霽天氣下
地不應曰霽爾雅釋天天氣下地不應曰霽
地氣發天不應曰霽爾雅霽字不誤誤者霽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釋文霽或作霽蓋言霽為霽之或體知亦雅原
作霽又云霽本亦作霽蓋言別本作霽知原作
地氣發天不應曰霽玉篇霽天氣下地不應也
霽地氣發天不應也亦其證釋名霽冒也此言
自上而下為霽霽作霽日光不明蓋霽然也此
言自而上為霽霽音務霽音豪霽淫霽乾霽者
者天氣下也天氣下地應之為雨地不應為霽
霽者地氣發也霽即黃沙凡下黃沙必大風沙
土乘風而起蓋霽日也天應即消所謂霽也議

改霽下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又改霽下云地
氣發天不應曰霽并改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
曰霽較霽為審諦闔城內重門也謂當作闔闔
城曲重門也出其東門既引為此此引說解不
連篆文文選謝宣遠集別詩注顏延年始安郡
詩注引闔城曲重門也此連篆文不連首二字
謝希逸宣貴妃誄注引闔城闔重門也亦以此
惟曲誤闔校議出其東門疏誤作釋文始安作
始興宣貴妃誄實云城闔不云城曲校議連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之亦誤故凡攷據事必究其原余為此役未見
原書概不敢下筆余兄未嘗不以此而猶有此
失難保是書之不误也特記之為涉獵者戒其
言深切著明使人知古書之難讀引證之易誤
秀下云秀聲誘下云播或从秀謂秀為漢世祖
名許君所稱上諱者也私下云茅秀也兼下云
崔之未秀者說解中不避秀字又福下云福也
城下云莊敬兒武下云楚莊王據此知許君惟
篆文言上諱亦不廢其字其他不避馬禮曰臨

文不諱許君亦猶行古之道耳持論亦通

說文字原韵表一卷 許學林書本

國朝胡奎撰奎字鞠圃秀水人精于小學常校平
祿字書及惠氏校本說文為素與錢泰吉所輯
是書自序謂許氏五百四十部中凡讀善某者
六十六條是漢人舊音鼎臣本用唐韵翻切与
許讀不盡合巽巖本依集韵編部而翻切仍用
唐韵有与鼎臣本異者徐李之改許音有平誤
作上者有平誤作入者有去誤作入者有同為
平聲而誤音者有同為上聲而誤音者有同為
入聲而誤者一一理董復取顧藹吉周震榮吳
照蔣和諸本校勘異同仍依集韵列为橫表而
注許氏篇目上下于旁先正其體後審其音置
始一終亥之徐氏本始東終甲之李氏本以此
表比較極便尋求咸于嘉慶辛未与陈碩甫所
編說文部目分韵大旨略同張炳翔謂与集韵
目次有不盡合者为之改正炳翔又刻有馮林
一說文部首歌孫世徽系之書釋附見其目於
此不具錄也

說文解字段注改正十五卷 丁卯景印本 存目

國朝馮桂芬撰桂芬字彥甫又字林一號景庭吳

縣人道光庚子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擢中

允同治六年以團練善後功加四品銜尋三品

說經宗漢儒精研小學客居吳興宋本楚金刻譜

叙而刊之以段注引書率不著卷數篇名及三

傳某年又輒仍前人引用之文向與今本不同

或古本有而今本無或為古有今亡之書多不

著何書所引引書可刪節不可改竄段氏所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有改竄者有刪節而致不瞭者或據一說某應

改作某即將所引書徑改而某據新原文旁徵

所引諸書微有微末證其同異改補而訂正之

文字訓詁核正舛互所見有出鈕樹玉徐承慶

王紹蘭諸家之外者段氏於許本文以鉉本為

主間有錯本及他書所引桂芬於鉉本用孫刻

錯本用祁刻以人元和管禮耕為之參校段氏

重訂毛詩故訓傳釐次傳文為書撰異正晉唐

之妄改桂芬於段氏此書即以段氏治經之法

治之力求其是凡所駁正皆有依據非故為攻
瑕索疵者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文經字攷十二卷 欽本

國朝周學汝撰學汝字禮傳初名學濂烏程人道光丙午舉人同治元年五月湖州陷而在籍道員趙景賢同日殉難學汝治許鄭學謂說文九千餘字無闕奪於古今文字無所不該自六書之學荒始有以經所有說文可無為疑者撰說文經字攷舉經某字皆說文某字皆于聲求之亦有聲絕相遠形似致誤者別據漢隸正之服膺錢大昕事段大令高郵王氏父子然不苟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折衷羣儒以求其是為禮學記呻其佔畢注佔視也謂佔與覘音義皆同經義述聞讀佔為佔以其與鄭君說異置之爾雅釋山左右有岸厓口厓及潛研堂同曰厓蓋厓之為說文厓閉也山左右有岸為厓之閉故以得名嚴氏匡名引集韻以證其說他如段懋堂改為厓王石臞改為厓兩字仍說文所無孫淵如欲改為厓皆不取爾雅釋詁歟息也據一切經義集韻諸書定為喟之重文姚文僊曰玉篇歟大息也與喟噴

音義同又耳部聵或作聵知噴歟同字是也書

多方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曰欽謂憤字見大學鄭注則憤與震是同詩豳風狼跋載震其尾許所據作蹟是震與蹟通禮記藉震為塾書藉蹟為塾其例一也改从足為从心此漢後俗字唐石經攷校字皆从木校為治囚之具有嚴刻意故以為此校字漢人言校譬意相類近儒別求校之正字皆置之哂者歟之俗別者攷之別二字不同曲禮上笑不至矧藉攷為斷說文斷齒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也故鄭注云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作哂邱桐南惑於釋文此矧字亦以歟正之其說支離驚作矧者俗字作矧者樂記假驚為有而致誤鈕匪石乃據篇韻以非懋堂邱桐南錢獻之均為鈕本所誤爾雅以綆釋綆是綆綆為一物却爾雅改綆為綆以說文及輿服志杖之皆與綆為二物不可通志云綆綆之同得施玉環此全與爾雅無涉却牽合之尤誤段懋堂知綆為綆之俗不知綆亦遂之俗說文蛾篆次蠅篆

當為蠟類故古蟻多作蛾虫部我蠟化飛蠟人
虫我蠟或作虫作義此別一字而或體作蛾虫
蛾与蠟羅之蛾易混爾雅釋蟲有蠟羅注以蠟
蠟釋之段却皆不以郭說為然是也博稽羣言
鉤心攷覈皆謂朗有條理德清戴望當從字法
論音韻得爾顧江以下分部既密同異為揆基
表惜本這寫未精誤字衍文觸目皆是當求善
本並檢所引原書為之詳校以成完書

說文逸字辨證二卷 光緒乙酉刻本

國朝李楨棟撰字佐周善化人大徐修定說文辨
據偏旁說解增十九文金壇段氏歸安姚氏各
有所補以廣其義鄭氏珍說文逸字增一百六
十五字於前賢所錄間有更汰亦皆持之有故
推尋古今挽誤之由參究彼此離合之理詳載
言之是書以其多違許指未深究許君所以棄
取之意為之辨說益以左證謂說文所收之字
盡收入玉篇古逸叢書舊鈔卷子玉篇殘本多
有野王宋語當為原書凡錄說文之字多引許
解知大廣益本增注簡由孫燕準刪奪詔下不
引說文有善善無善字廢字顧書亦不收皆不
當補入其說致確其議鄭氏增飲篆鎖篆增口
部咬石部礪山部嶠馬部駝門部闌皆誤從出
字林北戶錄誤為說文与馬部駝虫部始同皆
有見蓋學者於許書不敢一字出入不免逐於
謹嚴習篆編者凡大徐未錄之字妄為假借又
多鄉壁虛造鄭書實刪其平但所錄確有依據

者固多間涉疑似者亦自不少積書自序所云
隸俗孳衍歷久益清晁說之參記唐本互著同
吳大徐所見羣臣家藏有古文禰諸部文有累
增豈無遺奪從羣籍闕亡之後補苴標撫以權
多寡者之圭撮無失時克臻茲鼎臣新討取譏
後世逸字可采按語確詳頗亦有誤非敢訛毀
前賢求衷至是而已亦為論也

六書類纂九卷光緒辛卯刻本

國朝吳錦章撰錦章字

興山人常官湖南是

書以類纂輯說解專取原文其難曉者酌加案
語指事取段氏之說謂指事之別於象形者形
祇一物事眩眾物故一舉日月一舉上下指事
亦得象形蓋有事則有形由形以見意故指事
之文或稱象形者象其意耳實與專象形者不
同獨體成文為指事合體成文為會意合體之
字固有屬指事者不能隸之會意則雅合兩文
三文而成字者皆應歸指事中六書之興以象
形為最古自書體屢更全失本形取許書分別
其形自可貫通其義象形與指事各文多為部
首尤為形聲會意諸法所自出六書所統之字
形聲為最多有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
下形上聲在中在外分置上下左右並有合數
字而成聲所賴皆形聲兼會意者粗舉梗概會
意之文與指事易混許君之例必兩文三文各
有實義彼此參合者乃為會意若一文有實義

一文無實義及所配不成但見其象者則皆指
事之字轉注一法載東原主互訓之論桂段宗
之朱氏駁聲以引申為轉注自信突過前賢信
為其說九千餘字無引申之義者幾何改本書
說解轉者連也注者灌也必主於連類一首同
意相受形聲之字皆合兩文而成轉注之字或
取其意以配聲或取其聲以配形彼此之意宛轉
灌注而究有一未成形者合之與江河之例迥
不相符孫淵如曾文正皆知此意言之未詳取

許書字彙錦之義無戾於轉注之指假借一法
以一字作數字之用而所用者實無其字所謂
依聲託事者也至本有其字而以他字代之及
音義相近互相替換在此作某在彼作某是為
通用不得謂之假借所著皆有聲而無字之字
一借借形轉聲一借形不轉聲一引申轉聲一
引申不轉聲第引申之義與本義有別亦依聲
託事而假借之一端也是為原體篇次多為偏
旁致次補述次義文類似考十九為建首之文

其下編則分析本字通假次正端次離說末附
字學尋源一卷自序謂從博南鄧少白請同少
白故李申耆高足弟子通六書字家法故錦章
此書端緒分明頗便初學謂段氏專主互訓為
轉注而概以省聲為形聲許君叙例之說遠有
所受未可輕議其篤信好古亦有所受之也

說文古語攷補

卷一 篆書虛刻本

國朝傅雲龍撰雲龍字懋允德清人官兵部郎中
常纂順天府志方言以許鄭家法皆以今語釋
古其時方言今為古語病長洲程氏說文古語
考頗為簡略俗語之合六書者許氏引語以說
解形義半由聲起者無所發明為之刪三補十
有八正其奪與謬與略者一百六十有四釐為
卷釋文部齊人與婢妾姦曰婢氏部巴蜀名山
岸脅之曰旁魯欲落墻者曰氏二條最精李越
漫謂其促梳剔挾可以資釋小學其推齊謂之
終葵唐本推作樵謂下無之葵下有也樵下程
引爾雅布褐而結紩之謂襜足小爾雅文韞一
糾當在帛部前自糾其失常欲萃 國朝說文
家言之精者紬繹所未盡由形而聲而誼成一
家言曰說文解字故纂未之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揚雄說故一卷 大鶴山房全書本

國朝鄭文焯撰文焯字俊臣一字耕向號小坡高
邑人隸正白旗漢軍光緒己亥舉人官內閣中
書常刺許書中二十七人之說各為之故為說
文引羣書故二十七卷未成成揚雄說故一卷
許君所稱司馬相大揚雄杜林三家其書久佚
文焯謂班志自注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即揚
杜兩倉頡訓纂而會雄所作止一則訓纂以其
擬倉頡故并為三倉方言皆集輯軒使之言而
為之解訓纂皆記倉頡篇之字而為之說訓纂
本續倉頡以倉頡攷訓纂其記字必有說解可
知訓纂為方言同出雄手以方言例訓纂其體
例必無出入可知其說故謂許君首撰上書以
徵頡之舊文次取揚說以存頡之異訓又列說
義以明頡之或體又謂雄作訓纂本采秦禮之
說通倉頡讀則訓纂之擊當即訓纂之擊許君
以本書之文存其說又謂許君以經帛為互訓
又引揚說以釋籀文從軍省者曹宰為聲轉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辛則齊通也甘泉賦上天之緯音即謂知祀丹

書告神者与宗廟之禮一也善注引詩謂緯与

載同盖以意擬其音訓潘文勤嘗稱心坡博綜

經史此書大指謂昧夫許例不可治許書不即

許書所采諸說條疏其異同得失之故亦終不

能明許例惜其未能卒業也

說文字通十四卷道光十八年刻本

國朝高翔麟撰即許氏書中有見于他書其某字

印為今某字者援引詮釋名之曰字通翔麟為

錢大昕內人水卷二引錢氏曰說文無復字盖

即復字復徂也孫炎曰徂快前事復為也春秋

傳曰復諫達卜謂諫不從復為也後人改从心

旁卷三謂安應从宥省得聲人幼為冥壯為晝

老為宵安之言宵謂晦昧無知也錢氏說卷五

謂攷工記妨胡之等注等為等杜子春曰等當

為等字讀為葉說文無等字石經本作等等与

等形相近与葉聲尤近是等為等之譌錢氏說

等俗作登錢氏曰說文讀善者皆經典通用之

字訪于豆于登爾雅見且謂之登登是等字而

相承以登降字代之故訪云讀善登同豆登聲

相近故等有登音廣韵有觀無等而觀猶从登

未戾六書之旨後人妄造登字并讀若登字亦

改從金旁非許氏之舊矣又說文無儻字并即

儻字周禮兩圭有邸注儻而同邸疏引王制臥

則儻釋文礼記儻字昌德及周礼儻字昌德及
並与并同音錢氏說卷七旭讀善勛三字疑鉉
所改訪旭日始旦釋文旭說文讀善好字林呼
老及尔雅旭旭躊躇郭注旭呼老及疏引訪躊
好釋之是旭本好音也曹憲轉雅旭音勛又
忽老切隋人猶存此音唐以後人不復知矣錢
氏說又昆同也从日从比徐鍇曰日日比之是
同也繫傳本有聲字比頻聲相近此或作瓊昆
由此得聲取相近之聲也大徐刪去聲字非音

日無色也从日从並徐鍇曰日無光則遠近皆
同故从並此會意仿寫誤有聲字其說六非音
从並聲古音並以高誘自為假聲音務聲亦
近漢秦室廟銘並天四海即普天普从並聲
錢氏說又稀周礼司服希冕鄭讀希為稀希即
古文希也古文希俗从巾今說文有帑無希蓋
傳寫偶脫去錢氏說卷八偶桐人也桐从木注
桐字乃相字之譌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讀以
相人偶之人儀礼注屨言相人偶齊國策注偶

相人也乾彪注全據說文為訓是所見本疑作
相字錢氏說卷十愿也訪曰愿愿夜飲錢氏
田說文無悟字此即悟也訪愿愿夜飲韓詩作
悟悟說文作愿愿洞蕭賦清淨愿愿愿愿言
悟愿愿悟聲相近故知愿為悟也卷十一沮水
吏也錢氏曰注吏乃文之譌廣韵蹈沮水文舉
也易物相雜為文凡从丑之字紐紐皆為難文
則沮為水審矣木華海賦葩華跼沮跼沮即蹈
沮卷十二妮順也錢氏曰此古嫩字也說文無

嫩字古文微与尾通竟典草尾史記作字微論
語微生飲漢書作尾生雖是妮即嫩也嫩古美
字訪誰何予美韓詩作妮可證二字之通凡此
皆述師承然是書通假太濫往往正俗不分以
致未免弼盤查元併序稱所同于陳仲魚者曰
六書轉注假借皆由諸聲會意居轉相通非音
為已也蓋即隱下歲砭

说文通訓定聲補遺一卷 朱氏羣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所著說文通訓定聲為生平心力所萃聚版後常自校勘後補八百餘條書於簡端中以履部勿下云雜帛以白素飾其側以我朝八旗正者四即通帛錄者四即雜帛也非赤白者半筆下云今理藩院所行西藏文移以油漬年久之竹削為三稜以其尖作字者為古之遺製至嘉恬始安免毛壯部狀下云或曰借為星今下所奏於上曰呈曰狀一也此亦以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宣訓宣室通訓王者印之比多據漢制為說也先緒八年子孔彰校刻遺書錄補訂之文仍依豐升臨謙頤字小需豫隨解履泰乾屯坤鼎壯十八部別次一編俾習者易於檢校焉

六書假借經微四卷 大停山館叢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以假借者六書之用假借因乎聲不審古音末由據也上古字少故有假借典籍中片二三解經者輒望文生義以借字作正字遂至僂於古訓駿聲依字疏證僅成學庸論孟四卷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謂命為怨古文作命以形近而譌謂下民志之所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過借為禍害也言不善不遠禍且及于國家不但怨之而已菑謂好惡顛倒則禍并及其身其說至為警動孟子以羊易之謂也蠲之蠲正作易象形難易慢易之易借為駁輕侮之交易變易借為傷交傷也若从祕書說日月為易則晝夜代明之意諸注為文易變易亦通至周易之易從古誤讀當為金易之易傳寫譌踳夏后首良故曰連山商人首坤故曰歸藏周人首乾故曰周易周者者旬之借

字言市上之皆易也周易訓謚旬訓編易从日
从一一象雲勿者開展意訓雲開見日故為雲
易之易自謂此說誤人聽聞然猶筆之于書甚
矣人之好怪也至和好色則慕少艾取閭百詩
顧大中之說以六書假借之法引申旁證惟恐
其不足取信尤為蛇足

廣說文卷四疏證卷八廣雅書局聚本

國朝承培元撰培元有說文引經證例已著錄羣
經通假之字或以聲同或以聲借或以聲轉或
以引申義或以轉注義習用通假而本義寢失
正字亦寢廢凡通假之字皆有正字不能改以
經之文以求合乎說文之博訓然必明乎正字
之訓而通假之義始可定培元以錢氏說文卷
四發明此義薛子韶為之疏證而說或未備廣
之以補其闕自為疏證自易書詩三禮左氏傳

公羊傳論孟爾雅大戴記及國語國策史記漢
書莊子淮南鴻烈解凡八卷以謂剽即譙尊而
光之尊剽減也為禮記博節退讓之正字尊而
光極猶言損而大也與卑而不可踰同義古剽
字借尊為之如儒行尊讓有以此鄉飲酒義所
以致尊讓及尊讓則不爭謂讓退也經義述聞
以傳縛當之皆借字闕即慎而無禮則惠之惠
闕智力少也智力少則遇事退沮故鄭注曰慙
貌皇疏曰畏懼過甚也也皆智力少之引申義

潛研堂以認當蔥認思之意乃今思字讀去聲
之義唯荀子借為懼義然非正義莊子然疲
役或作藹此正藹之省文漢刑法志鯁鯁都
鯁與蔥同為藹之俗體皆非許書所有說皆明
辨以哲承學之士知六藝之書之字說文皆有
其本義正文經學小學相為表裏而後偏旁之
殊訓故之異有所據的矣

說文解字注箋二十八卷 甲寅補刊本

國朝徐灝撰灝字子遠番禺人著有通介堂經說
毛詩故訓傳與鄭箋互有同異詳略既密是非
是書命意蓋本諸此以段氏合韻之說不可為
訓自是確論攷字下引周書云攷攷無怠段注
謂伏生二十八篇本無大誓民間後得大誓博
士習而讀之合為二十九篇此今文大誓也孔
安國得壁中古文有大誓焉鄭王皆作注與今
文字或異為此及稻下溪下所引皆古文大誓

也唐孔穎達賈公彥謂枚賾本三篇為真古文
則不得不謂馬鄭王所注為今文大誓矣爰曰
段謂伏生二十八篇本無大誓是也又云孔安
國得壁中古文有大誓則大誤惟伏孔皆無大
誓故民間得而獻之善本有之則何煩博士讀
說教人藝文志言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少十六篇所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
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浩威有一德典寶
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四命也壁中無大誓

亦明矣。經師授受異文甚多，豈得盡指為壁中書？馬鄭王所注，即民間所獻，因與伏生之書合為二十九篇，故謂之今文。段氏取便其說，謂馬鄭王所注為壁中古文，大謬。而世以為今文者，乃孔賈目之何其修耶？其言甚辯，下云段以互訓為所注大誤，許云所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星也。異部互訓，非建類一首，明矣。況所注乃造字之法，豈可以訓詁之注釋當之？繫傳謂善考老星等字，取類於老松，相同受意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木江漢同主於水，以此則所注即是諧聲六書，僅有其五，論難極中肯綮，惟謂戴仲達以所體為所注，及上為下，及下為又，及又為之，之類，為獨得轉注之解，不足信。書中多采戴侗之說，此与段氏過信黃公紹韻會相似，皆偏見也。

說文籀文考證二卷 邵園小學四種本

國朝華德輝撰。德輝字煥彬，號直山，一號邵園，湘潭人。光緒壬辰進士，官吏部主事。以說文一書，字則參以古籀，則博采通人，不考古籀，不知文字遞嬗之因，不諳通人不知故訓，相仿之古說，文敘稱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鼎彝銘字可證古籀，宜和薛氏之書偽造，棟樑其間。木梨傳雕易滋形誤，楊升菴補綴石鼓文，滋人疑竇，近世收藏家毛公鼎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頌敦，齊侯，魯罍，于孟鼎之類，古奧精深，經師學子精研，考於古籀，多有徵信，特參稽眾說以證許書卷首冠以說籀五篇，籀籀文从山，德輝謂書堯典，禮于上宗，馬注精意以享也，鄭注禮之言煙，周禮天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注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蘭者本書山部，首文覆深屋也，蓋古者禮祀上帝必于郊，郊禮于壇，無屋，宗禮於廟，有屋，故靈从宀者，宗祀配帝也，其說不為王國維謂大部室古文煙則靈乃从室

聲許書許言从山者謂比篆文增一山非謂其
字从山也國維有史籀篇疏證頗為翔實推為
信殷虛書契有據以疑說文為傳寫之謬者此
為莊述祖底可均之書欲以鼎彝銘字補許書
之遺佚糾許鄭諸儒之繆誤同為通人之蔽也

說文二徐箋異二卷 宣統元年印本

國朝田吳紹撰吳紹字伏侯號潛山江陵人光緒
壬寅舉人二徐為許氏功臣作有後先異同互
見段玉裁常謂二徐異處當臚列之以俟攷訂
吳紹師其意攷之羣書抄平定議語無偏重李
滋然跋謂如初篆說解取大徐之从示从石而
辨大徐從示石之非謂与武信會意有別文下
說解以大徐之又持十為是以小徐之手持十
為非黃篆重文與說解以大徐之引古論語有

荷與為是以小徐之重文下引經仍同正篆作
荷黃者為非黃篆說解以小徐之夫容為是以
大徐之芙蓉為非黃之重文等說解以小徐之
筆或從妾不從大徐之筆或从女糾篆說解從
小徐之會意兼聲不從大徐之專主形聲結篆
說解大徐漏三斗二字則據漢律以正之寤篆
說解以二徐之有信省信信皆為之誤字而據
春秋竹書寤字子言元應書引倉頡篇覺而有
言曰寤以正之琳篆當從大徐本於球後辨小

徐之綴於部末為非而引為書亦雅以正之皆
平允端當其謂二徐者有所本亦各有所見諸
書所引或合大徐或合小徐不必據此疑彼亦
不必過信他書疑本書亦讀書有得之言

說左一卷乾隆辛巳刻本

國朝宋在詩撰在詩字雅伯號宜亭晚號野柏老
人安邑人康熙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
事官至鴻臚寺卿雅學詳當明樞達理為高安
朱文端所重薦督四川學政年逾強仕奉親家
居左圖右史老而弥篤所著諸書樸實說理干
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乾隆戊寅子
鑒官南雄通判就養南游於左氏傳觸類引申
多深造且自得之言凌江謝定序謂此衛宗武
所云索幽闢秘研精極微猶之聚寶為器蓋以
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鑒字半塘傳潛邱之
學著有為書攷辨

讀左管窺二卷 涇川叢書本

國朝趙青藜撰青藜字然乙號星閣涇縣人乾隆
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山西道監察
御史乙未年七十五日課一篇不三月而書成
隱公十一年莒杜曰實執書莒又不地者史策
所諱也又曰莒杜亦曰史策諱之劉原父以為
仲尼新意非史策舊文胡氏因之以為舊文必
以實言陳止齋於國之執且引徐文謂魯春秋
固書慶父弑公子武庫歷人修之曰公莒諱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也青藜謂當從杜氏史不諱惡古制也若果書
其實事既已在前何必改惟既以是以前書之矣
必改從其實揚國惡以沽直名不可也為尊者
親夫子亦因之而已欲蓋彰彰君子亦務其實
而已善曰亦既諱之而不諱不地為執例其
何所別於子野哉析義其精從孫紹祖謂其書
穿穴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千古以上之人
心善相對而面質讀書而能得古人之心者也

春秋本義十二卷 金陵叢書本

國朝吳樞撰樞字川南江浦人是書以經證經以
左邱明受經於孔子即以左氏之傳發明本義
於杜注多所匡正謂春秋者聖人之微言左氏
傳者發明聖人之微言疑於作者皆其不能明
經者也左氏文義受人攻擊者皆其用意極深
不可輕忽者也凡弑君者與於諸侯之會則免
討非以權予列國正以見弑君之賊諸侯而不
討也乃當時諸侯甘心助亂而為賊黨故極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隱公而修好于鄭鄭即與盟于越宣殺子悉而
以濟西田賂齊齊即與會于平州皆春秋之所
惡也履之盟非會宋莊公也莊公非弑君之賊
也乃共立華氏而使之相宋公也其傷害名教
甚于會弑弑之君故大書成宋亂以著之成者
完全之也宋有亂不能討而反完成之觀桓之
寘賂大廟姑不為怪此成宋亂所以大書弑書
而不諱也衛獻得罪於臣非得罪於民其出君
者衛臣而非衛民野曠母乃為孫甯作說客以

迎合荀偃之意孫林父樹堂於晉其所善晉大夫凡二十人自是晉定衛亂而霸業衰為臣執君而綱常壞師曠之言實為作俑左氏書此所以慨世變之所由起異日魯逐昭公晉侯雅欲正其違而士鞅為之隔閼政在家門為春秋之大變荀偃所謂定衛亂者非定衛君乃定衛臣也諸侯之成宋亂也春秋書之大夫之謀定衛也春秋削之此即欲蓋而名彰求名而不得之義類也其說洞見表裏昭析無毫末謂訪亡而

作春秋所以存王者之迹竊取周公之遺法筆削以成經而王迹乃亘古而不廢當時天下不

知有天子久矣春秋作王迹存而天子之事見天子不能以空言為賞罰則史氏之是非乃所以明天子之事是非所關甚於賞罰春秋所載百世不能改亂賊安得不懼發明孟子亦精

左官異禮略一卷 蛾術堂所藏書本

國相沈豫撰豫字小勇號補堂蕭山人文學生治春秋最深嘗蒐輯服注是書取左氏傳官制與周禮異者條舉繫敘謂三百六十至周大備宣平以降列侯命卿以外多樹名號宋多稱師楚多稱尹晉多稱軍彙輯其名殊而實似者大宰司徒諸官卿士師傅各職與夫周官國語尚書風訪名職相同者未之及與程廷祚春秋職官考略沈耕左傳職官兩書有官必錄若體例各

別程氏尚有遺忘并杜注不詳何職而程氏概目為官以義二十六年子太尉為令正以為令正之官取而辨之僖三十一年齊威文仲適晉宿於重館韋昭謂重館人守館之吏豫謂館者侯館周制豈有寓此謂寄寓之樓可以觀望亦曰侯館館有積遺人掌之其官中士下士而寓客霸旅則委人以稍甸之蓄聚供之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文仲魯卿卿行旅從所謂軍旅之賓客委人之官與遺人等然則重館人者委人也

文五年傳晉陽虞父聘衛舍於甯羸甯羸謂甯羸
孔晁以甯羸為逆祐大夫周則未聞有此官劉
炫以為逆祐之主庶民而已古之賓客不舍於
庶民之家秋官國有賓客野廬氏令其徒設棧
以宿衛焉凡有節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而誅
冒翔窺伺之姦然則甯羸者野廬氏也宗稷辰
為作傳稱其曾客齊魯燕趙見經師輒與質問
學行足為一郡學範云

讀左評林一卷 史伯平所著書本

國朝史致準撰致準字伯平陽湖人同治中當官
雲南自謂曩時讀左傳有疏解數十條大半遺
忘就所憶者錄之有云左氏於兵事最詳其於
陳法亦甚備如儒葛之戰為魚鱗之陳先偏後
伍伍承弥縫此平原而燕山澤之地有車徒之
利也尤莫善於鄢陵之役楚壓晉軍而陳無布
陳之地矣范白之謀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疏行首車徒馳騁仍寬然有餘也司馬法車十

五乘為一偏徒以伍言車以偏言鄭人賂晉侯
廣車執車馮十五乘皆以一偏為數也戰於郟
篇言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偏十五乘偏之兩則三十乘為一卒杜以百人
解之非是申公巫臣以兩之卒適吳卒偏之兩
因名卒為兩以一卒三十乘適吳也舍偏兩之
一言偏為兩之一留其半一偏十五乘於吳也
於舊解外別具心得又謂晉於是乎作爰田爰
田即原田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

是謀周官一易耳易之田也說文作趙皆同音
假借謂園圃弛以与民晉於是乎作州兵五州
為鄉謂以一鄉所賦之兵者今令一州賦之亦
非如是重賦特假以為名示彊耳晉之彊自獻
公以來今更征繕以益彊亦文公霸業之所由
基也竄都魏禧常謂古今御天下之要備於左
傳為陰銘錫爰田州兵之謀皆古今定變大略
致準為依知此意矣

說文引經幾四卷 欽本

國朝程際盛撰際盛初名炎有說文古語攷已著
錄吳玉指有說文引經考戴東原有說文引詩
考山西吳克用說文引經考吳互有詳略是書
取說文所引經典裒為一書有文同者有文異
者有文異而義同者亦有文異而義亦異者計
十三經附以述周書國語逸論語老莊楚詞山
海經与丁小山程瑤田商榷成書尚書多證之
王鳴盛後案瑤田謂為高貴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為蕲澤字今為貴作達于河雅達蕲澤者
終亦達河然九州貢道相次省文善作達河實
乖義例爾雅四極西至汭國說文云西極之水
也今本雅作臨風字字或作邠邠地近安得云
極耶由言之說文所載碎金片羽古義燭然戴
東原嘗謂本雅說文其異義處互有得失如衛
風深則厲說文屬作砮釋之曰履石渡水也而
本雅則以衣涉水繇帶以上為屬此說文之得
本雅之失際盛自言有未及訂定者漸疑以俟

異日區蓋不言亦達人通例也

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 光緒乙未刻本

國朝朱珔撰珔字玉存號蘭友又號蘭坡涇縣人

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未散館與 辛祐林

院柏梁體聯句宴授編修歷官侍讀復降編修

遷右贊善上書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此

正義也乃同一語此書作此字彼書作彼字可

假借彼書作彼字彼字又作他字可轉借此字

作彼字又作此字可互借某字訓此字彼字亦

訓此字可通借某字訓此字彼字訓他字他字

又訓此字可轉借每字各有所釋本義固可通

借或他書別釋一義而所釋之字即可借或所

釋之字与本義合亦可通借所引書注或云某

當為某某本作某故書某為某或云某與某同

某與某古字通皆可假借或偏旁同或反切同

或雙聲或疊韻或韻部通皆可假借各書中某

字借此字彼字亦借此字可兩借某字連借二

字可連借某字已借此字又借彼字而借彼字

与借此字義同亦可兩借此處兩字与彼處兩

字或音通或義通亦可連借解經家或云某即此字或云某應作此皆可假借陸氏釋文云某本作某皆可假借此廣義也假借以音義皆同為正或借音或借義或義相成相近或音相轉相近皆可假借錢站十經文字通正書李富孫說文辨字正俗皆明此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轉注假借二義旁敷博引而非專書是書專言假借采取羣經史漢周秦諸子以及漢碑蕭選暨國朝各家之說疏通其義而證明

之說文有讀如讀為之例讀為者借其義讀為者借其音亦有不論者但視其義以為假借字之重文注云某或从某而字近於重文者則為或體善說文所無之字則為異體假借向亦稱或體書中雅云某又作某而与本字義實難通或為某字之譌或為各本之異則注非必假借或兩字雅分部而實為一字亦不在假借之列段氏注亦言假借此書每与之合向亦有与之異者故多引其說詳稽塙證毫年始克卒業孫

之塙詳加校訂并補成凡例刻於章江

說文經典字釋一卷 光緒癸未重刻本

國朝高翔麟撰翔麟字文瑞號希堂吳縣人嘉慶
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湖南衡
永郴桂道少從錢大昕游常語以字各有音音
各有義先形事者就可見以起意也有形事即
有聲附聲見意而意多字少以假借為多是書
於經典相承之字說文稱引異者廣援互證以
通其說而戈順卿高權增益十條義自序謂并
重書為釋文所引詩經經字左傳痲痺皮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史記索隱引攔大木柵也御覽引饒豆飴也又
引鬻結髮也之類今說文所無月幹等字唐本
尚有之而徐本不之載蓋鼎臣率憑臆見新附
又多屢入楚金繫傳根柢獨核較大徐為長
故其說所采最多惠定宇說易振恆凶之義最
精翔麟未采知其於此學未深分隸各徑則便
於初學之誦讀也

說文分韻易知錄十卷 光緒五年刊本

國朝許吳行撰吳行字六葵號密齋華亭人乾隆
壬午副榜貢生官安徽南陵縣知縣仿徐楚金
說文韻譜李仁甫五音韻譜自東起甲止將部
首字編分四聲其有形體微異而訓義各殊或
一字兩用而今古異文或音義訓詁各本不同
經典相承辭難釐正則取張參五經文字唐元
度九經字樣詳考互證逐字案注重文別為卷
帙亦分四聲系以部首新附字增一加字聲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區別分易於檢閱又作分畫目錄為初學檢字
之一助元孫嘉德為之校其宗稷撰傳稱其熟
精選理九次校讐所注說文形聲音韻攷核精
備歷宰劇邑其治行亦頗有可紀也

文字音義四卷 王氏四種本

國朝王筠撰於說文之學融會貫通是書大指
於音義識字時令知某為象形某為指事而會
意者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聲者即合此三者
以成之說解取其簡便見者不加音切提綱挈
領以恰音義之末前二卷列字率以類聚後二
卷依說文本次第象形有天地類之純形人類
之純動植物之純形衣服器械屋宇之純形一
字象兩物者由象形字省之仍象形者避它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而變其形者為其形不能顯白因加同類字以
定之是謂以會意定象形以會意定象形而別
加一形者兼聲意之象形似會意之象形全無
形而以意聲為形者次指事有統體指事以會
意定指事者即意即事者兼意兼聲兼形者即
所从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者省象形字以指
事者形不可象變而為指事者亦借象形為指
事而兼意者次會意有順遞為義者有並峙為
意者有即字之部位見意者疊二成字者疊三

四成字者兼指事者兼象形者於會意外加一

形者从其字而變其字之形者省文會意者及
文會意者倒文會意者意不在字中轉在空白
之外者所从三字不成意轉由所从之字所从
与从所从之字以得意者會意兼聲而聲即在
意中者於會意之外別聲者字無聲不得不謂
之會意實則各自為意不可會者闕疑者次形
聲有楷已變篆者為它字之統率者聲音膠葛
及聲不諧者从省聲者都凡二千三十六文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分條析不徒為訓蒙之捷徑讀九千文者可以
此導其先路也

說文審音十二卷 漸西部舍刻本

國朝張行孚撰卷一古音原流考卷二切字要例
卷三九聲係估圖說卷四廣韻古分十二部說
卷五同音類聚凡例卷六東冬鍾江四字同音
類聚卷七真博臻文欣魂痕先耕清青蒸登侵
十四字同音類聚卷八羗侯幽三字同音類聚
卷九元寒桓刪山仙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十四
字同音類聚卷十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
咍十二字同音類聚卷十一蕭宵肴豪四字同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音類聚卷十二陽唐庚三字同音類聚卷十三
歌戈麻三字同音類聚卷十四質術節物迄沒
黠屑職德緝合益葉帖洽押業迄十九字同音
類聚卷十五屋沃燭覺四字同音類聚卷十六
月曷末鎋薛麥錫藥鐸陌昔十一字同音類聚
缺佚四卷存者十有二卷顧氏分韻為十部江
氏分韻為十三部段氏分韻為十七部皆合平
上去入分部是書分平上去為八部入聲自分
三部是為古音十一部前八部以平聲分部而

以上去二聲分屬之列法於下後三部以入聲

分部備列諸字解說於音類韻分合之迹條分

縷析復列估聲圖為一書之綱領縱橫分析列

為十二層相次共為十一部俞樾序謂其先定

雙聲之例凡平上去三聲之字与本字之入聲

為雙聲此得字為當字之入聲故得當雙聲也

灼字為章字之入聲故灼章為雙聲凡平上去

三聲不同而其入聲同者亦為雙聲此根字廣

字入聲同為章字故根廣雙聲也隆字同字入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聲同為勒字故隆同雙聲也任舉一字以此求
之或得雙聲三十餘字或得四十餘字決定疊
韻之例凡一韻之字必分喉舌唇齒鼻五聲以
東字當以通字為疊韻皆舌聲也而廣雅以喉
聲之紅切之則不合矣以真字當以春字為疊
韻皆齒聲也而廣韻以舌聲之鄰切之則不合
矣此疊韻之不可移者也古人用韻有用其本
音者有用其雙聲此其基字南山有臺篇與臺萊
為韻其本音也絲衣篇與紉休等字為韻其雙

聲也教字車攻篇与苗爲旄爲韻其本音也桑
扈篇与蘇柔求爲韻則其雙聲也用其本音者
吾從之用其雙聲者吾不從則古人用韻似有
出入而實無出入豈獨用韻雅字之所從得聲
者亦然許氏說文但言某聲而實有從其本音
者有從其雙聲者自來以字之同聲者卽爲同
部未可謂知音也其言昭然若發矇行乎於此
事用力甚深是書刊成三卷而卒者忠節祖擬
拾多稿校梓以傳觀其自言某字字既索聲聲

吟哦務使喉舌唇齒之聲一無所遺然不知每
聲有餘則正聲与餘聲相涵清而條理素又云
既定字母則於諸字之聲必既索吟哦又云由
疊韻轉再由雙聲轉其脈絡稍難尋覓遺補叢
殘缺佚其注釋異同詳略前後參差固非定本
況古韻之學辨析至微歷來專家其分合析併
互相出入未有所衷遂謂其得不傳之秘而成
此必仿之書程有待於考正也

說文段注撰要九卷 金陵胡氏刻本

國相馬壽齡撰壽齡字鶴船當塗人官南陵縣教
諭夙究許學服膺段注舉其論說撰要鈎元其
義類凡九曰誤字曰謬音曰通用字曰說文所
無字曰俗字曰假借字曰引經異字曰引經異
句曰異解書減於原注而注中微引古誼展卷
燦然惟原稿非清本字句之倒置字體之互易
奪誤者多張炳翔常議其卷一岐字注漢書地
理志奪鄭志匈奴作六字下鄭志皆作岐

岐山是也當作而岐山字地理志皆作岐古文
却从枝誤作文鬣字注賦家用獺獺字誤錯在
釋字下當作釋爲美須顧諒賦家用獺獺字而
辭又誤書象字注許書二曰象形六字宜在度
許固必作象形之上誤錯在人字下卷二豎樹
程注臣植都切十二字上下語氣不貫當是衍
文卷三騶留流注皇侃二字應在礼記之上耶
誤騶下作緇黃三字衍卷七涼彼武王誤作涼
下毛訪作涼四字疑讀者當西渡檢原書也

說文佚字攷四卷 光緒丁亥刻本

國朝張鳴珂撰鳴珂字公東號玉珊嘉興人官江西奉新縣知縣以鉅本注解中有其字而篆文遺佚者不少雖其間不無後人校語羣亂非辨重原文然劉由希品等字決非後起因隨筆記之博采諸書援據詳論分類編次一曰原佚二曰隸變三曰累增四曰或體五曰通假六曰治詁七曰匡謬八曰正俗九曰辨誤十曰存疑自夫徐補十九字於許書桂氏義證於每部下附載為多李蕤客謂其不可據者丰鄭子尹說文逸字別擇謹嚴而善化李穎復為之辨證析衷一是誠難言之是書惟列前人之說不自論斷間附案語於慎不苟黃巖王子莊乃謂許書之外如石鼓文繹山碑鐘鼎款識之類宜各彙為一卷以補波長之遺則浩博無涯洪之言非鳴珂意亦非治許書者所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文彙求六卷 嘉慶辛未書本

國朝劉序撰序南豐人此書為初學識字而作許書有一字數義以一日或曰別之者有數字同音同義者有同音同義而訓微別者有古人假借為今所不知者有古人所常用而俗所不經見者纂為第一卷今通行之字有用籀者有用古文者有用篆者有用或體俗體者纂為第二卷假借之字各有本義有求其說不得而以為古字通者有以假借為本字且並非假借而承謬踵誤承舛至不可究詰者纂為第三卷小篆由古籀出隸楷則有由古籀出者有由小篆出者有古今字異及偏旁同而讀義不同者辨正為第四卷許書偏旁部目及各部字有形似者有隸楷之變義不似而隸似者辨其音義之異為第五卷許書及對之字及重文成字者摘取為第六卷於古今之用疑似之辨古籀隸楷之遞變或體俗書之錯出古今異義通用之或否訂謬正隸體約義駭與李富孫說文辨字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俗大指略同非為字學舉隅之類第使於習于
祿書者比也

文字蒙求廣義四卷 江楚書局刻本

國朝荆光典撰光典字禮卿合肥人光緒癸未進
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江南淮揚海道候補
四品京堂王氏萊友文字蒙求欲令童蒙識字
知某為象形某為指事而會意字即合此二字
以成之形聲字即合此三字以成之於說文全
部投綱挈領執簡御繁為訓蒙之捷徑光典以
其書綱舉目張名為蒙求實則要刪非能讀其
句讀釋例者不能盡通其說而諸書又汗漫不

便讀教授爰與陳生義商略補注頗采各家之
說以相證成不下已意以省糾繆就古今異字
略引端緒以資隅反先典當從馮桂芬劉熙載
汪士鐸諸人同業訓詁目錄之學無不究覽故
雅音義之事自有專書綴拾而成不及其月而
簡明諦審足為安邱之功且而向字之善本也

公羊墨史二卷 周孟侯金書本

明周拱辰撰拱辰字孟侯桐鄉人明經明亡遁跡
屢徵不起公羊竹祭仲行權衛輅拒父季姬遇
防請已并衛妻嫂稱賢之類何休墨守而康成
發之拱辰治公羊不為句解字析特見大義於
廣川董子明於天人相與之際上下動恆撥亂
反正之旨時有發明宣公初稅畝冬嫁生仿曰
幸之也幸之者何答曰受之云尔申之曰幸之
者非幸其不為災也善曰微此王心其不悟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山崩免舞以示天警而夏商卒亡桀紂之心不
受也意謂受災則知微而自省不罪歲而行仁
政矣成公會吳于鍾離申傳言自近者始之意
謂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魯自治而後可以治
天下始之者責其始也以祭仲廢立為忠于始
而不忠于終紀姬歸鄭為葬于妣不失節齊人
降鄭謂紀亡二十八年矣所謂頑民之義桓悉
取之魯不能故故書曰齊人忘其盡也夫子欲
存鄭以存紀也魯羈三諫其君不聽而去責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不依格君臨敵而去之雅曰見幾不詔乎武謂
宋襄非文王之戰陽處父為晉殺以戒不密失
臣潞子為善而躬亡以為潞子之善特自以為
善自以為善不善矣沙隨執大夫傳謂公幼不
恥拱辰以為不恥乃恥也傳謂尊屈完以當齊
桓賤得臣以避晉文拱辰謂于其要盟也則
大夫之于戰則賤之其義一也駁云公羊而實
有合於春秋之旨錢儀吉序稱其察時勢而為
進退本人情以定褒貶名曰墨史殆取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向釋文義以傳言漸移以為
漸水灌邾田漸隨田而移於解詁隨水而移者
更推明一義百金之魚公張之不用因置舊說
而以張為射与威僖伯之言合近世孔氏通義
劉氏條例皆未見此書而恭謹也

公羊隱二卷 大字本

官制本義

國相張憲和撰憲和平湖人是書漢宋兼採博綜
眾說雖有心得隱元年注文王周始受命之王
故假以為王法憲和謂假以為王法者謂以文
王之道為後王法引大戴禮盛德篇言明堂之
制而或以為文王之廟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鄭注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於頒朔事尤合訪四
牡修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陳碩
甫云春秋法文王與訪意相表裏隱二年傳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始不親迎也憲和謂使送親迎當為一禮而二
事親迎為六禮之終殿使送為親迎之先河使
卿士大夫送于其國至而迎之使送當至其國
親迎當在本國親迎之禮達乎天子不越竟之
制通於大夫程子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
委宗廟社稷之重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與傳
意合譏不親迎譏不親迎於本國也討稅於農
郊毛傳農郊近郊齊在衛東夫人入竟舍于東
郊傳以朱幘為人君之馬飾此就公親迎夫人

而言桓三年傳諸侯越竟送女非也如親迎亦

不越竟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注有親厚義於羣
公子之說憲和謂母弟何以稱父之適長為世
子母弟即次適世子以而無子世子即位死而
無子當立次適次適當立則庶孽之觀觀他嗣
君子孫相承則次適為別子立為先君之族大
宗之祖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
故曰大宗傳五年傳母弟與世子並言可見母
弟之稱為有繼體之義非為當加親厚也定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年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己之有罪焉尔憲和謂公在乾侯書以存君
明臣子當憂納之所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也
定無正月傳明微辭注以謂昭公出奔國當絕
定公不得繼體奉正切責昭公所以警後世之
為人君者也傳以定有罪焉何也公羊師說定
即昭子當從在外定既遭喪在即奉喪歸國討
而戮之國即不絕國不絕則定國繼體奉正者
喪歸正棺然後即位元年之正月固可書制於

季氏孱弱忘恥昭公絕于出奔又絕于子之不
自強則定之罪也微薛者為昭公諱亦為定公
諱也定五年注仲遂以貶趙賦是不貶著其逐
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之程衛孫賓憲
和謂舉君出為重與衛侯衍出奔不書孫林父
甯殖逐君舉君出為重同義君被臣逐乃必絕
之何也春秋之作以文王之法示後之王者為
人君者憂惕厲自強不息如有跋扈之臣君必
能逐之然則逐君者之罪反輕耶非也晉荀轅

先會季孫後唁公季氏逐君明矣故得從季辛
起之所謂不待絕而善惡見者也哀二年伯父
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三年伯討也憲和謂不
立削賸是廢之立輒則他人不敢殺削賸是
子也削賸以輒為其子已可返國而有之不知
國為豐公之國為子而見廢不得有父之國也
削賸出奔自絕於父為削賸者負罪終身不敢
歸國為輒者當使向不絕或迎而事之乃削賸
以兵入威削賸入威輒不即避位春秋於圍威

事以討詞書之削賸之罪顯矣輒之罪若未顯
冉有子貢所以疑而向也然冉有方伯之得討若
曰方伯則當討之輒為子則當避位也夫子論
夷齊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也輒避位而聽國
人立公子郢國仍豐公之國與夷齊交儔而立
其中子同乃為得仁議論均極透闢其他析衷
羣言亦均有義據而無偏宕

讀公羊注疑三卷 大字本

國相張寬和撰何邵公公羊傳解詁多引讖緯其
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皆無明文
憲和謂董子正春之義通於諸侯諸侯得稱元
年不必王者注以託王為說故多詞費公羊傳
實無此義凡此皆傳為注累聖人修春秋託王
者之法於魯國之史所謂不為見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注謂託新王受命於魯則滯矣託王
法於內魯自西義傳所云內其國是在魯內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在晉內晉之意所云王者即所託王者之法王
法在聖人筆削之中內魯為君子尊親之義錄
內而略外外言卒內言竟外言朝內言如聖人
以魯人修魯史故當尊魯親魯在賡詳略皆王
法所託不待王魯而後見王魯則為王法博矣
文王以聖德受命故假以為王法周嗣王頒朔
於文王之廟文王不改元制正月者非文王也
方陳受命制正月之事傳無此意但言周正
注言改正朔言三正蓋正朔三而改之說然正

朔三而改為夏商周之已事三統以夏為正後
王當行夏時不再改但以改元建號為改正朔
三正並言與通三統之言相傳非經傳之意注
言政莫大於正始是也以氣訓元故以元字屬
天傳無此意傳言元年者君之始年以正始者
為人君者之事乃王者之法也春秋魯國之史
君子修之託王法焉取所託者魯史故內魯非
王魯也注言託新王受命於魯故舊儀父非也
王者之法當褒儀父為其慕義親賢也傳所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王者即春秋所託王者之法非以王魯言聖人
修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不必言改周
受命定長多微詞聖人之時中也不必畏時遠
害未著竹帛以前師說口授相傳亦不必言聖
人前知自隱以下於君皆有微詞君臣之禮也
定長則惟譏二名故曰多微詞元年春王正月
傳何言乎王正月也夫一統也正月二月無事則
二三月當繫春秋既繫春則月上當加王字以
明王者承天制法之意注謂存二王之後使統

其正朔非也注以王二月王三月為通三統故
於二月去王謂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然存三
統者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春秋託王法
於魯非託王於魯魯奉周之正朔安得通三統
春秋魯史當一王之法不可通也夷狄能修祀
於中夏故進之稱人聘魯不可言慕王化亦不
可言受正朔杞即於夷不復可為王者之後故
默之不可以默杞生王魯之說蒞盟未盟之類
皆尊內之辭注言新周故宋以春秋皆新王言
王者言王魯皆非也魯公子季以憂內錄春秋
之親內也猶言內災異也內大夫得敵君春秋
之尊內也猶言內朝聘言內大夫會外諸侯也
注言王者大夫亦非也魯大夫以憂內錄即得
敵君晉衛大夫從同憂內故得敵君亦親內尊
內也注以謂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亦非也
注有王魯之說故以內大夫為王者大夫而有
不從王者大夫稱使云云非也內大夫得敵君
得敵他國之君也內大夫不可當君使不敢擬

已國之君也頃公當絕自春秋所託之王法注
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則仍託王
於魯之說也內其國天子則內京師及畿內諸
侯則內其境內內其國者躬自厚而誅責於人
故曰自近者始此王者之法即聖人修春秋所
託意也注言先正京師就天子言而諸侯當先
自正可知是也乃云假魯以為京師非也於傳
文春秋王者皆治內其國非內魯也春秋託王
法於魯為後王法非以當時之魯為天下法也
王法自近者始故內大夫皆言災即躬自厚而
責於人之法凡傳言春秋皆言一經通例見者
不復見亦難通例也非專指內所改作尤非專
指一人之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注云河陽冬
言狩獲麟者言狩者實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
正而行夏之時魯史奉周之正朔王正月大一
統春秋別義於行夏時義並行不悖其寓於春
秋者四時祭用夏正首月十月蟪不記異之類
不於此經春字見之故注說與王正月義悖即

公言為漢制作聖人撥亂及正垂示萬世不得
言為漢撰識緯為說其非不足辨矣此其記疑
之大旨也與所著臆說互相發明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一卷 怡甫堂叢書本

國朝黎庶昌撰庶昌字花齋遵義人廩貢生官川
東兵備道杜氏春秋經傳集解日本秘閣唐卷
子本有金澤文庫記庶昌借以校勘成記一卷
卷子本中舊校或據摺本或據正義或據釋文
異同畢具并存卷首題式尾跋以見大略唐鴻
學謂出文武謬誤奪舛有混入釋文正義者有
本非異同校時未審者然卷一首行旁有服注
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讀第一則此本寫時及見
服注其中有與釋文合者有與他書所引合者
有與阮本合者有異文優于今本者有異文不
以今本者足資政證庶昌奉使日本搜羅宋元
舊籍好寫精雕葉昌熾嘗言聞其談東游所見
古籍唐寫宋槧為數家珍惜未能詳而疏解
錄之也

尔雅新義二十卷 三同草堂刻本

宋陸佃撰佃字農師山陰人受經於王安石以不附新法入元祐黨籍宋史有傳有埤雅二十卷

四庫全書已著錄子罕作埤雅序云既注尔

雅乃齊此書為尔雅之輔直齋陳氏云尔雅新

義二十卷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

為使郭璞擁篲清道政坐塵躅可也以愚觀之

大率不出王氏之學頃在南城仿寫凡十八卷

其曾孫子通刻於嚴州二十卷 四庫提要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僅見于永樂大典中文句訛誤亦不依排纂成

帙朱竹垞經義考則云未見謝山云曾見之惜

未鈔今旁求不得鮑廷博謂常見影宋寫本後

有太原閻徵君跋語江鄭堂輯余古農撰注雅

別錄專攻是書及埤雅及蔡卞毛訪名物解等

書就正於惠松崖松崖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

學人知其非不足辨古農瞿然是編乃丁小山

於京師購得從宋刻依樣影鈔凡二十卷殆即

子通之所刻仁和孫志祖謂曹師之學源於荆

公說經間有傳會然其博洽多誠視鄭漢仲注

實遠遜之且其所述經文猶是北宋舊本可以

正今監本之謬謬釋天之二氣和謂之玉燭与

李善選注相符監本作四時非也釋丘之當塗

梧丘監本謬作堂塗釋草爾雅款字不作款六

与石經釋文本合釋鳥之鵲白鵲監本誤分楊

鳥為二字皆可據以訂正嘉慶戊辰蕭山陸芝

榮用仁和宋大樽校本鏤版以廣其傳阮文達

學經室外集有提要一首紀其原委甚詳亦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其所據經文皆當時最善之本為釋言摭柱也

則作樁柱也皇華也則作華皇也釋天河鼓謂

之牽牛則作何鼓釋水河清且潤游則作滿游

釋草萍萍則作華萍華母則作華母卷旆

草則作卷旆草權橐舍則作權橐舍釋木榑

盧李則作榑榑盧李釋鳥鳥鵲則作鳥鵲

並足以資攷訂至其句讀多有不同釋木榑

者謂榑采薪以謂字絕句大樽校云注疏本謂

字在下孫舍人本作榑榑与此同謂榑之柶者

者名棠也說文棠作常亦即字今從胃得聲故
為謂也見錢氏各同陸氏棠自裏正義也又
曰謂之而後知新義也但未改字耳釋義雖
繁以繫字連下莫辨為句大樽校云奎他典
切与繫字音義各別不知何人改作繫字用自
唐人已言之廣韻繫字注云俗作奎今云老而
後眠則亦誤作繫字解至毛刻注疏本姜上均
本竟改本文奎為繫字又莫辨螳螂連下文
蚶字為句大樽云今所行各家本俱是螳螂

奎句莫辨螳螂蚶句蚶負勞句羅氏淑亦雅
補郭云蚶蛭負勞郭氏以此四字為一科本自
說文楊雄方言乃云螳螂謂之蚶則蚶宜合上
螳螂蚶而此以蛭負勞三字為科美羅氏說与
此正合惟以奎莫辨為句未詳其校定頗為精
審

補韻十卷碑目一卷攷證一卷江都秦氏刻本

宋劉球撰宋洪氏造區別漢隸為五種書曰釋曰
續曰韻曰圖曰續惟韻書不成今隸釋隸續不
絕於世讀書附志隸韻七卷止第三卷第八卷
僅存要機漢隸字原韻類其字蓋所以補文惠
之缺文惠盤洲集書劉氏隸韻云予初見劉氏
子隸韻紀元凡隸釋碑刻無一不有驚其何以
廣博如是及觀其書乃是借標題以張虛數其
間數十碑初無一字至他碑所有則編次又甚

疏略古碑率多模糊辨之誠為難予因作隸釋
目為之昏孔宙碑南欽孔饒王純碑鵠摩連健
文理判然此書乃以畝作敏以廢作廢此類亦
不一漢人專以假借為事韻中略不表出學者
何考焉劉球此書凡十卷載入宋史藝文志為
歲暮家所雇見高邱宋氏僅得兩卷得得天託
為創獲江都秦恩復得宋拓石刻本十卷末有
御書應奉沈亨刊七字為明能清齋吳廷所藏
華亭華文敏定為德壽殿本未破然為當日秦

進後奉刊之本無疑書中孔宙碑以畝作敏王
純碑以廢作廢都陽所識一一具在思復後序
謂此外為荀君碑陰友作支枝官碑以畀作卑
唐扶頌以幸作幸鄭國頌畝壽碑以愛作舜此
皆采錄時之失嗣於范氏天一閣中復得殘本
碑目一卷及劉球奏進表幸篇別為一卷以此
書自宋南渡以來數百年間晦而復明嘉慶十
四年墨諸版加以攷證增諸卷末球碑目所引
諸碑凡二百六十一種存於今者四十七通石
亡而重刻者四通石已亡而有舊拓本者七通
較球所見之本不及四分之一阮文達四庫未
收書目謂球當日採獲之勦編次之多闕佚氏
之緒餘導字源之先路為功亦非淺也

方言疏證補一卷 高郵王氏遺書本

國朝王念孫撰戴東原從永樂大典得方言善本
因廣搜羣書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互互泰訂
正謬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
七逐條詳證之念孫嘗從授經為之證補初別
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
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為之作釋也戴云
雅記故俗謂常記故時之俗郭注雅介雅也以
雅記對舊書失之介古爾字各本訛作小據下
云釋詁釋言之屬當作介雅甚明此條自明其
作書之意謂舊書所常記故習之俗所語本不
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是以作方言以釋之郭不
達其意以為指介雅釋言亦失之丁小雅云漢
書敘傳函雅故通古今故為訪魯故韓故之故
與詰同雅當如郭氏解善以雅為常下節古雅
訓古常也尤不成辭且舊書亦不類漢人句法
盧紹弓云丁說是也書雅當連文記謂記載故
謂訓故俗語鄉俗之語念孫謂此當以舊書雅

記為句故俗語不失其方為句雅者故也謂故
記也舊書故通指六藝羣書而言俗語謂故時
記俗語既言舊書又言故記故俗語者古人之
文不嫌於複也言舊書故記中所載故時俗語
本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作方言以釋之耳
下節古雅二字正謂舊書雅記郭以此為爾雅
以彼為風雅皆失之古雅二字正當訓為古常
古常之別語謂舊時列國之方言耳舊二十
公羊傳門有古常墨子春秋雅篇重古常古

常二字何以不成辭漢書河間獻王傳皆古文
先秦舊書劉歆傳皆古文舊書舊書二字何以
不類漢人語善謂故為訓詁之詁而以書雅連
讀記故連讀則真不成辭矣以舊書雅記故連
讀則愈不成辭矣解釋極明結弓謂戴氏之書
尚有當增正者又謂小雅於此書果獲裨益之
功最多王氏此書尤精核過人晚年以精力衰
績未能卒業為憾也

爾雅一切注音十卷 木犀軒叢書本

國朝嚴可均撰題曰歸安嚴萬里鐵橋集輯其舊
名也是書輯隸為舍人以下眾家之注及郭注
並漢所為音義圖讚纂為一書加之校訂殊便
讀者其攷證經文以釋詁胎始也胎本或作殆
毛傳詁風傳殆始也正義云釋詁文撫士大也
撫本或作撫鄭注周禮膳人云撫士大亦一也
疏云釋詁文士本作任毛詩北燕燕傳任大也
正義云釋詁文撫厖有也有本或作厚毛詩節

南山傳撫也長發傳厖厚也正義並云釋詁文
暱近也暱亦昵書十一卷秦誓傳昵近正義云
釋詁文引孫炎注亦作昵文選注同假已也
假或作瑕訪思齊後假已也正義云釋詁文釋
言疾壯也壯本或作莊訪思齊傳疾莊也正義云
釋言文祺祥也謂祺當作禎訪維清傳禎祥也
正義云釋言文伐淺也伐本或作踐訪東門之
墀傳踐淺也正義云釋言文抵本也周禮典瑞
引作邸本也握具也本或作屋訪權輿義屋具

也正義云釋言文釋器所斷謂之定鄭注周禮考工記車人引作句欄謂之定骨謂之切鄭注周禮大宰云珠曰切賈疏云蓋司農讀亦雅本骨作珠也釋天夏曰復祚謂書高宗彤日傳詩絲衣箋公羊宣八年解詁引亦雅俱無此句公羊疏云諸家亦雅悉無此句郭本有之疾雷謂之霆舊本並作疾雷為霆覺蓋傳寫之誤據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卷引改正釋鳥鵲鵲老左傳正義二十九云鵲鵲老鵲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鵲下屬唯樊光斷鵲鵲為句以老下屬邵晉涵云諸家釋九鵲之名者俱有老鵲不獨樊光然說文云鵲鵲老也又云老鵲鵲是則鵲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者為非疑下文鵲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為重衍而去之耳可均謂邵說是也古時經傳別行義隸重文作二易生脫誤此當據各家及說文以鵲老斷句下文當據賈逵服虔杜預左傳注作老鵲鵲鵲邢昺謂樊光本以老下屬唯鵲不重

然左傳正義引賈逵謂舍人樊光同是樊本實重鵲字邢疏課也其攷證舊注者釋器一羽謂之歲孫炎云蓋誤郭璞云凡物數無不從一為始謂孫意以一羽不當別為制名故云誤也鄭注周禮地官引亦雅文亦謂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釋樂宮謂之重云云劉歆云云玉海載徐景安樂書引劉歆云云謂劉歆之說漢書律歷志取之與釋文同而玉海所載尤為詳備故附錄之釋木樸枹者舊注云樸枹也說文木部樸枹也徐鍇曰亦雅方說諸枹而連屬云樸枹者則注解者自然以此為枹也許慎所引亦雅在張揖以前而今學官所用及鍇所引是晉郭璞注所以與許慎不同也釋蟲蜚蠊蚋蚋漢書五行志引劉歆說以為蚋蚋之有翼者食穀為說文虫部引劉歆說蜚蠊蚋蚋蚋子疑即亦雅注其攷證郭注者釋詁要安坐也郭璞云禮記曰要而后傳命今禮記無此文士相見禮云要而后傳言釋言饋饋給也郭璞云今呼養者

修飯為饋餼均熟為餽者修均三字據訪正義
十七之三卷引增者修當作音修麓屬也郭璞
云麓音狸三字從訪正義十八之四引增釋草
離南活莞郭璞云零陵人祖日貫之為樹郭璞
注山海經云零陵人植而日灌之以為樹此注
祖日貫之疑有脫誤釋畜狗四尺為羆郭璞云
公羊傳曰羆公有善狗謂之羆也公羊宣六年
傳云羆公有周狗謂之羆何休解詁周狗可以
比周之狗所指為意郭引作善狗疑傳寫誤可

均博引彊識精攷據之學故其說皆有義據也

續廣雅三卷道光乙巳刻本

國朝劉燦撰燦字星若鎮海人經義考有唐人劉
伯莊續爾雅宋陸農師著埤雅 國朝沈彤有
釋骨任大椿有釋綰董彥舟有釋祀卷施閣集
有釋舟釋歲問經堂叢書有釋人陳仲魚有釋
禮劉寶楠有釋穀又有本車制圖解而為釋車
者燦有釋物燦著廣氏詩緝補義以故詁訓
多本毛傳於正義未確者著其解以趙庶泉訪
細之例其釋親釋宮釋天篇尤采擇精確恐蹈
王氏僭經之失名為續廣雅定海黃式三圖里
王望為之考訂咸學標序稱其搜羅經傳及儒
先遺訓補前人所未備惜未能自注其所出

廣釋名二卷 粵雅堂叢書本

因相張金吾撰金吾字慎旃別字月霄昭文八補
修士弟子員訓詁原於聲音自易論禮記已有
其例如乾健也坤順也政者正也刑者例也及
孟子庠序校教序射之類劉成國釋名二十篇
大暢厥旨因字釋義從音求義多以同聲相諧
金吾以其釋親屬而不及夫釋樂器而不及琴
釋周鼎夏收而尋則秋釋秦晉吳越而蜀不載
誠有次序所未能究備者輯諸經傳注及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子緯侯壽書凡劉氏以前暨同時諸儒著述所
及見者就原分之目依類廣之自序謂名之言
鳴言命則義得兩通亨之言留言則說可立
存易舍三義必合簡易變易不易而其說始備
訪有三解必合志也指也承也而其義始全凡
原書未釋如東風曰條風之類已釋而訓解有
異如天類也之類皆考羣書備其訓釋注明出
處以便覆檢古今音異清濁輕重往往不合如
元命包以地訓易白虎通以蕭訓默似與諧聲

不協蓋古雉易地三字同音易平聲即夷故地
可訓易蕭從南得聲蕭聲相近故蕭可訓夷
重輯斷自漢代體例謹嚴比類相從雅而不越
魏晉後諸儒訓詁有上釋名相類者如尔雅釋
文引晉太康地記釋揚州曰以揚州漸太陽位
天氣奮揚履正舍文明故取名焉之類擬作續
釋名未成金吾歲書最多淹通六籍遺家編撰
著上儲藏俱為族子攘去黃廷鑑撰傳謂為造
物所忌良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小爾雅補義一卷 同治癸酉刻本

國朝王貞撰貞字彥明號月池婺源人取宋咸注
加以補釋以按字別之為謂方言郭注引面槐
赤曰報今本無其文意此或有竄易方言首謂
之謂閭後曰舳舻即閭閻也舳江東呼為舵此
恐頭尾二字互為漢書注文選注亦互有得失
埤雅引兔之所息謂之窟窟之所息謂之場今
脫誤切尋皆八尺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此曰
四尺鄭元曰七尺應劭曰五尺六寸竝非禮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總五兩以兩為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匹
凡十卷為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与此異焉
廣雅禽二曰合合十曰升升四曰桓桓四曰區
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斛斛十曰秉秉十
曰筥筥十曰稯稯十曰耗耗與風俗通義述文秉
二十四斛竝異雅篇帙不多於此書為脫校訂
為審攷段氏說文解字注謂王肅諸人竝云仞八尺
淮南子覽冥訓則云七尺程氏疏曰通藝錄說仞
甚精定為七尺貞蓋未見其書也

爾雅直音二卷 天塘園叢書本

國朝王祖源撰祖源字蓮塘福山人官四川成縣
龍道為爾雅音者有孫氏炎郭氏璞施氏乾謝
氏嵎顧氏野王曹氏憲釋智憲母氏昭商無名
氏音訓薛氏敬之便音今皆不存陸氏德明釋
文以釋音義邵氏正義附刻二卷多所是正錢
氏大昭嘗為之補惟童子就學不諳反切往往
以方音求之音讀益謬乾隆時有直音之刻祖
源以其頗多謬舛有改舊本正之文者釋地西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於邠國據說文所引改邠為汭釋邱屋內為隩
外為隈據李巡釋文之本改隈為鞠雅有依據
然注疏本皆作邠作隈良由漢晉以來師授不
同文字互異二本並行不得以為俗本之誤而
漸改之有曉改正文者有正文治誤俗本者有
漏音者有誤音者皆據注疏本釋文及韻書補
正重雕以課家塾卷末多據鄭氏樵之說汪師
韓常駁正之似不必援引也

古籀論三卷 己巳刻本

國朝孫詒讓撰史籀十五篇為古篆之樞紐說文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許君以後馬鄭諸儒即不復徵引馬國翰輯本頗有遺失陽湖莊氏作古籀疏證論者議其專輒為一家言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及詒讓所著古籀拾遺不以銓釋籀文為主第多記古器異文吳氏明于形體孫氏於詒讓假借所得為多錢唐薛氏儀徵阮氏南海吳氏三家書皆有所補正嗣得海豐吳氏

標古錄金文以其搜錄闕博釋文精審有足正其舊說之疏謬者亦復校訂吳錄之失同獲新義并錄為二卷刻者改為三卷自謂所見無遺鼎季嬭鼎克鼎毛公鼎井人鐘金文鼎選尊師趁鼎穴卣戉叔朕鼎辨證難字治此學逾卅年為齊侯鐘鍾數狄鐘師鉢父敦趙曹鼎數鼎乙亥方鼎皆吳子苾所未見所觀拓墨余千種然必謂倉頡遺文於此不勝固未易言孰嘉大師以稽古為職志者亦初不僂此也

倉頡補輯證小箋二卷 李氏三種本

國朝李滋然撰滋然字命三號樹齋長壽人先儲己丑進士官廣東知縣小學書以倉頡為最古孫氏星衍任氏大椿馬氏國翰陶氏方琦先後緝有成編吳縣王仁俊蒐訂遺文復得二百二十餘事加之疏證滋然以其標名補輯校錢有任馬二家均已采錄無異文者有原文并無異宜或因轉寫謬致散見偶有異同者有援引唐本玉篇羈政糾證未合其疏釋作小箋二卷仁

俊原序謂倉頡所訓每多假字以說文求之本字為之糾證滋然謂其重撰輯說文博采古說二十九家字畫一遵斯篆倉頡篇為李斯所訂古字實多雖原書久亡羈書徵引不無羈紲執此以定倉頡所收盡屬假字未免武斷許氏遵修舊文綜形聲義而并釋六書大例而外惜義尤錄善以所刻篆文志屬本字尤承許指其合仁俊書凡所辨駁自比陳左海之於前章詒諸淨友具徵直諒

杜松江本急就篇一卷 王忠愍公遺書本

國朝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海甯人州學生以薦直南書房 賞食五品俸謚忠愍明正統四年吉水楊政得宋葉石林所摹皇象章草急就篇刊石松江府學以元中宋仲溫本補其闕字明季類帖重摹無釋文無宋補字道光中三山陳氏雪峰獨抱盧重刊有校改嘉慶初孫伯淵貳南園所刻与松江石刻本同顧千里所錄洪筠軒所摹皆出孫本乾隆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內府以趙文敏章草本及俞紫芝釋文刊於三希堂法帖与葉本同源鈕匪石所錄楊州汪氏藏趙文敏正書本文字多与葉本趙章草本合玉海附刊王伯厚補注本為顏本宋太宗以鍾繇書急就章草書刻石王氏以皇象碑本顏本黃山谷本李仁甫本朱子所刊趙本校之顏本宋御書本及唐時日本僧空海臨晉人本与葉本大異即三本亦自相異國維以葉本出皇象宋太宗御書本出鍾繇空海本出衛夫人或

王羲之而顏監注本則兼錄各本顏注行而魏

晉以來舊本廢王氏補注出而唐宋舊本亦廢顏監所見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謂崔浩及劉芳所注深宵所見則惟皇象碑本敦煌所出漢人隸書急就百餘字与皇象章次正同皇本尚存先漢之舊鍾顏則有竄入之章以文字言則皇本屢經傳摹不能無訛鍾顏二本亦有改字是書以葉摹皇本為主合較諸家定其得失其謂公南園本孫序云出索靖前題史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名末題紹聖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於卷末復謂之紹聖摹勒皇象本又言其本存一千三百九十九字与松江所刊葉本字數已合則云出索靖者固非即紹聖三年摹勒之款亦不可信辨駁極富雖後世說及解早已謂其南園本註曰公南園本中竟與刻則只以公南園本通藝錄說四庫精定也

春秋燬俘四卷 榕村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字晉卿號厚菴又號榕村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貞承纂周易折中深通理數平生擇經之書甚具春秋竊以康熙乙酉燬於火孫清植搜拾燼餘纂輯成書有在榕村全集及語錄春秋目中未經錄出者元孫維迪點勘授梓隱四年衛人立晉鮮云州吁者王不能殺諸侯不能殺而使衛人殺之王不能為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立君諸侯不能請於王為衛立君而使衛人立之故書曰衛人立晉傷其無王法也夫其罪衛人擅立也微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解云紀侯不名不奔曰大去其國與其不下齊也與其下齊則於義乎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蹢於九陵勿逐七日得古人太公是也又曰嘗往來厲億無喪有事古之人周公是也居下位則可遠辭以圖存在上位則宜無失其有事不喪也喪者無喪有事者也喪貝以蹢陵勿逐而復者權也紀

侯去國合於太王之義矣而於所謂七日之得無聞焉雖然賢於服屬甚而囚虜者也發明經義析理甚精嘗謂歲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聖祖御定諸書多委光地參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春秋比事參義一卷 潘經峰四種本

國朝潘相撰相字經峰安鄉人乾隆癸未進士官
山東濮州知州方望溪春秋比事首王宣伐啟
終闕文係目八十有五事同而書法互異者條
列於簡相以讀正義之言謂孟子多與春秋相
發明好辨王迹兩章言春秋所由作尤為親切
以方氏義例未盡別為條目名曰參義一曰魯
僖王禮二曰楚僭王號猶夏三曰晉僭王權四
曰王者博膺典禮之迹之熄五曰王者命德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迹之熄六曰王室討罪之迹之熄七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八曰其文則史各有論說其謂惟天
子得稱元年魯侯國安得改元書元年罪魯僭
也非以為正始而大之義雖本公羊家何氏說
然春秋削章即記魯侯之僭恐非聖人之用心
攷白虎通云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
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
春秋桓文宣成襄昭哀并有其文班氏所用公
羊說與何氏異萬斯大謂天子為天下共主

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為卿士依然臣也一統

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要有諸侯改元之理
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
事孔廣森則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
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于其境內陳立謂
玉海引樂資春秋後傳云惟王者改元諸侯
改元汾王以前未之有也考桓二年左傳云惠
之二十四年又云惠之三十年是東遷之前諸
侯已有改元者矣僖之何休云惟王者受命改
元立號其言必有所受之至言春秋託新王于
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健體奉元春成萬
物則曲為之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春秋尊孟一卷 潘經峰四種本

國朝潘相撰橫渠張子謂惟孟子能知春秋東山
郝氏專主孟子以爲晉楚爲三僭國相本此意
泰互源譯謂尊孟子乃說春秋題曰尊孟書中
謂僖公十八年以前爲齊桓定魯救衛存邢優
蔡伐楚盟首止會葵正之事僖公三十三年以
前爲晉文納王請隨戰城濮盟踐土以臣召君
以陪臣盟王臣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
專政橫行南晉國一百五十年據奪王權之
事而僖公之僭行郊禘作爲頌詩儀善大宗遠
稱姜嬀后稷近及大王翦商文武之得天下因
自誇其荒淮徐惇剋楚之事而僭稱所紀伐鄭
滅弦圍許滅黃敗徐伐隨盟燕上執宋公伐宋
獻捷滅夔圍宋其僭王無憚之事亦極詳焉晉
乘檮杌春秋之史其文惟此爲盛王迹之熄亦
惟此爲甚夫子竊取其義筆之削之以維王迹
者亦惟此爲備孟子舉三史而不及齊史怒桓
之未爲熄王迹也但始其事者齊桓也故曰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事則齊桓晉文此其全書大旨文筆犀利言之
成理然往往失之過苛 提要謂郝敬春秋直
解曲筆深文務求瑕累主一義以說經者大都
不免此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左傳古今分年考一卷 曲園羅纂本

國朝俞樾撰以紀事之定例必冠以年月然事必有其緣起以陳五父之鄭莊盟在十二月而其事不始於十二月故先書陳及鄭平鄭伯使宛來歸初在三月而其事不始於三月故先書鄭伯請釋泰山之祀以泰山之初易許田左氏之傳本非年各為篇章連為文初無間隔後人合傳於經每年必以年連首年以前所有文字割編上年之末於是文義多不通以云十九年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遂城而居之無上文則所城何地居者何人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無上文則使者何人五年春原屏放諸齊無上文則所放何人古人無此文法樾一一為之訂正以存左氏古本之舊與翁方綱春秋分年系傳表用意略同於文義無可損益也

春秋日月考四卷 味義根齋全書本

國朝譚澧撰澧湘潭人是書用歷法密率推算春秋月日自隱己未迄哀壬戌二百四十餘年間逐日定朔逐年南至及經文所書日食內外傳所言經度皆詳推而備考之光緒丁丑刊于郴州學署案嘉定陳瑒嘗依錢氏所衍三統術作春秋歲星算例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當始甲寅終乙卯據太歲與歲星推之寅終丁巳較乙卯後三年以莊之二十三年昭之十五年兩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趙辰之歲也而今本春秋之始己未終庚申者由不知太歲應歲星均有趙辰之法澧乃謂西漢之世左氏未置博士傳者頗少不免為劉歆輩所增歆所造三統曆屈經史以就私文後漢漢尚書令陳忠稱其欲以合春秋樸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其自序又謂歷法之亂甚於春秋之時蓋諸國各自為曆正朔置闰有不同至於推朔步氣先後參差左氏記事則精誤歷則謬杜預作春秋長曆曲徇傳文

而不能正其失且置閏又非歸咎於終自謂推
算詳審其月正有不逮子者則知當時歷術之
乖其甲乙有前前後後相違者則知當時史家之
誤不知劉子駿以三統術說春秋故亦曰春秋
歷依錢氏所衍三統術以算春秋歲星乃經生
之實學非步算之末技也

說文理董後編六卷 蓋山圖書館石印本

國朝吳穎芳撰穎芳字西林仁和人自號臨江鄉
人研精小學專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
為篆書而細書為注其實許氏說文上下相連
皆當作大書如雞黃為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
誤讀為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間有未備
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
補正又怪鄭氏夾漈之著書務由先儒為難詆
諆而過當而持論互有所偏取徐楚金鑿傳祛

妄疑義諸篇夾漈通志六書略王肅齋正始之
音六書說方輿之通雅說文概論顧亭林日知
錄論說文一一討論之為說文理董久未刊布
王昶撰傳稱其績學為行安負樂潛成理董四
十卷謝啟昆小學考作三十卷譚獻見其殘稿
前編四卷後編六卷稱其為儒師卓爾獨照開
先後來江戴王段其書滿家而引為開山約畧
具此是書僅後編六卷為原稿之副本乙巳蓋
山圖書館影印糾彈羣書力專許慎轉注之說

既取禁金又云轉注之義有五王傳所謂轉注之義尤闡其要惜寫本頗有脫誤未得原稿為之輯補也王傳又稱其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字之類為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視爲獸之文曰与地之宜各溯其原之所從始而沿其孳生之流成文字原流六卷今未見

程文徐氏新補新附攷證一卷 續學齋叢書本

國朝錢大昭撰大昭有說文統釋序已著錄統釋為例有十一曰疏證以佐古義二曰音切以復古音三曰攷異以復古本四曰辨俗以正謬字五曰通義以明互借六曰從母以明孳乳七曰別體以廣異義八曰正偽以訂刊誤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十曰補字以免漏略此書攷證徐氏補錄十九文附益四百二文為統釋六十卷之一道光乙巳大昭孫師環以全書卷帙繁重先

梓此卷大昭與兄大昕以經義相切礪學極精博大昕嘗謂新附內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處猜忌不敢引古誼以力爭而間於注中微見此旨所著說文各同每引大昭說大昭此書亦多引大昕說志字下據江氏聲說謂志字从心之亦聲于六書不謬劬字下引江說劬亦可用病曲脊也有勞於王氏鳴盛孫氏星衍說亦多徵引惟寘字下引惠氏棟曰寘古通用示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寘引曰從用徵

經示于鼓棘庶鳴示我周行幾示當作實鄭注
中庸云示讀無如實諸河干之實此則經傳異
文非謂實即示字不當據以為攷證也

唐雅疏補正一卷

殷禮在斯室其書本

國朝王念孫撰念孫注釋唐雅善以古音求古義
旁推交通段氏玉裁謂讀疏謹以入武陵桃源
取徑幽深而其中曠朗刊成後復加勘定補正
五百有一事細書刊本上或別載加入書中書
眉條行同朱墨爛然朱筆補疏有念孫案三字
為石曜親自勘定其補自文簡者則冠以引之
曰引證甚詳學海堂經解淮南書局重刊志據
原書未見此本光緒庚子漢軍海長蕙伯編刻

於淮安丁巳王國維列入雜誌戊辰上虞羅氏
重加校錄以校正各條皆出自石曜朱書為文
簡所清寫墨籤則文簡尚未清寫者也故仍署
石曜名懷臆滿也注噫噫即福臆之轉下改小
雅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盈亦語之轉
也易林乾之師云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
碑云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我來與與我稷異
翼翼翼翼與與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維億猶
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

萬億及種之億不同傳以萬萬為億幾以十萬為億皆失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即臆盈言其欲不可盈滿也文十八年傳云侯欲索侈不可盈厥意與此同盈與逞古同聲而通用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左氏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皆其證也杜注訓億為度逞為盡皆失之補俄患陰衰也注義字亦

是傾衰之意下補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云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娛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謀利祥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以上八者皆冠賊姦究之事義即鷗義姦究之義也剖析精審如肉貫弗益生平專守經訓自壯年好古日有課程至老不倦成書後猶刪定不遺餘力以此也

說文五翼七卷 光緒八年重集本

國朝王煦撰煦有小爾雅疏已著錄是書一曰證音謂古無所謂四聲唐李陽冰宋徐氏兄弟乃以四聲說文求無闕隔難矣今旁證經傳既漢魏諸訓定厥本音禱其無陋一曰證義謂說文傳寫失真北齊時顏之推已不見原本采漢魏傳注暨金石諸書有闕字義者加之攷訂許注援據賅博義涉隱晦輒用詮解三曰拾遺謂徐鉉于注義及叙例偏旁刺取一十九文分補諸部挂漏什九爰復逐加點勘以說文補說文參檢字林玉篇廣韻諸書辨其字出早晚毋使涸清一曰去復謂說文重出徐鉉標注一十八文時有踏駁據古今文字志為訂正又舉其脫漏者若干文一曰檢字謂說文部居秩然其字有應在此部而附見于彼部者亦有一字兩涉偏旁互相出入者今各據偏旁類為標準舉其不合六書者雖偏旁近似不登其古籀偏旁難以歸部者不列入題曰說文五翼嘉慶戊辰釐

訂授梓書中謂後鄭注經多云讀若某高誘注
呂覽有緩氣之說何休注公羊傳有長言短言
之義古一字含數音雖無後正紐到紐雙聲疊
韻諸名例而實則備之元音五忽切亦音魚厥
切莊子兀者王貽兀者毋山無趾皆以兀為跖
足字是兀有月音之證惠論小車無軌說文作
軌云小車元聲是元兀同聲之證公羊傳曰春
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何休注伐字注云讀伐
長言之伐人者也下伐字注云讀伐短言之見
伐者也準此而推是元長言之為元元短言之
為元元从兀得聲無可疑者信可為許書羽翼
矣

親屬記二卷 光緒丙戌貴陽陸氏集本

國朝鄭珍撰白虎通義引禮親屬記文出釋親蓋
逸禮篇名張稚讓所謂舛孫通撰置禮記不逮
爾雅者也朱子輯儀禮經傳傳及爾雅釋親是
書攷禮徵合古今名稱網羅而彙列之稱名舉
類博採羣書分注出處間有案說謂經傳絕無
父母在而自稱之考妣者顧亭森氏所引易書
皆非自謂其父故可通言古以顯考為高祖專
稱自韓魏公祭式易皇考皇妣為顯考顯妣及

元大德間禁稱皇字而世稱皆用韓公至今不
改珍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求古宮室冠服車
輿之制多釋禮經於喪服五等隆殺先定其所
主名兼糾正釋親差互禮經之誤解經之暇
綴成是篇編題以經記舊名別嫌明微持論俱
有根據凡三代所無後世迺見稱號如舅妻曰
姑之類即本親外姻之名漢晉已降隨俗增加
稱謂至夥為之彙舉無遺外如末世俗稱姑曰
姑母姑夫曰姑父從母之夫曰姨父悖亂不經

皆不登載內人貴陽陳渠補綴刊行子知同後
序稱爾雅所言較以儀禮表服經傳即如九族
名稱凡同高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族曾祖父
母已下四世例加族字曾祖之子孫夫婦男女
自從祖祖父母已下三世例加從祖字禮經條
例故自朗晰迺釋親於此兩行輩羣人之稱往
往傳寫歧誤以致臨田程氏說表禮於高祖曾
子孫稱族稱從祖者時或移混而亂服制等差
即邵氏却氏疏爾雅時且不能適悟駁文強為
之辭是書親疏井然簡明無疑誤學者所宜周
志也

說文職墨三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于魯撰說字香草南淮人許書有段桂芬王
四家博大精深各極其勝是書後出補苴罅漏
多所發明謂從佳與从鳥之字同偏旁者皆同
字也段氏力辨雁鴈為兩字殊屬無謂雨部賁
雨也豈謂此雨字与下文霪風雨土也之雨同
雨者自上而下之謂自部隕從高下也賁亦從
高下之義故訓為雨桂義證謂此雨字當為霪
段氏直刪此雨也三字皆不審此雨為動字也

段氏說文校議以凡言闕者皆轉寫斷爛校者
皆加闕字記之小徐等指為許語皆承李陽冰
之誤豈謂段部與小徐本云家本無注而大徐
本亦曰闕此闕字為校者所加之明證王氏釋
例有非字者不出於說解一例豈謂凡象形之
字不出非字則義不明其或可明者固不必出
而必執其不出者以例其出者為志是後人所
加於是或刪或改所定句讀本極為張皇淆亂
中其失王釋異部重文所舉甚詳豈謂許氏列

重文皆有所本如書古文作某今文作某之類
苟無所本雖明知其同字而必異其處此見其
謹慎之意南發尤精其是正本書者如謂有字
當以左傳昭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之有為本
義引伸為有無之有其不宜有一義最遠不得
執春秋相爭且春秋之有為不宜有亦以羊一
家之說而後人踵襲謂家字蓋从亥非從从豕
古文豕字無別子夏辨三豕為己亥亥部云
古文豕為豕與豕同是也許說亥字之形云一
人男一人女从乙象裹于咳咳之形此正一家
之象亦足備參考也

春秋疑義錦二卷 通行本

國朝劉士毅撰士毅棗陽人是書作於雍正辛亥
成於乾隆乙丑自序謂孔子因國史而作春秋
其間孰為舊文孰為新例必親見國史始能知
之左氏親見國史簡而明信而通推以理而可
據參以勢而可行公羊新周故宋穀梁日月為
例啖趙諸家憑臆說經治春秋者必自左傳始
錄經義之疑而顧有質者得若干篇謂諸誓不
及五帝祖盟不及三王然中古以還忠信衰薄
歎血要神以消揚貳亦不得已詩譏虜盟春秋
貶隱盟惡其非礼者而已諸儒乃舉春秋之盟
而一切惡之非所施於後世之天下也桓元年
公即位程子曰桓公弑隱自立不天無王之極
故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正其罪士毅謂桓雖
有罪而僖隱居位以沒其身相繼有國者皆其
子孫則成君于魯久矣為魯人者念隱之弑則
賊在必誅念桓之成君則法在必廢且五始之
書諸公所同獨以為天道王法治桓公鑒矣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弑君者穿太史歸獄于
盾士毅謂盾既獲罪曠焚速去其分乃徘徊境
上明示族黨以逡巡待赦族黨生心而靈公不
可保矣是啓其黨以弑而待之也惡莫大于弑
君刑莫重於討賊弑君之賊聽其漏網特因竇
獲我心幸其黨之弑而比之也首惡之名不盾
之歸而誰歸劉敞謂越境乃免非孔子之言傳
意以盾既越境免趙黨息心當無弑君之禍
縱其弑君亦非盾有啓之越境之免免于被弑

君之名非免于不討賊之實也筆鋒犀利頗能
得古人之用心哀十二年用田賦士毅謂魯之
變法者三初稅畝增田租也作丘甲益甲兵也
用田賦廣軍糧也家語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
法賦下文云以上則足矣是魯之舊賦以上起
數今欲以井起數加多於舊國語曰鰥寡孤疾
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井出稅
禾秉芻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注云其歲
謂軍旅之歲為田賦發論而第及芻米之數則

所益者軍糧而已車馬甲兵未之益也孟子論
冉求不曰賦甲倍他日而曰賦粟倍他日則田
賦之主要顯然可證杜預范甯胡安國
陳君舉李康之說皆加辨駁亦足以資考訂

春秋集義五十八卷綱領一卷圖說便考二卷

唐刻本

小章

國朝吳鳳來撰鳳來字九成浦江人乾隆庚辰進士官廣西象州知州南京東萊呂氏多治春秋居仁有集解伯恭有類編博議左氏說儒居金華是曰整學其後金氏許氏遞相傳習元季吳淵穎以春秋領鄉薦鳳來其裔孫也是書務通經旨不廢傳亦不盡從傳經傳更相發明博採古今之說而條貫之本 欽定彙纂 御纂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解之旨而詳明之大略如杜謬會義彙錄評點以便初學末附圖說著其受姓封爵核其疆域列各省府州為之個其氏族則以陳氏曙峰之書因氏族譜之外訛本孔氏正義旁參諸經傳注沾焉後學刻於卷末以備攷訂以視諸暨胡序春秋簡融專為科舉考試紺珠之用者為遠勝矣

左傳通釋十二卷道光九年刻本

國朝李博撰博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人乾隆庚子進士注選知縣治經通敏尤深於春秋三傳之學嘗作春秋解義為汪中持去于培紫向索不得惟左傳通釋存遺稿五卷釋國第一釋世系第二釋世族第三釋雜人第四四卷全卷五邑地卷六山水關隘卷七天文災異卷八卜筮卷九官制兵制卷十書數古音六卷闕補長昇第十一全卷十二附錄凡例典禮闕書中謂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氏春秋長歷原書偽至今尚在不應錯謬若是之甚歷之大者首在置閏春秋閏法錯謬已極而失閏再閏之說傳有明文固非徒法之疏實正朔不煩官之廢失使然顧震澹有閏閏表及長歷拾遺表明為補完杜氏之書而復多不用其說又深信趙東山所引長歷仍加辨正不知長歷惟載在正義者可信此外本無足憑今依杜氏之說將此百餘條撥列其間使後之學杜氏之學者有所考蓋博好歷算得宣城梅氏書

盡通其術也嘉定錢坫序齊名為識者所爭相也

春秋三傳駁語十卷

遂池志局刻本

國相毛士撰士有春秋三子傳已著錄唐陸鴻逵
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為春秋集傳辨疑一
字一句有求瑕索孫復等遂有盡廢三傳之
說劉敞駁三傳之義例葉夢得春秋讞駁三傳
之典故至於前代經師加以推鞠之目元程端
學併斥左傳為偽撰必欲使天下無可信之古
書而說春秋者皆得以無師瞽說枵腹而談
賤自謂斬斷舊藤獨闢蹊徑經術之衰於斯極

矣士生乾隆之朝經學昌明之日無論漢宋兩
家大都論必持平言必據典乃以生長北方老
死牖下無師友之誨習於先儒書多未之見取
左氏公穀三傳條例駁辨成為是書無論其有
合與否而空言易駟流弊無窮深澤王澤音序
乃比諸張自超焦表素謂得聖人簡易明白之
旨何其便也

春秋三傳義求二十四卷 欽本

國朝吳敏樹撰敏樹字本深號南屏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官瀏陽縣教諭與同里方稼軒同治經學為學官舉士文學修治章句之職謂唐以前三傳分而蔽於專家之例唐以後三傳合而亂於鑿空之言三傳者經之所自傳而左氏者事之所主凡經之有其文者不可謂無與於義傳之有其事者不可謂無與於經左氏陳事多而主於史善讀之可以多通於經公羊穀梁

之所以言經人或未能察其意詳察切究偏具是書名曰春秋三傳義求以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傳意謂邾本微陋而與魯盟合為漸進爾何休乃有春秋王魯首廢儀父之說大誣公羊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謂魯桓見戕於齊諸家有謂人不能討而天誅之者此於治論則可不可以說經一國之君被戕鄰國此魯臣子所痛憤亦古今之大亂也曹氏雖養高責鄉公之禍君子不以為幸者詰其實而已成十八

年晉弑其君州蒲生漢方氏正傳家稱國以弑

君無道之謬敏樹謂是經不以樂書主獄蓋

雲公為誅趙盾不克而被弑弑君者獨盾一人

屬公則欲盡去諸強臣而為諸強臣所弑苟僅

與樂書同任其逆即士臼犇厥之屬形勢利害

相倚亦不得謂不與其事春秋大夫書國殺者

殺之自其君以當國者君也弑君稱國非其當

國之大臣而誰稱國以弑而諸卿之共為賊逆

見晉之弑欒氏據國屬公之所由弑皆見雲公時

政專趙氏此傳政在諸家考之左氏盡見其實持論尤極透闢敏樹以古文名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謂桐城方侍郎通論直解比較經文頗多通曉而疏於左氏每失事情非達一先生言以自域者也

春秋四傳詁經十五卷 光緒戊申刻本

國朝萬斛泉撰斛泉字清軒興國州人歷主講漢陽崇正書院上海龍門書院興國疊山書院光緒二十八年 賞五品卿銜三十年卒年九十有五以世之讀春秋者多讀傳而忽於經本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輯為四傳詁經以經為主兼採各家之說同附己意大致取發明書法或時勢之異或處倫常之變而得輕重之權晉過穀師胡傳識其以表服興戎是書刪去之而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陸氏瀉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則先父之業墜矣故聖人為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具見斷制雖於三傳節錄成編而簡明平正能見大意與舍傳以求經者不同斛泉學行端純毫動不偽威家國之多於尊君卑臣扶弱抑權亂賊攘夷秋履霜堅冰貴防其漸之義為兢兢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 釋范一卷起起廢疾一卷 渭南嚴氏刻本

國朝廖平撰平字季平井研人光緒己丑進士官教授凡例謂范氏集解不守舊訓以王制為春秋舊傳參以西漢先師舊說從班氏為斷凡所不足乃下己意注所不盡更為疏之疏中引用實事以史記為主間亦用左董子治公羊礼制與本傳實同凡微文孤證本傳先師無說今悉取之杜氏以子語本于劉子政世本是本傳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今亦用之先師說相關之處多引孝經易詩書礼樂為說今仍其義以明六經相通之實何君解詁引用京易韓詩博士之學本因一家今仿其例凡本傳佚義取博士說補之大概以發明古誼推原礼經為主所謂素王二伯大義時出已見與柳興恩之大義述鍾文燕之補注宗旨不同平會試出錢唐張先生頌之為之作序稱其注疏之外別撰大義屬辭比事條而貫之並綴以表旁及三傳異同辨駁何鄭糾范釋

范縠不加詳終之以諸國地邑山水園外篇都
為五十卷可謂勤矣其外篇穀梁大義一卷以
素王為主其中如改制三世親魯故宋黜杞專
周二伯八方伯六卒正外事狀進退諸侯皆從
之今學以王制為宗齊魯詩皆魯國今學劉子
受魯師役之今于先師外凡今學各經師說統
輯為王制注疏復詮釋公羊纂述左氏修定舊
業會通三傳自謂於魯學家法不敢稍踰夫古
人注經例不破傳 國朝經學崇尚專家然樸

學之士求勝昔賢湛思孤詣往往意過其通力
矯庸淺輒成僻謬卒與猖狂恣意信口漫古者
同議不可不防其漸也謂周禮古學王制今學穀
梁素王蓋後制春秋改制故與周禮不合其異於
先儒之專守者多矣其釋范并言謂人之為學所
以求不足則以市有餘凡已而昧求決於書一語三年
不為達則潛心有得之言可使學者知讀書之
不可為也

寫本春秋經傳集解四卷 鳴沙石室古經殘本

國朝光緒間敦煌出春秋經傳集解唐寫本二卷

六朝寫本二卷敦煌自漢至唐乃中西交通

道人文極盛光緒庚子敦煌縣南千佛洞佛龕

坍塌古寫本故書雅記暴露頗多此殘卷四甲

卷存僖公五年世字作廿當是初印寫本而丙

與民不執筆不可曉已卷存僖公二十七年至

三十三年唐諱皆不避出六朝本西卷存昭公

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諱而不諱民殆寫於武

德初年丁卷存定公四年至六年唐諱皆不
缺筆亦六朝寫本取以校宋以後整本異同甚多
惜僅得全書之什一上虞羅氏景印於鳴沙石
室古經叢殘中前此宜都楊氏藏有古寫本春
秋集解經公殘卷十八年傳冬城向注引詩定
之方中及此未正中也二中字作由缺末筆之
下半避隋諱乃隋寫本日本石山寺藏昭公一
卷日本經籍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古寫本全
帙卅卷今歸宮內省圖書寮此種雖無關於學

術之輕重而殘篇故紙未始不可以資點勘也

寫春秋穀梁傳集解一卷 明沈石室古籍殘本

國朝光緒間敦煌出春秋穀梁集解起莊公十九

年盡閔公二年前佚數行後題春秋穀梁莊公

第三閔公第四合為一卷又後題魏朝三年三

月十九日書吏高義寫又記用紙數及字數為

當時官府寫本六朝以來穀梁集解分卷十二

每公為一卷此莊閔合卷陸氏音義于莊公十

九年下注傳本或分此以下為莊公閔公合卷

與此本合其經注與釋文別本合者以十九年

傳不以難介我國也今本介作通釋文通本又

作介廿三年經書伯亦姑卒本亦作射釋文射

本或亦廿四年傳素栗鍛脩注取斷斷自脩勅

今本作整釋文作脩飭注本或作勅或作整廿

七年傳衣冠之會十有一注傳元年會于打今

本作檉釋文檉本亦作打廿七年杞伯來朝注

蓋時王之所黜也今本黜作紕釋文紕本亦作

紕卅年傳以齊終也注齊紕也今本齊作齊釋

文齊本亦作齊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路姑今

本路作洛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二年夫人姜氏遊于邾今本遊作孫釋文孫亦本作遊其中
有與宋本合者與唐陸鴻宋張洽所見本合者
又有不見釋文而可確定此本是而今本誤者
上虞羅氏景印並記其異同於羣經點勘中

左氏會箋三十卷 明治三十六年刊本

日本竹添光鴻撰光鴻字漸卿

日本治左氏者有中井積德增島固太田元貞
古賀煜龜井昱安井衡海保元備光鴻晚出歿
集其成以舊欽卷子金澤文庫本春秋經傳集
解為底本參之石經與宋本而經注之有異同
者一一疏明博采古今諸家論說融會貫通申
以己意以秦穆姬屬賈君為杜注賈君晉獻公
妃賈女也箋謂唐固以賈君為申生妃得之申

生穆姬同母弟故屬其妃其精核多類此所引
國朝人則顧炎武王夫之魏禧萬斯同斯大
毛奇齡方苞張自超江永惠棟顧棟高姜炳璋
朱元英趙佑姚鼐段玉裁王念孫引之梁啟超
焦循阮元崔述雷學淇沈欽韓錢琦高澍倉越
貝載序中見於疏論者有洙荊秦魯鄭數見注
中者不在此數以議論發揮大義考據出于獨
得為主自序謂經以載道道原於人心之所同
然以同然之心求同然之道何必容彼我之別

於其間具見大指金澤文庫本者音博士清原氏參北條氏幕所授諸注之一源出二相金澤文庫在今神奈川縣久良岐郡金澤村北條實時所創建也是書存于文庫德川氏收入紅葉山文庫今則為御庫物先鴻請於祕府校其異同所對校宋本一為廟氏字本蓋北宋監本一為正中二年震宋本當元泰定一為江公亮本嘉定六年所刊一為興國軍學本嘉定九年刻

說文補考一卷又考一卷 原刻本

國朝咸豐學標撰學標字鶴泉太平人乾隆庚子進士官河南汝縣知縣改寧國波府教授著有漢學諧聲用說文明古音論聲一本許氏由本聲以推變聲既列本注旁搜古讀以為之證復以言說文者尊徐氏兄弟鼎臣工篆法楚金長引據於古聲皆未之究故偏主會意謬云六書之中形聲最淺末又謂鄰近傳寫多妄加聲字然楚金通釋尚多存疑鼎臣任意刪削頗亂舊文

其原讀若某驗與時違輒復去之諧聲雖稍辨正仍不能不繫其訛因求得楚金書細為讐校附他所見為說文補考一卷又考一卷多辨正二徐謬誤末附正文脫佚見注字注文參用今辭字謂後人傳錄攙入俗書或原文用古篆注參今辭使人知曉如古冰字作欠凝字作冰艾注冰臺也鮑注羊凝血也設从古篆作艾欠臺鮑羊冰血豈能責人之解且如許君淮南子注步與說文本解不同舊註相承照用易曉何必

便度持論亦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春秋名字解詁二卷 經義述聞本

國相王引之撰引之有字典攷證已著錄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專事人者也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其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吾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礼疏引盧氏礼注云古者名字相配引之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因聲音以審文字因文字以察訓詁謂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義相比附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古人名字音韻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定以五辭擷以六例詁訓列在上編一百五十五條名物分為下卷一百三十三條名字相應故訓所存而古義不可周知者姑闕所疑春秋內外傳人名凡注以某為某而今未知其審者左傳人名有似異而實同者列於後王肅家語所列名字異於他書者皆不可信不以彙入其名解詁者漢汲冢王父山小學為漢官高胡廣為作解詁蓋劉熙釋名之辭也

說文校議三十卷 吳興叢書本

國朝嚴章福撰章福有說文校議已著錄可均說
文校議專訂大徐之誤章福以其不無遺憾正
誤補闕自道光甲辰迄咸豐丙辰五易稿而成
書校議帝字下云古文諸上字已下皆後人校
語是書謂許書重文皆附見於說解中不出篆
籀或見于本篆下或見於他部所據之偏旁下
校者輒據說解增補篆文而又廣搜古籀今俗
雜出皆非許舊又謂說文聲義者十有七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不言亦聲而義在其中凡言亦聲者皆本部首
聲以部部莽从犬从犛犛亦聲丰部胖从丰从
肉丰亦聲若此類皆許原文至一部更示部祐
玉部琥類皆後人校改相繼推闡以竟一家之
學可均校議卅篇凡三千四百四十條章福所
議得三千五百九十條相與商訂者有周氏與
濂汪氏日慎載氏宗洛許氏樵蔣氏維培所見
之書有王南陔之說文段注訂補錄可廣之說
文統釋江耕澐之經史子字準繩徐謝山之說

文段注匡謬及珥林之說文統纂蒐采極博

難極精多為前人所未道沈家本序稱其家

之訓尤為獨出然尚有未盡小徐本說文亥為

豕與豕同意玉篇引亦有豕字是古文亥豕二

字意同而非一字王氏云小徐祛妄篇引李陽

冰說古文亥本象豕減一畫是字形而微不同

故曰同意然則大徐本無意字者非也呂氏春

秋言史記三豕渡河子夏以三豕為己亥是此

二字相似故易誤段氏謂二豕之古文實一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亦非此文者云从山亥自亥為豕讀者不得
其義竝疑其聲遂改為豕有聲耳其是非因異
仍有待於後人之審定也

讀說文記一卷 古均閣遠書序

國朝許樵撰字林夏說珊林海甯人道光癸巳
進士官江蘇徐州府知府權糧儲道精治六書
擬纂說文解字統要以祭酒某聲為準仍將鉅
錯所列音注註各字之下其與祭酒音讀違
戾者取周秦先代有韻之文參稽比較是正其
失未寫定寇亂散佚是書條記所得校錄鉤稽
移盡曲折詰字下云詰者古也古者故也說文
作詰訓詩作古訓漢書藝文志又作故訓註字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卷

吳而義同段氏謂詩曰詰訓不成語當為詩
曰告之詰言六字謬懋字下云懋檢古字通書
立政檢人釋文本作懋蓋懋為本字檢為假借
字相時懋民今詩無此文即商書相時懋民集
韻懋說文疾利口也引商書相時懋民知古文
尚書作懋說文引作詩曰蓋傳寫誤也於王文
簡稱先師亦多徵引金石文字寢饋研精羅致
海內已刻未刻諸書而以鈕樹玉王筠釋例句
讀為絕詣惜所著書不悉傳

小學鉤沈續編 卷 緒士辰刻本

國朝顧震福撰書福字竹侯江蘇山陽人諸生唐
書藝文志載小學諸書倉雅以下哀然尚存五
季之亂日就散佚吳化任子田刺取往籍所引
古字書排比為小學鉤沈較海甯陳氏小學拾
存歷城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最為精博然成
於晚歲不無遺漏震福就諸書所引而任氏所
未及者仿其辭例輯為續編有補任氏已引之
未備者有正任氏已引之誤者有與任輯字同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卷

義異字異義同者任輯切韻僅十數則今皆採
諸家有陸詞切韻孫愐切韻郭知元切韻王仁
煦切韻祝尚邱切韻釋氏切韻裴務齊切韻麻
果切韻李審言切韻蔣飭切韻惟張戢考聲切
韻輯存五卷另編刊行任氏從元應一切經義
輯諸字說今從慈琳一切經音義輯者倍從於
前蓋比來日本所出諸逸書多引古籍佚文任
氏多未之見也

讀通鑑綱目條記三卷 嘉慶年刊本

國朝李述來撰述來字侶仔武進人儒籍仁和為
阮元視學浙江時所取士朱子綱目非自成之
書又非已成之稿編次掇摭刊寫失真其間牴
牾往往而有明武進陳伯載著集覽正誤張英
公亟稱之為之掇摭以傳世述來以涉綱目所
見諸本有御批通鑑綱目本元本明正德福
州本嘉靖本萬曆本陳仁錫本疏通疑滯纂次
條記有通鑑原文而文義蹇晦者有增原文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與上文不復相贅者有仍通鑑之誤而失檢者
分注中引胡氏致堂說有不度時事橫生意見
非朱子意者集覽諸書雖因事旁及無與本篇
研尋訂正較正誤所得為多其攷古所謂河西
有三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兗河之西也魏
獻河西地于秦謂自鄭濱洛以北至上郡雍河
之西也漢武帝開河西斷匈奴右臂為今之甘
肅金城河之西也古所謂河南者有三河南曰
豫州一也蒙恬擊匈奴取河南地謂今之河套

二也涼州諸郡獨金城在河南故乞伏乾歸稱

河南王三也古所謂河東有二河東曰兗州一
也秦昭王以王稽為河東守二也古所謂山南
有二信陵君書山南山北太行之南也唐山南
道華山之南也嶺南亦有二晉安帝隆安二年
南涼收嶺南五郡胡注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
郡謂廣武西平樂都澆河湟河也符堅末姚萇
收嶺北乃九峻山之北而洪池嶺之北亦稱嶺
北唐嶺南道則五嶺之南也古所謂南陽亦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三左傳晉於是乎大啓南陽此河內修武大行
山之南也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齊魯以秦
山為界秦山南也史記南陽西通武關鄢郢此
即今之南陽府嵩山之南也疏析甚精故書中
尤詳也於地理惟至漢昌邑王有罪而止蓋未
卒業之書

小腆紀年二十卷 光緒四年刊本

國朝徐鼎撰鼎字彙舟號亦才山人道光乙巳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在籍辦理團練加贊善銜官至福建福寧府知府恭讀純廟實錄謂史臣不當斥明三藩為偽國御製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為一代完人命儒臣於通鑑輯覽之末附紀福王年號撮叙唐桂二王本末銓次死事諸臣命史館編明降臣劉良佐等百二十餘人為貳臣

續修四庫書總目

卷

經部

傳吳三桂等二十餘人為逆臣傳以四人心維世運而私家忌諱碑史傳聞時地并誤忠佞混淆紀載紛紜不可究詰鼎原本正史博采舊聞為小腆紀年附攷一書參攷各省郡縣志諸家訪文集參互推勘訂正訛闕自崇禎十七年莊烈殉國至康熙二十二年王師取臺澎皆明史所未及載者年經月緯攷據詳明茲特述加以論斷鼎初喜為唐四傑之文又與上元梅伯言句容陳卓人交故其書翔瞻有法也

孔子年譜輯注一卷 萍鄉文氏刊本

國朝江永撰黃定宜輯注永字慎修婺源人歲貢生定宜字半溪龍州人永著鄉黨圖考有孔子年譜一篇生年從公羊穀梁傳月日從穀梁又有先世考始生至為妻史乘田考母卒考與官至適周在魯考適齊及魯不仕考仕魯考去魯周遊考歸魯至卒考定宜輯諸家說為之注附錄伯魚之母非出母說年譜哀十年夫人拜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

續修四庫書總目

卷

經部

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豐城甘紘馭麟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表出母乎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拜官也并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家語後序所謂妣梁公始出妻是也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施氏卒夫子為之服期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孔子實為父後之子在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孔子從其隆而為之服慎修以甘氏說有功聖門載鄉黨圖考定宜

謂喪服有繼母慈母若為被出之前母礼經無
之孔子從其隆而子思從其殺礼無不可然於
子上之母未必同其情事也行官氏卒夫子為
妻伯魚為母皆為期服皆以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祥外無哭此自父在為母
之制伯魚雖從父禫而除猶申心喪三年天性
之親哀至則哭不自知其甚也夫子以礼裁之耳
漢韓勅礼器碑遺蹟章章後人敬仰以出母絕
族誣之悖矣於孔氏親達緣子上之母節有子
之先君子喪出母句謂伯魚母出重慙也謬釋
正甚精

疑年錄四卷 海鹽吳氏刻本

國相錢大昕撰大昕淹貫經史雅微文瑣節考證
必詳撰有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弼
州年譜各一卷復考古今名人生卒年歲核其
壽數取左氏有與疑年之義名曰疑年錄得三
百餘人大抵多殫研經史與訪古文辭名家及
書畫知名之士海鹽吳思亭得其秘為之校訂
原本不易一字偶有闕失附注下方雕版以行
此雖庶富於著述亦學者不可闕之書也

儒林傳稿四卷 榕園叢書本

國朝阮元撰元於嘉慶十四年由浙江巡撫奪官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謂史漢始記儒林揆諸周禮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西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儒講學得師道之益故理學經學一併同列合師儒之異而持其平惟期記述學行奉乾隆三十年勅修國史諭辦儒林為緣起以顧棟高冠於傳首此外以年分相次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獲諸書接續成書文雙書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杜撰一字以國初為始王夫之黃宗義所著收入四庫為國朝據欽定續通志熊禾胡三省馬端臨列入元代儒林傳之例列於傳中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共傳四十四篇附傳五十條人仿明史載孔顏曾孟於儒林之例列為孔子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已入大臣傳者不載為序稱聖人之道譬善宮牆倫物訓詁其內徑也門徑為誤趾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

學人求道太高卑視淺近譬猶天際之翔出於堂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善終年寢饋於白鹿之間無復知有堂堂夫夫蓋誨學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誨學者豈可不治經史相識互謂欽哉維均誠不刊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吳門耆舊記一卷 道光丁酉刻本

國朝顧承樸承字燕謀號琤經長洲人布衣治訪
古文尤長于易與顧廣圻洵黃顧曾少卿稱三
顧既窮不忍遺佚不悞年八十猶為童子師此
書就所識者記其學行歸愚訪派則有李繩勉
百竹學派則有張德榮充之蔡雲鐵耕原憲李
次之流則有彭績秋士理學別派則有彭紹升
二林汪縉家南越程心質在仁易學則有何學
韓峨松工書則有吳三錫秋村吳錫嘏葉香毛
懷憲香李福備之江西詩派則有張此古香能
古文則有陳純貞白林衍潮孟韓工詩則有徐
華雪亭陸野善夫曹允泰研香善鑒別書畫古
器物則吳天瑞士英能畫則有沈涵此山杜厚
杜齋顧松鬻在史學則有陳鶴稽亭時人則有
龔淪堂衡樂善則有貝漢五泉為文純樸古澹
可備志乘之擇

周公年表一卷 同治十年刻本

國朝牟庭樸庭一名庭相字陌人棲霞人為今文
尚書之學與文登畢氏珣相後先應劭說周公
之壽九十九歲金樓子同庭因而考其生卒之
年謂文王四年周公生周公四十六歲文王崩
周公五十九歲武王伐紂周公六十四歲武王
崩成王三十五年周公薨成王五十一歲崩周
公薨已三年矣庭所著書五十餘種多未手定
遭亂亡佚雪泥書屋遺書目周公年表附同文

文尚書洛誥後門下士多傳鈔故有單行本其
次子房常刻於湖州同治五年福山王文敏得
手稿於掖縣林年貽家以湖州本校之表前無
小字原起五行表後無史記云云及太公呂公
年歲六行文字亦互有異同會稽趙之謙舊藏
漢陽葉氏寫本取以互校則與林氏藏稿志合
知湖州本乃同文尚書初稿之未刪者葉氏寫
藏乃從手稿錄出為最後定本文數方校輯
國朝登州先哲說經之書念此東各本歧出幸

見定稿校正重錄惟表中引詩東華三本皆增
載詩切原文湖州本並誤入年表訪切一書首
尾完具移歲其歲某家與撰表屬兩事無須夾
注謂異時刻同文尚書當仍編洛誥篇後也

續疑年錄四卷 海鹽吳氏刻本

國朝吳修撰修字子修號思亭海鹽人從錢辛楣
唐事游為刻其疑年錄又以瀏覽所及撰為續
編得四百餘人中如劉子政卒年以卒後十三
年王氏纂漢推之郭林宗年四十二水經注云
年四十三建寧二年正月卒後漢書本傳亦作
四十三今從蔡邕所作碑賀季真生年以天寶
三載賜號湖刻錄漢年六十六推之范景仁年
八十一司馬光撰傳不書卒年今據蘇軾撰墓
志丁鶴年生年以壬辰年十八推之邱仲深生
年以孝宗嗣位進士學衍義補年七十一推之
湯孔伯年六十一徐乾學撰墓志云五十九今
據傳具見精覈惟以諸方回到劉越石謝安石
之間則大誤矣毛翠庭亦未校出可謂失之眉
睫

補延年錄四卷 欽本

國朝錢叔樸撰字頌春號澹鄉平湖人錢吳兩家之書輯古今人生卒之年頗散見於史籍碑版未著錄者尚夥叔樸為補錄得四百餘人孔文舉後漢書列傳書壽不書卒年以通鑑建安十三年八月操殺大中大夫孔融推得之攷據精確不減前書吳錄參同者為宋徐浩中初趙魏洛生孫星衍伯淵伊秉綏墨卿趙曾北嵐秦恩復數夫江藩子屏瞿中溶木夫補錄參同者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楊文孫芸士翁廣平海琛毛慶善對美第大年并均李同默菴褚逢祿仙根陸心源復為之校正叔有見山樓詩又常刻其鄉先輩季介前遺書亦有行之士也

歷代名人年譜十卷 通行本

國朝吳榮光撰榮光有鈞清餽金文已著錄是書本太史公年表之例起漢高祖元年迄國朝道光二十三年書其紀元以大一統而割據僭號附焉月以繫時時以繫事以舉帝紀之要者萃史家列傳載記之言約為時事系名人生卒年月及其謚法爵號前後鱗次附存疑生卒年月無攷者一卷惟詳略失當舛誤亦多如會稽高盤字蒼而號寶意自是一人乃於康熙四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年記南蒼而盤生五十年記南寶意盤生乾隆三十年記南寶意卒年五十六三十二年記南蒼意卒年六十六殊不可解晉江陳慶鏞序稱其終始條貫合上下千百年補夾際都陽所未備誠為滿美之言

三續疑年錄十卷 存齋雜錄本

國朝陸心源撰嘉定錢氏疑年錄之作大抵詳於儒林文苑姚姬傳所謂有關於天下之盛衰道德之顯晦者則略焉未得錢吳纂輯之旨也心源益以名臣大儒氣節文章之士旁及書畫隱逸之流而以女士釋道之通文事者附于後得一千二百餘人自序謂其傳附史傳無所表見及雖有一藝之工而萬事瓦裂為世詬病如元范雲蔡京之流概從屏斥尚有限斷中如年分失次韋誕王康諸人列于蘇綽劉瑤劉晝之後薛收薛稷諸人列于歐陽唐魏謩諸人之後王回張光列于劉安世劉弇之後宋王郭異諸人列于陳基王礼之後雜廁不倫蓋隨時補入急于刊布未及重加編排也

海東金石文字記四卷 瑣記一卷 手叢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西漢金石記已著錄案自梁元帝集錄碑文為碑英一百二十卷是為金石文字之祖自後踵而作者代不乏人其書或有關郡中利弊或有資於考證蓋古人著作託金石以垂久遠然金石有時而銷泐反不若木刻之能壽世此金石文字諸書之有裨學術固非淺鮮也方綱年甫入冠已入詞垣而精心績學宏覽多聞是書以新羅百濟高麗自陳

唐至明以來石刻錄編成帙卷一陳唐卷二唐後梁後周卷三後晉遼金宋卷四明皆以時代為次每卷於目錄每題之下注年月撰書人名正書楷隸大楷行書行楷後附瑣記一卷皆與海東史事有關切者蓋有待於考訂之資一如兩漢金石記後之班馬字類附記例也前後無序跋似是未經編訂完竣之書全書皆依石刻之文字寫之後說明原石寬窄尺寸行款現存字數字之大小並博稽朝鮮史略高麗史冊府

元龜集韻諸書為之攷證書目首鈐有大興翁氏石墨書樓珍藏圖籍朱文大方印書中和州藥師寺碑後有丁巳冬十月蘇齊記二行聖德大王神鐘之銘後有嘉慶二十年大興翁樹崐手識考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方綱于嘉慶十九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卿銜時年八十二又四年卒丁巳為嘉慶二年方綱時年六十四歲矣蓋是書為其晚年所作子樹崐繼之特方綱歿于嘉慶二十三年此書則斷自嘉慶

二十年方綱猶及見之也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有誤傳翁閣學方綱卒者余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靈詩蓋金石為其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訂也檢復初齋文集考證金石碑版及題跋書畫之作多可見其嗜好之篤志向之堅矣兩漢金石記成於乾隆五十一年前於此書三十年蓋是書為繼金石記而作者惜身後門戶衰落手蹟散亡無好事者為之收拾補刊為可憾耳樹崐字星原幼承家學克紹箕裘

而後世名之不彰者豈即所謂名父難為子歟

自堂存稿十三卷 宋刊元明修補本

宋陳杰撰杰字素甫豐城玕谿人四庫著錄永樂大典本四卷此十三卷題賜進士豐城玕谿陳杰素甫撰弟進士陳霖憲甫錄素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張萱內閣書目均不詳卷數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補宋書目所載卷數並同至虛文苑宋史藝文志補自堂存稿十三卷注云今四卷則當時四庫館從永樂大典與輯之本也其後沈叔埏頤絲堂集朱緒曾開有益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宋末人

讀書志丁酉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皆止四卷不復知此十三卷本人間尚有流傳而杰字素甫者竟沾誤以為壽甫矣厲鶚宋詩紀事卷六引陳杰字壽夫分甯人淳祐十年進士制置司屬官有自堂存稿然僅錄其題梅壇毛慶甫雲悅樓一詩云出梅仙事實則尚未見原集故所載爵里語焉不詳黃虞稷補宋書目亦云杰字壽甫豐城人淳熙十年方逢長榜進士官至提刑考淳熙當理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宋末人

時下距咸淳度宗時凡中歷數十餘年上距杰第進士時已在百歲外未必有如是壽考其或淳熙為淳祐之誤歟黃氏所言當有自出惟杰之生平所歷始末既無史傳取證復無他書紀載茲專就集中各詩有年月間注事蹟者參攷之四言古詩春日江永諸篇注云瑞平以來作是為理宗之初曉登吳山二首注云淳祐甲辰是為理宗淳祐四年鄉會題和靖祠注云淳祐庚戌是為理宗淳祐十年除夕注云余己未歲同江心諸老宿荆江口是為理宗開慶元年斗牛山登高注云辛酉年是為理宗景定二年乙丑元日壽昌上表是為度宗咸淳元年又余以甲寅冬過弋陽石橋戊辰正月重過按甲寅為理宗寶祐二年戊辰為度宗淳祐四年據其重過西湖感事諸詩蓋為宋之遺老如和韻歸張通父詩卷注云贛舊同官又黃孟博辭往鄂渚贈別有回頭我自愧鱸蓴之句似是久留荆鄂者又和大閬守

藥蘇詩作于淮南并提要所引宣徽隨州府詩稱沂楚三千里離淮第一程定為先官楚幕後官淮幕乃提要引此一詩此本間有脫葉致成缺璧詩又有與節東歸和同幕送行之作云宜默而陞愧在中又有請代詩云郡小凋殘最以暨乙丑元日壽昌上表綜上觀之則是曾為幕僚曾為郡守書前自序結銜題咸淳甲戌十望賜進士第朝奉大夫提點江西刑獄兼制閩參謀前工部郎中

陳杰素甫識是其歷仕荆淮之間一生出處賴此可見端倪今和郭應西詩自稱扶慙效死客自航來設江上師潰及京城非才誤著極為不平云云并附錄郭詩而注曰郭后赴崖山則當宋之亡猶自目擊故發為詩歌語含悲憤不無黍黍故宮之思所以題宣和御畫及詠涂家屏風詩深致慨歎殆有類乎汪元量之為人今集十三卷末附汪元量挽自堂公詩想見二人之想契合此亦可以窺其志節

矣也賢金臺集載讀汪水雲詩集序南歸時幼主瀛國公福王平原郡公提刑陳杰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饒其行而集中無一詩與元量往來則杰詩當宋之亡或多散佚也原書為宋槧歷經元明修補中又參以活字印數葉板口參差不齊至為草率其第六卷末葉荅李道士詩重見十三卷尾當為補板時未細檢之故又第三卷七葉割去下半葉第八卷遺落首葉第

五卷詩首編失題間有板片漫漶字畫磨滅處前咸淳甲戌劉辰翁序杰自序并集內詩句空白似出刪削殆語涉元代忌諱後人為特諱耶既不獲同此一本無從是正矣四庫輯本近胡澹唐列入豫章叢書取校此本亦可借補一二缺字然胡本之詩有為此本所無者疑與此本失葉之詩相合而此本失葉處有存半首在下葉者細按詩句全與胡本多出之詩不同或是館臣疏略屏入他人之作

也至間賦記間賦賦二篇其記末云使其子樵書而刻之明為樵父所作非杰之文故此本不載提要攷其為樵作而不知已列入鹿皮子集其鹿皮子集既經著錄曾不檢閱可見當日館臣從事之草率則胡本多出之詩更不足信矣館本冬至攝獻于郊一首有眉批四行云杰官止郡守不應有冬郊攝獻之事詳詩意蓋投贈亞獻者題下疑有脫誤云云檢此本卷九載有此詩前尚有連攝

獻官宿湖山一首注云供檢討職館本有冬至攝獻于郊一首而無連攝獻官宿湖山一首宜乎不知杰官檢討固可預于攝獻者也朱緒曾云自堂之詩學方回萬里尤喜稱之又云自堂為回之從受詩法者其年必長於回今自堂集中與劉須谿鄧申齋徐子蒼謝疊山倡和無一字與方回往來蓋回以嚴州降元大節已虧故回屢借自堂為引重而杰鄙回之為人云云今檢此本卷三有和虛谷二

首又和虛谷蛛網下半葉失去此首止存上首朱氏僅見館本未窺全豹故如是云然文文山被執不屈死弟壁以惠州降元在後世固無損于文山之忠義則回之降元又何惡于自堂耶自堂詩不脫江西習氣而風姿秀挺視宋末諸家較有格調是可與周密草窗韻語六堂並為宋人集中不可多得之秘笈矣

七錄齋文集六卷

明故碩
間刊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明之末年。中原雲擾。大江以南。文社極盛。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行歸有光之說。而暢其流風。陳子龍。倡幾社。承王世貞之說。而滌其濫觴。溥與張采。倡復社。聲氣曼衍。幾遍天下。是書前有周立勳序。稱其意量。和雅。文理。繁備。體法。詳掩。治世之言。陳子龍序。稱其正不掩文。逸不踰道。蓋溥以博洽見稱。曾編刻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行世。故其為文。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明末人

室塞艱澀。不可句讀者。由於多見古書。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若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也。昔桓譚見楊子雲。善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溥固不止讀千篇文。宜其善於為文也。是書首卷論略。如治夷狄論。備邊論。任邊將論。備倭論。女直論。諸篇皆論當時外患。有關治術。又不能僅以文士目之矣。溥年止四十而卒。以倡社嗣東林。為執政所惡。未克盡其才。惜哉。集以七錄名者。蓋溥

幼時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四。後名其讀書之齋曰七錄。遂以名其集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明末人

鶴溪文稿不分卷 稿本

清王鳴韶撰。鳴韶初名廷諤，字鶚起，西莊光祿鳴盛之弟。以有田在太倉之鶴溪，又號鶴谿子。錢大昕潛研堂集、鶴谿子墓志銘稱其眉目如畫，舉止有名家風度。濡染家學，又稱其侍二親甚謹，而學日益進。學使戶部侍郎夢麟公賞其文，以廷諤名補新陽學生員。後乃改今名。性落拓，澹于榮利，而好為詩古文，兼工書畫。云：今觀集中鶴谿書月書後蘭亭五種跋、徐宗琦畫卷跋、張復

畫山水跋諸篇，知其富于儲藏，浸淫于古人者深，宜其列名藝苑，自足成家矣。其答諸雪堂書論嘉定文章之脈，不敢信為壞于明之四先生。曰：前明中葉文章之家，當以歸熙甫第一。掃除一切，要要獨造，向使其形似于史記、漢書、昌黎、柳州，何以為熙甫？蓋其獨居安亭江上村，翁里老多為之作。惟時弇州獨主夏盟，且不屑郭嘉視之。而誰知宗熙甫者，惟吾嘉定四先生能自得師文章之脈，正而固，詳而明。吾謂其開嘉定之文

脈者也。又曰：今之學者，必以古人為法，不屑師四先生是也。四先生誠不足師也。然謂四先生不以古人為法，則誤矣。法古人，豈將襲其狀貌哉？惟于古大家無一似，乃其善學古人者也。云云。議論透闢，筆如游龍。至理名言，不愧作者。又有答述庵方伯及與錢竹汀學士書、竹汀本秦晉之親、述庵為切磋之友、往來交好，故其學有師承，洵無愧于光祿難弟。是稿凡文一百九十二篇，首有竹汀題記，稱其文之妙處有三：曰不俗，曰不腐，曰有物。較之吾鄉四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又有朱春生題記，稱先生之文長於考據，熟於援引，胎習經史而出之，歐陽氏之門戶，其一種純古澹泊之味，實寢食于震川先生得來，略以吾鄉四先生論邊幅較濶大矣。錢朱皆以其鄉賢四先生比况。四先生者，唐時升、婁堅、李流芳、程嘉燧也。案自明太倉王弇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

相與剝剝古人氣焰甚熾熙甫獨抱唐宋諸家遺集教授生徒力相抵抗雖以弇州之高名盛氣終無奪之時升早登熙甫之門文得其傳與里人婁堅程嘉燧稱練川三老又並李流芳稱嘉定四先生與熙甫皆有淵源而能融會貫通紹熙甫之緒鳴韶根柢經史百家得力于唐婁程李諸集沿洄以溯熙甫故其為文能得熙甫之神韻所謂不入虎不得虎子以其介於國朝作者之間固無

忝焉至書畫之工又其餘事耳

周禮鄭注正字考十二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字煥彬號直山亦號邵園江蘇吳縣洞庭山人以湖南湘潭縣學附生中光緒乙未科本省鄉試舉人壬辰成進士觀政吏部保陞員外郎加四品銜乞養歸是書成於光緒丁未前有自序稱鄭君注三禮往往改易經字然儀禮止今古文之異禮記為小戴一家之言其例至簡可得而明論也惟周禮有故書有古文有古書有或作或為有杜子春有鄭大夫有鄭司農有禮家所據之本既各不同

音讀訛詁亦因之而異鄭君有從者有不從者從者存其舊文并其解詁時有以表明之此漢儒相承之家法也不從者改易其字別下己意如毛詩傳箋之類此鄭君獨創之家法也注中分讀如讀為當為而三讀如擬其音或用本字或不用本字音有同有不同也讀為改其字音同義不同也當為則校定其字之誤如云某字誤某聲誤是也窮于音讀則以譬况出之蓋鄭注於名物制度攷究大備雖宋儒攻擊其好引讖緯為一失然其訓詁莫能踰越且鄭注

之精深全在改字。知其改字之故則於文字聲音訓詁一覽可以貫通。將使人人能讀古書不至妄有疑義。故二為之考其原委。書中如瘍醫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一條謂賈疏釋曰云五氣當為五穀者以其氣非養人之物。又疾醫之有五味五藥五穀相將之物。故破氣從穀也。或有謂五氣不誤者。引內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以證此五氣其說似也。然上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則此當為五穀五藥五味明甚。鄭君改

氣為穀是也。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一條謂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呂覽行論以中帝心高誘注中猶得。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不相中即不相得。杜從故書蓋古訓也。故鄭君不改。泉府賈者各從其抵注。鄭司農云抵故賈也。玄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生有司是也。一條謂抵抵聲同。說文木部抵木根也。从木氏聲。鄭君之意以抵即抵字。借抵為

抵。恐讀者不分晰耳。掌客牲三十有六。牲十有八。注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一條謂腥牲聲近而誤。後受牲禮注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與此同。說文肉部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月从星。星亦聲。前天官內苑豕有眈而交。眈腥注腥當為星聲之誤也。禮記內則豕望視而交。眈腥注同內苑。鄭君於彼改腥為星。是兼采許義矣。本經據上文腥二十有七。故知此牲字當為腥云。徵引精核簡略詳明。頗有助於考證。其他稱是者尚夥。檢

其全書要非同講學家之空言辯論也。以視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殆有過之矣。全書依宋岳珂家塾本分十二卷。與隋書經籍志合。亦為有見云。

儀禮鄭注正字考十七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漢儒治經最重師說。考據之學至乾嘉諸儒而大昌明。既博且精。不昧於多聞闕疑。不誤於碎義巧說。德輝以江蘇人流寓湖湘。無鄉曲之見。開湖南考據學之先河。可謂有功士林矣。是書大旨以紬繹鄭注注文。博考而研究之。備采經傳周秦諸子司馬班范兩漢儒書。比傳經文存其舊誼。為之互證。不事繁徵。又以詁訓淵海不外爾雅說文爾雅為毛詩之根源。說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禮類

為古文學之遺說。小學為經學之關鍵。不通小學。不足以言治經。書中士冠禮兄弟畢袵注古文袵為均。謂說文衣部袵立服。从衣分聲。袵袵或从辰。淮南齊俗訓尸祝袵袵袵。高誘注袵純服。袵黑齊衣也。司馬彪續後漢書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袵立。袵袵二字篆相似。故誤作約。然約袵袵皆同部。本可通用。故約亦作均。左僖公五年傳均服振振。服虔注均服黑服也。漢書律曆志五行志中之上引左傳皆作約服振振。知約與均無別也。呂覽悔過今約服回建。高誘注

約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約服。以約訓同。與鄭注袵訓同一也。衣裳同色。即上下無別也。聲義皆可互證。又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謂大戴禮王言孔子猷然揚麋。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漢故北海相景君碑。不永麋壽。皆以麋為眉。與此古文同。又詩大雅巧言居河之麋。爾雅釋水注引作居河之涓。釋文亦云麋本作涓。釋鳥麋鵲。釋文字林作鵲。皆眉麋通用之證。又士相見禮。徧嘗膳。注今云啗嘗膳。謂釋文啗音貼。穀梁有啗血之盟。啗嘗也。今穀梁廿七年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禮類

作啗血。無啗嘗也。惟玉篇口部啗字引穀梁同。知六朝穀梁古本作啗也。說文無啗字。食部𩚑相。𩚑食麥也。从食占聲。然義不相近。且啗與徧聲不同。例不通用。竊以為啗乃品之訛字。周禮天官膳夫品嘗食注。品者每物皆嘗之。禮記玉藻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必先徧嘗之。疏品猶徧也。據此則此經古文作徧。今文作品。徧品音義同。故相假借。啗品因形近而訛。穀梁自作啗。釋文所見儀禮本品誤作啗。遂引穀梁證之。予是一誤再誤。不可解矣。援據淹博。

無可訾議推其例以治羣經殊途同歸將無一書
不貫通無一字無未歷其於漢儒師法之傳固未
有以異也涇縣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證不專致
鄭金壇段玉裁僅成士相見禮一卷篇帙寥寥似
難與之抗手矣特燕禮主人盥洗升騰觚于賓注
騰送也今文騰皆為騰謂自騰行而併騰俱廢
與騰皆為騰之義釋解不明案大射儀騰觚于賓
注騰送也古文騰皆作騰公食大夫禮眾人騰羞者
注騰皆作騰騰送也易咸卦騰口食也釋文虞作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禮類

疏引鄭康成云字作騰騰送也詩小雅百川沸騰王
篇引作沸騰文選傳武仲舞賦騰觚爵之斟酌兮
李善注引儀禮曰騰觚於賓又曰小臣請騰爵鄭玄
曰今文騰皆作騰武仲漢人據今文也是騰騰騰古
皆假借通用由於三代以前字少故有由一字而假借
為無數字之用者兩漢以後字多諸經初由經師口授
而後著于竹帛故聲同而字不同遂又有由無數字
而假借為一字之用者明乎此而後可與言治經矣然此
特千慮一失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斯善矣

禮記鄭注正字考二十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
德輝於三禮之學寢饋最深嘗謂六經皆有禮文欲
通羣經必先通三禮欲通三禮非精通鄭注不可又謂
三禮為鄭氏完書洵有用之不竭取之不盡之益其論
治經之法謂當取本經文前後參考或以前證後而知
後者之說引據不誣或以後證前而知前者之說攷訂
可信更取他經文旁稽互證融會眾說獨具別裁此
可見其篤守師承不失漢儒家法也是書作于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禮類

緒丁未至戊午又加訂定積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
於古音古字皆為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
史百家之文互相參證用工至難宜其賅博精要在近
時說禮之家最有根柢惟其中擅弓杜賁自外來句
鄭注杜賁或作屠蒯不知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屠蒯
集韻十一模杜姓也晉有杜蒯劉昌宗讀通作屠月
令審端徑術句鄭注術周禮作遂不知學記術有序
術當為遂之誤也水經注引作遂有序左傳文十二
年秦伯使術來聘漢書五行志作遂詩定之方中釋

文引鄭志曰。術讀如遼事不諫之遼。曾子問。不知其己之遼數句。鄭注數讀為速。不知文記賈生傳。淹數七度兮。徐廣曰。數速也。漢書作淹速。禮運。故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句。鄭注耐古能字。不知周禮大宗伯正義。古者以耐字為今之能字。能字為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為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詩小雅。各奏爾能。釋文徐奴代反。大雅柔遠能邇。釋文鄭奴代反。左傳襄二十一年。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釋文徐音乃代反。北堂書鈔。

三公引春秋元命包曰。能之為言耐也。注耐古之台字也。耐今之能字也。漢書龜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耐飢渴。顏師古注。並云能讀曰耐。又必先有事於類宮句。鄭注字或為郊宮。不知公羊傳注。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類宮。釋文類本又作郊。王藻。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句。鄭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不知大戴禮諸侯遷廟禮。盧辯注引王藻曰。元端以祭。孫炎云。端當為冕。元冕祭服之下也。又一命緼黻幽衡。再命赤黻幽衡。三命赤黻惠衡。

句。鄭注讀幽為黝。不知詩小雅。隰桑。其葉有幽。毛傳。幽黑色也。釋文幽於蚪反。魯風。候人。三百赤芾。毛傳。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釋文黝於蚪反。黑色。鄭讀幽為黝。本於毛公故訓也。明堂位。夏后氏之綬句。鄭注綬讀如冠黹之黹。當為綬。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不知釋名。釋兵。綬。夏后氏之旌也。注旒竿首其形綵。綵然也。是有虞氏言綬也。與鄭說合。喪大記。君大夫繫柩實於綵中句。鄭注綵當為角聲之誤也。不知古角字並。

音綵。漢四皓角里先生。荀悅漢紀作祿里。漢書江式傳。宮商角徵羽。角即角也。角聲聲相近。故角誤為綵也。孔子閒居。至於湯齊。注。鄭注詩讀湯齊為湯躋。不知王應麟詩考引韓詩外傳。正作湯躋。鄭君所據。蓋韓詩也。後漢書鄭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注禮多依韓說。如此之類。未免疏於考證。然除此數條外。全書精義為多。百瑜一瑕。固不足以害其大旨也。

經學通誥五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一卷列古今漢宋經學家派別始西漢今文終東塾二卷論治經師說曰四知曰五通曰六證曰十戒三卷治經各書目曰經注疏解總刻類曰漢晉宋元五經注總刻類曰漢唐經注單刻本類曰唐宋經注疏單刻本類曰注疏單刻宋元本類曰注疏別本類曰宋人經注單刻本類曰五經古佚注輯本類曰諸經漢注輯本類曰國朝諸家注疏本類曰羣經參考書類曰史部參考書類曰子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五經總義類

參考書類曰集部參考書類四卷歷代經師事傳始伏生終陳澧五卷經學緒言蓋光緒丁未應張之洞兩湖存古學堂總教習之聘將以此書為教授也書中增入博野顏元李瑞曲阜孔廣林孔廣林兩派以之洞為北人不欲顯分畛域實則顏李於宋學猶旁門何足與於經學二孔受學於戴震為南學入北之先不足云一派故後來定本則去之也德輝寢饋東漢許鄭之學承其父滋蘭公之訓服膺朱熹顧炎武之為人故此書於朱熹三致意焉居恒謂自鄭玄

而後學問之博識見之卓無如朱熹朱熹疑東晉古文尚書則閻若璩惠氏父子之開山也陰符參同契釋文皆有考異則乾嘉諸儒校勘學之先導也朱學之後輩有王應麟黃震應麟著困學紀聞震著黃氏日鈔則諸儒考訂學之鼻祖也應麟又有鄭氏易三家詩考則諸儒輯佚學之所自出也朱學之所以可貴不在其空談心性而在其實事求是又謂不讀書不可言學宋學末流誠有不讀書之虞言漢學則迫之不得不讀書此固勢之必然者然宋人如朱熹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五經總義類

何嘗不讀書應麟黃震更何嘗不日日讀書至理名言無偏無黨夫康雍以來考證輯佚之學實濫觴於宋末王應麟一人應麟為朱熹再傳是今之漢學皆朱熹學也戴震紀昀江藩諸人反操入室之戈是豈飲水思源之義且近代經學大師吳武及吳中三惠外必推婺源江永江之學亦出朱熹其實事求是更先於乾嘉諸儒紀昀纂修四庫全書於江所著各書推許備至何獨於宋學一概束棄時有微詞此亦好為門戶之見也德輝此編較陸德明經典釋文

簡要切近持論平允百年迷霧曠若發蒙以視陳澧之兼采漢宋志作調人者實乎遠矣同光以來今文公羊之學大倡其意正欲導人不讀書以易行其邪說怪誕虛誣流為風俗人心之害是書誼主匡救力挽狂瀾又不僅經學入門所必讀也

六書古微十卷 觀古堂叢書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說文之學乾嘉大為昌明校注詮釋者毋慮數十百家其中以段玉裁王筠桂馥三家為最著然段則精覈雖多而竄改舊文實足貽誤後學王氏句讀書尚明晰未為精深釋例則說多拘滯桂氏義證近于類書本為未卒業之作其餘諸家以為互證之資則可若云精密固自郅也德輝此書於指事象形之字辨之甚明於同字假借同聲假借引申最洽是皆治小學讀說文之人自來未經深考者

也後附釋人釋文釋音諸篇皆前人未經道過開闢叢信許氏之功臣矣特書中指事故本書三部首云以三數以上應有天地人之道也句方知三數即天地人釋人包部首己子未成形成是也首下應有象人裏姓已在中句己字應作象字方與上變而為己文連貫此或校勘漏略不足以害此書大旨也卷八闕字前人稱引皆云四十七字德輝命其從子啟勳檢補臍聆寔畧弓五字合之實五十二字可見其不人云亦云不為裨販者所誤矣德輝嘗謂說文非字學乃漢學五百四十部首可斷其非倉頡之

原文增易之字大半由假借而李乳注解意義與漢儒經傳訓詁本同大抵各有師承別為異義不必許書是而他書非如許慎鄭玄同時巨儒而其說解文字形聲往往彼此歧異說文解字尸部序無也从尸牙聲周禮曰夏序馬廐堂下周屋从尸無聲而周禮夏官甸師注玄謂序廐也廐所以庇馬涼也木部櫟木相摩也从木執聲而考工記輪人則無繫而周注玄謂繫讀如涅从木執省聲豐部首云豆之豐滿者也以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而儀禮大射禮有豐幕用錫若絺注

玄謂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字从豆進聲若此類者義訓形聲皆不相合可知西漢諸儒距蒼頡造字時久原文屢變不一致望文生義亦事理之常故其造作此書不拘守於一家之言循其迹以求六書之正義探造字之本原固無以議其後矣前有孫宗弼序後有吳榮光劉聲陽跋左念康跋從子啟勳跋敘述此書大旨甚詳劉跋稱德輝解篆籀不信金器銘辭以為全文非如說文有徐鉉徐鉉兄弟專門校勘可以取信又謂近世阮元吳榮光吳雲潘祖蔭

雖考訂精嚴然其真其偽不能千人共見即如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嚴可均說文翼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意在補說文之闕佚其實與許意絕不相符故此書全文概本闌入雖為獨具卓見然其說文籀文考證一書引金文相發明者多是德輝三十年前所不信者三十年後始信之可見其虛心向學非徒好逞異說妄下己意墨守陳言也啟勳字定侯又字更生著有說文繫傳考證已著錄

釋人疏證二卷 親古堂叢書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
大旨以孫星衍釋入全取說文中身體之字分類成文所以
補雅詁之闕孫馮翼釋人則以十幹分部故取二家之說訂
訛補闕為之疏證不獨有功小學於醫家鍼灸法家檢驗
亦有所裨益非獨許氏一家之學也書中女陰謂之也注說
文也女陰也从一象形一亦聲謂願矣武王筠駿之孔廣居
直言其鄙謬為非以為許君必有所授其說是也易曰男
女構精萬物化生聖人且不諱言何能以鄙謬責許氏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小學類

上古之世無宮室之美無衣冠之飾人民穴居野處知識簡
陋耳聞目見先在人身故舉凡人身體之字或象其意或
象其事或象其形或象其聲發於天然之性靈畫為記事
之文字所謂甲象人頭乙承甲象人頭丙承乙象人肩丁承
丙象人心戊承丁象人臂己承戊象人腹庚承己象人臍辛
承庚象人股壬承辛象人徑癸承壬象人足其餘如眼耳
口鼻臟腑胃腸無不應有盡有一點一畫皆出於自然迨
後識別日繁文字因之而增加許序所謂依類象形謂
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孳乳而浸多矣故許君校定說文

較揚雄詁林篇亦幾增半其中非必蒼頡之舊文蒼頡亦
非必皆古文之舊也特許君去古未遠當時固已博采通人
囊括古今以成一代之文典為六藝之指歸循其迹以推尋
猶可得始製文字之精意後世去古遠遠文字之孳乳隨
時代而繁滋人類知識語言亦隨文字循環而增進安可
據以為非難許氏是蓋俗儒啗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
不見通學不觀字例之條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小學類

書林清話十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於宋元以來官私坊刻之得失。原板翻板修板之分。鈔本之異同。刻書之工價。以及刻書牒文校勘諸人姓名。板刻名稱。或一板而轉需多人。雖至坊估之微。凡有關於刻書一類之事。無不類聚條分。注明原委。蓋四部之書。刊刻盛於趙宋。而備於元明。諸家藏書志目題記。或有此而缺彼。或有一刻而缺其他各刻。此書彙聚各家藏本於一編。搜採鴻博。考證詳明。足以廣異聞。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目錄類

資蔭助。非僅偏於考訂也。首論刻書之益。以為積書與積陰德皆兼之。而又與積金無異者。則刻書是也。且刻書有子孫因之世食其祿者。有亂世因以保家者。是又與張之洞勸人刻書說所謂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若如刊布古書一法之意。各明一義矣。其論宋刻書多訛舛。更足以破後來按宋者之惑溺。至謂元皇慶壬子余氏勤有堂刻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後其板歸廣勤書堂。附以文集二卷。後又轉售金臺汪諒。但改印記牌名。使非德輝

富於儲藏。何能得此中竅。特其論明毛晉汲古

閣刻書。謂昔人謂明人刻一書而書亡。吾於毛晉。不能不為賢者之責備。葉德輝從子啟勳拾經樓藏書題識。著錄春渚紀聞。毛扆手校本。後有袁跋云。本從鈔本付梓。後得宋本校訛補脫。而板已質人。未得校改印行。蓋晉當日恐秘冊之失傳。急於流布。後值鼎革家落。故已質人。得宋本而無力校改印行。亦事理之常。何能以此苛責毛晉。又論明安國之世家。謂希範曾孫紹傑輯希範年譜。述其先世印書。為不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目錄類

晰。蓋國所印之書。初學記為刻本。顏魯公集則活字印本。非初學記亦活字印也。葉拾經樓題識著錄初學記。即為安氏活字本。雖德輝自序稱。蓋一人獨賞之物。不如千人共見之物之足徵信。非秘藏亦非裨販。固不欲貽人口實焉耳。不知安國之有活字印本。初學記與集韻希範年譜已言之。雖自來藏書家志目罕見著錄。何妨即以家藏本相證明。是則所謂不貽人口實。而反滋人口實矣。然統觀全書。至為賅備。見聞既博。考證尤精。其津逮來學之功。固非淺鮮也。

書林餘話二卷 活字排印本

國朝葉德輝撰是書為書林清話刻成後所載前自序云以前所採宋元明人及近今諸儒說部筆記涉于刻書之事者未得編次收入又已所論述為前所遺者略事理董分為上下兩卷名曰餘話謂不足以續前話也書中於刻書闕文如用白匡或墨塊論之頗詳曰用白匡者必出古書鈔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塊者則出宋時刻本在校者猶有訪求善本待補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闕文無從校補也又論刻板有雙線單線白黑口魚尾耳子等名極為精賅此皆諸家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目錄類

跋文中以為無關要義不詳其義者其實宋板多雙線白口宋末麻沙本多單線黑口至元相沿成例仍尚黑口明初沿元之舊成宏間多黑口嘉靖多從宋本仿刊故多白口一朝有一朝之風氣一時有一時之好尚此則研求板本學者所應知不得謂之無關要義也至論楊守敬留真譜謂留真二字之名稱不善應易名為書範即本蜀銅書範之義尤見其精心績學確有根據非枵腹空談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夢家樓訪碑錄二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炯撰德炯字容皆江蘇吳縣洞庭山人流寓湖南湘潭遂寄籍焉諸生通篆籀之學工詩古文是書大旨以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趙之謙補錄二書訛舛闕漏取家藏金石諸刻加以補證並益以新出土為星衍之謙所未見者編為二卷間又徵引羣籍糾正宋趙明誠金石錄之外謬所錄上自夏商周碑下至明墨芝堂集帖凡一千四百餘種書中漢廣漢縣令王君神道德炯謂此縣竹令也宋洪适隸釋云微維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金石類

體縣字作白下木略與縣字相混故趙明誠誤作廣漢縣令而謂其借為令也又此本無年月明誠誤合劉讓閔道題字為一碑故以為建寧元年十月造耳又漢無極山碑德炯謂顧之推家訛曰詩有滄妻妻興雲祁祁當是興雨趙明誠謂顧說無據案漢書食貨志作興雲祁祁與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務本篇同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李善注靈臺詩曰毛詩曰興雨祁祁然則作雲者韓詩雨者毛詩固不可謂顧氏為無據也又漢都鄉正街碑德炯謂

趙明誠曰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為何碑洪适曰水經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趙氏誤認衛為街遂云莫曉其何碑均為疏漏案周禮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鄭玄注耒耜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賈公彥疏曰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故碑文曰愛恤民隱為民約自是之後黎民用寧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又曰臨時慕顧不煩居民碑在汝州昆陽城中惜文字磨滅過多不能成文然其為檢彈里民絲役教條勸導之碑固無疑義也又

北游文存一卷 活字排印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為辛酉寓京時所作文三十餘篇其中或考證經典或辨別泉幣或精研金石或概論詞曲或詳究五行不僅文章典則高雅亦多關於考訂之資後有門人蔡傳奎跋稱其於學無所不通信為篤論又稱其生平不喜龔定盒之文又不喜談墨子然其為張度雲作定庵年譜外紀序陳詒仲作墨子正義序皆隱約其旨有弦外之音大抵自珍之文以好用釋子書之故致文體不潔識者詆為旁門墨子以節用兼愛節美之旨為孟子所斥沈晦有年且覽其文章固亦辯士其書非必墨翟之文殆其門人小子所記錄耳德輝非之誠為有識書中與舒賡上論星命四書鴻博奧衍於五行生成之數天地自然之理推闡靡遺於五星日月之會凶既之患吉隆之喜均能索解其所以然此即聖人知命之術非德輝之闕博誰能窮其根源蓋星命之學出於易家談命必兼星漢王充論衡塙信其有至理故虞仲翔注易主卦氣鄭玄注易主

文辰皆星命之本也。又韓詩外傳疏證序說苑集證序新序集證序皆以其合於以經證經之例故極贊許之。然非德輝胸羅萬軸爛熟經典何能得此其肯綮。至其為文則無一字無來歷書卷之氣流溢行間不必繩以宗派家數亦無愧古文家之正法眼矣。造句選辭之雅飭又其餘事耳。

山居文錄二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素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素德輝論文不主宗派以為文以載道事理通達雖隨手結構自有義法可循。果其經史諸子百家文集積累在胸則其為文必簡古而有法度大抵非本原經術精熟義理決無佳文。德輝以閎博之才研思經義於漢唐注疏皆能爬梳抉摘獨出心裁故其文章不主宗派而自有宗派可循。讀其全書無不文從字順無一語詰屈聱牙典雅醇實不蹈剽竊摹擬之習。其歲寒居士

制藝序漢石刻孔子見老子像跋論文字源流書論鐘鼎彝器文字書論古篆書論刻印書金文寶貝蓋三字通用考多有裨於考證江西文廷式謂湘中為常州派學者惟德輝一人蓋以孫星衍張惠言相期許也。此為丙辰以後還蘇州洞庭山中之作從子啟藩編刊於壬戌仲夏跋稱此外尚有與友人論事書十數篇推論古今國家興亡之數人才消長之機以其與學術無關故皆不入錄云此可見其編次之宗旨矣。至古韻通說書後謂最不喜古音今

音之爭辨正韻叶韻之糾紛尤可為後世舍田芸田耗用心力者下一鍼砭蓋人之名物必先有音有音而後就其所名之物造之為字其字即以原呼之音而定為聲聲有清有濁有輕有重有長有短有疾有徐有高有下此則四方分域各表其音之不同豈一地一域之音所能統攝是天下有方音無正音也九州之大以何地音為正以何地音為古此人所不能指定者矣且古音即前古方音展轉遞變而成今音故古音有存者有亡者然何者尚是古音則又

無從指定矣至於積字成句積句成文咏歎長言而後成韻韻者均也說文上部均平偏也从土勻聲本無音韻之義蓋文字至於平偏易誦而韻自寓其中三百篇中民俗之作為多初何嘗如後世詩文集家之尋檢韻書而後下筆耶

觀古堂駢儷文一卷文外集一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國朝以四六名者推宜興陳維崧及江都吳綺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樊南諸集以秀逸擅勝後章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遂道為別調然其思綺堂集亦頗見稱於時乾嘉時仁和袁枚錢唐吳錫麒寓單行于偶儷異曲同工一以疏爽勝一以整飭勝近日南皮張之洞合二家而學之遂成一時作手大抵駢文本分兩體一文選體一徐庾體文選用字徐庾用典用字者漢魏兩晉諸家其源

與古文合用典者齊梁陳隋初唐四傑沈博絕麗遂與古文分途德輝天資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募之氣長於駢文其墓志碑記尤近唐人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精切而有本原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故運筆行文無不隨心所欲也後附文外集下卷均游戲之文夫名士風流不拘細行詞人常態詩語難除韓偓香奩不入內翰而自別行黃之雋集唐人之句而為香屑集自成一體刊除庶不乖風雅之正著錄亦可為揮麈之資特以文章各有體裁編錄亦各有義例既未瀕而為一集外別行故併存之以備文章之別體云爾

觀古堂詩錄十二卷 觀古堂集刻

附國詩鈔本

劉朝業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凡分九集南游集一卷則辛亥避亂游南嶽舟行無事途中和杜工部經花石戍空靈岸晚州等而作也朱亭集一卷則寄寓朱亭山中與謝家鉅倡和之作也集中十憶詩十首於時局滄桑之候而于書畫碑帖泉幣刻板之眷戀情見乎詞其殷殷好古之心有足多者詩之工拙固不論也書空集一卷則壬子以後所作中多懷人之詩歲寒集一卷則亦辛亥避亂時感物懷人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漢上集一卷則甲寅避兵漢口與日友酬倡而作于京集一卷則甲寅重寓都門所作也還吳集四卷則自丙辰自庚申避暴吏之侵寄居蘇城時所作也浮湘集一卷則壬戌家居時所作也北征集一卷則辛酉北游京師客中所作也德輝於漢魏以下迄於有清乾嘉詩文專集歲度甚富履饋有年雖詩不恒作而功力甚深從子啟勳稱其平時不欲以詩文名世故所作恒棄擲不存此為錄示啟勳兄弟者編刊于己未仲秋其詩出入騷賦極芬菲排惻之思馳蕩而不失

於輕佻縝密而不失于獯祭嘗謂不工五古五律最長

者七古七律七絕七古學兩家體一學昌黎一學梅村七律學宗元人者多學義山者少七絕則兼取遺山漁洋皆正宗也長沙王先謙每稱其詩為得正法眼藏良非虛美大抵德輝才華絕世華貴雍容律絕多得力於玉谿山谷古風多得力于老杜昌黎而自成其體長篇險韻出奇無窮平時每謙稱詩不能工比于時文之難深入則尤艱苦閱歷之言也集中十憶詩三恨詩置之翁方綱張廷濟兩家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間固無愧色宜乎早負盛名為當時名流所推重執耳騷壇今讀其詩聲調風趣兼而有之殆其涉于若據者深固無施而不可耶德輝死于丁卯三月匪亂時人以其弔彌衡詩亂世人才刀俎物為其詩識不知此蓋寄慨之詞並為衡惜耳然文人名寔是古今有同慨矣

親古堂文稿四冊未分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案德輝平時與及門諸子論文于宋則推崇朱子明則歸有光國朝則方苞姚鼐張惠言謂皆粹然儒者之言可以引為師法若言精美則推汪中述學內外篇湘人則取湘陰郭嵩燾謂其充實在曹國藩之上巴陵吳南屏山林之體不足比列也觀其持論具見其造詣淺深宜其文章具有本源不失矩矱集中辛亥以前所作大都酬應之文然明白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生部

實固非澤于古者深不能有此典雅也辛亥以後所作陳氏庚煥衢州孔氏夫子夫人楷象考十二支辰字古文多象屬禽攷與費仲深書徵賞齋秦漢古銅印存序皆有裨於考證其餘金石題跋精覈為多蓋德輝學問長於考據文辭是知卷軸在胸偶爾發為文章無不神與古會至道咸六名臣畫像記自注云此文極綜錯變化之致若平鋪直敘為六公作傳真笨伯也蓋為其精心刻意之作直可接跡歸方故白

許甚高毋怪其睥睨一時矣且德輝家藏先德諸集日夕寢饋其中不待讀他氏之書已足馳騁一世何況兼之以博覽安得不為一代巨儒特名高才大謗亦隨之故恒不滿人而亦恒不滿於人也然其才藻則固非同時諸人所能幾及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石林遺文二卷 手素本

宋葉夢得撰。國朝葉德炯輯。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夢得有石林集一百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載。石林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國初虞山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補遺中亦有之。其餘諸藏書家志目皆不載。久已無傳本矣。此本為夢得裔孫德炯所輯。僅從文獻通考及縣志所載。編為二卷。蓋踵其兄德輝石林遺事而作也。夢得以文學侍從之臣。為南渡功臣之冠。日與諸名士文酒唱和。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零章斷什。往往散見諸書。如景定建康志。宋名臣言行續錄。所載寢忠廟記。改葬楊忠襄公祭文。吳郡志所載吳郡本朝牧守題名碑記。此本皆未收入。未為完備。然夢得在南宋初。號曰能文。典則高雅。可與陳與義肩隨。陳振孫稱其平生所歷州鎮。皆有能聲。王士禎居易錄稱。石林晁氏之甥。及與元谷張文潛游。為詩文筆力雄厚。猶有蘇門遺風。非南渡以下諸人可望。平生遠於春秋觀。建康集中答王從一教授書。可見其梗槩。其推重可以想見。原集既已無存。則此哀輯之編。僅存什一於千百。

者亦不能不錄備一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消夏百一詩二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董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成于光緒丁未蓋舉其家藏明以來名人劇跡便面畫冊如千葉而作名曰消夏百一詩則踵張丑鑒古百一詩之例也始沈周終何維樸注中採輯諸賢遺聞佚事足以論世知人非僅收藏家可以援據資考證也案題畫之詩始於杜工部之李潮八分小篆歌畫馬畫松畫山水諸作元虞集以奎章閣學士鑒別書畫本其職事故集中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題詠書畫為多若專以詠畫詠便面成書則始于德輝也自序云書畫誠為小道然觀漢武梁祠孝堂山石室畫像可以考上古宮室衣冠之制度聖君賢臣名人列女之事蹟觀毛詩豳風圖書無逸圖可以知農家之月令稼穡之艱難觀宋人龍宿郊民圖清明上河圖可以覘北宋汴京全盛之風俗南渡以後人心之去思至於一動一植一鱗一介無不可以資多識而助博物至理名言洵為確論蓋後世去古遼遠欲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古制端賴前人紀載夫漢唐注疏注不能明者疏則繁徵博引以明之疏不能明者則圖表以明之此六經圖之所以足資參證與注疏並重也北宋之畫臺閣衣冠筆陣方嚴有漢石刻畫像遺意昔馬融鄭玄每以特制況周制賈公彥亦以唐制況周制則以北宗之畫而考古制固可融會貫通本非德輝一人阿私之言且德輝於何維樸詩注中云余謂君畫直與顏魯公書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同其消息洵南宗正脈自序亦謂百一之中惟何詩孫觀察以生存人而存絕學故殿後焉云云則固又非持一己之見專尚南宗矣

古泉雜詠四卷 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案隋志所載顧烜錢譜，唐志所載封演以下諸家錢錄，均已散佚無存。傳于今者，惟宋洪邁泉志一書而已。然洪氏于異布品多稱上古，未免無稽。而神品奇品更屬懸擬無據。識者惜之。自後踵而作者，代不乏人。偶有會心，各擅其勝。德輝覃心茹古，入手選泉，舉其收藏，按時分詠，考訂同異，辨別真偽。大都根據典籍，無一語鑿空。又以精於許書，多識古文奇字，審定詮釋，無不釐然當於人心。此書成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光緒辛丑為其中年之作。書中謂古文增省皆有意義。如齊刀中之金，金亦皆省文也。金為金之半，金為金之半，即國之省，化為貨之半。古化貨通也。推之，臣易也。臣化安陽為省文，箭墨也。臣化節墨為即墨之增文，又邑之省文也。宋人誤以為古九國非，今人或以為古北，又以為法貨，又以為寶貨。古貨去貨皆非也。貨古本作化。書皋陶謨懋遷有無化居，化居即貨居。疑古相承有此語。史記呂不韋傳曰：此奇貨可居。語即本此。自偽傳以易居

釋之。而古義湮矣。又云：刀有一品作一四字者，余讀

為刀環二字。古環字，自來圖譜均釋為明字，刀非也。刀環取於去而復還之義，即流泉布布之例。余所見明字刀，其明字變書不一例。增省繁簡，各以意為之。然終不得釋為明字。且有一品面文平列一刀二字者，然則讀為刀字，非肥揣矣。析點畫於毫芒，通形聲於訓詁，既可刊偽傳之野文，復可搜六書之奧秘。蓋考據為其家學，賞鑒本其緒餘。彈見洽聞，足資佐證。皮錫瑞序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其斟酌三倉，提挈百氏，又稱其通經史之古義，正金石之遺聞，洵非溢美。雖其以古泉分詠，非詩家正道，然亦可以多識骨董之名。至其徵引賅備，有闕經史，則錫瑞所謂龍皆四足，孔僖之傳堪稽。背有三釘，憲宗之紀斯合。又不徒為博物之資已也。

觀畫百詠四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此為德輝舉其所藏所見之著名劇跡。上至兩漢石刻。迄于元明國朝。加以評論。以七言絕句詠之。並自注為之考證。書中謂天堂地獄之說。實濫觴于離騷招魂。至六朝崇尚浮屠。演為實事。以地獄入畫。不必始于張孝師吳道子。謂董道廣川書跋所載為疏于考證。雖言之近理。然亦究無確切顯證也。又謂古

人一藝成名。聲施後世。其精神必有獨到之處。令人不可學步者。故雖同時偽作。門客代筆。自不能逃明眼人之勘證。此則非多見古人書畫。不能有此慧眼。言之較易。行之實難耳。受業左念康跋稱。師恒言賞鑒之事。當與考據之學相參。從子啟藩跋亦稱。若託於有韻之文。兼以考訂之學。則伯父此作實足為賞鑒家之指南。至詩學功深。又當別論云云。其著書之意。粲然明白。故此書抑南宗而崇

尚北宗。以北宗如儒家之漢學。言之有物。不能託之空談。其重規疊矩。人物衣冠。可考古製。樓臺界綫。必准折算。動植飛潛之物。亦必象形惟肖。固非南宗諸家。僅以雲山為供養也。此則與董其昌之推尚南宗。各明一義矣。至徵引浩博。考證詳明。固非王世貞所能專美於前也。

蘭汀存稿八卷 明刊本

明梁有譽撰有譽字公實順德桂林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刑部主事移病歸明史藝文志梁有譽此部集八卷即此蘭汀存稿追題其官者名殊而實一也有譽與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吳國倫徐中行宗子相結社以倡和為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為案有明聲氣之廣氣猷之盛無過前後七子而前七子以李夢陽為魁首後七子以李攀龍為魁首此自來選詩家之定論也自夢陽等倡言復古謂不讀唐以後書所為詩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遠則宗漢魏近則取盛唐李攀龍等繼之文體為之一變遂成一時風氣在初始一二人學博才高又據壇席高位聲氣所及靡然從風縱其人雖有異才欲與角逐中原不得不就其軌範其後學者摹擬太過剽竊成風故虛聲浮響轉瞬即為人攻擊之資胡應麟謂其少深沈之致陳子龍謂其有摹古太似之譏皆切中其弊國朝錢謙益謂有譽通籍後即與王李結社其為詩詞意婉約入社即移病去又捐館舍最早雖參與五子七

子之列而于叫囂剽擬之習薰染猶未深也云云謙益于前後七子好為吹求指摘不遺餘力而於有譽與有褒辭殆亦是非之公有不可泯者歟六七八卷為文大都酬應之作以言氣格亦通成為明人之文無足深論也前郭集傳云時嚴嵩當國其子世蕃欲親有譽有譽恥為藝狎遂謝病歸然則有譽不僅以詩古文名即以人品論亦孤高絕俗之士較之湛若水之序鈴山堂集稱頌其功者是誠有霄壤之別矣四庫全書前七子不錄王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忍王家相後七子不錄吳國倫徐中行梁有譽而以吳集列入存目與徐中行比倫又有取于宗子相此集則並存目而不載豈當時未見歟抑屏棄不錄歟竊謂官撰之書固應別裁偽體然如前後七子自成宗派自為一時風氣苟收而不備則其中之遷流變化又烏從而定其是非耶是則四庫去取之旨余有所不解矣

快雨堂題跋八卷

道光辛卯汪氏刊本

國朝王文治撰。文治字禹卿，號夢樓，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殿試第三人及第，官至臨安府知府。素文治以能書名海內，楷法褚河南，行效王蘭亭，天然秀發，較劉鏞、梁同書殆有過之。而其鑒賞之識，又卓絕一時。收藏家得其片言，輒為增色。此為文治題跋歷朝碑帖名賢真蹟法書名畫之作，大抵吳門汪心畬家藏物為多。心畬子承誼哀輯成帙，並搜文治他所評識，彙而刊之，間附評語及前人題識。較琅琊王澐虛舟題跋而微變其例也。李兆洛序稱其持論婉孌，不循常流，神理時出。元章山谷之外，姚魏志公墓稱其少年為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蓋文治年未五十，即耽禪悅，精于楞伽，本為位業中人，雖墮入文字業障，而性靈不昧，庶幾猶存其詩通佛果、動鬼神、嘗自言其詩字皆禪理也。故書中論書恒以禪語比況，其論畫其昌書曰：余嘗謂晉人書如如來禪，唐人書為菩薩禪，宋人書為祖師禪，自晉而後雖宗風不墜，然無有敢稱佛者矣。惟明董文敏辨證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藝文類

禪，直入自在，神通遊戲三昧，其殆辟支佛乎？菩薩雖造最上乘而不能稱佛，辟支雖非最上乘而不能不稱佛，此間階級未易為新發意菩薩道也。可見其精熟涅槃，故評書作詩皆有靈境，盡古今之變而自成一體。至其推崇其昌，可謂備至。且謂其深入右軍之室，以右軍神髓現顏米變相，正如菩薩應願作梵天主，況醉後援筆疾書，更是自在流出妙哉。至此乎，又謂其直追二王，當與顏魯公分鑣，使米南宮讓席，元以下無論已。其佳處全在天真，故率爾落筆者愈妙，其實其昌書法全得力於歐、北派工夫為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一生服膺元章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之語，以為此八字為真言。無等呪，故其真蹟在人間者，神明規矩，無一筆奔放之弊，為世人所稱。而或者以其不知碑學少之，譬如禪宗終非正法眼藏，亦持平之論也。文治殆不免阿私所好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重續千字文二卷 明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

宋葛剛正撰并篆法。剛正始末未詳。據前高祐八年自序。字曰德卿。元吾邱衍學古編載續千字文。葛剛正書。字法極好者。未及剛正之仕履。固莫得而攷也。惟此書注中有伯祖丞相文定公邨。配享光宗皇帝廟庭。繪像于閣。剛正亦在從孫之列。則剛正為江陰文定之裔孫矣。江陰縣志。葛勝仲。字魯卿。即此書注中所稱皇祐二年進士。朝散大夫。侍其公。偉作墓誌之文。康公也。志載葛邨。字楚輔。文康孫。諡文定。即剛正所稱伯祖也。而選舉志無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類

正名。藝文亦遂志不及此書。宋元以來官私書目。均未著錄。殆當時傳本至希。故人多未之見歟。是書踵梁周興嗣次韻千字文。宋長洲侍其碑。續千字文而作。重續云者。再續侍其碑之書也。全書仿其體製。為四言韻語。例亦不用複字。視周侍二書。文徑尤纖仄。而聯綴皆有典可徵。自謂俱詮註注。俾誨塾幼。能發童之蒙。信不誣也。毛辰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載宋板重續千字文。云世間絕無。並不知有是書。而篆書精妙。真奇書也。毛氏後世歸秦興季振宜滄葦。而其迄今宋板書目。未見著錄此書。

則宋板亡佚久矣。此為毛氏從宋板影抄。大題標篆書

重續千字文五字。次真書同。蓋釋標題篆書書名也。次篆書水雲清隱丹陽葛剛正撰并篆法。次真書一行同。亦釋工行篆書也。次本文篆書四字句。一句一行。二行以下真書。釋文二句。以下則注文也。全書真書。體兼歐柳。字法勁秀。篆書玉筋文。整齊勁挺。在當時必倩工書者影摹。非傭書手筆也。收藏有洞庭席鑑玉照。道州何紹基子貞。湘潭葉啟勳定侯等印。流傳三百年之久。毫無破損。殆其精神刻苦。足以自傳。故若有鬼神呵護其間者歟。聊城楊氏海源閣刊本。改篆書為真書。改重續為三續。並佚自序。失葛氏之舊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類

宋紹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關書目考證二卷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宋
史藝文志云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于國史院
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于是四方之書稍稍
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當時彙次書目得四萬
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
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焉此宋秘書省藏書
之緣起也王應麟玉海云紹興初改定崇文總目秘
省續編到四庫關書高宗四年十月少監陳騭言

乞編撰書目五年六月九日上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
序例一卷凡五十二門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
卷較崇文所載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復參三朝
史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史志多三萬五千九百
九十二卷閏六月十日令浙漕司摹板又云十七年鄭
樵按秘書所頒關書目錄集為求書關記七卷外
記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秘書省四庫
關書目一卷亦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
書之下此紹興改定秘書省關書目之始末也續

宋會要載大觀四年五月秘書監何志同言慶
曆間集四庫為籍今按籍求之十才六七宜頒
其名類于天下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
焉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抄發遣肝胎軍向子固言
乞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闕之書
注闕字于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搜訪此紹興採
訪關書之源流也蓋當時崇文總目後而所闕
之書既多遂者為此書頒行天下以資搜訪鄭
樵亦據以作求書關記焉至於編於何人則當

時奉敕官撰之書也書中有見於崇文總目者則
或卷數多寡書名之不同蓋恐其本非一書必
待訪求後加以參證可見其編撰之於慎矣且
此目自宋浙漕司刻板以後別無刻本宋人官撰
目錄存於今者崇文總目已非完書惟此目為最
古固考證家之所必稽然曆來藏書家均祇鈔
本流傳學者無由共見德輝以丁氏暹雲樓鈔
宋本做大興錢侗政證崇文總目之例據宋人官
私志目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

志王應麟玉海引中興書目尤表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道藏目錄勘其書名異同卷數多寡部類異同二詳載之晁志原有衡表兩本今但據衡本俾讀者易于檢尋非徒訂定志之外誤於古書存亡亦藉以資考證固治目錄學者所必要之書亦足以覘趙宋一代朝野崇文之盛治也鄭樵通志略藝文略引四庫書目云乃禮家之一類四庫書目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見於農家又

見於月鑑而今本無月鑑一類則此目尚有闕佚矣

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 沈氏刊本

國朝何焯編焯有義門讀書記四庫全書已著錄案通志堂經解崑山徐乾學健庵得章丘李開先中麓家藏書並以常熟毛氏汲古閣宣波范氏天一閣之家藏本編刻於康熙十五年其時遼陽納蘭明珠當國子容若成德愛才好客鄉試出乾學之門遂受業焉乾學以此板歸之為之作序盛推其校勘之功觀于乾隆五十年再諭有成德借名乾學達迎權貴之上也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子夏易傳下亦云今崑山徐氏新刻有之是此書當時並非

出于成德之手可知且所採諸家偏于朱子一派門戶之見既深故林栗周易經傳集解業已寫樣付刊竟以其書與朱子為難遂燬其板且校刊欲速校者太倉顧湄伊人本以詞學名家非通經儒士竄亂移易訛謬滋多頗為焯所譏評特其所云有不盡可信者如元胡炳文易本義通釋非從汲古元本係據明嘉靖輯本重刊蓋此書經兵燹亡佚其九世孫珙及弟玠募遺書得上下經而闕十翼乃復彙蒐諸集中以補之

年刊本屬且仁和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載有此書云原本序有此語

殘闕九世孫珙雜採他書所引舊說補完別輯雲峰文集
集中易義一卷嘉靖元年知邵武府事新安潘旦命
鄧教諭阮校而傳之並有其前後撰序九世孫珙亦有
後序云通志堂本首有珙輯錄雲峰易義一卷其為
出自明時輯本而佚潘胡諸序可知焯蓋未詳審
耳程端學春秋本義元時本有兩刻一刻有句讀
圈點抹一刻無之江陰繆荃孫小山編京師學部館
善本書目載有此書云元刊本半葉十行行大小二
一字黑線口經文提行首行題春秋本義卷幾次行

某公下雙行小注是書見元史儒學傳而舊本流傳絕
少四庫而外僅見通志堂經解本據邵懿辰半巖廬
書目引何焯曰元刻有句讀圈點甚精東海盡刪去
今以此本證之殊覺不然云蓋焯之所見不必即乾
學據刻之底本也凡此皆不免失於舛然其中精
核處亦多不必以一二挂漏為譏矣

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 粵雅堂叢書本

國朝翁方綱訂方綱有兩漢金石記已著錄通志堂
經解刻于康熙十五年凡白紙初印板心無通志堂
三字者均崑山徐乾學刻成時所印後以板歸納
蘭成德始于板心下方補刻通志堂三字姚元之竹
葉亭雜記云通志堂經解納蘭成德容若校刊
實則崑山徐健庵家刻本也當時海宇鏡清宗
元舊槧流傳甚夥乾學成德同居顯要徵集較
易遂成經學之大觀可謂偉矣富矣顧搜羅卷

帙至一千數百卷之多而精者寥寥不足供經師
治經之用嘉定王鳴盛西莊曰子夏易傳今所傳
本多至十一卷是宋人偽託通志堂彙刻經解以
此冠全書無識之甚長洲何焯義門於其目錄
頗致譏評信非苛論方綱以焯為隨手校閱有
所未盡取原書審核作為此書顧其中訂正者
不過三數條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下云按大
易粹言今考定是宋方聞一撰宋史藝文志作曾
棣孫也考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大易粹言

十卷。知溫州溫陵曾種獻之集。朱彝尊經義考亦作曾種。引張嗣古跋。案四庫全書著錄此書為宋嘉定發而張嗣古修補舒州郡齋本曰。右大易粹言。前太守曾君種命郡博士方聞一所哀輯者也。蓋此書本為方代曾輯。亦如通經表傳經表之一題畢沅一題洪亮吉者相同。論者各據一本固不必各疑為誤也。方綱復初齋文集經解目錄序云。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近有以不全本別為目錄以莊人者。故不得不就其原刻次第略舉卷帙原委錄為目。以備檢查云。然揭陽丁

氏持靜齋書目著錄之宋孫莘蘇春秋經解十五卷。望江倪氏江上雲林閣書目著錄之宋無撰人春秋年表一卷。陽湖孫氏祠堂書目著錄之成德校儀禮正文十七卷。陽城張氏據以重刻于撫州本禮記後之唐陸德明禮記釋文四卷。均為方綱所未載。則此目不得謂之為賅備矣。

佳趣堂書目不分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陸澐撰。澐字其清。吳郡人。其始末未詳。案簿錄之學。所以考一代典籍之存亡。私家之藏。所以補一朝館閣之闕略。譬如入五侯之廚。雖不得遍嘗其鯖膳。而覽其食譜。不猶愈於過屠門而大嚼乎。此歲書之所以貴有目錄也。是日首列置書年歲。始于康熙十四年。終于雍正八年。以一生精力。搜羅宋元舊刻。精鈔名校。悉具斯目。各書目下。或注某年所收。其有携李曾倦園溶。秀水朱竹垞。葵尊所贈。及己所贈于人者。亦皆于書下注明。持其於書名卷數。撰人姓名。某人所校所鈔。雖記載綦詳。而於分門別類。尚未釐定。似是東經編訂之書。不過聊備記錄者。故各類多有不相屬之書。其踪跡固可尋索也。觀其置書述略云。典衣節食。或手自鈔錄。或倩人代鈔。六十餘年。無一日之間。則其好書之癖。可謂深入膏肓矣。今此目有空白二行者。有空白至十餘行者。意蓋求其書而不得。故留餘行以待填補耳。然則以澐好之之勤。四部之書。猶恨不備。則聚書誠大難矣。王文簡士禎居易錄

竹垞說吳門陸醫士其清家有洪武王父集元人稅與權易啟蒙小傳顧阿瑛玉山雅集又阿瑛選張伯雨詩皆毛氏刻十元人所不載長洲何義門焯亦推重之是其名動公卿實以身繫文獻之故非虛聲能盜也曹溶葵尊既與先後訂交而葵尊晚選明詩綜猶賴謬之藏書得以補生平所未見故謬雖足迹不出里巷名乃達於京朝其視金俊明王聞遠固同為隱君子中第一流矣宜乎收藏家重其藏印之書如何校毛鈔豈非其精神有以傳之久遠哉

孝慈堂書目不分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王聞遠撰聞遠字聲宏號蓮涇吳郡人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錄稱余所收王蓮涇家藏書最多就中有孝慈堂書目分門編類敘次頗詳以之求蓮涇所藏雖久散之本按其冊數之多寡紙色之黃白幾如析符之復合可知書籍貴有源流也蔣光煦東湖叢記蓮涇居士王叔子著有金石契言敘其知交七十七人皆畸人逸士是則聞遠藏書之富知交之廣久為士林所欽固非僻陋淺聞者可比宜其藏書為人珍貴書目至今流傳較之藏家無月及身而遺書星散名姓翳如者不誠為幸事耶經部分十八門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兩類蓋效略存古例用意頗深又以明人所說大學中庸皆為四書而解非為禮記而解仍附四書之末不列禮記類中亦為有識家語雖為王肅偽作非漢志之舊實記孔子言行弟子遺事之文別立續語一門蓋謂其續論語而作四庫全書以其不在誦習之列出之儒家此不明乎義例者也史部

分三十三門其遺逸一門以收并中心史忠義集宋
遺民錄之屬頗為允協蓋風勵臣節扶植綱常
之義也惟子部分二十四門其藝術一門本足以兼
括石刻書畫而必各分一類以碑刻與書隸入經
部僅以畫類收入此門殊嫌瑣碎未為平允豈
碑刻與書非藝術之一端乎集部分八門其詒
誥一門唐志列於史部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始移於集部次於別集則以文章為重失渙號
明堂之義矣奏議自為一門始於元馬端臨文

獻通考蓋論事之文莫不與當時政事有關非以
才藻見重今列入集部未免不知重輕然其收藏
既富於書之卷數冊數葉數誤人姓名其人序某
人跋某人鈔本某人刊本某人藏書某人校過綿紙
觀訂二紀載以資互考雖歲久散失無餘猶可按
圖索驥得以略見秘書之名數並足以考見歷代
版本源流則亦考古者所不廢略其舛駁而取其
較勝可也

補纂字訪碑錄五卷失編一卷 同治三年刊本

國朝趙之謙撰之謙字益甫又字為叔號悲盦亦號思
悲翁浙之會稽人是書以天下碑刻依時代先後編次
而各注其篆書正書分書年月姓氏某地某人所藏
于下起無年月秦漢訖元別以滄州王侶樵國均滄
州金石志中所著錄者續得數十種合題為失編
附卷末蓋踵陽湖孫星衍淵如寰宇訪碑錄而作
所以補其闕遺也惟書中攷訂疏舛如唐哀帝尊銘
乃篆書非八分書也宋戒石銘乃行書非正書也

又如漢羣臣上壽刻石大興劉位坦考左側有口口
字原刻官郁久閭明達題名者為北魏人書之謙據以
列入後魏不知此乃唐人題名有涪州刺史李官名
可覆按也唐宮闈令威遠軍監軍西門珍墓志云
王元佐文元和十三年七月廿日王元佐署名從姪稱
舉不可曉不知此乃卿從姪鄉貢進士元佐文西門
下尚有大夫二字乃官銜非姓也既誤士為王又誤以
西門為姓無怪其不可曉矣吳縣潘伯寅祖蔭稱
此書乃之謙少作後深悔之天津樊文卿彬稱之

謙倨傲多詐言不足信又稱此書鈔自溫情舫

長志劉子重大興劉沈均初南瀝沈銓福等寓又益以高麗

碑目成此書誤處甚多非其自得也徒賣高價耳

永明周季譽鑒詒稱之謙此書據劉喜海諸城劉三

已書古志蒼玉洞題名考海東金石苑沈濤嘉興沈常

山金石志等書益以程云升東萊程隸篇碑目及同時

各家歲月抄撮而成故多舛誤人亟亟付梓漏闕彌

甚家無片瓦尺木而欲萬間廣廈俄頃而成有此事

耶是此書成于抄襲故所記碑地考之未詳石之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金石類

亡亦未得其實在漏略章率宜其為諸家詒病所

最然此書本集長洲顧湘舟沈積慈胡荻甫謝仁和

魏稼孫錫曾諸人之方搜輯而成樊潘亦同為助訪

之人自序言之甚詳皆當日富于收藏金石名家者

何其疏略舛謬至此蓋急于成書之過也特樊潘

既助之成書忽于書成後特有微詞殆其中有凶

終隙末之事歟且之謙自記云刻既竣魏稼孫自

閩中寄書來孫氏錄漢孔宙碑不及碑陰君補

孫書仍未及也務多之蔽必忽近周遠是一大弊漏

顧後懲戒他弗類是為之憮然謹記以志吾過則

之謙此書已審慎至再天下石刻非足迹所至

僅憑他人紀載以相裨販未有不以訛傳訛者不

僅之謙此書而然也星衍之後續撰無人其用

心勤至亦頗有可取者故錄而存之以不沒其奮

粹之功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金石類

杜工部詩評十八卷 杭世駿手鈔本

國朝屈復撰復有楚辭新注四庫全書已著錄仁和
杭世駿詞科掌錄蒲城屈復見心號悔翁布衣乙巳
丙午之間來游西湖居紫陽山道觀以所注漁洋秋柳
詩偏謁名流刻江東瑞草集古詩晚游京師弓刀侍衛
之徒皆從受業頗有詩聲遂自尊侈論詩則訛訶老
杜注騷則持抵紫陽每為士夫所鄙袁枚隨園詩話
屈更傲岸自號悔翁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師見客
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拜床下專改削杜陵些語詆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別集類

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又云方望溪
刪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詩人以為妄余以為八家
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復辨
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于字句之間雖六經
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據此則世駿袁枚均甚不滿於復而于其改削杜詩
亦未嘗全以為非是世駿且錄其評點杜詩至
與士禎相等案此書前有世駿手跋云並錄士禎屈復足
西家評點旁鈐墨圓二字宋文義書方印
見前輩虛心下氣不以門戶意見沒其是非之公

復於杜詩用功至深故能指摘其疵類所謂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也舊有明王世貞王慎中國朝
王世禎宋荦邵長蘅五家評本早已刊行此則
僅此傳鈔秘蹟于五家外又添一家豈不多
增一番眼界乎然唐詩有初中晚之分宋詩有
浙派江西派之目以學初唐者而評晚唐人之詩以學
宋詩者而評唐人之詩派別即自不同仁智各有已
見彼以為是我以為非既不能強人以從我更何能
強我以從人古今評注杜詩者毋慮數十家大抵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別集類

涉時事則不免於傳會專事評論則不免於空疏
能作為互助之資不能奉為天經地義至理名言
也善乎杭世駿之言曰馮鈍吟右西崑而黜西江周
己夫西崑盛於晚唐西江盛於南宋今將禁漢魏
之不為齊梁禁齊梁之不為開元大曆此必不
可得之數風會流傳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為
一朝之詩有是理乎持論通達可為後世抉摘
字句人非我是者痛下鍼砭矣

疎香閣遺錄四卷 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編輯其祖姑小鸞遺事並傳記題詠而作小鸞字瓊章又字瑤期吳江人天家葉紹袁之季女橫山葉燮之女兄生於明萬曆四十四年歿於崇禎五年年十七歲未嫁而卒葉紹袁當明鼎革時隱於浮屠與其室沈宛君宜修暨子女輩怡情書史一門風雅冠時小鸞生而早慧工詩能文著有返生香一卷列入午夢堂全集行世其生前事蹟歿後靈蹟及其遺聞佚事久為文人學士所艷羨景仰歌詠散見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傳記類

家集中德輝哀集成編首小鸞遺像則從祠堂本縮臨摹刻次疎香閣玉簪珮則吳江縣令宛平王佛雲壽邁訪修墓址得于近處農家次疎香閣眉子硯則亦壽邁得於袁浦市中當時曾以拓本微題刻有硯緣集行世次小鸞墓圖則亦壽邁倩人所繪並按圖誌分記使後之憑弔者知所問津德輝據以重刻首卷紀年如年譜之例蓋摘取天寥年譜年譜別記及其母沈宛君撰傳涉于小鸞之事或家事者錄之二卷傳記為小鸞小傳及他書所

記事蹟雖各家紀載甚繁非蹈襲即沿誤唯擇

其言之雅馴者錄之三卷家墓則墓圖北域及

重修緣起碑刻俱載焉蓋其墓為咸豐時王

壽邁及其裔孫戟甫乃漆重修樹碑立案於是

小鸞遺蹟至今為過客景仰憑弔流連四卷

題詠則前賢及近代名人題詠遺像與遺物之

眉子硯搜輯頗為宏富述祖德之清芬資後人

之參證讀來枚詩話不致誤為粵人游戲仙人

亦得長留遺蹟於後世則此輯之旨不其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傳記類

歟

天寥年譜一卷續一卷別記一卷甲行日注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明葉紹素撰。紹素字仲韶，吳江人。天啟乙丑進士，觀政兵部，改南京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陞工部虞衡司主事。庚午乞養歸，在家十四年。而明社屋入，山為僧。改號天寥道人。年譜作于崇禎戊寅，時年四十九歲。續譜成于乙酉，時年五十七歲。後事具甲行日注。止於順治戊子九月二十五日，正六十歲。距易簣前僅二日耳。紹素生勝國末季，早負才華，一家夫婦子女，工詩能文，有唱和之樂，久為吳中佳話。願乃室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傳記類

多故，妻女慘亡。陽九重逢，貧病交迫，譜中敘次，字字傷心。至今讀之，猶覺當日情景之淒黯。人生罹此，其何以堪。蓋幸其生前，則妻女同證真靈，歿後其子橫山變以循吏兼文苑，衣鉢有傳。當時奉為儒宗，後世禮之樂社。其孫元禮，舒崇，垂虹佳話，恍惚魏晉間人。至今逸事流傳，膾炙人口。書香繼世，流澤孔長。代有賢子孫，為湖山生色。汾湖靈秀之氣，鍾毓于紹素一家。天雖阨之於生前，似猶慰藉于身後也。譜中載登萊有忠義十萬，不肯從賊，又不

肯從清，這四人間關千里至南都，求朝廷虛名割付，

以振義旅，而奸臣馬士英索賄萬金，四人大慟而去。是可與錢澄之田間集所紀馬阮之事足相參證。當時羣奸蔽天之罪，公論自在，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又譜中載金陵大盜徐復假稱中山王裔，素四履名，崧誤信之，尊為上客，遂致毆縛士矜，因以兆禍。劉承幹跋謂：徐宏基襲封魏國公，金陵失守，率孥避至吳江趙田之袁進士世奇家，樹幟起義，勒村富助餉，凌紳士陸醇儒之弟，醇儒憤乞師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傳記類

黃蜚舊部，得三百人焚袁氏宅。宏基投分湖葉氏，葉縛而致之陸，殺之，並其妻孥，而袁氏屋焚，家毀矣。閩中賜謚莊武，此譜以天盜冒稱中山王裔亂世，真偽莫辨，亦心傷袁氏為宏基受累耳。按此事見沈彤吳江縣志五十九舊事引大事記，然附注云：按明史徐達傳，弘基卒，謚莊武，子文爵嗣。又南都縉紳錄甲申秋，弘基守備南京，乙酉春無其名，疑大事記所云非弘基事。姑錄備考，又按大事記云：其子年十五，方被圍時，登屋發三矢，殪三人，已

而被執亦盡射而死田陸籍家貲裝兩巨艦以去而明史有子文爵亦不詳其在吳江起義事則沈彤縣志識疑洵為有見然則此譜以為大盜冒名必真確矣蓋紹興多親得於見聞紀載本無曲筆是皆可為博考參稽之助有裨於史學固非淺鮮也

石林遺事三卷附一卷 宣統辛亥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以其先德夢得仕蹟著述雜事編次為三卷而以投贈詩文附焉其採輯諸書如王明清揮麈錄岳珂程史姚寬西溪叢話一一注明卷數於下讀者可以覆案而於夢得事業學術一覽可以全知案夢得為紹聖舊人徽宗時嘗司綸誥於朝章典故夙所究心又復博通羣籍以詩古文名詩則工於變化風格適工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開蹊徑文則簡嚴密栗高雅典贍猶有北宋之遺風而其藏書之富著述之多並世殆無其匹宜乎為當時名流推重惜其誤著失傳者頗多佚事遺聞紀載殊嫌散漫彙錄成書以資考鏡固為賢子孫之責然非德輝之博聞強記何能秉筆而成之其表揚先德之遺徽當與津逮來學之功並重不得以其為一家之私乘而忽視之也其著述一卷考證詳核尤為有關文獻固不能僅以徵引繁富稱之矣

午夢堂全集十五卷 觀古堂刊本

明業紹素一家夫婦子女之詩文也。紹素有天寥年譜已著錄。素此書明崇禎刻本十種。首鸛吹集二卷。附梅花詩。紹素室沈宜修作。宜修字宛君。沈懋所坑女也。次愁言並附一卷。紹素長女。純純作。純純字昭齊。次返生香並附一卷。紹素季女小鸞作。小鸞字瓊章。又字瑤期。次百尺遺草並附一卷。紹素仲子世倬作。世倬字聲期。次竊聞一卷。續一卷。徵仙錄。紹素悼小鸞作。次伊人思一卷。紹素室宜修選同時名媛詩文作。次秦齋怨一卷。紹素悼其室宜修作。次妃雁哀一卷。紹素輯諸子弟兄弟。兄弟作。次彤奩續些二卷。紹素輯諸名媛。純純小鸞兩女。及己悼兩女作。此外有聖護集一卷。紹素三子世倬作。世倬字威期。駕鸞夢一卷。紹素次女小純作。小純字蕙綢。瓊花鏡一卷。紹素為小鸞徵仙錄追影而作。徵仙錄今不傳。或即瓊花鏡之異名。都十二種。蓋各種迺先後陸續付刻。彙印多少。故不同也。乾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戊寅紹素四世從孫恒椿者。重行選刊八種。後有跋稱。先虞部公手定十二種付梓。曰午夢堂集。丙子秋杜門習靜。補其缺。訂其訛。共得鸛吹。香雪吟。伊人思。愁言。駕鸞夢。返生香。竊聞。竊聞續八種。謹付諸梨。閱再寒暑。而告竣。其聖護。百尺。續些。秦齋怨。四種。以語多悲寂置之。是當時所行全集。無妃雁哀。瓊花鏡。而所謂十二種者。較之崇禎刻本。乃析竊聞。竊聞續而二之。香雪吟。即梅花百詠。原本附鸛吹之後。而此亦別為一種。以舊本十二種校之。實只六種。而所據本多駕鸞夢一種。宣統辛亥紹素裔孫德輝參校崇禎乾隆兩本。編次付刊。其瓊花鏡一種。乃道光末年吳江縣知縣宛平王壽邁所輯。硯緣集彙刻本。後有紹素八世從孫乃溱者跋。稱為午夢堂集之一種。不知崇禎乾隆兩刻。何以未及列入。疑莫能詳也。紹素生勝國啟禎末季。月擊朝政昏黷。退隱林泉。一門風雅冠時。足以優游晚景。而乃室家多故。骨肉慘亡。日坐愁城。

貧病交迫兼以運丁陽九感憤哀傷木黍秋風滄桑故國河山風景舉目淒涼家國遭遇之窮未有如紹袁之甚者然天畀紹袁以芬芳悱惻之心天必置紹袁于鬱邑欷歔之時地屈原愁思而騷作康衢痛哭而名成使紹袁生長太平作為詩文不過歸唐附八家之末流何李振七子之浮響安有此哀感頑艷之筆傾倒古今顧刻者乃以語多悲寂少之詎足以知紹袁之深也耶

田間文集三十卷 康熙間刻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間易學四庫全書已著錄案澄之為文磊落英多詳盡簡潔與戴名世文同一風氣是知桐城一邑以文章為二百年海內主盟其由來漸矣長洲韓奕序稱其文明理辭達意雅不欲附一家絕去塗飾單行孤詣本非虛美集中有闕朱明文獻者如太白劍集序秦人掘李自成祖墳得枯骨黃毛腦後一穴有赤蛇生角因函其顱骨並蛇脂之以聞而自成以敗是

可補野史之不詳並可徵亡明者之有天意存焉然莊烈國非亡國之君也文學劉臣向墓表甲申之變南渡立國馬士英阮大鍼朋奸亂政益修舊怨興大獄凡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可見馬阮小人行徑蔽天之罪實足以促明之亡書有學集後謂余過虞山拂水山莊弔之以詩曰半生出處滋多議一代文章定許傳而虞山自言其詩文載在有學者遠過初學集今一再讀之似不盡然蓋深惜謙益之晚節不終而有學集中實無遠

無遠過初學集之文本非其由衷之言耳大抵澄之所載多親得於見聞其於阮大鍼雖以世戚通家去之若浼於錢謙益雖文字契好亦謂其如此讀書不如不讀澄之次子所輯年譜有此語生平直道不肯阿私可以概見不獨其文之足傳其紀載之事之可為信史亦足以傳矣集中田間集自序曰錢子游十年歸歸十年始有盧盧在先生墓傍廢瓜田盈畝為之環盧田也故名曰田間云澄之生際衰明日親羣奸之植私背公祖國淪亡慷慨悲憤鼎革後隱居田間有首陽之風集首為夷齊論是可以規澄之志其氣節有足多者矣乾隆禁燬書目列入軍機處全燬書集經禁燬故四庫全書並存目亦無之也

田間詩集十四卷 舊抄本

國朝錢澄之撰有明啟禎之際君子小人雜處並進元黃水火恩怨相尋大抵置君國而爭門戶獨澄之以諸生奔走國事間關於閩贛粵桂參與軍謀國變後南奔以僧服終崇澄之在閩則以黃道周薦試授推官在桂則以瞿式耜薦御試授庶吉士又從黃道周學易傳其緒餘道周式耜均以不屈殉難大節凜然澄之師友相承故其詩文多慷慨悲歌有故宮離黍之感其間關愁怨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眷懷故主終始不渝自序云吾詩悲非世所樂聞其聲往往激楚也又曰夫詩言志我遭遇如此欲不悲得手其志節可見則不徒詩之足傳矣杜蔭明人詩品云錢幼光字原秉鐙原名禁周潛蹤麻鞋間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屢變而不窮要其脈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錢牧齋取其詩入吳炙集蓋深好之也韓炎田間文集序云嘗讀先生之詩冲澹深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

及陶安今觀集中之詩多才藻見長其悲楚激
昂之音則由家國傷心多所感憤而致觀其全體
不僅出入香山劍南已也集為其子灋祖所編別
有左子直潘蜀藻刊本編為十卷詩五百八十首
較之此本多節刪其悲憤之詩殆為時諱不足
以覘澄之本志故以此本著錄亦敦崇風教扶
植綱常之義也歟

孟子劉熙注一卷 觀古堂叢書本

漢劉熙撰國朝葉德輝輯熙有釋名四庫全書已著錄
提要云熙字成國北海人于其始末未詳案隋書經籍志
載劉熙注孟子七卷唐書藝文志同李善注文選裴駰
集解史記顏師古注漢書往往稱引其注至宋陳振
孫直齋書錄解題始不著於錄則其亡佚當在五
季之亂矣國朝周廣業馬國翰宋翔鳳均有輯本德
輝以屠馬總意林梁顧野玉玉篇及釋慧琳一切經
音義所引三家輯本均失采錄即文選注史記集

解漢書注所引為三家陋載者並為搜討輯成此
書又以劉熙後漢書無傳其事迹略見于三國志
韋曜程秉薛綜許慈等傳者知其為當時大儒
故輯其佚注并為事蹟考一篇附之卷首蓋熙
中平中徵為博士尋除安南太守後避寇交州
故程秉薛綜許慈俱從之游伏滔論青州才士
先彌衡而後劉熙衡卒于建安中則熙卒尚在
其後當在吳赤烏年也德輝自序謂此書表章
漢儒注經之功而補陳范二史之闕洵非夸誕序

中並謂周本有牛山一條馬本不錄考牛山注見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梁人所引非劉即趙與趙不合可知為劉且潁川郡注引孟子注嵩高之北未稱何人而史記集解引稱劉熙注以茲類推則劉昭所據與集解同矣辨別精確固讀孟子者所應知雖殘珪斷璧亦所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且快意也今以其有裨於經義特附之四書類焉

天山自敘年譜一卷 舊抄本

明鄭鄭撰鄭字謙止小名仍孫號荃陽子武進人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鄭性耿介工詩能文旁及禪玄與文震孟陳仁錫齊名有三詞客之目是譜為其自敘本文集中之第十六卷鄭以在明一阮於客魏再阮於溫體仁卒之死于門戶之禍其詩文集乾隆時列入軍機處全燬書故傳本極罕差幸尚有此譜流傳得藉以考見鄭之行徑觀譜中自敘天啟二年文震孟疏刺客魏留中不下鄭即繼之

疏引武廟時權璫之場憲神廟時姦輔之藉叢蓋有所喻然羅不測又敘天啟六年都中盛傳六君子傳及黃芝歌出文鄭之筆禍且不測諸君子之過者予皆不避形迹周旋送之又敘崇禎八年抵京見朝時雖明知亡與大同患同年文溫方相構及見溫於朝房與體仁答辯高談闊論不避忌諱忤觸體仁人謂其自恃文名自取慘禍誠哉西言而其一生大節不避權貴如此可以見其士凡葉向高稱其為三吳名士並謂滿朝耆舊無不重其為人孫慎行

與之商確易義至譽之曰邵堯夫黃道周自謂文章氣節不如鄭鄮復為文以志其墓於福王南渡之時是鄮當時本負盛名為清流所推重陳繼儒序其集曰子瞻自言平生以口舌得禍盡言行俱危邦有道則可邦無道則不可天龍耳地啞豈曰侍兒意者文昌之師乎荅陽子訪子予嘗以此語薦之譜中自敘亦云余肝腸太熱口語太直取嫌取忌叢謗叢疑是鄮之口直取尤名高得謗不獨繼儒知之時相箴規即鄮亦何嘗不自知之特其恃

才傲物鋒鋷太露有不可止過者固不料禍發如此之速更不料不死于瑞而死于體仁也至鄮之杖母奸妹則鄮東坡生日詩有云三娶孤女過婦翁亦有無嫌還盜嫂從來毀譽本如斯萬憤百憂真草草讀此則可不煩言而自解矣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永叔多惟房之謗文山來陸辰之幾譴人高張賢士無名自昔已然亂世人才刀俎物不徒為爾衡一人惜也

書目答問不分卷

原刻本

國朝張之洞撰之洞字香濤又字孝達又字香巖號壺公一號無競居士南皮人同治癸亥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襄是書為其督學四川時舉以訓士者於經史子集四目外加以叢書目別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凡七類華陽楊叔翹銳曰此目出江陰繆小山荃蓀之手實非之洞已書荃蓀固之洞門下也雖仍四部之舊與四庫分類出入多有異同大致本之孫星衍祠室書目參以隋志崇文

總目其分正目附錄亦本孫目內編外編之意而變易其名稱其分古子古史二門尤為提綱挈要截斷眾流不倍于古不戾于今大體最為詳慎經部主東漢史部消去歲時多以說部子書入之雜史子部以周秦諸子別立古子部又以雜家書典實者入儒家儒家分經濟理學考訂為三屬集部於汪洋大海中存歷朝名大家有傳本者北宋之西崑南宋之江湖但采擇其精華明季之臺閣公安竟陵皆在屏棄之列前後七子之聲調去短取

長皆有別白。原書例不錄宋元刻舊鈔。惟取明以來國朝諸儒校刻善本。斷自光緒乙亥以前。以此書成于光緒初元也。惟各書撰人刊刻年月時有舛誤。卷數間有缺略。雖屢經校補。仍有未盡之處。相潭葉煥彬德輝謂其中最為闕典者。一各書下注載原刻本或通行本乃共同之辭。其書究為何時何人所刊行。不可知也。一注中偶載元號。又不記年月歲名。如明之嘉靖萬曆。皆享國四十餘年。我朝康熙乾隆皆享國六十餘年。其中歲月有初中晚之殊。刻本有

先後之別。今略而不具。使閱者摸索不得其詳。亦一蔽也。凡國朝人著作及詩文集。有及身自刻者。有友人代刻者。有子孫彙刻者。故有單行本叢書本之不同。月中多未分辨。至集部全不載刻本。或不知其卷之多少。亦似草草成書。隨手濫寫者。是可怪也。審閱此目。誠哉其言。然宣波范氏天一閣。積數世之搜求。乾隆修四庫全書。本帝王之權利。以言美備。尚不盡然。之洞于各書多所闕疑。本限于聞見。自序云。京師藏書未行。篋中無從借書。訂補俟諸

異日。周寶情也。曲阜孔繼涵刻孟子趙注于乾隆三十六年。韓岱又刻于四十六年。以同鄉共里之人事。止越十年之久而然。跋竟不知繼涵已刻于前。歷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列趙岐孟子章指二卷。謂本之毛鈔。亦竟不知有鄉先輩繼涵岱二刻。則時刻之不能盡知盡見。已可概言。何況刊刻非出一人一地一時。安能求全以此苛責之洞。是蓋不然矣。

藏書十約一卷 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專論藏書之法曰購置曰鑒別曰裝潢曰陳列曰鈔補曰傳錄曰校勘曰題跋曰收藏曰印記與虞山孫慶增從添藏書紀要頗自相類而精密過之前有辛亥冬至前一日自序云頃者山居避難編目告成因舉歷年之見聞證以閱歷之所得述為十約以代家書子孫守之去之余固不暇計矣蓋國變後隱居木亭鄉中所作書中論鑒別之道以為不通目錄不知古書之存亡不知古書之存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目錄類

一切偽撰鈔撮張冠李戴之書雖然濫收淆亂耳目此目錄之學所以必時時勤考也又論校勘之派別曰鄭康成注周禮取故書杜子春諸本錄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劉向校錄中書多所更定許慎撰五經異義自為折衷此活校也又論書經校過必繫以題跋或論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蓋德輝生長華閩早負才名藏書既富鑽研遂深故舉凡書中得失無不別具會心議論精覈動中肯綮洵足為購書藏書者之導師並

可藉得讀書之門徑不致誤入歧途固不必如簡明目錄煩瑣懿長之手批述古敏求學未真尊之賄得有功於士林固無大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目錄類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成于辛亥十月。蓋繼藏書十約之後而作也。書中舉平生之經歷。書史所記往事舊聞。述為十篇。一曰法書。二曰名畫。三曰辨別。四曰考證。五曰裝潢。六曰收藏。七曰歲規。八曰記錄。九曰避就。十曰帖刻。自序謂凡事無閱歷。則不能知其利蔽之淺深。無學問。則不知其途徑之左右。蓋書畫雖藝術之一端。唐太宗之好二王書。宋徽宗之收六朝畫。好尚

既各不同。要亦時可以引人入勝。此書論購求收藏書畫之法。大都艱苦有得之言。明張應文清秘藏之流亞也。其論法書曰。余並宋元而不敢染指者。則以蘇黃未察。已為收藏家之口頭禪。松雪伯幾亦久為士大夫之特健藥。臨仿偽造千萬化身。明人詞翰傳世亦大有人。下逮國朝書家。各成門戶。如其有心物色。日積月累。不難塞屋汗牛。夫宣和書畫二譜。多收六朝唐人。吳榮光辛丑消夏記。陶樸紅豆樹館書畫記。兼取近代。宋元日見其

少。不得不以明人遞珍。後之視今。本猶今之視昔。理固然已。宋元既能臨仿偽造。明清何獨不然。使其鑒賞非虛。別具隻眼。則偽者一望即知。否則高士奇之鑒別唐刁光胤寫生花卉冊。同時且見幾於彭元瑞文勤畢澗飛以八百金購翟大坤摹高房山春雲曉靄圖。後為後世笑柄。蓋技藝之流。多喜依託古人。以神其授受。書畫之值日貴。則作偽者術愈工。以他卷之真蹟跋文。割裂而移于偽卷之後者。有之。以名家之劇蹟

改題他人之姓名者。有之。以舊時流傳之絹素鈎摹。名蹟者。有之。翻身鳳凰。本飛鳬人之慣技。奪胎狐狸。乃骨董鬼之恒情。是在真知真好。精于鑒賞者。多見古人書畫。庶乎可以言收藏。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明張泰階寶繪錄之偽造多品。李開先畫品之不辨黑白。自欺欺人。於收藏何補。然此書持論精審。援據亦博。讀其書。既可以知作偽者之出奇無窮。復可以知懷璧之足以賈禍。未始非收藏家之圭臬也。

荃陽草堂詩集二十卷 康熙甲辰刊本

明鄭鄮撰鄮有天山自敘年譜已著錄鄮十六歲即以能詩名其贈滿震寰太僕三黜詩當時為文震孟所稱誦後以黃芝歌忤魏忠賢得禍搜捕逃匿家人以其原稿盡付水火故其少作盡逸不存後繫錦衣獄中曾手自刪定舊刻詩合前後獄中草成十六卷止于崇禎十一年戊寅以授其子珏珏又以續得之詩至己卯授命前一日一百六十八首分為二卷並國風賦一卷楞嚴偈一卷共計二十卷編目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詩部

之其弟統梓行即此本也集未分體亦未分類據珏識云本鄮之意旨也前有黃道周馮舒兩序辨鄮之無罪又有陳仁錫序稱其詩格高妙陳繼儒序稱其詩遠者高清真者孤冷又稱其不操七子之音大約以元魯山詩法為開山祖如子瞻海外偏愛陶柳詩其剛介之性情英特之風格政絕似之觀集中初入翰林言志詩有求皆自賦無欲稱至剛一意不可亂千人真敢當椒蘭馨自責瑾瑜重軒黃一溜寧得白失教千秋傷思賢入夢寐懷古

多慨慷荏苒三十年初衷詎能忘其剛正不阿以卓行自勵本非繼儒溢美審閱全集其游名山大川之詩鼓盪筆墨洗發性靈固非盡出標榜即論其人以元德秀相比庶幾擬於其倫蓋亦寓有辨寃之意也當明季詩道冗雜如鄮者不沿厯城之浮響亦無公安竟陵纖詭幽冷之音趣可謂蟬蛻穢濁矣至楞嚴偈一卷本旁涉雜學蓋明季士大夫流於禪者十之八九鄮亦未能免之矣王紹徽東林點將錄四方打聽邀接來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頭領十二員中列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鄭鄮而陳鼎東林列傳廬敘諸人事蹟頗詳不及於鄮惟黃道周傳中附見其廷爭為鄮辨誣道周自稱其文章氣節不及鄮鄮固極推崇之能事亦可想見鄮之為人矣是集乾隆禁燬書目列入軍機處奏准全燬書故傳本極少天既既之於生前以門戶賈禍而致死似猶被摧殘於身後燬滅其集以翳如其姓名文人命蹇固如是耶

巢林集七卷

乾隆甲子汪氏自刊本

國朝汪士慎撰士慎字近人號巢林浙江人流寓揚州善墨梅工詩馮金伯國朝畫識張庚畫微續錄李斗揚州畫舫錄均載之而不詳其實籍貫今得此集乃知其為富谿人浙之桐廬縣也少壯時曾在江淮吳越間徧歷山水之勝集中瀏覽之作頗為超越性復嗜茶故陳章題其像曰好梅而人清嗜茶而詩苦也其詠茶諸作稱心而出抒所欲言皆能各盡其妙以自成一格此集為其手寫付刊均古今體詩詩中往來之人如丁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金農馬曰琯厲鶚之流皆一時高尚博雅之士濡染有自故其詩冲淡無江湖風塵氣色體格亦為近古不落凡俗特士慎本以梅著詩非所習故才分差弱亦頗乏圓熟流利耳集中挽俞以三詩云彌留不改清狂癖指向梅花別故人自注云既死復甦猶拳帷看余所寫壁上梅花盡乾嘉間工畫梅者以金農羅聘董鈺諸家為最著金羅沉澁畦徑相同而皆以繁密勝董則疏枝老幹著花無多士慎則在不疏不密之間極暗香疏影之妙宜乎為人傾佩死猶戀戀本非夸誕也

二娛小虛詩鈔五卷補遺一卷詞鈔二卷

嘉慶壬申刊本

國朝尤維熊撰維熊字祖望長洲人乾隆己酉拔貢生授淮南訓導官雲南蒙自知縣此集為其友人吳江郭麐朱春生鎮洋彭兆蓀所選定錢唐陳鴻壽序而刊行之補遺一卷則吳周鈴以向歲維熊手蹟編選付梓者有彭兆蓀墓表稱其夙前義方長擅才華奇章秀句風飛川涌詞翰之外兼長幹局妻為節府延典範奏在官無一年鄭阿之譽洽于萬口郭麐樊餘叢話稱其詩如單板秀澤不屑附麗少坡陀漫行之觀彭郭所評皆就其廣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時作而論其後宦游滇微跋涉舟車沈鬱激昂頗得山水之功其體又一變矣陳鴻壽序稱其詩詞於行役羈旅登臨憑吊之作為尤工吳周鈴跋稱其直抒懷抱而不涉豪放細貼景物而一歸渾雅者固非浮夸溢譽也嘉興沈濤鏡廬詩話長洲尤二娛廣文維熊端江花船詞心字香熏心字灰壚灰撥盡焰微微歡來一似收香鳥守定羅襦總不飛今集中無此殆兆蓀郭麐以其積放意過其通故刪之歟大抵一朝之詩詞各有體裁一家之詩詞亦各有面目而選詩往往各具手眼各立門徑本文士之通病也

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 嘉慶八年李氏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本義辨證已著錄是書惟標所補注之句蓋經傳別行之古法猶司馬貞史記索隱之式也以范史為主雜引諸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時下亡意本裴松之之注三國例也棟初輯漢事會最採摭羣書關於列傳諸人佚事者錄為上中下三卷蓋即此書底本也陽湖孫星衍祠堂書目著錄惠棟後漢書訓纂二十四卷卷數不符名稱亦異又不知為鈔為刻注未載明無由斷定惟棟注王士禎漁洋精華錄亦名訓纂與此書同豈此書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正史類

名訓纂後改為補注又刪併為二十四卷耶甘泉江藩漢學師承記稱棟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言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望袁山濤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嘉定錢大昕潛研堂集棟傳所載同本書前錫山顧棟高序稱乾隆歲甲戌元和惠子定宇以所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見示且屬為之序寶山李保泰跋稱先生不自留稿門下士知先生用力於此者久從所閱後漢書本葺錄排纂釐為十五卷流傳吳下並非傳書焦孝

焦親晤江良庭聲文云然文先生高第弟子也則二十四卷

為棟手定之本其十五卷則棟門人葺錄而成者也古人著書必數易稿即一名稱亦審核再既見下筆之矜慎又現改學之精勤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學之道固應如是惟書中仍不免有抵牾疏陋之處如引雖事秘平既謂其未可取信何後又復屢引之且其書為明人楊慎偽作與史外繆久為學者所識何書中用人採用慎說未免有妨體要又如鄭興賈逵等傳亟為諸儒宗一語本指興逵而言與傳云世言左氏者多祖于興逵則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正史類

其父業故范書有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之語至為顯明何以謂鄭為康成蓋棟為守節承漢儒中惟一康成為所服膺是亦門戶太深之過未久細審也然其據撫繁富較杭世駿之補注三國殆有過之其扶摘諸書亦較世駿之蔓引雜說者為謹嚴其天文五行等志尤精鑿不刊蓋惠氏世守古學棟弱冠即覃研經史貫串周緯為世絕學考核其快處真若撥雲霧而見青天固不必以一短掩其大體是好學深思之士知所擇取焉耳

詞堂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 嘉慶庚午刊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有尚書今古文注疏已著錄星衍勤於著述性好聚書此編為其藏書總目凡分部十二略曰經學曰小學曰諸子曰天文曰地理曰醫律曰史學曰金石曰類書曰詞賦曰書畫曰說部自序發凡起例體例精審蓋通漢略隋志之郭變崇文文淵之例體近者述不能僅以書目視之也書中或一書而兩刻則兩本並存仿尤袤遂初堂書目例也惟諸書分錄頗有未當者內編如章冲春秋左傳事類始末乃變經義為史裁於筆削之文渺不相涉而列之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類

春秋林錢漢勇乃鈔撮漢書詞語供士子場屋選詞之用予史學尚且無關何能列之小學李誠營造法式係自來工作相傳經久可用之法其規矩繩尺可為後世範圍本政書考工之屬而列之農家楊侃兩漢博聞本摘錄前後漢書簡擇其字句故事列為標目而節取顏師古注及章懷太子注列於其下本史鈔也或類書也而列之正史釋道世法苑珠林久隸釋藏既從唐志併佛書於道則當列入道家而附於類書之末其餘如樂府解題古樂府之入樂類雜錄草木疏之入爾雅六韜之入儒家南

方草木狀之入農家越絕書建康實錄渚宮舊事之入

地理通鑑答問唐鑑之入編年隆平集吾學編之入傳記黃氏日鈔紀要之入史鈔五家宮詞寶氏睽珠集文心雕龍東萊左氏博議之入別集東京夢華錄桂海虞衡志入蜀記中吳紀聞嶺表錄異嶺外代答武林舊事夢梁錄涉史隨筆之入說部又如外編徐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為詞學屬對之書當入類家不當列之經學宋采世範於砥礪末俗極為篤摯劉荀明本釋皆講學之語持論醇正陳高北溪字義詳論四書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類

義原委引證暢達袁衷世緯指陳時弊切中無隱皆儒者立身行己之言不當列之雜家陳亮三國紀年名為紀年實史家論斷之體不當列之編年童史皇宋書錄乃記宋代能書人名非志藝文不當列之書目大抵但循名目未檢本書星衍以考據名家儲藏亦富見聞亦廣而顛倒至此真不可解之事矣至以宋學諸經列之外編殆有彼哉之意乎蓋國朝漢宋相爭堅持畛域有徐乾學納蘭性德之崇朱子而又有紀昀戴震之攻朱子有江藩之漢學師承記而後有方植之之

漢學商兌黨同伐異無復是非之公星衍此編本敘述淵源以教家塾門戶之見不化毋怪其然矣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三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道光庚子刻本

國朝錄星衍撰星衍家富圖籍多蓄舊藏聞人家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捐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原委蓋書籍為其鑒藏之端意欲次第編錄金石書畫而未逮僅成此編其標目固甚顯明也此編皆載其宋元明板及舊鈔精本每書皆著其刊刻年代人名前後序跋撰人行款字數收藏家印記極為詳備自序謂余參藩東省駐節安德與江左一水相通因擇要用書籍校訂撰述為鑒藏記以備考則前三卷是也又謂此外家藏舊板尚有可觀

侯歸里後續記為後編則後二卷是也儀徵阮元星衍傳其乾隆五十九年升郎中京察一等次年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嘉慶元年署按察使四年丁母金太夫人憂歸里九年奉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補山東督糧道十六年引疾歸自序書目謂嘉慶甲子歲再官東省始從運道載古書校以宋元善本此編自序則謂藏於家祠不為己有恐後人無所稽故為之目又為鑒藏書記以備考甲子為嘉慶九年此編成于書目之後當在十年正官山東督糧道時也書中明板類史記目錄後本

印、為書賈刻去。葉二十行，行十八字者，明嘉靖四年震澤王延詒仿宋黃善夫本，而去其震澤王氏刻梓六字篆書牌記也。玉台新詠，字畫精工，與宋本無異。葉三十行，行二十字者，明崇禎六年吳郡趙宦光仿宋陳玉父本，而去其趙跋也。長洲葉昌熾云：余見元本顏氏家範，有星行跋云：過南陽湖舟覆，書數十篋俱沈。濕顧千里告余何義門家藏書，亦皆沈水。此有義門跋，蓋兩經水厄矣。其藏印曰孫忠愍侯祠堂藏書，不獨此編未載，祠堂書目亦未入錄。書目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目錄類

謂遭母憂南旋，倉皇捆載，卷帙狼籍，時河漫南陽湖，遇風沈舟，損失大半，則此書經嘉慶四年之厄猶存，以印考之，則嘉慶九年編目時，尚未散佚，不解當時何以遺未入錄，以此推究，恐其漏載，尚不止此，亦足見編目之難矣。

康石居藏書記外編一卷 道光十六年陳氏刊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藏書既富，援據尤精，此書皆載其佳本，手所題識，後人綴錄，未經排編者，陳宗慈從其子竹原處假歸，即星衍書目內外編例，分類排次，為二卷，刊行之。題康石居，星衍五松園額也。書中陳祥道禮書，謂宋人考古之書，多參臆見，不能深悉許鄭制作原流，反以為謬，固不足取。莊子則謂此本畫周氏太極圖於卷端，附會大宗師篇太極之說，則宋元人之不經，是宜削去。朱文公五朝名臣言行錄，則謂卷端有道統傳授圖，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目錄類

伊川涑水多載語錄，殊失馴並載朱文公言道理自孔孟沒，使無人理會得，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云云，涉於標榜，且置漢唐名儒於何地。呂祖謙呂氏家塾讀書記，則謂宋時經學不逮漢唐者，以臆說無所師承，朱文公亦知宋學無師傳，則有門戶分爭之弊。後之學宋人，以為出於漢唐諸儒上者，蓋替說也已。王圻謚法通攷，則謂宋人絕不讀古書，其所著必無可觀，極詆宋人著作之不足信。周漢學家門戶之見，然謂宋人絕不讀古書，則未免過激之言，不得為確論也。至吳郡沈辨之野

竹齋刊韓詩外傳辨之名與文明嘉靖時吳郡人也
星衍以野竹齋碑記刻于至正序後遂誤以為元本
未免失考然其於陶宏景真誥則言人陽也而接於
陰非致福之道明鄭鄭因此罹於極刑周氏冥通記
則言此書略似真誥率皆紀夢及神怪之談聖戒索
隱行怪傳言矯誣鬼神蓋仙真授受地獄託生之說
本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其荒誕不經鑿空依託
無非故神其說以惑人星衍絕之必力深得立言之旨
矣至其全書詞旨辨博饒多精理固後學之津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文部目錄類

亦猶古者不可少之書也宗彝字仲虎江寧人

吹網錄六卷

同治八年刊本

國朝葉廷琯撰廷琯字紫陽號調笙一號苦生晚號十如老
人吳縣人廩貢生候選訓導廷琯少時即以才藻見賞于
仁和陳雲伯文述以女妻之一身繫吳中又歲者三十四年
著書刊書為時傳誦粵寇亂後由滬歸吳猶閉戶為
書孜孜不倦平時勸族人校刻遠祖宗葉夢得諸書
傳世澤之清芬洵藝林之快事是書考訂經史碑帖書
籍辨證頗為該洽曰吹網者取宗釋惠洪述佛印禪師
語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之語也中記所見諸古書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類

據源流論斷得失自其所長至紀曲禮稷曰明粢謂曲
禮若有此句許叔重亦即齊下宜引之而竟未及此可
為古本所無之一證則今本禮記不見於說文解字者
頗多何能以說文所未及者遂可定此句為古本所
無耶又紀錢謙益與瞿式耜子女離婚事謂錢宗伯
與瞿氏聯姻實出宗伯之母顧太夫人意云瞿某為
汝事去官須聯之以致世好後行聘時柳姬欲瞿回
禮與正室陳夫人同而瞿僅等之孺詒之生母柳因
蓄怒至乙酉後宗伯已納款志宣方在桂林拒命柳

遂暖錢離婦云而收齊遺事載順治乙酉五月柳夫人勸收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收翁有難色柳奮身回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長洲沈明倫館于尚書家親見其事云則如是知勸謙益死節豈有因小忿而暖謙益負義乎且廷琯係從常熟許伯織廷誥處見瞿昌文撰其母陳夫人年譜摘鈔本中有此事廷誥云原本為海虞某氏所藏極為秘密則此書本藏謙益之家如是必曾寓目豈有不加刪潤而任其流傳資人口實耶蓋記憶偶誤

事所恒有小小疎舛不足為累要其多引古書互相參證孤白之表固非一版其網羅會粹之勤亦未可遽沒也

鵝陂漁話六卷 同治八年刊本

國朝葉廷琯撰廷琯有吹網錄已著錄是編皆其雜考典籍以及遺聞佚事靡不各有根據如文衡山名壁證以其元奎及徵明之字俱與壁宿義近似應作壁為是大典翁方綱復初齋集載文衡山畫自題壁亦不作壁可知初名本取里宿之壁從土不從玉不誣也又如吳日生名明史作易而他書或有作易者證以其祖紹衣甲行日注丙戌夏至日喪羊於易之撰著曰易則其名人以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為易則名易而字日生義蓋取諸此則作易無

疑可定作易之誤援據精審信為確論又如辨湯文正致徐侯齊札之偽證以居易堂集偶書侯羸事後論姜肱及寡婦人二段並集首答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則侯齊少年以志節自持豈六十外遇湯公而反毀節未免厚誣高賢頗足以考鏡得失又如徐元歎外孫眉安年譜證以府志及元歎遺像上題記知為許洽所作並知其曾於康熙辛未在吳縣借名沈洽遊庠後來嘉慶庚辰進士歸班知縣大鑒其子也表表於先哲於文獻有徵人如溫體仁家書證以烏程張秋水蠅頭館詩話所載知督師袁

崇煥之獄、實由體仁逢君之惡、讒譖而成、可為讀史者論世之助、又如黃陶庵集外詩、本從丹陽葛倉公集中所載錄之、可以考見南都末造情景、不特為黃集補遺也、其他辨證之處、可取者尤多、烏程汪曰楨稱其精密和平、為儒者實事求是之學、勘驗斯篇、知非溢美矣、

師竹齋集十四卷 嘉慶七年家刻本

國朝李鼎元撰、鼎元字味堂、號墨莊、餘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與兄調元、弟驥元、有餘州三季之稱、此集編年而不分體、始甲申、終庚申、甲申為乾隆二十九年、庚申則嘉慶五年、蓋其奉使琉球後、手自編定、而刊行之、故集中皆其精華也、青浦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近日綿州稱三季、以墨莊為最、意沈摯、辭警拔、筮仕後、索未不足、遠遊江海、所過名山大川、發其抑鬱、無聊之氣、拔地倚天、三吳士大夫以英挺自命者、未能或之先也、庚申初夏、

余在武林、墨莊奉使琉球、過訪講舍、予謂君天才奇偉、又佐以域外之觀、海涵地負、當有誠心而沈目者、及使還、余已老病家居、未見所作、本集前有祖序、稱其由齊魯入吳越、楚奔走、趣數千里、又往還蜀道、足迹幾遍天下、耳目所見、與山水所歷、往往於詩發之、詩自曹劉以逮高岑、下至韓蘇、無不仿、亦無所不似、而得之少陵者多、序作於嘉慶四年、皆就其未奉使琉球以前諸作而論、其後持使節、歷奇險、則奇氣噴溢、一變而為壯麗之音、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信乎山川能助人也、集中載鼎

元奉使琉球聞命則嘉慶四年八月出使則嘉慶五年二月正使則趙介山文楷鼎元副之是時儀徵阮元為浙江巡撫祖則主講西湖話經精舍故元集中有與兩星使倡和詩阮亨瀛舟筆談附鼎元和元原韻曰傳聞海水接天流始信乾坤到十洲故友歡逢仍作客書生奇過建封侯心情自許無波井蹤跡真成不繫舟百頃鏡湖容小住風塵難得是茲遊此詩甚工雅而全集

中無之可見其刪汰之嚴矣至其詠琉球草木詩二十四首皆述耳目所見得未曾有天戈俾翰墨以發其奇宜閱其集者如讀異書也

皇明近代文苑六卷

明嘉慶三年刊本

明張容選卷字山泉盱江人其始末未詳是編哀錄明人之文分道理精實英華經濟兩類僅成道理精實兩類而道理一類佔五卷不獨英華經濟兩類缺焉即精實類亦似未經完竣也所錄自陳獻章至許穀凡六十人每篇皆有圈點評語而以總評冠每篇題下以議論正大章法句法可觀者氣魄昌沛者入道理分三類日記曰序曰雜著以此類發揮精微切實不可移易者入精實僅成記類萬曆三年益藩一齊刊行之明史藝文志未著於錄黃

虞撰千項堂書目載之卷同而不詳其字及履貫蓋亦未見此書以傳聞入錄也案明季之文體凡數變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弘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正嘉以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導天下毋讀唐以後書學者從風響應文體一新啟禎之際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衰敝莫甚斯時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明文衡文海網羅宏富固明代文章之淵

數然文衡選自程敏政偏重道統大海出自黃宗
義父子意在徵文考獻不在選文此于唐之文粹
宋之文鑑未免繁重此編所選上不足以接軌文
衡下不足以媲美文海惟銑羅欽順攻王守仁之
學者也而與守仁同錄程敏政文格類唐陳獻
章文不入體皆不免無雜之譏然數多則簡擇
難精世近則是非未定榛櫟未翦則亦勢使之
然耳

悅親樓詩集三十卷

嘉慶三年刊本

國朝祝德麟撰德麟字止堂海寧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鹽
察御史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杭董圖別傳載其評奏世駿或
有誹訕一事足見德麟落井下石遇事吹求其人品心術大
概可知矣至其為詩專主性靈袁枚隨園詩話數數稱之
其氣類相合也張維屏聽松廬詩話稱德麟詩以性靈為
主亦能驅遣故實蓋欲力追其鄉先輩查初白及其房師
趙甌北兩先生翼與枚友善又復齊名德麟出翼之房宜
其沉澁相同矣然慎行之抒情運意翼之運典如數家珍則

固非德麟所能到也案枚主張性靈力詆沈德潛之崇尚格
調兩家門弟子為守師傳不免互相訾謗大抵尚格調
者失之太拘主性靈者失之太放平心論之尚格調者必以
溫柔敦厚為教不失風雅之遺主性靈者必以恣肆蕩跌為
能殊乖此興之旨持性靈之詩能啟人神悟使讀者意洽
情融學之者易于成章於是人爭愛之不知其燕
雅纖佻踰越軌範也

一瓢齋詩存六卷舊雨集二卷

雍正甲寅乾隆辛未先後刊本

國朝薛雪撰雪字生白號一瓢長洲人昭文蔣寶麟墨林
今話稱其託醫以養親母氏年老晨夕侍奉有司薦之
不應二繪事墨蘭尤精妙集中有題蘭款古體一首
題蘭絕句四首可知寶麟之言不誣也吳縣石韞玉
蘇州府志藝術稱其居吳郡南園多學能詩精醫與
葉桂齊名生平與桂不相能名其所居曰掃葉莊以
寓意每見葉處方而善又未嘗不擊節也是集板
心題掃葉村莊蓋為其手自編刻一卷為古體二卷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長詩三卷為五律四卷為七律五卷為五絕六卷為七絕
曰一瓢者蓋取顏回自樂其樂之意故以自號因以名集
也其舊雨集二卷則乾隆辛未五月招宴諸名水南園之
作仁和袁枚隨園詩話三乾隆辛未予在吳門五月十四
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園座中葉定湖長楊虞東皋景星
許竹素廷鐸李客山果汪山樵俊俞賦拙來求皆科日
奇英最少者亦過花甲惟余才三十六歲是夕大雨未
到者沈歸愚宗伯謝淞洲徵士而已葉年八十五虞年
八十有二俞六十有九次月一瓢再招同人相會則余歸白

下竹山還太倉客山死矣主人之孫壽魚賦詩云照眼笑
葉半開落滿堂名士各東西今集中與宴諸人詩具在
也葉雪受詩於葉橫山變變詩以生新深二字為宗平
居以杜韓蘇三集教授其門人蓋以新城王士禛神韻
之說不免失之虛空故託辭採范陸之失以隱砭士禛
雪得變傳淵源有自特其詩生新而不深由其才
力不逮耳然新穎可誦固不愧詩人之詩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抱珠軒詩存六卷吾以吾鳴集鈔一卷

乾隆庚申庚午先後刊本

國朝薛雪撰是其前有康熙庚申徐士林序庚申為十九年據舊
雨集乾隆辛未雪年七十一辛未為十六年則雪之生當在康熙
二十年序蓋誤乾隆為康熙也王豫江蘇詩徵引阮元江蘇
詩事稱其學詩於葉橫山宗法特正尤精攻黃世稱名
醫而長鴻博曾與試今鮮有知為詩人者蓋以醫掩耳
贈汪山樵詩有曾共金門獻賦時而今兩賢各成絲之
句其明證也雪與試鴻博罕見諸家記載阮據其贈
汪詩斷其曾與斯舉案此詩載一畝齋詩存集中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有雍正甲寅元旦春長詩一首則其金門獻賦當在雍
正甲寅以前其非屬之乾隆而長鴻博可斷言也吾
以吾鳴集鈔致杜工部同谷七歌有句云少年曾試
蓬萊宮自注聖祖南巡試內廷供奉於蘇州郡學白年
尚少亦預盛典蓬萊宮借喻黌宮也聖祖南巡在康熙
四十二年癸未則雪二十三歲曾與汪山樵與試內廷供奉
故贈汪詩云然元未見此集致誤載也雪與沈德潛同學詩於
葉變德潛謂其能詩而以醫自晦故其醫案至今猶為人傳習
而詩名反為所掩也然趙執信有言詩人則亦人情勢利有不期然者

凌雪軒詩集六卷

乾隆甲子刻本

國朝徐夔撰夔字龍友號西塘長洲人廩膳生夔為何焯
入室弟子當時同里惠士奇沈德潛所稱士奇督學粵東
邀夔往客德潛與之訂交城南結社是其師友淵源也
時者宿宜其耳濡目染必有異於依草附木之人今觀
集中詩僅僅修潔有餘而才力並不充足大抵吳中詩人
多與德潛相近尚聲調格律而主唐音德潛宗奉王士
禛士奇之父周惕本士禛門下故夔為士禛近體詩箋
注後復為士奇子棟精華錄訓纂所資沆瀣相同幾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成吳中宗派然其為詩時變化少而無深趣故不若主
張性靈者之風靡一時引人入勝也沈德潛國朝詩別
裁集稱其負才高俊詩學昌黎後醉心義山格律一變
集首有邵泰所作小傳稱夔筆力雅健原本風騷凌
躐漢魏出入於三唐皆阿好之言非為論也陳文述
舒位詩補遺將錄列為水滸步軍協理頭領之兩
頭蛇不知何所取譬或者當時以重焯重士奇德
潛者並重夔歟

從古堂款識學一卷 徐士燕手鈔本

國朝徐同柏撰同柏字壽臧一字菴莊嘉興人是書為其所釋鼎彝銘字淹貫經義穿穴字書非澤于古者深恐不能辨其隻字也後附毛公鼎國之重寶自宋以來金石家所收古器無此典重命辭同柏為之詮解訓釋極為精確固當與典謨訓誥同不朽矣李遇孫金石學錄云徐同柏張叔未孝廉之甥好古識奇字叔未每得款識之難辨者屬其細意融貫即豁然通解吳大澂憲齋集古錄屢稱引其說以相參證則同柏之考核精博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石類

已見重藝林趙之謙曾刊有此書云得之京師為同柏隨取題識寫存者為器凡八而張氏清儀閣物居其五較之是編惟周頌敦兩本重出而釋文互異餘則彼有此無此有彼無蓋彼為釋其舅氏張廷濟清儀閣藏器銘字此則釋離縣陳介祺寶簠齊藏器銘字也書中周頌敦釋文注云清儀閣藏有史頌敦與是銘為一人之器又史頌敦有名蘇者是銘有尹氏知頌乃孝王至宣王時人並詳頌敦及史頌敦考是同柏此冊釋文猶在釋清儀閣銘字之後

今冊後題咸豐四年甲寅夏五嘉興八十者徐同柏菴莊釋文一行蓋為其晚年所作也之謙謂同柏年七十餘卒子士燕字穀孫能詩此冊為士燕手錄字迹雅與其父相似洵善繼善述者同柏二字避家諱減末筆而當時同柏年已八十張鳴珂疑年慶錄徐菴莊同柏八十六乾隆四十年乙未生咸豐十年庚申卒則之謙云同柏年七十餘卒者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石類

石屋和尚住嘉興當湖福源禪寺語錄一卷 明宏治二年刊本

元釋清洪撰清洪字石屋姓姜氏蘇之常熟人生于宋咸淳八年依本州興教崇福寺為僧後遊建陽西峯湖州道場元至正壬辰示寂于嘉禾當湖之福源禪寺蓋亦厭棄世事遁入空門與遺民之有託而逃者其事不同詩多間適之作雖未脫蔬筍之氣而罕觀興亡之感其明證也是錄并山居詩為其門人至柔所編一刻于元沙門來員再刻于明洪武十五年釋豫章二刻于宏治二年釋林坡此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釋家類

是也錄中有我親王公大臣好此道者極多至於談道之際個個意人順己怕人針剗又有翰林九奉學士來我山中清話則其言酬應雜還於當時公卿大夫間冠蓋逢迎亦老於世故人情者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有石屋山居詩一卷不著其名謂其詩不脫釋家語錄之氣因使去後附元旭塔銘無從著其名字僅附明末微此幾不能考其行業矣宋代縉流能詩者歟其有集傳於今者九僧石門參寥詩皆不工蓋工詩則非高僧也釋家本以佛典為內學儒書為外學則清洪不脫釋家語錄之氣毋怪其然較之釋善至之入空門而深與文士同臭味者固自有別也

金陵雜詠不分卷 嘉慶甲子刊本

國朝王友亮撰友亮字景南號葑亭一號葑町婺源人以貢生中乾隆三十年順天鄉試舉人官至通政司副使此乃其詠建康故蹟之作分山巖川梁城市第宅園亭祠廟寺觀陵墓宮詞雜物十類計題二百三十一詩二百六十三首每首題下皆有注簡略而明晰蓋踵高啟姑蘇雜詠而稍變其面目者詠中曾子敬墓為舊志所不載可以補郡乘之闕其餘如山川之麗峴第宅之沿革園亭之幽邃文獻之盛衰讀其詩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二三十年來事蹟靡不羅列胸中不能僅以詩乘目之也曾極百詠金陵則以南渡君臣之無意中原孤懷獨抱託歌詠以寓意故詞旨悲壯多磊落激昂之音友亮生乾嘉文治昌明之時涵濡雅化歌詠太平全以模山範水為工無國家興亡之感措詞修潔新警有韻尚不失為雅音且金陵為六朝都會繼以南唐有明俱稱繁盛雖迭更兵燹層樓閣殿半為酒肆僧寮王侯將相才士美人荒塚殘碑歷歷可數國朝文人學士登臨憑弔頗不乏人然如蔣士銓袁枚

所詠不過數篇、無關考證、友亮此作、較為詳贍、不
論其詩之工不工、自孫吳以來、金陵典故、藉此可以得
其梗概、後陳文述、秣陵集一書、蓋即踵此書而增益
之也、雖文述才思橫溢、錦繡紛披、勝友亮、而友亮
採掇名目、體裁大凡、其於地志考據、要不為無助、
故文述亦稱引之、開創者為其難、踵事者為其
易、亦勢所必然者也、

紅豆村人詩稿十四卷 隨園全集附刻本

國朝素樹撰、樹字豆村、號香亭、錢塘人、乾隆癸未進士、官
廣東肇慶府知府、鴻子、校從弟、本其家學、專主性靈、務從
其才力所至、有愈一體、在明王度弘之上、蓋其以閎肆之才、寫
宕往之致、故有愁必媚、無語不香、亦國朝不可多得者也、
大抵詩發乎情、而王風之變、桑中洧外、列在三百篇中、是
香艸榛苓、本不失風騷之傳、固未可以綺羅脂粉之詞、
概斥為淫艷也、其兄枚、隨園詩話補遺三、香齋詩、至本
朝王次回、按貞弘明天啟時人、枚以爲本朝人誤、可稱絕調、惟吾家香亭、可與

抗手、其無題詩皆妙、余戲謂詩中境界、非親歷者不知、
集中湖樓觀雪詩云、壓雪萬山巔、觀黑一湖水、首句人
人能道、次句古人所無、所謂非親歷其境者不知、斯
誠足以雷之矣、蔣寶麟墨林今話、稱其善山水、題畫諸
作、皆能發揮旨趣、隨園詩話補遺十、稱其詩才清婉、
近日從澳門寄詩來、殊雄健、信乎江山之助、不可少也、
然則樹又不止工于香齋一體矣、惜其累於畫、又為翁
而仕、未免盡其才能專力于此耳、不然小倉紅豆之目、
視聯珠二妙、于古人豈多讓哉、

青嶼遺稿二卷 乾隆辛巳刊本

國朝或錦撰錦字庭堅吳縣人諸生詩壇點將錄以為清風嶺舊頭領錦毛虎者是稿為沈德潛所選編前有德潛序云披揀精擇得五百餘篇艱於剞劂費先梓十分之六則此非錦集之全其詩固不止此也錦詩冲和平淡溫柔有至較徐夔凌雪軒詩為矜鍊近體亦較近唐音其入蜀諸詩無豪放壯麗之氣蓋其拘于格律患幅修絮詞句之間不使有半句字疵類與德潛同一宗派全書經德潛評讀圈點所取者皆唐音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青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嶼詩以入蜀為第一世人輒以杜少陵王新城為比然不知少陵由秦階經桔柏渡而至劍閣新城乃從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龜冢陸路不同若青嶼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即吳漢戎公孫述之路亦即放翁入蜀新城出蜀之路其地雖比皆屬天彭井格而山川形勢迥殊放翁雖有鐵馬西風大散關之語其後封爵渭南而南北機實未接變及之故諸公摹寫山水各傳其勝論詩者乃并為一段宜見笑于通人也祖為德潛門下本其師衣鉢相承故其於錦詩推挹甚至索枚隨園詩話乃獨稱其別家人一聯曰點檢篋中裘

葛具預知別後寄衣難蓋枚主性靈與德潛之尚聲調者相反錦遺稿中如此類者本不多見然可見諸家之各有偏嗜矣大氏古者選家其短處全在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為去取故讀者每以不窺全豹謂為不得廬山真面洵信然也此原刻本同治中其玄孫朝彥以原板修補印行並附跋云有續集二卷刻板藏于家洪楊之亂板燬不可得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抑庵遺詩八卷 同治庚午刊本

國朝吳鼎撰。鼎字及之，又字山尊，號抑庵，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胸藏二酉，力富五丁，所作駢體，沈博絕麗，少為石君司農激賞，而詩才亦以韓孟皮陸為宗，闢險怪，句奇語重，五言尤足，以推倒一世。鼎文集不傳，詩集為鮑康校刻，中多闕疑之處，則以原稿密字塗乙，不可辨識。故耳。康跋稱鼎出朱文正公之門，才力富健，文正每承旨撰擬文字，多屬之鼎。晚年悉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歸之曰：周不欲亂我之真，亦不欲掠人之美也。張維屏聽松廬文鈔稱其詩文敏捷，思若泉涌，沒後全集未見，僅於選本中得其一鱗片爪耳。王文治見鼎焦山聽潮歌贈鼎句云：座中齒弱才無敵，海上詩成句有神。則鼎本以才藻見稱士林，顧其等身著述，以諸子先逝，遂致零落無存。詩集則以付之其女，頗有詩才，得以流傳於世，此本是也。集中家問梅畫扇見贈題詩述懷自諗云：詩人只有化工憐，與維屏松軒隨筆所載一生不幸稱詞客，同為憤慨之詞，其不欲以

詩人自見，而詩乃獨傳於世。李桓者，獻類徵列，鼎于

詞臣，夫豈鼎之本意也哉。鼎自謂少作多豪氣，似坡仙，梁山舟亦以坡谷相期許，蓋其縱橫奔放，刻意生新，其淵源固出于蘇軾。王昶湖海詩傳選錄其詩如放生招同志題張丈雪鴻畫冊並贈詠明趙忠毅公鐵如意均用戰韻者，集中疊用戰，岐亭韻至十六首之多，則其宗法可以概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月令章句四卷 魏古堂叢書本

漢蔡邕撰國朝葉德輝輯邕字伯喈陳留人官至左中郎將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隋書經籍志著錄此書十二卷唐書藝文志無之別有戴顒月令章句十二卷考宋書顒傳不云作有此書而隋書以來舊籍如杜臺卿玉燭寶典蕭吉五行大義虞世南北堂書鈔李匡乂資暇集多引邕章句絕無言及顒者隋志亦無顒月令章句之目則唐志之誤無待辨矣蓋因顒有禮記中庸傳二月相連傳寫致誤耳常璩華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禮類

國志載景鸞亦作有此書後漢書本傳同而隋唐志均不著錄諸書亦未有引及景氏者則其書亡佚當在邕前然可見隋唐盛行惟邕一家之說矣邕自述曰光和元年余被謫幸罹重罪徙朔方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則邕此書作于漢靈帝時年四十六歲矣又曰旁貫五經參以羣書觀其于天文律歷加詳優合固不在鄭玄之下雖間有異同固未可執彼以繩此也國朝輯邕此書者有蔡雲馬國翰兩家詳略互見德輝是編較為詳慎所引玉燭寶典最為晚出則雲及國翰

所未見也德輝自序稱大其第稱月令章句與夫

引蔡邕云蔡氏云蔡伯喈云而未指為章句者雖可斷其說為此書然不據諸書所引原文原題亦無以存真而祛惑故書中所引逸篇遺句載在他書者皆一一注明原書卷第俾讀者得以覆檢而備參稽雖不能如隋志十二卷之數約略得其二三其搜訪薈粹之勤固未可沒也然自古書有輯佚之例而亡者以存輯書殫抉擇之勞而存者多偽使皆載明來歷無假借無影附則一字千金庶可以信今傳後德輝此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禮類

洵足以當之而無愧矣

疑雨集四卷 康熙丙辰吳氏刊本

明王彥泓撰彥泓字次回金壇人官華亭縣訓導博學好古喜作艷體小詩賦情不露造意新柔深得唐李商隱遺意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為六卷次于天啟之末明史藝文志無之孫星衍祠堂書目載此書四卷與今本同集首侯文燦序云先生既沒其遺孤尚幼詩幾散軼矣而故交張仲子君歲之巾笥屢欲售之剞劂後因循未果蠹蝕塵侵又幾散軼矣而今尚有錄而存之者嚴繩森序云本集顧未有錢板以傳者侯子蔚讀而賞之爰加校定付之剞劂由是先生之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顯然共之天下矣是此集在明時本未刊行至侯文燦始得傳鈔舊本刻于康熙丙辰論者謂香奩之詩多流宕艷冶不止陶潛之賦閒情殊乖風雅此與之旨沈德潛選明詩別裁集雖袁枚作書諍之亦擯斥不錄蓋以此也然變風變雅聖人不廢又何必定以一格繩之乎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王士禎漁洋詩話袁枚隨園詩話均極推重之則德潛殆不免村夫子之見矣惟袁枚屢稱其為本朝人孫星衍次其書于士禎之後則誤案此集編年而未分體始乙卯年終壬午年集中戊辰年新歲竹枝詞注云是歲崇

禎元年新天子更化朝野欣然有更生之喜上推至乙卯則為萬曆四十三年下推至壬午則為崇禎十五年集中於是年下注云六月十八日戌時長逝矣哀哉痛哉廿二日聞訃後記此其青衣啟祥來說據侯文燦序彥泓此集為其故交張仲子君歲之巾笥而集中寄懷張仲之詩屢見並有和于氏諸子秋詞詩則此注為張仲手筆無疑彥泓殆沒于斯時也當天崇之際君子小人互相水火在朝則為朋黨之爭在野則為華舌之爭洵至宗社淪胥猶蔓延詬爭之不已觀集中自悼歸途自歎愁遠及述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病懷悲遣諸詩則彥泓不獨憂傷國事而且感賦鼓盆或者以香奩之詩寄託其抑鬱之氣感時傷事尚頗得風人之旨不能以其多綺羅脂粉之詞取所短而遺所長也

了辛老屋詩集十二卷 乾隆丁未刊

國朝王又曾撰又曾字受銘號穀原秀水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刑部主事乞假歸案人曾以能詩見稱於浙當時與錢載齊名休寧曹自奎曾選刻其詩于新安為卷二十後其子復乞錢載閱定此本編年而不分體刻于鄆陵官署十一二兩卷則以所作詞附焉國朝當開國之初人皆厭明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設諸者競尚宋元王士禎以清新俊逸之才主持東南壇坫天下翕然應之後五十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而又曾與載繼焉梧門詩話稱又曾以橋外錫簫寒食路柳邊蟲數酒船窗等句見稱時宰今此詩不載集中則以編訂時有所去取也蒲褐山房詩話稱又曾極為汪文端公陳文勤公稱許性善飲放突風生神情瀟灑雖飄泊江湖而東南長吏晉接者多賦詩鬥酒凡十餘年卒憔悴偃蹇而沒作詩專仿宋人信手拈來自多生趣休寧曹自奎自奎選刻其詩于復再刻之皆不及十之四五而審擇未當其全集六百餘番予曾

點定今尚存其家則此非又曾之全其詩周不止

此也湖海詩傳選錄其詩如和循初用韋蘇州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韻趙仲穆雙松水榭偕乳巢擇石沉飲西湖晚登南屏至壑奔憩山亭觀磨崖家人卦張穆畫馬行涼夜冒雨汎西湖小飲琴鶴樓此皆此集所未載其簡玉李詩則各選其一蓋選家各具手眼各有偏嗜周末可執彼以繩此也集中有雅雨屬和虹橋修禊詩則又曾亦曾與盧見曾詩友文燕之盛矣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詩大都信筆直書天骨開張無繪句締章之習無宋末江湖之派而環奇不遇偃蹇憔悴無哀感之音無憤懣之語雖清老蒼秀尚難與載抗行而其取材于眾所不經見用意于前人所未及發畢沅謂為又曾之所獨到者則載亦當斂手下之矣

敦拙堂詩集十三卷 乾隆乙卯刊本

國朝陳奉茲撰奉茲字時若號東浦德化人乾隆庚辰進士官至江蘇布政使當時與蔣士銓曹瓊號稱江右三家而名不敵其盛者則以奉茲官職所至久在蜀邊罕與中原士大夫通聲氣其集不甚播故耳姚鼐為志墓稱其自壯入蜀至老受任不得歸乃取鄉地自號東浦以寄思士皆稱東浦先生其天才高厲作詩專法杜子美論者謂朴厚之氣殆足媲之平生經歷多異境舉凡所為詩凡千首曰敦拙堂集首有嗣序云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並至故為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作詩一以子美為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騫以闢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洪亮吉稱其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崛強王文治稱其詩鑿幽嶺險沈月劇心洵杜少陵入蜀以後境界非後學所能望見吳鼎稱其詩沈鬱頓挫獨崇浣花觀諸家所評皆以奉茲純乎學杜而不參以他家今觀集中之詩閱麗瑤變無流連光景之詞可謂皮骨兩得亦國朝之卓然挺出者也惟其中間有用意過深之處然亦字句之小疵瓦礫沙石固不足為大海界也

春融堂集六十八卷 嘉慶丁卯刊本

國朝王祖撰祖有金石萃編已著錄祖以從征緬甸及西金川前後在軍九年於乾隆五十八年冬以病乞修上鑒其老尤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初祖在京師與朱筠互主壇坫有南王北朱之稱又與王鳴盛吳泰來黃人達趙文哲錢大昕曹仁虎稱吳中七子名聲海內外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古文宗昌黎眉山議論考覈甚詳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竭蓋其歷官多從戎旅馳驅累益周覽萬里因以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瑰偉之辭詩宗少陵至韞詞宗白石玉田規律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嚴典瞻詳實蓋其湛深經術於學無所不窺乃出其緒餘觸事觸物隨手抒寫無不神與古會且祖遊沈德潛之門故詩文皆有先正典型不愧一代作者而筆身者述有其過之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所至朋舊文譙提倡風雅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大清一統志等書奉敕與纂修事又奉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編譯佛典深于禪理者不及也至所選湖海詩文傳幾于家牀戶誦文章功業炳著一時求之古文中豈易得哉

七子詩選十四卷 乾隆癸酉刊本

國朝沈德潛編德潛有竹嘯軒詩鈔已著錄是編選輯其門下士吳地詩人之詩凡七家一曰耕養齋集二卷王鳴盛撰鳴盛有周禮軍賦說已著錄二曰古香堂集二卷吳泰來撰泰來字企晉號竹嶼長洲人乾隆廿五年進士台試賜內閣中書三曰履齋集二卷王昶撰昶有金石萃編已著錄四曰聽雨齋集二卷黃文蓮撰文蓮字芳亭號星槎上海人乾隆十五年舉人官泌陽知縣五曰梅雅堂集二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總集類

趙文哲撰文哲有椒陽集已著錄六曰辛楣吟藁二卷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七曰宛委山房集二卷曹仁虎撰仁虎有刻燭集已著錄七家之中惟泰來淨名軒集文蓮聽雨集仁虎詠典齋集傳本殊希頗賴此刻以存大文鳴盛詩如霽月初出晴雲滿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文蓮詩如太常法曲宛係正聲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大昕詩如漢儒傳經皓守師法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雖

諸家詩品各異而旨趣畧同彙為一編固非標榜門戶濫盈卷帙者比也或者以德潛拘于聲調失之偏然詩三百篇中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于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羣怨原非以恣肆跌宕為能自騁才藻也德潛此輯所取者雅正和平要不失風人之正軌又何足為是選累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總集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總集部

有青亦云富矣。國朝康雍兩朝，文治光華，震鐸今古，乾嘉繼盛。論者謂北隆漢唐，諸文士歌詠太平，涵濡雅化，王士禛以神韻之詩，風靡一時。沈德潛崇尚格調，袁枚專主性靈，兩派競行，時起時伏。相承德潛衣鉢，暢衍宗風，故是書全以聲調格律為主。所取者皆唐音，洪亮古北江詩話，譏其病在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為去取，似尚不如箋衍感舊之不拘一格。然相之詩文本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故其宗旨已定，不肯隨人轉移。其短處固在以己律人，其長處則在能

陶融百家自成門戶正不必論甘而忘辛是丹而非素也至其搜輯遺軼綴為詩話博采幽隱傳之千秋斯固詩家得失之林亦一朝詩派源流之考鏡矣雖諸家不必藉選本以傳更不必以選者之去取為輕重

卷

集部 總集

湖海文傳七十五卷 道光丁酉刊本

國朝王昶撰。初於嘉慶癸亥既選詩傳復於乙丑手輯是編。蓋以我朝人文號為極盛。當時海宇承平。公卿縉紳各以壇坫主盟。迭執牛耳。而遺文逸獻歲者無多。迺本詩傳之例。就生平師友及門下士所作。彙為一集。惟詩傳本以科第為次。此則取分類之例。一類中又各以命題體製為後先。蓋為其晚年所手定。未及付梓而卒。其孫紹基刊行之。雖諸家各有專集。單行而傳中所錄之寶光蘭陳續史貽直程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總集

伊余慶長。韋協夢黃之紀。樓儼楊措。諸人或遺稿未刊。或流傳甚罕。雖限于範圍太狹。不能盡其所長。然膏鼎一鑄。終勝于過屠門而大嚼也。且故書雅記。文獻就湮。諸家詩文集之流傳。本非二三寒畯所能遍閱。而藏書好事者。或亦不能並蓄兼收。故續是編。雖不能盡備一朝之文。然自康熙中葉。以吸嘉慶初年。大率具此矣。至其為書。徵文獻重實學。頗近考據一派。姚椿國朝文錄。蓋即以此書為嚆矢也。書中詩文集敘。非可以考見派別原流。

與其人之性情學問者。不登。寺院園亭。僅在點綴林泉。流連景物者。不登。採擇既嚴。別裁亦富。數十年傳誦藝林。不虛也。至其不收駢儷之文。本姚鉉刪文苑英華為唐文粹之例。不知散體之變駢體。猶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之是非。不必論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體強半。論者不能謂其格卑於古體而刪除。獨於文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總集類

孤兒編三卷 汪氏原刻本

官費度知府

國朝汪喜孫撰喜孫改名喜甫字孟慈嘉慶丁卯舉人傳其家學長於考據是編乃述其父中學行之作謂之孤兒編者喜孫生九歲而中沒志哀也中本以狂狷名同時人紀載之文往往言之過甚喜孫一辨正之並皆援引當時人語以相佐證是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矣然中文雄一世凌轢萬口素傲貌好詆諆不喜宗儒性命之學至有舉其名者必痛訶之於時流不輕許可卒以忤將士銓見阮恆塞終身蓋其恃才傲物有以使之然也特士銓題焦山瘞鶴銘詩有注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傳類

流弊事考訂騷鼠入角求蹊徑之句則其招忤固自有由至其詆方苞為不學雖阮元敘錄本述學婦人無主答問文後載之其手定本固經刪削殆以其語意過激也而尊之者必欲傳之激而反脅非中之過矣江藩漢學師承記稱中以之嗣少敷劉逢祿禮堂授經圖記稱中晚而得子慮為俗學所困乃自次其歲書數萬卷昇之燕冀詒謀故喜孫學有根柢文章爾雅不愧作者之林中可謂有子矣程序伯詩云自古才人如棄婦從來名士少佳兒觀此可以為之解嘲且可為學人下一轉語也昌子身而不昌于機中則昌于子而不昌于身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耶

子業三十四卷 明萬曆五年刊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板心上刻萬曆五年刊五字間有各書首尾間有潛庵手跋紀年丁丑萬曆五年也是書首儒者凡需子一卷唐逢行珪注晏子春秋二卷孔叢子三卷賈誼新書二卷陸賈新語二卷荀子申鑒一卷唐皮日休鹿門子一卷次道家凡文子二卷關尹子一卷唐王士元元倉子一卷鵝冠子陸佃解一卷黃石公素書一卷唐司馬承禎天隱子一卷唐張志和玄真子一卷無撰人元能子三卷齊邱子一卷即諱子名家凡鄧析子一卷尹文子一卷公孫龍子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卷次法家凡慎子一卷次縱橫家凡鬼谷子一卷次墨家凡墨子一卷次雜家凡子華子二卷劉晝劉子二卷明史藝文志不載范懋柱天一閣書目有之亦不載編輯者名氏蓋亦未知潛庵為何許人也考梅鷟南雍經籍考載子業三十四子司業周子義校刻九百四十三面則此為周子義所編刊潛庵蓋即子義之別號也孫繼皋宗伯集吏部侍郎謚文恪做庵周公行狀云公名子義字以方做庵其自號也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公故嗜書窮日夜讀不休隆慶六年升南國子司業攝祭酒事萬曆六年升北祭酒所訂正書梓在南

雍者有周禮史記五代史而子棠則所自編輯者也然則是書正子義為南京司業兼攝祭酒時所編刊信有徵矣行狀不言其又號潛庵殆略之也所據多係善本惟墨子學子有刪併移易處則不免明人習氣耳中鑒改為小荀子亦嫌杜撰耳至以鵷冠子黃石子齊邱子列入道家而以偽書鬻子列入儒家取冠全書之首尤為拙陋可謂無識者矣諸子四庫全書均已著錄此本蛇足因子義復輯刊刻別立總名姑存其目備考焉

泰泉集六十卷 明萬曆癸酉刊本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四庫全書已著錄初佐官南國子監祭酒時曾手自編定其詩為十卷嘉靖壬寅其門人李時行刊板於嘉興後其子在中在素在宏棠輯遺稿合而編之刻于萬曆癸酉前有嘉靖廿一年張璧及萬曆七年陳紹儒二序一至三卷賦四卷騷辭樂章琴操樂府五至十四卷詩十五卷對策十六卷符命頌序錄十七卷歲上十八卷歲下贊銘頌謠祝辭字辭十九二十卷奏疏廿一廿二卷書啟廿三卷問對設論廿四卷策問

廿五至廿七卷論議廿八卷說廿九卷原解辨攷述禁諭三十至三十三卷記三十四卷至四十三卷序四十四卷題跋四十五四十六卷圖經四十七卷碑四十八卷神道碑四十九至五十四卷墓表五十五卷墓表誄五十六至五十七卷傳五十八卷行狀五十九六十卷祭文佐詩體頗正而取材太陳格雖雋高而氣少奔逸文則章疏切實體裁雅潔亦多有道之言蓋其博極羣書篤守洙泗之學而不以聚徒講學名故所論述皆有根柢黎民表稱其操履端謹模範嚴整居無惰容燕無媒語宜其平生

王言不苟類其為人正嘉之際學問漸岐而佐獨恪守先儒不為高論可謂篤實之君子矣四庫全書著錄李時行刊本有詩無文提要所載佐春秋大醉言志詩此本亦有之而無自注則館臣所謂是將以嘲風弄月之詞而牽合於理學者殆不然乎史稱佐弟子多以行業自飭而梁有譽歐大任黎民表詩名最著是集前有民表行狀後有大任後序或者注為其所刪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嶺表自南園五先生後風雅中墜文

裕力為起衰如黎維敬黎公實輩皆其弟子嘉靖中南園後五先生二子與焉蓋嶺南詩派文裕實為領袖不可泯也然則佐可傳者又不僅在區區詞采間矣

述學三卷

汪氏初刻本

國朝汪中撰中有廣陵通典已著錄中博綜典籍諸究儒墨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為述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撮其精者手定是編刊行之此第一次刻本也後阮元敘錄文選樓本二卷不分內外編刻於嘉慶戊午此第二次刻本也後其子喜孫編刻宋小字本內篇三卷外篇一卷刻於嘉慶乙亥前有王念孫序與阮本篇數相同蓋即浙二卷為四卷耳此第三次刻本

也後嚴杰就阮本刪訂為二卷現阮本經義中少明堂通釋上中下初次稿本三篇又少雜文之無關經義者十數篇而多釋服冕之用荀卿子通論大學平議替說續于虞講學釋義釋夫子釋厲字義釋郢谷人問郊特牲答劉端臨書十一篇刻于嘉慶戊寅即學海堂經解本此第四次刻本也後喜孫就小字本增入補遺別錄為六卷彙編入汪氏遺書字改元體刻于道光癸未此第五次刻本也後揚州書局重刻元體字本前王念孫序後方濬頤跋刻于同治己巳此第六次刻本也後伍

崇曜學雅堂叢書亦據元體字六卷本重刻于光緒乙亥此第七次刻本也諸本之或以喜孫初刻宋小字四卷本為最精以後刻元體字六卷本為最詳阮本以網羅散失為主故明堂通釋三篇亦附存之嚴本以經義為主故凡無關經義者概不入錄阮亨瀛州筆談稱中才高忤物精博絕倫江藩漢學師承記稱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孤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為幾刺當世蓋其懷才不遇牢

騷悲憤往往於言行間見之又以博辨自詡見文章必摘其類故恒不滿人亦恒不滿於人蔣士銓主講席於揚州乃以女子之嫁母送之何門相語難翁方綱載之復初齋文集考訂論中又與方苞議禮相詬至紙為不學載之阮本婦人無主答問後注中王士禛之與趙執信角閭若璩之與汪琬角皆其才力足以相敵也中之忤士銓詆苞何莫不然則其文章學問可略見矣然孫星衍為中作傳論其論明堂石鼓為不合張穆為齊文集其釋媒氏文論奔者不禁

以為箸之令以恥其民誠為失言杭世駿序稱其哀鹽船文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曾燠駢體正宗姚燮駢文類苑均擯不入選江藩酷愛其自序文而郭嵩燾恒言其局量褊小方厚卿詆其嘆老嗟卑是則膾炙人口之文亦有不能盡於人意者矣

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 道光丙申刊本

國朝翁方綱撰方綱有兩漢金石記已著錄是集考證金石碑板及題跋書畫之作爲多或究其原或正其失言簡而賅皆於本文互相發明至金石諸文訂譌辨異尤足以資經史參證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盤集神韻論三篇蓋以王士禛拈神韻二字固爲絕妙但其弊恐流爲空洞故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也又與桂木谷論所作說文統系圖謂不當以吾邱衍列入案桂馥造此圖時當時各家題字言人人殊大氏雖篆刻壯夫不爲邱衍學古編本以王保顏叔夏姜夔王厚之諸家譜錄踵而爲之雖私刻小印非指於六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之法者必不能工而之以列入統系圖中殊嫌太隘其說是也至其目朱子爲考訂家蓋以楊慎之禮園陳淳之字義黃震之日鈔皆本於朱門者也王應麟馬端臨之博聞多識皆朱門之善學者也故考訂之學必推朱子雖朱子不以考訂名而開國朝乾嘉學派者固當以朱子爲鼻祖是漢學宗學分流合原莫不本於朱泗殊途而同歸也方綱生平向用館閣遺際昌期值文運昌隆之時從容執筆乾隆四十年以著第五名列入編檢引見上諭掌院學士蔣溥曰聞翁方綱會作文字幾乎溥奏曰此人學問甚好今觀是集才學富瞻詞采精潔其間在帝心不偶然也方綱詩集先刊行惟文集未刊沒後其門下士始爲開雕然其佚稿未刊者尚多也

復初齋詩集六十六卷 嘉慶甲戌刊本

國朝翁方綱撰方綱有兩漢金石記已著錄是集乃方綱所自定按年編次始乾隆壬申終嘉慶甲戌首曰課餘存稿則初入翰林時作也曰藥洲集則督學廣東時作也曰青棠書屋稿則住孫公園時以有台歡一殊因以名是卷也曰寶蘇室小草則得宗黎施顧注蘇詩及天際烏雲帖時作也曰祕閣集則文淵閣校理祕書時作也曰石蘭集則到國子監之任與石鼓蘭亭相近時作也曰枝軒集則在詹事府時作也曰祕閣直廬集則分日入直文淵閣時作也其同直所作者亦在焉故入名祕閣唱和集也曰桑梓掄才集則典京闈副考官時作也曰晉觀集則官京師時作以歲晉大觀帖故名也曰谷園集則視學江西時作以辦香黃庭堅集故名也曰石墨書樓集則由贛回京時作以得化度寺碑真本也曰小石帆亭集則視學山左時作私淑士禛因以名其詩卷也曰蘇齋小草則由東回京時作也曰嵩緣草則官鴻臚時作以得嵩山石刻及蘇軾書嵩陽帖故名也曰有鄰研齋稿則得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蘇軾書嵩陽帖故名也曰有鄰研齋稿則得軾

研拓本時作也。曰石畫斬草則晚年所作也。方綱享年最高著述甚富性耽吟詠隨地隨時無不有詩乾隆三十八年充四庫全書纂修官得以盡窺中秘故其學問皆有根柢詩則不唐不宋自成一家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張維屏聽松盧文鈔稱其論詩拈肌理二字以實救虛故集中之詩幾如言言微實洪亮吉北江詩話謂其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蓋其自諸經注疏史傳攷證以及金石碑板文字皆貫徹洋溢于其中雖生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辦香杜甫蘇軾服膺元好問王士禛而自為之詩亦有不能盡與之合者則以考訂為之累也亮吉晚詩日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靈詩洵定評矣惟集中為明趙文毅五世孫玉槐以玉觥銀船向山左顏衡齋易文毅友許嗣子國贈文毅兒觥七古一首後八句云顏公奉觥向君笑趙叟傾心誓將報兒觥多年逢故人更泣還鄉告家廟昔人贈觥事偶然今日還觥世更傳譜出兒觥新樂府壓倒米家缸玉觥宛轉關生頗有使筆如舌之妙則其詩亦

有聞見性靈者惜乎不多見耳至其題詠金石書畫之作雖非詩家正軌然亦可以多識骨董之名詩固不成其集則不可不覽經生非必嫻辭賦文士非必有經訓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原刻本祇六十六卷其門人侯官李彥章續刻四卷世鮮傳本漢陽葉志銑重刻於粵東傳本亦希江陰繆荃孫又從方綱手稿搜得詩七百數十篇釐為二十四卷吳興劉承幹刻之嘉業堂叢書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儀禮圖六卷 嘉慶十年刊本

國朝張惠言撰惠言有周易虞氏義已著錄是書以治儀禮者必
先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兼采唐
宗元及國朝以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以總挈大綱而後隨事
立圖或縱或橫或左或右按而讀之步武昭然又詳考言山冠履之制圖所
不盡者復為之表以明之卷二以下俱依十七圖次第為圖俾讀經者置
圖於左可以隨讀隨閱而揖讓進退之節了然於心目間視楊復儀
禮圖於行禮儀節未能粲然畢備者較為詳明案儀禮一經久
成絕學惠言能研究鈎貫條理秩然要不愧窮經之目矣惟釋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儀禮類

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者惠言於天子諸侯左右房圖引
釋宮不知非朱子之筆未免失考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此書跋
謂其斷制過於自信又謂其改楊信齋夾室之說為未安蓋方綱
為信朱子復之禮圖本於朱門者也其則門戶之見不可謂為是
非之公觀其持論既謂不能造古人堂階自擊其儀以申一己之
說則非求之同時之古書以相比證何能得其端倪而又謂禮家以
某經證某經為通意蓋執一偏之見非為論也夫文記一書五
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可以證尚書春秋列國世家可
以證尚書亦可證左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可以證論語

荀孟列傳可以證孟子墨子有古尚書有百國春秋管子有

周禮遺法淮南子有九師易義惟在善讀者之鈎稽細繹參

訂互證何能一槩抹殺謂為不足以資考索耶至其謂辛敬

堂駁惠言不能合明堂路寢為一事足為今之專己自是者下

砭然惠言本引金榜禮箋之說大戴記戴德篇說明堂云此

天子之路寢也是合明堂路寢為一事者始於戴德不能

以此苛責惠言明矣惠言精於易禮所著易義諸書早已

刊行惟此書至其沒後既元從其女夫董士錫得手稿

於嘉慶十年梓成而為之序甚推許之道光初元編刻皇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儀禮類

經解於惠言易義諸書十采八九獨遺此書未入者由於
板式闕大圖說或縱或橫恐縮刻紊其原式也

朱恩堂章十六卷 明萬曆癸丑刊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四庫全書存目著錄是集為舜牧所自定其子祚端梓行舜牧於四書五經皆有疑問大都遊談無根惟說詩差善是集有詩經疑問序又有重訂一序則其用力較深也文則平正通達不事鏗鏘猶講學家之格論文則好醜成敗原委頗末尚為灑然論性理則以洛閩為的家刻一卷皆深于世故多閱歷之言警世錄一卷皆錄前言往行寓勸懲之旨嘗曰做人要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其宗旨可以槩見其自敘年譜儼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以所著四書五經疑問能窺先聖之心足以羽翼經傳則其大言不慚自為標榜較揚雄之擬經尤為僭妄也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載康熙癸丑其曾孫瀉顯刊本樂陶吟草三卷而無此書館臣云據瀉顯後序所刊乃詩文全集此本有詩無文豈佚其半耶則似當時未見此書故不知僅文集有十六卷也然四庫於易經疑問提要云迄年過八十又重訂詩禮二經及此書並載所著朱恩堂集中乾隆禁書總目亦列是集於四庫館奏准抽燬書則是見而未收何提要前後不相照應如是耶書中卷一載訂文綱要領開出

小論序有五代中國而夷狄魚肉胥戕乎人命宋興苟安四百年而奄奄弱息終陷於蒙古無復世界之語卷八代人題揚某總兵遼東卷有北虜猖狂有遼請無厭之心之語卷十論高宗棄渡可揮有但看當日金虜之情要求無已之語又論加秦檜太師有洪皓在金曾以蠟書報虜之情之語又論明宗立弟為皇太子有夷入中國宜中國之可立弟為皇太子耶之語卷十二元仁宗諭中書省臣有夷狄之有君誠然哉之語宜四庫館臣視為偏謬奏請抽燬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容甫先生遺詩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汪氏自刊本

國朝汪中撰是集為劉台拱寫定其子喜孫據以錄本補遺一卷則喜孫所輯也又錄顧藹黃景仁鄭虎文楊芳燦孫星衍程漢堂劉建臨王勾生投贈袁鏡之作為一卷附焉中博洽羣書精研經史生平多諧謔凌轢時輩人以故短之早歲喜為詩三十以後絕不復作故篇帙無多而吐屬嫺雅不為流連光景之詞蓋其本原經術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鍛鑄變化惟意所如而格律一軌於正樂鈞稱其規撫漢晉取法唐人朱叔稱其清韻出塵迥非時流所及洪亮吉稱其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信篤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也集中周生刻印歌自註云此詩作於庚寅之冬自後少窺篆刻之學始覺其言之過也不知為知用誌吾媿云則其性情雖兀傲而虛心向學不強作解人於此可以見其大凡張際亮謂自來經術古文詞佳者往往掩其詩名則王和甫過山房詩話謂詩非中所長者殆此之謂歟至其為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摹仿而神與古合宋以後無此作手故所著述學良友搜之於前賢嗣刻之於後海內承學之士靡不交口譽之數十年來屹然為儒林巨擘固無忝焉

從政錄不分卷

道光中汪氏自刊本

國朝汪喜孫撰喜孫有孤兒編已著錄喜孫為中令子承名父之後能盡通其家學博覽羣籍於文字聲音訓詁尤所究心是書多經世之言且有裨于掌故書中說經之文亦非章句之儒所能比其精潔述學一書百餘年來為學者稱誦喜孫秉承家學別出機軸自成一家言固云善繼實足濟美矣近世文章家前推汪容甫後推龔定庵兩君者皆有文士之子以世其家者也然自珍文行務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恢奇其子橙效孔乃益之以說誕中文行近于孤峭喜孫乃得之為峻潔弓冶其衷擇術可不慎耶喜孫有且佳庵詩文稿不傳傳者惟此耳雖不能盡其所長然亦可以略覘造詣鳳毛麟角固不必以全體而見珍矣

存素堂文集四卷續集二卷

嘉慶丁卯刊本

國朝法式善撰。式善有清秘述聞已著錄。案式善自登仕版，即以研求文獻宏獎後進為己任。所居有詩龕及梧門書屋，歲書萬卷，及去書名書其影在詞館時，凡官撰之書無不遍校，又得盡窺水樂大典及釋道兩藏，故其胸羅萬軸，能自發其思，所為古文辭，字裏行間，時露書卷之氣，不必絕以宗派家數，亦無媿古文家之正法眼矣。平生慕李東陽之為人，訪其墓田，代為葺理，人為立祠，歲時祭享焉。集中西涯考，頗足以備文獻而資掌故。至其論東陽進退之義，用意忠厚，文亦斐然，加以考辨古今，託情深遠，使人讀之有風流佳勝之慕，宜其才望之宏卓，然為當時之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存素堂初集錄存詩二十四卷詩稿一卷

嘉慶癸酉刊本

國朝法式善撰。式善由詞翰起家，服官三十餘年，同學及後進，率皆躋顯要，而式善屢起屢蹶，雖版歷清華，而秩不逾三品，苦志力學，口吟手鈔，靡停晷。一時壇坫之盛，幾與隨園南北相望。乾隆間海內稱詩者，先則步趨沈德潛，後則波蕩袁枚，式善屹然無所倚毗，一以古澹為宗，其品槩可見矣。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詩質而不癯，清而能綺，禮親王嘯亭雜錄稱其好吟小詩，入韋柳之室，頗多逸趣。洪亮吉北江詩話稱其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錢泳履園叢話譚詩稱其尤長五律，為世傳誦。王芑孫序其詩曰：用漁洋三昧之說，言詩至王孟韋柳，又工為五字一篇之中，必有勝句，一句之勝，故價萬言云。翁方綱復初齋文集陶廬雜錄序稱其刻意為詩，多蓄古今人集，閱覽強記，而專為陶韋體，故以詩龕題其書室。又以陶廬自號云。案式善之詩，大旨見於諸家評論，然讀其全集，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凡數變五言澄澹通真蘇州七言清新刻露純
近劍南其與德潛袁枚不苟雷同而能方駕齊
驅各自成家不偶然也隨園詩話補遺載其詠
荷云出水香自存臨風影弗亂可以想見其身
分又日野雲荒店誰沽酒疏雨小樓人賣花可
以想見其胸襟又載其題詩龕云見佛佛在
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買可與否稱爲
深得詩家上乘之旨是則式善雖與枚分途
各騖而枚固未嘗不引爲同調也

廿二史考異一百卷 乾隆辛丑潛研堂金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大略謂弱
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自史漢訖金元作者廿
有二家反覆校勘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丁亥乞假歸里稍編次
之歲有增益戊戌設教鍾山復加討論間與前人聞合者削而去
之或得於同學啟示亦必標其姓名云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其
書分史記五卷漢書四卷後漢書三卷續漢書二卷三國志三卷晉
書五卷宋書二卷南齊書梁書陳書各一卷魏書三卷北齊書一卷
周書一卷隋書三卷南史北史各三卷唐書十六卷舊唐書四卷五代
史六卷宋史十六卷遼史一卷金史二卷元史十五卷編成一百卷大昕
嘗謂天下學者但治古今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
儒乎則是編固有爲而作也同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攷證與
地輿制頗不減于大昕惟其好取事蹟加以議論不免蹈前人史
論之轍且于宋遼金元四史未及商榷其書究難與是編抗衡夫
正史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僭置殊所職官則沿
革迭代冗要逐時氏族則譜牒失誣世次多舛大昕于此三者先
就本書證之證之未妥者復取他書及石刻證之雖友朋之言有
可以互證者亦必徵引及之條理貫穿瞭如指掌又小學算法尤

其專門故凡文字之訛謬無不訂正律術之參稽無不考定而於典制事蹟亦皆探原索微精博詳明至遠金元三史無陋乖舛久有藏史之稱由當時史臣不諳掌故不通編譯以至對音每有窒礙且有一人兩傳而彼此互異者大昕一糾正之言皆有據皆足以為參證之資攷史之書固未有優於是編者矣惟首列參訂姓氏竟至九十人之多頗涉明人標榜氣習則非是編所宜有耳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類敘事實毫無發明又別為一體固未可以相提並論已

三史拾遺五卷 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廿二史攷異刊成後續有所得編為此書凡史記一卷漢書二卷後漢書一卷續後漢書一卷史記後附宋本跋二篇續後漢書後附宋本牒一篇所以補攷異之未備故曰拾遺沒後其門人李賡芸略加校訂序而刊行之其所據之本史記則宋淳熙八年耿秉所刊及乾道七年蔡夢弼刻本後漢書則宋乾興元年國子監刊本也其書自天文輿地制度沿革以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皆一一詳微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先列本文次為駁正條分縷析多所發明決疑定舛於

史學深為有裨至其體例則與考異無二間有同考一事考異畧而是編詳者如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拜為將軍忠臣侯條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條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職略同不常置條地理志下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條又文景各六條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條後漢書明帝紀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條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條都國志四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條比自當以是編為定其論漢書古今人表則考異頗略而是編所考者幾及一卷皆可與考異各條相

次而備至史記屈原列傳不獲世之竝垢條漢書馮奉世傳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條則與考異重見無所補正殆偶失之未檢不足以害其宏旨也

諸史拾遺五卷 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是編凡三國志晉書一卷宋南齊梁陳魏書南北史唐書一卷五代史一卷宋史一卷遼金元史一卷亦考異刊成後續有所得撰為此書沒後其門人李賡芸校訂而刊行之者也晉書後附修晉書詔一篇唐書後附嘉祐五年編修刊修提舉及校對校勘銜名暨崇寧五年董衡進新唐書釋音序則與考異體例稍異亦所以補前書之未逮也其與史漢分為二書者以三史卷帙居其半也所考皆引據稍核而博瞻通貫與考異相同有宋志五等封國攷五代

史相表猶考異有漢書侯國表修唐書史臣表例也國朝評史之書群推王鳴盛趙翼二家然鳴盛則駢駢議論意見橫生翼則類敘事實少所發明其實事求是詳審精密要當以大昕為最鳴盛與翼固未可以同年語也

三統術衍三卷鈐一卷 嘉慶六年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紫推步術以劉歆三統曆為最古蓋即因落下閎鄧平之法而增修以說春秋者班固修漢書即資以成律曆志後之注者孟康李奇則言之不詳劉敬林文炳則妄下己意踏駁遂多而無名氏之推漢書曆志術一卷見於隋書經籍志陰景倫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見於舊唐書經籍志者俱已失傳後世雖宏通淹雅之儒遂有不能兼攻算事者矣是書就漢志所錄劉歆之說取舊所不注及注而不詳者推而明之蓋大昕于天算之術所得甚深實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天文算法類

中西之長通古今之與於三統四分授時大衍皆能深究其本原復廣采諸家之說疏通其大義反覆引伸以暢其旨於章貽杜預孔穎達諸家訓釋經傳之說皆有以決其牴牾阮元序稱其有功經史何國宗稱為今之賈逵不虛也書中如中月相求術不知六初當為七初則約分之數不合金水晨夕數不知東九西七子母之故則差分之義不明五步段目不知脫誤衍字則不能句讀八十一章章首日名不知從橫行列之次則不可循覽此皆未經前人推定至大昕始發其蒙三統大義蓋至是無遺蘊矣至於歸邪於終之說千載聚訟大

昕則以經證經謂古閏月不盡在歲末如秦後九月之法百四十四年超辰之術東漢人已失其傳大昕則據劉歆本文決知太初改元太歲當在丙子而非丁丑尤為獨抒心得精博絕倫大氏推步之學因己具之法而更推未盡之奧前人智力之所窮正後人心思之所起故其術愈闡愈精後來居上況大昕學貫天人知識加人一等故欲明春秋與漢書者必皆攷信于是編豈徒闡劉歆之說正志文之譌而已哉後附三統術鈐一卷每鈐各著九數而普之自元法鈐統法鈐以迄二十八宿鈐凡五十一鈐與前三卷相次而備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天文算法類

緝古算經細草三卷 嘉慶癸亥寫本

國朝張敦仁撰。敦仁有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已著錄。是編以王孝通二十術。頗不以深淺為次第。自太史造仰觀堂以下十九術。皆以立方除間數奇賸術易隱秘。讀者或不能驟通。惟以立天元解之。則其中條理秩然。蓋立天元一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包。大之而躔離度數。小之而米鹽凌雜。凡他術所能解者。立天元皆能解之。他術所不敢解者。立天元獨能解之。自古天文家若郭守敬所造授時術。號為最密。而其求周天弧度。以三乘方取天。亦用立天元一術。則其為用可謂神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歐邏巴西法。易其名曰借根方。用之於九章八線。皆隨所用。而無不通。然自元以來。時人皆株守立成。習而不察。至明遂無有知其法者。故唐順之與顧應祥書。謂立天元一。漫不省為何語。應祥演測圓海鏡分類釋術。自序亦云。立天元一。無下手之術。此阮元時人傳。所以深惜明代算學之凌替也。國朝修明律數。探頤索隱。自梅賾成於赤水遺珍中。詳解借根方法。即古立天元一法。研求算術者。遂能略得其端倪。敦仁于斯術。頗有心。以古算書多有細草。而孝通書獨無。因為步算細草。分附原書二十術之後。洵足以發揮古人箴砭俗

學。非若劉孝孫之于張邱建。聊依術而行其數也。書成于嘉慶癸亥。自為小引。而為刻之時。方權知蘇州。屬李銳覆校。並為之跋。後陳杰著是書。別為圖解音義。雖其用心之善。而詣之極至。固敦仁為之高矢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天文算法類

緝古算經細草一卷圖解三卷奇義一卷 道光癸未龍氏敦人開刊

國朝陳杰撰杰字靜庵烏程人嘉慶末考取天文生任欽天監博士為上官所倚重後官國子監算學助教是書以張敦仁細草未愜于心因為之按以珠盤別為細草一卷又為之指畫形象直探法原別為圖解三卷又為之證引經傳博採訓詁是正其傳寫之舛譌稽合各本之同異別為音義一卷皆覃思切究洞悉源流敦仁細草分附經內故有三卷之及是編則經文及注自為一帙冠之卷端已附記緝古原書後茲不重出書成于嘉慶乙亥後于敦仁十二年自為之序及例言道光癸未龍萬堂序而刊行之蓋立天元一法見於宋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天文算法類

九韶數學九章大衍數中厥後元李治用之於勾股方圓郭守敬用之於弧矢歐邏巴之借根法亦從之出而神明變化不可端倪學者驟欲通之茫無門徑之可入故明顧應祥謂為無下手處其造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別用勾股帶縱求之而盡削李治之細草此後人所以有循枝葉而失本根之誚也敦仁以沈潛之學運奧達之思杰又出以精銳之筆讀緝古而不讀此則思困而不能入理格而不能出矣與敦仁細草雖有見外見內之殊然其為算學家之圭臬則固相等也

元史藝文志四卷 嘉慶丙寅寶樹堂金本

國朝錢大昕撰蓋取當時文士撰述錄其都目以補元史之闕而達金作者亦附見焉以隋唐以來志經籍藝文者大率用李充經史子集四部之敘分經為十二類史為十四類集為八類其兼采遺金者亦本隋志兼補前代例也其集部制誥後增制舉類書名下題撰人字貫略履者則本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也案虞稷佐倪燦修明史藝文志兼及宋遼金元四代以補史志之闕後知史館不用燦稿因取底本加以增訂改其標題曰千頃堂書目而別行盧文弨以其搜采雖富而體例不及倪書之正得燦底稿合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正史類

寫校本及張錦雲元史藝文志補互相訂正分宗志補一卷補遼金元志一卷刊附羣書拾補中而有明一代書目未曾校刊是書前有六所自記云元史不立藝文志國朝晉江黃氏上元倪氏因承修明史並搜訪宗元載籍欲裨前代之闕終格於限斷不得附正史以行大昕向在館閣留心舊典以洪武所葺元史冗雜漏落潦草元甚擬仿范蔚宗歐陽永叔之例別為編次更定目錄或刪或補次第屬草未及就緒唯世系表藝文志二稿尚留篋中吳門黃君莖圃並為糾其踏駁證其同異且將刻以問世云則是書之成固莖圃為之佐莖圃為黃丕烈字士禮居中藏書甲於吳下則

非悉據舊目、未見原書者、比宜其精、當也、惟其謂虞稷與燦、修明史殊為舛誤、而又以宋已有志、亦不補、及回、不若虞稷與燦兩家之周密也、且取兩家合是書、攷之、大都詳略互見、後之人欲考遼金元典籍者、當合三書求之、庶無掛漏之失矣。

元史氏族表三卷 嘉慶丙寅黃鍾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案元史無題、久為學者所譏、顧炎武謂食化貝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彝尊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亦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為立傳、蓋宋濂王禕本非史才、承修諸人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而成書之期又促、故舛謬滋多、大昕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板諸書、考其得失、審其異同、欲別為編次、以成一代信史、後恐有違功令、改為元詩紀事、屬稿未成、先成是編、及藝文志、皆舊史所未備、大昕特叙補之、夫考氏族於遼金難矣、而於元為尤難、遼有耶律蕭兩族、金雖有白號黑號之別、然皆繫性於名、猶不至于混淆、元之蒙古、據陶九成輟耕錄所載、有七十二種、又有色目三十二種、但以名行、不兼稱氏、其見於史者、僅十之三四、而譯字無正音、記載互異、讀史者病焉、大昕以元之氏族、有似異而實同者、有似同而實異者、于正史雜史之外、兼取碑刻文字、廣搜博采、仿唐書宰相世系表例、取元代譜系可考者、臚列成表、疑者闕之、上卷

蒙古中卷色目下卷部族無考者屬稿於乾隆癸酉七月成
于庚子五月幾及三十年其用力可謂勤矣門人黃鍾取而
刻于嘉慶丙寅為識其後云

石渠隨筆八卷道光壬寅文選樓叢書本

國朝阮元撰元有經籍纂詁已著錄是書為其官詹事時入
直南齋與王杰董誥金士松沈初欽元瑞玉保等丁乾隆辛
亥奉 敕續編內府儲藏書畫為石渠寶笈時隨筆所記元
不嘗作畫而獨精畫理其提學浙江時兼舉畫試見所撰定
香亭筆談至其平日論畫則見其所撰研經室集北碑南帖
論故其鑒別至為精審不肯人云亦云如元之四家以倪瓚
畫最為世重而其論倪畫則謂他人畫山水使真有其地皆
可游賞倪則枯樹一二株矮屋一二楹殘山賸水寫入紙幅

致身入其境者索然意盡其論董郊達山水推為國朝第一
謂其屋子皆整齊界畫無作草草茅廬者蓋北宋法也殆其
主持漢學多尚考據觀其稱宋人摹顧凱之洛神賦為有漢
石室石闕遺意稱宋人及文徵明畫司馬溫公獨樂園圖不
依溫公集中獨樂園記之文畫之為布置大謬可以知其意
趣之所在矣蓋北宋畫樓臺亭閣一門一徑皆有準繩如儒
家之漢學言之有物不能託之空談宜其於蕭疎淡遠之倪
畫不之取與曆來收藏家持論相反也惟書中考證疎漏之
處亦所不免如張僧繇夜月觀泉圖云上有度金書唐張僧

跡夜月觀泉圖九墨字鈐宣和之寶劇神迹也玉池上王覺
斯題跋二段沿宣和標題之誤以僧繇為唐人御製詩為辨
析為梁人即宣和畫譜亦列僧繇於梁代也案宣和畫譜既
列僧繇為梁代則此宣和御題以為唐人者可決其為贗蹟
無疑或者元以曾經御題不敢非難故微露其意非失之未
考歟然如盧鴻一草堂十志圖尚沿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國
朝安岐墨緣堂觀續錄之誤截去一字為盧鴻未經更正又
如唐才元九寫生花卉冊十圖幅同時款元瑞知聖道齋餘
筆記之云為偽蹟高江村暗於鑒辨誤以為真今入內府云

云元謂黃筌師事元九以筌柳塘聚禽圖較之似有出藍之
譽不知刁固非真筆此則千慮一失雖不足為全書之玷亦
不必為之諱言也要其大旨以藝術必與學問相通非僅以
為玩之物固高於他人一等矣

養新錄二十卷嘉慶九年刊本餘錄三卷嘉慶十一年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是編皆考證劄記之文不
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前三卷皆論經史四卷五卷皆論
小學六卷至九卷皆論史學十卷論官制十一卷論地理十二卷論性
名十三卷十四卷論古書十五卷論金石十六卷論詞章十七卷論術
數十八卷論儒術十九卷二十卷為雜考證大旨與顧炎武日知
錄同而經世時務之略概不及則與炎武大異曰養新錄者大昕
之祖嘗取張子厚詠芭蕉詩願學新心養新德長隨新業起
新知之句以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新大昕因以名是書以示不忘

祖訓也大昕六經百家無所不通凡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
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
年齒莫不瞭如指掌尤精算術通中西兩法所言皆有據依而
於所見古書言之更悉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賸義亦
非尋常通原本者不能引證與博詞藻古雅洵考據之專門固宗元
明以來所未有也前有自序蓋大昕自少至老讀書所得隨筆記
之以成是編為其一生精力所聚其記誦之博考據之精與炎武
日知錄誠難軒輊故書成後既元即取以付刊而為之序極推許
之其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則大昕沒後其子東

塾取遺稿繕錄清本即依前錄次序分為三卷識後以授梓人者也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是集為其所自定首賦末祭文凡分十四類沒後三年刊成冠以小像及贊跋玉裁序之卷四至卷十五為經史問答別無行本附入集中猶全祖望結埼亭集例也大昕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精研經史因文見道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亦無弗精在吳門時與沈彤惠棟游而推闡其舊訓改其學一軌於正不參以佛老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為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淳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為工

其傳而能久而愈著者蓋以此也其中庸說冤衣裳說古同音假借說秦三十六郡考嘉靖七子考皆援據典核考證精密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論虞氏之卦之說論鄭文辰之例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為之注多所訂證尤足補注釋家所未備其論詩毛傳多轉音非究貫蒼雅者不能也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力闢先儒以為記者之誤之非是辨太歲太陰之各別辨衛文公非宣姜子舍左氏而從漢書古今人表雖未必盡為定論然各尊所聞亦足見其用意之不苟矣至其辨古今之音韻以及考正靈天文輿地草木蟲魚靡

不得綜集雖不尚詞華而足以羽翼經傳其實學有足取者儒
者之文固與文章家言又別論矣王祖為志墓稱其文法歐陽文
忠曾南豐歸太僕從容淵懿所具有其文讀其全集信非阿好
也

潛研堂詩集十卷乾隆庚寅詩續集八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正集為其所手定自為之序刻于乾隆庚寅續
集則其沒後弟大昭所編序刻于嘉慶丙寅者也大昕幼即工
詩雅不欲以詩鳴世然其才大能兼眾人之長猶之所作之文雖無
意于成家而自然成家也少與王祖王鳴盛王昶來趙文哲曹仁
虎黃文蓮精研風雅同游沈德潛之門為吳中七子之冠王祖為
志墓稱其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間阮元為撰傳稱其詩清而
能純質而有法黃在東謂其淵漢魏出入唐宋不以掃摛塗
抹為事不以纖縟佻巧為能蓋其儲藏甚富於漢魏六朝唐

宋元明詩文集靡不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故其詩有
先正典型不愧一代作者惟以精于兩漢之學且肆力于考訂
于吟咏之事不免畧有分心自序謂不常作詩偶有所作亦
復不工觀其正集誠有才力綿弱筆不達意之作續集則春
容淵雅泠泠乎盛世之音其弟大昭序稱其優遊林下日事丹
黃意有所得觸而成詠性情之蕭曠議論之確覈實有過于少
壯時蓋其澤于古者深有根柢有興會律益細功益深讀者
幾不知為考據家言可見其涵泳之雅容嘉慶集中四月廿有六
日重游泮宮有句云三不朽問當立脚四先生往孰差肩四先

生者唐時升、婁堅、李流芳、程嘉燾也。雖擅詩名，固不逮大昕百一似難與之抗手矣。

宋連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 潛研堂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邃于史學，精于推步，于諸史朔閏尤所究心。是編以宋連金元四史甲子不殊而朔閏互異，揀之正史及裨官雜史，證以金石文字，并名人詩文集，做元修連史、天文志有閏考朔考之例，著為是考，將及成書而沒其門人李銳從子侗及東垣續成之，蓋四朝時憲屢有更改，置閏朔遂爾不同。連與五代及宋各自為術，而連之耶律儼陳大任雖同用祖冲之大明術，又復時有牴牾，而其牴牾之所以然，其詳不可得而考。大昕於中西數理剖析至精，用以觀史，自太初三統四分中

至太衍下迄授時，朔閏薄蝕凌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悉為抉摘，而考定之，據其從子東垣跋稱：李銳假挾時增補五十八條，侗又將正雜諸史覆加編次，並博稽載籍參互考訂，釐補十之七八，又以紀志雖書千支，逆推即可以知月朔，其餘則以此書之記甲子證以他書之記腦望，而朔明記所增者千三百十八條，侗卒，東垣補增及以前後朔推得者又二百二十六條，而後是書燦然大備。然則此固錢氏一家之學，宜其精覈詳明也。而阮福序刊是書云：大昕因四朝時憲朔閏互異而作此考，若至元十四年滅宋之後，無所謂互異，且是時用郭守

敬授時術、朔閏不惑、何考之有、銳侗東垣未達此意、遂並推至至元以後之閏朔、及明而止、今刪至宗德祐二年而止、付之梓人云、是此考又經福利行時、加以刪訂者、凡此一書、經三數人手、服而後成、其足資考證也、固其宜矣、銳著有天元句股細草、侗及東垣著有崇文總目考證、福著有孝經義疏補、均已著錄云、

百川書志二十卷 觀古堂刊本

明高儒撰、儒字子醇、自號百川、涿州人、官武弁、是編以其家藏書分編為目、凡分經史子集四志、經志分十六門、史志分二十一門、子志分三十門、集志分二十七門、間有注崖略者、亦皆習見之語、無所發明、其條目尚為明晰、頗嫌瑣碎、經志別立道學一門、以收語錄、不知宋史道學乃黨錮之變例、當時經之為偽學、何能襲用其名稱、史志別立外史一門、以收傳奇、本樂府之濫觴、厥品頗卑、作者弗責、是則與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琵琶記入經籍類者同一失論、撰之體裁

不可訓也、予志於儒家之外、別立德行家、崇正家二門、亦未免叢雜不倫、至其於明人著作、或稱國朝、或稱大明、或稱皇明、或稱皇朝、體例亦不一、惟其稱國朝者、多統同之辭、稱大明者、多敘纂官修之書、就原書元號上標題、稱之皇明、皇朝者、則臣民私撰序刻、或冠于官銜之上、或加于地名之前、隨手標題、聚多而未已、未暇整齊、其意義固可推求也、集志每門下多附載人名集名、或記卷數、或不記卷數、此則當時存目待訪之書也、黃虞稷周在浚同編徵刻唐宋秘書本書目、載此書二十卷、云儒涿州人、志其家藏書、如晁公武之例、王

士禎居易錄云、高陽者、武弁也、家多藏書、有百川書目、則當時尚有傳本、可知乾隆時修四庫全書、何以遺未著錄、豈以其無所攷證、橫斥不錄歟、前有嘉靖庚子自序、自跋、蓋即編訂於斯時、以武人而好儲藏、誠不可多得者、錄而存之、未始不可也、

汲古閣校刻書目一卷 道光辛丑小石山房叢書本

明毛晉撰、晉字子晉、原名鳳苞、常熟人、諸生、案晉家富圖籍、以校書刊書為所傳誦、風雅好事、功在藝林、是編皆載其校刊諸書、每書詳記葉數、蓋存目以備考査者、其刊布之多、與印行之廣、則固前古所未有也、而其校刻說文解字一書、使元明兩朝不傳之本、一旦復顯於人間、其有功於小學、尤非淺鮮、顧後世每謂其刻書之功、不能掩其謬種流傳、貽誤後人之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詆其津逮秘書多收偽本之蕪雜矣、孫從添藏書紀要、詆其十三經十七史之校對草率

矣、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序、詆其說文解字之一再剗改、為識、見驚下矣、黃丕烈士禮居題跋記、詆其陸游南唐書之多舛誤矣、湘山野錄之多脫落矣、李文山集之多謬誤矣、葉德輝郎園讀書志、詆其孔子家語之多臆改增刪矣、綠觀諸家所糾、誠有刻如不刻之弊、然考葉啟勳拾經樓羣籍題識、春渚紀聞附載晉子辰手跋、則其殷殷好古之心、每得秘書、急於傳刊、往往前所據刻之底本、不及後得之宋本之善、欲校改而板已質人、固非舍善本不從而傳者本可知、此則大可為晉解嘲者也、至津逮秘書、當時本晉收得胡震亨

所刻秘冊彙函火後殘板增補改編其偽本諸書如歲華紀麗瑯環記皆震亨原刻則所收蕪雜者各固不在晉矣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一卷 嘉慶庚申上禮居刊本

國朝毛扆編扆字斧季精于小學晉子最知名者是編為其手寫當時擬售之潘耒未成而售之李振宜非其藏書目錄也所載皆宋元佳本精抄名校以及其書之價值得書之源流靡不詳備閱其目如入五侯之廚鯖膳畢陳可以想見汲古閣當日風雅之盛不禁令人心醉神馳矣書中影抄宋本禮記集說謂世無其書今崑山所刻後半部為顧伊人紊亂次第幸賴此本猶存衛公之舊國語謂與世本大異如晉我先王世后稷之與史記合而不脫王字戰國策謂乃高誘注

與世行絕影注大不同其中如今日不兩明日不兩方與蚌字叶韻今作兩者謬甚宋板陶淵明集謂與世本實然不同如桃花源記中欣然規往今本誤作親謬甚五柳先生贊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與列女傳是其妻之言也合北宋板孔氏家語藥酒苦口利子病與鹽鐵論合皆考證精確惟家語一書光緒中葉曾有同文書局石印本及貴池劉氏刊本書中環字闕筆此宋孝宗皇子時諱名可證其非北宋板東坡居士折角玉印亦偽作也蓋人有癖好則有偏嗜不能以疎漏責辰矣觀其後識欲以刊刻諸書之心並托於其流傳

古籍之盛心固令人欽企無已宜為今日藝林佳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

風俗通義逸文一卷光緒十年潛研堂金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紫隋書經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應劭撰馬總意林亦云三十一卷而新唐書志俱作三十卷蓋不并錄計之故與隋志異也宋王堯臣宗又總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皆作十卷與今本同則已亡其二十一卷矣乾隆時四庫館臣從宋重修廣韻及永樂大典載意林所引采拾姓氏一篇編為一卷惜未付聚珍板印行是編為大昕就匡謬正俗史記索隱通典通志容齋隨筆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文選李善注諸書所引摭摭而成均十卷外之所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

也孫志祖盧文弨又重加訂補雖未能盡復其舊然碎金斷璧固自可珍要亦嗜古者所不廢也惟宋唐慎微經史證類本草十四引風俗通云獬豸食稂蛟龍畏棟尚道未來入即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所引亦多失檢未收頗為漏略至原書三十卷篇各有名今自十篇之外書佚而篇名亡大昕據太平御覽續漢書五行志考得論數災異兩篇名其他固能詳也然考其頌校正風俗通義序云皇霸正失佩言禮過譽十聲通音紀典怪神山澤十篇之外其餘篇名之見于意林今本意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陰教曰辨惑惑曰析當曰怨度曰嘉號曰穢稱曰恃遇曰

姓氏曰諱篇、曰釋名、曰輯事、曰服狀、曰喪祭、曰宮室、曰市井、曰數紀、曰新泰、曰獄法、凡二十目、合之今存十篇、適得三十之數、與新舊唐志合、御覽所引論數、蓋即數紀篇、大昕據續漢五行志所增災異一目、則未必然也。

恒言錄六卷 嘉慶十年阮常生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案中國版圖遼濶、語言風俗、大抵隨時隨地而變、更三代以上、有方言、有音、其後蠻夷通道、侵入蠻語、五胡亂華、雜以胡言、迨用之日久、語言襲之行、文亦襲之、周秦諸子、史漢以後、至于南北各史、亦皆襲之、唐以來古文義法行、此等方言俚語、遂少見於文人紀載之書、然唐宋詩家、尚多有沿用之者、至說部傳奇雜劇、則襲用更多、而其辭之意義、固不能詳、且未有從而考其來曆者、大昕負高世之學、博及羣書、以物不知為恥、作為此書、凡常言俗語、皆著其所始、或考之於經、

或徵之於史、以及諸子百家、靡不旁搜博采、其例立一標題為綱、而備引諸書以證明之、凡分十九類、曰言語類、曰人身類、曰交際類、曰毀譽類、曰常語類、曰單字類、曰疊字類、曰親屬稱謂類、曰仕宦類、曰選舉類、曰法禁類、曰貨財類、曰俗儀類、曰居處器用類、曰飲食衣飾類、曰文翰類、曰方術類、曰成語類、曰俗諺、有出類、據極廣、故考證掌故、訂正音義者、亦錯出其間、集腋成裘、啟人神智、其蒐羅之勤、當與博洽之功、並重矣、屬稿已定、未經刊行、沒後、其仲子東塾舉以俾阮元、元因付其子常生校刊之、並與張鑑問加補注而為之序、稱自服虔通俗之文不傳、此道幾成絕

鄉音非大昕親克成之誠公論也

洪文惠年譜一卷 嘉慶丁卯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案适字景伯初名造字溫伯亦字景溫饒州鄱陽縣人皓之子以詞科起家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為時名臣未幾乞退起浙東安撫使奉祠卒謚文惠著有隸續隸釋盤洲集等書事蹟具宋史皓傳是譜乃大昕就其所著各書間參以咸淳臨安志會稽志四朝聞見錄宰輔編年錄諸書摭摭而成端木頌具簡而有法譜中适提舉洞霄在乾道四年官觀文殿學士非資政殿學士淳熙初元以資政奉祠洞霄者乃其弟遵也可以證朱彝尊洞

霄宮提舉題名記之誤又适子九人皆詳其官秩可以補宋史本傳之闕雖篇帙寥寥其有裨於考證固非淺鮮惟适工於儷偶其弟遵嘗舉所草張浚免相制王大寶致仕制浙東謝表生日詩詞謝啟諸聯載於容齋三筆者皆未按年采及殊為疎漏又适父皓薨於南雄在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後一日而秦檜亦死載於盤洲文集适自撰小傳及皓行述足訂宋史皓傳所稱檜死皓還之誤者亦未以考校殆其集傳世甚稀大昕或未之見耶至其餘所紀則大抵繁簡得中信而有徵不能以一節之謬棄其全書也

洪文敏年譜一卷 嘉慶十二年清研室金書

國朝錢大昕撰案適與其兄適遵承藉家學並撰詞科世有三洪之目其卒也適謚文安適謚文敏事蹟具宋史皓傳是譜亦大昕就適所著容齋五筆夷堅志二書參以繫年要錄玉海祠山事要諸書未輯而成顧其獨遺文安殊不可解王昶為大昕志墓江藩為大昕作記所載大昕著述均無適遵二譜之名而本書前後亦無序跋蓋其不甚關意草創促速故人不其知之且譜中所記不免小有抵牾如野處類稿二卷自序云甲戌之春云云竟係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年記

紹興二十四年三十二歲下檢稿中謁普照塔詩人有庚戌紀年上推則高宗建炎四年庚戌適僅八歲即其早慧能詩亦不應詩句中有重來寓目之語下推則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不應編及後來之詩且容齋三筆紀紹興十九年在福建貢院與葉晦叔所作詩正在甲戌之前而集中並未載蓋書西貢割取朱松年齋集首次二卷偽立書名以湊入名賢小集中非適自編之詩也大昕於所著養新錄中謂此集不出文敏之手又以稿中有呈元聲如愚起草三兄及懷舍弟逢年時歸墅原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為益可疑而于此譜忽又不白

別之何也然譜中所載乾道四年六月除大中大夫集賢殿修

撰宮觀及嘉泰二年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補闕正訛多足與宋史本傳參證學者取其長而棄其短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年記

國朝錢大昕撰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于明王世貞其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惟其無書不讀無學不通大而朝章掌故靡不熟悉小而詞典書畫靡不兼精則前後七子皆所不及而其忠孝傳家又足為儒林師表大昕既輯洪适與邁陸游王應麟四譜又以世貞一生出處備見于其四部稿中從而采摭事蹟分年詳載作為是譜井然有條咸可徵信頗不鄰于支蔓洵有功于先哲者矣門人李膺芸取而合刻於嘉興郡齋時嘉慶十二年膺芸正官嘉興知府也世貞與王錫爵同姓異望一為琅琊一為太原兩家世澤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

遠代有聞人大昕又嘗作有二王氏世系表膺芸跋稱列入春秋錄者今未之見蓋已佚矣國初以來諸儒以道德經術史地天算文字聲韻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大昕能兼其成觀其采輯五家年譜則其履歷於五家者深其與成之有緒概可見矣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精研經史尤嗜金石是編蒐羅金石文字始三代迄元計二千餘種經跋尾者八百六十餘篇當日每得二百餘篇門弟子輒為轉寫流布先後共成四集其再續三續兩集因無再字三字各於卷首行以下以利字貞字別之跋中考訂經史辨別小學旁及天算引據博瞻足資佐證固無愧於歐陽趙洪也惟後魏中岳嵩陽寺碑所稱之太后當是指臨朝稱制之宣武靈太后也高湛墓志銘孝靜詔語臨難殉軀奄從非命當是追敘其孤城獨守或受傷而歸之事也敬史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金石類

顯傷碑陰民望當是郡人著者之稱也齊董洪達造像銘惠流外華當是無外非天外也吾樂憂悲當是苦樂非吉樂也唐道因法師碑像書郡望書字者蓋其時能文而名不甚顯著故詳之也而通獨不書者則其時歐陽詢以法書名世人人知其郡望故題銜曰渤海縣開國男猶是襲父封爵故略之也濟度寺尼法願墓志法願為瑤女梁武帝六世孫不言六世而云六葉避太宗諱也凡斯之類皆不免疎于考核然卷帙既多均旁考諸書參證其得失偶爾疎漏勢使之然不足怪也蓋前人之失當者後人得而舉正之再後之笑人者方且日出而未有

已雖以朱子之先師、毛奇齡猶得以議其後、此聖門所以有後生
可畏之語也、大昕所著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文集、考證金石
者尚多、合而觀之、錢氏一家之學全矣、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 嘉慶十年 吳昌穀校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酷嗜金石文字、孳孳收集、因舉生平所閱
經史子集證其異同、考其得失、說諸心而所諸慮、著有跋尾、先
後編行、王昶金石萃編、至全引其文、以資考證、是編以家藏
拓本跋尾未及其半、因仿歐陽氏集古錄之例、統有跋無跋
者、以時代年月次序、合編為八卷、因時有增補、及身未經梓
行、至沒後、其婿瞿中溶許仲叔、始取以付刊、以見其搜羅之
富、與紀載之勤、惟跋尾所載、如唐開元十四年十一月銀青
光祿大夫口憲墓志、貞元十五年貞元無垢淨光塔銘、乾寧四

年正月升僊廟興功記、王夫人墓志四種、後周顯德六年七月
匡國軍節度使贈太尉白延遇碑、尊勝陀羅尼二種、吳越竹
林寺石幢一種、後蜀石經左傳殘字一種、宋龍興寺鑄金銅
像菩薩并蓋大悲閣序、熙寧四年十月張琬題名、又八年十
月米黻五言絕句、元祐七年顏魯公新廟記、元符己卯程
闕中等題名、海溪黃庭堅題名、紹興九年二月連南夫等題名、
淳熙間靳忠武王韓世忠碑、又戊午孟冬范至能題名、淳祐丁
未李良等題名、又辛亥仲春蔡杭題名、姑熟帖、留忠宣帖十
三種、金大定戊申孟冬馬丹陽滿庭芳及歸山操一種、元至元二

年三月濟南孟公神道碑、至大三年四月徽州路儒學指揮、延祐二年四月崑山州重建海寧禪寺記、又三年十二月廣州路銅漏壺題字、後至元元年中顧大夫竹溫台碑、又六年十月重新旌鑾聖像記、至正四年三月濟南郡宣懿公張安碑、又二十六年正月開平縣界石八種、皆不見於是目、蓋其隨時編定、取多而未已、往漏之失、斯不免耳、至其與考異標題偶異、如漢魯孝王刻石、祝其鄉墳壇刻字之類、年月互異、如漢中嶽太室神道石闕銘、唐晉祠銘之類、不勝縷舉、要其可為觀古之一助、學者參互讀之可也。

弱水集二十二卷 乾隆壬戌買克昌刻本

國朝屈復撰、復有楚辭新注、四庫全書集部楚辭類存目、此乃其所著詩集、其中樂府詠史諸作、生面別開、而古意盎然、五古則詞意渾勁、樸直近體、直接韋莊、不盡空響、而其論詩於賦比興之外、專以寄託為主、故其獨得之處、亦自不凡、平生喜詆訶杜甫、蓋其用功于杜者深、故能知其甘苦得失也、又嘗箋注李商隱詩集、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之間、而寄興清遠、能不掩其神韻、惟以性素迂僻、妄自尊大、又負其淵博、故為高論、時行或不暇檢點、貽議者以口實、故尊之者半、

毀之者亦半、平心而論、其詩本出于杜甫、而兼有李商隱之長、其春日秋日諸詩、可謂神韻兩得者、要不可厚非也、杭世駿詞科掌錄云、其流傳之詩、有不必為之題、如書中乾秋蝶、數十有不可通之句、素枚隨園詩話云、其專改削少陵、譬詆太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山左顧憲倫心不平、獨往求見、即問曰、足下詩有書中乾秋蝶二十首、此委巷小家子題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然慚、人以為快、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然偶爾遊戲、好逞才情、譬諸五都列肆、百貨具陳、真偽駢羅、良楮淆雜、而名材環寶、未嘗不錯出其中、

知其失則可矣。因而盡廢其集，則非通論也。且其評讀杜詩，世駿且手錄，以與王士禛並傳矣。其改削杜詩，枚以為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矣。是二人雖甚不滿於復，亦未嘗全以為非。且世駿錄其楊花七律三首於詞料餘話中，其寄託遙深，隱指同時應詔諸人而作胸襟之超曠，不得不目之為高人矣。

古今偽書考一卷 嘉慶乙丑知不足齋叢書

國朝姚際恒撰。際恒字立方，號首源，新安人。諸生，少折節讀書。毛奇齡頗歎服之。著有九經通論，不傳。是編取世所傳偽書，分經史子三類，而考證之。凡經類十九種，史類十三種，子類三十八種。又有真書雜以偽者，凡八種；有本非偽書，而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凡一種；有書非偽，而書名偽者，凡二種。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凡四種。子類中釋道二氏之書，累不及焉。集類中以別集，人難以偽。古集間有一二附並偽撰，不足稱數者，亦未之及。其今世不傳，與夫瑣細無多者，皆所

不錄。其有前人辨論精確者，悉載于前，以見其非出於私說。大氏取撮於馬端臨文獻通考、宋濂諸子辨、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諸書為多。研索參訂，頗有裨於考證。惟其中如關朗易傳，不引及陳師道後山談叢，何遜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所云阮逸嘗以偽撰之稿示蘇洵之語，定其出自逸手，殊嫌疎陋。又如孟子孫奭疏，出於宋邵武士人之手，朱子語錄云：蔡季通識其人，又云：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祇繞纏趙岐之說，至趙岐好用古事為比，疏多不得其根據。朱子所云，切中其失，亦失檢未收。又如飛燕外傳，聯類及於雜

東祕辛據沈德符啟軒判語知即楊慎所為作而以為王世貞撰又如思經下唐馬融所作誤以為漢馬融故定為偽書又如晉史乘是禱祀據王碑忠父集則吾行來應左國及諸子棠次為書所以補二書之闕非有心於作偽也凡此皆不免小有舛誤然讀書而不能辨別書之真偽必且誤入歧途是編精核者亦多固非絕無根據者雖其困於聞見未能廣搜博徵而辨偽之文應無專著叔始者難工踵事者易密未可慨以襲積譏之至列杜律虞注於子類則以不另立別集類故耳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謂其不明著書體例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錄類

李滄葦藏書目一卷嘉慶乙丑上禮居藏書

國朝李振宜撰振宜字詒分號滄葦秦興人順治丁亥進士授蘭溪令歷刑戶兩曹擢御史是編乃其家藏書目詳載宗元板刻以至抄本幾於無所漏略後附經解目錄即徐乾學所刊通志堂諸書也蓋振宜之書半得之汲古閣毛晉家半得之述古堂錢曾家合二家之藏宜其亦元本之室有矣其中某籍跋者錢收翁謙益也當時又禁森嚴故今跋而列其名案高誘注戰國策據汲古閣珍賞本書目所謂從解雲樓北宋本影寫者證之則當是北宋板之有謙益跋矣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錄類

其顛倒脫落舛謬滋多甚有因脫誤幾不知其為何書者固不厘編次無法也黃丕烈取而刊之不亦慎乎然丕烈跋稱今滄葦之書已散失殆盡而每從他處得之證諸此目若合符節方信藏書不可無目且書目不可不詳載何代之刻何時之鈔俾後人有所徵信也又稱向得汲古閣必本書目以為得未曾有業已付梓又稱李氏書半出錢氏而古書面目較諸錢氏所記更詳云云蓋以是目可與汲古述古兩目互證俾人人知其書之尚在人間與否及其授受源流固應相輔而行故借瞿中溶黃錫蕃兩家藏本互勘著其異同正其

訛脫並舉所藏所見者注其歸宿之地於各条下手寫刊行
刻板既成復加校補而附於後其用心可謂勤矣嗜古者何
可偏廢歟

藏書紀要一卷嘉慶辛未七禮居叢書本

國朝孫從添撰從添字慶增號石芝虞山人家多藏書有上
善堂書目行世其與過臨芬同編之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
凡於陳揆稽瑞樓書目者惜無傳本是編皆紀藏書之要凡
八則第一則曰購求第二則曰鑒別第三則曰鈔錄第四則
曰校雠第五則曰裝訂第六則曰編目第七則曰收藏第八
則曰曝書於購書藏書之道甚詳且備誠書林之座右箴非
真知篤好者不能得此中三昧也首有小引謂聖賢之道非
此不能考證數年以來或持彙以載所見或携篋以志所聞

念茲在茲幾成一老蠹魚矣蓋其寢饋有年故所論皆中肯
竅宜乎收藏家奉為枕中鴻寶也舊無刊板黃丕烈得於郡
中陳氏陳則得之全可塚家可據為檀之孫故此書本附於
文瑞樓書目之後者而顧修刻文瑞樓書目時何以遺此未
刻豈是時已歸諸陳氏而修未見歟陳稽瑞樓揆也然則是
編之得流傳固在於厯為藏書家所珍度矣丕烈刻之則
秘本不敢自私耳

文瑞樓書目十二卷 嘉慶辛未讀書齋叢書本

國朝金檀撰檀字星軺桐鄉人諸生後徙婁東又徙吳自幼嗜古精鑒藏篆文瑞樓以貯異書是編為其藏書總目依四部次序各分子目惟門類離合頗嫌未允如立古文騷賦四六尺牘四目於子類立字學詩韻二目各一種於小學家而并印篆法帖考書畫考三目同入子類其分隸諸書亦多未當如文心雕龍藝圃珠環之列入子書文廟考孔宅志東野志三遷志之列入儒家大氏全不師古強作解人然其於歷代名人諸集以朝代為後先視唐宋二志之標亂較為清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簿錄類

體例可云最善至於明人詩文集著錄頗富并詳其籍貫仕履頗有資於考證蓋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之例亦可謂能擇善而從者矣其從孫德輿以桐花館訂正之本屬鮑廷博刊行未成嘉慶辛未又以屬之顧修刻入讀書齋叢書前有楊燾述其緣起于卷首後有其曾孫錫鬯跋德輿亦富儲藏博雅好古者是此目之得以流傳實有賴於賢子孫之能表章先德也否則雖棟架縱橫琳琅滿目其不至名姓翳如者恐未必然耳檀著有高青邱詩集注箋釋精博見重士林蓋得力於家藏之書居多云

羣書拾補初編不分卷 乾隆庚戌抱經堂叢書本

國朝盧文弼撰文弼有儀禮注疏詳校已著錄文弼性喜校書自通籍以至歸田凡經傳子史以及說部詩文集一經披覽靡不丹黃即無善本可勘同異亦必釐正字畫而後快嗜之至老彌篤嘗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不虛也是編凡經八種史十四種子十二種集五種史內宋史藝文志補補遺金元藝文志二種則有書而總目不載蓋二編之書未及刊全故附初編以行書中易經注疏周易略例尚書注疏史通鹽鐵論新序說苑中鑒列子韓非子墨子風俗通新論潛虛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簿錄類

照集羣蘇州集元微之集白氏長慶集林和靖集十九種則或以宋本元本抄本明刊佳本名人校本道藏本就全部各為校正並補其遺其餘則或校正一二篇或補遺補脫補闕一二條惟禮記注疏則從宋本校正八篇風俗通後附逸文則取之錢大昕也大氏文弼家富儲藏校讐精審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他書即友朋後進之片言亦必擇善而從錢大昕序謂其奔藏則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未能因擇其最切要者併別條繫梓而行之歲闕補亡其嘉惠來學之心固非淺鮮惟宋史孝宗本紀脫第八葉云據元本補全而不

知田況傳亦有脫文未經補錄不過自來藏書家均誤以明朱英刊本為元本故祇知孝宗紀之有脫策而不知朱本於田傳固有脫文文昭所見恐亦朱本是則由於元本之布不能以疎漏責文昭也

墨緣彙觀錄六卷 元結乙亥年陸堂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自序題松泉老人伍崇權跋以文端由致有松泉老人之稱又以江賓谷昱亦稱松泉不能定其為誰撰考趙魏竹垞盒傳鈔書目載此書云安儀周撰又考楊以增檀書閣錄北宋本孟東野集云安岐字儀周麓村其號也亦號松泉老人天津人願所居曰沽水草堂學問宏通極精鑒賞收藏之富甲於海內著有墨緣彙觀亦一時博雅好古之士也則是錄為安岐所撰似可徵信矣錄中晉陸機平復帖下云此卷余得見於真定梁氏則梁相國清標也王羲之

袁生帖下云余得於松江王氏則王相國鴻緒也亦僧巨然雪圖下云乃太倉王煙客所藏後歸崑山徐氏憶甲午歲十二月余在吳門時久雪初霽顧維岳從玉峯携來與石谷同觀於吳江舟次明陸治松壑閒屋卷下云又一梅石水仙雙鴉圖水墨紙本精妙絕倫為余所收得張司寇得天見而愛之遂以為贈畫其昌山水方冊下云為王相國携至都門相國沒其孫挽人求售時余有捐工之役未得一見至今猶在夢寐又山水方冊下云外籤乃得天張文敏為余所題據其所紀則其時南時北而在江南之日為多且嘗奉手名流與

南北收藏家皆通聲氣。王石谷輩生於明崇禎五年。其在吳江舟次與岐觀巨然雪圖時。在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年已八十二歲。據是錄自序題乾隆壬戌。而序中有忽忽年及六十。回憶四十年所觀。恍然一夢等語。則作者當生於康熙二十二年。年祇三十二歲。苟非博雅好古。諸老何能與之周旋。楊鍾義雪橋詩話續編五云。安麓村善古詩。鑒賞古籍。不爽毫髮。頗為當代推重。幼曾嘗館於其家。法書名畫。相對品評。日為撫玩不置。安氏貽以端溪研。自麓村沒。所寶盡矣。幼魯錢唐符曾字也。觀此則岐圖一時雅人。故其評論書畫。具見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藝術類

有本原。自云有捐工之役。則亦非寒賤之士。有可斷言者矣。至鈕樹玉匯石日記。謂其為明珠家人。周芸皋內自訟齊文。集謂其為朝鮮人。書鹽於天津揚州。多富收藏。盡以歸國。素明珠富國。在康熙二十一年。後至二十七年。為郭琬劫敗。其時作者祇生五六齡。安有為人家人之理。檢陶樑紅豆書館書畫記。陳白陽古詩十九首卷。有朝鮮安氏圖書。安氏子靜鑒定。安氏小姝天序珍藏諸印。是朝鮮安氏。別有其人。樹玉所言。得之書賈錢聽默。其舉所言。不知來屑。蓋傳聞之辭。而論者不考。乃至証此雅人。亦云安矣。

金石錄補二十七卷。道光戊戌刻。下齊叢書本。

國朝葉奕苞撰。奕苞字九來。號二泉。一號半園。又號鳳雛。崑山人。諸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見擯歸。築半園居之。徜徉林壑。集秦漢以來金石博刻。參互證辨。細加錄釋。詳核為古所未有。是編凡古器物銘跋尾一卷。自夏大禹衡山碑迄阿呵達書跋尾二十三卷。集異一卷。傳疑一卷。裸記一卷。前有自序云。余少喜臨池。得墨碑百本。審其拓僣之勢。而知師承所自。妄欲搜訪隱僻。以補趙氏之遺。王子宛仲出其所藏二十種。種予舊蓄二十餘種。皆漢唐舊碣。為趙氏所未錄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石類

仿其例。作辨正跋語。以誌一時之見。嗣是有得。即續書之。後附凡例有云。漢碑自隸釋後。遺者絕少。予所錄不止補趙。且以補洪。三國六朝亦無幾。姑俟博訪。今觀其書。蒐採賾博。敘述詳明。洵足以補趙洪之闕。非自夸也。惟其中頗有考訂疎舛者。如漢鄧陽令曹全碑。雖後書黨錮傳。序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以上書。索市。案錮五族。與碑事相合。而全為鸞兄弟。傳無明文。碑亦只言遭同產弟憂。棄官。未云兄也。又漢孔子見老子畫像。孔子手已執雁。則不得又有一雁。蓋漢畫于石之空隙。皆以鳥獸填補。此亦同例也。孔子後捧冊而立者。

敬叔爲下一人則豎子耳孔子過周而不言見於何地碑狀
老子與孔子皆下車相對致敬則柱地若崩者必簪所謂擁
簪郊迎之禮也然其跋尾至四百四十餘通不能以一簪掩
其大體後附集異傳疑襟記三卷徵引精賅固嗜古者不可
少之書也至唐李白酒樓記後晉齋二跋號國公楊花臺銘
後絕廷傳一跋皆補是書之所未詳雖不知從何本闕入存
之亦有裨於研索也晉齋則仁和趙魏著有竹垞金石目
已著錄

十六長樂堂古器賦識攷四卷嘉慶元年刊本

國朝錢坫撰坫有說文解字斟詮已著錄是編凡商器七周
器二十二秦器一漢器八莽器七北魏器一隋器一唐器二
共四十九器分爲四卷其云幾寸幾分者用漢建初應虎銅
尺仿自曲阜孔氏也前有自序云念諸器物中有足證文字
之原流者有足辨經史之譌舛者皆有裨於學識因覓其稍
異見所藏弄者割爲一編鼎彝簋爵尊匜隨手記之不復次
第至於泉刀小品有可發明史書者載入否則不載魏晉至
唐時者並附焉蓋仿博古集古及薛尚功法帖諸書之例摹

其於製文字一一爲之考釋其於一物一器必經經據經據
史務令得其至當中扣周饗鈐彝尊周匕首秦金師比漢鴟
杖皆考據精密極爲賅洽至周太祝鼎釋爲爲祖罕二字
案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此鼎云禽字見薛氏款識
款識銘考周禮屬禽饁獸含奠祖禱乃甸祝之職而祝號之
事太祝頌之故曰太祝禽鼎此薦禽獸之鼎也而曰禽鼎者
周禮庖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鳥獸之內入之惜人則爲
乾豆此以新殺者薦之宗廟故實之鼎也吳式榮據古錄載
此鼎釋同吳大澂說文古籀補禽字亦引太祝禽鼎字

字又引王伐鄆侯鼎（金）云古文禽字皆以為禽是其明證。錢氏禽與亦載阮氏歟識禽字與此正同則不得釋為祖罕二字矣。周癸子彝釋（內）為子丙二字。案阮氏歟識載格伯簋（內）字吳榮光筠清館金編載格伯敦（內）字據古錄載格伯敦果（內）字果（內）字篆畫不同皆禹字之變體（內）即米字說文米部首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內）古文米又本部番獸足讀之番从米田象其掌頭番或从足从頃（內）古文番又攸部首云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尔雅曰狐狸貉貉醜其足頭其迹（內）今爾雅釋獸狸狐貉貉醜其足踏其跡

內按頭踏本字為番上為獸指爪下為獸掌合而成番而獸之迹為內是禹上从內从田皆取獸指爪獸掌為義疑禹字古文作為僅于此器中一見可實也禹谷地名山海經大荒北經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禹谷此或偶襲其名耳禹偶同聲通用據古錄釋禹（內）作偶蓋以其旁一為一字然偶谷禹谷實無異也漢魚豢洗釋（內）為二年二字非也案阮氏歟識載此洗釋同然本元年二字相聯貫以元字之下體為年字之上渚筆也漢鏡漢瓦漢碑文多有此例耳漢大泉五十范當釋為大富千萬漢吉祥通用語而釋為富人六

萬亦非也然百辟一駁究不害其宗旨他如周兮仲敦強為之說改釋為蓋亦賢知之過略其舛駁而取其賅瞻可也

沈花拜石軒鏡銘集錄二卷嘉慶二年刊本

國朝錢坫撰。坫少而穎敏，承其家學，有過人之資，精於考核。是編上卷載漢鏡十三，六朝回文鏡一下，卷載唐鏡九，漢鏡二，共二十五鏡，皆其所藏，并著其花紋銘識，而考釋之內，有漢八卦鏡、漢方諸葛鐵鏡、唐飛霜鏡、唐五岳四神鏡、唐雙屏鏡五種，但有花紋而無銘識，則以製造標奇存之，其體例與古器款識相同，而分為二書者，各以類聚也。昔朱文公不知十二相屬，起於何時，孫星衍曰：「若考漢鏡，則知之矣。」論衡抱朴書所言不誣也。則是編者固博古者所取證焉。江藩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金石類

學師承記、錢大昕傳、附載坫所撰諸書，未及古器款識，及是編，則以成書在後，或未之見歟。唐鑑學案稱：「大昕族子塘與其弟坫相切磋於聲音文字，皆有神解，則其考釋古器銘文，宜若可以徵信矣。」

史姓韻編六十四卷嘉慶元年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輝祖有元史本證已著錄，是編合廿四史列傳附傳之人，標姓彙錄，依韻分編，著其梗概，以資尋覽。其人而見二史三史者，分行注之，同姓名者，書其官籍別之，其連金元三史中，標名不著姓，及姓須譯改者，俱依韻另編為一卷，而以明史中名姓類三史者附焉。涪翁野王二老瞿硎先生之類，姓不可考者，別為佚姓一類，包旗張名佚而姓不可編，台州樵夫名姓俱佚，均附焉。釋老同異端也，道士有姓而沙門之姓不著，故以釋氏類之，男女宜有別也，故公主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類書類

女各以類編，而不以姓分，另為二卷，而殿於後，惟秦良玉獨編於姓，違史例也。蓋是編初始于鮑廷博，而踵成于輝祖，自謂所以備讀史者之稽檢，非為傳中人詳世系也。然其自序云：「編錄之時，遇其人勲節燦著，傳目雖不標名，亦必附載於篇。」儒林黨錮孝友傳序之所錄者，槩不敢遺，雖非為傳中人詳世系，而賢臣名將，或并其先人後裔，牽連及之，若外戚若權奸，往往亦附所自出，竊於是寓勸懲之意焉。則書中固有兼詳世系者矣。第就史傳姓名，排比聯貫之以韻，無深義也。自序又云：「顧時方有九史同姓名之錄，唐以後採錄稍詳而

南北史以前諸多漏佚，竟全史而益之，行有定書，庶幾俟諸異日乎。此亦自為解嘲之辭，要其書無大發明，較凌迪知萬姓統譜、旁及郡縣志書者，殊嫌搜羅未廣，無補實精神，正為是編道也。今以其行世已久，姑錄存之。

鑑止水齋集二十卷 嘉慶二十四年刊本

國朝許宗度撰。宗度字積卿，號周生，德清人。嘉慶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宗度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王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中，嘗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正大光明，澄清如止水，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因以名其集焉。是集一至八卷為古今體詩，多清婉之致，絕不類考據家言。九卷為詞，格調清深，饒多逸趣。十至十六卷為書序跋書後攷說記解，辨原釋議雜說論，可以考見學術，皆精金之言。其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十七至十九卷為傳碑墓

表志銘行狀哀辭祭文贊敘事有法，意簡而明。二十卷為賦及駢體文，詞華典贍，本足擅長。其文雖不多，要皆別具神識，異乎他人之累牘連篇。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深於古文，本之於宋之南豐明之遵嚴，理實而氣空，學充而辭達者，非阿好也。案嘉慶己未會榜得人之盛，論者比如鴻博大科，是科朱珪充正總裁，副之者劉權之、文寧及阮元也。珪曰：是科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鼎等，兼之者其許宗度乎。其為當代推重如此，惟其好用古地名官名，以文具雅飭，尤好與人辨難，並詆譏當時崇尚漢儒者之

非而又好與鄭學為難。乃阮元為之傳。謂其能持漢宋之平。豈公道哉。至其寄答陳恭甫同年書。謂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當不遠追三代。蓋欲文其舍漢儒之訓詁。而轉有取於宋明人之說之陋。不得謂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者矣。然其持論。雖不可以為訓。其集則固可以不朽也。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載其自譚。挽聯云。月白風清。其有意。斗量車載。已無名。是能了然於去來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

戴簡恪公遺集八卷道光丙午浙江刊本

國朝戴敦元撰。敦元字士旋。號金溪。開化人。乾隆癸丑進士。曆官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簡恪。事蹟具國史本傳。是集為其門人吳鍾駿屬胡次瑤所編。刻一至五卷。古今體詩。六卷。集蘇句一百七十三首。七八兩卷。詩餘。吳振棫杭郡詩輯續。稱其奉諱南旋。與郡之錢孝廉詩曾。倪秀才稻孫。李布衣堂。王丹生槐。及吳興嚴修能。元照。結吟社于秋鴻館。服官之日。則一意政事。斷絕詩酒。決獄明允。朝野欽服。潘詒樸別傳稱其平生惟喜讀書。居京師。部事畢。歸坐一室。窺其室。積塵

漠漠。坐臥處皆亂書。無完軸者。陳康祺郎潛紀聞。稱其官司冠日。朝士呼為破敗書厨。以公萬卷羅胸。而麤服敝車。外觀極寒儉也。蓋其姿稟殊絕。讀破萬卷。偶爾託之詩歌。書卷之氣。溢于楮墨。當時與許宗度俱號醇儒。宗度之學。自經史詩詞而外。小學術醫方。梵夾靡不涉獵。敦元樸學。專工注疏。詩詞非其所習。故不及宗度之格調清深。才華富贍。而春容和雅。風澗乎盛世之音。與宗度亦各擅其長焉。其廉潔自持。曆官復有惠政。所至有聲。自少至老。不計得失。亦竟無得失。過人脫略。人信其簡樸。無有訾謗之者。雖不以詞章名世。斯

亦足以傳矣詩以人重敦元之謂也

亡未詞科錄十三卷嘉慶十二年刊本

國朝秦瀛撰瀛字凌滄一字小峴晚號遂庵無錫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至刑部右侍郎是編皆紀康熙己未鴻博特科所徵士諸人傳略也卷首為論及部議卷一為紀事卷二至卷八為傳略卷九至卷十二為叢話蓋據李集鶴徵錄而益廣之間有攷證附以案語錄中諸人志傳墓名有可考者悉行載入其所著書有採入四庫全書提要者載於志傳墓名之前其他遺文軼事靡不搜錄復據全祖望詞科撫言增所未備旁徵博引條理井然至章貞董俞崇恩等俱未與試

鶴徵錄入之與試之列又如黃宗義魏禧并未薦薦鶴徵錄入之患病行催不到之列皆照原目並附案語辨之又此編辭不就者顧炎武等十二人後期未試者方象瑣一人舉不及期者姜宸英一人補遺辭薦不就者周容錢肅潤二人則皆鶴徵錄所無也其書賅備詳明洵詞科之鉅觀足備昇平之佳話者矣朱彝尊嘗謂同時薦舉諸人皆著作之才不可無傳蓋其遇者事功文章固在人耳目間不遇者亦皆蘊積非常得人之盛為曠代所未有於是以見聖治昌明非徒備故家文獻已也是科主試者四人葉方霽居其一鶴徵錄引

某說謂奕苞才名出方霽上方霽忌之仰不入第是編叢話引二磯山人筆記力辨其無此事書中亦未采及某說紀事慎重信有卓見不獨援引博洽為足稱也宜乎法式善稱其以辨晰勝矣

海少集三卷乾隆辛巳鮑廷博刊本

國朝屬鴉撰鴉有遠史拾遺四庫全書已著錄鴉詩於王士禛朱彝尊兩家外能獨闢畦徑自成一家當時湯右曾杭大宗全祖望靡不推服之曾自編刻其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詩詞為二十卷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之提要稱其吐屬嫺雅有修潔自喜之致絕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蓋鴉博聞強記早入揚州馬曰璐曰琯兄弟小玲瓏山館詩社盡讀所藏秘書故見之於詩皆領異標新令人傾倒四庫全書收國朝人集最嚴惟鴉與沈彤果堂集並載可以知其去取之意矣

是集即游仙詩三百首其曰海少集者蓋有取乎楊修悔其少作之語以名其集也曰游仙詩者則游思嚶語雜以感慨湯顯祖所謂事之所無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前有康熙癸巳自序則成書在其自編樊榭山房集之前一年以少作未編入全集而別行故又名集外詩也其詩語帶煙霞有雲愁海思之遺所謂雲雜仙心者矣其詩康熙庚寅成百首為杭大宗持去序而板行之癸巳復續二百首藏篋行中乾隆辛巳其子志黼以付鮑廷博鐫板傳之而跋於後王昶蒲褐山房詩話云樊榭下世葬於西溪王家塢因無子嗣不父化為

榛莽後四十餘年何君春渚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樊榭及
 桓人月上栗生在焉取歸偕同人送武林門外牙灣黃山谷
 祠掃洒一室以供之予為題其楹李方湛蔣炯陶梁諸子皆
 有詩詞記之考錢大昕疑年錄鶚卒於乾隆十八年癸酉是
 集刻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鶚不獨有子且能傳其先澤和
 選湖海詩文傳頗能搜集掌故此則考訂之未審未免失言
 矣特不知鶚之栗主何以在西溪田舍間豈志翻早沒而無
 子嗣耶陳鴻壽亦刻有是集前有引云此集為游仙詩三百
 首其託意不可知聞舊有董浦先生一序亦未之見此本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郡人所傳鈔者亟為梓而傳之云無鶚自序卷上後癸巳暮
 春自題及西溪漁者自題七絕二首又卷下首再續游仙詩
 百首自序則非傳鈔是本矣但據鴻壽跋竟不知鶚子已刻
 于前以同鄉共里之人事止越四十餘年之久而竟茫然不
 知何也豈當時印行不多流布未廣歟然相以未見此書不
 知其有于鴻壽以未見此本不知其託意則不獨其詩之足
 傳亦有裨於掌故錄而存之所繫豈淺鮮哉四庫未收亦未
 存目蓋未之見也

南園詩選二卷

袁枚刊隨園全集附刻本

國朝何士顥撰士顥字南園諸生張維屏聽國朝詩
 人徵略云江南江都人符保森正雅集云江蘇江甯
 人考王豫羣雅集袁簡齋大令云金陵有兩詩人
 一為陳古漁一為何南園陳詩矯健何詩清婉則其
 確是江甯非江都維屏誤矣是集為袁枚所刻板
 歲隨園故附行于枚全集之後其詩主性靈與
 枚派相近而又與之交好故枚數數稱之詩話中
 亦錄其詩頗多惟其以處館為生頗有貧士依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之苦無暇博覽羣籍于學力則有餘于才華未
 免稍弱耳至枚稱其書因補讀隨時展詩為留
 則盡數鈔之句則與張啟人之書為重翻多折
 角詩因待酌暫存雙者同一旨趣似不若其
 望晴一首云風都有意收殘暑雲尚多情戀
 太陽莫怪人間無易事一晴天日費商量未
 經前人道過之有餘味也

學古集四卷詩論一卷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宋大樽撰大樽字左彝號茗香仁和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官國子監助教其詩初刻有牧牛村舍外集罕傳于世皆少作也是集乃其手定之稿猶子純熙刻之篇什雖少皆其菁華蓋自擇自詩甘苦自知得失亦自知較之選家各有偏嗜者固自不同也龔自珍三別好詩一吳駿公梅村集一方百川時文一宗左彝學古集其題學古集云忽作泠然水悲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幾席鄉前輩雲鬼靈山獨此聲其推重大樽可云備至吳錫麒序稱其化去遺篋存詩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曰學古集凡擬古歌謠為雜體一卷擬漢魏六朝為五言古詩一卷擬太白為七言古詩一卷擬王孟諸家為五言今體詩一卷式之以古畫之以今鑒別精純粹然不雜可謂善矣則其目與古作者相剽切日以古作者自期許故格高調雅馳騁於漢唐之間自寫胸情掃淨一切極其言外之趣而得乎象外之神由其自放於山水之間類乎古之逸人浪仙起舉塵埃之表人品已變而高詩亦與之俱變耳原其所以變則集中固自言之矣詩論一卷語多沈著而尤有警切可以教人者大都深造之言可謂能發風人肯綮也已

海門詩鈔十三卷嘉慶戊午刻本

國朝李符清撰符清字仲節號載園廣東合浦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開州知州是集編年而不分體首為翁方綱法式善洪亮吉張問陶趙希璜宋湘馮敏昌諸人題辭紫嶺南自梁佩蘭陳恭尹屈大均三家後風雅寥寥士大夫薰習矚膏所為詩文恒不脫儉父之氣符清受詩法於方綱力追正始于是以詩雄于粵中而為當代詩人所推譽矣葉德輝郎園讀書志稱其七古七律獨擅勝場七古學杜波瀾老成一篇之中字斟句酌無不穩固之韻七律首尾一氣銜貫化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對偶之迹筆如轉圜意態極新或不能求新則于句法中研煉精純以避甜熟之習全詩律體功力較七古尤深皆慘澹經營而作也五七絕皆直起直落有水到渠成之妙似又有得于東坡遺山者誠定論也集中五十初度詩在庚申六月以後庚申為嘉慶五年則其生當在乾隆十六年辛未是集始丙申為乾隆四十一年終壬戌為嘉慶七年則自二十六歲至五十二歲之詩也觀集中鬱林遇雨可見其自有肺腸衡山道中則全本唐音漢江東風一夜吹微雨岸草萋萋綠到船則佳景佳興宜其于粵派中能獨樹一幟雖繁簡之才

思敏捷亦難與之抗手矣。張晉曾仿王士禛漁洋精華錄之例，選刻其詩三卷于吳門。然選者各具手眼，讀之殊不厭人意，故置彼錄此焉。

教經堂詩集十二卷 原刻本

國朝徐書受撰。書受字尚之，武進監生。由四庫館議敘，曆官南台知縣。此集皆編年為次，始於丁亥迄於癸丑，凡二十七年之作。其紀年皆用朔雅歲陽歲陰之名，從古例也。首有八十二歲叟秉枚序。棠姚鼐志枚墓，枚卒於嘉慶二年，年八十二歲，則此集當在嘉慶二年以前。癸丑為乾隆五十八年，丁亥則乾隆三十二年矣。又有杜玉林序，稱其錄詩斷自年十七時始，則其生當在乾隆十六年辛未。雖集中未經紀號，固可推索得之也。畢沅選吳會英才集，錢維城編刻毗陵七子

詩，書受其一也。書受為學人曾孫，學有根柢，與同里趙懷玉、楊倫齊名。集中古今諸體皆斂才就範，氣清詞腴，中以貧愁、恆有四方之役、其羈旅道塗所作、牢愁激楚枚序謂其少絃外之音、味外之味、沅序謂其悱惻纏綿、意由心發、孫兆桂花殘錄詩話謂其近體餘麗、頗似漁洋、五古詠諧、不讓子才、皆就其少年所作而論。集中幾經刪汰，成為一色筆墨，故與諸家所評不甚相似。而其有才不矜、仍不掩其筆舌之妙，學有功候與盛錦之詩律謹嚴者，所造固不自同也。陳文述舒位戲撰乾嘉詩壇點將錄，以水滸傳錦、毛虎配錦，而以書受副。

之併為一談以詩論未免擬於不倫或者其以人論乎

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明萬曆甲寅楊鶴序刊本

明董復表編前集三十卷四庫全書傳記類存目提要云皆採掇王世貞文集說部中有闕朝野記載者哀合成編非集非史四庫中無類可歸約略近似姑存其目於傳記中實則古無此例也蓋其所收祇前集而無後集如援著錄通志之例則當入之別史如援弇山堂別集之例則當入之雜史何謂無類可歸殆未見全書為此臆斷之辭不足信也是書初名明野史棠一百卷明史藝文志雜史類載之下注稱萬曆中董復表棠纂諸集為弇州史料者則梓行時所改名而後

集俱非史傳體故別出之不以亂前集也復表以當時史學之富無論世貞置之詩文集中反為所掩其他傳錄又以避忌祕之因揭出與諸秘錄棠為此書前集凡表序二卷考志十六卷世家四卷傳八卷共三十卷後集凡傳八卷志狀碑表故實十三卷序記一卷吳往哲像贊四卷碑板雜記一卷刻記題跋一卷章疏議策二卷國朝叢記六卷筆記二卷脈不脈錄一卷序說一卷皇明三述二十卷史乘考誤十卷共七十卷總為百卷然祇抄撮之錄無所考證特世貞弇山堂別集于朝章典故敘述詳明足補有明累朝實錄之闕漏是

集則皆明時諸人本傳及碑銘狀表，均有裨于掌故，可供讀史者之參稽。後之修史者，就而增損成帙，則當較旁搜野史，裨官所述為可徵信。其曰史料者，可以知其命意之所在矣。至皇明三述，即盛事述、異典述、奇事述也。與史表攷誤，則均別集中所有耳。胡維霖墨池浪語，幾是書竟以為出于世貞手定，而忘其為他人所編，信口雌黃，不自知其持論之輕率矣。

安祿山事迹三卷 觀古堂刻本

唐姚汝能撰。其始末未詳。據卷首標題，則是曾官華陰縣尉也。唐書藝文志雜史類載此書三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同。唯汝能作汝龍稍異，而皆不言為何許人。其里貫不可考矣。是書敘祿山始生，至僭號被殺，並及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較正史紀述為詳。分綱列目，皆有論議。惜前後無序跋，不知作于何時。司馬光通鑑考異、韋嗣唐書、歐宗新唐、顧采其說雖微有異同，而無大出入。惟光纂考異所採有幸蜀記、天寶亂離記、河洛春秋、荊門紀亂諸書，則其異同蓋參合各有所據也。顧幸蜀記等書，今皆不傳。惟此尚是唐人舊帙，固考古者所當取證矣。四庫全書未收，亦未存目。阮元亦未進呈。光緒甲辰，繆荃孫得鮑廷博藏本，以蔡思復藏抄本校其訛繆，復據新舊唐書通鑑所采者為校記一卷附焉。葉德輝據以編刻于唐人小說六種中。此本是也。考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據阮元知不足齋鮑君傳，廷博曾命其子士恭由浙江進呈書籍六百餘種。何以當時獨遺此書，豈以其訛誤過多，非善本歟。

繪圖列女傳十六卷知不足齋藏板印行本

明汪某撰佚其名新安人前有汪庚序謂為道昆作庚歛人為道昆鄉里後進其言必有據也道昆名在後五子中最髙自標置以博詞壽張居正父七十見稱于時由是名大起後官兵部左侍郎與王世貞有兩司馬之目事蹟具明史文苑列傳附世貞傳書中稱引太函即道昆之集名也是編明史藝文志不載道昆本傳亦未言及前後無刻書時序跋以道昆萬曆丙戌所刻宏明集廣宏明集字體證之殆亦萬曆中刻矣書中紀年止于萬曆癸酉則在癸酉以後也其書以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傳記類

高皇后謂劉向列女傳宜加討論儒臣承詔輯為三卷者其書世罕得見因增輯為是編其紀述近事則歛郡為多而一郡之中又以程氏汪氏為獨多於向之本書去其頌義而繫以己說於向之輕信者正之善而未盡者推論之并刪去壁一門自有虞二妃以迄明之熊烈女凡三百十二則不分門目而以時代為次雖變亂大書條理尚為井然文亦與雅可喜仇英各為補圖於前卷首大題下不具撰人名而有仇十洲補圖五字十洲名英字實父太倉人移居吳郡善畫人物鳥獸山水樓臺之類秀雅鮮麗尤工士女神采生動為明時

工筆之傑是書圖書精美剞劂極工未及印行鮑廷博購得舊板倩盧文弨汪庚等序行之時乾隆四十四年孟夏也至增輯者之名則不知誰何所刊去文弨亦嘗備考之而卒未得姑從闕疑可矣然明志明傳之不載者則以刻成未印世未見之不能因此遂疑為非道昆所撰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傳記類

楊太貞外傳二卷 魏古堂刻本

宋樂史撰。史有廣卓異記、四庫全書傳記類存目，是編採輯
津陽門詩、長恨傳、開元天寶遺事、幸蜀記、諸書而成。敘楊妃
事迹，迄孝明之崩，作於太平興國年間。其時南唐周后入朝，
西蜀花蕊內侍，其著是編，殆有深意存焉。非徒拾楊妃之故
事，且懲禍階已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傳記類、楊貴妃外傳
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同，而祇一卷。惟范成大石湖集
所載題名及卷數均與此同。則當時所見本互異耳。史以博
覽見稱，精于考核，又直史館，多見祕書，且其時去唐未遠，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紀為得其真，故歐宋修唐書，頗取資于此。在當時固以信史
目之矣。然有與正史互異者，如武惠妃之卒，歐宋據實錄紀
年云在開元二十四載，此傳則以為在開元二十一年。又元
琰妻李氏本贈梁國夫人，此傳則作梁國，而後文有世重封
梁國夫人之語，其誤可知。蓋唐時封號多以族望，梁國為李
姓十二望之一耳。然如封元琰濟陰太守，及陳倉縣令薛景
仙追號國夫人之類，則歐宋略而不載，此傳頗詳。雖間有疎
失，或者傳寫之訛，要其裨益闕遺，實可資史家之考證也。咸
豐中胡珽曾以活字排印，在琳琅秘室叢書第五集中印行。

不多。值粵匪之亂，板亦散失，故傳本極希。此為葉德輝從明
顧元慶四十家小說本重刊，所以存天寶之佚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奉天錄不分卷 龍萬育教文閣刻本

唐趙元一撰元一始末未詳所紀德宗平朱泚事自建中四年十月泚涇原叛命起至興元元年七月克復神都止雖前後不及一年而紀月繁日始末俱詳自序雖不具年月然稱德宗為皇帝蓋即作於其時也書中於忠臣義士身死王事者咸悉載之其承危伺隙與時浮沈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其志懷問鼎者不使漏網直筆直言無矯無安每段多用儷語形容之又引詩書語贊之於敘事之中間以論斷深得左史遺意繆荃孫疑其為渾瑊幕僚同在圍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小說類

之中故紀載推重詳於他人雖出於揣擬之辭然是書所紀事蹟出於正史外者頗多咸足以資博覽雖間有詳略不同要可彼此互證似非僅據傳述者筆之或曾目擊果如荃孫所言也惟中間有所失者如朱滔自王號冀而以為燕嗣滕王湛然從元宗入蜀在天寶十五年而以為預建中是役盧杞貶新州司馬而以為夷州皆與史不合未免言之未審其紀駕次駱谷誤入別徑忽見蘭若則涉于神怪或有不實其紀號朱泚為熱熱堯舜號希烈為當年桀紂而未及源休號希烈則所錄尚有未詳然新唐書本紀及朱泚李希烈

哥舒曜傳採用其說頗多則所紀雖薰蕕相參究非鑿空妄說者也且其紀渾瑊埋伏漢谷事漢谷近奉天城下新唐書未入朱泚傳以為長安又如劉洽白塔戰事紀步卒極少

清與洽問答甚詳亦未入李希烈傳以為洽少不利不聽少清引還可以正歐宗之誤加竄改在歐史未出以前與既出之後於史學要不為無助也新唐書藝文志宋王堯臣崇文總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皆載其名自後藏書家罕見著錄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唐字韻錄出未及進呈徐松得其稿以付龍萬育刊行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小說類

此本是也後秦恩復又從萬育本以其書載然四段似即原書四卷遂據唐宗志分為四卷兩次校刻之一在嘉慶末年一在道光三年也兩本字句有互異者則以道光所刻曾以常熟張氏本參校故耳萬育本書眉上有校語多以新舊唐書通鑑等互勘出於孫爾準手頗足以資考索秦本所無也故以此本著錄焉按是書唐志陳錄入雜史類宋志入傳記類然其書實小說體與安祿山事蹟平巢事蹟相類四庫全書總目新唐書提要謂其蒐及小說正謂此類書耳

唐人小說六種九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編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刻凡明皇十七事一卷唐李德裕撰即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之次柳氏舊聞也一楊太真外傳二卷宋樂史撰一梅妃傳一卷一李林甫外傳一卷均無撰人一高力士外傳一卷唐郭湜撰一安祿山事蹟三卷唐姚汝能撰前五種用顧元慶四十家文房小說本重刊後一種用繆荃孫雲自在龕叢書本並原刻校勘記附之明皇十七事後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條及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為兆庶祈福一條均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慶本所無則德輝從明人所刻五朝小說本補入又據以撰考異一卷附焉至陶九成說郭中次柳氏舊聞與明皇十七事分目重出兩本字句殊有異同德輝則以說郭原本久已失傳今世所行為陶珽重編之本故於其異處即顯然訛誤亦但校記以存其真不至失古本涯略無竄改之弊尤為有識而其所採六書於明皇召亂之故一覽可以全知最便讀史者之考鏡洵其為新舊唐書所取資間有可資互證者耶今分著於錄而存其總名於此以備好古者校刻古書仿此行之固亦讀書之快事也

蕺圃先生年譜二卷 光緒丁酉江氏刊本

國朝江標撰標字運報號萱圃一號師範一號管諒元和人光緒戊子進士官至湖南提學使是譜詳敘黃丕烈校書刻書以及所作祭書得書諸圖編年繫月頗可考見其著作年月之前後為大旨以士禮居題跋記蘇州府志獨學廬稿諸書所紀編次成帙間附按語加以考訂首附丕烈六十三歲像則從丕烈魚元機詩思圖題詞冊中重撫刻入者也丕烈藏書之富甲於吳中其收宗本書自乾隆五十七年大戴禮記始是時丕烈年三十歲其編求古居宗本書目則在嘉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年記類

十七年是時年五十歲計二十年之中所獲宗本書至一百八十餘種時當國家累葉承平處吳中文化最盛之鄉故其收藏美富而又獨具卓識鑒別不差毫釐阮元嘗曰今宗本書無黃氏鑒藏印者終若闕然可疑洪亮吉別藏書家為五等而列丕烈於賞鑒家其為通儒碩學所推重如此同時如袁廷檣顧廣圻孫星衍吳騫錢大昕鮑博皆以藏書名借輒運報使者無一日之間絕流風餘韻傳為藝林美談觀譜中所載其踪蹟固可攷見而丕烈之無日不以題跋諸書為事亦足覘其學行之所鍾矣惟丕烈自號見其諸書題跋者尚

有承之復翁獨樹龜巢老人小千頃堂主人諸名譜中
道未編入又王烈之卒考瞿中溶自訂年譜云八月赴蘇掃
墓知黃薊園於十三日作古往哭之是譜祇知其卒在道光
五年八月十八日之前七月二十六日之後亦失之疎漏然
考百宗遺聞者固當以是譜資參證矣

水經注箋四十卷明萬曆乙卯刊本

明朱謀猷撰謀猷有周易象通四庫全書易類存目鄭道元水
經注徵引極為博瞻惟以傳寫既久譌誤相仍經注混淆為
世詬病是書為鄭注尋源求隱頗為淹貫雖不能盡復舊觀
然鈎稽考證之功固未可沒也其書為孫汝澄李克家所同
纂李長庚刊行之書中校改之字與宋本合者或署己說或
署汝澄說或署克家說則未免不脫明人標榜之習耳又如
穀水又東逕土峭北所謂二峭也案春秋正義俗呼為土峭
石峭其阨道在兩峭之間汝澄以土峭為西峭之誤則讀書

猶未徧耳又如所據為吳增古今逸史本而以宋本黃姬水
本校注於下無異重編吳本亦失未審耳然其有功鄭注又
實親見宋本馮班稱其精審之至楊守敬稱其開闢叢殘多
往利疎皆定論也四庫全書著錄永樂大典本提要稱自明
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猷所校盛行於世而舛繆亦復相仍
今以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條參校頃還舊觀云其書為戴
震一手所校其中校改之處多與趙一清注本相同故世有
戴竊趙注之說所引宋本又與是書大半相同殆其又經竊
也因掠其美恐其書傳世後人得以比勘其是非欲其湮沒

無聞使後人少得贗證故並存目而不載實無解於人言因有大典藏身使後人無從定其罪案然提要既云以大典本參校朱書則不得誣為未明矣又云朱謀垕所校盛行於世則當時傳本必多其為贗棄錄有可斷言者也錄而存之亦足以考見四庫去取之旨焉

開有益齋讀書志六卷續一卷 光緒庚辰翁氏刊本

國朝朱緒曾撰緒曾字述之上元人道光壬午舉人累官浙江秀水孝豐知縣有循聲好讀書藏書甲於江浙後載歸金陵佚於粵匪之亂是編皆紀其家藏書籍仿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例撮書中大旨疏其崖略而精核過之蓋其於書無所不覽言成典則以表微扶佚為先大而經訓儒術典章法制次者亦多識往行前言為徵文考獻之資旁涉校讐亦多精審深有得於目錄家之原也惟其中間有考訂未審者如分門古今類事謂為宋如璋之父所著案四川通志進士表

載如璋眉州人崇寧五年進士是書成于乾道五年己丑上距崇寧五年六十三年即如璋早達亦在八十歲以外據其書卷八先大夫龍泉夢記云如璋不才虛服靈夢誠不敢忘謹鏡于石以報神貺政和七年三月日宗如璋記明為如璋自記其夢之辭標題稱先大夫則子述其父之辭也其後蒲教授荆山夢記即採蒲成臨之文同則非如璋之父所纂乃如璋之子作緒曾誤矣又如自堂存稿謂自堂乃回之所從受詩法其年必長於回今自堂集中與劉須溪鄧中齋徐子蒼謝疊山倡和無一字與回相往來蓋回以嚴州降元大節

已虧故回屢借自堂為引重而杰鄙回之為人也案拾經樓題識載宋刊足本中有和回之詩緒曾所藏為館臣從永樂大典輯錄而成固非其全而為此測度之辭不足信也然分門古今類事載於宋史藝文志十項堂書目補宋者均不知作者為何人自堂存稿則足本久亡多未見不能以疎漏譏之矣錢泰吉曝書雜記朱述之藏書所紀有宋刻胡穉增廣箋注簡齋詩集為此志所無殆其書在金陵已付劫灰歟劉壽曾跋載其子崇暉之言曰咸豐癸丑粵寇陷江甯先君子方官浙中慨收藏之灰燼因取旅次所存數十篋日夕關覽

開有益齋金石文字記一卷續一卷乾隆六年附刻讀書志後本國朝朱緒曾撰上至魏曹真碑下至國朝錢文端書耕織圖詩凡二十九種後海寧州戰志一篇則得自沈師濟因讀書志已刊成無可補綴故附于此也緒曾有開有益齋集未分卷數咸豐辛酉冬失于粵匪之亂王福祥從甯波得其讀書讀金石諸序跋以致其子桂模別題今名囑劉壽曾依類非比而刊梓之然不過全集三之一此又讀書志三之一耳其書以金石之文推證史傳尚為精密雖未全載碑文而舉凡與史傳有關者靡不徵引加以考訂惟天發神讖碑即吳天璽紀功碑亦名三段碑考吳志及許嵩建康實錄皆謂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四寸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功德云又考碑後另石有宋元祐六年胡宗師題云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於土竊疑以為天璽元年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觀之果耳因輦置潛臺後園籌思亭云則紀功碑因石斷為三故俗稱三段碑又以碑中有天發神讖文字一行故又取以名其碑緒曾謂紀功碑與三段石為二又不能定其即為天發神讖碑未免失之疎舛耳續

記載東林寺題名宗仁宗賜呂夷簡題書石刻。他來峯韓新
王題名三種雖篇帙寥寥皆與史傳有亦足以旁資參證也。

百宗一廬賦注一卷嘉慶乙丑士禮居刊本

國朝顧廣圻撰黃丕烈注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蘋元和
人乾隆乙卯補博士弟子員丕烈字紹武號篋圃一號篋夫
乾隆戊申舉人是書為丕烈嘉慶壬戌遷居縣橋時構專室
貯所有宋槧本書百餘種顧範顏其室曰百宗一廬凡完帙
與殘本皆在焉屬廣圻為之賦而自注之於嘉慶乙丑手寫
刊行蓋自明豐坊為華夏作真賞齋賦敘錄所藏書畫書籍
金玉古玩之屬本前人大招七發之意而實之為文賦中之
變體是書則又本真賞齋賦而略變其例以專載宋本書為

事者也書中於宋本之行款字數以及其本之優劣曾為某
氏舊藏原原本本靡不縷列固研求目錄板本學者不可少
之書也其稱倭宋主人則丕烈自名也曰思適居士則廣圻
有取于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之語以自號也

求古居宗本書目一卷觀古堂刻本

國朝黃丕烈撰乾嘉以來藏書家當以丕烈為一大宗嘗欲輯為所見古書錄分宋槧元槧毛鈔舊鈔雜舊刻五類惜散佚不傳平時每得奇書往往繪圖徵詩頗極一時之盛蓋自毛晉錢謙益崇尚宋元動誇秘笈丕烈繼而集其大成先以所得宋本書百餘種於嘉慶九年屬顧廣圻為百宋一廬賦自注刊行復于十七年並續得之宋本編為是目雖殘帙亦載焉據其自題云百宋一廬賦後所收俱登此目內有賦載而已易出者茲目不列而目中見于賦載者約居其半則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目錄類

題之語殆未必然也惟目中所載至一百八十七種之多後于作賦且七年宜所得倍于前矣訪百宋遺聞者此其淵藪也書向無刻本葉德輝得吳大徵藏詳致目有賦無者七十五種賦有目無者十一種樓舉於後屬雷愷手寫而刊行之目中諸書或經繙刻或散於南北收藏家琳琅神架無非丕烈吉光片羽之留遺其一生精力所聚百年後猶使考古之士得以按籍而誌其遺聞書以人傳人亦以書傳矣

蕙圃藏書題識十卷繆荃孫編刻本

國朝黃丕烈撰丕烈在嘉道間為吳中藏書家其書多得之毛氏汲古閣錢氏絳雲樓王氏孝慈堂而他姓名本亦間出焉是編皆載其所藏之書手所題識於板本之後凡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微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非惟好之實能讀之也至其兼及藏書印記先輩佚聞亦莫不精審確鑿蓋其實事求是蒐亡剔隱一言一句鑒別古人所未到而筆諸書既非如直齋之解題又非如數求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目錄類

骨董能於書目中別開一派雖文筆頗多蕪累而溯古侏宋之趣時流露于行間宜其題記藏印之書至今為人珍重也惟其於汲古閣本說文不知一再剗改致亥豕傳訛者為毛晉之子辰珠為疎漏又如梁公九諫跋不知賜書樓之為明葉盛藏御書之處又如草莽私乘跋不知江上李如一之為賈之後以字行即得月樓主人也又如北山小集跋不知黃氏淮東書院之為黃琳為金陵收藏家之表表者皆失之未審然其聞見既博辨別尤精但以板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百醇一駁固不必求全責備于丕烈也至顧氏家訓與

續訓應連不連揭文安文粹不應列入陶杜詩選後一跋誤
列紹興古器評下則編者之過也其他訛謬尚多王大陸舉
正之編入續錄讀者參互觀之可也

堯圃藏書題識續錄四卷雜著一卷 王氏刊本

國朝黃丕烈撰王大陸輯丕烈有百宋一廬賦注已著錄大
陸字欣夫原籍秀水寄籍吳縣因家焉是編以膠荃孫輯本
屋從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歸安陸氏昶
宗樓仁和丁氏善本書室諸家所藏者編次成帙刊行之未
克廣搜博采復從松江韓氏長沙葉氏吳興張氏上元宗氏
鄧氏所藏為荃孫所遺及未見者編為四卷又輯其文為雜
著一卷附焉其中間有與荃孫本複出者或糾其謬誤加案
語以訂正之或補其脫大據墨蹟以是正之所以備考宗塵

故實者之參證也至雜著中辨正碑泐館記之為鴻烈後引
浩博極為精審不能僅以當荃孫目之矣其求古精舍金石
圖序云古人一事一物必有精神命脈所繫故歷久不散然
世遠年深不無顛晦之異又有待於後人之網羅散失參考
舊聞此古之所以貴乎求也觀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在矣故
一生精力皆消磨於求古宜其為東南收藏家之冠也

嶽麓書院圖志十卷明嘉靖二十年刊本

明陳論撰論始末未詳是書明史藝文志不載祁承燾謄生堂書目黃虞稷千項堂書目有之虞稷云山長則論曾主講席於斯院矣考湖南通志人物志引四川通志載論字思魯攸入天順中官巴州訓導師事增城湛若水遂於易學遠方來者雲集教誨不倦卒於官士為立主於學祀之則論天順間又曾為四川巴州訓導且卒於官矣是書前有正德甲戌陳鳳梧序稱宏治間鳳梧督學參政兩至其地因以院志屬攸生陳論集次焉書成付知府陸相梓置院中云則宏治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論尚在嶽麓安得有天順中為巴州訓導且卒於官之理通志誤矣書為鳳梧屬論所修始於宏治成於正德九年時論尚為學生非山長虞稷亦誤矣案書院之始設在宋開寶八年朱洞為郡守時祥符八年周鼎為教授真宗賜額遂與嵩陽睢陽白鹿並稱四大書院繼以朱熹張栻二子講學之故流風遠被稱小鄒魯者數百年遂相承以為古蹟宏治中通判陳綱同知楊茂先重建而表章之參議吳世忠倡議改建於舊址之左時論以斯院肄業之生撰為是志故其於書院興廢山水古蹟藝文靡不考訂精詳在明人雜地志中可謂

具有條理者矣附刻禹碑釋文及諸家辨論之作為一卷則嘉靖辛丑重刻時所增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湖南通志三百一十六卷光緒十一年刊本

國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李翰章等監修
同治七年開局採訪十三年編輯光緒五年開雕十一年刊
竟印行大體循康熙中欽頒河南通志成式酌加損益恭
錄詔諭於卷首而總為十有五目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
曰食貨曰學校曰典禮曰武備曰封建曰名宦曰職官曰選
舉曰人物曰方外曰祥異曰藝文別以雜志附卷末為每一
目中又各分子目以綱統目以簡御繁條理尚稱明晰凡為
圖九十為表二為卷三百一十有六視舊志增併不一所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諸書皆具列原文標列出典頗為精詳書中間有案語以參
考同異亦均典核可取大抵仍舊文者十之七八新增者十
之二三而已其武備志中增水師團練二目者則以粵匪之
亂楚南首搃其吭在事者創練長江水師卒以平亂各屬團
練鄉勇既以自衛復相率荷戈出境援勦助成大勲國朝征
討皆用八旗勁旅及各省綠兵川楚剿匪始參以鄉勇迨與
匪起而楚勇相勇立功遍天下蓋兵制之一變故別立此門
以著戰績而資考鏡也惟名宦漢周所桂陽太守同府君公
云歐陽公集古錄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

但云周使君而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

而曾子固言嘗得此碑於知韶州王之才之才以書來言曲
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載其名者
蓋考之未詳也今此本雖訛缺然究其點畫殊不類昕字二
公所說既不同而韶州圖經余家偶無有皆未可知也當考
之下有注云余後見市中印本歐陽公廬陵集別有一跋尾
云周公名景頗近之則其名昕名景均在疑似之間不當直
以為昕矣又案集古錄跋尾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
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漢上武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驚湍激石流數百里周府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
為立廟刻石是其於水道有化險為夷之功桂陽之德之者
此也亦未採錄僅曰人德之地理水道亦未引及蓋全書卷
帙既繁編輯非出一手偶爾疎漏勢所必然不能以此相責
詰也

絳雲樓書目四卷道說樓成身雅堂補遺一卷元補士與龍

國朝錢謙益撰。○陳景雲注。謙益字受之。號牧齋。一號蒙叟。晚自號東澗道人。常熟人。明萬曆庚戌進士。及第。官禮部尚書。以失身二姓。為士林所輕。所著之書。復在乾隆時禁燬之列。故傳本極希。此為其家藏書籍總目。區分類聚。頗為清晰。其別立偽書一門。亦為有識所載。皆宋元板。大氏得之劉鳳錢允治。楊儀趙用賢。四家之藏為多。其於有明制書實錄。國紀典故諸書。搜求頗備。則欲資參考。以國史自任耳。其曰絳雲樓者。蓋有取於紫微夫人詩。秉燭侍衾寢。齊寧携絳雲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目錄類

句。故以名其樓也。曹溶題詞。謂其片楮不肯借出。儘有單行之本。燼後不見於人間。予深以為鑒戒云。然閩若據因學紀聞箋。謂謝承後漢書。牧齋云。方少師於史館擄去。問之其後人。亦不可得。則曹溶之語。恐不盡然。而世人祇解借書。不解還書。亦毋怪謙益之不肯借出矣。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宋本漢書。有謙益跋云。庚寅之冬。吾家藏書。盡為六丁下取。此書却在人間。則絳雲樓之燬。當在國朝順治七年。錢曾寒食夜夢牧翁詩。自注云。絳雲一燼之後。所存書籍。大半皆趙元度。朕望館校藏舊本。公悉舉以相贈。李振宜延令宗本書目。載

抱朴子。楊子方言。法言。禮部韻略。戰國策。十家老子。道德經。

集注。會解諸書。有某翁跋。某齋題者。皆謙益藏書。因文禁森嚴。諱之。然則當時絳雲樓之書。固未嘗盡付劫灰也。考謙益初學集。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編年在崇禎癸未。去國亡一年。則斯樓之建。距其燬時。相去纔八年耳。詞場老宿。不過數年。國破家亡。故宮禾黍之悲。身世滄桑之感。胥于是寄焉。豈僅雲煙過眼。供後人之流覽也哉。其書舊無卷數。及撰人姓名。同里陳景雲為之詳注。援引博瞻。考據精審。惟醫書類醫說十卷。張果李明撰。非張景也。景雲誤矣。此為伍崇曜從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目錄類

門得吳翌鳳秘書叢書。寫本校勘入粵雅堂叢書。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載是日七十四卷。蓋以一卷為一類。分析言之。非有多於此本。惟補遺一卷。則此本所無也。葉德輝刊之書目叢刊中。與此本并傳。亦錄而並存焉。景雲有三國史辨誤。四庫全書正史類著錄云。

靜惕堂書目一卷 元 趙孟頫 古堂刻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四庫全書傳記類存目。此編皆載其所藏宋元人詩文集。宋自徐鉉騎省集以下，凡一百九十六家。元自元好問遺山集以下，凡一百三十九家。間注卷數、撰人名字，仕履頗詳。其中注四庫書目書名、撰人卷數者，則後來校者所增，非其原注也。其晁无咎雞肋集下有王烈案者，則黃丕烈蓋曾經其寓目也。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曹秋岳侍郎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自柳開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自耶律楚材以下，凡一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類

十五家可謂富矣。今此目較士禎所見宋人集多十六家，元人集多二十四家，則後編最足之本矣。案溶絳雲樓書目題詞云：余念古人詩文集甚夥，其原本首尾完善，通行至今者，不過十二三。自宋迄元，其名著集帙者，及今不為搜羅，將遂滅沒可惜。其流通古書約云：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約定有無相易，各齋所鈔，互換有功於書人。蓋其以異書秘籍為人家藏，往往寄篋笥為命，舉世無從寓目，更無由共知絳雲一炬。尤具戒心，使其名具目中，俾人人知其書之存佚，幸而有好事者，藉以意或互相假鈔，或搜求重刻，於

擴增聞見之中，寓闡揚幽潛之意。後朱彝尊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即踵此目而作。溶固為之嚆矢。考宋元文獻者，要所必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類

經效產寶三卷續編一卷光緒七年日本仿宋刊本

唐皆殷撰續編一卷則周頊所纂也殷頊始末均未詳衡本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產寶二卷云殷蜀人大中初白敏中守
成都其家有因免乳死者訪問名醫或以殷對敏中迎之殷
集備驗方藥二百七十八首以獻其後周頊又作三論附于
前云則殷固大中初成都名醫也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
載是書宋雜本題唐節度隨軍皆殷撰集不記刊書年月檢
其板式為南宋本無疑殷署名次有相國白敏中家藏宋本
一行案敏中為居易從弟以大中七年特進成都尹劍南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醫家

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事蹟具唐書居易列傳附敏中
傳則殷蓋當時隨敏中於軍所集與公武言合矣宋本晁志
載是書云偽蜀皆殷撰年代似不相符敏中大中間已有名
於蜀下距偽蜀幾六十年縱其壽考在九十百歲以外而其
為敏中節度成都時隨軍所纂不歷宋本題銜可證亦與唐
史列傳可互證也則衡本晁志為得其實矣唯其云大中初
則固誤也是書新舊唐志均不載宋紹興中官撰續編到四
庫闕書目王堯臣崇文總目始著于錄作三卷云無撰人宋
史藝文志同云皆殷撰均無續編亦無經效二字蓋當時所

傳均非此本也森志所藏南宋本亦無續編而有經效二字
疑為南宋書坊所加以表其藥方之備驗也是書凡二百六
十一方續編周頊救急方論二十一產後論十八核與公武
所見稍有異同醫方傳抄者多或者頊續時有所增訂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醫家

類編長志十卷 舊抄本

元駱天驥纂編天驥始末未詳前有大德戊戌王利用序稱京兆教授駱飛卿長安故家也書首亦題京兆路儒學教授駱天驥纂編則飛卿其字長安人曾官儒學教授矣又有元貞丙申自序題藏齋遺老序云老眼昏花中間多所脫略訛錯更竢好古博雅君子改而正之云按元貞丙申為元成宗二年上距宋亡祇十七年耳其時已自稱老則藏齋其自號為宋之遺民矣是書以宋敏求志卷軸過多故事散布州縣難以檢閱乃取而去其繁蕪撮其樞要增入金元沿革門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類聚故曰類編其書雖以古蹟為主凡州郡之變更城郭之遷移以及山川名勝宮室第宅邱陵冢墓與夫古今興廢之殊名賢游覽之作靡不備錄又附之以紀異辨惑而以石刻終焉全書分二十四類類又各分子目條理明晰敘述亦詳蓋古蹟之源委必稽諸地志地志之紀錄必訂於鄉書天驥家本長安從游前輩周訪鄉老於周秦漢唐遺址無不登覽耳聞目睹具載靡遺所採地理叢編三輔會要今且無有知其名者金元詩文所載尤夥尤足以資參考也元時開成路儒學教授薛延年曾校正付刊明時板存南園子監後燬於

火故傳本極希四庫未收阮元亦未進呈此則從元本影寫者案宋元舊志南則四明臨安吳郡三山嚴州會稽亦城鎮江建康新安毘陵嘉禾存者尚多北則宋敏求李好文長安二志外惟此書耳雖其於金元沿革故事分門條繫非地志體裁然凌雲之材固不以寸折為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湖南通志二百一十九卷嘉慶庚辰刊本

國朝湖南布政使翁元圻等監修金石一門則布政使理問瞿中溶纂餘則湖南副貢黃本驥所纂居多案舊志統言湖廣合南北二省為一湖南分省自康熙三年始其有專志則自乾隆二十一年始桂林陳宏謀實主其成即以湖廣通志為藍本疏漏特甚此本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開局編纂迄乙卯告竣刊行之總為四十四門金石則楚南火究心者為中溶所獨任遵乾嘉儒者金石書成例而不循前人通志舊例甄錄賅備攷證精密蓋秉其外舅錢大昕之學淵源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自故能獨臻美備為從來輿地志所未有也各門成于眾手
中溶以高才修志往往苟簡脫略於正史所載之事往漏甚
多因倡議先以二十二史分讀摘錄再旁搜記載可信之書
補遺訂謬用力頗深故視陳志賅備多矣其於明以前傳補
至二百有餘職官姓名所補亦夥且各注所引原書人物之
後附以義僕義役搜採既博體例亦善深合史裁誠通志之
正軌也惜乎長沙省城藏書之家所采書籍大半中溶插
架中物不但宋以後集部罕見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
北盟會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大詔令宋會要太平治迹統

類諸書皆未寓目則由僻在偏隅挂一漏萬勢所難免耳至
人物陳論謂其喪天順中為四川巴州訓導卒於官不知其
宏正間尚在長沙藏麓書院肄業曾撰院志印行安得有天
順中任巴州訓導卒於官之理雖沿舊志之訛而書中金石
禹碑考謂藏麓志自攸水陳論編輯之後凡古蹟興廢鉅細
畢詳則當時已經寓目而未加以訂正不能不以疏略責之
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兩浙金石志十八卷道元甲申廣東刊本

國朝阮元撰元有經籍纂詁已著錄案元督學兩浙凡三載兩任浙撫幾八年退食委蛇不廢著述故其於浙中金石諸刻搜訪摹拓頗窮幽遠又復愛才好士羅致名儒宿學於幕中於時有趙魏何元錫許宗度相與搜訪考證增益勒成是編迨道光四年督粵重加訂定並刪去鐘鼎錢印之不定屬浙物者計得秦漢至唐初一卷開元丁巳至唐末一卷五代一卷宋九卷元六卷總六百五十八種刊板通行發凡起例皆極精核使考古者得有所稽惟卷六載宋張南軒手書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目錄類

經碑跋題熙寧壬子八月壬寅書付柱礎時寓鄧之廢寺居東齋南軒書案南軒名棧字敬夫廣漢人卒于嘉熙七年年四十八見朱熹臨庵集古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則其生當在紹興三年上距熙寧壬子六十一年不但南軒未生即其父浚亦尚未生耳可謂疎漏甚矣然其始則遍錄浙人之詩數千家或兩浙輔軒錄刻之又訪兩浙帝王賢哲之陵墓加以修護或防護錄刻之復以其餘力及此其嘉惠兩浙之心不能以一眚掩之惜當時未及成通志殊為闕典也

關中金石記八卷經訓堂刊本

國朝畢沅撰沅有經典文字辨正已著錄案關中為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碑碣之富甲於海內沅以屢任巡撫西署總督故哀輯陝甘各屬前後所得金石文字起秦訖元計金十三凡三石七百八十一共七百九十七鈎稽經史決適同異條舉而件繫之成于陝西巡撫任內於乾隆辛丑刊行錢大昕稱其正六書偏旁以糾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而求漢漢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紬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燈之秘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起凡諦自非多學而識何以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目錄類

此本非諛詞予王和編金石萃編幾於全錄其文以資參證也惟北魏松滋公元嘉振興溫泉頌謂本傳稱裴爵松滋侯例降侯賜文陵伯降侯為伯在孝文大統十六年案元長傳魏書與北史文同降侯為伯孝文時制以非太祖子孫王降為公公降為侯侯降為伯子男長之始封祖上谷公紇羅乃神元皇帝之曾孫在降封之例事在孝文太和十六年其云大統者誤也又唐高唐縣公馬周碑謂以治為特避高宗諱改案新書百官志注高宗改治書侍御史為中丞以避帝名文獻通考云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舒尚德緩刑之言李

秋後請諫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於此魏晉以下歷代因之皆依持書別無治書之名即高宗避諱是避嫌名改持書為中丞非改治為持也特其搜羅廣博鑒別尚為精審後之人欲考關中金石者要必如此取資焉固不煩他索也

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道元士寅刊本

國朝沈濤撰濤有說文古本考已著錄是編乃道元士寅濤官正定知府時作也正定古常山郡故其所錄碑刻以常山為名并以常山為限始周迄元凡二百五十餘種仿隸釋之例全錄碑文證以經籍史志暨歷朝金石之書鈎摘參稽謬為跋尾於小學經學史學皆有以稽謬同異是正准別不厘評詞章之美惡點畫波磔之工拙已也助其考覽者武進湯璫任邱邊浴禮也以篆隸諸體摹寫全文者南樂段錫田也任校讐者錢唐張復如皋宗金枝也其中碑刻為前人所未

著錄海內金石家所未經見者十之五六可謂勤且博矣惟東魏凝禪寺三級浮圖碑頌後題大魏元象二年歲在甲二月乙未朔口口五日己酉造刊俱訖案歲在甲乃庚申之歲為梁武帝大同六年西魏文帝大統六年即東魏孝靜帝之興和元年也通鑑梁大同四年戊午東魏瑒郡獲巨象送鄴改元元象大同五年己未冬東魏城鄴以新宮成改元興和蓋孝靜以天平五年獲象改元元象乃頒詔於戊午而改元於己未元象元年十一月鄴都賊改元興和乃頒詔於己未而改元于庚申此碑猶以庚申為元象二年者殆刊於奉

詔之前耳乙未朔下當是越十二字是月五日己亥洪武耕籍田十五日己酉則是碑告訖之日也濤以歲在申為誤亦足見考證之難矣

山木居士外集四卷 魯氏家刻本

國朝魯九皋撰九皋原名仕驥字絮非乾隆辛卯恩科進士官山西夏縣知縣卒於任事蹟具國史文苑傳附未仕塲傳九皋學本儒先躬行實踐不為聲韻之學獨留意於古文少與仕塲游從受古文法由劉大魁而溯方苞以上至曾王故其為文辭茂雄深極為雅潔合于歸方正軌也此集乃其所自編第一卷議說策問策對紀事書題雜文第二卷書簡第三卷序記第四卷碑文墓表誌銘家傳行狀都七十九篇鄧傳綬乾隆己酉傳安受知于大興翁

覃谿大鴻臚為拔貢生與魯純之習之兄弟同年因得拜見其尊甫絮非先生承以己刻之山木居士外集見惠越四十年守官海外延先生孫應祥為記室乃得借全集鈔本而讀之殉哉心平氣和仁義之言藹如也據傳安所云知此集即初刻正集非全集後刻之外集也曰外集者乃自謙之辭意謂其文不足當正集先刻此外集云爾張之洞書目答問列此集於不立宗派古文家而不詳其卷數蓋未之見也九皋舉應官有善政以循良著稱安民備荒亦皆綽有成就其經濟頗有足傳今觀此集其平生規畫猶可見其本末也

張恕齋詩鈔四卷 乾隆壬申刊本

國朝張庚撰庚性嗜畫及詩少從錢南樓受六法故于山水特工直入董巨倪黃之室而能自成一家當時戴文璫蓋映一派盛行自畫徵錄出畫家皆知六法正宗詩則新穎可誦魯克恭序稱其五古原於三謝流行於曹陸左鮑三張七古則述宗沈范近補北地五律多以古運七律純以氣行不執一家王和甫楊山房詩話稱其五七言古體頗見古人堂奧杭世駿詞科餘話稱其以古調自鳴不工律體試日棄去就湖北蔣學使幕為循初有詩送之句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山人好詠詩作古不作律所法魏以前作五不作七觀諸家所評可以知其詩之大概矣此為嘉興知縣豐潤魯克恭選刻非其全稿也錢泰吉甘泉鄉人稿謂其與文端公總身文稿藏壽豐堂泰吉於舊稿中得之又謂其稿至乾隆壬戌止蓋在刻詩前十年全稿尚夥不可得見采調元文集瓜田集序云經聽一映鏗鏗道古他古文詞詩賦及倚聲滙為全集其門人濟陽金胡君德琳為校之刻刻今故人已逝蓋刻于庚戌之後為全集最足之本按蔣泰故畫徵錄稱其康熙乙丑歲生是集刻于乾隆十七年

壬申庚時年六十有八錢叔補疑年錄載庚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卒年七十六則六十八歲以後之詩是集固未嘗有不厘其為選刻之本也惜瓜田集傳本極希無即此已足擅場毋怪陳密山之欲焚香讀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强恕齋文鈔五卷乾隆丁丑刊本

國朝張庚撰庚有通鑑綱目釋地糾謬四庫全書編年類存目庚年二十七歲即以授徒吳江研究注疏史漢及唐宋大家之集歷游魯燕梁楚所至人傾心尊奉求為碑板之文蓋其學問淹博即率爾探觚應酬之作亦無不質有其文李富孫稱其文簡老樸實李引樹稱其生平游曆公卿間多與賢豪長者交嘗主吳興李太守李署其室曰浦來軒其為時所推如此是集即李為之訂鈔付梓前有乾隆丁丑沔陽李公堂序庚時年七十三歲蓋晚年定本也雖篇帙寥寥大氏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其菁莪無收載太濫之病特其兼工六法為陳書之表姪學有本原其詩文之名轉為其畫所掩而是集又傳世頗希故其所著畫徵錄則家有其書為書畫家評焉鴻寶而於其文幾無有人稱道之者雖王初選錄其文於湖海文傳中然不過什百之一固未足盡其所長終不若讀其全集之能見其造詣淺深也

白雲草堂文鈔七卷嘉慶癸亥刊本

國朝呂星垣撰星垣字叔訥武進人貢生官新陽縣訓導是集凡論一卷序一卷書一卷記一卷傳一卷墓表碑銘行狀一卷文跋考辨議說銘一卷前有洪亮吉序言其文則不名一體其上者則敬通問文士衡辨亡也其次則皇甫持正之寺碑孫可之之書壁也至義關懲勸旨寓抑揚灑灑千萬言不止此又君之自命而人亦以此推君者矣蓋其時值四庫開館得以盡讀館書演迤深浸於古人又以游蹟所至講求地理山川武備鹽法民俗吏弊于畫指陳洞見原委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其發之為文奇正醇肆有己出之義法而多所獨到也集中每篇之後附刻諸家評語孔墨不相用論重鈔稱其柳河東精詣直追子長王介子方伯古文序程晉芳稱其無意規撫昌黎自然入室復張瑞言觀察書袁寶堂稱其用筆盡抑揚反覆之致最近東坡論事諸書河南城守尉廳壁記孫星衍稱其雄直勁峭直追先秦吳騷人傳趙懷玉稱其狀難寫之情有無往不收之妙是熙甫集中得意文字文林郎狄君墓志名汪中稱其柳州峭勁昌黎雄宕兼而有之代盧轉運使諭勸杭州民改葬序唐文廣雅稱其

詞嚴義正、氣體純乎漢人、盧氏紀田條約跋、盧曼亭稱其
筆意峻潔廉悍、直凌柳州半山、觀此可以知當時之品題
矣、大氏其文規撫韓柳而取徑于賓川、揣摩見真、足以自
傳、固不必藉諸家之評為輕重、涉明人榜之習、貽譏後世也、

白雲草堂詩鈔三卷嘉慶癸亥刊本

國朝呂星垣撰、星垣尚有游越游梁游燕諸鈔、稿多散佚、後
其門人陳澧芳歛慶曾掇拾整理、尚得古近體詩三千餘首、
未曾梓行、此則星垣使其門人選錄百二十首、并阮葵生作
序、序末復增入數十首、並詠史詩二百三十首、訂為三卷、於
嘉慶癸亥刊行之、蓋其自經選擇、託之門人、故集中之詩、清
雄逸艷、不名一家、皆其竭意經營之作也、星垣為錢維喬兄
弟外甥、何無忌酷似其舅、同時如錢保洪亮吉、孫星衍、曹仁
虎、程晉芳、皆與之詩文酬倡、為毗陵七子之一、尤長於詞曲、

以嘉慶已卯萬壽、填康衢新樂府傳奇、為世所稱、洪亮吉北
江詩話云、呂司訓詩好奇、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
梁體見貽、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後
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句、
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百如川不歸海、銀河倒注
弱水西、努力滄溟欲相待、亦頗寓規於獎云、呂又有句云、桃
花離離暗妖廟、又題博浪椎圖云、人間十日索不得、海上大
壩波濤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按今集中無七陽全韻
柏梁體一首、亦無題博浪椎圖詩、然第三卷全為詠史五古、

為前人集中所無是亦好奇之一證。始其學本淹貫，負其縱橫排募之氣，欲以奇麗駕同時諸人之上，不自知其踰越軌範也。然非胸有全史，固未能運用自如。偏師馳突，終能自成一家。談藝者弗能廢也。

寶繪堂文鈔八卷 嘉慶二年戴殿海刊本

國朝齊召南撰。召南有歷代帝王年表，已著錄。召南學問奧博，經術湛深，自天文律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靡不瞭若指掌。又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入史館，陟御史，文章學術一時罕與儔者。歷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六朝會典一統志、續文獻通考、纂修官校勘經史定通禮著述之富，不啻等身。詩文本其餘事，然根柢既厚，枝葉自榮，文多謹守，宗傳不染詞科習氣。其輪進經史劄子論者，以為真德秀大學衍義，不是過焉。生平遭際昌期，出入禁闥，幾三十年。

值文運昌隆之日，從容執筆，執筆一時，官禮部時，高宗純皇帝於寶古塔得古鏡，以來曆未詳，問朝臣莫有對者，召南具悉源委，並其款識以對。二大悅，諭左右曰：是不愧傳學鴻詞矣。天語褒嘉，遂成定論。今讀其集，大抵理辭詞正，具有本原，其上選知遇，固不僅在文字間矣。浙江臬使秦瀛嘗取其文刻之，見王相蒲褐山房詩話，傳本極希，此為其門弟子戴殿海所編刊，蓋召南沒後二十九年，是集乃出，既非召南所手定，於去取之間，未必得其本意，或有不欲自存而存者，未可知也。其文皆合道固無煩於選擇，傳後也。

寶倫堂詩鈔六卷 嘉慶十三年刻本

國朝齊名南撰是集為其門人戴殿海所編刊凡六卷各
南博聞強記久負海內重名後主數文講席凡十餘年崇
勵實學士譽甚美年十二登巾子山有句云江水連天白
人煙滿地浮中山山上望一覽小東甌識者以為公輔器
蓋詩占身分往往有之也台南為詩屬管即就若成誦在
心一篇一什排比鋪張爛若雲錦晚喜集句李杜韓蘇詩
若出一手讀杭世駿嶺南集即集七十餘首讀錢陳羣香
樹齋續集即集十首贈之世駿為志墓稱其敏捷非謬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也集中詠漢武七言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
天到底英雄老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久為談藝者稱誦
而其詩多沈博絕麗之語瑰偉英奇往往通篇無一用典之
句而經史百家之韻藻尤溢于行間復蒙高宗純皇帝
召入內廷天音賡倡歌詠昇平故其詩格亦進而益上袁
枚隨園詩話云壬寅過天台齊侍郎台南亡久矣其昆季
廷余小飲捧侍郎全集高尺許乞作序盡半日之暇為之
翻攬見其鴻富美不勝收云張為珂疑年賡錄齊次風台
南六十六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

壬寅為四十七年各南沒後十三年矣是集刻于嘉慶十三年
編訂時已有所刪棄則又非校所見各南詩稿之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西莊始存稿三十卷 乾隆三十一年刊本

國朝王鳴盛撰。鳴盛有尚書後案已著錄。是稿一至十四卷為詩，十五至三十卷為文。王和湖海詩傳所選耕養齋集，即其冠首者也。蒲褐山房詩話云：茲所錄者，皆其手自審定，寫以貽予云。則是稿固鳴盛手自編定。託之門人，即此可證矣。鳴盛才學橫轍，雄於屬文，敏而好學，勤於著述。退居吳下，日以經史詩古文自娛，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號。學者稱西莊先生。名滿天下，與王和等相倡和。有七子之目。沈德潛以為不下嘉靖七子焉。又與惠棟交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經義知訓詁，以漢儒為宗。蚤歲論詩，則溯源漢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出入青山東坡。晚年獨好玉谿生，謂為杜少陵以後一人。王和謂其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矯恃氣者所及。文宗蓮巖震川，錢大昕謂其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一時推為巨手。蓋其精研經史，於學無所不通。初為沈德潛入室弟子，既而旁涉宋人，後復守前說。於明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陳子龍、及國初王士禛、朱彝尊，咸服膺無間。故其詩益多師，終歸大雅也。江藩漢學師承記稱其手定詩集為二十四卷。

蓋其晚年最足之本，而其手定之文若干卷，則紀載不詳。此其詩文全集，刊於乾隆三十一年。李斗揚州畫舫錄所載當時所見，即此稿也。雖非其詩文之全，而又皆其四十五歲以前之作，存之亦足以見一斑。固不必定窺全豹，嘗鼎一臠，終勝於過屠門而大嚼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西堂全集六十一卷 乾隆甲戌刊本

國朝尤侗撰侗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庵一號貝齋晚號西堂老人西堂其讀書之所也江西長洲人順治戊子拔貢生除永平推官生事降調康熙己未召試鴻臚授檢討應官侍講是編凡西堂雜俎一集八卷二集八卷三集八卷刺稿二卷秋夢錄一卷西堂小草一卷論語詩一卷石北平集一卷看雲草堂集八卷述祖詩一卷于京集五卷夜絃集一卷微明史樂府一卷外國竹枝詞一卷百末詞六卷性理吟二卷湘中草六卷侗才學富瞻復多新警之思少為明季諸生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有聲庠序初著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流聞禁中世祖稱其為真才子後入翰林進平蜀詩文聖祖見其名曰此老名士位雖不尊天下羨其榮遇焉雜俎諸作多少年綺靡之詞在史館作明史樂府百篇雖擬李東陽而往往寫出其上又常作外國竹枝詞百首專尚才情時近溫李歸田以後倣白居易流於太易雖街談巷議可入韻語中遠近或以遊戲視之比於王世貞之評唐寅西庫全書總目不著於錄亦未存目豈以其諸作體近俳諧曠棄不選歟然其文辭超軼詞采清華四十至六十時其詩開闢動盪軒昂頗堪實從盛唐諸公而出其上邀兩朝聖人之知不偶然也

秋歌樓詩集九卷 康熙癸巳重慎行刊本

國朝汪輝撰輝字玉輪號東山康熙丁丑進士殿試第一授修撰~~常熟~~是集為其門弟子查慎行所刊集中近律為多華貴掄揚自是永平雅頌國朝景運昌明人才蔚起輝躬際昌期又復年少高科簪筆雍容典雅詳實在同時諸人中其勁秀似在湯右曾之上也而右曾以文光果詩蒙聖祖賜和為千古儒者之榮其集四庫全書總目亦經著錄而是集則並存目而無之當時採訪之漏歟抑其去取之謹嚴歟然輝與慎行既為師弟又本故交雖沆瀣不同源流自異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行所著敬業堂集篇帙至數倍之多即其善於抒情未見有出藍之勝亦經四庫著錄趙執信有言詩人祇論官閥世亦人情勢利有如是耶素枝隨園詩話載輝歸計未謀千畝竹浮生只辦十年官之句謂其自登第至卒恰十年竟成詩識云詩今載集中題為庚辰臘傳後赴順天府宴馬上得句云歸舟試筆忽憶前語遂足成八絕此為第七絕據前慎行序云特命居家食俸校刻全唐詩丙戌七月書局未竣而公訃忽至是庚辰至丙戌未十年也若以丁丑成進士計之則又未免迂曲殆傳聞失實故未細考耳輝詞瞻敏篇什最多

無私毫髮於清弱。自古美人如名士。不許人間見白頭。蓋為
 釋誦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己畦詩集十卷殘餘一卷乾隆癸未二昇草堂刊本

國朝葉燮撰。燮有江南星野辨。四庫全書已著錄。國朝詩人
 沿明季鍾譚餘習。病在荒幻。既又矢口南宋。家石湖。戶劍南。
 病在纖佻。王士禛以清新俊逸之才。以神韻縹緲為宗。天下
 翕然應之。燮乃奮起。與之旗鼓中原。其時士禛頗以聲氣震
 動一世。燮獨夷然肆志。講學里中。名其室曰獨立蒼茫。是可
 見其志矣。其論詩主生新深平。居以杜韓蘇三集。教授其門
 人。蓋以士禛神韻之說。不免失之虛空。故託辭救范陸之失。
 隱砭士禛。未可知也。張玉書序。稱其詩鋪陳排比。頓挫激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類少陵詰屈離奇。陳言刊落。類昌黎吐納動盪。渾涵光茫。類
 眉山洵變詩定評也。至其性伉直。知寶應縣。卓著循聲。其時
 縣苦兵差。作詩諷喻。今殘餘稿中諸作。猶可想見其愛民之
 心。是固足以傳矣。何況其主持東南壇坫者。幾三十年。門下
 弟子如沈德潛。文章沆瀣。流風所被。逾百年而不衰。觀士禛
 寓書於燮曰。眾人之詩。未_如以_目為目。歷不能行。狙_得猛負之
 乃行。是必假他人之目為他人之足。為足。先生鏗鑄古昔。卓
 然成家。庶為斯言之立云云。後見德潛之詩。賞之曰。橫山門
 下。尚有詩人。其推重如此。是燮雖與士禛異趣。而士禛固未

嘗不引為同調也。要其諸作，意必鉤元，語必獨造，寧不諧俗，不肯隨俗。夏夏於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隊者，固不必藉士禎為輕重也。康熙甲子，曾有刊本，歲久殘失。至乾隆癸未，其曾孫昭九、玄孫叔蕃訪求原本，重為補刻。此本是也。當時本與文集合刊，其文集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而無是。集去取之旨，誠有所不解矣。

汪文摘謬一卷 宣統三年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燮撰。燮有江南星野辨，四庫全書已著錄。國朝文學以汪琬與魏禧、侯方域為三大家。然禧則才學縱橫，未歸純粹。方域則磊落英多，頗嫌踏駁。惟琬湛深經術，盤紆清鎮，但其病在淺泛矜夸，力弱不能健舉。當時與燮交好，名復相埒。燮因列著其失，以規正之。持論平允，頗中其病。蔡澄離窗叢話謂此書為國變。琬之應舉鴻博，志為琬所費，修怨而作。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則謂燮琬名太高，意氣太盛，向不滿於其文，而作案變性剛直，其事實應也。以強項落職，同時因

與陸隴其同列白簡，自謂榮於遷除，其胸襟可以概見。則其不至因艷生志而修怨，有可斷言者。康祺之言，較為得實也。惟琬性猶急，動見人過，交游罕善其終。又好訾訶，見文章必摘其瑕類，故恒不滿人，而亦恒不滿於人。其與王士禎相忤也，見之居易錄中。其與閻若璩相詬也，見之潛邱劄記中。四庫館臣謂琬來勢相軋者，必其力相敵。士禎若璩不與他人角，而與琬角。琬之文章學問，可略見矣。然則燮不與他人角，而能摘琬之謬，琬懼而介燮密友修好，竟不敢與之角，則燮之文章學問，更可見矣。是讀琬文者，不可不手此一篇也。

雅雨堂詩集二卷 道光庚子曾孫福刻本

國朝盧見曾撰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六十年進士官兩淮鹽運使嘗采蘇堤于使署日與詩人相酬咏一時文譙甲于江南趙翼有詩弔之云虹橋修梁客題詩傳是揚州極盛時勝會不常今視昔我曹應又有人思其一時風雅可想見矣是集為其曾孫福所編刻跋稱雅雨公手所自著詩八卷文十餘卷惟塞外詩有版本餘雖編定悉遺回祿天下惜之則當時所傳者僅出塞詩集王相湖海詩傳所選錄者皆是也而是集無塞外詩則以當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刻此尚有板本行世故未編入也查收隨園詩話云盧雅雨轉運揚州以漁洋山人自命嘗賦虹橋修梁詩四章一時和者千餘人余俱未見而先生原唱余亦不甚愛誦也及其致仕留別揚州詩竟成絕調真所謂歡愉之詞難工感愴之言多妙耶然則贈炙人口之詩亦有不必要盡如人意者矣惟虹橋修梁詩和者至七十餘人編次為三百餘卷煌煌巨帙尚有流傳不僅繕刻精工亦且為一朝文獻所繫士生數千百年後既想當時風雅道昌同有生晚之憾而其詩之春容和雅至今猶可想見四海昇平之景象焉

雅雨堂文集四卷 道光庚子曾孫福刻本

國朝盧見曾撰見曾愛才好士風雅冠時人有一藝之長無不延納一時名士趨之如雲嘗為四川洪雅縣令故以雅雨自號慕其鄉王世貞積風流文采故前後兩任兩淮運使各數年又值竹西殷富接納江浙文人惟恐不及而是時地主馬曰璐曰瑄及張四科易諧咸與扶輪承蓋一時文酒之盛今古罕傳復修小秦淮虹橋二十四景及金焦觀以奉辛未丁丑高宗純皇帝兩次宸遊愛古好事百餘年來所罕見後以薦其僚屬高鳳翰署儀徵為制府構陷目為結黨且列參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欵櫻恕聖明遣戍軍臺三年赦歸游陞再任豪情好客不減昔年未久致仕家居春暉日衰卒獲嚴遣籍沒以卒蓋命為之也集中有上宰相書力辨被參之誣中有見曾官居三品曾受兩朝拔擢之恩粗有能名于大江南北而獨家不白之咎橫被曖昧之謗幽憂鬱抑死不瞑目古稱白及可蹈區區之名節不可辱試思見曾任兼鹽關如其甘為不肖盈萬累千咄嗟可得而乃零收書儀茶果刻減役匠工食欵內從無鹽商餽送一錢則見曾之經經自守亦可知已云云蓋其好賢如縑衣愛才如性命一時東南方聞之士無不輻輳于揚

州豪華聲伎之盛未免不有因羨而生妒者名高才大謗亦隨之此古今所以有同慨也是集為其曾孫樞編刻本凡四卷據樞跋稱其手編文十餘卷早付叔灰此蓋其燼餘耳然見曾之丰采繫人思矣姓名播人口矣區區一集之存以奚足為見曾輕重哉

味經書屋詩稿十二卷 道光十一年孫蓉鏡刊本

國朝張變撰變字子和一字冕友常熟人乾隆癸丑進士歷官浙江鹽紹台海防兵備道變少時即欲以辭章名世詩稿皆其手自編輯每集必標以名目或數年一集或一年數集追觀察浙東以奮勵建樹吟詠遂少然亦間有作焉此為其孫蓉鏡所編以集中向列初枕傷逝岫雲聽鷓鴣等子目乃諸卷或有或無其有者仍之無者則以編年為次凡得古今體詩一千餘首都為十二卷刊行之可謂富矣後附其子定球定珣行狀稱其愛書籍家藏至數萬餘卷手執一編丹黃雜

施文章原本經術詩境冲和不尚浮靡自少經歷蜀道及壯而西上太行南探禹穴以及塞外諸奇景無不見諸歌詠積篇甚夥云可見其無時無日不以詩為事也集中之詩吐屬自然語語若探喉而出而清轉華妙之處時有真氣往來胸中有數萬卷書之人自非尋常專以詩名者可比前有顧範序稱其不絕一體不律一家達其情而不乖於正循乎法而能化其迹數語足以盡之平生欲仿楊萬里一官一集惜乎天不假年一麾出守遽卒於任未獲償其志願差幸清芬之誦有人此集得以流布海內猶可想見其風雅之高懷雅

容珥筆賡歌太平之盛焉。孫原湘為志墓，稱其著有味經書
屋文集若干卷，今已不傳。然集中聖駕親詣盛京展謁三陵
禮成恭紀謹序、聖駕五幸江浙恭紀謹序及代予告戶部尚
書曹文煊擬撰皇上御極六十年國慶恭紀謹序諸篇，典瞻
華貴詞旨溫厚，亦無忝於作者焉。

筠心書屋詩鈔十二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緒廷璋撰。廷璋字左莪，號筠心，長洲人。乾隆二十二年召試，賜內閣中書。二十八年成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降六品銜乞歸。是集為其門弟子張祥雲所刊，敘云：歲乙丑，公至邦上，得筠心書屋詩鈔廿捌卷。王少司寇為之敘，蓋先生所手訂，因請政于桐城姚姬傳先生。就原編更訂之，併為十二卷，以付梓人云。則此為姚鼐所編訂，曾有去取，非廷璋之舊次矣。王相蒲陽山房詩話稱其慧敏絕倫，詩初學青邱，既學元白，旨遠詞文卓然大雅，所選胡

海詩傳錄其詩頗多，蓋其古近體詩雅近唐音，不失溫柔敦厚之旨，纏綿悱惻，莫非根於雅頌之義，規律雖嚴而少變化，固與相同一軌範也。其進詞館充方略館纂修，於隼夷回部山川風土最為諳悉，故集中所作西域十二首，按圖考索，形勢瞭然，符保森寄心盒詩話稱其賦西域詩為古人所未有，可補地志之缺，非阿好也。然較之親至塞外者，終少蒼莽悲涼之氣，故詩則工矣，以視唐人塞上之作，則實有未逮焉。葉德輝郎園讀書志稱其磁州至邯鄲道中七律一首云：可想見其久歷名場，有倦鳥知還之意，宜

其於降官以後絕意仕途不赴銓選也昭陵肅亭雜錄云先
恭王曰獨心性直鯁和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
以先輩待之和相噤然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
謁銓選曰此膝不為權臣屈也然則其絕意仕途乃其所以
保持氣節亦有足稱者矣至謂其為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
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諳習新疆古蹟所作詠古
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則未免過譽矣而吳門七子亦無廷
璋名蓋誤記也

尊水園集略十二卷 順治庚子刻本

國朝盧世澹撰世澹字德水別號紫房德州人前明天啟
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知世將亂無意仕進請歸養母母
沒服闋補禮部旋改御史巡視漕運移疾歸入國朝即
家拜御史徵詣京師託疾不起卜居平原自號南村病叟
讀書劇飲佯狂肆志以終是集一至四卷為古今體詩五
至十二卷為文詩則清迴絕倫一遵杜甫文則根柢義理
粹然儒者之言宜其早負海內文望與錢謙益齊名也王
士禛漁洋精華錄論詩絕句杜家箋注太紛拏虞趙諸賢

盡守株若為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蘆即指謙益與
世澹而言也牧齋初學集讀杜小箋略云德州盧戶部德
水刻杜詩胥鈔寄余俾為其敘德水北方之學者奮起而
昌杜氏之業使三千年後渙然復古人之總萃細繹腹笥
漫錄若干題曰讀杜詩寄盧小箋明其因德水而興起也
然則謙益之注杜詩因世澹為之嚆矢而其於世澹亦甚
推重之無間言也鈕琇觚賸稱其營杜亭設子美像自稱
杜序亭長著杜詩胥鈔云是諸家皆稱其用力於杜詩者
深宜其全集學杜者十之八九也盧見曾山左詩鈔不錄

其詩殆以其為前明遺民歟案謙益以入仕國朝進退失據為士林所譏世濯則於立身大節明白周正皜然與日月爭光雖其著述不及謙益之多名亦不及謙益之播於人口然以品節論固高出謙益之上遠矣以人則必傳而況其文乎以文則必傳而況其人乎二語足以盡之矣

霜紅龔集十二卷舊鈔本

國朝傅山撰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仁仲一字番廬陽曲人前明布衣康熙己未以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薦試鴻博未與試授內閣中書託疾歸是集詩八卷文四卷前後無序跋首有暖臂室朱文方印道州何氏收藏白文方印蓋何紹基家藏鈔本也錢林文獻徵存錄山傳所載卷數與此同則此為山集定本矣乾隆丁亥劉費曾刊行之分體十類而無卷數又有詩無文當時與吳雯連洋詩鈔合刻四庫全書總目雲集既經著錄而無是集擯而不選歟

抑傳本甚希當時未曾採進歟山工詩能文善山水幼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以詣闕白素繼成寃稱義士時人目之曰紫瑜魏幼為平生雅不喜歐陽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今觀集中文頗能拔俗自立而樸野處亦時有之于歐公粹然儒者之言似尚不能進步諸體詩則乏風騷之韻視雲之超妙雄駿亦有未逮是集之幾至湮沒不若連洋詩鈔之一再有人傳刻職是之故歟然其堅辭鴻博心食周粟有首陽之風甲申亂革後隱于醫尤精女科所著女科調經保產諸書至今奉為千金要方張仲景孫思邈

一沈園不必以詩文傳矣。要其蕭然物外。自得天機。雖顧炎武亦自謂不如。又不屢高行奇節。足以立懦廉頑。為足稱也已。

七經樓文鈔六卷 同治九年馬佩玖刻本

國朝將湘南撰湘南字子滿。固始人。道光乙酉拔貢生。甲辰補廬城教諭。不就。案有清考據之學。盛於乾嘉。發源於江浙。北方學者。本屬寥寥。湘南于極盛難繼之時。崛起中州。說經經。直欲奪東南之席。一時耆宿。靡不交口譽之。相與商榷。議論學術之異同。張集馨嘗言。湘南微特河南所無。即吾江浙亦未一二見也。又述林則徐之言曰。吾不意汝竟有此濶門生。其名重一時如此。洪符孫序其詩。稱湘南著十四經日紀數十萬言。不鑿空。不泥古。則其用功于經籍者本深。故

其文典雅醇實。而能獨出心裁。又善於敘事之文。由韓歐以上。窺史漢大體。亦為雅潔。嘗自謂於文惟服膺龔自珍。魏源。而其治經。則一以許鄭為宗。不惑於自珍與源。今文學派之橫流狂易。亦可謂羣而不黨者矣。前有王濟宏序。稱其專心治經。主闢中書院講席。再主講同州書院。學益純。議論益濶。大微特抗衡古人。直破其藩籬。而挾之以升堂入室。非同里尊其鄉人之見也。張之洞列是集於集部考訂家。而不詳其卷數。次于梁玉繩清白士集之後。陳壽祺左海文集之前。蓋知其名。而未見其書。故不知其為道光時人。應列左海文集之下也。

厚石齋集十六卷原刻本

國朝汪孟錫撰孟錫字康古號厚石秀水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至禮部主事案汪氏素稱博學之富甲於浙西當時朱葵尊潘耒皆往來其間文柏文桂以詩名海內森則營若梁以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燕兄弟賓客稽古好事風雅冠時孟錫為森曾孫日夕搜討于家藏典籍耳濡目染日與古人為伍故好詩能文又與金德瑛為秦晉之親得其指教詩格益進復與萬允泰王又曾錢載相劇切於叢書梓說考核精詳翹然自異於眾詩多傲岸自喜之概不拘拘于摹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仿宋純乎書卷之氣洋溢于行間而其造句有時用典有時不用典雖或更更獨造一若出於自然下筆滔滔川流泉涌不啻出其積軸頃置例選以示人由于滿腹琳琅足以供其驅策斯固一時作手之雄已

春暉閣詩鈔六卷道光十六年刊本

國朝蔣湘南撰湘南有七經樓文鈔已著錄湘南所著有蘭中集江上集燕臺集梁苑集未經編次為門弟子所鈔存而與人酬倡之作不在焉此為湘南就四集之詩自大梁錄稿送洪符孫閣定符孫嚴為刪汰取其完善者二百餘首而為之序潘筠基復搜得其春暉閣初存稿選數十首合為三百首編次刊行不分體不編年據筠基序蓋湘南夙服膺符孫之詩故乞其選定也其時湘南固已專意治經不甚為詩矣惟集中篇什雖少一一皆其菁華雖學人之詩不必以詞采勝然其綿纏愷惻溢於音調本原經術無累竊摹擬之嫌雖其不欲以詩自鳴亦不可得矣湘南嘗自言其詩初學三李後師杜韓久乃棄各家而為自己之詩又言古詩人惟昌黎通訓詁故押韻愈險愈穩訓詁者治經之本亦治詩之本也云云其宗法可以概見故集中諸作鍊字諧聲通假縱橫潤翻其精卓固得力於韓愈為多惟其中道棄捐遁入考據未免成專門之業談藝者惜之方知任大椿之不以學問掩其性情詩人學人曷擅其美固未易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排山小集八卷續集十二卷乾隆甲午刊本

國朝朱楓樸祖字近漪一字排山錢唐人以子家濂成進士
遂絕意進取請于學使以青衿終焉詩迄於乾隆甲午即
刻於其時年已八十蓋為其晚年定本也楓在其子咸寧
任時所居地與秦之阿房漢之未央諸宮不三四十里於
是遍訪故宮遺址謀茅披礫時有所得遂刊秦漢瓦當圖
記五卷流播藝林蓋亦振奇好古之士也然其詩沖淡和
平無私毫矜才使氣之習則以其教子成名獲祿養享大
年所處境地有以使之然也楓讀書砥行無師自成據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丙丁申杭郡詩三輯則其秉承於母教者為多陳皓序稱
其為西泠耆宿是其不以金紫重而金石詩詞自足名家
矣末附其弟榆青岑遺稿一卷榆字岑來一字青岑諸生
少工詩甚琴能屏去俗韻三十後志于實學取四子書參
宋元以下諸儒之說而折衷之獨居一室不解衣就寢者
三年汪積山惟憲贈句云一榻清才打坐僧蓋紀實也年
七十一卒見楓撰青岑山人小傳云即并于遺稿前者

蓮龕集十六卷雍正十三年于士儼刊本

國朝李來泰撰來泰有石臺集十五卷蓮龕集四十卷據
國史本傳皆燬于火後人搜集僅得其半今所存者十六卷
云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蓮龕集十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與國史本傳所載及此本卷數不合豈當時採進者為燬後
搜存之半館臣為編次或誤耶此為其子士儼士儼所刻以
紀年冠首一卷為瑤璣玉衡賦二至四卷為古今體詩五至
十六卷為文辭燬後則存之本也紀年即其自撰年譜始明
天啟四年甲子訖康熙十九年辛酉其卒也在康熙二十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壬戌年五十九蓋其舉博學鴻詞時年已五十四歲矣沈德
潛國朝詩別裁集曾燠江西詩徵所錄來泰之詩頗多均未
有出於此本之外者則其所見皆此本矣王士禛撰其瑤璣
賦為冠榜之作雖彭羨門少宰壓卷亦當遜之德潛稱其文
窮極彫鏤詩獨以平正通達行之能者固不可測是其文詞
早經前輩論定而其肆而能醇華而不靡不拘拘於一格值
文治光華之日多太平黼黻之音李集鶴徵錄謂其賦雖波
瀾靡麗遠遜迦陵士禛不善四六故其言失當周中孚皆考
據家論詩文却門外此蓋一時輿到之言殊未足以知來泰

也。前有黃石麟所作本傳及雍正乙卯李廷友序。蓋即刻于是時。距朱泰之沒五十四年矣。

竹嘯軒詩鈔十八卷。雍正三年王汝驥刊本。

國朝沈德潛撰。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康熙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四年成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予告歸，加尚書銜，贈太子太師。諡文懿。生平讀書等身，自為諸生即以詩名。大江以南及登第以後，策名史館，橐筆講肄，以文字結主知。膺殊獎。時值文治昌明，每應制廣倡迭和，風格老成。荷蒙御藻親臨，遂成定論。是集為其未通籍以前之作。始康熙庚辰終雍正癸卯，時年已五十矣。王汝驥序稱其淳古淡泊，發於自然，蓋其專主唐音，得溫柔敦厚之旨，不失風雅之遺。如絃

匏笙簧，皆正聲也。其後門下士王鳴盛、錢大昕、趙文哲、王昶、曹仁虎、吳泰來、黃文達、號吳中七子，主持壇坫者幾百年，承其衣鉢，暢衍宗風。生前則有好文之天子，為之褒揚；沒後復有出藍之門生，為之沆瀣。此誠千古詩人未有之奇遇也。當其編訂是集時，自分此生終老牖下，不過留此數卷之詩，以存沒世名稱之意。初不料至六十六歲而始建，未十年而位至春卿，又復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壽至期頤而逝。宜海內謗為盛事。吳中傳作美談矣。葉德輝郎園讀書志謂從來人主之權，能與人壽，未必能與人壽。觀公之九十七而薨，然後

知蒼蒼者有意鍾美于公以昌萬古詩人之局而皇上與天合德公之年與思俱亦有莫之為而為者嗚乎此豈人力哉蓋其命運有以使之然也德潛別有歸愚詩文全集則其通籍以後陸續編刻已著於錄是集雖曾編入全集錄存其目所以見初哉之義焉爾

歸愚詩文全集六十七卷乾隆先機家刻本

國朝沈德潛撰德潛未通籍以前曾自編訂其詩為竹嘯軒詩鈔十八卷訂於雍正二年是編凡年譜一卷文鈔二十卷文鈔餘集六卷詩鈔二十卷詩鈔餘集七卷浙江通志圖說一卷矢音集四卷歸田集一卷黃山游草一卷台山游草一卷南巡詩一卷八十壽言一卷九十壽言一卷說詩晬語二卷都六十七卷則通籍以後併前刻詩鈔重編陸續刊刻初本各自為集迨刻而全後黨為茲帙印行案德潛以晚達受純廟特知皇上四巡江南每一畫接必加一官賜一詩至四十餘首其他訓和往來中使肩項相望不可枚數鄉雲復旦之歌卷阿矢音之什廣題稠疊往昔所無而其因事納規觀矢音集中如和詠柳絮詩則念萬姓之無衣和駿骨圖詩則慮權奇之隱伏和觀打魚則思物命之宜留和各省告豐則恐文具之無實和學蓋御筆則陳山左鴻哀和豆班集則籌金隄議穴隨所應寫皆有古大臣忠愛之忱而純廟賜詩有云笑予結習多難遠嘉汝臨文不_忘歲不獨君臣之間魚水契合而思遇之隆亦為從古詩人所罕有殆德潛之樸實有以格天之深歟至其文學汪琬詩宗葉燮中年皆有變化文

則由琬以上溯歸方而以唐宋八家為歸宿詩則古體本源漢魏近體效法盛唐入手于杜甫次及韓愈蘇軾李商隱元好問下至高啟李夢陽何大復王士禛皆能兼綜條貫而取其長嘗自進其全集高宗御製敘言以李杜高王為此此固德潛之續學能文榮膺稽古而人臣私集得以上邀天獎題詞洵歐陽修所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者矣

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鈔十八卷乾隆癸丑刊本

國朝趙希璜撰希璜字渭川長寧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官安陽知縣是集即其手訂編刻于縣署者紫嶺南處瀕海之城為互市之場士大夫薰習瓊膏所為詩人恆不脫儉父之氣希璜以清空超拔之才掃盡塵氛官安陽時即有仙史之目又以讀書羅浮山嘔吸雲煙故詩無塵土氣也其詩才氣奔放五七古學蘇軾近體學陸游雖工候未刻則以牽于吏事無暇研鍊不能成專門之業耳然其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概置之同時粵人馮敏昌張錦芳宗湘黎簡諸家中亦可

謂之卓然挺出自足名家者矣洪亮吉北江詩話謂其詩如摩羅駕車終難就範誠定論也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謂其為長寧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王祖湖海詩傳小傳云其為惠州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長寧屬惠州籍本同也據是集前龍溪李咸序云希璜乾隆甲午以副榜貢生貢入國子監甲午為三十九年又有洪亮吉題詞七古一首稱希璜為兗同年考北江年譜亮吉以乾隆三十九年中副榜則希璜亦是年副榜咸序云云是矣後四十四年恩科鄉試希璜始中式舉人和蓋誤以其中副榜之年為其中式舉人之年不及維屏言之審也

絕庵內集十六卷外集八卷 乾隆甲午刊本

國朝劉綸撰綸字春涵號絕庵武進人諸生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召試賜第一授編修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贈太子太傅卒謚文定案國朝兩舉大科時值國運休明之日英才碩茂應運而生故得人之盛今古罕儔綸以諸生而冠倫魁鬱為選首為儒生不世之殊榮又不數年躋列卿超走禁闥遂參揆席屢炳文權其黼黻鴻猷固際一時之盛而於萬機叢脞之暇性嗜詩古文辭文則本原經史取法六朝詩則頗學高啟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未能以吟咏為事若思力求工然內集所載大科應制諸作清華典麗根柢宏深一賦挾經之心尤為諸藝之冠其備蒙恩眷本非偶然至其立朝風度端謹尤堪媲美府十載明良契合表贊雍容遇事直陳無所依附當時與劉墉地望相同故時人有南劉中堂東劉中堂之稱生前則自奉儉約沒後則囊橐蕭然其上遊知遇又不墜在文米間矣集四庫全書總目未著錄亦未存目而流播藝林至今為學者所推重可見其精神足以感動後人生其景慕固不以四庫著錄不著錄為軒輊也

尹文端公詩集十卷 儀徵阮氏刊本

國朝尹繼善撰繼善字元長號望山章佳氏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尹秦子也雍正元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平謚文端事蹟具國史本傳繼善歷任封疆晚歸臺閣數歷中外幾五十年承先教後三代平章史冊所罕觀也生平性耽吟詠篇什最富是集為畢沅嚴長明所選編僅什之二三爾案東枚得與館選繼善持之甚力故其師弟淵源訓和尤密枚詩主性靈頗為一時風氣所尚繼善詩亦不事雕琢運用自如十篇萬首皆若信手拈來其在河南最久沾溉閭閻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深集中載其入觀詩直以民隱具陳寓規于頌有古大臣風範蓋其早入詞林多與前輩勝流相倡和故議論體格具有淵源又遭際殊知時承恩訓得以明達治體洞悉物情沖和雅正無叫囂之音亦不蹈纖仄之習所謂和聲以鳴盛者殆無幾係熙朝雅頌集稱其沿溯中唐而以劔南石湖為主集婉約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可以位置于南施北宋之間集中寄內詩云不言家事知余苦頻寄征衣賴汝賢誠儒者近道之言不似太平宰輔語氣殆即係所謂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者歟大抵施閨章之詩溫柔敦厚一唱三歎

得風人之旨。宋琬之詩。則才情雋麗。撫時觸事。多淒清激宕之音。而臨雅有味。詩外有詩。固當為繼善屈一指也。

王磬山房詩六卷 嘉慶庚午刻本

國朝劉大觀撰。大觀字正孚。號松嵐。山東章邱縣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官至山東河東道。署布政使。是書以編年為次。凡古今體詩五百餘首。始乾隆五十四年。迄嘉慶十四年。凡二十一年。皆通籍以後之詩也。其詩之目有六。曰嶺外集。則乾隆己酉至庚戌二年之作也。翁方綱為之序。稱其詩天機清妙。寄託深遠。曰灘江歸櫂集。則辛亥至癸丑二年之作也。曰留都集。則甲寅至嘉慶癸亥十年之作也。吳雲為之序。稱其詩清雄磅礴。不主故常。曰邗上集。則甲子至乙丑二年

之作也。阮元為之序。稱其詩體格蘊藉如漁洋。曰迴帆集。則亦乙丑之作也。曰離城集。則丙寅至己巳四年之作也。案大觀始仕濬陽。循聲懸著。游登牧守。奮蹟仕途。李斗揚州畫舫錄載其與林蘇門書。知其任官。以不廢吟咏為適意。七言則蕭閑刻峭。生面別開。五言則格高有味。清瘦通神。於故里不主李攀龍之格調。亦不專主王士禛之三昧也。其客揚州。遍游名園諸山。以及游墅西湖諸勝蹟。極乎天台雁蕩之間。宴謙北墅園鈔載其答書。有今以衰朽之年。踰伏于野王城下之語。則其罷官後尚流寓河南。歎色

河聲故其詩於峻峭之中時露雄直之氣信乎江山之能
助人矣置之乾嘉作者之間無愧色也

兩當軒詩集二十卷附錄六卷同治癸酉活字本

國朝黃景仁撰景仁字漢鏞字仲則武進人諸生少與同里
洪亮吉齊名江左有二俊之目後同受業于朱筠之門有猿
鶴之稱其詩於昌谷山谷二家外別有會心古體則冥心孤
詣往往出于筆墨蹊徑之外近體則凌厲奇矯不主改常而
其家世貧寒託口四方又復屢躋春闈艱于一第致胸中抑
塞磊落之氣時流露于篇什之間乃以歷游楚越得遍覽山
川水木之勝一洗盪其心胸故有沈鬱清壯之音而無長歌
當痛哭之病集中有懷李白詩云青天明月下何處不相思

欽太白樓中詩云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居然
以白自命故袁枚隨園詩話亮吉北江詩話皆謂其詩似之
然集中奔放奇橫之句實不多見也初翁方綱選其詩五百
首編為八卷曰悔存詩鈔嘉慶二年劉大觀刊行之後趙希
璜選其詩編為十四卷曰兩當軒詩鈔詞二卷曰悔存詞鈔
嘉慶四年刊行之至二十二年鄭炳文補足續刻後道光四
年吳修又重刻為十六卷曰兩當軒詩集未竣工至十五年
蔣光煦刻成之而道光十三年許玉樹亦有利本曰兩當軒
詩鈔十四卷竹眠詞二卷皆非景仁詩集足本也此為其孫

志述所編乃其全稿一至十六卷為詩十七至十九卷為詞二十則遺文一卷也據咸豐八年李錫嘯跋當時未及刊行同治癸酉集珍齋以活字印行坊肆通行皆此本然則景仁雖坎坷不過於生前而其詩集乃一再雕于生後謂非其精神足以感動後人使人生其景慕又烏能歷久不滅哉

秋樹讀書樓遺集十六卷道光丙申家刻本

國朝史善長撰善長字仲文一字誦芬號赤崖吳江人諸生國朝以來詩人輩出乾隆時沈德潛受詩法于葉燮主持壇坫者數十年于是長洲一派天下推為正宗王昶為德潛弟子故所主者皆唐音善長雖從和受詩法而七古則才情跌宕近體亦傲岸不羣全不落長洲窠臼蓋其時素枚方以性靈之說倡靡一時士大夫正苦法律拘束之嚴於是一倡百和莫不喜脫羈絆而逞奔馳善長則以一生素筆戎間罕與江浙詩人交近雖同邑如郭麐素鴻有詩名於海內而集中

無一字一句與之酬和往來其隨父客秦隴則其詩鏗鏘激楚有北地之風其隨畢沅於戎幕於時苗民未靖楚寇旋興則以目睹變災之慘形之篇什雖非大寶亂離之年而有杜陵呻吟之苦隨時隨地其詩境頗隨之而變遷足以困於性靈終未能別樹一幟于長洲倉山兩派之外鼎足而三至集中懷人詩五十餘首大抵皆沅幕中人為多則以其久處湖廣督署故也要其為詩清新俊逸本無慚于大雅洪亮吉北江詩話稱其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亦善長定評也至舒位陳文述比之如張垚亦似難乎其為伯仲矣

趙璞庵全集三十六卷 乾隆己酉家刻本

國朝趙文哲撰文哲字損之號璞庵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三十八年從討金川與溫福同死難追贈光祿寺少卿是集凡振陽集十卷梓雅堂詩集十二卷續集四卷別集六卷詞三卷其別集五六兩卷則文也刻於乾隆五十四年案文哲大節彪炳天壤固不待藉詩文以傳不朽而乃早負才名詩文並美沈德潛吳中七子詩選之刻即其一也平生刻苦吟詠詩筆最健故所作亦多其游宦在川滇西南邊塞之區詩格跌宕清奇得江山之助王相為志墓稱劉文正公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勲劉文定公詩今大學士于敏中皆嗟異其才于學于文無不通尤以詩詞名天下善析人情寫物態為人作進御奏記文字深淺輕重各愜所欲又捷且工是以游諸公卿間無不親愛者蒲褐山房詩話稱其砥礪於唐宋元明本朝大家名家無所不效亦無所不工云吳嵩梁石谿齋詩話稱其詩清而不佻華而不穉壯而不粗哀而不激七子中自述庵詩外無其匹也是當時傾倒同聲無不以詩壇主盟相推許生為詩伯死為國殤氣節文章皆足以爭光日月讀其集者能無高山仰止之思哉

綠天書舍存草六卷 嘉慶庚寅阮氏刊本

國朝錢楷撰楷字宗範一字紫山嘉興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安徽巡撫楷濡染家學幼即工詩兼精篆隸山水得王鑑原祁法與試蜀中嘗過焉所經山水曰使車紀勝圖阮元題句有云官似漁洋叟入蜀年同三十九天將靈境付詩筆一百餘年入君手其推許如此楷早登樞要職綰絲綸出領疆圉劬勞稟掌公餘退食本無暇于為詩而乃風雅性成所交皆當時名士其家世清華門業本盛故發為歌詠盎然詩書之氣溢于字裏行間又以遭際昌辰所觀皆雍熙景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集中欽吹昇平齋敲廟廟大都溫然雅頌之聲又復風格清越典雅鎮密臺閣山林二體古雅兼擅楷乃兼而有之蓋本之以性情懷之以游歷亦有清一代清才之目也是集為楷沒後其母以全稿授阮元為刪存六卷編刻于廣州而以板歸其嗣子承志焉

瓶水齋詩集十七卷別集二卷嘉慶乙亥巴氏刊本

國朝舒位撰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位有舉稿今兩集二卷宗思仁曾刊行之傳本頗希是集為巴光誥光奎所刊案位以春闈屢蹶遂無心仕進專事吟哦少隨其父翼官粵西父沒遂家吳中已而移居湖州適交當時名士士大夫開府東南者靡不競相羅致以精于音律為禮王所重趙翼跋其詩云開徑如鑿山破下語如鑄鐵成無一意不奇無一語不妥無一字無來歷能于長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龍雨樵跋其詩云他人之詩有六家鐵雲則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鐵雲則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宋元明鐵雲則兼有離騷八代其為前輩心折如此觀其與陳文述戲撰詩壇點將錄以同時詩人配以水滸頭領或切其才藝或肖其行誼或喻其性情苟非深悉諸人顛末未見其比擬於倫則知其於同時諸家之詩無不寓目無不交納交而鑪錘在手博洽而才筆又足以達之故能奇博宏橫絕一世諸體中七古為最七言近體亦研鍊精純更獨造無一語拾人牙慧詠懷古蹟才筆尤健由其刻意鍛鍊日日以詩為身心性命之事宜其歷久之必傳法式善嘗作三君

詠以贈之推其與孫原湘王仲瞿鼎足今試取原湘之天真閣集仲瞿之煙霞萬古樓集互勘則論元之選要必推位為首屈一指也葉廷琯鷗波漁話云余見其手書古文稿一帙名瓶水齋雜俎文僅七十篇體兼駢散大而碑版序記小而贊跋簡札名言雋言一以逸氣行之絕不依附唐宋人藩籬無漸一代作者不分卷次部類以作文之歲月為先後蓋晚年編輯而未終者也則其才大富固無施而不可不能厚以詩壇健將稱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吳硯集一卷 乾隆己亥刊本

國朝曹仁虎與其同年友在京邸為消寒會相與酬和之作也其會旬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拈韻或分題始乾隆庚寅迄癸巳得詩一百十餘首編而刊之集中賦物之作則清新而瀏亮詠古之作則磊落而激昂疊韻之作則排募而妥帖譬之宮商合奏絲竹齊鳴泠泠乎中和之音而無轉壹之調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矣其相與酬和者仁虎而外為王杰吳王綸沈士駿稽承謙謝啟昆余廷燦胡朝元邵庚曾劉枚之儲秘書金雲槐吳壇陸錫熊張燾邱日榮馬人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馮應榴陳步瀛沈琳阮葵生等凡二十一人諸家專集惟仁虎宛委山房集啟昆樹經堂集錫熊篁村詩集尚有流傳其餘如杰之葆醇閣集王綸之香園詩鈔承謙之蕉雨集秘書之緘石齋詩稿俱佚不存其餘并有集無集亦不可考殘篇斷句獲此尚足以窺見一斑而同題共韻之作比而觀之亦可以知仁虎等才力之強弱與意旨之異同較之散見諸集者尚為易於互勘談藝者亦深有裨也

刻燭集一卷 乾隆己亥家刻本

國朝曹仁虎王綸趙文哲吳省欽省蘭嚴長明沈初陸錫熊程晉芳阮葵生董湘汪孟錫陸燿等唱和之詩也考卷端吳王綸序則編而成集者仁虎也仁虎字來殷號習庵嘉定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侍講學士綸有春融堂集文哲有璞庵全集省欽有白華詩鈔省蘭有聽葵堂偶存稿長明有嚴冬友詩初有蘭韻堂集錫熊有寶奎堂集晉芳有載園詩集葵生有茶餘客話孟錫有厚石齋集均已著錄潮字曉滄海鹽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擢字朗夫號青來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江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官至湖南巡撫紫漢武柏梁詩說者謂聯句所由昉自後宋歐陽修有禮部倡和集載於宋史藝文志而書不傳傳者有鄧忠臣等同文館倡和詩見於四庫全書總目大抵時際承平躬逢盛世諸文士從容談謔游戲於筆墨間雖一時之譔詠亦後世文獻之徵是集為仁虎等乾隆甲申至丙戌在都門各種聯句之作矜奇闢巧自詡絕出然風華綺麗尚無詭於醇雅深厚宜乎傳誦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為藝林嘉話也至於諸詩風格相近無大優劣雖後來仁虎等或勝卿貳或校秘書或奉使馳驅或死

難金川、或榮歸故里、造詣既各互異、宦途亦自不同、而存此一卷之詩、亦足以覩其時士大夫之風流儒雅、國家詩教之盛焉。

種榆仙館詩鈔二卷、道光甲辰趙氏刻本。

國朝陳鴻壽撰。鴻壽字子恭，號曼生，錢塘人。嘉慶辛酉拔貢，生官江南海防同知。初以古學受知於阮元，與從弟文述同從元於浙江巡撫任內，有二陳之目。性好交游，寧溧陽時，名流麇至，有桑連理館主客圖為世所稱。時倣時大槪法，自製砂壺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後世競相效法，爭寶弄之。平生於詩文，隸古篆，刻外兼好六法，意興所至，生趣盎然，而無所不精。乃獨以曼壺為世傳誦，亦一奇也。郭麐靈芬館詩話：浙江兩陳，余與曼生最初相識，後又交于雲伯。曼生才藝可了。

十人詩太自長吉，灑然而來，不屑屑于字句，而標致自佳，嘗以手稿一卷寄余，後乃悔其少作，以為不足傳，而亦不樂與時流爭名。尊前酒邊，間一染翰，差取快意而已。故其詩全以神韻為主，不以鍊字鍊句為工，隨意抒寫性靈，自然暢朗，有時才麗以壯，亦不可及。嘗謂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乃時見天趣，其平生大旨具在是矣。雖其辭詩不及文述之富，然沈澹絕塵，詩話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符葆森正雅集，袁潔彝莊詩話，皆數數稱之。又復工書畫，尺牘寸楮，至今人多寶藏，多藝多材，亦一傳人矣。何況聯珠競秀，兄弟同以詩名耶。

菽原堂初集十卷 嘉慶八年字刻本

國朝查初揆撰初揆字伯葵號梅史海寧人嘉慶甲子舉人官荊州知州是集皆其未通籍以前之作手自編刻一至八卷詩九十二卷則文也其曰初集者意將有所續則可由二集以至於五六集也初揆為人通介雖極困窮恥事干謁且抱負卓犖深機沈識其論詩大旨主于消納嘗謂嚴滄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祇是形容消納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為野狐禪金元以降冗弱之病正坐不能消納耳觀此可以考見其宗法故其詩專主妙悟而騰踔變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不能以一家名之錢大昕稱其為詞壇飛將又曰可以代興田查前輩賞音非徒虛譽也今觀其詩組織繁富鍛鍊刻苦雖未足以抗手田雯即其綿至運意善於抒情亦未見其能希踪慎行然集中詠落葉詩云低頭一笑渾相端見汝春風綠上時則固未經前人道過者亦可謂一時才士矣至集中語句無酸辛窮困之況則又未嘗以境遇為詩之累殆所謂妙於消納者歟文則秀麗雅健不行俗語要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固亦卓然名家宜乎阮元法式善郭麐屠倬序其集皆亟稱之也

淵雅堂編年詩稿十八卷續稿一卷外集二卷 乾隆中先

國朝王芭孫撰芭孫字念豐號惕甫一號鐵夫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芭孫人品孤介絕倫雖處京華塵囂之中而能超然物表館穀之外不名一錢雖金盡裘敝不自恤也嘗與法式善何道生張問陶楊芳燦琴歌酒賦為南北時望所推書劄劉墉具體而微詩清矯拔俗不為靡靡之音葉德輝郎園讀書志稱其近體學李商隱而遜其艷五古學杜甫而遺其深七古似元人薩天錫五律甚少蓋專於賦得詩故集中佔二卷之多編為外集別行焉而詩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通上一氣渾成其未入館選時本以此體擅長也張維屏聽松廬詩話馮魚山王鐵夫之詩皆學韓而得其骨之重鐵夫學韓而得其氣之盛又云法特帆祭酒題王鐵夫詩集云渣滓除已淨字字出瘦硬匪緣讀書精安得行氣盛二語道出鐵夫詩佳處又云鐵夫秋懷十二首學杜而得其神骨其于芭孫推許甚至本非阿私之言秦瀛志其墓謂其以詩鳴於時特簡傲不肯從諛遇公卿若平交人以是病鐵夫狂吾謂鐵夫獨耳則具人之不肯隨波逐流介然無所苟故其詩時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有不可攀者殆如其人矣而其生

硬之處不脫江西之習亦以此也詩稿編年始於乾隆辛卯迄於嘉慶丁卯皆六十以前之作續稿始於乙亥迄於丁丑則六十以後之作也

思補齋文集四卷

舊刻本無年月

國朝劉星煒撰星煒字映榆號圖三武進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是集一卷賦十三篇二卷頌八篇三卷序二十二篇四卷雜文十八篇前後無序跋當是佚脫也星煒負沈博絕麗之才當時與吳錫麒曾燠同以工為駢麗之作見重士林王昶選其文於湖海文傳列之篇首吳鼎選其文於八家四六列之第一可見其時之品評矣大氏集中賦頌結響未堅取材亦_寬然視明盧構諸人皮剝膚附以為古者有上下牀之別其他序記箋啟名貴光昌盡去國初諸人浮侈之風卓然有足名家蓋其致力於班孟堅徐孝穆王子安三家最久而才氣書卷又足以副之故清醇華妙有非他人所能幾及者

秋紅文室遺詩一卷 咸豐元年刊本

國朝金禮羸撰禮羸字雲門號五雲一號昭明閣內史山陰人王良士妻也禮羸幼嫻翰墨自歸良士後益以詩文書畫相商榷志趣高遠一人亦自負不凡性喜佳山水吳越幽勝之區探索殆盡故其畫得游覽之助能師心獨運妙奪古人卜居吳門與良士同以傭筆自給尤著名者為建安七子圖謝芳姿秋風小影見之同時諸人題詠靡不推崇知其技藝足以名家固不必以詩文相引重已然讀其集悲哀歡愉怨苦思慕悉有婉折抑揚之致深合乎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人之旨惜年僅三十六而卒未底于成差幸留此一卷之詩供後人之觀誦不能僅以書畫家目之也蘇寶麟墨林今姑稱其身後仲瞿錄其所作各絕云梅子酸心樹桃花短命枝可憐馬勝月孤負我來時自覺驚魂不得留梅花開後月辭樓斷腸祇有梅花樹種好梅花不白頭門外桃花開未開童奴來報滿田栽桃花有個該開處拍手屋邊看去來前二首多清靈淒婉之致後一首尤見徹悟今三詩均載集中則知此固禮羸詩集編之全即良士編訂之本也

寶谷文鈔十二卷 道光乙未刻本

國朝查初揆撰其詩文初刻有菽原堂集皆未通籍以前之作也是編為其晚年所手定並刪汰其前所刻者合為一帙方廷瑚為集資刊行時在道光十五年距初揆沒後一年矣前有廷瑚序言之甚詳初揆文筆雄秀工為偶儷之文其在西湖姑經精舍也每賦一篇必為傑構凡行省祈禱祭祀之文例皆縣吏為之阮元則必出初揆手而後用之取其宏麗雅健有非他人所能者其文沈澁于六朝而取精于四傑學瞻才富足與鮑兆蓀相抗衡而信手拈來字字皆成珠玉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又非兆蓀所能媲美阮亨稱其以氣韻勝不以塗澤為工蓋其於文非若其作詩之專好也亨又稱其嘗與屠琴鵠太守倬胡秋白學博元果偕同人讀書於清平山麓之拂塵庵以文史相劇切所居之室曰小檀樂梅史為之序今集中有園贊并序一篇除倬與元果外尚有范崇階及三慶兩人而倬僅以詩名元果與崇階三慶則沒世無聞是知初揆之文章學問足以動人其集初刻于生前海內以爭觀為快身後又有人為之重刻戶誦家紉斯亦可見立言不朽之效矣

寶谷詩鈔二十卷 道光乙未刻本

國朝查初學撰是集為其古近體詩皆通籍後三十年之作手自纂編方廷瑚為刊行者也其詩不專一家主于以學輔才以文飾情高華沈著惟情所向五七古不唐不宋皆能別出心裁無無為而作者既享藻舟筆談稱其詩文皆擅勝場詩主滄浪持論以如鹽著水味在無味雖極鎔鍊要歸自然集初刊成人爭傳之當時法式善則自都中移書稱賞錢大昕則有二百年以來無此依手之數其名重一時則其才力有以致之也屠倬稱其嘗謂唐書元載傳胡椒八百斛他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稱是舉小包大立竿表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聞特其說求之古人北宋以上溯乎漢魏如印印泥不失累黍非伯葵之窮微索渺何能及此則其寢饋功深故能深造有得其不肯寄人籬下自名一家由於博學多才融會眾有而鑪錘在手大抵出於自然無浮光掠影之弊雖未及王士禛之秀骨天成要亦一時才士也

大雲山房文集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一卷 同治二年刊本

國朝惲敬撰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至富陽縣知縣是編乃其所作雜文皆敬手自編定前有自序及通例二十五則以明撰述及所以去取之旨總目後又列編年目錄初集始于嘉慶元年迄于十六年凡文一百六十篇二集始于十七年終于二十一年凡文九十六篇按年分錄可作年譜讀也嘉慶丙子曾刻於廣州板蕝故里燬于咸豐庚申之亂同治二年其從子世臨重刻于楚南此本是也卷端有吳德旋行狀述敬之言曰吾學非漢非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前人所未發然觀其文善於敘事而短於說經蓋其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釋理其治古文也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洵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雖嘗與張惠言商榷經義而精研未深張之洞書目答問列之陽湖派古文家而未許其於經師佔一席非苛論也行狀又稱其聞張惠言之沒也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舉文在也今舉文死吾當併力為之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者故文皆雄駿高古奇氣縱橫自序謂歸功

於游覽殆所謂以江山萬里之助暢其才歟宜其一新時望足與桐城文派齊驅並駕也至其所欲有為於天下者雖不免有所施設然後人讀其集者未始不可以知其志之所存也

自增錄考略八卷外編一卷 咸豐戊午王氏刊本

明高承埏撰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嘉興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編皆載崇禎甲申迄順治戊子殉難臣民各為之傳詳其籍貫官爵年月姓氏至于學問經濟世德文章廣搜博採極為精覈卷一卷二列京師崇禎甲申殉難凡二百四十八人卷三先列畿輔甲申殉難凡一百七十三人後附戊辰迄癸未殉難凡七百四十六人卷四列江南崇禎乙亥迄順治丙戌殉難凡三百三十七人卷五亦列江南崇禎辛未迄順治戊子殉難凡八

百零二人卷六列浙江順治乙酉迄康熙丙午殉難凡四百四十五人卷七先列江西崇禎癸未迄順治戊戌殉難凡二百七十六人後附江西順治乙酉改選外省殉難凡十四人卷八先列福建崇禎戊辰迄順治己亥殉難凡一百九十九人後附福建海外順治戊子迄康熙癸亥殉難凡十一人外編所載正祀烈婦凡九人未旌烈婦烈女凡二百零三人朱彝尊為表墓稱其晚輯自請錄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紀續之沈銘彝序稱其卒於順治戊子正月此書末卷載及癸亥臺灣平之日則

長公佑紀所續也。王逢辰凡例云：烈婦烈女間有專傳，原本附列於各州縣後，茲特彙為外編，云則是編本名自靖錄，其子復加增補，外編則王逢辰所彙也。書中於國朝忌避，概已改定，其於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中所有，已經卹贈者，亦為標明，未經卹贈者，亦為注出，則亦逢辰校刊時，加以考證也。素自古代嬗之際，其致身故國者，每多蒙以惡名，而野史流傳，往往多黨伐之見，觀承堦病中自述，有句云：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此是書之所以作，而亦是書之足以傳也。舊刻于江寧，值書禁嚴時，秘不敢印，置復壁中。乾隆丁酉，承堦曾孫士敦作金山左黃縣，其婿范璐恐有諱忌，取板改之，原本十六卷，今此本僅及其半，故編中紀錄死事，除京師畿輔外，惟江南浙江江西福建俱有登載，餘者闕如。雖殘篇斷帙，而一代忠臣義士烈婦烈女，未發之幽光，得以彰顯於後，非徒足資考證於世道人心，亦有裨益也，不能以其殘闕而忽視之也。

寫韻軒小彙二卷 嘉慶甲子刊本

國朝曹貞秀撰，貞秀字墨琴，休寧曹鏡女，長洲王芭孫妻也。是集詩文各一卷，為芭孫所哀刻，前有芭孫序云：其未嫁以前之作，山人無所改，既嫁有作，或經山人點竄，或竟山人代為之者，時時都有，因彙已流落人間，今亦概與存錄，俾後人有所據以攷焉。是集中諸作，或均芭孫之所為，而訖之貞秀者，雖可以想見其當日閨房唱隨之樂，然因此遂開後世媚內之風，古人曰：糟糠日中饋，固不必以文重也，何況其不文乎？惟貞秀承其父教，

頗擅書名，至今尺素流傳，人爭寶重。蔣寶齡墨林今話稱其父銳善山水，生三女，長墨琴，善書，次硯文，能文，季澧香，善寫生，是其父女善畫工書，惟硯文能文耳，亦證貞秀之不能詩文矣。其曰寫韻軒者，則以唐人所載吳叔鸞寫韻，以書見蹟，人有求芭孫字者，必兼及貞秀，輒自署曰寫韻軒，大學士劉墉因為題其所居之室，芭孫遂以名其集也。

賞雨茅屋外集二卷 嘉慶壬申刊本

國朝曾燠撰。燠字庶蕃，號賓谷，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累官兩淮鹽運使，事蹟具國史本傳。燠自莞英東南，遂蜚聲淮海。乾隆壬子曾編其所著駢體文刊行。吳嘉南為之序，後以鏤述滋富，於嘉慶壬申重訂此本。凡賦四篇，序十五篇，記六篇，書一篇，啟一篇，碑銘四篇，墓志銘三篇，雜文一篇。吳慈鶴為之序。燠前後兩主淮揚鹽政，居維揚幾二十年，繼執漁洋雅雨文燕殆無虛日，嘗輯刻江西詩徵、網羅文獻，功在藝林，而其為文發源魏晉，切劇齊梁，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手生姿，極清粹華妙之勝。晚年尤多傑作，出語驚人，蓋其值運會之盛，則微為瑞露卿雲，學識之閱，則發為佳詞麗藻，華實相宣，兼擅其美。觀集中駢體正宗序云：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即是古文。跡似兩途，適當一貫。其一生大旨，數語可以得其端倪，而其寢饋功深，亦如此可見矣。吳鼎選刻其文於八家四六，雖列于第二，非阿好之私，然未盡其長，似不如比之足以窺其全豹，知其造詣之淺深也。

賞雨茅屋詩集二十二卷 道光丙戌刊本

國朝曾燠撰。燠風雅好事，仕都轉時，闢題襟館于邗上，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較之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乾隆乙卯曾手訂其詩為十八卷，刊行之。嘉慶己卯又自刪輯汰為十五卷，刪板重刊。會丁母憂，遂未藏事，迨再任兩淮鹽運使，重檢舊稿，合以近作，續付手民，編為十六卷。門弟子王嘉祿為之校字，刻成而跋于後。時在道光三年，此本為二十二卷，其二十一卷中有贈宗室豫本詩，注云：道光丙戌進士，以詩就正，丙戌為道光六年。據國史本傳，其卒在十一年，則此為燠最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編刻足本定本矣。燠性嗜詩，至老不輟，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同時聞人，專集彙集，不分畛域，不屑附和而獨見精能，辨習其得失，嘗與黃培亭論詩云：江浙固多才，然尚有落派者，惟粵人詩能以古為法，各開生面，不可及也。故其為詩能融會諸家，清深華妙，兼綜眾美。袁枚稱其獨喜唐音，洪亮吉稱其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郭麐稱其長篇半格適如其意，集中古體多於近體，然七絕風神滄逸，能於阮亭竹垞外別標一格。沈濤稱其漢陽柳枝詞有園客獨幽，天衣無縫之妙，色世臣稱其以世家子居華腴，清要者數十年，未嘗屑拂

逆失意之境，而其為詩，頗深悉民間疾苦，微言激射，頃性沈鬱，絕無珠翠羅綺之氣，染其筆端，詠山燒望，寄意遙深，有寒峻專家所不及，筆德輝稱其清華高遠之致，時流露于吟嘯之中，故全集詩境不高，而雍容愉暢，吐屬自然，名貴兼之，閱人多，閱世久，時多見道之言，是諸家之於詩，無人不寓目，當時已有定評，然其獨到之處，固全在微言激射，有見道之言，讀其集者，當知所以別裁矣。

却掃齋倡和集二卷 乾隆癸酉刊本

國朝鄭方城與其弟方坤同撰，方城字則望，號石幢，福建安人，雍正癸丑進士，官新繁縣知縣，有倡聲，方坤有燕尾集，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是編為其兄弟倡和之作，才情藻麗，華萼交輝，據方坤國朝詩鈔小傳云：當乾隆之歲，先生已績學工文，藉甚邦國，三冬文史，嘗從講業，迨弱冠，薄有文名，先生色喜，引以為友，每花晨月夕，損簾迭奏，一字未安，推敲竟日，風雨對牀之樂，自謂不讓前哲云，故集中無不穩之韻，無不妥之句，皆由於千鍾百鍊所得。

來方坤又稱其有練良書屋詩鈔，云其詩有根柢，有興會，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二者兼之，而又天骨森張，才鋒側出，故能衝華佩實，大放厥詞，世人皆以韓蘇目之，而精華妙，大致於坡仙為近，入蜀後，藻思綺合，不名一格，惜其全集無傳，後世無由共見，而當時亦無他家選錄，賴此尚可以窺見一斑，存其梗概，是固方城不幸中之大幸也。

測海集六卷 嘉慶己卯家刻本

國朝彭紹升撰。紹升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是集首卷列朝聖德詩七篇，二卷為思賢詠一諸王貝勒九篇，思賢詠二賢相十五篇，三卷為思賢詠三名臣三十九篇，始孟喬芳終佟鳳彩。四卷亦思賢詠三名臣三十二篇，始范承謨終郭世隆。五卷亦思賢詠三名臣三十三篇，始姚啟聖終謝濟世。六卷思賢詠三名臣十三篇，始孫嘉淦終李南暉。思賢詠四布衣十九篇，思賢詠五世德四篇。嘉慶己卯其孫蘊策復規刊行之，首列引用書目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十一種。凡名公鉅卿，德行政事文章之美，旁推及於隱才樸學，繼之以先人世德，人各一敘，人各一詩，首詳其仕履籍貫，簡而有法，洵足為考據之資。蓋其家世清華，躬逢聖世，燕居趣庭，獲聞金匱石室之藏，而又得交四方賢傑之士，見聞既廣，考覈亦詳，其採用之書，如三朝大政記、史館叢稿，則內府秘藏，非人間所能共見。他如方苞望溪未刻稿、惠士奇紅豆莊稿，則後世無傳，藉此尚可略窺一二。特書中引用，均未注明，斯則不免得中之失耳。至其為詩，則本於家法，體格清整，近於寒山擊壤者多，所謂道人之詩，不可以格律繩之也。

觀河集四卷 道光癸未刻本

國朝彭紹升撰。是集為其所著古今體詩，手自編年分次，始於乾隆丁丑，迄癸丑，凡三十六年之作。沒後其孫蘊策刊行之，其目觀河者，蓋取佛在祇桓精舍為波斯匿王說法，問今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否之語，因以名其集也。前有自序云：予年十八始為詩，積年所作既多，編為二集。一名測海集，專錄列朝聖德詩及思賢諸詠；一名觀河集，大都感物興懷，永言成韻，其間天倫之離合，人事之進退，道術之從違，具可攷而知焉。其旨趣可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紹升初慕賈誼之為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嘗與汪輝祖羅有高弟游。大閱藏經，居深山習靜，欲以徹儒佛之機，故其詩湛深禪理，多見道之言，不著人間煙火，而又兼有格調，選詞鍊句，足見功力之深。知其能於佛學詩學，貫徹玲瓏，非僅偏於一派也。梁同書貽戎名人尺牘小傳，尺木為侍講定求曾孫，尚書啟豐子，壯歲即喜浮屠氏之學，禮佛不下樓者四十年，符葆森寄心金詩話，稱尺木自閉關以後，所作詩如出兩手，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其祖定求南畝文集，稱其根柢於姚江，而能參酌朱

陸之同異各擇其善無門戶之見紹升世其家學引儒入元雖戴震移書告辨之然不能折也蓋其宗旨已定不肯隨人轉移其詩一以唐寒山宗擊壤為宗所由來者漸已

宛委山房詩集不分卷 舊鈔本

國朝曹仁虎撰仁虎字來應一字來殷號習庵一號漁庵嘉定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侍講學士錢大昕為志墓稱其所著有宛委山房春繁瑤華倡和秦中雜稿藤韶鳴春諸集又有蒼鏡堂文稿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轉注古音攷王祖為撰傳稱其存詠典齊宛委山房春繁秦中雜稿甄影刻燭炙硯轅轅韶鳴春諸集而今世流傳刻燭則其與王祖等各體聯句之作也炙硯集則其與杭世駿等消寒雅集分題所得各詩錄為一編者也是集首有大昕序稱其古風近體流

播人間海外異域專有傳其稿者而全集未傳於世歲丁未習庵卒于粵東官廨其子臣晟扶柩南還詢其遺稿頗有散失搜訪而次第之得若干卷云則仁虎詩文生前未經刊行已多佚矣此本首有宛委山房朱文方印曹仁虎白文渙庵朱文對方印不分卷帙亦無目錄蓋其家藏鈔本編輯未成者也集中諸詩亦無有出於沈德潛七子詩選及和之湖海詩傳所載之外者惟較今本七子詩選多有改竄似出仁虎手筆知其用功甚深愛好之心與惜名之心無一時或懈其改處之佳不佳固當別論也仁虎博極羣書刻意吟咏

初宗四傑風華綺麗壯而浸淫於杜韓蘇陸下逮元好問高
啟何景明及國朝王士禎朱彝尊諸人橫空排異才力富有
一洗粗率佻巧之陋而格律醇雅蠲齷深厚七律尤高華雄
渾獨出冠時於時詩道龐雜或仿白居易或仿黃庭堅揚萬
里或至仿袁宏道率以流易佻巧為能及仁龍詩出乃奏金
石以破蟋蟀之鳴宜其同時諸人咸相退避舟車所至求詩
文者屢滿戶外也

竹葉庵文集詩二十四卷詞九卷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國朝張填撰填字商言號瘦銅吳縣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官
內閣中書是編哀其生平之詩隨所游歷各為一集凡南海
集二卷西征集一卷熱河集後集一卷鳳皇池上集九卷南
歸集一卷渡渭集一卷秘閣集四卷乞假集二卷賜研堂集
三卷附載紅欄書屋擬古樂府二卷林屋詞七卷編年而不
體詩始於乾隆庚寅迄於乙巳十六年之作凡一千四百七
十六首其庚寅以前六十四首附存於卷六卷十鳳皇池上
集中詞起於康熙壬辰止於乾隆壬戌三十一年之作凡五

百三十四首皆其自為排比付之梓人自古所立集名以楊
萬里一官一集為最而查慎行隨筆立名其數倍之議者遂
傷於煩碎填詩不及慎行之半而立名若是之多蓋其無時
無地不以詩為事藉此未始不可以觀其進境固不必以煩
碎譏之已填才情情屬硬語獨盤後學山谷后山沿徐渭袁
宏道之習時流露於楮墨間少與蔣士銓齊名士銓以排集
勝填則以清峭勝家數固自不同嘗自言吟詩刻苦為鍾譚
家數所累故刻意求新不屑屑為尋常聲律之語力矯其蔽
于晦澀之作多半芟除雖不能卓爾名家亦可謂不落凡徑

吳又工於詞，穠而不膩，鮮而不靡，巧而不佻，曲而不晦，間入蘇辛，終歸周柳，似勝於其詩，故沈德潛為刊行之，而未及其詩也。

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 嘉慶丁巳刊本

國朝盧文弨撰。文弨有儀禮注疏詳校，已著錄。文弨幼承庭訓，復得外王父馮景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長則宗調元，壻而師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為異說所惑。官京師，與戴震友善。始潛心漢學，積於校讐數十年間，勤事升鉛，垂老不倦。藏書既富，著述益宏。其衣板將來，早為士林景仰。是集目錄有徐鯤識云：乙卯之春，抱經先生暨北自著文集，刻成二十五帙，尚未定卷次。先後先生還歸道山，鮑君以文力任剞劂，藏工孫頤谷侍御相與商榷，未選指示體裁，又與桑季康、興林

定標目之例，去取嚴審。又云：憶先生嘗言，前輩文集有係後人編次者，體例多未盡善。故於重纂之年，手編付梓，以及見書成為幸。乃此志未遂，留恨而沒云。則是集本非文弨所手定。嚴元照《悔庵學文》識其編次芟汰有不可解者，頗中其失。惟元照云：刊成五十卷，據鯤云其續刻十餘卷，當誣誣梁君曜北定之。當時刊成豈元照所見，非此本歟？（附未）集中訂正經史辨別異同，序跋諸篇皆極詳贍，核實其後秦味經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答秦西巖問母在為妻杖否書，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於禮經服制多所考訂，尤為精密。其傳

銘酬應之作亦通暢修潔無不雅馴由其學厚典籍之日多集雖不尚詞華實學本有可取固不能僅以文章家目之矣其名抱經者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也

辟彊園遺集六卷 乾隆乙卯刻本

國朝顧敏恆撰敏恆字立方號笠舫無錫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蘇州府學教授楊熙之顧立方傳稱其著有笠舫詩稿古文駢體等集傳本頗希此為楊揆合其駢體文詩詞于乾隆乙卯刻印行其時敏恆沒年矣袁枚隨園詩話最稱其昭明太子廟碑然其麗製不止此篇殆枚所見敏恆之文惟此為最早故特加紀錄也枚又稱其詩有韋孟遺意知其天才俊拔詩文無所不工蓋其沈酣卷軸驅使自如故文則字字珠璣言言錦繡沈博與行足以接軌六朝詩則清美淵深

真而不朴華而不綺晚以羣從失亡因而鬱鬱不免多哀感之音則其篤于性情其降年不永蓋亦有所由來也詩集前有揆撰小傳稱其詞華婉麗有玉田夢窗格韻是其餘技亦足以抗述古人使其獲享遐齡其卷帙當不止此然曾煥選其文於國朝駢體正宗畢沅選其詩於吳會英才集不待讀其全集已可考見其工詩能文唐人有一卷之詩足以名家者固不必以多為貴也何況遺稿至六卷之多哉是亦可以傳矣

南野草堂詩集七卷 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國朝吳文溥撰。文溥字博如，號澹川，嘉興人。貢生。阮元定香亭筆談謂其關中草閣游編為直逼古人。又謂嘉興有二吳，吳文溥可謂登高能賦。吳仇叔可謂博學多聞。沈濤乾虛詩話謂其為近日浙中詩人第一。關中閣游諸草沈鬱蒼涼，尤為獨絕。是文溥為浙中詩壇老宿，久為前輩所推崇。其詩五古以沖淡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皆得唐人風味。正始之音也。東坡隨園詩話補遺云：秀水詩人吳文溥，別十五年，今秋復來，詩已什梓，讀之轉多窒碍，不如從前之明秀信境遇之。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累人而師友之功不可少也。阮亭瀛舟筆談云：集中詩于少作多刪去，蓋文溥早歲多穠麗新艷，性靈灑落之詩，後入筆沉戎幕，優游歌詠一變而為雅正和平，集為其所自訂，盡刪其綺靡之詩。間載之南野草堂筆記中，而未編入全集。在文溥則以為有傷風雅，在枚則以為明秀之青，嗜好各有不同，不能持彼以繩此也。惟定香亭筆談瀛舟筆談隨園詩話所錄諸詩，今集中大半未收，即筆記中亦不嘗全有其刪汰之嚴，歟亦二書刻成後之作，未經續編歟。

晚學齋文集十二卷 道光庚子刻本

國朝姚椿撰。椿受學於姚鼐，文得桐城之傳，無不理充於中，聲振於外，觀其所撰國朝文錄，知其用功至勤，而用心尤密。故於文章之精誼，皆能貫穿蘊積于胸中，落筆時則法度謹嚴，無踏駁奔放之弊。而章思經義，開達疏暢，固淵乎懿乎梓，然儒者之言也。其集初以活字排印於杭，為六卷，曰通藝閣文集。蓋本之其刻詩之題名也。椿貽書莊芝階，謂古文壯歲後始為之，遽云由道通藝，有所未敢屬芝階重編目次，曰晚學齋集，訂為十二卷。于道光庚子刊行，後有門人楊象濟跋。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言之甚詳，蓋其詩賦則早年致力頗深，得王祖之傳，一以格律為主，多本唐音，後相勸其知古知今，積為經濟，毋以摘句尋章，搜羅矜奇，至獨角麟類萬牛毛，故從爾學為古文辭，其詞旨溫厚，雅正和平，淵源有自也。至文錄一書，頗近考據一派，不盡桐城之傳，則其意在考獻徵文，以書傳人，固不必為守師說已。

通藝閣詩錄八卷 道光癸巳刊本

國朝姚椿撰椿字春木一字子壽江蘇婁縣人諸生椿於詩不甚愛惜所作恆棄擲不存其王芑孫吳錫麒為之點定者亦未留稿後彭兆蓀以此相責始錄而存之手自編定為八卷於道光癸巳梓行皆其嘉慶己巳以前之作也前有自序云予十歲許以全唐詩出入懷袖間丁卯別惜抱先生金陵西上竊以杜詩之學於是復加研求焉知其詩學功深取法于唐人者多也郭麐靈芬館詩話最稱其大龍漱靈巖送毛生甫赴閩劉松年十八學士圖望黃山諸家詩為類挂淋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直入唐人之室由其本原經術胸中有數萬之書故能融會諸家拔戟自成一隊五古則自樹風骨沈鬱礪礪七古則慘淡經營清新圓潤自蜀還吳後正值潢池寇警直書所見有少陵香山新樂府之風王和甫楊山房詩話稱其才情宏放如天馬凌空不宜羈勒由是而充之則所謂詞源傾倒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足以繼吾鄉趙升之張策時而起者為美也

芙蓉山館文鈔一卷續一卷 嘉慶乙巳刊本

國朝楊芳燦撰芳燦字才叔號蓉裳無錫人寄籍金匱因家焉貢生官戶部員外郎芳燦詩文少即華瞻試江寧見賞於袁枚彭文勤視學江蘇大異之字以兄女趙懷玉為志慕稱其所著有真率齋稿十二卷芙蓉山館詩詞稿十四卷駢體文八卷行世今所存者詩鈔八卷詞鈔二卷文鈔二卷蓋其散佚殆逾其大半矣芳燦驚才絕艷工於四六之文上掩溫邢下儕盧駱世謂盈川復生嘗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橫沈博奧衍斯儼體之能事已蓋其以四傑之才思兼六朝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采色金聲玉振錦繡花園其詞藻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故其不由科第起家而朝廷有大著作必以屬之在當時固無其偶也李光燾國朝先正事略稱其與修會典公餘擁書縱讀務記覽為詞章後主衡杭及闕中書院數年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云是其春風時雨沾溉無窮而考獻徵文功垂藝苑又不能僅以文章家目之矣

桐花吟館詩稿十二卷詞二卷嘉慶丁卯刻本

國朝楊燦撰。燦字同叔，號荔裳，金匱人。乾隆四十五年占試，賜舉人。官至四川布政使。燦早負才名，與其兄芳燦有二難之名。詩初學長慶，隨福安康征郭爾喀後，出塞數千里，耳目所見，得未曾有。於是境益日險，夕亦日奇，駸駸乎入杜韓之室，得其雄麗之氣，而無溫物之弊。蓋造化與區，久而必發，窮荒戡地，天或俾翰墨以發其奇，故其異境天開，詩格與之俱變。字外有力，紙上生芒，與臂毫佩玉，雍容華要者，固自不同。洪亮吉評其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其學有功候方之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燦一細一險，旗鼓相當，未可軒輊也。葉德輝郎園讀書志云：方伯兄弟懷雕龍繡鳳之才，挾畫日凌雲之筆，才情藻麗，華芳交輝，然皆不由科第起家，遭遇極其奇特。兄農部君以縣令入貲為郎，典冊高文，凡朝廷有大著作，必首推君。詩則瑰麗闢深，不愧作手。方伯詩雖幽鑿，又復魄力沈雄，山川之助，得自窮荒，勞苦之思，出以坦易，皆富貴中人詩所未有者。也是知難兄難弟，其才不讓於郊祁，聯珠之集，接跡風人，洵藝苑之美談，詩家之盛事已。

芙蓉山館詩鈔八卷詞鈔一卷嘉慶乙丑刊本

國朝楊芳燦撰。芳燦秀絕寰區，早負文譽。趙懷玉為志墓，稱其四歲即能讀唐人古今體詩八百餘首，稍長為詩，時得佳句，蓋其自少即寢饋唐人吟詠之中，故發為詩歌，靡不妍華奪目，無論五七古近體，皆能嫺采於濃麗溫柔一派。吳嵩梁石溪舫詩話稱其才華絕世，與弟荔裳方伯早負盛名，十年以後，詩律益細，藻采不凋。七古近體擅場，五言長律尤為絕調。七古詞響四傑，七律抗衡西崑，非律妙處，以義山之工麗，香山之纏綿，加以沈宏開合，具體少陵，不襲其貌，而得其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每逢佳題，肆思以就，迴波舞雪，振羽沈宮，聲情之美，往往移人。洪亮吉評其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今讀其詩，冥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則得之少陵者為多。而縛麗濃情，有時或感時傷事，得風人之旨，則得之義山者亦多。詞取妍華，而不乏興象之致，則其得力于西崑也。至其詞清妍婉麗，兼有夢窗竹山之妙，則王昶所評為允當矣。大抵挹其精采，如啖鮮荔，支香色味三者俱佳，真足令才人學人一律拜倒，其不由科第而能執耳騷壇，非偶然也。

王夢樓詩集二十四卷乾隆己卯刊本

國朝王文治撰文治有快雨堂題跋已著錄此為其所著古近體詩凡二十四卷晚年手自編訂梓行者文治早負詩名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一體其深純精粹遠過時流其時枚早年引退以詩鳴江浙間氣族之盛天下翕然宗之文治繼其後而聲華與相上下枚稱其詩如細筋入骨高唱凌雲其工力之深才力之足以相敵即此可見故枚亦推重之而無間言蓋其詩雜神趣熟於內典取徑獨別故能傾倒一時嘗自言曰吾詩與字皆禪理也洪亮吉評其詩如太常法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究係正聲未嘗以其好用釋子書之故詆其為旁門則以其能得摩詰之魂在乾嘉詩人中能別開蹊徑自名一家也韓承烈說波載淨豐宮仙女請其作催妝詩事雖近詭誕然觀其行無遠近必以歌伶自隨而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肩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其卑也跌坐室中則其本位業中人墮入文字業障而性靈不昧歷劫猶存其詩通佛果通鬼神或者當時真有其事未可知也

抱山堂集十四卷嘉慶辛酉刊本

國朝朱彭撰彭字亦錢號青湖錢唐人諸生彭博洽羣書尤熟於掌故嘗撰吳越古蹟考若干卷南宋寓居錄若干卷足以傳後惜不戒於火致使文獻無徵又撰湖山遺事詩二卷搜采西湖軼事考證詳明其詩古體則矩矱從容今體則聲情高遠有修潔自喜之致無矜才使氣之失恬和醇粹一本唐音規西泠諸子脩然遠矣王相蒲褐山房詩話云西泠自金江聲厲樊榭杭堇圃汪槐塘後大雅將淪青湖獨承其後以詩法指示騷壇每言浙江明李多學鍾譚漸非予正自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間陳卧子先生司李山陰力求復古後如西泠十子皆奉司李之緒餘西河毛氏幼承賞識亦承其宗即竹垞太史初特並效唐音百餘年來浙中詩派實本雲間至康熙中葉小變其格吳孟舉查初白出競為山谷誠齋之體揚李學耆靡然從之而武林兼學唐宋無所取裁故青湖專以歸愚宗伯別裁諸集傳示學者於詩學自為功蓋自江聲以後西泠詩派屢變而皆未脫宋人門戶彭獨振以唐音故四方名士從游者眾當時抱山堂之名直與隨園並峙是知其才力固有以異於人而足相敵也至其湖山遺事詩郭麐靈芬館詩話沈

清範虛詩話皆徵引之惜今世無傳未窺其全豹然言鼎一
變固尤愈於過屠門而大嚼也

竹初文鈔十二卷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錢維喬撰維喬字曙川號竹初武進人乾隆二十七年
舉人官鄞縣知縣維喬家世清華博綜典籍晚逃禪悅享幽
棲之樂垂三十年平生詩酒流連為當時名流推重而春閨
屢蹟未嘗以金紫榮心畫得吳岡之傳茂密峭秀兼擅其勝
此為其所作雜文取法震川以上窺韓歐不僅疏通暢達且
能沈潛反覆得其義法之所以然蓋其經史諸子百家文集
積累在胸故造句選詞無不雅飭其文一以法度為主不肯
稍軼于矩矱之外故佛經偈語亦未嘗牽引其說全無才難
縱橫未歸純粹之弊源流極正本自可傳昌黎廬陵雖未易
言接跡震川無愧色也

竹初詩鈔十六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錢維喬撰。維喬為錢文敏祖城之弟，早負郎度三絕之稱。家學淵源，不廢吟咏，於書無所不讀，尤好仙釋家言。管鵬山贈句云：「吏兼仙佛隱，藝絕詩書蓋絕實也。」卷首有洪亮吉序，謂其才最高，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迄北宋諸家，無不涉曆。近體則尤近大曆十子，雖心摩古人而于古人之外，別有一種幽奇靈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趙懷玉序謂其詩出入李杜，參之以東坡，其思深，其學博，故與會所至，不名一家，末有袁枚跋，謂今人七言從唐人入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者多轉韻，從宋人入手者多一韻到底。什初先生深于李杜，而略于蘇黃，所以獨臻上乘。學者當以為法。云：宋國朝詩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而宋詩質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絳艷流為對句之小詞，維喬所宗者盛唐，雖熟於楚典，而未嘗拉雜堆砌，宜其為同時諸人所推重矣。後附鸚鵡媒乞食圖傳奇，雖有金元雜劇風味，然遊戲之作，究不能附刻並行。今析出別存，茲不具錄焉。

是程堂詩集十四卷 嘉慶十九年刻本

國朝屠倬撰。倬字孟昭，號琴鵠，號潛園，錢唐人。嘉慶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改江蘇儀徵縣知縣，擢九江袁州府知府。倬工詩善畫，鄉舉後讀書清平山中，與一時名流以詩文相鏤。屠阮亨瀛舟筆談載其弱冠登第賦才卓犖，以詩就正，余兄兄題其首簡云：「稿中諸詩皆有宗法，精思雋句，頗自不凡，平力甚富，所願進而不已，烏知其所至耶？」按琴鵠之詩，自抒性靈，不專派別，有是程堂集，繼入詞館，今為名翰林矣。蓋其以詩就正阮元時，尚在未通籍以前，知其早歲即以詩名，為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所推譽。雖前輩宏獎後進，要其才力固足以動人也。郭麐序稱其詩氣抗以爽，音大而宏，不名一家之學，而發揚蹈厲，有幽并烈士、河朔少年之風。則其晚年學益日深，詩格為之一變，已造其進境矣。集為其手訂，大抵風骨清矯，在東坡山谷之間，題畫之作尤為雋妙。而其生平豪情壯氣，不可一世之概，又復時染其筆端。集中大雨至拂塵奔云：「山上白雲山下水，水聲只在隔山聞。看來雲水無分別，便是青山亦化雲。其一種為飛魚躍活潑潑地之外，非才思橫軼，恐不能到此境也。」

卷施閣詩集二十卷附結軒詩八卷更生齋詩十卷詩餘二卷
乾隆嘉慶先後刊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幼承母教以詩古文名少與同邑黃景
仁詩歌倡和時人目為洪黃是集皆其手自刪訂編年始于
乾隆己亥迄于嘉慶癸亥凡二十五年之作其曰卷施閣者
蓋取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之語因以名其集也曰結軒詩
則以漢書地理志會稽鄞縣有結軒亭南越志葉結腹中有
雙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結取食以寓其後從負米慰母
與英雙之早出暮入相類故集中皆其侍母時之作也曰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生齋者則自伊犁戍所歸自號更生居士遂以名其集焉其
詩奇思獨造遠出常情五古歌行傑立一世王昶稱其五古
仿康樂次仿少陵七古仿太白嘔心鏤肺總不欲拾前人牙
慧袁枚稱其詩學韓杜秀出班行沈濤稱其辭翁亭詩全奪
胎廬陵集中贈沈遵詩張維屏稱其贈友諸什情溢於文蓋
其於唐宋大家諸集終日鑽鑿于中不覺有時相似其未達
以前於天都華嶽皆極其顛故詩多奇警及登上第侍使鄂
其詩稍遜于前及至萬里荷戈身曆奇險又復奇氣噴溢大
底出之于親歷故自少壯至老絕無類唐之筆信乎山川之

能助人也亮吉曾讀北江詩話有微鍾嶸詩品畫品之例評
隔同時諸人之詩而自謂其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張祥
河謂其為諫詞以其妙於回旋乃益見峻嶺之不可及可謂
亮吉知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卷施閣文甲集十卷補遺一卷乙集八卷續編一卷更生齋文
甲集四卷乙集四卷續集二卷乾隆嘉慶先後刻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與孫星衍論學相長沈深經術世有孫
洪之稱工駢體文根柢於漢魏六朝其朴質處似蔡中郎適
宕處似鮑參軍爾穆則似唐張燕公平生嘗舉荀子語為人
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讀書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學故文
字中所用皆經史小學訓詁不涉雜家異氏之書蓋其茹涵
既富運以獨到之精神無不奇氣縱橫淵雅深厚而思深好
學筆又足以達之劉勰所謂英華出於性情則其志行氣節

有以使之然也惟集中自敘所著書與他人說經之言多以
偶說述其宗旨則數典繁碎傷氣格而破體例究非所宜至
貴州水道考則典贍詳覈地理為其專門也江藩漢學師承
記云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談次偶及興縣君云在江都
藩援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
艾石籠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
寓書於藩謂興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
志豈可疑為無此事者纔纔千言反覆辨論蓋各尊所聞本
漢學家之獨詣此不足以為亮吉病亦足以見其立言之不

苟矣卷施閣集為其通籍前後之作更生齋集則其天山放
歸時之作也據其曾孫用懃跋亮吉曾於禮虛象次手鈔讀
文二卷署為續集以別於前刊之書又云更生齋詩文集刊
至嘉慶癸亥止皆曾大父手自刪訂始付刊刻云

芳茂山人詩錄九卷 嘉慶戊寅平津館刻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有古文尚書鄭注已著錄星衍著述之富不逮其身詩則非所留意故未嘗存稿彙刻此為其沒後其弟星衍襄輯平日所存編為澄清堂稿二卷續稿一卷濟上停雲集一卷粗船詠文集一卷治城絮齋集二卷治城遺集一卷治城集補遺一卷凡九卷蓋搜羅於叢殘之中未能次其先後惟略以類相從耳其詩初學太白昌谷以奇逸勝晚年冲和靜穆頗近香山當時與洪亮吉齊名鄉里有孫洪之稱錢維城選刻其詩於毗陵七子畢沅選刻其詩於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會英才集中惜其中遺棄稍未克一新壁壘其贈索枚詩有句云等身書卷著初成絕地通天寫性靈我覺千秋難第一避公才調去研經其生平大旨于此可以見其端倪故亮吉作詩評一百餘人見北江詩話惟星衍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察星衍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蓋以其晚就金石有傷風雅也索枚隨園詩話余嘗謂孫淵如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又云向讀淵如詩歎為奇才後見近作鋒銳小穎詢其故緣逃入考據之學故也此詩錄九卷少年之作為多才思橫溢無愧奇才而其中凄艷絕倫之

作求之古人集中亦不可得宜乎其詩為同輩中第一即此已足稱雄壇坫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甌北詩集五十三卷 嘉慶壬申家刻本

國朝趙翼撰翼有廿二史劄記已著錄是集皆其所作古近體詩隨年編次自古詩集之富未有陸游楊萬里國朝則查慎行及翼觀翼所撰甌北詩話知其自唐宋以來諸大家集皆能窺涉其津奧其論列諸家吳偉業後獨舉慎行則慎行詩之空靈變化翼性與之近也孫星衍為志墓稱其高才博物既歷清要通達朝章國典尤邃於史學所為詩無不如人意所欲出不拘唐宋格律自成一家蔣士銓為序稱其詩得江山或馬之助以發揮其奇興酣落筆百怪奔集故奇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雄麗不可遏視袁枚則謂其忽正忽奇忽莊忽俳俚史方言皆可闖入葉德輝即園讀書志謂其集中七律尤為擅場其運典如數家珍而不覺其為排偶之句此等處似猶勝于蔣袁兩家蓋甌北負長江大河之才百怪魚龍皆為其所包孕有時一瀉千里奔騰奔騰駭心怵目若行乎其所得不行甌北之所長在此同人之傾倒亦在此誠我朝卓然一大家云集中五言論古諸作發揮太盡於一倡三歎渾厚含蓄之古法幾不復存七言古詩時見剝滑惟五七律多工巧奇警之句足與慎行抗衡在同時諸人中固可謂首屈一指者矣

甌北詩鈔二十卷 嘉慶庚辰刊本

國朝趙翼撰翼詩初刻全集為五十三卷晚年乃刪存十之三四手訂是集分體重編刊行之間附以袁枚祝德麟李保泰諸家評語凡五言古詩四卷七言古詩四卷五言律詩二卷七言律詩八卷絕句二卷都二十卷翼詩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其才氣橫溢力足以辟易萬夫而刻意生新不斤斤於格調精心孤詣可以直逼古作者堂奧而自成一家其詩話中論詩獨舉查慎行然王士禛之高秀朱彝尊之深厚衡之慎行實所未逮惟當兩家並時之時慎行乃能陶冶性靈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開門徑以典之鼎足頡頏其間此則慎行所以為不可及翼可謂獨具隻眼矣考乾嘉之際袁枚蔣士銓主盟壇坫聲氣盛於一時翼乃以組織精緻崛起其間以與袁蔣齊名其獨具隻眼于慎行者可以覘其意旨之所在矣張舟跋稱全集乃隨年編次古今體散布於卷帙中長篇短章參差錯出尚難使各體精神一一顯露不如分體刻之則一體有一體之工力承學之士得易識指歸云然年編次可以考見其進境且知造詣之淺深舟所云云未足據為定論也

香蘇山館詩集三十六卷嘉慶二十三年刻本

國朝吳嵩梁撰嵩梁字子山號蘭雪東鄉人嘉慶五年舉人候補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是集凡古體詩鈔十七卷今體詩鈔十九卷西江靈秀之氣代毓聞人自明以來稱詩者眾而卓然傑出號大家者將士銓後嵩梁起而繼之初從翁方綱學入都後與王昶法式善遊自是遍交海內名流唱酬無虛日授受具有源流學問具有根柢王昶稱其詩如天風海濤滄滄浪浪足以推倒一世豪傑王文治稱其詩才湧如潮精銳於月音節之妙可被管絃洪亮吉稱其詩如仙子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花自鏡風格素蠶稱其詩神機流轉一片清光本非過之譽亦非阿好之私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載琉球人以得嵩梁詩為珍寶梁結士兩般秋兩盒隨筆載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集一龕以梅花供之稱為詩佛蓋其詩沿六朝規格則似唐之溫李其清婉處與長慶為近而下匹梅村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而無江西生硬鏗鏘之習其名動四裔譽滿南北不偶然也郭麐靈芬館詩話稱其兼工詞令為金荃之亞是則才人之筆固無施而不可者矣

百一山房詩集十二卷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國朝孫士毅撰士毅字智治號補山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靖事蹟具國史本傳朱珔為撰家傳云公生平酷愛石有米顛之癖嘗督學黔中見山澗五色石如拳如指如馬如蛇如梅竹枯木者雖雕鏤繪畫工巧不能過下與命僕夫拾以歸擇最佳者一百一枚貯之書齋署曰百一山房暇則寄意吟詠與杭董園吳西林諸老輩相砥礪故詩文獨能出機杼云按士毅揚眉中外屢著戰功名在史宥原不必與文人爭壇坫之一席而宿嗜吟詠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老不衰往往於羽檄交馳之暇長篇大作揮灑淋漓學術深醇詞皆平正典實有先正遺風一代平亂之臣應運而生者其氣象固終不侔也集中五七古渾厚沈雄骨體高尚五七律不作唐以後語七律尤高華典瞻精光昱然言情之作又極凄婉蓋其才氣縱橫而又工于研鍊無一字一句不出以矜慎所存詩雖只十二卷皆能出其胸中之所有絕不依傍前人故功業未能掩其文章不愧作手宜乎當時朋舊無不交相推許其為詩壇主盟也集為其孫均所刊距士毅沒後二十年矣

嚴冬友詩集十卷 宣統三年觀古堂刻本

國朝嚴長明撰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乾隆二十七年
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侍讀是編為葉德輝所彙刻曰歸求
草堂集六卷則其乾隆辛未迄癸未凡十三年之作也曰秋
山紀行集二卷則其官內閣時應酬木蘭沿途所作也曰金
關攀松集一卷則其庚辰游岱嶽之作也曰玉井夢蓮集一
卷則其乙未游嵩嶽之作也長明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數
千通日夕吟哦其中嘗謂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通
文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難傳後其自命如此故其為詩無不鴻博氣恬而法密神清
而韻和詩律極細詩功亦深宜其為當時詞壇名宿所推舉
沈袁枚為序其集皆相傾倒也德輝郎園讀書志稱其詩自
通籍至官侍讀止隱隱編年之意詩筆雄健資之以典籍益
之以國故擴之以江山之助故宏肆而深刻能入詩家堂奧
惜入關中及歸廬山以後其詩不傳無從窺其全豹本書首
有序云先生詩自召試至官內閣其境前後不同詩亦隨時
而變秋山紀行寫塞外光景至今讀之朔風秋草如在目前
其游嵩岱二嶽之作則銳刻造化驅策山靈尤為有山水以

宋未見之奇作云雖不免過情之譽要其詩致清遠善能借
古人意境轉進一層固不失為一代作者微惜其不能造意
造句是以尚難方駕古人其集久晦無人為之表章刊布殆
以此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有正味齋駢體文二十四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吳錫麒撰。錫麒字聖徽，號穀人，浙江餘杭人。乾隆四十年進士，官祭酒。錫麒本以工于駢儷見稱於時，自其沈博瑰麗之才，驅使卷軸，無不如意中所欲言，而又不矜奇，不恃博，詞必取于經史，體必準乎古初，能合漢魏六朝唐人為一體而治之，胎息既深，神采自王，而詞旨溫厚，典雅和平，則其生際昌期，境也有以使之然也。同時袁枚亦工四六，枚以疏爽勝，錫麒則以整飭勝。鴻篇鉅製，駢駢手與古作者抗手，故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復先相踵。外國使臣亦知其名，高麗至出兼金購其全集，厥肆為之一空。張維屏松軒隨筆稱其名重中外，詩文集勢故賈人漁利致富云。故其集則刊本頗多名，則贈友人口家，雖戶誦已及百年，此為其家所刻，蓋錫麒手自編訂者，故率爾標版之文多未闕入也。

有正味齋詩集十六卷外集五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吳錫麒撰。是集為其所著古今體詩，外集則其南北曲也。浙中詩派自朱彞尊查慎行後二十餘年，屬駕杭世駿起而振之，及抗厲強謝嗣音者遂少。錫麒以雲蒸霞蔚之文，合雪淨冰清之作，馳聲藝苑，獨出冠時。既工駢儷，兼善倚聲，而詩才超妙，能融貫漢魏六朝三唐，而博之以宋人之意趣，故音格高而無浮響，功力厚而有深思，格律森嚴，步伐齊整，賦得體，則純用唐法，兼有眾長，瑰麗雄奇，別開蹊徑，館閣風氣為之一變。由其于詩功用力至深，故能臻此絕詣。為同時諸

人第一也。惟其詩雕琢過苦，研鍊過深，往往掩其才氣，洪亮吉北江詩話評其如青練溪山，尚未蒼古是已。至於以其餘技度曲倚聲，清深華妙，細膩熨貼，亦復接跡玉田，詞音白石勝于其詩，大抵錫麒文比詞勝，詞比詩勝，故當時其詩詞稱道之者少，論者謂其為文所掩，殆其然歟。

五百四峯草堂詩鈔二十五卷 同治甲戌刊本

國朝恭簡撰簡字簡民號二樵順德人貢生嶺南自三家後
簡繼起冠時十歲即能詩李文藻令潮陽見而奇之曰此必
傳之作也故其足跡不逾嶺海而名動於大江南北洪亮吉
北江詩話云作詩造句難造字更難造意造句則非大家不
能近日順德恭簡經簡頗擅此長惜年甫四十而卒然所存
諸詩尚足以睥睨一世王初蒲揭山房詩話稱其詩峻拔清
峭刻意新穎言人所不能言五言七言多未經人道語張維
屏總松廬文鈔稱其由山谷入杜而取鍊于大謝取勁于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恭取出于長吉取艷于玉韞取瘦于東野取僻于閬仙鍾馬
鑿馬雕馬琢馬於是成其為二樵之詩黃培芳香石詩話稱
其羅浮詩能獨開生面而水簾洞一首喜寫難狀之景七言
一句數層極頓挫之致今觀其詩意境幽峭吐屬深警夏夏
獨造劇目恍惚似非經營慘淡不能成一語者而才思敏捷
長篇短什揮灑自如由其天姿既高而又深造有得故雖絕
幽鑿險若出天成洵可謂一時才士矣惟其奇崛而或失之
割鑿為可惜耳

青園遺集四卷 乾隆三十三年刊本

國朝薛起鳳撰起鳳字家三號香聞居士吳縣人乾隆二十
七年舉人居常好為詩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述其與彭紹
升論詩之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末有不端其志而能為詩者
求端其志莫先於知道矣孔子讀詩三百篇獨贊鴉鵒燕氏
為知道然則為詩者亦求為周公尹吉甫其人而可也又曰
古聖賢人尚矣次焉者其惟志士乎志士之詩吾於近世得
二人焉曰謝翱曰杜濬其志深其思苦其音哀平生大旨具
在是矣起鳳稱其詩思深味隱耐人尋索富欲偕一世之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微儒佛之樊游大同之字雖終鬱塞以死而語言文字之存
可考而知也大抵其詩心境空明得佛家真諦形之歌詠固
自可傳故紹升為錄而刊之惟其持論甚高而未得騷人之
旨古人以詩觀風化今人以詩寫性情須知笙簫箏笛俱不
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謝翱杜濬皆遭遇非時目觀祖國
淪亡發為哀怨之音以見志幽傷悲苦境地使然若其生際
昌期而必一如起鳳所言之哀怨則是無病而呻吟何在而
見其真性情哉試觀劉誠意覆瓿集皆元時之作則多抑塞
憂愁之音其後遭遇聖明發為詩歌則如大塊噫氣風流乎

開國之音可見詩本性情固不可以強已蓋起鳳生性孤冷
遁入禪門與紹升有同好放言高論初未計及信今而傳後
也

楊甫未定稿二十六卷續一卷外集四卷讀賦危言一卷
國朝王芭孫撰芭孫少負才名以縣學生獻賦行在欽賜舉
人考取咸安宮教習年滿引見以教職用選華亭教諭嘗欲
買田築莊於楞伽山因號楞伽山人客京師館董誥家六年
客齊邸又六年中間往來梁國治王杰彭元瑞諸家為代削
草故雖未注朝籍而朝廷有大典禮文章之事未嘗不操
筆於其間其論古文謂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
所不有而後可以為大家自非馳騁於東京六朝沈博絕
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

語於文犬羊之聯耳觀其持論具見其造詣淺深故其為
為文不拘拘於桐城法度而胎息於秦漢諸子兼採於漢
魏晉六朝之菁華讀其讀賦危言一書可以知其寢饋於八
代之功深矣又嘗謂宋以後歐曾虞范數公之文非不古
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矣蓋
韓柳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掃而空之融
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寬絕千而不愜於柳亦由方氏所涉
於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其論方芭之弊頗中肯
綮故方文雖雅潔而變化無多然芭孫之文雖能得韓柳

之模茂奇崛而於古文之義法研究未深其曰未定稿者
自竭志其願學之心蓋亦自知其未足以抗跡古人也

松壺畫贊二卷 光緒庚辰潘氏刊本

國朝錢杜撰杜原名榆字叔美號松壺仁和人按察使錢琦
子也候選主事是集皆其所作題畫之詩初刻於金陵隨
園再刻于南陽三刻于武林道光庚寅程庭鷺即隨園故
補刻五十餘首重梓于吳門故均散佚庚戌庭鷺得杜自定
稿本再刻之即此本所由出此為徐琪手書精刻潘祖蔭滂
喜齋藏板也杜家世鼎盛訓出過庭故學有淵源工書善畫
生平足跡幾遍天下以畫名于一時詩非其所留意然常以
讀畫寄邱壑之情復以遠游獲江山之助詩遂揮灑淋漓自
寫生趣神思散朗意句自深雖不以苦吟取工而棲心邱壑名
利兩忘供養於雲煙之中寄興於町畦之外胸次本無塵累故
所作亦不琢不瑣自然拔俗蓋其以畫之餘事溢而為詩而又
能得畫外之趣不必限以繩墨格律自高超妙清曠亦教外之
別傳矣高郵靈芬館詩話云題畫之作別是一種筆墨或
超然高寄霞想雲思或記物興懷山心水夢故工詩者未必
知畫能畫者又未必工詩求如雲林石田諸先生蓋亦寥
寥矣余所交知惟鐵生最工此體後又得錢叔美松壺畫
贊與鐵生可謂異曲同工不僅詩中有畫誠確論也

板橋詩鈔四卷詞鈔一卷道情一卷家書一卷題畫一卷手書

鮑馴肱

國朝鄭燮撰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范縣知縣改調濰陽以歲飢為民請賑忤大吏罷歸燮詩詞書畫皆曠世獨立自成一家其視古人亦罕所心服性疎放不羈日事詩酒與騷人野衲作醉鄉遊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所畫蘭竹石則峭倩別致詩詞則不拘體格興至即成頗近白居易陸游故時人有鄭處三絕之目而三絕之中有三真曰真氣真意真趣也是集為燮所自定手寫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刊卷端自序云余詩格卑下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好事者促余付梓自度將來未必能進姑從諛背直慚愧汗下可謂不自滿者矣然其詩取道性情務如其意之所欲出流露靈府蕩滌塵壒視世間無結轡不可解之事即無梗咽不可道之詞故述事言情往往惻惻動人得興觀羣怨之旨其題畫之作更別饒逸趣能使讀者心曠神怡後世有效其體者不流于江湖即近于村野所謂學我者死是不可以誣及燮已而其詞勝於詩弔古撫懷淋漓慷慨寄弟家書數紙則老成忠厚之言大有真卿展誥之推家訓遺意固世間不可磨滅文

字也又其家書云凡人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微特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是其無處不真其狂為不狂尤可為世之以文字自滿科第自榮者藥石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 嘉慶丙子錢氏刊本

國朝王良士撰良士原名雲字仲瞿號蠡舟又號昭明閣外史嘉興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良士少負狂名言論舉動皆不欲與眾人同嘗自言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故其為文無不奇肆而以雄博見長雖流傳者不及陳維崧卷帙之富然縱橫磅礴已自名家固不必以多為貴也其穀城西楚霸王墓碑實光緒評為二千年以來無此手筆洵非虛美蓋其工於駢體真可壓倒齊梁如決汝漢淮泗而注之江合金銀銅鐵為一鑪者也其集為嘉慶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子錢泳刻于邗江印刷無多板燬于火故傳本極希光緒辛巳湖北官書局刻袖珍叢書本較此本多代華頂百五十茅庵乞米啟祭先祿大夫素香公文為師禹門刺史送琴師張愛堂道士入東磊山序三篇其餘次序亦與此不同蓋其別有所據非從此本出矣而其殘闕處則亦與此本同蓋良士生前未自存稿沒後其文始傳原本殘闕故亦無從校補也吳振棫杭郡詩續輯載吳白華總憲薦其能為掌心雷可滅楚蜀教匪疏上吳以罷官然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續編引奔榆山房筆談云吳白華先生省欽王仲瞿座師也先生官

總憲薦仲瞿精五雷法可制邪教仲瞿以詩却之有百里雄雷驚孝若八州生鐵鑄顏回之句又松軒隨筆云吳白華侍郎曾館于和坤家仲瞿三上書於白華請參和坤三書今載集中觀之猶覺氣扶風霜力排山嶽然則白華後以黨附和坤落職若聽仲瞿之言猶可以為晚蓋乃進退失據反藉薦仲瞿掌心雷法欲輕脫其罪而以此累及仲瞿是可哀已是則良士未嘗累省欽實省欽累良士振棫之言不足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煙霞萬古樓詩選二卷詩錄一卷咸豐元年徐渭仁刊本

國朝王良士撰良士少以任俠破家詩文皆有奇氣嘗執贄於袁枚枚極賞之生平足跡半天下藉名山大川以擴其胸次故詩尤壯濶間抒悲憤以寫其厄塞亦多磊落之氣而無幽憂之音錢泳題其詩稿云斗牛之光芒角四起河海之水縱橫萬里蓋亦一時霸才也而乃屢上春官不售足之落魄以死詩稿十餘卷病中以付陳文述子裴之裴之沒後道光庚子文述以裴之所選存者編為二卷刻于繁昌故復散佚咸豐元年徐渭仁重寫刻之並從舒位瓶水齋集文述頤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居士集錄其附刻者及位鴉藤山館詩話采入者編為一卷附後以行焉則此固其選本不過什百之二三然即此以足見其才情富健奇氣縱橫宜乎以豪快側艷之體推倒一時詩壇點將錄比之水滸傳中之黑旋風曰牛而鎮則黑冥如其來如學萬人敵豈非以其豪放氣盛力足以辟易萬人歟比擬之工固亦良士定評也惟小傳稱其一日忽無疾卒後嗣爭產不殮俄而尸厥然起遂出門棄家不知所終據沫溪園叢話載其沒於嘉慶丁丑八月初一日親見之而親記之當時無此怪誕不經之事位為良士撰文述亦本故交而乃傳誣罔之談為後世口實何也且

郭麐靈芬館詩話載其子人樹小名善才為詩時有佳語清雋不俗則其子尚能傳其家學而良士身外並無遺產又何爭之有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小謨觴館詩集八卷一嘉慶卅續集二卷嘉慶卅本

國朝數兆孫撰兆孫字湘涵一字甘亭江南鎮洋人諸生兆孫蚤以能詩鳴少務為瑰琦中年後鑪錘原有才調並雄後以講求心性境益澄澹孤賈情與理會出入於唐宋諸賢而以杜甫沈鬱為歸宿造意鍊句尤為慘淡經營雖奇思壯采生氣勃勃尚難與舒位抗行而清深淵雅似又過之大氏合天分學力乃克成為一代鴻駿之才也是集為兆孫手自編訂其目有六各有小序曰樓頌集則乾隆辛丑迄丁未隨其父樓官監武時之作也曰南鴻集則丁未迄庚戌由監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回吳時途次之作也曰星社集則庚戌迄壬子隨親賴州時之作也曰慵書集則乙卯迄嘉慶戊午客京口客楚州時索筆之作也曰筆枕集則己未迄癸亥館吳門陳希哲敦好齋授讀時之作也續集二卷則自丁卯至丙子凡十年之作不分集亦無小詩而以所作詞編為詩餘一卷附焉前集嘉慶十一年刻于邗上曾煥郭慶為之序像贊則孫均所作也將兆孫年三十八歲矣續集嘉慶二十二年刻于吳門時年四十九歲矣蓋其一生際際素筆依人而其好名之心不得不託之詩文以傳不朽矣且及身寫定自擇白詩甘苦自知得

失亦自知因無煩於選家之各具手眼論甘而忘辛是升而非素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小漢陽館文集四卷 嘉慶十一年續集二卷

國朝彭兆蓀撰前集四卷為賦序書記碑銘雜文刻于坪上王芭孫為之序續集二卷為序書記誄哀辭贊銘墓表跋刻于吳門都一百十二篇皆兆蓀手自編定者已孫謂其少長邊塞多接通流精爽緣起熟析利病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羈愁騷屑推擲拂鬱以激宕其中之所存錄是倪辭異采匪意橫發長篇短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陽開陰闔神出鬼沒而一皆以自載其心蓋其以沈博絕麗之才嘗為胡克家校刻文選故精熟選體鑽研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深探常漢魏以迄沿洄六朝故發之為文無不風骨渾成神與古會宜乎與胡天游洪亮吉項背相望為名流所推惟其涉獵既廣其中不免龐雜又以性喜馳騁恣筆所之每思別出機杼以自成一家故不甚循繩墨而雅俗雜陳瑤玉錯見不免漸染踏駁之弊姚椿嘗誚以一規於正蓋以此也而細大而捐條格勿剪編訂時又未能割愛傳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為患殆俱有焉

句餘上音三卷 嘉慶乙亥董氏刊本

國朝全祖望撰祖望之學淵博靡涯于書無所不窺少從同里范氏天一閣陳氏雲在樓武林趙氏小山堂借所未見入庶常館時復借永樂大典盡讀之窮一生之日力測學海之津涯學益沈博故其著述甚富歷碌貫穿能發前人所未發王應麟黃震以後一人也東坡隨園詩話謂其生平不樂賦詩呈李穆堂侍郎云生平生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就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其宗旨可見然其門弟子董秉純撰祖望年譜稱其乙亥五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歲辛正月手定文稿得五十卷剛定詩稿自辛酉以前盡去之辛酉以後收其十之六得十卷移交馬氏叢書樓後歸杭董浦索之再三不應秉純至京師取殘稿按手定目重鈔之則祖望雖不樂賦詩而亦未嘗無偶作也是集為秉純所編卷端祖望自序云予自京師歸連遭荼苦未能為詩除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有真率之約決旬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之遺事缺失多標其節目以為題雖未能賅備然頗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聊以志社之學故爾會予又將有索食之行未能久預此良會同社諸公因

稟集四月以來之作。令予弁首而題之曰土音。以志其為里社之言也。年譜云。乾隆七年壬戌四月。祖望糾同志陳南皋。錢芑庭。李甘谷。胡君山。先君純軒先生。為率真詩社。得詩三百餘篇。題曰句餘土音。後刪定為句餘唱和集。本書卷首序云。本擬稟諸公作都為一卷。諸君多未脫稿。故止編定先生詩。不敢妄有所序。仍以先生原序冠之。則祖望自定十卷之詩。當時已歸杭世駿。索不得出。因而未刻。此則其與里中同社唱和之作。東純刪定編刊者。皆其壬戌家居四月之詩。非其全也。祖望長于考據文辭。于詩本

不留意。惟以游踪所至。每與士大夫酬唱。其為詩也。不拘家數。詞達而易曉。胎息于樂府者多。由其卷軸雖胸。足以供其驅使。雖偶爾吟咏。無不神與古會。昔人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祖望當之洵無愧已。

道古堂文集四十六卷 乾隆庚戌刊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著錄。世駿少負異才。博綜廣覽。於學無所不貫。藏書萬卷。日夕枕藉其中。與同里厲鶚陳兆崙輩結社讀書。通籍後奉教校勅武英殿十三經廿四史纂修三禮注疏。博聞強記。口如懸河。雖方苞負經術盛名。亦遜避之所。作古文宏肆奧博。良由本原經術。故根柢盤深。而獨往獨來。不為宗派所囿。于法律仍不背馳。其題跋諸作。訂譌辨異。本本原原。尤為精覈。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述世駿之言曰。予至西泠相

見。共論古今文章流別。謂予曰。子無輕視放翁詩文至此。亦足名家。故其文章。修潔清省。其生平旨趣。可概見矣。畢沅序稱其入官侍從。出主講席。幾四十年。自通籍之後。無非讀書之時。而記問之廣博。識解之卓犖。又足以副之。故其所著。上足闡先儒之緒餘。次亦可備一朝之故事。必傳于後無疑。斯言允矣。宜其主講揚州之日。求文使者之紛至沓來也。又云。今先生令子賓仁。以先生詩文集就質于余。余為記其原始。時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尾卷有開雕于長沙府攸縣黃甲書院。畢工于壬子年八月。男賓仁誌。據許宗

彥鑑止水齋集、杭太史別傳、生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三十七年、則刻是集時、世駿沒十八年矣、王瞿序稱甲寅夏季、杭君董浦編次所為、父得百有幾十首、甲寅為雍正十二年、則世駿三十八歲時、曾編次其集、瞿為之序、而未梓行、沒後其子賓仁增編此本、而仍以瞿序冠首焉、蓋本非為此本而作、故題曰舊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道古堂詩集二十六卷、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書擁百城、胸羅四庫、肆力于詩古文、詞、海涵地負、日光玉潔、實足以雄長藝林、兩浙文人、自黃宗羲後、全祖望及世駿而已、嘗曰、吾遇杜韓、當北面事之、若東坡、則兄事之、每呼曰蘇大哥、於同里諸人、獨心折屬、鴉然體純、氣健、造句雄放、鴉固不逮也、是集之目十有四、曰橙花館集二卷、曰過春集一卷、曰補史亭賸稿一卷、曰閔行雜錄一卷、曰赴召集一卷、曰翰苑集四卷、曰歸耕集二卷、曰寄巢集一卷、曰修川集一卷、曰桂堂集一卷、曰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南集五卷、曰閒居集一卷、曰韓江集二卷、續一卷、曰送老集二卷、都二十六卷、世駿晚年欲補金史、嘗構亭曰補史亭、賸稿一卷、則其晚年所作矣、據龔鑑橙花館集序、全祖望修川集序、汪沆韓江集序、則三集皆世駿手自編定、餘則其子賓仁所編次也、袁枚隨園詩話述世駿之言曰、馮鈍吟、右西崑而黜江西、固已、夫西崑沿于晚唐、西江盛于南宋、今將禁晉宋之不為齊梁、禁齊梁之不為開元大曆、此必不可得之數、風會流轉、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為一朝之詩、有是理乎、二馮可謂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

變者也其持論通達如此蓋其茹涵既富故詞高旨深于
古人不存門戶之見而振拔自厚也嘗自謂詩學不如樊
榭而其嶺南集未收稱為平生極盛之作謂其悲涼雄壯
非樊榭所能亦公論也

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補遺一卷嘉慶八年刊本

國朝胡天游撰榜姓方一名駮字雅威號雲持山陰人雍正己酉副貢生乾隆元年由禮部尚書任蘭枝薦舉博學鴻詞徵詣京師復令姓為大學士史貽直所賞性耿介學淵博工四六偶儻得唐燕許二公之遺古文自言學韓愈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故瑰宏奇麗與雅可喜杭世駿詞科掌錄稱其藻耀高翔才名為詞科中第一所作若文種廟銘靈濟廟碑安順先生碑任御史趙總督西墓志遼國名臣贊序柯西石宕記皆天下奇作使李文饒權

載之執筆不能遇也未收隨園詩話稱其駮體文直掩徐庾散行恥言宋代一以唐人為歸陶元藻亮亭詩話稱其胸有卷軸而筆又足以達之弱冠時為文過於典瞻猶有士衡才多之病及抵京師復蘊釀愈深全以灝氣流行蒼莽無涯涘嘗自謂所作當在儲畫山方望溪李穆堂三人之上是其為人傾倒無復有人道議矣而自命亦高雖方苞負古文重名且力詆之即前輩如王士禛亦尊詩文亦適適其疵病無完者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西舉鄉貢皆抑為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窮困以死殆有由

也是集為其子元珠編刻於嘉慶三年齊召南序稱其文工且敏磊落擅奇氣下筆驚人矯挺橫縱橫不屑屑蹈常襲故雄深瑰偉足與古作者角力是其見厄于生前而獲享盛名于身後其集亦如屬焉之樊樹山房集至今膾炙士林文章學術之足以傳人固不必高官厚秩之足重也已嘗自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奇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誠快論也

石笥山房詩集十一卷詞一卷補遺二卷續補遺二卷咸豐二年補刻道光丙午刊本

國朝胡天游撰齊召南序稱其所為詩文多在友朋聚會時即席揮毫甫脫草人即持去無所惜久之遂傳誦遍人口故皆未自存稿沒後其子元珠始編次其文為六卷詩四卷刻于嘉慶戊午召南為之序其後五世孫瑞言蒐輯各本分文為六卷詩十一卷詩餘一卷四世孫學醇刻之山東至五世孫鳴泰以所刻未精善因校而重刻搜得遺詩為補遺二卷刻將畢嘉興高均儒又以家藏稿本互勘

得未刻詩七十餘首為續補遺二卷刊之時在咸豐二年蓋為最後足本此本是也此外尚有趙希璜既元兩刻傳世頗希坊肆流傳皆此本矣集中感興述懷一百二十首則一氣呵成不事研鍊館任香谷家賦庭前葡桃四十韻則長篇險韻出奇無窮明妃諫果某營將三首皆奇句也曉行一篇則風韻獨絕矣女李三行一篇則筆勢放縱尤為傑作蓋其五言則雄健氣盛逼似杜甫者為多五古則純乎漢魏之音惟絕句才分稍弱非其所長然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宜乎當時史貽直阿克敦以

學問淹博劉純勳以品行端潔博覽經籍鼓樹發以為人
模直潛心經學王會汾以淹通經史博習藝文文章亦為
表枚以師事之也雖其遭際聖明不獲盡其用而生前則
名動公卿沒後則代有賢子孫為之搜刻全集亦上林中
不可多得者矣

賜書堂集四卷光緒庚子王氏刊本

國朝翁照撰照字朗夫號霽堂初名玉行字子靜江陰人監
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以病不就試十六年以經學徵
上以所薦過多詢尤甚者大臣無知照學因不與照少以所
業質毛奇齡奇齡稱其意充而舒度遠而不拘於隅其才思
縱發所至開通質而不足而文又見其有餘推挹可云備至
矣沈德潛為墓志墓稱其少工聲律對偶之學文酒之餘霽
堂句成眾交口服中歲窮經學兼漢魏唐宋而參訂之謂漢
魏諸儒博而嚴宋儒約而精不舉一家以廢諸家也中有所

得久而成書又國朝詩別裁集詩話稱其少年詩專工佳句
後漸臻老境識力趨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故其詩
超格俊氣淡韻流大抵本原經術多見道親切之言雖多師
為師而載實抒文軌途同一其記問之強學識之博時人有
行秘書之稱亦有詩標之號周長發贈詩有句云徵書同憶
赴詞科往腹推君萬卷多非溢詞也王相蒲褐山房詩話稱
其以詠養衣有風雨一身秋之句從此得名後在浙幕中詩
止失大半今所刊賜書堂集十之三四爾杭世駿道古堂文
集翁霽堂文集序云今河道總督東軒高公予告禮部侍郎

歸愚沈公皆於霽堂為深交。蓋刊其所為云云。則其詩文全集當時皆已刊行。惜其文集不傳。詩則所刊本止四卷。故相之湖海詩傳。張維屏之國朝詩人徵略。袁枚隨園詩話。袁潔蟲莊詩話。錄其佳句。皆存集中。蓋諸家所見。同為高沈刻本。即此本所從出也。

小倉山房文集二十四卷續十卷隨園全書本

國朝袁枚撰。枚字子才。號簡齋。一號隨園。仁和人。乾隆己未進士。官江寧知縣。是集為其所自編。大旨詳前。凡例分賦雜著一卷。神道碑二卷。墓志二卷。傳二卷。行狀書事二卷。序跋二卷。記二卷。祭文哀詞誄一卷。書五卷。論議二卷。說辨疑一卷。書後一卷。銘策問解一卷。續集則賦神道碑墓志傳序銘均前後互見。且目錄有刊刻未完之處。蓋隨作隨刊。不復加以詮次。故體例殊未盡一也。枚風流文采。熙耀當時。兼之少年科第。生際聖明。一家福壽團圓。極人生

之五福。而園林清祿。尤為古今文士所罕能兼全。洵有史以來第一人。不知幾生修到。始有此遭遇也。王昶蒲褐山房詩話云。孫君淵如謂其神道碑墓志銘。諸紀事多失實。予謂豈為失實。并有與諸人家狀多不合者。即如朱文端公。執岳將軍鍾琪。李閣學。袁文達公。日修其文。皆有聲有色。然予與岳袁二家之後。俱屬同年。而穆堂先生為余房師。李少司空友堂之祖。且予兩至江西。見文端後裔。詢之。皆云未嘗請乞。亦未讀其所作。蓋子才游屐所至。偶聞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為志傳。以驚爆時人耳目。初不

計信今傳後也。然缺墓之文，大都應酬之作，吾人以編入全集為累。蓋縱其人大奸大惡，亦不能於其子孫之前，秉筆直書。聖人^且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歎，不能以此究^其也。要其為文，筆力橫逸，不拘守義法，而動與古會，由其學術深邃，故能以才運情，力求新變。昌黎河東固未易言，其接跡廬陵大蘇，無愧色也。且傳聞或有譌舛，而其逸事，則有碑於見聞者頗多，亦未可以全廢已。集為其自刊，皆有圈點句讀，自謂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為有之，則筋節處易于省覽，其平生不^滿於桐城之文，而亦未嘗以此遂

廢其言，可見貴乎擇善而從，固不能以所短而掩所長也。

小倉山房詩集二十七卷續集二卷隨園全集本

國朝耒枚撰，是集編年而不分體，始於乾隆丙辰，迄於丙午，凡五十一年之作。其論詩大旨，具見其答沈德潛書及續詩品三十二首。乾嘉詩人著述之富，聲氣之廣，無過於枚。其時德潛以聲調為主，執盟壇坫，門下弟子，暢衍宗風，承其衣鉢，盛極一時。枚乃倡為性靈之說，與爭雄長。時承學之士，正苦法律之拘嚴，於是翕然從風響應，而枚才華既盛，俊逸清新，兼有庾信鮑照之長，得以籠罩一世。時值海宇乂安，四夷賓服，江南為繁富之域，高宗六飛巡幸，膏澤在民，枚實應運而

生，躬逢其盛，承平雅頌，文藻江山，執詩壇牛耳五十年，享名山者壽八十歲，著作如山，名滿天下，上至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其集。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仕雖不達，而百餘年來極山水之樂，獲文采之名，為曠代所未有。顧教主既成廣大門客，不免雜糅，故其盛也，推尊之者遍天下，及其衰也，攻擊之者亦遍天下。蔣士銓趙翼孫星衍皆其提獎之人，士銓則作傳奇，藉陳繼儒以相諷，況翼則戲作檄文，聲討幾乎不留餘地。星衍因辨論考據之學，書翰往來，言多不遜，平心而論，枚才學富瞻，規模終大，詩以七律擅長，次則七

絕又次則五古至于七古矜才炫博奔放有餘或失之粗浮或失於游戲膽大則手滑氣盛則言嘔學之者易于成章而橫決隄防流弊亦正無已然其能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而不能達者悉為達之蓋有枚之才能則可無枚之才能則流于蕪雜纖佻不能以其不遵軌範遂抹殺其佳處更不能以其恣肆跌蕩遂謂其全失騷人旨也大氏尚格調者規矩嚴而變化少主性靈者變化多而艷放亦多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正不處相祖述堅持畛域出入奴之毫曉不休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小倉山房外集八卷 隨園全書本

國朝袁枚撰是集皆其駢體散文一卷表序二卷序三卷序祭文四卷書五卷啟疏六卷碑墓志七八兩卷補遺則壽序啟墓志銘表均前後互見蓋亦隨撰隨刻未加詮次也枚年甫四十既絕意仕進盡其才力於詩古文辭尤長駢儷抑揚頓挫皆能自發其思集中重修于忠肅公廟碑跌宕得六朝體格其餘則一氣卷舒寓單行于偶儷無在不見其才氣縱橫與其詩同一能縱才力之所至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同時吳錫麒以整飭勝枚則以疏爽勝異曲而同工張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洞合二家之長而學之遂成一時作手知其殘膏賸馥已足沾溉後人矣姚鼐為志墓稱其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遍其瑰奇幽渺一發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又稱其古人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非溢美也彼警警而持其短長者豈非蚍蜉之撼大樹耶

王西廬家書一卷手稿本

明王時敏撰時敏字遜之號煙客一號西廬老人太倉人明相國王文肅錫爵孫翰林衡子也崇禎初以蔭官太常入國朝隱居不仕為畫苑開山祖平生殘山剩水價重量珠書法亦逼近晉人收藏家珍若鼎彝此為其康熙丙午四月至九月家書十通頗有係於國初掌故書中屢言其時徵比錢糧之案州縣私刑拷掠濫斃人命皆與當時私家紀述足相印證此由開國之時承明季弊政法網嚴密未能一旦廓清也又書中極推王學畫謂其凌跨古人無一家不酷肖且謂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別家

為曠代所無其後輩名成竟與時敏及鑑鼎足而三又與時敏之孫原祁並稱四王則其宏獎之功實先為之道地又一書云石谷藝固獨絕利上最重及臨行贈之八金使大失望等語是其時輩雖為時敏所知猶未十分契合後由時敏介紹得交於鑑而藝日進名亦大成故輩晚年歲一拜二王墓以識感恩則非此時交淺之言矣又一書論李振宣錢曾交易宋板書畫之事有云此公最刻謂時遵王亦一鑽骨剔髓之人俱非好相識聞欲與之偕來我甚畏怖又云遵王尤為峭刻詭譎之人同來必無好意心甚憂之云云曾為謙

益族子生平受其提挈得附士林後來謙益之喪率族人爭產逼河東夫人縊死其人狗彘不若乃知時敏有先見之明至明季宦家陋習家蓄歌童故時敏雖極貧窮猶特出賣優童稍圖轉活書中云平西吳三差趙蝦之體至江南休賣優童事亦他處紀載所未詳得此書流傳亦略存當時逸聞也書中敘述家常宅心忠厚其于親故貧窘之際猶時時眷戀于懷如聞當時父子絮語其教誡諸子有為善乃受實用弗勉諸兒事事務存寬厚念念勿萌邪曲培養元氣少答天意諸語尤見其居心慈善不墜家風宜乎子孫科第蟬聯及身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高壽大名晚景無不如願彼李振宣錢曾諸人雖事事經營惟恐失利而身後書籍字畫轉瞬化為煙雲子孫繼起無達人生前遺行至今為人指斥亦可見餘慶餘殃其理信不爽也

古愚詩概六卷 乾隆庚辰家刻本

國朝陳毅撰。毅字直方，號古愚，江寧人。監生。毅工詩，好友編紀盡名士，尤與袁枚交好。隨園詩話錄其佳句頗多。或稱其體宗七子，或稱其有極妙者，或稱其詩雖新似舊，或稱其有東坡風味，或稱其用家常語入詩，尤妙。蓋其詩功甚深，亦以性靈為宗，與枚派頗相近也。至其近體，尤為傑作。皆醇醪有味，詩外有詩，似較枚為多。內心矣。嘗自言曰：今人不知詩中甘苦，而強作解事者，正如富貴之家堂上喧鬧，而牆外人抵死不知何也。未入門故也。觀其持論，似又非偏主性靈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生部

毅一生貧困，除枚一人外，同輩人罕見稱其詩者。尹文端總督兩江時，欲延為鍾山書院諸生，說詩毅有餓夫為將一軍驚之句，其議遂寢。卒之潦倒偃蹇終其身，僅留此數卷之詩。資後人諷誦，觀其路上詩句有云：年來一事真堪笑，只見來船是順風。又哭陳楚筠詩有句云：才可閉門身便死，書生強健要飢寒。殆亦有慨乎言之也。

金冬心先生集十四卷 同治戊辰丁氏棠刊 西泠五布衣集本

國朝金農撰。農字壽門，號冬心，錢唐人。客于揚州，以書畫自給。少與石文、陳石麟、丁敬以詩文相淬厲，尤癖於古，收儲金石之文不下千卷。中歲游齊魯，燕趙秦晉楚粵間，遍覽其山水佳勝，故其詩倍饒生趣，意氣飛揚。曾手編其詩四卷于雍。正癸未，開雕于廣陵，因取崔國輔寂寥抱冬心之語，以自號。遂以氏其集焉。自序云：鄙意所好，常在玉溪天隨之間。玉溪賞其窈眇之音，而清艷不乏；天隨標其幽邈之旨，而興行為多。然寧必規玉溪而範天隨哉？予之詩不玉溪，不天隨，即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溪，即天隨耳。觀此可以知其詩之大凡矣。然集中苦硬清峭，雕琢極精，品與山谷相近，而出入於玉溪天隨之間，則其得山水之助，境會所遷，聲情亦隨赴耳。雜著則陳鴻壽曾刊行之，皆其題畫、佛畫、竹畫、梅畫、馬自畫、象贊及研銘、風趣、橫生、起妙、清曠，蓋其書畫本以奇逸自喜，故詩文亦如之。是集凡冬心先生集四卷，續一卷，三體詩一卷，自度曲一卷，雜著一卷，隨筆一卷，拾遺一卷，為杭州（丙）丁所棠刊。於同治戊辰印行，為農集最足之本。然不如四卷本之精，蓋其一則出自手編，於不經意之作，得失可以自知；一則出自後人棠刊，難於

割愛其中或不無濫載藏山傳人之業究不必以多為貴也

石松閣集四十卷嘉慶己巳刻本

國朝鄭虎文撰虎文字炳也號誠齋秀水人乾隆七年進士官左贊善虎文性情篤厚於學無所不通在詞館以詩受聖主之特知故衡文之事絡繹不絕一主河南鄉試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充會試同考官提督湖南廣東學政晚年主徽之紫陽書院十年杭之紫陽崇文書院五年平生嘯歌自適與王太岳以文字相切磋功力甚深袁枚隨園詩話稱其咏紅豆詩頗有宗廣平賦梅花之意紅豆生于廣東乾隆丙戌鄭督學廣東梁瑶峯少宰為糧道故彼此分詠禮親王嘯

亭雜錄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純廟御製玉甕歌以紀其事命庭臣賡和以鄭虎文之詩為最命刻于甕今紅豆玉甕二詩全載集中洵為佳什然諸體傑作與此類者甚多以全集而論足與杭世駿齊名南相抗衡餘子殆不足數也元陶宗儀輟耕錄載黑玉酒甕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教置廣寒殿云而虎文詩云甕廣三尺容五石與宗儀所紀廣大容受之數不符竊恐虎文誤矣然祇能問其詩之工不工不能如漢學家專據以絕之也

青虛山房集十一卷元緒癸巳鹿氏刻本

國朝王太岳撰太岳字基平號芥子定興人乾隆七年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左遷司業是集為鹿傳霖所刻序云其猶子瀛理從盛昱假得寫本錄副寄關中梓行者凡詩二卷文三卷涇水考一卷答學徒一卷尺牘四卷王芭孫惕園未定稿青虛山房集序述太岳自述謂其生平撰作本自不多又矜慎致功於修詞字字句句無敢容易固亦不能多也王相為撰行狀稱其有集二十四卷初癸酉鄉試出太岳之門其言較可徵信也芭孫序亦云從相得見其集為二十四卷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今寫取其文十之九詩十之五編為青虛山房集若干卷雖未能詳行聊使人間有副為序其緣起以待他時好事者傳之則此本或即芭孫剛定之本當時頗有傳鈔傳麟據以傳刻歟集中五種體殊多傑作臨古淡泊格調自高有唐人風味近體無多大約曾經芭孫剛存者文則規撫漢魏迄于唐之韓柳氣格高簡卓然名家平生尤留心於水利讀集中涇水考一書可知矣其言經則兼訓詁論道學則兼陸王於答學徒尺牘中時露其旨洪亮吉北江詩話謂其牡丹詩為一時傳誦然究傷纖巧今詩不載集中殆亦芭孫刪去耳芭

孫序云集二十四卷雖視余所傳鈔增多數倍其醇然可讀者則余所傳鈔外蓋無幾也證之亮吉所言不誣矣故相雖見其全而其湖海詩傳所選亦以刪存本為歸宿無出於此本之外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太谷山堂集六卷 乾隆甲戌刊本

國朝夢麟撰夢麟字文子號牛塘西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翰林院掌院學士初著有行餘堂詩入詞館有紅梨齋集在江蘇學政剛定為夢喜堂集後又名夢廬集再後始改今名乾隆甲戌吳泰來刻行於世卷首皆樂府合古近體詩共成六卷樂府力追漢魏不失雅正之音五言古詩取則三謝兼宗工部而蕭寥澄曠方處春華之時已造秋實之境則由於天分非人力所能與也七言古詩於李杜韓蘇無所不徹無所不工而蒼涼激楚則如昆陽夜戰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雨交驚雖係才多實由天縱沈德潛序稱其胸次足以包羅眾有筆力足以推挫古今洵知言也夢麟嘗謂五言必從悟入而七言古詩忽起忽落信手拈來縱橫如意亦非妙悟不能蓋其生平沈浸古籍才氣魁卓筆意峭厲不落恒蹊由其本多內心固亦乾嘉詩人中之佼佼者矣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夢司空兩家沈以老諸生白首通籍年幾七十不數載致身卿貳年登期頤夢以韋杜之胄具班馬之才十八官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三十一而終其福命何相殊也今兩家詩集具在一以人勝一

以天勝人勝可學而致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紫夢麟之名豐而壽齒雖足為千古傳人使假以耆齡其成就當不止此然較之庸庸富貴沒世無聞者不誠有天壤之別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銅鼓書堂遺稿三十二卷 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國朝查禮撰禮字恂叔一字魯存一字儉堂號鉄橋宛平人
監生官至湖南巡撫是集乃乾隆五十三年其子惇所刊
凡詩二十四卷二十五卷至二十七卷為詩餘二十八卷至
三十一卷為文三十二卷則詞話也呂星垣為志墓符葆森
正雅集為撰小傳皆稱其乾隆丙辰曾舉鴻博而抗世駁詞
科掌錄李富孫鵬徵後錄均不載卷端顧光旭序亦云其舉
鴻博不知何據然其不由科第起家弱冠即已蜚聲文苑與
其兄為仁有二難之稱為仁狎主齊盟海內詞人靡不向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景慕賓客文謙之盛極於一時禮以耳濡目染學有淵源詩
得家法而其出守四川游升川藩時朝廷征小金川總理糧
務及降番事宜葉德輝即因讀書志稱其以所屑荒微崎嶇
之境軍事成敗之因託于詩歌情真事實雖杜工部號為詩
史無以過之而其挾藻修詞句斟字酌千鍾百鍊仍復動合
自然由其萬軸羅胸借古于筆故能閭中肆外聲情兩兼世
並不以其功業而掩厥詩名豈非才力足以振動一世哉其
于詞工力尤深殊有南宋姜張雅韻觀于詞話之作可知其專
而用功久非徒以長短句為擅長者所評為精確其為文亦復雅潔不愧儒者之言也

鐸石齋文集二十六卷 無年月家刻本

國朝錢載撰載字坤一號鐸石秀水人乾隆十一年進士官
至禮部侍郎嘗問業於臬調元故學有本原乾隆己巳詔舉
經學吏部侍郎介福以素行敦樸究心經史戶部侍郎稽璜
以為人醇謹殫心經籍上章文薦可想見其當時名動公卿
咸相推重而載本以詩名一時古文則以學問浩博天姿朗
悟自然修潔實則非所專門且全不脫考據家習氣於文
章法度蘊釀未深錢林文獻徵存錄輯其襟情蕭曠人真率
性豪飲常偕朱竹君金輔之陳伯恭王念孫過法時阮冬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時竹君推戴東原經術而
鐸石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得失處顧發亦聚訟紛拏及酒罷
出門斷斷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凝風沙蓬勃餘客
拱立以俟無不掩口笑者蓋其浸淫經籍雖未能與戴震抗
行然各尊所聞亦足見其用意之不苟矣生平除詩文外善
鑒別書畫工繪事尺牘片楮人爭寶之亦一時多才多藝之
士也

韓石齋詩集二十四卷無年月家刻本

國朝錢載撰載詩音涵意古較朱葵尊為深厲鴉為大集中
古近體詩各有極至之處亦有類放自適者其精深脫去杜
韓蘇黃蹊徑以自成一家的翁方綱贈詩有句云奔流萬里
河之曲上下千年漢以來蓋其學有根柢不肯人云亦云故
能獨標真諦生面別開王和甫楊山房詩話稱其詩率然而
作信手便成不復加以研鍊袁枚隨園詩話稱其吟詩率真
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有駘宕之致吳文濟南野堂筆記稱
其詩體以博大為宗神景開闢不愧作家鉅手五七言佳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皆清老蒼秀合東坡半山山谷為一家張維屏聽松廬詩話
稱其詩不名一家大要以清真鏗刻為主有時或入於澀滯
而必切事以抒辭有時或出以纖新而必切景以造句凡詩
中空架門面之語皆一掃而空之故集中有時獨到之處而
述庵司寇乃謂其詩率然而作蓋未細觀其全集也案和為
沈德潛門下以聲調為宗宗派本不相同在載之刻意求新
而和以為不加研鍊則甘苦各有所得也枚則專主性靈
惟稱其抒寫言情之作則選家各有偏嗜也大抵其詩不拘
唐宋空所依傍其七律之字字真實沈着洗淨矜浮之氣固

非飾章繪句之徒專事皮相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介社詩鈔六卷家刻本

國朝王陸提撰陸提字介社廬山人前有袁枚序稱介社家貧挾一鞭一筆遊前年將之楚過余道別去長沙令某聘為記室未半年病遽死歸未半途死後余方索其詩其次岳自廬山來以詩六卷屬余校定而付之梓云則是集為枚所校定矣集中近體七律七絕多本香奩詩語柔情讀之令人迴腸蕩氣枚稱其詩悼往紀今能曲折以神赴歌之絕筆蘇布若穆羽之調雖推挹未免過當然亦庶乎近似也特其光怪陸離有不可遏抑之處於綺羅脂粉之間時溢為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艷蕪雜與枚同一旨趣於風騷正軌未能有合故惟隨園詩話摘其詩句頗多而同時諸人罕見稱引也或者謂其力學有年坎珂潦倒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憂傷憔悴而託之於兒女丁寧閨門婉戀以寫其胸中之幽怨其一生旅行病臥憂愁之時多歡娛之時少降年不永蓋亦有所由來要其詩夏夏生新力足與詞壇耆宿相角逐於盧見曾杭世駿則曾受業其門於金兆燕嚴長明則文誦追隨不可謂其學無根柢非一時之才士也使天假以沈德潛之期頤地處以袁枚之境遇其成就豈止如此而已哉持平之論也若必以格律繩之則迂腐矣

船山詩草二十卷嘉慶乙亥刻本

國朝張問陶撰問陶字樂祖一字仲治號船山四川遂寧人相國文端公鵬翮玄孫也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至山東萊州府知府問陶以宰相世家少年科第早登詞館旋入諫垣足跡遍南北盡覽天下奇山水故才情益高詩筆益健能化朽腐為神奇洪亮吉北江詩話稱其詩如騏驎就道顧視不几王和甫楊山房詩話稱其詩專主性靈獨出新意如神龍變化不可端倪近體超妙清新雅近義山古體奔放奇橫頗近太白卓然為本朝一大名家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稱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詩生氣湧出沉鬱空靈其實雜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若杜諸將之遺葉德輝郎園讀書志稱袁隨園辟荅生兩太史皆傾倒其才為之延譽而其詩如天女杜蘭香萼綠華之流其一種芬芳艷冶之容非人世間毛嫵西施所能比其美麗素將已成廣大教主先生幾欲於諸家之外別闢一境與之拔幟爭雄讀先生近體諸詩恐有他人屐齒所未到者是問陶之為諸家推重早已膾炙詞林而其軼事流傳至今為人稱道由其才力足以籠罩一時負其豪邁之筆暢所欲言其出守東萊謝病歸倚馬吟詩隨手揮洒有何止形骸容放浪

到無官日夢溪清之句可謂名士風流者矣是集編年而未分體始于乾隆戊戌終于嘉慶癸酉凡三十六年之作其詩之目曰樂府曰戊丁集曰戊己集曰出山小草曰松筠集曰乞假還山集曰扁舟集曰羸車集曰京朝集曰奇零集曰己庚集曰辛亥集曰依竹堂集曰出守東萊集曰藥庵退守集凡一十有五蓋其晚年致仕居吳手自訂定案為茲快前有自記云自十五歲乾隆戊戌年始至四十歲嘉慶癸亥年止共二十六年得詩三千五百五十二首刪存一千七百四十六首分為十五卷其甲子四十以後詩另卷附後云

船山詩草選六卷嘉慶丁丑刊本

國朝張問陶櫻問陶曾手訂其詩刪存其半得一千七百餘首編為二十卷梓於吳門一時坊肆風行為之紙貴此為石韞玉手錄選本分體編次一卷五言古詩二十四首二卷七言古詩四十三首三卷五言律詩一百四十四首四卷七言律詩一百零八首五卷七言律詩一百零四首六卷五七言絕句詩八十八首共得五百餘首黃丕烈刻於士禮居叢書中蓋又汰其三分之二矣惟韞玉為理學名家詩文非所擅長故所錄不必皆其菁英也特問陶之詩芳韶婉麗多新穎

之思其清才不食人間煙火頗能風靡一時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稱其詩才起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為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可見問陶因詩之為人傾慕至矣蓋有清文治之盛莫如乾嘉兩朝詩人應運而生色色形形無奇不有觀于乾嘉詩壇點將錄中所載皆一時俊雅之才問陶乃能崛起其中與袁枚蔣士銓鼎立風流跌宕固亦一世之雄也

海雲堂詩鈔十四卷補遺一卷詞鈔一卷 嘉慶丁卯刊本

國朝嚴學淦撰學淦字麗生丹徒人嘉慶九年舉人道光丙戌大挑一等分發湖南候補知縣是集為其所著古近體詩見十四卷補遺一卷詞鈔一卷前有陳文述序稱其詩喜青蓮昌谷繼出入韓孟沈鬱處又近少陵近人則喜黃仲則謂其跳蕩非古人所有恒喜學之兼取胡稚威謂其堅凝不可及人以紫鳳目余余以白鷹方君謂其風骨邁上也又述揚芳燦評其詩曰金翅掣海則以上下千古之識盡其才以江山萬里之助暢其才也然則才人之詩未有如麗生者也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推重可云備至矣今觀其詩近體與文述本在伯仲之間而風格高濤則又是其勝處固亦一時作手然旖旎不及仲則澀險不如稚威天姿既高於古人未必深造而逞才使氣太滑太快由其才力足以馳驟古人而學養之深醇則未之逮終未能拔幟自成一隊如仲則之兩當軒集稚威之石筍山房集見重詞壇家絃戶誦也沈濤乾廬詩話云雲伯盛稱丹徒嚴麗生上舍學淦詩大概如七寶樓臺以富麗取勝耳閱之頗未能終卷雲伯為誦其柳枝詞云拋却江南喚奈何今宵棹觸綺愁多一絲滄入春人影知是眉痕是眼波又斷句

云淒清夜月度中宵滴損冰荷蠲淚消寒到綠天人影瘦春愁不翦似芭蕉余不覺絕倒曰未免有情哀感頑艷矣然一首一句未必便能定人高下且亦不能概其生平試讀古人詩集其中儘有平庸之處亦有畢世吟哦僅得一二名句者固未可以槩論也至其詞則工力甚深但穠藻紛披少委宛纏綿之至葉德輝斯評允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海雲堂文鈔二卷 嘉慶丁卯刊本

國朝嚴學淦撰學淦以貴公子從其父士鑑於四川時值西藏廓爾喀兵事起湖南苗叛軍興又值湖北白蓮教匪作亂川楚用兵往來兵戈戎馬之間有傳修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之風故集中紀事之作足證當時軼聞其綏定叛兵紀略四川松潘鎮總兵馬良柱傳札克塔爾神道碑及其父蔭亭府君行略於川事皆紀述詳明得諸耳聞目見有裨掌故足備他日修史者考證之資餘多駢偶以氣韻勝不以塗澤為工雖篇帙寥寥一一皆其青梓之作由其天姿本高學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閔博胸羅萬卷足以供其驅策其本原史傳自抒偉論以卓越之識發飛揚之氣置之查按彭兆蓀之間殆無愧色宜其鄉試客京師時與老輩吳錫麒楊芳燦同人姚椿吳慈鶴壇坫角立陳文述即以奇才目之人無間言也

響泉集十二卷 乾隆乙未刊本

國朝顧光旭撰光旭字華陽號晴沙金匱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甘涼道署四川按察使是集前十卷皆其所作古體詩末二卷則大小令也光旭由甘涼道從制府籌運四川軍務所過蠶叢鳥道多作詩紀之陸炳錄入蜀徵詩鈔大氏以才思擅長品格故未能超詣惟其以目覩饑民慘狀形之歌詠嗚然仁者之言今讀其詩尤可想見當日蒼涼景象歷歷如在目前亦可謂善於抒情者矣王昶為志墓稱三十五年甘肅大旱君口占詩輪蹄烏道羊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路溝壑鳩形鵠面人布政使胡君李堂抵省迎謂曰賢二千石涕泣多矣按察使畢君沅見君青嵐山詩產破妻孥賤腸枯草木甘歎曰一字一淚十字千古矣初又稱甘肅大旱君請開賑設粥廠各縣相率就食日以萬計隨給兩月口糧為歸農資及秋大熟民遂以生全蓋其時胡畢雖儒雅風流關心民瘼然非光旭二詩感人之深未必於賑事所請必允是則光旭之事無牽掣澤及一方固得力於其詩者為多不必論其詩之工不工即此已足以不朽矣而其一生數歷中外尤擅書名晚年家居著有梁溪詩鈔

四十八卷網羅文獻功在藝林藏山傳人之業又奚必以
詩之優劣為輕重哉

周易發例一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說易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
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
而亦不空談玄妙附會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
義必切理此書作於外傳以後其說間有不同
者蓋夫之學易幾四十年先後進境有不同非故
意有以求異也外傳以推廣於象數之變通極
酬酢之大用而此編則守象文之誠之辭以體天
人之理不容有毫釐之踰越皆極篤實無支離

恍惚之談二書固可相為表裏也惟此書三說
主於坦易不務艱深故解文之義無不盡於象
中云昔者夫子既釋彖文之辭而慮天下之未
審其歸趣故繫傳作焉求彖文之義者必遵
繫傳之旨舍此無以見易蓋以經釋經一掃紛
紜繆繆之見大旨具是矣漢書儒林傳稱費
直惟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如
漢代專門不矜繁說夫之其亦此志歟

周易是正不分卷 手稿本

清羅烈撰。烈字芝孫，益陽人。烈絕其族伯祖敦仁之緒，學有師承，其以是正題名，亦沿其伯祖尚書是正例也。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善學者主義理切人事，尤是漢儒家法，去古未遠也。不善學者泥於陰陽，務窮造化，未免近于旁支矣。是編前有烈自序稱：第一則正卦序，俾有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貫之法可求。第二則正參伍錯綜，俾知正卦序卦之所出，正之根據，則出於麻衣陳希夷邵康節所謂先天之學也。云云。不知陳邵之易出於道家之修煉，雖數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雖成一家之學，而於聖人之易實是別傳，而非正傳。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非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琰深於丹家，明言陳邵之圖爲易外別傳，乃彼道家自

認不諱。吾儒家猶據以說易，斯可謂大惑矣。序又稱：但願後人本余之說，以中西疇人家言，一證之於易，則余書與族伯祖敦仁尚書開漢學有同一之功云云。實足以見其言大而誇，亦多見其不自量也。惟其於正誤句、正文字、正句讀、正音讀、正解詁，大都採先儒之成說，間以己意析表之，亦復時有所發明，尚可謂能世其家學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禹貢圖說一卷章句四卷 咸豐己未刊本

清譚雲撰是編專釋禹貢一編前列九州山川總圖舜典十二州圖九河圖西漢河渠圖後綴以說為一卷頗為精密蓋禹貢自宋元以來諸家注釋者不下數十家而陵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千年內往往不同漢因參攷眾說綜緯羣書推表山川隨文節解而以己意折衷之其於治梁及歧力辨曾收之紕繆九河既道力辨孔穎達書疏之望文生義尤為典贍惟既修太原本胡渭之說謂太原今為太原縣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書

屬晉陽不知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龍門通大夏左夷狄曰大國又謂之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封於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左傳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凡此皆太原之異名又萊夷作牧本孫星衍之說謂作牧為以鳥獸為貢而金克甫亦嘗作此臆說不知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惟周書王

會篇言外國所獻者有純牛露犬之類蓋非嘗畜不

可據以釋此經又和夷底績亦本渭說謂和水即滅水不知鄭康成注和讀曰桓引地理志恒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羗中水經注恒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羗中入於南海自恒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如氏注漢書云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鄭讀和為桓其說確矣下文因桓是來正義及史記索隱俱謂蜀郡之恒水甚是渭於和夷既改為滅水於因桓又指為白水其勇於改經致為明顯漢於此條則主渭說於因桓則主鄭說謂桓是乃隴阪之別名此類皆其所短然先儒有言前人之失吾知之吾之失吾不能自知勢之所限固不能執為濫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書

宋克疏於洪澤

詩廣傳五卷 新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也。夫之此作。乃其讀詩之時。隨筆劄記。故不全載經文。又遇有疑義。乃為攷辨。故不一盡為之說。且其意在推求詩意。而其推求之法。又主於涵詠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此所著詩經稗疏。大旨在乎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者。固自不同也。故其間意測者多。攷證者少。如菟爰我生之初。知非幽王之事。乃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

之遺民思平王而歌之。而桓王甚矣。然遺民之思。因何而發。固未攷。及其時桓王失信。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即周桓王之十四年。魯桓公五年。奪鄭伯政。而伐其不敗。傷肩敗績于繻葛。是其事也。無田甫田。知其為無度而求諸侯。而未考及襄公於魯桓公十五年即位。會文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亹。納衛惠公。遷杞圉郎。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無德而求諸侯之事也。如斯之類。皆未嘗旁徵事蹟以實之。未免近於冥思。在夫之所注諸經之中。

較為次乘。然夫之邃於經術。見理終深。其所詮釋。多能得興觀羣怨之旨。邵陽魏源稱此書精義卓識。又謂閨與己合。左采右芼。觸處逢源。於是風雅各得其所。故所著詩古微。於詩外傳演一編。幾於全取其說。蓋冥探顛闢。與作洞開。旨趣本同。於讀詩者。不為無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

詩經叶韻辨一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是書大旨主陳第詩無叶韻之說。列舉十
蔽以明叶韻除而真詩自見。持論明通。足解諸家
之繆。後有自記云。詩經音注中叶韻。未詳何始。云
云。考陸德明經典釋文。知叶韻之說。始於沈重。毛詩
音義。後顧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並襲用之。
後人之稱叶韻。自此而誤也。案自音論言音者。不
一家。前乎夫之者。有宋吳棫。明楊慎。陳第。後乎
夫之者。有顧炎武。柴紹炳。毛奇齡。然諸家之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各有所得。而或失於以今韻部分求古韻。或失
於以漢魏以下隋陳以前隨時遞變之音。均謂
之古韻。故拘者至格閼而不通。泛者至叢脞而
無緒。夫之此作。惟以詩經為主。而揆之於六書
之正義。於古音叶讀之舛誤。今韻通用之乖
方。摘舉糾訂。不悖是非之正。亦不涉門戶之私。
雖不及顧炎武苗夔之詳盡。然陳第之後。發明
古義。夫之屹為正宗。則固未可以其卷帙無多
而廢之矣。

周官總義職方氏注一卷 麓山精舍叢書本

宋易拔撰。祇有周易總義已著錄。宋趙希弁讀書附
志載。祇周官總義三十卷。云許儀序刻於衡陽。今衡陽
本世已無傳。乾隆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覓合天
官春官秋官攷工記之文。編次成帙。並採王與之周禮訂
義所引舊文以補地官夏官之缺。仍依趙志所列勒
為三十卷。未付聚珍板印行。案祇此書。魏了翁稱
其漢軍制論足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提要則稱
其研索經文。斷以己意。與先儒舊說雖有異同。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皆以經釋經。非鑿空杜撰。而於職方氏之地理山川
尤為詳晰。可見當日之推重矣。是編為善化陳運
溶以中秘所藏。外間並無傳本。而當時職方氏注
全載欽定周官義疏中。遂從義疏中採集成編。雖
殘章斷簡。其足資考證之處。終勝於屢續連篇
者矣。前有運溶序。稱職方之與禹貢。為千古地志
之祖。職方專言方位。禹貢兼紀源流。後之注禹貢
者。已別自為書。則職方氏亦可分錄。其荊州一域。又鄉邦
文獻之寶。故專輯此注而刊之。可以考見運溶輯刊之旨矣。

清王夫之撰是編於禮記經文逐句逐章詳為箋釋頗有發明尋其意旨蓋將合大學中庸章句為一書以還戴記之舊也惟其於每篇之首列舉一篇之大旨大抵短長互見如謂王制為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作本正義引盧植說然考盧說出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檢今王制無一語及封禪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

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鄭君月錄三禮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敘祿祭統義者之法度絕不相合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藝文志禮家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制也謂月令之作為戰國時八家之儒與雜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禮法雜纂而附益之而呂不韋以武力襲取拊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來故米之於記以備三代之遺法焉考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蔡邕明

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後或曰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史記文信侯列傳呂覽實不韋賓客所集不能因此附會其說而謂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漢書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兩

稱禮記皆統以古文魯恭王傳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間獻王傳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論是惡得有秦漢之文廁其間耶皆剽襲前言未加深考然如論明堂位力破呂不韋蔡邕之說謂天子朝諸侯於太廟戶牖之間其廟之堂坵即所謂明堂也此與論語管氏亦有反坵之說可相互證論樂記謂此篇之說傳說雜駁其論性情文質之際多溢於荀卿氏之說而背於聖人之旨此則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經義為多尤

為詳晰在近代議禮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瑕
不掩瑜者也

典禮質疑六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杜貴墀撰貴墀字吉階別字仲丹湖南岳州人其書攷辨古禮頗多新說如謂君親重喪而限以期之再歷苟可以再期而止先王胡不直著為再期期喪或十五日而禫再期亦二十五月或二十七月而禫奚不可者乃必陽予以三年之名而陰奪其一期之數此何理乎今考儀禮士虞記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賈公彥釋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間一月二十七月而禫鄭玄注禫澹澹然平安之意平安意也者禫月都

無所佩蓋古之君子必佩值君父之喪而去佩至二十七月以後始澹然平安無所不佩非謂二年之喪二十七月即畢也又謂禮記三年間二十五月而畢為後儒之誤記考禮記賈公彥疏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軀之過隙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故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以為年月限節貴墀既以陰其一期之數為無理而不知其非短喪毛奇齡雖祖唐人王元感之議賡續而恢張之然其論頗與賈鄭相契合貴墀別為創論而又謂奇齡為私造典

禮非也。至以生日稱觴有乖古誼。尊崇本生。協乎尊親之義。皆極精確。虞主為本生父母。嫁母心喪三年。承重庶祖母諸篇。援引博洽。無可訾議。大夫不降世叔父母之非為士者。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古大夫漢郡縣守令服制異姓。為後四篇。亦頗見推闡。其他若今之嫡母不厭庶。而或執古以律今。古之嫂叔不為服。而或舉今以誣古。凡此之類。前人已及者。引而申之。未及者。補而正之。又若今有其事。古無其禮者。則參攷其近事。權衡其輕重。而比附之。要皆本前人之成說。以為斷絕無門戶之私。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學也。

訂正朱子家禮五卷

光緒十七年刊本

清郭嵩燾撰。嵩燾有禮記質疑已著錄。自宋以來代詳禮制。而於品官家禮猶守朱子之遺說。嵩燾乃求之禮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達其變。仿楊復附注之例。發明所以異同。條次于後。疏通所宜。參稽討論。頗為精核。惟家禮一書。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一篇。備考朱子年譜行狀及文集語錄所載。一一詳證之。以決其非朱子之作。最為典贍。懋竑周篤信朱子者。獨於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其不出朱子。自灼然無疑。嵩燾乃以黃勉齋李公晦陳北溪所云。失而復出一語。必謂為朱子所作。究嫌牽強。試取家禮讀之前有序文。不題年月名氏。惟序中有云。熹之愚。蓋兩病焉。顯然依託之辭。而後之編大全集者。誤收之。故自元明以來。遂為流俗所誤認。嵩燾此作。以斬合乎人心之安。而通乎事變之會。使人不敢疑禮之難行。以樂從事于復古則可。若必欲解世人之惑。而以為出於朱子。固不可也。至謂束帛依神。於禮經無據。不知係司馬氏

書儀本許慎鄭玄之說。易重為魂帛。如束帛之式。攷古之束帛。用絹一疋。卷兩端相向而束之。家禮原本亦未云如何結束。近世用白絹。結為長条。交互穿貫。如同心結。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肖人之形。於左書死者生年月日時。右書卒年月日時。長短無定制。吾學錄以為自家禮改用。殆未見家禮原本也。又謂古者墓用明器。漢世乃有瘞錢。以致盜發者。不知吾學錄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八品九品。用金銀屑。士禮同。

曰小曰屑。無取乎多。漢之瘞錢。殆不過此。何致有誨盜之患。是則一偏之見。言之未審耳。

古今夏時表一卷 觀古堂書本

清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改字考。已著錄。自黃帝時。容成造曆。正月建寅。迄於夏正。未之或易。雖周正建子。商正建丑。不過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其於斗建之位。固不能有所推移也。至唐之大衍曆出。貫古今之律候。而定夏正之一尊。有清承襲。而作時憲書。於是正月建寅。遂為民間所習用。此書一以時憲書七十二候為主。下列夏小正。迄明大統曆。月候列表詳載。以明授時之法。是亦讀月令者所當知。然考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

說。逸周書訓時解。乃以五日為一候。唐以後造曆者。遞相承襲。蓋以有斗建而後有節氣。有節氣而後有物候。七十二候。節氣之至定者也。不知南北地氣。各有不同。節候亦因之互異。既不必執此以繩彼。更不能執彼以繩此。而必泥於時憲書七十二候之說。殊有未協。特其所注。雜採玉燭寶典。太平御覽。素問。淮南天文訓等書。參稽攷證。於經義頗有推求。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春秋地名異文考二卷 手稿本

清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改字考已著錄。是書考正三傳地名之異文。凡為卷二上卷列三傳經文異文。下卷列傳文與羣書異文。大旨以左傳為主。而附載公穀及羣書之文旁。指博引多所發明。考春秋土地名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案三傳本以公穀首立學宮。左傳最為晚出。然公穀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言之遞轉。惟左傳文實竹帛。較可徵信。宜中唐以前。惟左氏為勝也。迨乎北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春秋

宋以降。孫復劉敞之後。喜為苛論。相與推之者。沿波不返。遂使孔庭削筆。變為羅織之經。此門戶挾私之見。固非定評。德輝此作。一以左氏為主。不為無見。所考正者。如桓公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公羊傳同。穀梁傳奚作郎。德輝則謂郎為郎之誤。說文郎汝南郎陵里。从邑自聲。讀若奚。杜注奚魯地。又莊公二年姜氏食日齊侯于禚。公穀禚均作部。德輝謂說文無禚字。邑部部。周文王子所封國。从邑古聲。禚即部也。又二十年冬齊人伐我。公羊傳同。穀梁傳作伐我。德輝謂我我形近

之誤。是時齊魯同盟。不應伐我。當從左傳公羊傳

為正。後二十六年春。經公伐我。相距不過五年。同一伐我。尤足證伐我之誤。又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穀梁傳同。公羊傳作盟于枝。德輝謂拔枝形近而誤。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樂都國。莽曰拔。龍一作枝。一作枝也。據此。知當作拔。為正。一作枝。一作枝也。七字。校者附入。非班注正文。蓋拔枝二字。各書多互誤也。皆極精核。至於隱公五年。衛師入郕。穀梁傳同。公羊傳郕作盛。僅知郕盛為同聲通假。不知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春秋

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即郕國之女。又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枋。公穀枋均作郕。僅知枋郕古音同。不知急就篇郕勝箱注。郕一作枋。音柄。皆失之。疏略。然統核全書。瑕固不能掩其瑜也。

春秋人名異文考二卷 手稿本

清葉德輝撰案古人名字本相照覆必明於聲音通假之故而後名與字義之通貫一有可證明是編以三傳人名頗多異文遂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砥正其疏舛尚為據實惟隱公二年左傳紀子帛公穀帛均作伯厘引詩爾雅禮記國策證帛伯為同聲通用而未引及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逢遇作帛喜注讀作伯嚭吳越春秋作帛否聲近古通又隱公三年左傳宋穆公公穀穆均作繆厘知穆繆古通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春秋

自應劭風俗通皇霸以繆為惡謚於是繆繆遂分為二字不知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為穆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繆故繆與穆古字並通史記凡謚繆繆二字多錯見也又襄公九年左傳公子駮公穀駮均作斐厘知駮斐均以非得聲本同聲字不知詩小戎疏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駮在外兩馬謂之駮春秋時鄭有公子駮字子駮是有駮乃成駮也古人名字必相應則當作駮公穀作斐或聲轉之謬又十四年左傳鄭公孫臧公羊

臧作噉厘知噉噉同聲通假不知說文無噉字襄

公九年傳公孫臧杜注云子矯說文訛矯為姦則子矯當名臧公羊作噉形聲相雜漢書朱博傳蕭該音義引呂靜韻集云矯姦姦也則矯即臧以其尾大矯上曲故謂之矯齊公孫臧字子尾其義一也如斯之類殊嫌疏陋然自秦燔詩書以後諸經多出口傳授受之不同遂致文多互異雖後儒欲從而援引攷證而典籍浩如煙海且復薰蕕相參苟非獨具卓解既難辨別妍媸復難實事求是德輝此作大抵援引同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春秋

人之書以證同時人文之異主旨尚為正確雖偶爾失之未檢當亦可諒其初始之難工特其以閎博見稱於時不能不求全責備于賢者觀其自序云前人有先我為之者不必盡如我所欲言後人有踵我為之者或不出我之先例殆亦自知後人得有以議其後耶

讀書偶識十卷附一卷 光緒庚辰刊

清鄒漢勛撰漢勛字叔績新化人咸豐元年舉人以知縣從江忠源守廬州有功遷直隸州同知城陷死之漢勛承其父文蘇之學於易詩經訓史家地理音韻小學金石書畫靡所不究以博學名于時是書為其居高平山時取易書詩禮春秋爾雅諸經讀書所得隨筆詮釋多能補前儒所未及原序謂破前人之訛故必求唐前之訛故方敢用達蔓傳之事證必求漢前之事證方敢從視蕭山毛奇齡之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春秋類

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今觀其書如謂姜嫄后稷事有三義毛傳馬王為一義列子史記列女傳鄭箋為一義春秋元命苞姜嫄游閭宮及爾雅舍人注以敏為晦又一義尤為精確其他如文王世子東序瞽宗上庠謂鄉射禮鄭注周立四代之學于國即四學也天子一娶九女謂白虎通誼曲禮王制昏義所言有兩誼一內官一嬪御皆攷證賅洽於經義頗有發明固非空談者所及亦非摭拾為博者所及也惟據張霸偽作百

兩篇以為今文尚書有百二篇之證考漢書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訛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于吏吏當器罪辜大不謹故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總義類

篇書傳在民間云云不知百兩之篇乃張霸所臆造與鄭注三十四篇逸書三十四篇毫無干涉宋元以來諸大儒並為正義所誤耳奇齡論此亦是但據張霸西漢鄭玄東漢以駁正義則正義原未嘗坐實張霸也然漢勛學問為實無憑憶空談之弊殆又為宋元諸大儒所誤則不得以此咎漢勛矣

王志二卷 光緒丁未刊本

清陳兆奎撰輯其師王闓運應答門人之作謂之王志本鄭志例也然鄭志為元弟子追論其師及應答之作大都於經義多所發明併以考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弟子取覆研求之詳慎至於如此是編雖間有可與經義相表裏者而如答陳復心論時事答呂雪棠問莊子七篇宗旨示謝龍伯論尚志示廖卓夫論耐貧答陳完夫問論唐詩諸家源流又論歌行運用之妙及卷二論詩論文諸篇皆可剔而別存至志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義類

論為學當治經其說頗是惟其言曰為學但當治經讀子史者失學之人也又曰經典博與子史簡淺又曰子史可不必讀云云皆放言高論不自知其言之陋司馬遷受經於孔安國為言漢學者所推崇史記一書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可以證尚書春秋列國世家可以證尚書亦可證左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可以證論語荀孟列傳可以證孟子其餘前漢諸人其列傳中引用經文多與今本殊異不獨於經師遺說可以互證其異同即經師之授受源流亦可以互資考索至

諸子雖皆六藝之支流然其學多出於七十子故其書之

遺言清儒往往據以發明經義如京氏易傳為孟喜易

義焦贛易林為京房易義韓詩外傳為韓詩義班固

列女傳為魯詩義韓非子淮南子為春秋左氏義白虎

通德論為春秋禮義荀子蔡邕獨斷為禮義此其

較明較著者至墨子有古尚書有百國春秋管子有

周禮直法淮南子有九師易義是又在讀者之喜為講

通則讀子史者何嘗不可為讀經者之助其私心自用

炫駭俗儒實形其無學而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義類

小學蒐逸不分卷 龍氏活字本

清龍璋撰。璋字研仙，號既勤，晚號潛叟，攸縣人。以中書改官，泰興縣知縣。是編為其從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遠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及源順和名類聚鈔等書輯佚而成。以主訓故者為上編，曰倉頡篇、曰三倉、曰凡將、曰古文官書、曰勸學篇、曰聖皇篇、曰通俗文、曰古文奇字、曰古今字詁、曰雜字、曰埤倉、曰雜字解詁、曰異字、曰始學篇、曰小學篇、曰發蒙記、曰字指、曰單行字、曰常用字、曰字略、曰字統、曰纂文、曰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總義類

幼曰纂要、曰廣倉、曰文字集略、曰要用字苑、曰證俗文、曰文字釋詁、曰字書、曰桂苑珠叢、曰文字指歸、曰文字志、曰古今正字、曰集訓、曰文字典說、曰文字釋要、曰五經文字、曰文字樣、曰說文字樣、曰正字辨惑、曰異字苑、曰集類、曰新字解詁、曰字體、曰字誤、曰字類、曰字略、曰字鏡、曰字典、曰字譜、曰字誥、曰羣書字要、凡五十四種。又以主音韻者入下編，曰聲類、曰韻集、曰韻略、曰音譜、曰證俗音、曰韻英、曰切韻、曰音隱、曰纂韻、曰開元音義、曰考聲、曰異字音、曰韻詮、曰韻譜、曰韻林、曰韻圃、曰字

書音義、曰古今字音、曰音訓、曰聲譜、曰五經音義、曰韻

會、凡二十二種。都七十六種。每種皆依廣韻等以四聲分韻類集之。洵古代小學書之大觀矣。業自古書有輯佚之例，而亡者以存，亦自輯書殫抉擇之勢，而存者多偽，使皆載明來歷，毫無假借，無一事影附，則是一字千金，足以信今傳後。此為璋避亂上海之時，採輯排纂，於引據諸書，一一注明卷第，俾讀者得以覆檢，而備參稽。例至美善，且使學者生於千百年後，猶見東京以上之遺文，以資考證，其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總義類

固不可沒，其用力亦可謂勤矣。惟上編之雜字本郭顯卿作，誤以撰人為張揖，顏之推證俗音字，誤其書名為證俗文。下編之聲類，知為呂靜作，而不知靜為晉復安令。隋書經籍志也。又文字音義，不知為唐元宗撰，即開元文字音義，見於中興書目者也。然其蒐羅既廣，小舛誤勢所難免，雖散佚之餘，斷簡殘章，於經義不無所裨。研求之士，終以是為考證之根柢焉。

小學蒐佚敘錄一卷 活字本

清龍璋撰。是編為其排纂小學蒐逸之敘錄。亦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也。其總目考備載採輯諸書大氏皆漢魏六朝以前之遺文。陸誼均足以資攷證。惟其偏於小學一門。於羣經頗少彙輯。據其從子疏堂後敘。蓋以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黃奭漢學堂叢書。於經學蒐採廣博。而輯小學佚書者。僅有任大椿之字林考逸。小學鉤沈。孫星衍之倉頡篇而已。且任等所據者。係從道藏內得釋。立應一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類 義類

經音義其書僅二十五卷。固非全書。而佐以參證之羣書。如顧野王之玉篇原本。及未經陳高謨亂之北堂書鈔。尚未大出。而希麟音義續。更為諸家所未睹。故所輯之書。頗多遺漏錯誤者。璋乃於避亂上海之時。鉤稽羣籍。理董成書。自倉頡篇以下。得七十六種。雖斷簡零繇。於訛故音韻。不為無補。至其凡例。謂各家所引。同為一字。同出一書。而字句間有不同。詳略更多互異。既未能證諸本書。但以先引者為主。而將異文注記之。可見其詳慎之至。無杜撰傳會之嫌矣。

惟其於諸書所引。有謂某人某名者。有但謂為某書。而不及撰人者。概從書名蒐輯。而引有撰人者。於注

中標明之。不能為之分辦。此則殊嫌混淆。究不如各自分編之為愈也。雖然。古籍日亡。漢志著錄者。隋唐十不存一。宋志著錄者。元明十不存一。苟非有好古之士。從而蒐亡補佚。則士生數百千年以後。欲攷見古代章誼。曼曼乎其難。是則璋之彙存古籍。以供學者之研求。真所謂殘膏剩馥。沾溉無窮。千慮一失。未足為一青之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類 義類

孟子要略五卷 湘鄉曾氏刊本

案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攷亦稱未見。攷真德秀集孟子要略後序稱大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刊以示學者云云。是宋時固有傳本也。又攷白田王氏朱子年譜稱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而注云久已亡佚。則白田固未見此書矣。是編為漢陽劉傳瑩從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內搜集而成。編為五卷。湘鄉曾國藩復仿近思錄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類

例疏明分卷之大指。謂卷一皆言人性本善。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卷二皆論孝弟之道。卷三皆嚴義利之辨。卷四皆辨王霸之才。明治道之要。卷五皆孟子尚論古人而自言其為學要領。可謂得其旨趣。詞約理該。首附朱子語錄五則。朱子答黃直卿書一則。俾可考見是書顛末。於輯佚體例亦可云美善。至卷二辨履祥謂去子產一節。不若去象曰一段。為未嘗深究朱子之本意。尤為精核。蓋孟子一書自漢唐以來。不列于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未之及。

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為四書。既會粹諸家之說。為精義。又采其尤者為集注。又剖析異同。為或問。復又簡擇為要略。其用力可謂至勤。則其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可以概見。故其深究孟子之言。之體。自能得其宏旨。所闕國藩以一代偉人。又能精於義理之學。故其窺尋朱子編次之旨。自較履祥為深。此書非得傳瑩之搜輯亡者不能復存。非得國藩之疏明。大旨無由共見。二者固同為朱子之功臣。非塵備學者之考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類

論語集解訓二十篇

自刊本

清王闓運撰是編前有自序云既命學徒采輯古今所傳以廣集解又下已意通其所蔽命曰論語訓在成都手自鈔撰以贈女姊至汴南不復省憶聊乘暇日重定一編二十篇則闓運此書凡再易稿亦可謂刻意研求矣然其謂君師大體夫子曰吾不欲觀開國聖樂夫子曰武未盡善其言為悖又謂夫子以匹夫論帝王而曰吾無聞然已方在難而曰天生德又曰文不在茲又嘗欲使弟子南面其言為誕又謂夫子身有至德而欲人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四書類

之如色其言為褻又謂學而不厭可謂云爾又曰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其言為歧又謂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言為拙又謂雅言詩書又曰皆雅言也見齊衰者又曰見之其言為褻又謂去喪則佩玄冠不弔似初未聞禮者其言為固又謂請車為悖既已不倫許則徒行又何其備若此之類其言近陋又謂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同浴於沂其言近戲又謂曾子全身而曰啟予手足豈欲小子目驗乃後不誣若此之類其言實愚此種侮聖亂經詭誕不倫之論殊可駭怪蓋其意在自造新義求勝於往哲

一味自欺欺人則其所學可以睹矣清之末年國政壞而士風亦壞掉弄聰明決裂防檢遂至於如此過而存之以著亂經侮聖之罪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四書類

篆文通檢十二卷 手稿本

清胡詠鸞撰。詠鸞字荻汀，長沙人。古小學存於今者，以許氏說文、顧氏玉篇為最舊。然說文體皆篆籀，與經訓多所發明。玉篇則字無次序，雅俗不分。故乾嘉諸儒，爭為許氏之功臣，蓋以其能羽翼經傳也。詠鸞此作，以說文之部居，分列已夥，重以許氏所無之字，假借尤錄。一旦臨池檢字，不通小學者，往往多曠時日。故依字典揭櫫之部，將許書十四篇之字，分畫錄入。庚子古以趨簡易，雖意在備藝學家之便於尋檢，然其淆亂許書，殊無足取。許崇熙序謂：「使今之學者，不能治經，仍可習篆，習久而化，當不忍于蔑經。」雖言之近理，要亦曲為之辭。不知黎永椿早有說文通檢一書，一一注明說文某字若某字，學者一檢即得，固無煩於此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

說文未收字舉代四卷 手稿本

清胡詠鸞撰。自隸書興而六書之旨盡失，獨賴許氏說文一書猶存其舊。且考據與核淹貫博洽，故治經者均奉為典謨訓誥也。惟時值秦燔詩書之後，本字或多闕漏，如劉為漢姓，而說文無之，即經典之字亦時有為說文所無者。於是後儒聚訟紛紜，有謂某字為補所當補者，有為某字為補所不當補者。其實說文本有假借一門，而假借之中，有同聲假借，同意假借，明乎假借之例，則補闕者殊有畫蛇添足之嫌。詠鸞此作，主旨均在備臨池家之助，並非羽翼經傳，故徵引諸書，較為龐雜，又復時代失於限斷，多泛及藻繪之詞，蓋其本以詞章名世，經學非其所長，毋怪其知好古而不知考古也。惟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書中如引漢書谷永傳以證末殺之代，抹徽引曲禮鄭注以證接莎之代，撻挪引楚辭九辯以證狂攘之代，勛勛引史記平原君傳，漢書司馬相如傳以證樂散嬰珊之代，蹕蹕引周頌正義以證張皇之代，餒餒引顏師家訓書證篇以證剗移之代，虞虜引漢書司馬相如傳，楚辭遠遊篇以證膠葛之代，輅輅引後漢書橋衡傳以證蒙衡之代，驪驪引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文選揚子雲羽獵賦以證辟歷之代，霹靂皆極精確，略短取長，亦未始不可以供治經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

周易述禮三卷 存幾堂刊本

清黃鞏撰。鞏字子周，長沙人。鞏所著有五經述禮曰：周易述禮曰：尚書述禮曰：詩經述禮曰：春秋述禮曰：論語述禮。今四書皆無流傳。梓行者僅此一種。前列所見易家著述凡一百六十家，而緯學不列。大肯在闡天道切人事，其解天地定位，則本程朱釋義，主左旋右旋之說，其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則本王弼之說。故全書不取術數，而明義理，惟其欲徵實文，王心事多，以意見揣測，不免失之牽合。如解坤先迷後

得主利，則謂地本無光，得日而成化，亦自諭脫羸里而受西伯之命。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則謂西南陰之進，東北陰之消，西南得朋，諭虞尚質成，江漢汝墳從化，東北喪朋，諭奄崇蜚廉，長惡逢君之非。又解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則謂五之比望月中天，滿得日光，黃裳命服，以比日光，亦諭受西伯之命服，而能化被天下，故曰元吉。上之剝晦魄在地，補日迫近，反見黃昏之色，故有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象。諭商王受昏暴不悛，終召兵亂，坤以夜為天，故二五之取象如此。全書如此類。

者，不可枚舉。蓋其意在矯王弼清言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望文生義，蹈附會之弊矣。然聖人作易，以垂訓，將使天下萬世無不知所從違，非徒使上智數人矜談妙悟，如佛家之傳心印，道家之授丹訣，自好異者，推闡性命，鉤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於聖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轅而北轍，轉不若鞏作此書，尚為近理之有益於學者矣。

詩補箋釋二十卷 活字本

近人程崇信撰崇信字戟傳衡陽人崇信為湘潭王閨運弟子閨運著詩補箋一書崇信以其說多近禮乃據春秋以釋詩而又以公羊穀梁匡左氏之謬以補閨運所未備大抵閨運說經多臆造空談崇信雖未明言其失今觀此作可以知其意旨之所在矣前有崇信自序力辨衛宣姜無再嫁公子頑之事謂宣姜已生二子壽胡壽先死胡能謀兄爭國計年歲當逾二十其後逃齊反國又六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

則姜年近五十云云此則本邵陽魏源之說源于魯詩左氏篇衛風答問辨之審矣崇信固無新義發明也又謂誦詩至賦與君子偕老始悟姜之死終謚曰宣且與宣公合葬實為未嫁頑之確證云云案左傳桓十六年初衛宣公蒸于夷姜生急子而史記列女傳並以夷姜為前夫人君子偕老哀賢夫人也子之不淑不幸無祿之謂他他德之美貌邦之媛謂邦之援助也當為衛人哀晚夷姜之詩胡天胡帝招魂之誼也至泚刺時

也以其時衛之淫風大行男女相奔復多奔背婦

人怨丈夫不一其行故有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之辭

若謂為指宣姜則無邦之援助無不爽之詞矣

至崇信以公羊穀梁匡左氏之謬不知左氏親觀國

史事蹟為真而廢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

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師承朱子語錄

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

蓋篤論也崇信作此書必謂公穀事實可以匡正

左氏是亦偏好之言特其意在救閨運之空疏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詩

不免有強合之失尚可謂得以經釋經之旨足以供學者之研求固亦一家之學已

韓詩一卷 治字本

清龍璋輯漢書藝文志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諸書皆亡存者惟外傳六卷然自隋志以後即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是編為璋從卷子本玉篇及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希麟續義韓孝虎四聲篇海等書輯錄而成其中如澤中可禽數居之曰藪也此則詩叔在藪之訓故也浮者曰藻沈者曰蘋此則詩于以采藻于以采蘋之訓故也遭遇也此則詩我乎

韓詩四庫全書

卷

經部詩

獨之閒兮之訓故也不遊蹊遂而涉曰跋涉此則詩大夫跋涉之訓故也躊躇徘徊不進也此則詩搔首躊躇之訓故也佗德之美好也此則委佗佗之訓故也山有木無草曰岵此則詩涉彼岵兮之訓故也怙賴也此則詩無父何怙之訓故也此蓋韓故之逸文可斷言矣武進藏鏞堂治韓詩謂華嚴音義引韓詩傳有云墀猶坦因知作東門之墀者為毛詩作東門之墀者為韓詩今詩作墀因定本而誤定本作墀因韓詩而改而釋文正義開

成石經固皆作墀也今是編載墀坦也見慧琳大唐

三藏主法法師三音義又載墀猶坦言平地也見慧

苑大方廣佛華嚴經八音義則墀墀皆言平地也

韓詩周二義並存固未可以作墀者為毛詩作墀

者為韓詩今詩不因定本而誤定本亦非因韓詩

而改也是則一字千金可見是編之有關經義明矣

惟其摭拾僅限於琳麟諸書如范家相之三家詩

拾遺陳喬樞之三家詩遺說阮元之三家詩補遺

丁晏之三家詩補注馮登府之三家詩異文疏證

韓詩四庫全書

卷

經部詩

王引之之經義述聞索隱初之韓詩內傳禮徵所引皆未能廣蒐博采彙成一編然三家之中魯詩最古故諸家韓三家詩凡不知為某家者皆括于魯以魯詩為其初祖也但其中安知不有齊韓二家之詩彛入又安知不有齊魯之詩彛入韓詩乎抉擇不精此諸家之通病璋或者因此而未加搜補也要其殘膏賸馥固足供說經者之研求不能以其篇帙之少而廢也

弟子職曰讀一卷考證一卷補音一卷 元緒十四年刊本

清黃彭年撰彭年字子壽貴筑人道光戊戌進士官至湖北布政使彭年嘗掌教保定蓮池書院生平以整飭風紀扶植士類為己任是編為其光緒十四年聞藩吳中時所作大旨亦在求所以端人心維風俗故師王應麟急就篇補注之例先錄全文分章句讀取冠書首並敘錄先儒之言涉於是書者為考證復以莊述祖略于音讀廣其未及集為補音以附于後其考釋之精分句之確蓋所謂求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禮

于古者誠無間然矣案漢志孝經類載弟子職一篇注引應劭曰管子所作在管子書許氏作說文鄭氏注禮記皆引其文直題曰弟子職是漢世本別行至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引用始云在管子中蓋已無別行之本故隋唐之志俱不著錄迨宋朱子表而出之與內則少儀並重既編入儀禮經傳通解又采入小學於是趙希弁讀書附志遂載入小學類中至其注之前者新唐志有尹知章管子注今傳為房玄齡撰者詞

旨淺陋頗不足觀此外如劉績朱長善張爾岐方苞姜兆錫各有注解俱附見管子書中惟王元

啟有單行注本間有勝于諸家亦多可議至洪亮吉箋釋書出莊述祖復增演之為集解而後此書大義故訓粲然著明彭年復從而纂次補正引據確切樹義深遠不僅足供讀者之研求其有功于尊師重道所繫豈淺鮮哉

按是書雖久在管子書中然不可仍入法家若從漢志當入孝經類依趙附志當入小學類政朱子大學章句序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禮

以是書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並稱為小學之支流餘則附之經部通禮為宜

春秋講義二卷 活字本

清皮錫瑞撰。是編為其教授高等中路師範及長郡中學三校生時所作。取經傳異同。暨漢唐以來諸論辨。而以己意折衷釐正之。不作艱深之論。以告人。索解於闡明微言大義外。必取與時代情勢相合與事之關乎政教。反復發揮。以求通經可以致用。錫瑞沒後。其子嘉祐編為二卷。於宣統元年以活字排板印行之。書中於紀侯大去其國。謂厲鶚詆公羊賢齊襄能復九世之讐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春秋

非是。為不知春秋借事明義之誼。其說曰。齊滅紀。利其地。自不待言。而假復讐為名。卜戰之詞。如是激烈。故春秋借其事。以明復讐之義。與復讐非深與齊襄也。且魯莊忘父讐不報。與齊襄借以深責魯莊也。或恐人假復讐為名。開妄殺之漸。公羊已辨之矣。此則雖言之近理。究不免于過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大義首在尊王。紀齊同為周封之國。而齊利其地而滅之。故鶚譏之。以其不知尊王也。春秋於紀季以鄰入於齊。以其

兄弟不能同心。守國書以譏之。於齊滅紀而書曰大去其國。以明其不當去。而避齊難以去之。可以知春秋之褒貶。一則貶其無兄弟之情。一則貶其失親親之義。乃公羊賢齊之能復讐。而又諱其不尊王。錫瑞必為詞嚴義正。可謂果於自信者矣。至其謂趙盾弑君者也。左傳曰。宣孟之忠。季孫行父自言。使戎殺適立庶者。仲也。夫是助襄仲弑君之子者也。左傳曰。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夫以亂臣而謂之忠臣。人何所忌而不為亂。左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春秋

本列國之史。據事直書。此非左氏之過。正賴左氏書之。使邪說可以考見。孔子欲誅亂賊。必息邪說。故作春秋。以明大義。使天下亂臣賊子。自無所容。而懼。此則可謂得春秋之微言大義。能讀左傳者矣。大氏錫瑞研經有年。使其息心靜氣。以經求經。多能協於情理之平。非俗儒所可及。惟其好以公羊穿鑿之談。以文其偏見。遂使瑕瑜互見。後人得以議其失。此聖人所以有好自用之戒。讀者擇而觀之可矣。

孔注論語一卷 活字本

漢孔安國注清龍璋輯安國有尚書傳璋有小學菟逸已著錄案安國注論語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皆未著錄惟家語載漢孔安國撰古論語訛二十一篇特家語為王肅偽作故實應劉台拱海寧陳鱣武進臧輔堂均疑此書亦偽然未敢訟言攻之也至嘉興沈濤纂輯偽一書列舉五證頗為精核然其所見者大氏從何晏集解中搜採而成故其說謂為平叔何晏思有以難鄭而恐人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閼里之裔孫以欺天下後世云云書中祇自既澣濤謂澣通作裸今以是編證之則是編與濤所見固自不同是編固云裸與澣同訛其原本本作裸也又其餘濤所見與是編同者不過三數解餘則濤有而此無或此有而濤無竊疑何晏係採集孔包周馬鄭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析衷之或有所舛亂流傳過久孰為孔孰為包原書已亡無從取證後世因安國之注論語不見於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

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閼里之裔孫以欺天下後世云云書中祇自既澣濤謂澣通作裸今以是編證之則是編與濤所見固自不同是編固云裸與澣同訛其原本本作裸也又其餘濤所見與是編同者不過三數解餘則濤有而此無或此有而濤無竊疑何晏係採集孔包周馬鄭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析衷之或有所舛亂流傳過久孰為孔孰為包原書已亡無從取證後世因安國之注論語不見於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

而又與偽古文尚書同出因尚書之偽遂並而疑之不知隋志雖未著錄而其論語敘錄稱又有古

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惟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云云是隋並未嘗以孔注論語為偽特其書亡佚無傳故經籍志未載也又是編所載裸之訛澣其注周禮小宰曰裸之言澣也同又洵洵溫恭之貌也與後漢書張湛傳注引玄注訛同又夫子之牆數仞曰七尺曰仞與書侯葵正義引玄注訛同又狎近也與書大禹謨泰誓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

義引玄注狎憤見而忽訛同又鑽燧改火一年之中鑽燧各異木也與周禮司蠲疏引玄曰周書曰春取榆柳之太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檀槐之火訛同使晏欲以此難鄭何至多襲鄭之詞此可斷其必非也然則是編固不得謂之偽書矣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采異說以備參考表而存之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字說五性不分卷 舊鈔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時代考首有道州何紹基記云樂山文童袁章於點名時呈此書據云從師質問每一字師作一說久遂成此五性詰以書中所說各義所引各書茫然莫對後乃云黃州人周之翰所著詰以周係何時人有何功名亦不能對次日偏問各教官及生員俱不知作書之人為誰容留書細訪之云蓋亦不能定其為何人所著然亦不必強以撰人實之今觀其書於六書訓詁多所發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

每字皆有新義而根據博奧與穿鑿者有殊其書固自可傳也惟間有未安者如倣字注之引及董潮東舉雜錄謂陳明遯者淳安之茶園人偶來一茅山道士教之水仙術水仙者其法書符黃紙上而空其半隨所欲問共書其下設香案拜焚畢以水一碗覆以黑絹吹水成字或詩或排偶句皆驗云此則術數家言究不應闖入未免失之太濫矣其他若謂古信與伸通劉熙釋名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信有申義故借為屈伸之

義毛氏曰古惟申字後加人以別之易繫辭往者

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害生據此信之形於六書為會意信之聲於六書為轉注其與伸通則於六書為假借此信之聲又謂拊說文本作拊古借用作下亦通作并楚辭天問注手拍曰拊陳陽樂書市蠻命伶人作唐歌有拊以為節兩手相擊也今龜茲樂人彈指為歌舞之節亦拊之細曰拊手曰手拍曰兩手相擊皆從手起義故其字從手拊說文拊手也宋書注手舞貌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

并並有疾義拊從下拊從并者並取兩手疾以相擊之義此拊字之形從下即以下為音謂之形內聲此拊字之聲此類則最精核全書似此者不可枚舉蓋亦致力於漢學深於六書訓詁之誼不同於明人之勦說也

倉頡篇二卷 活字本

清龍璋輯。璋有小學苑逸已著錄。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其小學類敘曰。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言小學者。爾雅而外。莫先於此書。攷郭璞注爾雅。引倉頡曰。考妣延年。頡之推家訓。引倉頡曰。漢兼天下。海內並劇。稀黔韓覆。畔討殘滅。尋其義例。則倉頡原文。皆有文理。成句讀。非如爾雅釋詁之逐字訓故矣。又攷周禮攷工記。車人之事。一擗有半之柯。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擗。又攷皮之工。賈公彥正義云。蒼頡有七章。靴管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許慎說文解字記曰。俗儒喬夫。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是倉頡原著。各有篇名。惜其書久已失傳。

無從補攷可知者。僅柯擗靴管。幼子承詔諸篇。為書中之篇名而已。是編為璋從玉篇及一切經音義文選李善注諸書輯錄而成。其以說文部首分部類從者。本吾邱衍學古篇之說也。其首列靴管等篇名者。從孫星衍輯本例也。其以許氏說文所引揚雄及杜林說。或出于倉頡訓纂。倉頡訓詁之中。而未見其引書名者。並附于後。不輯錄正篇之中。則不知蓋闕存疑之例也。書中如班辨皆文兒也。噴吒也。叱也。橫攢皆聚也。郭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皆國之下邑也。淩陵皆侵也。均以諸書徵引。二文並出。或不知其本作何字。或不知其本為何義。遂兩存之。可見其矜慎。無武斷之弊矣。又其中。有足以補星衍之所未及者。如玫瑰火齊珠也。之見玉篇。及慧琳辨正論五音義。喉咽也。之見爾雅釋鳥。釋文。單除疫人也。之見卷子本玉篇。口部。如此之類。不可殫數。又有足以正會稽陶方琦輯本之誤者。如伶俜適胗。賀諸字。慧琳音義皆引作三倉。蹟頓仆也。慧琳卷八十七。甄正論音義。引作聲類。猥

總凡也。慧琳卷九十六弘明集十二音義引作許叔重云而方琦皆誤入倉頡。此書名之錯誤者也。又方琦引謹嫗善貌一則云見琳音三十五而慧琳音義三十五卷並無此條乃在卷三十六蘇婆童子請問經下音義出謹嫗二字云下丁角反倉頡篇云謹嫗善貌是謹嫗二字自係連文方琦既誤為卷三十五而謹下又脫嫗字此卷第之錯誤者也。又有本有其字而誤入他字者慧琳卷八十九高僧傳六音義引倉頡謹信也本以信擇謹而方琦誤入

諸字下又有本無其字而誤出一字者慧琳卷十四大寶積經五十八音義說彼寄反倉頡云諂佞也本以諂佞釋彼方琦脫諂字遂誤出諂字矣又慧琳卷二十五涅槃經十音義引倉頡快慧恨也而方琦脫快字遂誤出慧字矣又慧琳卷四大股若波羅密多經三十五音義引倉頡効侵侮也而方琦脫効字遂誤出侵字矣此字句之錯誤者也凡此皆賴此書糾其謬補其脫大抵後來居上誠不誣也雖斷殘碎壁未能還倉頡之

舊觀然就所搜羅皆足以通古籍之同異道後學之滯疑猶可以考見秦漢以前文字之繁是周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璋固可謂有功小學者矣

三倉一卷 活字本

晉郭璞注清龍璋輯璞有爾雅注疏璋有小學
蒐逸已著錄隋書經籍志三倉三卷郭璞注新
舊唐志同曰三倉者秦相李斯作倉頡篇漢楊雄
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璞合三書
為之注釋故曰三倉也璞好古文奇字多見故書
故所注多可據惜其久已失傳後世無由致見
然遺文墜誼時見引於經史百家自乾隆開四
庫館時輯佚之風大盛於是向之不傳諸作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得次第復顯于人間論者比其功如埋嵩掩骼
其然豈其然乎此書前有興化任大椿輯本編入
小學鈎沈梓行顧其創始維艱時有挂一漏萬
之弊近時龍璋因又裒益纂述茲編其中如示誨
也犀牛好食棘吻脣之端也喟歎息也齟丑之反
躅跡附足上也跌足跌也之類皆足以補大椿所
未及前有璋序稱諸家所引三倉有與所引三倉
解詁三倉詁同者本書既亡無從分辨今但依
所引標題輯之又唐志有張揖三倉詁詁三卷今諸

書所引三倉注有作三倉詁詁有作三倉解詁有
作三倉注者皆分別附三倉之後云云世遠無徵
可見璋之矜慎至辨吳羊也見玄應僧祇律二十八
音義附於三倉詁詁而大椿則列入三倉云並見四分
律卷五十三音義此則當以大椿為是然千觴一駁
固不足以為璋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通俗文一卷 活字本

後漢服虔撰清龍璋輯是編以胡元儀輯有通俗文一卷於任大椿臧鏞堂馬國翰三家輯本外頗有增益因從而補入雖未注明某為某家輯文而其原并出處尚錄而存之頗能寫守漢儒師法又以立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往往互見別卷不標書名因別錄其所引未標書名而文絕類通俗文者為疑通俗文一卷重為考核見於小學他書者去之其餘皆附于後此則殊嫌冗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安知其文不有非通俗文見於璋所未見之小學他書者乎前有璋序謂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胡元儀曰顏氏家訓云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教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文反語甚會近俗阮孝緒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興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知誰制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通俗說今復無此書未

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顏氏此說反覆推尋無一不誤服子慎與鄭康成同時康成卒於建安五年魏略云蘇林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則蘇林為服子慎同時人矣蘇既同時張揖亦然故服子慎序引張揖而張揖廣雅亦引通俗文如廣雅釋草云馬薤荔也通俗文又名馬蘭是也不過蘇張皆仕於魏耳不得以魏人致疑也至於反語之興實起於漢末顏氏以為始於孫叔然故疑子慎不應引反語攷之三國志王肅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稱叔然受業於鄭玄之門人則必後於服蘇二人然二人之注漢書即用反語則通俗文之反語甚會又何疑焉阮孝緒七錄雖亡而隋書經籍志皆本七錄今隋志通俗文注云服虔撰則孝緒未嘗以為李虔所造也新舊唐書志均無通俗文而均列李虔續通俗文二卷則孝緒所云李虔造者乃續通俗文也殷仲堪所用服虔俗說即通俗文與否固不得而知然文選琴賦注引通俗文變文曰通俗篇以此推之殆即通俗文之說故稱俗說耳梁元帝同姓名錄載有兩服

度一即子慎一云見漢獻帝春秋兩服虔皆同時人彼一服虔罕見載記想必非高才作通俗文者即子慎無疑也考證精確非師心臆度之言揆之魏書江式傳古今文字源流表列通俗文於揚雄方言之下張揖埤倉之上蓋亦以為漢之服虔所作矣

埤倉一卷 治字本

魏張揖撰清龍璋輯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揖廣雅十卷提要云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謂埤倉廣雅勝於字詁今埤倉字詁皆久佚惟廣雅存云則埤倉與廣雅在後魏時固已並重矣隋書經籍志埤倉三卷張揖撰新舊唐書志同宋以來官私志目未載其

亡佚當在五代之亂矣乾嘉時興化任大椿愚城馬國翰從顧野王玉篇蕭該漢書音義李善文選注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司馬貞史記索隱陳彭年廣韻諸書所引蒐採成書而首尾零亂不能考其原書體例遂依許氏說文部居編次與所注三蒼比以見其一家之學焉是編為璋所裒益一以大椿國翰所輯為藍本而間加考訂既較賅備又復精審惟其僅據百卷本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續義二書增補大椿國翰所

未備未能旁搜博采遺漏尚多如青目不明或作睥睨目不明滌滌滌也滌音帝錄札也毛燕穿墳驢小鼎靴口馬鞍贈亡人熈熈也行不正熈音絨斐斐鳥網能月無光翫習祭口口遠遮也穀米穀雜亦作糙膜臧肉鳥胃也齧齧齧不相得都亭名在貝丘畔美目白明非畦鞠此字从止高白鞠姓出東來碯碯農器潯口暑口憤止擇木名鈇矛柄繫婦人首飾也又芳沸反嶺山中絕白渴

水盡憊謹也飾也惱巾惱帽睭視白五夾反睭望也憊以口口相思憊三十五字見唐寫本唐韻所引者皆未收入殆所謂失之眉睫矣或者當日璋未見唐韻歟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張揖博雅云揖又有埤蒼見唐志不傳今後且數百千年幸有此輯本存什百之一以饒學者之研求璋可謂有功小學者矣求全責備豈其宜耶

纂文一卷 活字本

宋何承天撰清龍璋輯承天有禮論璋有小學龜逸已著錄是書括綜蒼雅纂取異訛亦張揖廣雅之流也梁書劉杳傳杳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仲師及長頭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二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云如是書在梁時已為人推重矣新舊唐書志著錄何承天纂文三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未載則其亡佚已久茲為璋搜輯唐以來諸書所引散句排比成書蓋因任大椿馬國翰二家輯本參合而少變其例其增補者僅與姓一條云見廣韻九魚至壯出鑰者也余馬本下尚有人作鑰子鑰母非也亦見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四趙趣凶望也余馬本下有亦跳起也亦見玄應僧祇律六音義博六博用六著余馬本下尚有或曰博戲掩取人財物也亦見四分律音義攷析也余馬本下尚有披猶分也亦見大迦葉本經音

書志未載則其亡佚已久茲為璋搜輯唐以來諸書所引散句排比成書蓋因任大椿馬國翰二家輯本參合而少變其例其增補者僅與姓一條云見廣韻九魚至壯出鑰者也余馬本下尚有人作鑰子鑰母非也亦見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四趙趣凶望也余馬本下有亦跳起也亦見玄應僧祇律六音義博六博用六著余馬本下尚有或曰博戲掩取人財物也亦見四分律音義攷析也余馬本下尚有披猶分也亦見大迦葉本經音

義並有破析也。破猶分也。句見瑜珈師地論。言義槿觸也。条馬本下尚有又作敝鼓二形也。句亦見大般涅槃經。言義獬狔犬也。条馬本獬下有昌制居士二反。句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馬本尺下尚有二寸二字。此其字句脫誤。應補正者也。又竹索謂之笮。条馬本云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而茅索謂之笮。則見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此本於竹索謂之笮。云見太平御覽。而無茅索謂之笮。此其書名互誤。而又有脫佚。應補。

正者也。又燒煩也。亦惱也。条見玄應維摩詰所說經上音義。甌脫地名。見史記匈奴傳。索隱無患木名也。一名標。切。婁實可去垢。黑如磨。問檀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無患。此木能作符。効百鬼。則以此木為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眾鬼所惡。競取為器用。以厭鬼。故號無患。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九。俗人姓也。見孫卿孟子音義。此則當據馬本補入者也。凡此皆失之疏略。至肱人姓。簡姓。亡覓反。好愛好。

亦作壁孔也。呼老反。晉姓。鏐姓。今彭城人也。鱗魚脂。溺溺水。古作休。人姓。七條。亦佚去不載。今從唐韻錄補。雖牴牾百端。而吉光片羽。幸而獲存。故訂其誤。仍著于錄。以不沒其存古之功焉。

文字集略一卷 活字本

梁阮孝緒撰清龍璋輯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隱居不仕門人謚曰文貞處士事蹟具梁書處士傳及南史隱逸傳璋有小學蒐逸已著錄隋書經籍志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舊唐書經籍志文字集略一卷阮孝緒撰新唐志同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不著子錄蓋其書隋時存者六卷至唐已多散佚僅存一卷迨宋則並一卷亦亡之矣釋玄應一切經音義於醍醐注引是書謂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

淺俗並無所據是唐頗有非議之者蓋以其所集字有出倉雅之外者故用貶詞然政書中號突而無節也瓦器未燒曰坯張戢考聲取其文矣恐怙伏態兒殷敬順列子力命篇釋文稱引之矣則唐時又有是之者顏之推曰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誦信諸詮而笑呂忱史記專皮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支葉小學其宗系也則學者各有偏見固不能以人之好惡為好惡要在讀者擇之而已是編為璋所哀較興

化任大椿歷城馬國翰兩本為備蓋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希麟續義最為晚出為大椿國翰所未見璋之所益大氏出於二書無他故也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如陸德明毛詩葛覃釋文引阮孝緒字略曰煩擱猶接莎也接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尚遺未采及則其疏略可見然其蒐羅賅備有裨於詁詁周駕乎大椿國翰之上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

桂苑珠叢一卷 治字本

隋諸葛穎撰。清龍璋輯。穎字漢。建康人。八歲能屬文。初仕梁。侯景亂。奔齊。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時人謂之治葛。官至朝散大夫。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事蹟具北史本傳。傳稱其有鸞駕北幸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而無此書。隋書經籍志亦未載。舊唐書經籍志載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穎撰。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

載桂苑珠叢略要二十卷。不著撰人。唐書藝文志著錄桂苑珠叢百卷。而無要略。蓋要略不知何人刪定百篇之書。以便省覽。非穎作也。是書大旨。在攷訂字音字義。亦爾雅方言之流。穎去漢未遠。多見西京以前文字。其徵引頗可據。惜傳本久佚。使後世無徵。然即此勝蹟遺文。亦足以與經義相證明。而備鑽仰。固不可不亟為表章也。茲編為攷縣龍璋。從何超。晉書音義。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續義。釋慧苑華嚴經音

義。釋行均龍龕手鑑。李昉等太平御覽。宋庠國語補音諸書。採輯而成。皆詳注出處。惟諸書所引。有稱珠叢者。有稱桂苑者。此則引者題省。而文筆一律。固為一書之文。不必致疑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

古今正字二卷 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唐宋藝文志及宋以來私家藏書志目皆未著錄。惟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特引其文。然其為卷若干無從考定。據龍璋小學蒐逸總目考題唐張戢撰云見慧琳一切經音義敘引則是書為戢所撰矣。戢有考聲已著錄是編大旨在考定每字之訛詁并及形聲分部則從說文之舊蓋承字林之緒欲補說文之漏略也。書中薦以艸薦聲璋謂薦字說文在薦部音宅買切此作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

聲非是古今正字所云从某某聲殊多不合今不復辨正略記于此云云。案說文薦雖音宅買切而薦部薦云从薦从艸作甸切則薦字本有宅買作甸二切其聲亦有二聲一讀多一讀薦戢之說不誤也。又如禰父廟也从示爾聲案何休公羊解詁曰父死稱考入廟稱禰又祚福也从示乍省聲案左傳祚之上而命之氏周語天地之所祚法言天祚先德是經典福祚皆从肉惟漢帝堯碑華山亭碑及孫根夏承諸碑皆有祚字則漢世固別出祚字矣又

遑暇也从辵皇聲按詩召南莫敢或遑小雅不遑啟處遑皆訓暇又為經典所通用凡此之類戢皆各有所據蓋其去漢未遠所見尚多古本非師心臆造洵考證之林今取是編以較說文徐鍇新附之字固多取資于是惟以博采通人之故遂至有從其說不從其說者是則茲編固當與說文相輔而行同其珍重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文章字注義同。讚猶褒揚其美法也。此與釋名稱人之美義同。其他條似此者不可枚舉。蓋戮致力於字學。於六書訛詬為其專長。其所詮釋皆能於文為益。以典說名書。可以考見意旨之所在矣。惟書中如芭蕉亦从艸。已焦皆聲也。紫鳥喙也。从此束聲。迸从走并聲。彷徨二字。並从彳。方羊皆聲也。謚从言監聲。諠从言宣聲也。敵仇也。數从攴學聲。朕自旁毛也。从月夾聲。諸條皆古今正字所有。別無新義而複載之。殊為

冗贅至其餘如襴唯很躡蹠躊躇踈跼踈踈踈
寺宇或此詳而彼略或彼詳而此略互有發明
竊疑原本一書皆未成之稿尚待詮次者擇慧
琳以其搜採之博采入音義他人皆未之凡故
傳引者少理或然歟惟所存者僅此而首尾零
亂已無端委可尋無由考信要其有裨訛故數
百千年名儒碩學所未見者賴此裒輯之篇尚
能略可考見以資研求固小學家所宜實責者
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聲類一卷 活字本

魏左登撰清龍璋輯登始末無可攷隋書經籍志著錄此書十卷注云魏左掖令李登撰新舊唐書志同則登曾官魏左掖令矣登與孫炎同時炎注爾雅盛用反切登著此書名聲類者蓋以聲音比類相從也潘徽曰李登聲類始判清濁繞分宮商是隋時固重視其書矣書中如口此古文譌字也顧野王玉篇四部引之變音人周反或作孫詩曰無教孫升木顏師古匡謬正俗引之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注藏菜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引之岐猶配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爾雅引之轡車之蔽也顏注漢書高后紀引之奉或作捧李善注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引之俗三里僧行均龍龕手鑑谷部引之聲卷中牛名丁度集韻三鍾引之顙頭朕也陳彭年廣韻引之蝗音橫宋庠國語補音引之闕小視董真卿周易會通引之可見此書為歷代諸儒所援用歷元尚有傳書至明初修永樂大典時始未載及則其亡逸必在元明之間可斷言矣至書中如建國以土地曰封周

禮建邦國而制其城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等也起土為界曰封歌盛德之詩讚美形容曰誦葩取其盛兒之類皆足以與經義互相發明璋輯此書雖未能盡復登之舊觀即此斷簡殘篇已足以沾溉萬代矣惟熊忠古今韻會舉要引魏李登聲類曰中國曰辛江南曰辣璋尚遺而未採則其漏略可知然古書散佚蒐採為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自易為力纂路縷然當以璋為首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韻集一卷 活字本

晉呂靜撰清龍璋輯靜始末無可考璋有小學苑逸已著錄隋書經籍志韻集六卷晉復安令呂靜撰是靜曾官晉復安令矣魏書江式傳延昌三年三月上古今文字源流表云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又云忱弟靜別做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云云是靜為忱弟矣新舊唐書志呂靜韻集五卷異於隋志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同於江表蓋隋志並序目計之原書固以五聲為五卷也案四聲分韻始於沈約靜在約前其以宮商角徵羽分編已萌四聲之漸然其詳莫究惟顏之推家訓音辭篇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寸益石分作四章金壇段玉裁曰廣韻本於唐韻唐韻本於陸法言切韻切韻顏之推同撰集然則顏氏所執略同今廣韻今廣韻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別為二韻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亦別為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為一韻宏登為一韻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曰合成兩韻今廣韻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而韻集為奇別為二韻益石別為二韻故曰分作四章此可以考見韻首崖略四庫全書著錄重修廣韻提要云初隋陸法言呂靜等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為切韻五卷書成於仁壽元年云云是韻書當以韻集為最早其以上平下平上去入四聲而五韻分篇者蓋亦本靜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濫觴也興化任大椿字林考逸引許觀東齊紀事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咸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倉爾雅為禮部韻是韻集宋景祐時尚存與其兄忱字林同為韻學家所援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字林五卷而無此書則其亡佚當在字林之前矣是編為璋因大椿小學鈎沈輯本重加裒益而少變其例以陸德明爾雅釋文引郭呂者別為存疑附後蓋亦慎之至也

考聲五卷 活字本

唐張戢撰清龍璋輯戢始末無可考璋有小學蒐佚已著錄是書不見於新舊唐書志歷來公私家藏書志目亦未見著錄明修永樂大典于每韻每字之音彙列見存小學之書略無遺漏亦未載此書則其亡佚已久惟唐釋慧琳遠釋希麟一切經音義正續特引其文然其為卷若干其舊次如何固無從考定也此為璋採掇成編分為五卷其書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如有足曰蟲此取許氏解字之文也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小學

疑怪之詞此取玉篇之文也婦人謂嫁曰歸此取公羊之文也跣跡猶徘徊此取廣雅之文也如斯之類不可殫數皆足以備說經家資以證古義之一助亦爾雅方言之流也戢去漢未遠多見秦漢以前舊籍故其徵引多可據且其中或有可以攷見方音俚語如姑夫之兄也新婦呼夫之兄姊曰姑今閩中呼夫之父曰姑秋胡謂神為秋今閩中人謂天神為秋也藤蔓延之類吳越謂之藤蘿也攢獠狗奴別名也胡名也唐虞謂之獠粥

周謂之獠攢漢謂之勾奴鞮北狄西戎號也之類或有可以與典籍互相發明如繡黏也擣木皮為之可以捕鳥獸繡膠擣雜木皮煎之為膠可以捕鳥也鸛鵒鳥名也似反舌於頭上有毛角翼班白別也孖妻子之總稱也嘍哭無常節曰嘍蛸人腹中蟲名也坯瓦器未燒者也之類皆足以資多識而廣異聞惜其不注明徵引原書書名卷第使後世無由取證未免失之然此為唐人之通病固不能獨責于戢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小學

辨釋名一卷 古字本

吳韋昭撰清龍璋輯昭有國語注璋有小學蒐
逸已著錄是編以劉熙釋名解不合者辨而正
之中多論辨官制先列釋名原文後加辨曰以
別之其無者引文脫也案隋書經籍志唐書藝
文志著錄韋昭辨釋名一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
解題未載其亡佚當在五代之時此為璋從唐宋
人類書所引衷輯成編大氏以興化任大椿小學
鉤沈輯本為藍本其所補者僅古者稱師曰先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一條云見太平御覽四百四不知初學記十八卷人部
中引止備釋名且其文無當于官職蓋非昭辨釋
名之文或其文尚有脫佚故大椿未曾錄入非漏
略也可謂補所不當補矣三國吳志韋曜本名昭陳
本名昭陳
馬昭傳傳昭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
多佳者然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
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
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訛及辨釋名一卷云云是昭因
熙釋名於爵位之多誤而作官職訛因熙物類之

多失而作辨釋名當時固各為一卷孑然成帙也
然則是編孰為官職訛之佚文孰為辨釋名之佚
文原書久亡無可取證矣至書中辨車古皆尺奢反
後漢以來始有居音四庫全書總目著錄釋名從
要云何彼懷矣之詩以車韻華桃夭之詩以華韻
家家古音姑華古音敷則車古音居更無疑
義熙所說者不謬昭之所辨亦未必盡中其
失云云則是編或者當日因其不能盡中熙之
失不為人所重遂致失傳歟然熙釋名今傳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只廿七篇無釋爵位之目據熙自序亦祇廿七篇則
今之釋名不復有亡篇矣乃昭謂釋名爵位之事
又有非是而唐宋人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
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子職官設官類執引釋名
及昭辨釋名不一而足可證其有亡篇且有釋爵位
之目熙序廿七篇蓋後人因其殘佚而改符其篇數可
斷言也范書文苑劉珍傳撰釋名卅篇而昭及顏之推
皆云劉熙製昭且從而辨正之則釋名原本卅篇非珍作
而為熙作可以正范書之失矣則是編之存所繫亦非淺鮮也

說文經字正誼四卷 光緒甲午刊本

清郭慶藩撰。慶藩有說文經字攷辨證，已著錄。是書以福州陳壽祺說文經字攷，雖可補嘉定錢大昕之闕，而時有涉淺易之處，又闕其所不當略者。因博采諸儒訓詁，反覆更訂，逐字詳釋，不獨有裨于小學，亦足以羽翼經傳。首有自序，稱余謬以管見，附以二百餘文，一遵許書正誼，不敢據拾隱僻之書，稍逞臆說云云。較壽祺之以或體為正字，以古文籀文為正字，據漢儒一家之說，務為奇闕，以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

易經字者，固自不同。凡易經書經為一卷，詩經為一卷，春秋左傳公羊禮記周禮儀禮為一卷，論語孟子爾雅為一卷，惟其不列穀梁孝經，雖本之壽祺，然其意在補壽祺之闕略，似不應遺不入載也。書中謂水為蔽帶，甘棠之帶，固是不知亦通作紉。案小雅朱芾斯皇，白虎通引作朱紉是也。又謂獬為國人逐獬狗之獬，唐時左傳有作獬者，固是不知梁何承天纂文云：獬，狂犬也。則獬作獬，不始于唐時矣。又謂獬為祖黎，曰獬，固是不知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

選司馬長卿上林賦：獬，主叢倚。注引倉頡篇：獬，聚也。此獬字正作獬，通作纂。說文：獬，百家為獬，聚也。潘安仁笙賦：歌桑下之纂纂。李善曰：纂，與獬古字通。獬，聚貌是也。又謂獬為則民不偷之偷，固是不知亦通作獬。案左傳：襄公三十年，晉未可獬也。杜注：獬，薄也。說文：獬，巧黠也。从女，俞聲。託侯切。漢書：元帝紀：獬合苟從。師古曰：獬與倫同。賈山傳：獬合苟容。師古曰：獬與倫同。是也。凡此之類，皆未能繁徵，殊有智者之失。

然全書精核者為多。蓋慶藩嗜古好學，又能深通六書訓詁之誼，能集諸家所長而考證其得失，頗有訂謬正誤之功，非鈔撮蹈襲者比也。書成于光緒二十年，後于辨證二年，蓋所以補辨證之未備，可見其鑽仰之勤矣。

說文正俗一卷 光緒辛卯刊本

清楊廷瑞撰。廷瑞字子杏，號漱園，善化人。是書以說文有正字，而承用別體，尤以聯綿字體，鄙野為多，遂甄錄所見，以證明古訛。其例以說文正字正書，而以假借承俗者，作旁注于下。徵引諸儒說，故反覆考證，頗見精核。惟其謂澤例之澤，宋本說文引作澤，澤俗字，薛氏傳均以為即澤之譌。案說文無澤字，而欠部有澤字，連接拔字，云二之日澤飯，即詩文也。則廷瑞所見宋本引作澤者，不知何據。檢傳均說文答問疏證，乃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說文於水部沸，引澤沸濫泉之澤為澤。始知廷瑞襲傳均疏證之文，而省所不當省者，遂使後人無從索解也。然說文澤沸濫泉，凡兩引，同部濫注曰：或謂沸濫泉而沸則作澤沸濫泉。玉篇澤，泉水出貌。澤與或通，蓋澤為風寒也。故从欠，澤為泉水貌。故从水，音同而義別。澤則或之通假字，而非澤之俗明矣。傳均之誤，尚以澤字說文未收，疑即澤之譌，乃廷瑞沿其誤，竟謂澤為澤之俗，未免失之武斷矣。至書中如烟燭，謂必作壹壹，參

差必作參，縹栗列必作縹，縹縹縹必作尚儀，貫漬必作遺，遺寂寞必作呖，呖猗猗必作猗，施雖於古有據，而今斷斷不能行。顏元孫所謂總據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廷瑞泥于古而不化，亦其所短。然古今世異，往往訓詁難通，有是一編，固大有益於經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

周易句讀四卷 嘉慶己卯刊本

清周世金撰世金有易解拾遺已著錄是編以句讀有謬則經肯背晦故即王弼定本為之離開句讀俾童蒙有考焉其例於每一句讀各旁注句字讀字繫辭以下則僅以黑白圈分章段蓋不必句讀非缺佚也世金嘗自言象有反則辭有反如需有孚光訟有孚窒分明反在那裏漢人以无字連下亨貞吉為句則不可解也象有比則辭有比如既濟亨小賁亨小分明比在那裏漢人將賁小連下利有攸往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句因疑象傳有剛柔交錯四字之遺則殊不通也蓋其意在尊宗攻漢故書中如乾卦三爻本即子米子之讀法以夕惕若為句也然其如九四重剛而不中句不以重字為衍文初六履霜解後得主而有常句不以程傳增利字解蓋言順也不以順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皆不以程傳本義脫誤之說則猶能尊信古經不敢有所竄亂_非偏重于宗學者已據前歐陽厚均序嘉慶己卯以前尚無刻本此為其家所刻為此書第一本云

困翁易學八卷 道光四年刊本

清王文潞撰文潞字坦夫安化人以老於明經晚更號困翁即以名其書大旨以象為主闡發義理證以人事原本宗儒而不取先天之別傳亦不取圖書之雜說其謂數起河洛聖人則之亦第則其一二三四五六之數於圖書無與也象所言東西南北七日八月之類皆無及先天八卦者說卦所言天地山澤皆大易參伍錯綜之理本無先天名目既無先天則後天之名可不立且文王演易即演伏羲之易非變更其制以示異也即如長女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女重為家人此義易也文王即以利女貞發明之孔子遂推及於父子兄弟先甲後甲文王易也周公即以父子發明之孔子即以終則有始釋之凡斯之類聖人之情先後一揆故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至於卦必有主如乾之元亨利貞非九五不足以當也故象傳結以首出庶物推之坤主六二非北馬不足以言貞屯主初九非動不足以亨屯與夫蒙主九二需主九五訟必有封皆可於象辭消息之惟卦變一說在伏羲畫卦時初無此意而既畫之際其情狀亦自然呈露故

損益兩卦遂以卦變取名而彖傳之往來上下即其證也學者苟即彖與傳而深思之而後知朱子經文之旁自有注解其說不誣也蓋文瑤自言其意如此可以識其宗旨矣至書中於卦爻之辭時即若臣立言證以史事或不免間有牽合然亦無悖於聖人主教牖民之旨固非言心言天言幻宵支離之說者所可彷彿微疵固未能累其大體也同里陶澍此其書如吳沆之易璇璣李光地之周易觀象非阿好之言誠篤論矣

易學真詮不分卷 活字本

清黃本溥撰本溥以字行湘鄉人是編大旨專主邵子之說使人順性命之理以贊天地之化育採集各家之言參以圖說觸類引伸都四十二章蓋朱子所謂易外別傳也其謂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則舍義理而不言專以易為卜筮之書誤之又誤矣伏羲作易垂教當時所以正人倫盡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內以義說寓於卜筮非專為卜筮作周衰卜筮失官遂失易之義說專言禍福流為巫史甘泉焦循辨之審矣此不可

不知者也又書中於圖書精義原委反覆詳說以精義多存於圖書之中謂圖書為伏羲所作易因圖書生云案陳搏推闡易理衍為諸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其說遂歸其圖於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德清胡渭辨之至精大氏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易之根柢此又不可不知者也然全書發揮明簡詞意了然自序謂於易學之源流河洛之精蘊先後八卦之象數慎

思明辨力求昭晰俾學者豁然於天人合一之旨
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云云故於專明人事者
闡發盡致亦即子所謂學以人事為大治生于亂
亂生于治聖人貴未然之防之義固不失為粹
然儒者之言非術數家所可及也

春秋經傳通釋不分卷 嘉慶乙丑刊本

清張聖清撰聖清字振頑常寧人是編大旨以求
經與經通傳與傳通經與傳又必互相通採春秋傳
說彙纂之辨訂是非採春秋直解之融會精要而
於杜林注釋加攷正以發明之左氏有未安者採公
穀以正之其無經而有傳者悉以附傳錄存按其
先後節次以便稽考其於諸侯大夫之不尊王及
專會盟征伐大夫之滋橫二縷列提要于首以寓
勸懲之意例至美善又於經文傳文之後各隱括

大意而論之聖清嘗自言諸家解義無不運以苦
思擇別間附以鄙見意在標明法戒貫串始末俾
文家運用確然得所適從亦使治經者以左傳事
跡為據而不至於泛歧又云昔歐陽永叔新唐書
成文省於前事多於舊然猶有議之者則此卷亦
安必後人之無議論乎有能指而議之者必更有
精於斯者矣寧非余之所深幸哉其用心深至
無自滿之心較之文人相輕創為不經之論以詆譏
古人菲薄後人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

穀梁范注闕地釋二卷 光緒癸卯家刻本

清彭夢日撰。夢日以字行，湘鄉人。是書以地名莫多於左氏經傳，杜氏所釋，號稱詳覈，而闕者猶五百六十五條。穀梁惟經所書地，范寧以杜氏釋已為賅備，略挈其要，不復覲繹。然亦時有違異。楊士勛疏，俱未申明。參考各家於杜氏時有指駁補正，而范氏疑端迄數，旁推廣證，為之疏釋，因就范氏所闕起自漢志，以迄近儒所釋春秋地者，集為若干條，編定為二卷。蒐采之博，考辨之精，誠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春秋

挈乎其領也。特春秋會盟之國，未能各以其當時封境所屬隨地標名，詳其原起，條其興革，于是展卷者無由知當日之某地某名，即今日之某名某處，尚嫌美中不足。且其大體取材於錢唐高士奇春秋地名攷略，無錫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婺源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者為多。惟其訂謫補闕，尚見精核，雖卷帙無多，亦治穀梁者不可少之書也。

四書章句集注輔不分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潘興作撰。興作字孝橋，平江人。是編以漢唐以來注疏眾說紛紜，源流各異，不揭其體要，則泛而無歸，不衷諸至當，則雜而不粹。惟朱子能薈萃眾說，擇精語詳，而羣言互著，疑義頗多，於是剖其同異，補其闕略，附以己說，以成此書。而於訓詁諸家亦能研精覃思，旁徵博引，以與朱注相發明。大氏義理與考據兼采，亦東塾陳澧之流，意在調停漢宋之爭也。故其自序稱：凡章句集注中制度名物有沿舊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四書

偶誤者，無留口實，必取證於詩書三禮春秋，以經釋經，至義理之精融，朱子已絲毫無憾云云。可以考見其意旨矣。其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首各敘其源流，諸家之論撰，各辨其得失，俾讀者開卷即能瞭然于胸中，亦可謂用力至勤矣。至其於新民章孔疏釋盤為沐浴之盤，引鄭康成內則注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注槃承盥器也，大戴記踐阼篇有銘於盥盤，正與此同，盥則每日所必須，日五盥，見玉藻，於日新義為切云云，較四書辨疑以

盤乃淺器難容於沐浴者之不足以服穎達固自有別也惟其謂浴器不便於銘為懼藝不知古人於日常所用之器皆必銘其銘必吉祥之語是未考之宣和博古圖者也又其於禘自既灌而往者章謂今考呂氏春秋魯惠公使人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其言當必有據云云而其凡例則謂莊列多寓言呂氏春秋劉向說苑等書乃傳聞尤多不實是其於求勝前人也則引呂氏之語以證己言之不誣而其自信也則以呂氏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四書

語為不實是亦自亂其例者矣要其全書大都能擇善而從不膠於一偏之見徵引廣博亦無太濫之嫌其亦可以傳世矣

四書衷是不分卷 自刊本

清孫繩武撰繩武字文輔善化人是編大旨以聖賢之言精微廣大非朱子為之集注後人無由窺測故一以朱子為宗又以僅守一說為寡當故參以朱子語類或問大全復旁稽諸儒輯要及題鏡貫解體注釋注易簡錄等書合參互證以求當于理其以表是名編者則以不析衷於四書無以知六經之是不體會于朱注無以知四書之是不綜貫旁通于諸家講義無以知朱注之是蓋宋儒義理之學本較漢儒為精而朱子義理之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四書

又較宋儒為精朱子盡畢生之力殫精竭思以注四書亦較其他所著各書為最雖後人因門戶之見不免或有訾議然終不能謂朱子之注四書為不精微邃密文輔此作一折衷於朱子可謂知所好尚矣惟其誤於時文窠臼故詳於講理諸章尚未得朱子注書之大旨不知四子書之懸為令甲始于元之延祐為學者進身之階與朱子之精研經義固自不同也至其於項難題間附作文之法亦直以四書為熱中富貴所必需而無闕于精微大義蓋其時好尚趨重于科舉一途文輔尚

未能免俗故全書偏重于臨場應試者為多要亦全書之累也又其例謂諸家講章或兩三說並存或意見相同而前後悉載恐並存則啟學者騎牆之見悉載則生學者厭見之心故此書特取其一說之至當者錄之其有紛爭者刪而不錄云雖可以掃除膠轕杜門戶之爭然學說紛歧本多見仁見智文輔之所謂至當者安知不為他人所謂至不當者乎是則一偏之見不足以為訓而又與其所謂僅守一說為寡當者自相矛盾矣然其剖析疑似闡揚義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

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考索也

四書備檢二十卷

同治二年刊本

清李揚華撰揚華字實蕃清衆人是編分天文地域山水象數理氣聖賢本紀列傳兵法政典工用鄉黨物類為十三類其不能列入各類並各類所遺漏者別為餘論三卷附諸簡末都二十卷大旨以宋儒專說義理略于考據故博采先儒之說為之箋釋亦時有精到處惟其推衍及於天文地域象數兵法等名目繁多分類為篇反多於本書殊有畫蛇添足之嫌舍本求末之謂而其詮解四書之文又多散見於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

類梓闕之幾疑其為類書而引四書之文比類以附者亦有竄亂聖經之蔽愚而好自用之機然其凡例自稱此為羽翼聖經而作而所採典故亦供恃文驅遣是即王伯厚兼作詞科計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況余之不賢乎寧從俗而自謂不賢可以知其旨趣矣蓋其誤於元延祐之以四書懸為功令遂直以四書專為科舉而作非孔門經世之書其人殆亦熱中富貴之人而非有志研經之士也至謂象數理氣為聖學之精要此卷既通則學庸語孟一以貫之又直以四

書之為書，全在象數理氣。然則舍象數理氣，即不能讀四書乎？亦可謂好行小慧者矣。至其中如饔飧而治，據司儀注及左傳公羊傳，而正趙注之以饔飧為熟食，分朝夕之誤，鬱陶思君爾，據王念孫之說，謂鬱陶為憂，據閻若璩之說，謂鬱陶為喜，皆有所發明。其他亦復能博引繁徵，有裨于經訓，存以備一家之說，亦有足資參考者矣。

唐卷子本玉篇引用書目一卷 光緒甲午刻本

清劉銓耀撰。銓耀有尚書大傳禮徵已著錄。是編以唐卷子本玉篇尚是顧野王原本，其中引用之書大都隋唐以前遺文墜諱，而有闕經義，裨益訛詬，殊非淺鮮，故分別編目，凡得書二百六十種，而經籍居其半。每書之下，以漢隋新舊唐志，撰人篇第注明，諸志所無，則考他書中有引用者證之，使後人有所考核。大抵野王生梁中葉，多見西京以前典籍，其例每義博引經傳，自下己意，而以野王按別之所引雖多，近今佚書而皆足以與諸經互證。銓

耀此作，洵足以供治經者之研求。自序稱言部說下引倉頡篇云：「說訟聲也。」與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引同。詒下引韓詩：「縱我不往，子寧不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詆下引韓詩：「詆，訛不善之兒也。」皆與陸德明詩釋文引同。潛下引公羊：「潛，公於齊侯。」劉兆注：「言旁曰潛。」與文選韋孟諷諫詩李善注引同。品部首引尚書五品不遜。王肅曰：「五品五常也。」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同。欠部歎下引穀梁：「穀，不熟謂之歎。」劉兆曰：「歎不足也。」與文選陸士衡辨亡注引同。戶部庫下引蔡邕

月令章句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與初學記二十四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一引同。水部酒下引周易。聖人以此酒心。劉瓛曰。酒盡也。與易釋文引同。此類皆確有依據。至其引用之書。尤足以供考訂家之援據。云云。則是編固當從隋唐志著錄鄭玄三禮目錄於禮類之例。不當以簿錄家目視之矣。

始學篇一卷 治字本

吳項竣撰。清龍璋輯。竣事蹟無考。惟吳志薛綜傳。華嚴疏。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竣。始撰吳書。孚。竣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云云。則其曾官吳。為郎中矣。隋書經籍志。始學十卷。吳郎中項竣撰。新舊唐志皆作十三卷。項竣撰。宋以來官私志目罕見記載。蓋其書亡佚久矣。惟唐宋人類書間引其文。然均誤項竣為顏竣。疑據他書轉引。非^親見原書也。此為攸縣龍璋裒輯成。

編僅從初學記搜采。未能博引繁徵。如地皇十一項。治萬八千歲。見初學記九。藝文類聚十一。太平御覽七十八。又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居。古之遺俗也。見太平御覽七十八。北堂書月。鈔藝文類聚十二。又龍淵善相。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引項氏始學篇注。又漢侍中蟬刺蟬像。常侍。但為璫而不蟬。未詳何代所改也。見南齊書。與服志引項氏說。凡此四條。皆遺未編入。則其所漏多矣。然佚文散見。尋檢難週。尺短寸長。是固不能為璋究也。

字林考逸一卷 稿本

清葉德輝撰德輝有三禮鄭注改字考已著錄是編以唐卷子本唐韻為梁顧野王原本其中所引呂忱字林有足以補說文之闕有足以與經義互證乾嘉以來任大椿任兆麟曾到諸家雖各有輯本互有闕略合而讀之固多所考鏡然其時唐韻為諸家所未見故從而采輯得五十餘字其中僅悞聲緯腰訂獸離或八字與諸家輯本重見餘則為諸家所未載至蛻隱笑啞拂鬚高雷雜職十字

雖為諸家輯本所有或有訛互異或有訛較詳蓋野王生于梁世去晉未遠其時字林尚未散佚故徵引為可信也其例以說文所有之字依說文部次分隸說文所無者分附各類之後而注說文無三字以別之至其字之音訛與說解合者取為互證之資與說解不合者廣為異聞之益既不安下己意亦不墨守陳言均於每字下詳為考訂大抵德輝本以考據名家而又精通六書訛詁之學故卷帙無多皆有裨於古誼其中如女郎構重婚既引易屯左傳國語以相互證而又引史記

項羽本紀刺客傳標里子甘茂傳文中索隱之訓構為和詩候人不遂其構之訓構為厚以廣異聞如此之類皆極精核足以供窮經者鑽仰之資此為其家藏手藁據其猶子啟勳後敘蓋為德輝所著說文解字故訓中之一卷因亂僅存啟勳乃為收拾叢殘整理成帙云

易本義質四卷 原刊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有春秋四傳質四庫全書已著錄鄒漢勛曰按此書篇帙無多而多所發明如元亨利貞則不以爲大亨而利於正而以爲四德不違文言亦合子夏傳進无咎也以爲大舜之若特登庸神禹之天錫元圭湯之始征自葛文之受命專征武之觀師牧野皆當此文與于今升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說迤蓋言順也以爲順宜如字言陰道之順也所謂馴致其道也與荀慈明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順君命而成之之說同利執言以爲言非語詞蓋師中文告之言與虞仲翔震爲言之注合易而無備也以爲易坦易也無備言非作威也柔順得中則和積英發不假安排而丰采自是凜然故吉所謂威而不猛也原本侯果有威不用惟行易簡無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威之說與地之宜以爲觀法於地謂地之理所指者廣故與天對觀地之宜謂土宜也如宜涼宜燠宜黍宜稌之類所指者小故與鳥獸之文同不必增入天字原本九家注以地

有水火五行八卦之形釋觀法於地以四方四維之位

山澤高卑五土之宜釋與地之宜凡此皆能引伸古

義如不言所利以本義後說爲當其駁前說曰

若曰利於正則言所利矣深得經意承以德也

以德爲父之德譽亦父之譽蓋以柔中幹父深

得幾諫之道不特父之壺可治父將日引月新漸

進於德而聞譽集厥躬矣此舜盡事親之道而

替腹底據之義也本義云以此幹壺可致聞譽

近以父爲名則此義爲精育亨小利有攸往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小絕句彖傳於故小絕句以利有攸往天文也爲句且曰天義自明原無譌脫周易未經秦火原本相承應無衍文錯簡之誤而古文或多與折不必以臆割裂增刪求如今人之便讀而合式也其言誠難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以爲驚遠具邇威望丕著自可承祧而亢宗言爲祭主而不喪亡宅之義自著矣與經傳意不違而不增字以此論本義不背古本不徇曲說協於訓詁精於義理當非黨同伐異矣

周易經傳通解十五卷 同治六年刊本

清戴鵠撰。鵠字和生，湘潭人。序貢生。是書分上下經二卷，象上下傳二卷，象上下傳二卷，繫辭上下傳二卷，文言傳一卷，說卦傳一卷，序卦傳，雜卦傳各一卷，圖解說，辨各一卷。大旨主象，而廣徵博引，以證之。經傳之外，方書亦所稱引。前有自序，作于咸豐元年二月。沒後，其門人為之刊行，則同治六年春也。書中如解屯六二，即鹿無虞，謂鹿陽獸，通督脈。坎剛中上柔，角岐象鹿。解需六四，需于血，謂初三

乾金肺主氣，以剛應四，四變兌，不應兌，口氣逆，血溢，象人病傷，嘔血在地。解九五，需于酒食，謂酒養陽，五剛象酒，食養陰，四上象食之類，皆主於因象以明理，頗能自出新意。雖間不免支離牽合，非易之本旨。然自王弼遺象言理，不知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從象生也。孔子彖象二傳，何嘗非言象。雷風雨澤，以及乾馬坤牛，震龍巽雞之類，皆象也。即卦之剛柔上下，應比承乘，亦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則所謂理者，安在。鵠能

即象以求理，皆引據舊文，以互相參證，終不同於冥心臆測，私心自用者矣。

周易象義串解六卷 道光廿九年刊本

清羅昌鸞撰。昌鸞，長沙人。前有自序，作于道光二十九年。時年八十一歲。蓋亦皓首窮經之士。自謂象之所在，義即寓乎其中。用是節錄朱子本義旁，採先儒及近代名賢說，纂輯而條貫之。庶幾象昭而義亦昭乎。全書綱領具見於斯。考左傳、韓起、通魯、見易、象、春秋、古人既以象名，知象為易之本旨。故繫辭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以下，變而談理，陳搏以下，變而言數，而數又自

孟喜、焦贛、京房以下，岐為數派。其法不可殫舉。而易於是乎雜。昌鸞因本義而旁採諸儒之說，鈎稽攷證，以求象。尚可謂能探其本。足闢諸家之囿矣。其書不用漢儒納甲等法，第即內卦外卦互卦變卦，反覆推求，而以說卦傳證之。間有荀郭兩家之所擬參之。旁推交通，覺有發前人所未發者。考黃宗義易學象數論，謂易納甲動爻卦變先天四者，均為後儒之偽象。則昌鸞之不用納甲以求象，蓋亦有所師承，非由臆譏。

在近人易說之中，固卓然翹楚矣。至郭京周易舉正之名，不見於新舊唐書志。前人皆疑其出於宋人依託。趙汝楨說其挾王輔嗣、韓康伯之名，以更古文。惠棟作九經古義，攻之尤力。昌鸞是編，似不應取以參證。惟朱子本義於坤象傳之履霜、堅冰，責象傳之剛柔交錯，震象傳之不喪匕鬯，頗從其說。則亦未嘗無可取。微疵固不足累其大體也。

易義偶存一卷 咸豐四年刊本

清易慎省撰。慎省湘潭人。是書為其咸豐四年所作。前有自序云。每讀小畜彖辭。歷稽舊說。疑難愈多。久乃得解。作小畜說。又謂本義以卦變解者十有九卦。如泰否咸恒隨蠱无妄訟井噬嗑晉睽鼎大畜蹇蹇解漸十七卦。皆本卦自有義理。不必牽合卦變。惟賁渙二卦。未得其解。程子謂卦之來皆自乾坤。因推賁以坤上之柔來。文乾剛之中。故曰柔來而文剛。乾之九二分居上位。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渙之上卦。坤體之剛。自四位來居於二。則來而得中。不窮於下。故曰剛來而不窮。下卦。坤體之柔。自二位上居於四。而上比中正之五。故曰上同。乾坤為易之蘊。則乾坤為變卦。殆不可易云云。後附錯綜說。來氏易注說。謂來氏富隆萬間。以枯窘割截小題。文擅名於時。因以其尖僻心腸。窺測聖經云。蓋其說易大旨。在發明義理。深有取乎程子凡卦皆自乾坤得來之論。而不取朱子卦變之說。兼及來氏而不取其錯綜之論。頗能掃除膠轕。與陳夢雷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易淺述。互相表裏。大氏易道淵深。色難眾義。隨得一隙。皆能宛轉闡通。有所闡發。雖見仁見智。各明一義。原不能固執一說。以限天下萬世。則存是編。以備一家之學。亦未始非治易者之一助也。

周易原始篇一卷 活字本

清鄧縡撰。縡有周易質已著錄。是書大旨謂周易立義取象具有本原。故取與三墳易相印證。以明先聖制作之沿革。支離訛說詭誕不經。案三墳書一偽再偽。宋以前為隋劉炫偽撰。北史已明言之。宋人所見為張商英所譏。又非劉炫偽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指證甚詳。炫為隋大儒。其偽造連山歸藏雖妄。必有過人者。今傳本至為淺陋。故明胡元瑞疑為毛漸所為。而何鏗刻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漢魏叢書者。撰人題晉阮咸注。則又偽中之偽矣。大氏三墳無論其出隋唐以前與否。不可信為古書。則定六經始於孔子。孔子以前周易與三墳並稱。猶魯之春秋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也。周易得孔子贊之。而傳為經。三墳不得孔子贊之。而遂亡。猶魯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得為經。晉乘楚檮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贊修者。學者可不措意。況是偽中之偽。何足據為典要乎。左傳昭十二年。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周禮外史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鄭

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孔安國書傳序曰。伏

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據此則三墳五典乃書類

非易類。即使其確為隋唐以前古書。亦未可

據以證易明矣。其謂坎為水。其卦側視為川

即篆文川。象水之形。可為卦象。則河圖之一

證不知孔子見世人惑於吉凶禍福而卜筮之文

加以穿鑿傳會。故演易繫辭明義理。切人事。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卜筮以教後人。所謂以神道設教者。如是焉止矣。宋人以數言易。已不甚切於人事。又務欲究數之所以然。於是由畫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圖洛書。由河圖洛書演為黑白方圓縱橫順逆。至於汗漫而不可紀。是豈聖人作易垂訓之旨乎。至其訂正何楷與聲等十六卦。或以為傳聞之訛。或以為傳寫之誤。或託之古本周易。皆喜為新說。游談無根。然說有利鈍瑕瑜。不掩自古至今。奕無同局。固亦不妨存備一家之學焉。

周易要終篇三卷 民國十四年刊本

清鄧綬撰是編以論語詮易為一卷禮運詮易為一卷中庸原義為一卷大旨謂禮運一篇為孔子作易之由而大綱略備論語篇中亦時有與易表裏見義者中庸一篇孔門後進所述別傳易之性道足以補繫辭所不備故各述為編俾全孔氏一家之言云望文生義殊嫌傳會案禮運中庸本禮記中之二篇陳壽祺左海經辨曰禮記正義引鄭玄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皮錫瑞經學通論曰禮記刪定由於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詳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達古揖去漢未遠其說當有所受云然則禮記出自何人尚多聚訟要不得謂為孔子之書矣至禮運一篇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

是老聃墨氏之論據此則孔子豈有因其門人及老墨之說而為作易之由乎黃震日鈔曰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義微近於老子而終篇混混為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論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禮者因人承時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云則禮運於易陰陽轉移之道本可以互相發明不得遽謂孔子作易大綱備于禮運矣豈以其主意微近于老聃遂傳會孔子問禮于老聃謂為作易之由耶是蓋與治公羊學者之徒因攻左傳而遍於六經僅留一公羊以為孔門經世之書有此一書其餘各經皆可不讀同一謬妄矣至以論語與易義相為表裏則甘泉焦循以開其端蓋以易為五經之源各經多通得去也

詩經訂謫不分卷 舊鈔本

清湯柱朝撰柱朝字石林臨湘人由進士官至四川平武縣知縣是書以古序及毛詩為主而又旁採諸儒之說論其得失參己意以訂朱子辨說之謬自序稱漢魯人毛萇為詩訛詁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其說專主古序而以己意申未盡之義序乃國史舊文在夫子則詩前已有程子所謂苟無序雖夫子亦不能知也故魯齊韓三家廢而毛獨存其後鄭康成為箋釋孔穎達為疏義而毛氏之學益尊後人妄謂序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詩

子夏作又謂序為毛公作鄭夾際專詆毛詩朱子采其說遂并古序斥之特為辨說而又割取毛公首章之文別為子夏大序一篇余竊疑之因輯是編云云蓋其非有意於收集傳於漢唐以來之說亦不主於一人無所攻無所主無所主無所攻而後可以有所攻有所主全書大旨具於此矣不第可為讀詩之助即以此施之他經亦無難得其所折衷矣案朱子注詩兩易其稿其見於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全宗小序乃初稿也後與祖謙相爭乃改從鄭樵詩

辨妄之說故其為祖謙作序稱少時淺陋之說

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蓋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朱子此序為應祖謙之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說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爭而終不能偏廢大氏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柱朝能參稽眾說以協其平較之枵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詩

說詩嚙語十卷 舊鈔本

清鄧顯鶴撰。顯鶴字子立，一字湘皋，湖南新化人。官寧鄉訓導。是書前有自序云：「家世習鄭孔毛傳，功令用朱傳，懼其淆也，為別白之曰毛詩嚙語云。蓋朱子集傳，訛詬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注賦比興，則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呂祖謙讀詩記最為精密，朱子實兼取之，非其確遵序說之處，則舍之不用耳。其書中經義為異，馮嗣京所校正

者，凡十二條。陳啟源所校正者，凡十四條。又傳文為異，啟源所校正者，凡十一條。史榮所校正者，凡十條。皆由元廷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迨及明清，相沿未改。利祿所趨，坊估爭相傳刻，展轉傳誦，遂甚。非朱子原本如是也。顯鶴因思朱傳與鄭孔毛傳相淆，辨別審正，俾讀詩者有所考鏡。其例不錄經文，每篇首冠以序次，及箋疏每章全錄傳箋，疏則節錄章首以黑圈釋之，箋疏之後，又加黑圈錄集傳，而附眾說于後，以白圈別之。嚙語或附于章末，

或附于篇終，其於眾說有所從違，則附載數語于其下。自序謂彙經三易，可見其用力之勤。而其引據疏通，亦時有心得。雖間有不免附會古義，有強經從我之失，惟徵引既博，而能攷其義類，晰其是非，讀焦循毛詩補疏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毛詩經句異文通詁七卷 自刊本

清李德淑撰。德淑常寧人。是編以宋王應麟參取齊魯韓三家異同。誤為詩攷。既多遺漏。又未注明某篇某卷某字之旨義。若何。學者難於檢尋。遂以毛詩為主。而博采齊魯韓三家之訛詁。廣搜字書之通釋。以補其缺。雖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餘。在近人中。猶可謂留心考證者矣。其謂熹平石刻。蔡邕以魯詩書丹於碑。今載洪适隸釋。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子政。元王之後。凡新序說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詩

列女傳所引者。皆依魯。鄭人豐坊著魯詩世學。託言家有其書。傳自遠祖。後又恃善書。以篆隸體偽為正始石經。而其文仍與毛傳同。則不待智者而知其欺。指證亦為精確。案漢初傳詩者四家。而韓魯齊最先。三家並立。學官。迨後。毛傳行而遂微。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惟韓詩獨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之。尚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始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間。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

持新義。以拾擊漢儒。於是三家之遺文。遂散佚不可復問。朱子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欲寫出而不果。此應麟所以有詩攷之作也。顧初始難工。挂漏在所不免。又復增綴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德淑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裒益。而稍變其例。較嘉興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闡發尤多。而其辨形聲。覈詁訓。則固不相伯仲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詩

孝經輯注一卷 貴州刊本

清賀長齡撰。長齡字耦耕，號西涯，晚號耐庵。善化人。嘉慶己卯進士，官至雲貴總督。是書為其道光二十七年巡撫貴州時作，以訓民。其故辭取通俗，其以輯注名編者，蓋多本前人之舊說，未嘗妄下己意也。經句之旁，多有圈點，純為便於蒙誦而設。無關經義，不足以當著書。特孝經一書，文義顯明，不比他經之深隱。又篇帙簡少，注釋者最易成書。故唐宋以來，注者毋慮數十家。除今文古文門戶之爭外，大都大同小異。陳陳相因，長齡能貫串諸儒之說，而不好為議論，以求勝前人。徵引既博，其用力亦可謂勤矣。且其時貴州僻在邊陲，民俗強悍，人不知書。長齡在貴州九年，以孝悌施教，民俗為之一變。故貴州人士多德之，是亦深有合乎以聖經賢傳垂訓之旨矣。

公羊注一卷 活字本

晉劉兆撰。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篤善誘。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事蹟具晉書儒林傳。傳載其著述有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隋書經籍志著錄春秋公羊穀梁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唐書藝文志載劉兆三家集解十一卷。蓋隋唐均合全綜為一書，而唐志復少一卷也。是編為攸縣龍璋從顧野王玉篇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綴拾成編，微言隱誼，頗足以資考鏡。惟陸德明經典釋文及李善注文選，袁陽源效曹子建白馬篇，引公羊傳曰：曹子剝劍而去之。劉兆曰：剝，辟也。孚堯切。又僖公四年，卒貼荊。陸釋文：帖，他協反。一作貼，服也。劉兆同。二條尚未收入。又文選韋孟諷諫詩，引劉兆曰：旁言曰諧。雖未標明為公羊傳之注，然可攷證其為莊四年紀侯諧之之釋文也。亦遺而未收。至有麋而角，劉兆曰：麋，鹿也。各僅知見於

慧琳音義不知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亦引之
均失之疏略然羣書散見檢核維艱璋能排
比奮粹俾學者易於尋省雖未能盡復原
書之舊而梗概略存為劉氏一家之學者或
亦有所攷焉

穀梁注一卷 活字本

晉劉兆撰楊士勛穀梁傳序疏引魏晉以來注
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虞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
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十家儀徵阮元據唐石經
本宋元槧本校其同異譌校勘記云劉瑤隋唐志
並作劉珽今攷之隋唐經籍志既無劉瑤之名
亦無劉珽僅有晉博士劉兆撰春秋公羊穀梁
十二卷不知元何所據而云然也嘉善盧文弨謂
劉瑤為劉兆攷昭八年秋流旁握御鞅者不得

入句疏引陸德明釋文曰鞅古帝反挂也劉兆曰桂
也本或作擊又二十年秋齊謂之秦楚謂之取衛謂
之輒句疏曰秦音其又其冀反劉兆曰秦連併也取
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
見絆繫也據此則劉瑤即劉兆非劉珽文昭之言
是而元之校誤矣是編亦龍璋從諸書徵引採綴
而成其見於穀梁疏引者二條雖曾收入但云見卷
子本玉篇又一穀不升謂之穠劉兆曰穠不足也条
祇知見玉篇欠部不知文選陸士衡辨亡論注亦引

之豈舉遠者反略近歟至大選孫興公游天台賦注及李少卿答蘇武書注引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案此文九年舉天下而舉一人之釋文也又玉篇上部引劉兆曰堤緣邊也案此定公九年得之堤下之釋文也二條尚佚而未載且書中之單詞隻句一二彙列亦未考證其為穀梁某經某句之釋文是直以抄胥為能事殊為失之然久佚之書微而復顯雖殘章斷句有裨於經訛者頗多則表彰之功固有不可泯沒者矣

大學講義一卷 道光庚戌刊本

清李文治撰文治有周易本義拾遺四庫全書著錄提要稱其為長沙人今以此書證之則善化人也其書為其掌教蕪麓時所作前有自序云大學一書古本舛誤而程子加以考定至朱子而後定為經一章傳一章然格物致知之說後儒之聚訟紛然愈遠而愈失其真偶於說郭內得石經大學一帙即以知所先後知止知本為格致之義既無關佚亦無衍文惜朱子攷定時南北之車書未一無由

得此本而析衷之讀章句或問者不妨並存是書以相參稽庶終有以得其真乎云云觀此可以知其大旨所在矣八章之後又為石經大學辨論一篇為問答以申其說攷大學本為禮記中之第四十二篇今現刻十三經注疏中條理脈絡原極分明自二程子擅相改易朱子定為今本非不通順易曉然究不免改經之病且刪去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十字而別補格致傳亦嫌未安至說郭一書本明陶宗儀所編迨宏治間上海郁文博重編清初又為

姚安陶珽改編其以大學石經大學古本中庸古本
三書列首者係珽據黃平倩之語所竄改非宗儀之
舊而石經本大學為明豐坊偽撰虞山錢謙益為撰
小傳曾言之考水朱彝尊經義攷引陳龍正吳應
賓陸元輔諸家之說指證甚詳蕭山毛奇齡大學
證文晴江翟灝四書攷異辨證極確而文始乃為
所惑以偽為真可怪也惟文始著易亦宗古本
其解經大多隨文闡意持論曼衍蓋其時猶有
明季之陋習知好古而不知考古不獨文始一人

已也

論語馬氏注一卷 治字本

後漢馬融撰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官至南郡太
守事蹟詳後漢書本傳何晏論語集解序曰古論
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訛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
太守馬融亦為之訛說邢昺疏云馬融為古文論
語訛說是此書當定名論語馬氏訛說矣融傳稱
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
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子家據融傳但言注論語
而晏序昺疏均以為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為古

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鄭玄取古論校
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隋唐書經籍志皆無
融注論語之名則自隋以來失傳久矣自乾隆三
十八年朱筠請輯永樂大典佚書四庫開館一
時輯佚之風大盛此書前有陳鱣馬國翰黃奭
等諸家輯本攸縣龍璋以唐釋慧琳一切經音
義百卷最為晚出為諸家所未見故從而搜采
綴拾成編以補諸家所未及殘膏賸馥沾溉無
窮書中如韞色藏也跼蹐恭敬貌也則為鄭

玄所本。恂恂溫恭貌也。則為王肅所本。世知融為玄師。肅為難玄者也。實則王肅固同為一家之學。惟肅欲挾責戚之勢。又承其父明之學。因爭名以非難鄭氏。遂致盈廷駁訟。起無謂之糾紛。然其師傳固同為一脈也。儀徵阮元為海寧陳鱣作論語古訓序。稱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馬解為力為力役。謂與射對言。若解作釋禮文。則射不主皮。出于鄉射禮記。記乃孔子之後所述。何得孔子為之釋歟。即此一端。亦足見漢儒深得經旨。實勝後人。則此編雖散佚之餘。十不存一。其裨益後學。固非淺鮮矣。

論語鄭氏注一卷 活字本

後漢鄭玄撰。玄箋詩注禮。有功羣經。其注論語。何晏集解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隋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又云。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又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志同。宋史藝文志始不著於錄。蓋宋儒專精義理。排斥漢儒。自朱子集注行。明以來。用以取士。鄭書遂佚。乾隆時。長洲惠棟始有輯本。託名宋王應麟撰。歸安丁杰。曲阜孔廣林。又博采而增益之。武進臧庸。長洲宋翔鳳。海寧陳鱣。歷城馬國翰。諸家。與爭為鄭學功臣。各有傳本行世。蓋鄭學至清為盛。故唐人諸書多引之。諸家遂從而蒐輯。各有詳略。互有得失。此為攸縣龍璋從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采綴成編。則以音義為諸儒所未見。意在補諸家之遺也。然以諸本參校。其不見於諸家者。不過一二條。特經學重訛誥。漢儒去古未遠。微言大義。皆七十子之遺。無虛造也。書中如繪畫也。集五采曰繪。續畫文也。實應劉寶楠論

語正義繪事後素注繪胡對反本又作績同說
文績織餘也一曰畫也此即畫績之義攷工記設色
之工畫績鍾崖恍又曰畫績之事雖五色是績為畫
文云使寶楠得見此書則不待取證於攷工記矣
且績為畫文繪則畫不必有文而二者固各須五采
攷工記所謂畫績之事雖五色者言布眾色之後
其文成與鄭注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
其間以成其文合則繪事雖雖五采必待素之分
布始成文為績禹貢厥篚織文說文訓績為織

論語色氏注一卷 古字本
後漢色氏咸撰咸字子長會稽曲阿人少為諸生受
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舉孝廉
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
諫議大夫遷大鴻臚年七十卒於官事蹟具後漢
書儒林傳皇侃義疏作色咸按廣韻色下云色裏
亦姓楚大夫申色胥之後後漢有大鴻臚色咸皇
侃作色誤矣何晏集解序稱安昌侯張禹本受
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
貴色氏周氏章句出焉晏集諸家之訓詁皆呼人
名惟色獨言氏者色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據晏
所云咸所為章句蓋用禹說而敷暢其旨度其義例
當若鄭玄之箋毛傳惜其書隋唐經籍志皆不著
錄蓋自晏集解出而馬鄭色諸家之注微差幸集
解所引尚存十之二三而唐人諸書亦多稱引者即
宋朱子章句亦時引之固是書在唐宋時未嘗因
集解而至全廢其書也此為龍璋從唐釋慧琳一切
經音義中裒輯而成書中湯湯廣遠之貌也集解

引湯作蕩。攷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君子坦蕩蕩下。注云魯讀坦蕩為坦湯。可見蕩魯論作湯。晏序知咸之章句本於張禹而誤湯作蕩一字之微。至亂漢儒之師承。不得謂為無關經義矣。又條艸器名也。集解引作條竹器。攷說文條艸田器。從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條。是咸與說文合。證以下文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注。除艸曰芸。尤足見條為艸器名之是。觀此則皇侃疏改從竹作條。並云籬籬之屬者。誤益甚矣。而劉寶楠論語正義謂條字從艸。

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亦為詞費矣。因是書可以證漢學家之師承。並可以證集解之誤。杜諸家之輟輟。則其有功典籍。亦不細矣。

詩本音譜不分卷 家刻本

清胡錫燕撰。錫燕字薊。湘潭人。是編以顧炎武詩本音。江永古韻標準。雖以詩三百篇為據。依然未取三百篇之文。部分而類譜也。因取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依其部分次第。不論四聲。以詩首見之韻為端。凡同用之韻類聚。比字系聯。以貫全詩。如字不盡聯。即以得聲之偏旁條屬之。務使同率共理。其分部也。以玉裁之二十五部。平入之字。詩罕同用。裁然可分。故晰而列之。增成十九部。至

欽修清濁之辨。通轉假借之由。諸儒論說各有成書。故不具載。而玉裁合韻。所以整齊部分。固編此譜所應存錄。特口其字之外。以為識別。繁而不殊。雜而不越。可謂條理分明。後之治音學者。所當觀覽矣。其曰詩本音譜者。遵其師陳澧之說。以江段諸儒。因炎武之學而加密。皆顧學也。故仍炎武舊名。示學者之宗主焉。案自音論古音者不一。至清初顧炎武主陳第詩無叶韻之說。不與吳棫補音爭。而亦不全用棫之例。但即本經所用之

音互相參考。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一掃南宋以來隨意叶讀之謬論。故陳萬策近道齋集有李光地詩集後序。稱光地推矣武音學。妙契古先所注古音。不用吳棫韻補。而用矣武詩本音。則其書之為善本。可以概見。永作古韻標準。雖校正矣武書者頗多。然祇能以永書補矣武。不能以永書廢矣武之書也。至毛亨齡運其炫博好勝之念。以難矣武。本非定評。錫燕不為亨齡所惑。

而參核諸家。以矣武書定一尊。洵為卓見。而古韻之有條理。亦無過是編。大氏後來居上。書雖晚出。於讀詩者。固多所裨益也。

周易質八卷 活字本

清鄧槩撰。槩字伯兼。號果盒。桂東人。凡上下經三卷。繫辭傳二卷。說卦序卦雜卦各一卷。所解皆融會羣言。擷取精要。不條列姓名。間駁辨其得失。而隨文詮釋。簡括宏深。大旨以切於人事為本。故於略例附識云。易備隱顯之義。不知其隱則顯者亦常不能盡通於百姓日用。猶嫌不足。況君子之道乎。全書綱領。具於斯矣。書中於河圖洛書多所別決。蓋以圖書為道家所宗。非易之本義。是也。而於四象之名。乃謂後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以乾坤坎離為天地日月四象。為得。豈以參同契為非道家言。內丹者之書乎。公羊疏曰。六藝論云。六藝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國史何。答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奪。是圖書之學。本出漢人黃震日鈔。參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然則與其以參同契不足憑之說而解易。毋寧以圖書而證易。尚不至於牽異。

學以亂經。清義文周孔之大訓也。至乾九三爻辭。以夕惕若句。本以伊川易傳。及東坡易解。然王弼之以夕惕若厲句。云至于夕惕。猶若厲也。虞翻注雖無明文。而解文言傳。居上位不驕。及繫辭傳其辭危。一則言夕惕若厲。故不驕。一則言夕惕若厲。故辭危。是虞易亦以夕惕若厲為句也。孟喜章句。今已失傳。而許氏說文解字。於敘則云。偁易孟氏於惕字解。則云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是孟易亦以夕惕若厲為句也。淮南人間訓。漢

書王莽傳。俱引易夕惕若厲。班孟堅代薦表。張平子賦。思元亦並稱夕惕若厲。是漢諸家易。皆以夕惕若厲為句也。即朱子本義注語。亦以惕厲連文。是宋亦未嘗依程傳改讀也。所援引古義。具有源流。不比師心變亂。槩必欲求異。且謂世人句讀。且猶不悉。遑論其他。云云。蹈文人相輕之習。非涵泳之士。所宜出此語也。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槩能切於人事。終勝於以機祥

造化說易者矣。

尚書古義三卷 民國四年刊本

清胡北鸞撰。北鸞字律孫。長沙人。是書大旨。以欲識孔傳本尚書之謬。則當知古誼之可貴。欲知古誼之可貴。則當求之古書。以相證明。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其時尚書真本尚存。墨子遊闕中。載書甚多。亦勤於稽古之士。淮南子要略訓。稱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則其所稱尚書。當必孔子刪定之本。因依墨子篇第。編輯成此。書中於閭若璩。王鳴盛。江聲。魏源。程廷祚。陳喬樞。諸家稱引墨子尚書。

古義之說。或以其略而不詳。或以其辨而不精。故於其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其難以強通者。則義從蓋闕。不復詮釋。余盡攷辨詳明。極為精核。其徵引諸家之說。一明稱義有未安。亦不曲和尚能。為守漢儒家法。無攘竊傳會之嫌。其於墨子說。事雖各詳其義。亦未據以改經。則意在尊經。不以異學淆亂聖經大義也。其有偽脫。亦據本書校正。本書所無。乃取他說。則意在存真。不以雜說舛亂舊文也。凡此之類。皆深合乎漢學家著書之

禮大氏諸子皆六藝之支流其學多出於七十子
周秦西漢九流分馳清儒往往推其書之遺言以
發明諸經之古學不得不推為經苑之功臣惟墨
子一書乃其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取以與尚書備參證
固能多所發明若據以改補本文則不足以昭信守
此則讀者不可不知也

尚書大傳禮徵五卷 宣統三年刊本

清劉鑫耀撰鑫耀字楚金湘潭人是編以尚書大傳
為伏生口授其中多三代禮後儒無類次之者故依
周禮春官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及書堯典
修五禮馬融注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名喪錄大傳禮
文編為五卷旁採先賢之說別下己意疑者則闕弗
傳守不知蓋闕之意所據為陳壽祺校輯本而以
盧見曾本孔廣林輯本參校陳本有兩引者則擇
其詳以專為徵禮制而作非釋全書故但引禮文

軍禮中第七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嘉禮中第二條
均陳本所無則據盧本增入嘉禮中第一條亦為
陳本所無則據盧本孔本增入蒐采尚為詳備至
每條下注明其傳則均從陳本也案鑫耀為葉德
輝弟子遵其師說篤守漢儒家法故書中於所
采諸儒之說皆著明來歷無掩取羣言據為己
有之蔽其所論定亦元元本本具有經緯非鉅釘
成編挂一漏萬者可比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
葬一門秦惠田因而增定為五禮通考然其所引

皆周禮儀禮二載記之文其不引及尚書大傳者以大傳亡于元明世無傳本乾學憲田僅見前人稱引者其原書固未之見也迨後諸家輯本傳世盧見曾復得宋本刻于揚州鑫羅得見其全乃能據以成此非僅可以補乾學憲田之闕將使後之考禮者恍然如日再中不至若扣槃捫燭矣

發墨守疏證一卷 清緒丙申刊本

清皮錫瑞撰是書亦以朱鈞輯本校訂其疏失補證其所未及於光緒丙申與箴膏肓同刻於湖南思賢書局其例先列原文而以鈞所改證者小注於原文之下已說則提行低格以疏證二字別之先徵引諸家之說反覆辨論復下已意折衷之大氏錫瑞兼治今古文故所著之書多今文說亦多古文說往往有前所據為今文而後又據古文追改者有前所據為古文而後又據今文追改者學隨年進

不專守一家之言嘗曰唐人宗鄭既專守一經之注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注而可備參攷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厭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摭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摭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為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為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議輸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壹是好古之士蓋其閔矣故是書於康成大旨頗多發明而

持論平允無過偏過崇之蔽較劉逢祿之附會
何休專申公羊家之言以詰難康成者固自有
別是亦治公羊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箴膏肓疏證一卷 光緒丙申刊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
以鄭康成左氏膏肓至宋已亡佚有清諸家輯本
以袁鈞本後出為最詳審故取而校訂其疏失復
補其所未及者名曰疏證於光緒丙申刊行之蓋錫
瑞治康成之學有年於康成生平學術先後異同
之故皆能發明其大旨故此書頗為精核至左氏
以幣奉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何休斥為
傷教害義康成箴之一則曰幣奉楚同姓有不去

之恩一則曰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錫瑞頗
以武進劉逢祿之評康成為違心之論為是左氏
氏親觀國史事蹟為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
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
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
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康成必謂左氏義例在
公穀之上本為偏好之言且其意在箴休之失有
時或不免持論過苛逢祿得乘其虛乃至於其全
書皆申公羊家之言以相詰難或評其偽或評其

誣或評其非禮虛矯恃氣不求事理之平錫瑞亦治今文之學者未嘗曲從逢祿之臆說僅擇其可從者從之無黨同伐異之私可謂拔俗千尋矣

發廢疾疏證一卷

光緒丙申思賢書局刊本

清皮錫瑞撰昔何休作穀梁廢疾一書鄭康成因作起廢疾以排之其全書久亡鄭縣袁鈞摘引傳文綴拾成帙錫瑞以其時有疏失乃為校訂並補所未及名曰疏證編為一卷其書於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引證詳明持論醇正中如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條云何休已引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卒難之康成所釋亦不可通許桂林釋時月日例據

左氏公不與小歛謂不與小歛即是惡乃得其解蓋錫瑞博極羣書時以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故其大旨折衷於先儒之說而各取其長不妄下己意其於三傳亦復兼采不專主一家嘗曰陳禧謂左氏為相所書不足學鍾繇謂左氏為大官公羊為賣餅家平心而論以左氏為相所書則詆之太過亦由治左氏者專取莫教采樵樂枝曳柴之類有以致之以左氏為大官公羊為賣餅家專以繁簡詳略言之不關大

義其於何鄭亦不分左右袒嘗曰何休墨守廢疾得失互見膏肓以左氏所載之文為左氏之罪未知國史據事直書之例且駁論多瑣細惟兵諫表娶數條於大義有關鄭發墨守起廢疾亦得失互見鍼膏肓多強說以文公喪娶為權制豈有喪娶可以從權者乎足破數百年紛紜膠葛之論於經學不為無功惟其過信西漢殘闕之今文是其所短大氏錫瑞之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學者棄所短而取所長則

得之矣

常華館經說一卷 光緒三年刊本

清劉鑫耀撰鑫耀有尚書大傳禮徵已著錄是書皆其說經之文名常華館者蓋與其兄曉初研討所得久遂成此用詩篇名也凡易一條書二條詩二條周禮三條儀禮一條春秋一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經義者六篇附後其論易則謂王弼於納約自牖注解牖為戶牖解納約自牖為祭祀事為不可通論書則謂偽孔傳於禹貢岵夷既略注本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馬注用功少曰略為非論詩

則謂孔疏於眾為魚矣注合毛傳眾為魚眾鄭箋眾為捕魚者眾為一為非是論周禮則謂鄭康成於天官司表注士不射士無臣故不擇與儀禮士臣注為前後違異大氏皆探訛詿聲音文字之原而求之於經以明其大義於諸儒之說無門戶之私是者發明之誤者辨正之較專攻前人之失以自炫博聞者固自有別也至其謂經傳中無榻字榻與瑠器皆後偏旁之增易說大畜以雲字隸岳部附瑠榻等字於後則鑿之古用瓦後

用玉用金用木之制以明。疊字古从缶後更从玉从木。从金之義亦以明。頗能發前人之奧。其以列國諸侯寶器鼎彝之屬列表以補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所未備。俾後之覽古者有所考鏡。用心亦可謂勤至。其他如辨正林伯桐春秋左傳風俗義例門目之未盡善。論宋襄泓水之戰以公羊大之為愚而以春秋穀梁傷宋襄輕用師而尚威。力至死為得經旨。皆極精核。惟其謂毛奇齡四書索解之詆經歸罪于其門人王錫謂有所竄

改不知奇齡解經專以一偏之見逞其臆說甚而至於喧呼叫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所著論語稽古篇不強生支節即半是半非甚且至于全然無理蓋其意在攻朱遂不惜出於侮聖錫剛奇齡之答而存問固為失之若因此而為奇齡解脫詆經之罪則是曲為之諱非平允之論也

論語參注廿卷 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崔陳撰陳字晦貞長沙人是編備載朱子之集注以相發明復附以己見以折衷譌異其例先列朱注原文自說則以參注二字別之其中瑕瑜互見如謂道千乘之國道字作引導解觀過斯知仁矣仁字作心字解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禮字為體字之誤行有餘力行字為德行之行宜作去聲以汎愛衆而親仁行七字為句尚能別出心裁自成新義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謂知人大不易每有君子竟

力排君子而誤取小人者良由君子不肯徇人持論或異輒相乖忤而小人則工迎合故為所愚且有時小人反能大用君子藉立聲名者有之是君子率以拘執而昧于知人小人竟以圓通而得知人之望矣持論明達動中肯綮至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年無改為句改為改造之意居父喪三年之內凡父所造屋宇器皿或近于奢淫或不適于用皆不急于自見而改造之此則殊嫌牽強蓋其附會禮經手澤存焉耳之義而引伸之不自知其失也惟其下有慨自世風不古

孝道難求其父之不賢者不論矣庸有父本端人而為之子者值其父前則唯唯聽命亦似純謹可稱一背其父則私交匪人習為邪僻及父既沒即蕩檢踰閑無所不至矣至有父母病已垂危舉行嫁娶曰衛喜甚至父母初沒恐遲嫁娶之期臨喪完事曰對喪成吉諸如此類逆理喪心志行尚可問耶出之鄉愚已無可恕竟有出自士大夫者又應試士子及入官之人有父母者多于注冊時詭稱出繼別填已故伯叔為父預為日後短喪之地及士子丁憂匿喪應試

在官丁憂匿而不報或在官丁憂巧託大力者奏請奪情以為功名地步者志行如此安問三年無改尚有孝之可謂也哉云云蓋其意在救時一以正人心為主雖無當于經情其志固可嘉已

字書二卷 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時代亦無可攷隋書經籍志載古今字書十卷又字書三卷又字書十卷均不著撰人名氏新舊唐書志載古今字書十卷亦無撰人姓名此為攸縣龍璋從梁顧野王玉篇皇侃論語疏隋蕭該漢書音義虞世南北堂書鈔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參五經文字宋李昉太平御覽孫

頭孟子音義陳彭年廣韻樂文太平寰宇記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希麟一切經音義續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編海元胡三省通鑑注等書采輯而成依說文部首分編亦未定撰人名氏大氏其書歷隋唐宋元均為人推重或引以釋經或據以注史其遺文墜義轉賴諸家之稱引以傳雖未能盡復舊觀然皆足以資鑽仰周亦小學家之寶筏矣惟唐卷子本孫愐唐均亦多引其文雖宋陳彭年仍其舊

重修為廣韻然頗有去取惜唐韻屢殘本流傳
今從而檢校如佈郡名又姓獨獨俅姪醜貌嘖吞
或作咽衫絮衫文衫貌射射射著衣也結狂繆
惡絹又初瓜側救二反七條均見唐均為廣韻所
無至輜車籍交革也一條則廣韻二十四職有之
是編於唐均所引者未曾蒐采於廣韻所載者
則已編入蓋唐均最為晚出掉未之見非漏略
也今以其有裨訛詁特為補訂如右不獨殘膏
賸馥可以供博聞之助且使後之言韻者知宋

修唐韻之有去取幸無以有宋韻即可廢唐
均也

切韻一卷 法字本

隋陸法言撰法言臨漳人太子洗馬爽之子官承奉
郎是編不著撰人名氏隋書經籍志亦未著錄以
隋書爽傳攷之知為法言所撰新舊唐書志載
陸慈切韻五卷豈慈為法言之名歟宋晁公武郡
齋讀書志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陳振孫直齋
書錄解題廣韻五卷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
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納言為之箋注則切韻
亦兼廣韻之名其成書不盡出法言一人手矣王

應麟玉海引陸法言云吳楚時傷輕淺燕趙多
傷重濁秦隴去聲為入梁益平聲似去云云是
法言於各人各地之音皆能詳悉則切韻當非偏
於一方之音宜唐時禮部用以試士矣攷封演聞
見記陸法言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是編為攸
縣龍璋從唐釋慧琳遠釋希麟一切經音義正
續釋行均龍龕手鑑等書所引蒐採而成較
封演所見不過百分之二三大抵皆有裨訛詁足
供小學家之參證而於舊篇次第已無由考見

矣。然自唐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判定為唐韻。宋景德四年陳彭年等又從而增益為重修廣韻。於是唐韻行而切韻廢。廣韻行而唐韻廢。其實唐韻仍切韻之舊。所增者注文。廣韻本唐韻之舊。所損益者亦注文。幸賴是編之存。尚可致見崖略。崑山顧炎武據唐韻以正宗韻之失。蕭山毛奇齡執今韻以定古音。皆不免好奇炫博。未足據為典要矣。

韻英一卷 活字本

唐元庭堅撰。庭堅事蹟無攷。案隋書經籍志載釋靜洪韻英三卷。唐書藝文志載玄宗韻英五卷。宋王應麟玉海南部新書天寶初陳庭堅韻英十卷。是以韻英名書者。隋唐凡三見。然三書均無流傳。無可考見。是編為攸縣龍璋從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遠擇希麟續義二書所引。蒐輯而成。一切經音義序云元庭堅韻英則是書撰人為元庭堅。並可證南部新書陳庭堅陳蓋

元字之誤也。唐會要稱天寶十四年四月內出御撰韻英五卷。什集賢院繕寫行用云。故唐時惟玄宗韻英傳布天下最廣。則靜洪之書。因玄宗韻英而亡。庭堅之書。因而僅見。稱於方外。無怪其然矣。今則玄宗之書久佚。後世且無輯本。而庭堅是編反藉方外之稱引以傳。雖未能復其舊第。然尚可以略見端倪。殘珪斷壁。於好學深思之士。或亦不無所助。故錄存以備一家之學焉。

韻詮一卷 活字本

唐武玄之撰玄之里貫未詳新唐書藝文志韻詮十五卷武玄之撰日本唐時見在書目韻詮十卷武玄之撰宋王堯臣崇文總目韻詮十五卷武玄之撰王應麟玉海引唐志及崇文目同惟詮字作銓為異耳是編為攸縣龍璋從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遠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所引龜采彙聚而成中多微言故誼足備小學家之研求雖儀徵阮元謂玄應一切經音義昧漢人之通轉假借泥後代之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小學

等韻是其所短武進莊圻謂其說字每以異文為正俗書為古泥後世之四聲昧漢人之通假其識僅與孔穎達顏師古同科云云然往古高僧皆博通典籍其於六書音韻之學亦極深邃琳麟均去古未遠能識古字通古語多見隋唐以前舊籍於經史疑義求之注疏不能得者往往於所徵引之孤文賸義中採獲佐證豁然明晰而文字審正足校今本譌脫之謬於許氏說文之學裨益尤非淺鮮宜乎陽湖孫星衍於江寧氏官寺見玄應

一切經音義及慧苑音義中引古書以為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應麟皆未之見驚為不傳之奇籍屬所刊行之也惟玄應慧苑音義在琳麟二書內不過四分之一已為星衍所推崇則全書之浩博洵足以俯視李善注文選陸德明經典釋文矣惜其書為參合佛意逐部詮解各字散處於各經之內如散錢滿地而無索以貫之尋檢殊為不易今得璋從而搜輯表章之如是編之久微而著得以供小學深思之士所探求於琳麟包羅羣籍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小學

之功固不可沒而璋存古之心亦未可泯也至是編之有益訓詁更不能忽視之矣

易增注六卷 張振羽刊本

清張汝捷撰汝捷桂陽人是書以秦漢以來注易者不下數百家專主理則入於隱晦專主數則入於識緯今通行惟晉王弼宋程子明來氏三家而已特為增補其義故曰增注張青選序稱其年既髦時有改定無力付梓手錄遺子孫曰吾一生精力畢此善哉焉云云蓋亦積漸研思而始就者雖所補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而能斟酌乎眾數義理折以大中固非株守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門斤斤一家之言者所可比論也惟其於說易諸家一概抹殺僅有取於王程來三家不知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王固為有功而祖尚虛無使易入於老莊者王亦不能無過程則專言理以切人事而略於象數亦其所短來則專以錯綜論易象而師心自悟高自標置為後儒所攻大氏三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汝捷補注尚未能闡其長而糾其短猶未能稱為說易家之巨擘也據青選序稱其書經兵燹散佚何君煦齋藏有一本粵冠發煦齋棄家中物挾以行而幸完公之四世孫振羽念先人手澤欲表彰之屬序於余云云則是書固兩經兵亂幸良友為之保存賢子孫為之傳刻也特著於錄並述其板刻緣起於此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周易附說一卷 稿本

清羅澤南撰。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咸豐元年以廩貢生舉孝廉方正，後由軍功屢官至布政使，死謚忠節。事蹟詳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是書為其家藏稿本，自序略云：「卦變為六十四卦，得四千九十六卦，皆易中自然之道，足發前聖所未發。惟於彖辭彖傳之往來上下字義，以卦變釋之，似非畫卦作易之本旨。六十四卦體也，筮用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即以卦變

論之。如乾之一爻變者，變在初爻為姤，在二爻為同人，三為履，層遞而上，至於六爻皆變，次第井然。究竟同人之二爻，非自姤之初爻而來，履之三爻，非自同人之二爻而上。本義釋泰否成恒蠱等卦，不專取卦變，而以或辭疑之，可見非朱子之定論矣。考左傳載周易諸占，所謂某卦之某卦者，凡十事，似乎因其動爻隨機斷義，不必盡易之本旨。然王子伯廖論鄭公子曼滿，稱其在周易豐之離，游吉。論楚子，稱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日述

復凶。荀首論邲之戰，稱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蔡墨論龍見于絳，稱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大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云云，皆未嘗卜筮而咸稱變卦。知古來周易原有此一義，但古書散佚，其說不傳。朱子能以義理揣摩，求其崖略，而澤南乃謂為卦變。朱子以或辭疑之，為非定論。殆臆測之言，所謂各明其義也。

求心書屋易解不分卷 稿本

清曾傳紳撰傳紳湘潭人是書專以發明朱子本義為主然實多與本義異同如乾九四朱子以重剛而不中句謂重字疑衍傳紳則云六畫之乾何非重剛蒙初六朱子以用說桎梏以往吝為句謂發蒙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吝則致羞吝矣傳紳則云當以用說桎梏以往為句謂縱之使往則吝若本義暫舍是為姑息否六三包羞朱子云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

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傳紳則云小人有去惡之意但以陰柔不得中正而未果其他不肯委曲附和太率類此朱子不全從程傳而能發明程傳者莫若朱子傳紳不全從朱子而能發明本義者莫若傳紳隔儒心得之學所由與爭門戶者固自有別也此為傳紳手稿其書即就坊本易經添注其中行間上下塗改不一併本義原文俱用朱墨圈點去取之每卦下注互卦對卦則兼用卦變為解說者蓋其學無所偏附

於本義時有駁辨處亦時有引伸處皆能扼其精要出前儒訛解之外持論亦極平允在說易諸家可謂明白而為實矣

易通一卷 自刊本

清張九鍾撰。九鍾字容湖，湘潭人。乾隆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是編以周子易通一書與大極篇本合為一書，始言太極陰陽，終言陰陽太極。了無可疑。南宗諸本或以首篇為圖說，而別錄之名目次第亦失其舊。注釋愈煩，辨論愈雜。因述其編次之意，曰：太極凡一章，性道凡十一章，教學凡十二章，治法凡十一章，精蘊凡六章，皆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章數無章名，一依繫辭中庸之例。書僅十簡，案朱子以周子通書乃發明太極圖說之義，故所注通書皆比附於太極陰陽五行中。然撫州何中謂二書本各自為義，不必字字牽合。其言曰：自天地以來，止有一理，理之同者，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九州之內，四荒之外，無不同也。而况一人之心，一人之言，豈有不相通者乎？朱子釋通書，顯微闡幽，有功於學者至矣。然必欲以通書發明圖說，則恐非周子著書之本意云云。是合易通與太

極為一書。前儒固有非之者。大氏二書分而解之，固各有義理，合而解之，於本意亦無所害。既非宏旨所關，又何必字句之間，徒滋聚訟耶？鎮洋畢沅為九鍾志墓，稱其平生留心正學，病世之注疏家好攻擊朱子，每多所辨正云。觀此可以知其旨趣所在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讀易窗易述八卷 刊本

清鄧顯鶴撰。顯鶴字子立，一字相奉，新化人。嘉慶甲子舉人。官寧鄉訓導。顯鶴工詩古文，客遊燕齊，往陽嶺南，所至名動一時。主講濂溪書院，時輯周子全書，及元瀏陽歐陽元圭齊集刊行，之以楚南文獻自任。鄧沈道寬比之全祖望，蓋定論云。是編為其癸卯以後主講濂溪書院時所作，以講舍故，卽州東山，為周元公講學地，舊有景濂堂，故名濂溪。而濂溪詩有閑坐小窗讀周易之句，因以讀易名窗，遂以名其書。前有自序，稱余年十二時，同仲兄雲渠受易於李愚莊師，師教以德體家變比應承乘八字，頗能領會，又少好涉史事，嘗思舉古來治亂成敗，與易理之吉凶消長相比附者，條繫件記，以資鑒戒。其時不知有誠齋易傳一書也。云云。全書宗旨，具於斯矣。惟誠齋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謂其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詞。婺源胡一桂作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本義附錄纂疏，博采諸家，獨不錄萬里一字。所見亦與陳櫟同，則以史證經，久為先儒所不取，殆不可以為訓矣。持易道廣大，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為說。大抵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四庫總目於誠齋易傳，既經著錄，館臣且未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並稱其書究不可磨滅，則顯鶴是編，亦易中之一義，固當存之，以備說易者之參考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周易精蘊滙解十八卷翼傳質疑五卷 舊抄本

清譚愛蓮撰。愛蓮字淨方，新化人。乾隆庚戌歲貢，選於經學，尤精於易，是編於家數義理言之頗詳，而奮萃眾說，又能得其精要，彙初就適嘉善盧文弨督學湖南，搜羅遺書，愛蓮遂以彙呈正文治，稱精蘊為能融貫先儒之說，而能折其中於程朱傳義，極為可傳，質疑自立己思，思多創獲，於宣聖之微，亦頗窺見一斑。錢唐梁國治按察湖南，索觀其書，欲以付梓，會遷去未果，是乾嘉諸儒於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編久見推許矣。前有自序，稱乾隆戊子肄業黻麓時，按察梁公國治及監司郡守諸公咸索觀余書，稱為程朱功臣，閱己酉一病復生，庚戌貢成，均未免廢時日於科舉。至嘉慶甲子，因棘闈者十八科矣，乙丑病困不起，迨至丙寅五月，氣息奄奄，乃勉坐書樓，檢篋笥易稿觀之，則已被蠹魚殘朽，欲繕書之，忍死卒業，因苦不堪，衰老病中，每日不多，今勉強工竣，時嘉慶十二年也。是編大本，密行細字，全書趙體，頗見功

候，或者為其晚年所訂手稿歟？特不知視呈正時，有所改定否，惜當日國治欲刊未果，無由考訂，以驗其進境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易悟六卷

張姚成刊本

清劉方璿撰。方璿字芸莊，零陵人。乾隆癸酉拔貢。方璿讀易，遇有疑義，將卦畫及經傳大文，比類參觀，以求其義例。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湖南通志人物志稱其通經學，尤邃於易。雖舟車旅次，亦省誦一文一象不解，思之累日月，往往夢與神質語。著易說刊板後，屢易之，歷主郡屬各書院。璿以易為教，及解學官歸，年已八十，逢人猶璿璿言易云。蓋方璿研思易理，用功極勤，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其持論一主朱子卦變之說，然亦頗有異同。考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大概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彖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頓爾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宗稷長稱此書謂其由繫辭傳第八章入悟，信孔子已開卦變之緘。又悟雜卦傳主於著爻動而不主發卦義，乃專為卦變設，已極貫串之妙。晚年又因周世金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疑悟徹倒卦變法，更無所不通。似秦漢以前孔門授受之易，確有此理。秉精之至，神秘畢宣，信非先賢所能抑矣。是此書久已見稱於時，故錄存以備治易者之鑒仰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易

周易經句異文通詁三卷 刊本

清李德淑撰。德淑常寧人。其始末無考。是書取周易古今諸本同異之處。互相考證。以今所行王弼本為主。而證以諸家本與王本之異者。集而錄之。並續摭於陸氏釋文。許氏說文。與夫經注疏所見遺史所有。班范兩書所載。六朝說部所引。或音義雖同。而字分古今。靡不旁搜博考。蓋鍾仁和翟均周易章句證異而作也。其曰通詁者。則第彙其訛詁之通。不辨其解說之異故。名耳。大抵

治經必先通訛詁。庶免鑿空。逃虛之病。歐陽修詩本義。解吉士誘之為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為淫奔而刪之者。古訛之不講。其貽害於聖經甚矣。德淑是書。於經句異文。考辨極為精密。論其大端。實足為有功易學之書。已夫六經定于至聖。舍經則無以為學。學道要於好古。歲古則無以見道。是書出不獨窮經之度。煒然有所遵循。嚮壁虛造之輩。不得勝其說以銜世。即較之說易諸家。或闡明人事。

或崇數絀理。或引史以解經。或借易以抒意者。皆無多讓焉。轉勝郭京舉正以意刊改。託言於王韓舊本者矣。

易經圖解一卷 自刊本

清蔡日昇撰。日昇零陵人。其始末無考。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一卷。存云曹溶曰。日昇零陵人。蓋亦莫詳其仕履也。自序題順治戊戌季春。則清初人矣。其書以學易莫先學圖。圖不學則易不傳。宋周邵二子得不傳之學於華山希夷先生。周子發揮太極有說。而於河圖之經未詳。邵子得力又端在數。因作圖解。並及河圖洛書卦位。以俟學者之披玩焉。用力雖勤。然究不免於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強湊合。案河圖洛書。辨者既非一家。駁者亦非一說。蕭山毛奇齡且著為原舛編。以相排擊。至太極圖說。陸九韶謂其與通書不類。已疑其非周子所作。雖張栻謂太極圖為濂溪自得之妙。以手授二程先生。考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為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案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

子未聞與元公覲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又考二程子遺書。畢生不道太極圖一語。而後世編濂溪集者。附錄伊川無極而太極辨一篇。文末有陸象山字。可為絕倒。則太極圖說不得謂為周子所作。更不得謂為手授二程。傳授之不明。其不能據以證易。可斷言矣。且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日昇謂學易莫先於學圖。可謂散精神於無用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易經圖旨一卷 原刊本

清朱文林撰。文林字慎甫，瀏陽人。文林為志宗儒之學，所著大易粹言，由易象以窺道體，頗為精核，惜其書無傳。是書取世所傳朱子本義卷首各圖為之衍說，而刊行之。湘鄉曾國藩序，頗不以為然。案王懋竑晚年校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

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易

啟蒙別為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撰著以求父，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為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變卦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彖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變，皆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

矣。指辨精確。何文休直以圖為真。出朱子亦不考之甚也。惟咸清乙丑九江吳革所刊本義。前亦載有各圖。直齊陳氏所見本義。首亦列有九圖。末著揲法。於是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為後人依託。蓋自宋已然。不能以此苛責文休。何況其衍說亦頗有可取者。雖與德清胡渭易圖明辨之論不合。要亦各明一義耳。雖有絲麻無素管刺固不妨存備說易家之方採焉。

易象圖微五卷大易圖解一卷 咸豐壬子刊本

清蕭寅顯撰。寅顯字仲虎。善化人。諸生。寅顯為學。一以宋儒為宗。而是書則自漢以下講易諸家。皆詳討而研究之。融會羣言。擷取精要。間不條列姓名。亦不駁辨得失。而隨文詮釋。簡括宏深。大旨以切於實用為本。後有門人丁取忠敘述緣起。蓋全書皆錄其前後所與及門講論者。彙十數易。年七十未嘗稍輟。臨沒以書授其門人丁取忠。逾年壬子。取忠為刊行之。此本是也。湖南通志人物志稱其少為文。有寸氣。瀏陽朱文休見而寸之。勉以學。乃專力儒先之書。尤邃於易。著有易象圖微大易圖解。稿經數易家貧授徒。不事進取。卒年九十六。云則是書為寅顯授徒講易之時所作。雖生平癖香文休。然文休所著易圖取旨。皆暢衍朱子之說。為守一家之言。寅顯是書。於漢宋之義。不為苟異。亦不為苟同。殆其反覆潛研。殊有心得。非竟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持門戶之見也。

洪範論一卷 明刊本

宋廖僞撰僞衡山人天禧二年進士是編不見於宋史藝文志自宋以來官私志目亦罕著錄惟朱彝尊經考載云一篇存則固有傳本也湖南通志藝文志著錄此書注云僞著有朱陵編此論乃朱陵編之一篇也載入宋文鑑古書難得今從經義考別著之云取核宋文鑑乃知其言不誣案經義考引朱子曰廖氏論洪範大段闢河圖洛書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

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云云是此書為歐陽公所稱朱子頗不以為然矣大抵洛書河圖名見繫辭不聞有關於洪範漢書五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於洪範然猶未及河圖後儒因歆有河圖洛書

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之文遂以河圖洛書併合於洪範支離膠轕淆經義矣僞是書以洪範為九疇聖人之法非有龜文出洛之事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說之要固非讖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宜歐陽公為作朱陵編序亟稱賞之而惜其不達早死不顯於世深致慨焉爾

合訂禹貢山海經圖注不分卷 舊刊本

清方之玃撰之玃臨湘人仕履未詳其自序以為山海經或以為禹益所著或以為後人偽撰余讀其書記山川則東西南北確鑿可據論物產則厥貢厥篚每每資取始知此書與禹貢互相發明因取五藏經之首冠以禹貢曰此某州之境各段之下亦釋之曰此即禹貢某水某山於禹貢九州之首仍冠以山海經曰此地某山經首次之山各段之下亦釋之曰即山經某水某山而於海內海外大荒諸經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書

無可疑別為括出逐一詳考使學者知山海經十八篇未必盡為禹益所著亦未必盡為後人偽撰也案禹貢自宋元以來注釋者不下數十家精核典據要以德清胡渭之禹貢錐指為最而其書中雖亦間引山海經以相互證大抵博徵載籍及古今經解攷其同異而析衷之是書則專取證於山海經一書殊不知錐指之審粹精博然亦時多舛獲往往可以補錐指所不及固當相輔而行不可偏廢也惟山海經之名始見於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

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則胡渭取以證經宜為山陽丁晏所詆當塗徐文靖取以箋禹貢宜為四庫館臣所譏則之玃取以與禹貢合訂亦僻古太甚失之牽強歟考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又考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彙非本文也則之玃謂山海經十八篇未必盡為禹益所著亦未必盡為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書

人偽撰者雖本前儒之說而能指出海內外大荒諸經為後人彙入辨證精確亦未可厚非矣

儀禮先易八卷圖攷一卷 稿本

清曾家模撰家模字資汀武岡人湖南通志人物志稱其家貧好學以授徒自給所著有儀禮先易古今圖考春秋述朱左傳塾鈔其古今圖攷尤為精核其春秋述朱郡守柳適祖為之序謂其朱子之成足以輔羽翼經傳又著有字母名義詩學啟蒙譜法等書今惟春秋述朱有刊本云寶慶府志載柳適祖嘉慶中知寶慶府嘗行部至武岡云云則家模與適祖同時當亦嘉慶間人矣是書以儀禮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儀禮

與難通故取經文節為句讀復旁採鄭康成注賈公彦疏及諸儒之說參以己意作為集注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雖書中間有不合於舊說者不過所見不同各自抒其心得與矯激以爭名者固有殊也後有自序稱余既成儀禮先易既又重加訂正今長子和燮校訂至士喪禮而余月育矣未幾而和燮又亡矣兀兀荒村乃取生平所著諸書勉強續成因補注士虞禮以下四篇更為圖考一卷口授幼子鈔錄成稿云又

稱稿經十易歲歷三稔而始成書可見其於是經用心勤摯蓋其自少至老屹屹窮經於禮所得既深宜其疏解簡明使學者不患於難讀且讀儀禮者必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皆特出釋宮一篇以總挈大綱使眾目皆有所麗家模年猶口授幼子更為圖考一卷可謂知所當務矣在後世說禮之家固不失為根據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儀禮

孝經證要八卷 嘉慶庚辰刊本

清葉向時撰。向時字竹庭，零陵人。永州府志載：曾鉅序稱其老於治經，於前人傳注之外，為孝經證要一書，依經立綱，附綱別目，搜羅古人之嘉言懿行，分經引證，使讀者無賢不肖，皆知所感發，以行其孝。其有裨於人心者，為不少云。宗授長躬恥齋文鈔，孝經證要跋稱其舉古今色小大台本末實有以闡之云云。按先儒注孝經者，無過一卷多則二三卷，而其大旨或章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孝經

經傳之紛紜，或訛詬說解之雜擾，大氏孝經文詞顯明，本無甚深難通之解，句詮字釋，似可無庸。而今古文之爭，亦不過章段字句之異，宏旨無闕，讀者必挾拘墟之見，遂致反覆詬爭，要皆逐其末而遺其本也。向時以六經之本，皆出孝經，是書非徒廣聞見，亦期有補於世教。故舉凡古人之嘉言懿行，搜采靡遺，而議論純正文詞簡古，於經義亦多所發明，在有清說孝經者，亦可謂自成一家之言矣。

孝經刊誤辨釋一卷 自刊本

清唐文華撰。文華字宗舜，善化人。歲貢生，官甯遠訓導。案朱子作孝經刊誤，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刊去經文二百二十三字，以求貫通，條理精密。為宗舜所稱。文華因即其本而為之注，其書以朱子於傳十四章篇次文雖編定，而猶未安，乃依經文前後次序，定為十四章，始覺傳文亦首尾相通，雖多分裂舊文，而詮解簡明，亦秩然成理。湖南通志人物志稱其與同邑李文治交最篤，文治注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孝經

禮為參定。攷文華注孝經刊誤，斷感應章釋至德三才章釋要道，文治嘗極稱之云云。是書首有雍正六年五月自序，亦稱歲戊申館於朗軒。崇文李先生家塾，先生出示孝經刊誤云云，復有治字文治序稱是書淆亂者不少，雖以紫陽艸廬之刪訂而未通厥中，故先市衍義專取經文而傳義不盡從也。吾友唐子宗舜乃因而精校之，書顛末迎刃而解云。蓋朱子用古文作刊誤，刪去每章末詩云書曰改竄舊本，其病與攷大學古文

同視周易本義之改從古本者原未可以一律語也則文華之不盡從來本蓋亦不以其改經為然矣特朱子之改經固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而文華又從而改之殊覺無謂徒於朱子刊誤吳氏定本之外又增一改本亦可謂誤用其心思想者也至自序謂此書之經傳不減於大學之規模云云夫聖經賢傳其垂訓之意本同而文章體例則非有一定必謂大學一經十傳孝經亦一經十傳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時文程式必限以八

鄉黨典義二冊不分卷 道光元年自刊本
清魏晉撰晉衡陽人其始末無考是書取經傳中制度名物以考論語鄉黨篇之文皆稽諸經傳根諸注疏復取證於婺源江永鄉黨圖攷討論其源流參證其得失頗為精密自序稱零星筆記大致探原於經析流於注疏而借筏楫於江氏鄉黨圖攷是其所信缺其所疑垂三十年始排編成帙刊行於道光元年云蓋其覃精研思頗費時日故詮釋義理徵引訓詁往往能發前人所未發其書引經稽典必以注疏為主後儒之說附之注疏有未當乃參考而明辨之其例圖與永之鄉黨圖攷同蓋乾隆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永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知重其書晉期於闡發江永之旨明晰詳盡無蒙晦支離之失不僅可為舉業之善本亦足與永書互相發明其有裨於經義者大矣

四書人物廣義不分卷 舊刊本

清榮世本撰。世本字三齋，攸縣人。乾隆丁酉拔貢生，歷主玉潭、三江、玉溪書院講席。學者稱五雲先生。是編於四書所載人物，援引諸書，詳其事蹟，初名人物彙考，後易今名，未分卷數，亦無刊刻年月。案自元延祐復科舉後，以四書懸為功令，講章一派，從此而開，庸陋相仍，遂以朱子之書專為時文而設，而經義於是遂荒。是編大旨，蓋本明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作，亦僅足供舉業資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

考四庫於薛書，載入存目，提要謂明代儒生以時文為重，時文以四書為重，遂有此類諸書，襲積割裂，以塗飾試官之耳目，斯亦經術極弊，非惟程朱編定四書之時，不料其至此，即元延祐用四書義明洪武定三場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世本雖生乾隆文治昌明之時，猶沿明季陋習，偏重於科舉一途，故去說經之道，遠於經義，無所闡釋也。長沙余廷燦序云：吾楚經學家，近代莫著於京山郝仲與，今讀四

書廣義一書，竊歎其宿疑解駁，新益益涌，膽勇於仲與氏之後，其書由經以推之史，旁及羣籍，由注疏以推之諸儒先緒言，下逮近世撰述，博綜貫穿，務得事實，以求真是云云。阿私之言，固非是編定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

袁禮部詩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袁襄撰。襄字補之，號谷虛子，吳縣人。嘉靖十七年戊戌進士，授廬陵縣知縣，以正田籍，稽虛稅為時所稱。官至禮部儀制司主事。袁氏為吳中鼎族，袁與兄表、弟襄、表號袁氏六俊。六俊中以表胥臺集最有名，袁負經世才，詩學亦與之埒。聲既清，會辭復雅。瞻王元美藝苑卮言評表詩謂如王謝門中貴介子弟，動止可觀，無以兼通不愧。難弟蓋吳中詩派以徐昌穀為大宗，昌穀雖列名七子，獨出語矜貴，不謂才氣流風所被，茲為後勁，惟意盡於詞，微乖整栗。正如蔣仲舒所識如築城建邑，位置整嚴，終乏悠然之思。斯則袁兄弟所同病耳。袁平生與陸師道交最摯，集中多同游酬唱之作。身後師道並誌其墓，即取以弁集端。朱竹垞明詩綜搜輯袁氏兄弟詩，僅載袁數首，於此獨見遺集為曹溶舊藏，末附十九世孫袁廷禧跋詞二首，錯見集中，頗有巧思，惜乏深韻。餘事所及未足顯家也。

喬莊簡公集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隆慶刊本

明喬宇撰。宇字希大，號白巖，山西樂平人。成化二十年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卒諡莊簡，贈少傅。事蹟詳明史本傳。集為隆慶時王世貞、陳鼎山右搜集遺稿什梓，凡詩賦四卷，奏疏雜文六卷，黃氏千頃堂書目暨明史藝文志俱作白巖集二十卷。過庭訓分省人物考及朱彝尊明詩綜並作克蒙稿若干卷。茲據元美序謂宇血胤久絕，撰著無人，蒐集殆有目無書歟。又按王兆雲詞林人物考宇有關西紀行與王鳴鳳中丞唱和詩一編，顧璘為之序。今檢集中亦不載，知遺稿散佚，世間尚多字。以文士起家，有安社稷之功，在留都感宸濠於發難之初，俾新建樹鄱陽之績，故查伊璜罪惟錄謂有王與伍不可無喬也。少從楊石淙談經，復出李西涯門，觀摩漸訓，夙有高名。北方學者推為領袖，文章淵源六經，出入諸子，範禮義之則，根性情之華，氣勝於辭，汪洋自恣，最其論事談學之文，或病嘩緩曼衍，顧言之有物，自達所見，不愧泱泱大國之風。集中游記多至二卷，模山範水，取適性靈，造語適鍊，少遜朱袁白房文稿，而俯仰興懷，翱翔於天人之表，可以想其襟抱。詩雄健有氣，骨王元美謂如漢官出臨遠郊，亦自粗有威儀，蓋

字生長北地與邊庭音相唱和誠不免染七子寬博之習究之藻飾隆平不失為雅音比諸華泉集亦晉衛之政也分省人物考復載字善大書工篆法同時南都徐霖以篆法自名見字書推為有明第一人楸枰之戲亦冠當時則又不僅工詩古文辭矣

一齋居士詩集四卷別集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陳熙庵撰熙庵字宗文號一齋別號睡叟又號垂目山人新陽人熙庵事蹟無可攷篇首載陳詠序知其少失怙壯苦病因棄舉業養疾於大治之東方山福中單舸徧游湘楚名勝銳意為詩書法學晉人復工繪事殆江湖散人之流也集為門人張誥編刊各家藏目未見著錄詩似學香山思以性靈矯當時塗飾字句棘喉滯吻之弊然蘊蓄未深時流率易間作俳體雜以滑稽頗類曲中之打諢顧其佳者空靈動盪至情感人政饒別趣時至正嘉何李詩派盛行積久生厭天挺楚材異軍特起正如五音繁會忽聽于蕤于曲未嘗不令人耳目驚異又攷熙庵生年約在袁宏道鍾惺前六七十年並徵楚人談詩好尚喜解脫不驚風氣固不始於公安竟陵輩也

職方周先生詩文集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正統刊本

明周岐鳳撰。岐鳳事蹟無可攷。茲據王英金幼孜金寔諸序文攷之。知其為吉水世家。自教官為縣佐為國子學正。永樂初兩遷為王府紀善。作寶賢堂箴以示規諷。受仁宗特達之知。方欲嚮用。值仁宗升遐。遂至沈滯。後以薦起官兵部職方員外郎。詩文各一卷。詞亦錯見。所為文章。雖無縱橫連行之才。幽渺譎詭之思。而引物連類。窮情盡變。不立間架。樸遯而有理致。蓋沿其鄉先輩解筠澗之流風。漸以正學淑世者。家藏告身跋記。張浚符離之敗。及陳敏堅守泗州之功。有資掌故。詩學長慶體。粹然德人之音。抒寫胸臆。不以藻采見長。集為子功。後選刊各藏家書目。未見著錄。自來選明詩者。亦未及之。吉光片羽。彌足欣賞。

白湖存稿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鄭汝美撰。汝美字希大。號白湖。福建閩縣人。弘治六年癸丑科進士官戶部郎中。卒後會稽董玘表其墓。謂汝美淹貫經史。從游於少保林文安公之門。辯析古今。滾滾不窮。操觚為詞。章頌刻千餘言。有長江萬里之勢。云云。可以想見其為人。集為嘉靖間其子允璋所刊。凡詩七卷。文一卷。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同。閩中自晉安十子倡為三唐之詩。研鍊精切。穩順聲勢。詩必今體。以格調相高。遂開閩中詩派。其與中原正嘉諸子稍異者。一則兼撫漢魏。一則終始以唐域自封也。汝美生宏正之世。李何詩派已盛行海內。獨能守其師說。修潔自喜。雖無宏篇鉅製。而涵泳性情。核而實暢。綺而不浮。使人誦之。落莫之懷。融然起曠。距洪武將近百年。猶存鄉獻遺矩。白湖一稿。當為魯殿靈光。汝美嘗一監江州稅。以親老投牒乞歸。閉門奉親。以著述自娛。恬淡之情。每見於篇什。卒年五十七。平生蘊蓄。固未竟也。

楊文懿公晉庵稿一卷鏡川稿五卷東觀稿八卷桂坊
稿四卷金坡稿七卷銓部稿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楊守陳撰守陳字維新鄞縣人福建泉州倉副

使自懋子景泰辛未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歷侍

講洗馬進侍講學士再進少詹事擢吏部侍郎卒

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明詩綜作文懿諡

事蹟詳明史本傳

及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攷楊氏故為鄞中世家

祖攷并以易學為鄉里大師守陳嗣承門業私淑

晦庵象山集中致知力行持敬三銘具見少年修

持之功窗左窗右二銘則橫渠遺矩也漸摩義訓

發為文章氣體周博有鳴鸞佩玉之風盱江何喬

新序謂本周邵程朱之淵源循董韓歐陽之槩攷

花楊固屬過實然較明初人文如姚牧菴馬石田

之病空疏許魯齋饒雙峯之未脫語錄餘習尤為

傑出華實相副黼黻承平蓋繼三楊後一大家也

晉庵稿為少作自序謂銳意于自昭之功而妄覲

康侯之業故號庵曰晉而因以名稿焉所存諸作

大抵才氣綸綬以漢賦之麗製闡宋儒之義理稽

古韻略一序知其因深于古韻學者宜其詞炳丹

青聲諧韶濩也鏡川稿為閉門讀禮時彙存多言

情造哀之作羣書私抄諸序具見守陳勤志服知

之功蓋至是闕中肆外而文章又一變矣東觀桂

坊二稿則讀書中祕及官太子洗馬時作交游酬
贈之作居多高文典冊趨步在權載之李文饒之
間金坡銓部二稿則晚年見道之作變綸綬為恬
惔不立間架自合規度歐陽之家法耳

梧山王先生集二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王鎮撰。鎮字文哲，廣東東莞人。弘治六年癸丑科進士，累官至戶部尚書。事蹟具詳明史本傳。鎮立身有本末，當官以氣節著，嘗劾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威交結宦官李廣，直聲震一時。疏具在集中。嘉靖紀元疏陳十事曰：正心以正大本，勤政以法祖德，親賢以廣延訪，守信以重詔令，崇德以禁奢侈，舉知以求賢才，體仁以恤民窮，修禮以正風俗，裁冗員以復舊制，慎刑罰以重人命，直辭宏議，不愧諍臣。文章有董仲舒劉向風格。集凡奏疏十卷，文三卷，詩六卷，疏奏條對切直，尤可考當時朝章風尚。詩稿詞酌雅，取徑太白而稍近高青邱，不事聲悅，獨以氣質自高。嶺表自南園五先生後，風雅中墜，振起正嘉間。羣推黃文裕公，鎮年輩在文裕稍前，詩尤視泰泉集為超逸，顧為功業所掩，不事表襮，又無門弟子為之羽翼，遂至湮沒不彰。明史藝文志及各家藏書志俱未著錄。錢朱二選亦見遺表不出之，斯亦攷粵中詩派者所當花揚也。

甌東文錄五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項喬撰。喬字遷之，號甌東，浙江永嘉人。嘉靖八年己丑科進士，官廣東左叅政。集為嘉靖刊本，目列各卷首，卷一獨缺。集分上下寶六卷也。末附詞一，詩五十二首。黃氏千頃堂書目僅志其名，無卷數，未見原書可知。喬著有甌東私錄，皇明詞林人物考，謂其摘辭不愧韓歐，談理則深入笑奧，論事則切中機宜，亦近代著作之罕得者。茲為其文錄，樸實無華，多見道之語。函牘率與羅念庵、唐應德、王龍溪、唐龍、江往還，論學述事優入理窟。雁宕九經湖諸記及嶺南紀事，頗資佚聞掌故。武夷山記載夏桂洲以私憾殺都憲孫松山事，及聶双江獄事，謂桂洲以其為嚴分宜所舉，遂坐賊私二萬五千兩，與明史載記異。又云桂洲以賄下獄，夜則臥孫松山柩床之上，日則與双江白眼對面，天理之報應如此。于桂洲深致賤辭，而于分宜獨尊稱為介翁。殆斯記成于分宜奸謀未敗露時，歟？分宜人物攷記其上，楚王書頓減煩役事，詞林人物考亦載喬知王將罹禍，撰勸諭省戒書千言，冀其遠徙，王不納。旋有英耀弒逆之禍，今集中有勸楚王為善啟，即此書是。喬固儒者，亦良吏耳。

公餘漫稿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隆慶刊本

明王崇古撰崇古字學甫號鑑川山西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辛丑進士除刑部主事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夏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加太子少保進兵部尚書召入協理戎政加少保卒贈太保謚襄毅事蹟詳明史本傳崇古著有督撫奏議十卷撫夏奏議八卷山堂彙稿十卷茲集純為古今體詩目作五卷朱睦㮮序作集凡六卷是七言絕句亦析為一卷也崇古嘗官永豐嚴分宜中夏貴溪以充法獄具獨不署名其守法不阿已足膽其節概嗣總督三

邊卒以策得中國叛人趙全等而俺答歸款終明之世邊陲不擾以文臣而富軍謀頗與王襄敏越相似詩學亦當雁行豪邁跌宕橫槊自喜長篇不事雕飾一意奔放如快馬不受馮羈雖時有銜蹶之虞而氣象雄偉筆損千軍使人想見磨盾出塞擁節臨邊之概不當以詩律相繩也崇古在嘉隆間詩名甚著王鳳洲喬三石皆交相引譽集中時有和章謝四溟詩有重名尤能數舉崇古奇語公卿間文章功業兩不朽矣

王仲山先生詩選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王問撰問字子裕學者稱仲山先生無錫人嘉靖戊戌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廣東按察僉事門人私謚曰文靜先生擅經學自謂有得于中庸著有中庸圖說祇役葉原筮齋集崇文館集此集為門人殷邦靖校選無序跋目錄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問有至行林之威皇明應諡名臣備考錄及王兆雲詞林人物攷載其按察廣東省父樂華公于家臨行自循其裾歎曰吾終不能為溫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二章以見志遂投劾歸終養不復出居嘗書數語于屏曰訓

我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己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可想見其高致晚構亭湖濱竇界山環植竹木華卉疏流泉立奇石其間日惟焚香讀易于詩文書畫皆停輿而發不務刻削時人譬之入水洞游赤手奮攫以舟為馬儵然翰墨蹊徑之外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亦惜其詩不起草五言平行者多歌行稍覺頓挫近體亦嫌率易蓋其名行既高學復淹博不假思索轉以才多為累然其脩然清遠

翱翔于塵壒之表其高格迥韻自當睥睨一世也

蘭汀存稿五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刊本

明梁有譽撰有譽字公實廣州順德人嘉靖二十九年庚戌進士官刑部主事集為嘉靖間社友所輯明末覆嘉靖本也序奪首葉無目黃氏千頃堂書目作四卷別收梁比部集八卷明史藝文志祇收比部集有譽為諸生時即以才名傾嶺南通籍後官比部與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結社號七才子以不附分宜南歸集中有百韻詩即至濟上寄別攀龍輩者一時傳誦僉謂上繼工部正嘉間嶺南詩派香山黃文裕實為領袖有譽乃其弟子及歸與鄰人歐楨伯黎維敬吳而待李少偕結社號南園後五子其詩疏酌清英撰體頗正譬之龍躍懸河風鳴阿閣輝映高絕與文裕同一意境而取材芳鮮氣疏以達要有出藍之目朱竹垞謂雖入王李之林習染未甚誦其古詩猶循選體五七律亦無叫囂之狀四溟而下庶幾此人陳卧子亦謂公實雋才意趣沉實若假以年所詣當不止此可謂定論王兆雲詞林人物考載嘗與黎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句漏令丹鼎屬海賦大作止宿田舍三夕意盡賦詩而歸中寒病作遂卒年三十六可以想見其高曠之度亦嶺表畸人也

淳朴園稿三卷外集一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沈祐撰。祐字天用，號紫微，硤山人。海寧人。正德間以貢進官周府典膳。就養王陽明門，既與世不偶，卜宅紫微山下，構園曰淳朴，有涵虛閣、蓀花灣、白鷗沙、柳塘、渡石、通樵徑、杞菊園諸勝。角巾布袍，哦吟其中，留題分咏，皆一時名宿詩。凡四百餘首。王陽明謂為不得于志，逃于獨寐寤歌之作，而卒以悠揚蘊藉出之，不露其感激悲憤之迹。蕭條高寄，鬱紆抒寫，深得詩人溫厚和平之旨。正德時江南布衣以詩鳴者，若孫太初、許台仲、董子濤、董祐皆與廣唱疊和，並見于集中。四人詩境亦相類。文徵仲、鄭少谷皆負當時人倫之望，並推祐為雅社之領袖。殆及陸之流亞也。集凡詩四百餘首，銘十五首，賦一首，記二首。外集題詞、孫復祖重輯，皆諸人題贈之作。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而無卷數。里書作海鹽，蓋海寧為古鹽官，繩其舊稱也。陽明一序不見本集。錢朱二家詩選未收錄，則希覲可知矣。

鰲峯集二十八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天啟刻本

明徐勣撰。勣字惟起，又字興公，閔縣布衣。事迹附見明史。鄭善夫傳集天啟時刻，序後附壽序三篇。次總目、全集皆詩，分體編輯，較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增多二卷。蓋足本也。明代閩中詩派自林子羽、高秀、快鍊、選、吾節、揣摹色相，習為三唐今體詩。祖習既久，柔音漫節，散軌成風。迨正嘉間，鄭少谷輩起，始稍以學識廓其體，勣繼少谷之後，博聞多識，闡鰲峯書舍積書數萬卷，世所傳紅雨樓也。沈學古籍為郡文獻之宗，與兄燭及曹能始狎主齊盟。舉卒萬有發為心聲，一洗摹仿鉅飭餘習。沈浸醲郁，以上窺六朝，哀感頑艷之製，而閩中詩派為一變矣。靜志居詩話略謂勣藏書甚富，見其遺籍，鉛墨粲然，好學如是，故其詩典雅清穩，屏去獷浮淺俚之習。露書亦謂興公信手皆詩，一日可得二三十首，蓋其蘊蓄至富，取精用宏，宜其左右逢源，不求工而自工也。四庫提要謂勣以博學猶亦復工文，燭以詞采著，亦未嘗無學。二人未易優劣，似亦見此集者，乃錄彼遺此何耶？

雲仙集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雲仙散人撰朱胤樵校正嘉靖間刊目
冠各卷首各家書目俱未著錄卷一風雅類卷二
樂府歌行體卷三卷四五言古詩獨缺近體疑原
稿未全署名用別號河清白雀諸篇引稱宗室藩
臣勛澈以行輩考當為明史潘簡王傳中增見爭
襲被切責之諸郡王勛消並可正明史之誤詩多
摹擬樂府節奏色澤具體而微風雅一卷則倣三
百首南昌風逆篇尤得詩人諷喻之旨東應宏序
謂衣被于化理而風興于懿範斯治世之音良然
製序之南山子即潘憲王胤樵著有凌秋倡和集
保和齋詩胤樵即憲王弟自號南岑道人著有集
書樓稿明宗室攻詩文者嘉靖間推宗正朱灌甫
陂上集鎮康王西巖漫稿雲仙博洽不及灌甫而
才情駿發聲諧金奏固與西巖同源亦天潢之英
雋也

中丞馬先生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詩餘一卷外編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崇禎趙府刊本

明馬卿撰卿字敬臣河南林縣人弘治十八年乙
丑科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出守大
名府累遷浙江右布政使坐事左遷雲南鶴慶知
府以平土官鳳朝文安銓亂功晉雲南參政再晉
按察使巡撫大同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事迹具
詳通庭訓分省人物攷卿嘗勅中官劉瑾不法在
大名值逆瑾加賊已輸于官奏請作明年之賦疾
惡如風殆亦守正不阿之士也集為崇禎時趙王
義易道人增輯王之祖母即卿之孫女集先文後
詩詩仍標文集卷第別起詩餘列卷四之後復標
卷四殆失檢點外集為墓銘神道碑暨行狀黃虞
稷千頃堂書目收卿家藏集未標卷數注云卿家
文集四卷疑即此刻所據原本也卿學原本六經
旁及卜筮曆算仙佛之術靡不探索其訓諸生謂
聖賢可拾階而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
天下之善為吾所師雖嘗痛論理學之弊其踐履
篤實于此可見集中文大體樸懿如馬飾金鐵穩
步康莊了無跼蹐之迹辯議探源性命剴切情偽
灑然有扶翼正道之功詩摹樂府雖等于唐臨晉
帖不免為七子之說所囿而問流民賣子嘆諸篇

以樂府舊格寫時事。諱諫主文。惻然仁者之心。與杜少陵三吏三別同一命意。宜謝茂秦輩循誦為之。墮淚興感之旨。頗得風雅遺意。詞感物造端。款寄自喜。惜乏深致。時有懦響。以云趨步蘇辛。未免遲相耳。

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集四卷外編一卷

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唐寅撰。公安袁宏道評。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弘治十一年戊午科舉。南京鄉試第一。坐江陰富人徐經略主司得試題事。株累謫為吏。恥不就。事蹟埒見明史。文苑徐禎卿傳。寅才高嗜聲色。既坐廢。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燕王宸濠。聘度有反狀。陽狂以免。卒年五十四。詩文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風人之旨。其合者能令人解頤。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其畫頗自矜貴。不苟作。而詩則縱筆疾書。都不經意。以此任達。幾于游戲。

四庫存目不收其集。殆因其諧俗。故遺之耶。然當何李倡言摹古之際。寅獨不為風氣所囿。祖尚性靈。不可謂非特立之士。又其吐屬蘊藉。沈摯于六朝人集。實深。未可概譏為乞兒唱蓮花落也。袁宏道當萬曆時。同七子末流。偽體之弊。倡言排抵。變粉飾為本色。宜于寅詩有特嗜。為之刊行。殆所謂有為而作歟。顧宏道談詩。徒矜小慧。亦非深知寅者。短評多作不根之語。以為玄解。活東蠅斗之別名。見爾雅。而落花詩。青草池塘亂活東。句注活字疑誤。亦可謂空疏不學矣。此集前有總評三則。分詩文各二卷。外編為誌銘傳贊等。末附紀事二十

條卷帙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

白房雜述三卷襟興三卷續集備遺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正

本德刊

明朱衮撰衮字子文湖廣永州人弘治十五年壬戌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以忤劉瑾謫縣丞瑾敗起擢南吏部郎中出補雲南參議轉按察副使進參政集中先母劉氏行狀附見其事略過庭訓分省人物攷謂衮為人朴茂善談論為文颺迴雲結萃律崎嶇其所蘊蓄人莫能測其涯涘為當時名流所推慕云今觀其集中文字以山水游記最擅勝場朝陽巖西山愚溪萬石亭石門精室袁家渴黃溪澹山巖諸志皆能綴次瑣屑刻鏤物態鈎深縵幽辭無枝蔓蓋衮生柳子厚敦教之鄉躬覽前修同其軌躅正弘間詩文簡鍊有法如衮者實未多觀餘事倚聲亦克自鳴天籟而牧齋竹垞二選俱未之見文章顯晦固有數存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別出水衡餘興一卷又夢劍緒言雪壺倡和三峯文集共四種注為上虞人字朝章按工曹古稱水衡衮仕歷未至工部里貫亦異又攷俞憲皇明進士登科考卷九衮登康海榜三甲進士湖廣永州衛籍直隸長洲縣人亦非上虞籍蓋別為一人矣

朱邦憲集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朱察卿撰。察卿字邦憲，上海人。福州知府朱豹之子。王兆雲詞林人物，攷略謂朱氏為上海著姓。世傳經學。邦憲白晝飄髯，善談笑，而特好飲。客至不復問，輒呼酒數行。螭蟻曼睩，秦聲燕絲，襍伎競進。邦憲累數十觥，船不醉，性喜任俠，嘗為趙尚書文華座客。尚書汰侈，默所挽救不少。及敗，門下客為獸匿，不敢名其主。邦憲時時為人言尚書恩，至酸鼻。其邁豪任俠之態，略可想見。隆萬間，以貴公子擅才華，有聲大江南。北推察卿及莫廷韓、察卿詩文尤新，苑奇諠著。于篇者多時，人名伎若田先生、聶政、荆軻、侯生、四詠、浦小癡、傳馬姬、志送彭美人序，皆寄意深遠，傲倪不可一世。同時與游者若錢叔賢、王伯穀、沈嘉則輩，皆一時名流，相與唱酬，文采風流。吳代為之嚮往焉。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俱作十五卷。按陳田明詩紀事所采為醉石集十五卷，甄選詩皆此集所有，是知集有數刻，十五卷本即醉石集也。

萬卷樓遺集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豐坊撰。坊字存禮，號南禺，鄞縣人。嘉靖二年癸未科進士，除禮部主事。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事蹟附豐熙傳。集凡文二卷、詩四卷。黃氏千頃堂書目僅收南禺先生詩選二卷，此外各家書目俱未著錄。坊負才卓犖，性不諧俗，行或盤中，偽撰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晉詩世學，古書世學，石經大學，竄易經文，別裁異議，蓋狂士也。沈泰瀨後序謂坊隨五溪學士，計開父子拜杖，旋棄官侍學士成所，竟扶輿歸。一時志孝，富貴人耳。然史稱十七年詣闕上書，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人咸忌坊畔父，牧齋列朝詩集詳記三等上章，詔帝之事。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芝園一序可當聲罪，傲又云此等人第作犬豕相遇可耳。芝園即張時徹，是序錢謙益其詞集前不載，蓋即南禺詩選原序也。坊人不足取，詩則連珠自肆，奇趣橫溢，錢歌諸篇皆出入騷雅，不可方物。其與周益庵論詩書謂選唐詩以格律為主，惟陳沈杜宋三王楊盧駱孟乃能兼之，次則崔李儲常斯堪並美。子美高岑格為最高，而韻或未勝。皇甫司空劉錢韋柳韻猶可賞，而格則漸萎。盧綸歐陽而下，迄於唐亡，格韻皆遠之矣。又云於唐必取其有杜格者，於杜必取其優唐韻者，可見其詩學之蘄駕殆亦與信陽北地相為唱和之知者。坊父子富收藏，精樂祕笈，冠於四明，范

氏天一閣藏書多其故物亦鄭中文獻之家也

丘陽集十九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喬世寧撰世寧字景叔三石子其別號也耀州人嘉靖戊戌進士除南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四川僉事歷湖廣提學副使河南參政進四川按察使集為手定凡詩八卷文十一卷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世寧短而髯溫然長者歷官撫循有法以德行文藝栽植後進識獄尤多平反生長孝空同之鄉何仲默視學秦中親受詩法宜其文思雋偉拔遺流俗炯然以文采雄關中評者謂其詩如清泉漱溜新月挂樹盡洗剽敝繁陋之習一裁于造化性情之真風格在康對山王漢陵之上與許少華差可比肩按世寧論詩七言律起于唐沈杜為宗而律體尤難工獨取蘇頌望春格律完粹冠于諸子與李何持論稍不同集中以五言為上工于發端如神龍夭矯變化莫測神似太白不愧作者何景明一傳具見師友期待之誠意見一卷則就讀書所得劄記頗多翫解並足窺其經世之學焉

古園集十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盧雅撰雅字師邵吳縣人 先世崑山五世祖吉

著吳趙氏遂為吳人

正德六年辛未科進士官四川提學副使著有祥

刑要覽石湖志方舟集聯舫集諸書此集為師邵

詩文集嘉靖時弟襄編輯門人長洲歸仁梓行

後為子應圻重梓此則崇禎癸酉曾孫翰第三次

校刊也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

雅在御史伉直敢言武宗北巡命建行宮於宣府

上書諫止言人所不言時論壯之論長寧伯恃國

戚奪民田為不當疏請還民地巡按四川劾撫臣

馬昊不法罷之直聲動朝野卒年四十八惜未竟

其志也詩為李西涯何景明激賞集中多唱和之

作雍容清迥與古大適朱竹垞明詩綜僅錄泊頭

晚泊一首陳松山明詩紀事錄昆陵兩渡一首集

中不載二選都無評騭蓋均未覩全集也

明善齋集十二卷奏議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隆慶刊本

明薛天華撰天華字君恪號南塘晉江人嘉靖二

十九年庚戌科進士官廣東右布政使集為隆慶

間紀振東梓行前有目錄卷一至卷五序卷六至

卷八書卷九傳卷十祭文卷十一雜著卷十二記

說辨解奏議卷第別起凡守議學議虜議獄議功

議五篇天華風度澄清神情俊邁官南刑部主事

考滿詣京師以與楊豫孫董傳策朱天球吳楊忠

愍之死並為捐金殯殮觸忤嚴嵩聞七年始得出

守亦剛毅之士也集中多與王遵嚴唐荆川論學

書可以知其師友淵源文淵懿有骨惟修辭未淨

間雜語錄未脫宋人氣習居鄉左戒守官右箴則

以擬張子東西二銘也奏議浩氣旁魄通達事情

讀之令人悚然起敬紀振東序謂以雅謨為上乘

以秦漢為三昧會詮英哲之旨冀成一家之言綜

妍飾羽之遺芟除殆盡故能力倡高軌呈虎變于

藝林一洗頽波謝瑩息于晨草雖未免譽過其實

然閩中人又自遵巖外求如天華之有典有則力

崇正軌亦未易多觀也

黃潭先生文集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黃訓撰訓字學古歙縣人嘉靖八年己丑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著有名臣經濟錄五十二卷四庫書已著錄茲為訓詩文集卷帙與黃氏子頃堂書目同訓生長晦庵之鄉從事性命之學嘗曰今天下之隱憂實多最大者學術孔孟一也而有恠孟者程朱一也而有非朱者故為異論薄大賢而不為云云凜然以翼道為己任師友之間若董祀胡宗憲皆理學名臣相契以道義訓文自稱學昌黎宗憲序亦謂訓文必以韓子為師法然考全集闡發義理固多窺見而文氣舒緩修辭未粹時有

兄長之病與昌黎頗不類及觀其奉董中峰論文書有求如伊川所謂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之旨深悔少年一字一句摹擬左國史漢韓柳歐之無所得又謂有德者必有言求之身外不若求之身內求之紙上不若求之心上則知訓晚年固以經濟自負不屑屑于文字間也記二卷述山水及歙中遺聞亦攷新安掌故者所必資焉

樗庵先生集七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王曄撰曄字韜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乙未科進士江西吉安府推官選授南京吏科給事中遷山東武定兵備僉事集凡文五卷詩及日錄各一卷卷帙與千頃堂書目同過庭訓分省人物攷綱曄風采凝重雖同官亦畏憚之集中所奏疏皆侃侃直陳不畏權貴初嚴嵩共有二疏略曰嵩一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財凡貪者皆將憑附焉而天下之財竭矣一人之奸未足債天下之事凡奸者皆將憑附焉而天下之事債矣古今宵人朋比亡國胥于數語抉之時嵩父子奸惡未大著曄曾為吉安節推蓋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也文理周體博渾懿中時有排鼻確直之氣頗類其為人詩五古八二謝之室七律詩沉浸初唐吐辭清拔頗有軒輊霞舉之度日錄一百七十七條旨主于濂洛故于陽明攻之頗烈至謂近年王氏本托高虛之論以文其權誦之術後之以此自誤者悅簡便以賄長其驕逸之心以此自欺者甚至假圓通以陰肆其恣淫之心韓子謂佛老之害甚于楊墨王氏之害又甚于佛老則未免門戶之見矣臨終嘗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似為姚江而發然亦可以識其讀書體驗之功樗

庵者為曄讀書之室因以名集云

張文定觀光集十卷養心亭集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
環碧堂集十六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隆慶刊本

明張邦奇撰其文選三十九卷已著錄茲為隆慶
刊本觀光集大致應劭詩文奏疏講章策問養心
亭集為經史論說靡悔軒環碧堂集為所著文與
黃氏書目所收四種卷帙均符疑紓玉樓四友亭
二集亦同刻本而偶缺之也明初鄧中學者自楊
守陳父子以傳易世家提倡正學人文蔚興邦奇
年輩稍晚踵起為理學名臣文章功業亦與文懿
相亞屹然為鄧中兩大宗嗚呼盛矣

頤庵文集九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成化刊本

明鄒濟撰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舉明經授本學訓導被薦入翰林預修高廟實錄歷官左春坊左庶子少詹事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敏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濟文卓犖有奇氣華實相宣不主故常集中所存露布皆震駭電擊說讀不可方物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燕許高文茲其嗣響屬樊榭評為典雅平正可與魏文靖摘稿方駕未為定論濟當洪武之初深慨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上焉者攻辭藝而務科名下焉者徇談說以眩流俗思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學詔羣倫特于麗澤堂後記發其義可謂有心世道體用兼賅者矣詩亦氣象宏闊如騰黃驤震駭踞萬里不受羈繫非所論于家數者是集卷帙與明史藝文志同四庫登千頃堂未登其目牧齋竹垞未選其詩文章顯晦殆有幸不幸歟

訥溪先生詩錄九卷文錄十卷尺牘四卷雜錄三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周怡撰怡字順之安徽太平人嘉靖十七年戊戌科進士官太常寺少卿天啟追謚恭節事蹟詳明史本傳及林之盛皇明應謚名臣錄集分四種各有目錄黃氏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皆作二十七卷按本傳載擢給諫多所彈劾疑有奏議一卷遺脫也怡曾執贄王龍溪之門為陽明再傳弟子思以明倫見諸踐履之實書為同志勗嘗與龍溪書闡發精一執中之旨皆足為陽明學派羽翼居官本誠敬事君嘗言鼎鑊不避溝壑不忘可以為士卒以彈劾嚴嵩翟璵廷杖繫詔獄大節凜然非所謂學養兼充者歟繫繫五年順受其正憂患之中不廢咏歌所存詩大半獄中作也皆感恩引隱與其遭怙念母之情而利害生死若不足奪其心之所安其感觸流溢動而弗滯柔厚悠揚切而不迫蓋泐泐乎可咏而繹也雜錄多涉講學及讀書札記又攷分省人物考云己巳采真仙言釋閱月復繫獄丁未二殿災又釋之凡四年兩釋願憑神語豈所謂至誠感神耶

誦餘稿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徐袍撰袍字仲章號白谷浙江蘭溪人嘉靖十三年甲午科舉人官工部主事所著有意求錄古訓私編事典考略洪範圖金仁山年譜此為其詩文稿凡賦一卷詩二卷文五卷各家書目皆未著錄袍沈學經史尤邃于易從學者多知名士持身儉約嚴義利之辨一介不苟澹泊寡營斗室隘巷晏如也平生服膺陽明之學完神厚德二箴俱見修持之功答凌巖亭論學及辨佛書二學解于儒釋異同辯之綦切篇並可為陽明張目傳習贊語則袍自道所得良知之學述範二篇辨理氣之精微凜然有衛道之任論詩心折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作弘治三先生贊以誌景仰故所作亦風格高竊不落大層以下也

熊士選集一卷附錄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四明范氏天一閣刊本

明熊卓撰卓字士選號東溪江西豐城人弘治丙辰進士為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不附劉瑾黜歸寓名奸黨瑾誅先黜者起官而卓時已前卒李夢陽為江西按察副使往哭其墓復收輯其詩事迹具詳于過庭訓分省人物攷及王兆雲詞林人物考夢陽序謂士選好士聲光赫赫有千仞覽輝之望可以想見其為人詩即夢陽刪定者共六十首皆精細言華風度在顧華玉徐昌穀之間王世貞藝苑危言謂士選詩如寒蟬乍鳴疏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深致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亦謂士選有才名不應遽率如是顧疑夢陽所汰者金所存者沙深為惋惜則茲選固未足概卓詩學焉

陶庵集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間刻本

明陳子慕撰。子慕字季思，崑山人。萬曆十九年辛卯科舉人。崇禎初，追贈翰林待詔。事迹附見明史。文苑歸有光傳集序後附九例六條，選擇頗嚴。前有目錄，凡詩一卷、文三卷。卷帙與黃氏千頃堂同。子慕夙以制義名，古文亦嚴整潔雋，得陰柔之美。蓋守震川先生家法，取材龍門，而輔以廬陵詩學。靖節、其以陶庵名廬，可以見其抗希之意。子慕築室于祥蕩之上，旦秋與無錫高攀龍、嘉善吳志達以講學相往還。攀龍稱其出諸口不漫作無味語，筆諸書不漫作無味辭，措諸躬不漫作無味事。即其肩宇顰笑，足以洗濯一世塵垢。及卒，又為之傳，稱其為文詞有境，必詣其奧，有致必極其微，飄乎如被濯于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可謂傾倒備至。朱竹垞亦謂學陶而得神髓。章蘇州後，鮮有其倫。誦之增陋，卷簾瓢之樂。蓋子慕品既高潔，學有玄悟，嘗謂生平每自短其才，乃今始知才短不足憂，惟患性命不透，斯其藝與道通。故能蟬蛻於世，訢合古人，蕩滌客慧，默為獨座之娛，貌似平淡而醞釀甚深，味之無窮。明代五古學陶者，羣推薛君采，顏行之抗，匪異人任也。

張文定公文選三十九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張邦奇撰。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弘治十八年乙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事迹詳明史本傳。傳云：族父時微，少邦奇二十歲，受業于邦奇，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是集即嘉靖時時微所選定也。卷一至卷五應制詩文及奏疏，卷六頌賦，卷七至卷十五詩，卷十六至卷三十二文。卷三十三至三十九釋經、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邦奇著作八種，而文選作四十八卷，蓋後人復有增輯。邦奇性孝友，母年九十餘，歷南北必奉以隨。兄死，母事其嫂，正德中逆瑾肆虐，著張騫乘槎賦，厲諷提學湖廣副使，教示諸生，學不孔顏行，不曾聞文如雄雉，不取也。過庭訓分省人物考，謂其所學根柢于道，文詞典則樸茂，雖旁貫百家，鈎引玄奧，而卒止于道，洵為定論。學庸經說推究天人，之蹟，一以濂洛之學為歸。其至奏疏直辭讜論，可以想見其立朝風采焉。錢牧齋列朝詩集云：張司馬時微為常甫立傳，論及出處之際，嗟嘆乎有未盡，此傳未附入集，當在時微所著之芝園集中。

宜開文集十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宏治刊本

明楊璿撰璿字叔璣無錫人正統己未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西參政進陝西布政使改河南入為戶部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撫荆襄卒官河南明史無傳事蹟僅見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攷璿自奉儉約治官如治家其在山西定民差役在荆襄區處流民在京幾賑濟饑民皆著政迹殆循吏耳集為詞子士書輯拾風雨虫鼠毀傷之餘非完本也卷末張九方序略謂簿領餘暇輒好作文長篇短章卷積盈案至於與人簡札雖片紙數十字亦必沈思起草語意宛曲可以識其崖畧

集中短跋多屬古籍博綜流略具徵淹雅發啟精絮要言不繁足見其為人厲志勤力整齊戒謹之度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作十二卷此集前無序目卷一辭贊記序祭文卷二碑誌卷三傳卷四題跋卷五卷六書六卷葉數通計此後卷第另起凡六卷葉數亦通計文則僅書一類較諸卷末張序所載不合通計十二本之數殆即黃氏所見之本歟

穀庵集選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嘉靖刊本

明姚綬撰綬字公綬嘉興人處士散子天順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謫永寧知縣綬書畫妙絕一時初號穀庵又號雲東子蘭臺逸史天田老農上清仙史嬾仙仙癡紫霞碧月翁並著人間唯丹邱生為最顯平生慕張貞居為人嘗得其鐵冠與遺像因模句曲外史小傳鐵冠歌俱載集中又為王羲之獻之作小傳亦可見其書法證鼎之意過庭訓分省人物攷載綬著有大易天人合旨行世茲集為曾孫增良刊卷一卷二賦琴操古樂府卷三卷五各體詩卷六詞卷七至卷十序記傳誌雜著綬

微尚清遠早謝名級家有振衣亭出來滄江虹月舟粉窗翠幕吹竹彈詩可以想像其高致長歌淵源太白奇思壯采絡繹奔會猶沿初明四傑流風惟湛精名理多獲玄解詩古文俱飄飄有凌雲氣與書畫同為逸品孫太初輩未足多讓詞得王碧山遺韻在同時詞流允為迥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作雲東集卷帙同亦云曾孫增錫乃集名偶異鄒衡嘉興府志補作穀庵集三十卷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綬吟情甚敏今穀庵所載不及什一明詩綜載有贈竹西書并題一首江邨消夏錄載有題畫七絕一首皆道雋絕人此集并

無則茲選未免有遺珠之憾焉

梅讀先生存稿十卷附錄五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弘治刻本

明楊自懲撰自懲字復之四明鄞人正統間官至福建泉州府倉副使以子吏部右侍郎守陳貴勅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明史無傳事具見於餘姚戚瀾泰和蕭鎡所撰行狀墓誌自懲父九疇為鄉鉅儒號栖雲先生自懲矜服庭誥躬行孝弟嘗為鄉從事有惠政世稱楊佛治學以源洛為歸集中載西塾韻語十二章慨然有希賢希聖之志謂治經莫先于易義文周孔四聖之精蘊在焉以邵程朱之說為入門潛心力學無間寒暑晨夜取唐人詩起傍梅花讀周易因號梅讀詩凡八卷

稊文二卷附錄五卷前三卷為同人投贈之作餘二卷為幽光集舊錄行狀志銘及哀輓之類卷末刻夏時正成化序初稿較弘治本略有同異一序兩載亦創例也稿為子守趾輯存序謂崇論宏議高文大篇已雲散鳥沒不可復得則是集未足盡自懲生平矣存詩含和敦樸天機盎然苞圍南之精蘊揚康節之流風不事琢瑣別饒理趣文率贈序哀祭之體抒軸性情不見宗派殆守趾序謂多紀行應世之作歟

橫山遺集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嘉靖刊本

明徐愛撰 愛字曰仁 浙江餘姚人 正德三年成進士
出知祁州 遷南京工部員外 歷郎中 集分上下二卷 詩
居上卷之半 餘均為文 後附錄墓誌 真文卷帙與黃氏
千頃堂書目合 過庭訓分省人物考 載愛肌膚玉雪神
情整然 至於剝繁排難 悅民振強 禦往往為老練所
不能及 在祁有保障靖亂功 正德中 乾清宮災 條陳十
五款 指切時弊 與王梧小鎮應變陳十事 疏同為當時
傳誦 講學稽山 師事王陽明 其婦即陽明女弟 陽明傳
習錄乃為愛論大學宗旨而作 平居本陽明默坐澄心
為學之旨 發為文章 融會事理 根極性情 旁魄澔汗 彌
中冠外 不事瑣瑣 而自得中節之和 詩歌亦同然 耳嘗
游南嶽 夢覺墨撫其背曰 爾德同顏子 壽亦相埒 卒年
三十一 陽明每在講席 偶一念及 輒環柱走數起 醉其
墓如其遺樹 不僅在文字間 然即所成就 固不讓蔡我
齋朱白浦輩焉

省庵漫稿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陳逅撰 逅字良會 常熟人 正德十二年丁丑科
進士官河南副使 事迹附見明史 朱淵傳 集為萬
歷間刊本 卷帙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同 逅官御
史 同官朱淵馬明衡 疏言 昭聖太后生辰不宜免
朝賀 世宗怒 下詔 獄拷訊 逅繼諫 廷杖下獄 謫合
浦主簿 今奏疏內有愚直以先聖德事 即營救朱
淵事也 詩感物撫時 自抒幽憤 不為艱刻之思 雖
無奇語壯采 而韻諧辭達 一緣哀懷 迨其謫官嶺
海 鍾迹荒陬 其間山川之寫異 風俗之詭恠 千疊
百昌 悉于詩發之 賓陽道中諸詠 尤為集中合作
蓋逅少守紫陽之學 晚復執贛陽明之門 躬行實
踐 以氣節勵世 固不靳以文字表見 而明心坐悟
理富言華 自得玄珠 不同空綺也

沱村先生集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史褒善撰沱村其號也直隸開州人嘉靖十一年壬辰科進士官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集為萬歷孫房寶重刊前有目錄卷一至卷三奏議卷四書卷五詩卷六序記等文附詞四首黃氏千頃堂書目著錄不載卷數褒善明史無傳綜合各派觀之巡按湖廣參奏守陵太監傅霖反誣以擺列響器擅施鐵鍊驚擾陵寢等責令回話奉旨降一級調外嗣擢操江建議留都為根本重地分別巡撫與操江職守巡撫專管海防操江專管江防部議允行在任所選軍將申紀律團練兵勇改造戰船兵士莫不奮勵復上江防六事並于瓜洲揚州如皋海門泰興建城防守海寇坐鎮數年保障江淮厥功尤偉凡此皆可補明史之缺詩磊落軒昂止言尤俊偉頗與王崇古公餘漫稿相近當海疆多事之際顧以文士從容紆策軍書旁午不廢嘯歌讀其詩可以想其輕裘緩帶之風焉

內方先生集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童承叙撰承叙字子疇一字漢臣湖廣沔陽人始祖自隨徙沔居內方山下因號內方山人正德十六年辛巳科進士官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國子監司業集前有目錄卷一前半為謝祭文暨講章後半至卷七為詩卷八至卷十為文卷帙與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承叙解音律天骨秀朗緩頰而談傾其生人翱翔翰院與茶陵張治蒲圻廖道南號楚三才每一屬文筆端風起掀雷抉電又如夏雲秋水不可方物詩又多不存稿集為身後子守廢棄集所存感別閨水嘉志陳風行壽明樸原止諸篇皆合芳稿藻出入騷雅漢魏六朝自成一家言工書道媚近趙文敏王兆雲詞林人物考謂承叙少悅紛華之習中年刊落殆盡嘗寓書大梁李公曰往者觀書如端冕聽古樂惟恐卧耳近清知絀繹客有感通之地為文章于事實近稍擺脫客有獨出之意具見識解通元賞絕時流書辭爾雅集中不載知其散佚者尚多承叙並著有沔陽志與康德涵武功志王敬夫鄆縣志同時稱海內三名志

大行集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馮惟重撰惟健字汝強青州臨朐人惟健弟嘉靖十七年戊戌進士官行人集無序目古詩十一首律詩四十二首亦原在楊選本疑當時合刻家集而遺其二也卷帙與黃氏千頃堂同當即此本過庭訓分首人物攷於惟訥傳稱兄弟五人以登科第自相師友友愛備至教育諸孫無異所生太史宗伯琦者即仲孫也據此惟重當為惟健仲弟惟訥之兄黃氏書目以為惟訥之弟者非也王秋史謂惟重詩五律直逼少陵推為諸馮之冠今觀其集精聲律才藻駿發不作大厯以後語堪與信陽武功角逐中原以視東渚海亭諸老聲尤迥異亦可知海岱詩派變遷也王北雲詞林人物考於惟訥傳謂三伯仲俱以著述名家錢牧齋列朝詩集引施愚山語亦謂惟訥兄弟四人皆有集以才名稱齊魯間獨惟重無聞焉宋竹垞靜志居詩話亦祇言三馮所舉俱未及之知是集傳世蓋亦僅矣

陂門集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馮惟健撰惟健字汝強一字治泉臨朐人嘉靖七年戊子舉人未第仕而卒馮氏為青州名族王漁洋古夫手事權錄載青州冠蓋最盛世宗時林下諸老為海岱詩社唱和尤盛其人則馮閣山黃海亭石來山劉山泉范泉楊灝谷陳東渚而即墨藍北山亦以僑居與焉閣山名祿即惟健之父八人皆以閒散之身自適性情不事聲氣故海岱詩集雖正有餘邊幅稍隘迨惟健兄弟踵起以海涵濠負之才競興一門掉鞅壇坫而詩派始大惟健懷才早世而作述卑厲蔚起屢從其功尤不可沒古蓮集源闕謝醜情藻思而出以迥韻遠度近體整潔音響高亢不及石門光祿集之才氣縱橫而都雅過之賦感遠端才智深美殆劉彦和所謂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騷者歟集為平原原不楊選姪孫琦校刻賦二篇詩一百三十三首黃氏千頃堂書目暨明史藝文志俱作八卷知所刪存不及十之二三琦即惟重孫贈禮部尚書諡文敏撰有北海集

中峯應制稿一卷文選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董玘撰玘字文玉浙江會稽人弘治十八年乙丑科進士授編修以忤劉瑾出為成安知縣遷刑部主事瑾誅復故官歷侍讀左諭德侍講學士遷詹事兼學士進吏部左侍郎過庭訓分省人物政王兆雲詞林人物政並載其議郊祀大禮一事今疏即在應制稿內義據通深頗類西漢劉向父子文字稿及集為子思近梓行集則唐順之遠選凡文五卷詩一卷其為名流引重如此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中峯文集六卷中峯文選十一卷選本卷數不應增于全集當據此本是正應制稿內訓序直解雜以俚語入文宋時行之語錄元時以譯國語明時則內監傳述諭旨蓋此體由來久矣卷三東游紀異一則紀正德庚午年五月六月乙巳東華遇故事後有八月丙申一跋謂遂閣兄死朝貴盡走帛逾月而遂閣敗云云按明更正德五年八月甲午劉瑾以謀反下獄戊申伏誅相距僅十五日此云丙申即詔獄之第三日推勘時日不與毫髮具見玘守正不阿之概文臨謹有法度詩五古根本性情不為鈎棘之鬱紆淡雅獨以陶常為宗同時顧華玉唐虞佐輩未能或先也

呂文懿公全集十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嘉靖刊本

明呂原撰原字達源秀水人正統壬戌第二人及第除翰林院編修歷中允侍講學士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初改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入內閣預機務進翰林學士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事迹具詳明史本傳集為嘉靖時王洪編輯曾孫科校刻卷端列程篁墩所著呂文懿公遺事二頁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作介庵集卷帙同當即此本集名偶異耳原為人相福無華內端外和與物無競三為主考得士最盛著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善書或翳翳盡白其為學如此文淵懿演迤如黃河東注千里一曲其氣可負小而趨推闡義理祖述考亭蓋時至正統文體初變以通達政務為尚以紀事輔經為賢以淳龐敦厚為體倡之者三楊蔚然為一時風尚過庭訓分省人物考載原初入翰林深為楊文貞文定器賞學有淵源宜其實大聲宏炳然咸世之文也集中名公諸傳誌並雅容雖製有闕國故詩五言多涉理窟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評為有德之言斯其樹立有在文字之外者矣

王文莊凝齋集九卷別集二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王鴻儒撰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宸濠反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溯流入武昌起兵討賊聞康陵南巡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事蹟詳明史本傳王兆雲詞林人物攷鴻儒少孤寒為府吏佐以書法為太守段堅所器賞教以經術遂為大儒嘉弘治皇明要考謂其博聞多識學有體要為文宏裕尤明習國家故事今觀集中易說筆語史事諸雜說闡發新義如讀黃史發日鈔石鼓文辯據金人馬子卿說定為宇文周物而辨韋應物韓退之之誣攷證詳博亦可謂博物君子矣詩學陳后山得深沈不迫之致明詩綜僅錄其擬楊鐵崖小游仙二首蓋未觀全集也詞亦跌宕豪邁雅近劉辰翁此集為嘉靖間弟懋德守廬時所刻卷帙與黃虞稷十項堂書目相符明史藝文志亦收之無別集

龍江集十四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隆慶刊本

明唐錦撰錦字世綱號龍江上海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東明知縣擢兵科給事中以忤劉瑾謫深州知州瑾誅遷南工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出為江西提學副使集為隆慶時嗣子世具編輯目錄前為朱希周撰墓誌銘凡詩一卷文十三卷末附詞十首一卷帙與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十項堂書目同考錦為陸儼山妹婿學有淵源其文理周氣博無當時刻削鍛鍊棘喉滯吻之弊其序陸文裕集略謂近代文章家非周秦西京不談然騁宏博唯麓康是務而精猶醇駁無所決擇往往蛟螭混處而雅鄭交互鳴即此可見其蘄向之正當何李偽體大熾之時獨能昌言排斥與王遵巖唐荆川為壘麓之和其識為尤高也篇首顧名世序謂先生官諫議奏疏凡若干篇皆論當世大務今燬不存云云按朱希周所撰墓誌及過庭訓分省人物攷錦仕歷無居諫垣事紀載殊為失實

東川劉文簡公集二十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劉春撰春字仁仲號東川一號樗庵四川巴縣人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事迹詳明史本傳集為春嗣孫宗之列於寧國卷一至卷二十一文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詩各家藏志皆未著錄春早歲與合州鄒智齊名稱蜀中二奇士雍容侍從館閣三十年慎守彝典多所裁正節操嚴謹每語後進拳拳不欲失秀才風味未附內江趙貞吉序略謂弘正世居禁林之臣尚質守法儼屋以居借馬以出勝十數錢而飲循至末用潔清負重不事表襮諸翰林文章質厚溫暢操

觚指事辭若不足而氣常若有餘略見當世風尚春固始終弘正之世故其文質直無華辯而不肆金鐘大鑄之音佩玉瓊琚之度風氣使然所謂盛世之文也許興而諷無綺靡幽眇之習亦近三楊過庭訓分省人物攷謂碑板在四方者甚衆有鳳山稿藏于家疑即此集題名不同也

夢觀集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建文刊本

明釋守仁撰富陽釋如蘭編次守仁字一初富陽人發迹四明延慶寺住持靈隱洪武十五年徵授僧錄司右講經三攷升右善世二十四年主天禧示寂東維子有送蘭仁二上人序蘭即古春如蘭仁即夢觀也是集六卷為古春編次前有方正學序可補遜志齋文集之缺竹垞明詩綜列古春而遺夢觀殊不可解四庫書目亦未著錄楊鐵崖東維子集送蘭仁二上人歸天竺序謂皆有用之才授之以春秋史學兵興潛於釋又云能以宗乘與吾聖典合兩為一集中鐵崖挽詩有舊業門生今幾在下車空拜馬陵墳是知守仁當為鐵崖高弟詩歌騰擲妍茂奇思煥發取材於昌谷玉谿似守鐵崖家法獨其縱浪山水深通禪理心目所接固非淨因一切穠纖仇巧之習自無從繞其筆端頗有出藍之目比諸如蘭正如騁之新焉

北潭傳文毅公集八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傳珪撰珪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二十二年丁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翰林學士擢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致仕嘉靖初追贈太子少保諡文毅事蹟詳明史本傳集為嘉靖間嗣子際所梓凡詩文各五卷後有附錄為行狀碑狀等珪立朝標挺山嶽大節侃侃裁抑勢人橫陣任偉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者僧乞田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亦為人不設竟寢其事積忤權倖矯旨致仕杜門謝客足跡不至郡闕園城西時花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為樂郎山舊洪山皆郡之勝攜客往游峻絕幽邃人所

不至之地皆留題而去高耀序謂珪為詩不作驚人語陶沈纖穠獨存真澹而瀟灑平遠之態時見於色澤之外風格相似白司馬蓋明成化宏治之間三楊臺閣之文體盛行李賓之吳原博王濟之並在翰林把握文柄一洗前代浮靡之習而歸於明潤簡潔敦厚淳風珪將三公之門而同館以氣節相激昂者實惟珪峰巒景鳴是其師友淵源已為寬異故其文章皆博大昌明有法度可觀評者謂其如硃金璞玉不見追琢刻畫之工而光彩可掬良有由也集有自序實其手定稱北潭者郡治南有北潭珪生其地不忘所自也

龜陵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四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蔡宗克撰宗克字仲文號東郭子浙江臨海人嘉靖十六年丁酉科舉人官松溪教諭集為嘉靖時松溪門人校刊各有總目文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四卷附詞一卷黃氏千頃堂書目僅收文集卷帙同明史藝文志作二十卷收齊列朝詩集謂止樂府一卷蓋均未見詩集也台州人文明初以方正學避志齋集為大宗宗克為正學鄉人以道德植其根莖以義理敷其條幹涵濡妙蘊聲光熊熊詩特嫺嫺雋美頗類其鄉獻舒閣風集詞賦似僕命騷有氣佳轡古辭宋切今之概明志一篇乃宗克舊識達聞心期所在紀述山水物折幽峭步武柳

州間雅出於鄺道元水經注古道先生心友定國侯泰山石丈人關子者李海諸傳皆奇諱不筆筆具化工殆驗之道也茲論十首於當時氏貧兵弱官里吏深食冗士怯文衰俗蔽道亡訟淫諸弊皆能批卻導窳指斥無遺並徵明至嘉靖之世極咸中地已有履霜堅冰之勢宗克獨居深念思以道術挽衰弊與貫長沙同一抱負惜乎官不副志徒託空言俯就師儒從事教典雖其裁成後進蔚然為名學領袖而佗條不平之志時露於文字之間松溪葉逢陽謂其妙緒鴻敷使騷儷選雖橫波其偃蹇不暢之孤憤以鳴其豐鍾霜降之天機而愛君憂國之素心水暮先世之雅念時或躍如不容已可謂

能知其深者矣

林東城文集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林春撰春字子仁號東城福建福清縣人嘉靖十一年壬辰科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林氏先世以武弁起家占軍籍幼敬事王陽明及領會元官吏部謝病歸猶有坐云則坐食云則食之風為世所稱論學悟治標反本之說與唐應德相切磋平居矜崖岸鎖門謝客簞瓢屢空處之晏如時搢紳之士會京師講學者數十人發揮師傳推山陰王汝中志行幅實推春及吉水羅達夫生平不欲存稿成即毀去茲集為張淳搜輯遺稿以付其子晚暉而孔文谷刊諸浙中者集中多講學書札訪王

龍溪紀事一則綴次瑣屑若無意為文然一種溫潤和平氣度深得古作者之意王龍溪謂春論學嘗云天然之和盎然出之是文也殆所謂盎然出之邪又按項喬臬東文錄誣善記載春在吏部一贊不受一德不載以度才授任行義達道自許時夏桂洲在閩每一進退必欲咨稟而后行春難之遂有以原籍求蓋牌坊而論劾者春發憤奏辯求退未幾以暴疾卒官邸則春固剛方守正之士非惟文學起羣而風節清望尤可欽也

宋史忠義傳王稟傳補一卷 廣倉學憲叢書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據宋史徽宗紀欽宗紀童貫傳王珪傳王光祖傳三朝北盟會編大金弔伐錄及趙不沔奏錄王氏舊譜所載王稟事蹟以補宋史忠義傳之闕稟蓋珪之孫光祖子也宣和初從童貫征方臘有功遷武泰軍承宣使再從貫宣撫河東北後與貫以宣撫司統制駐太原及金人敗盟幹離不自平州趨燕山貫遁而留稟及知府張孝純等守之七年十二月粘罕陷忻代等州遂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太原城被圍二百五十日粘罕悉起雲中兵以至城破乃金人巷戰卒負太宗御容與子荀同赴汾水死高宗南渡後追封稟忠化郡王賜諡忠壯稟可謂宋之蓋臣矣宣靖之際幹離不不以全勝之師逼汴京也蓋以太原未下故也故稟之一身實繫全局安危故太原既陷汴京亦告蹙守乃宋史獨不為稟立傳僅附見本紀及忠義傳劉士英傳末云史臣之疏也稟子孫隨高宗南渡遂世為海寧人今海寧縣治旁有忠化郡王祠自宋以來

四時祭享不絕王君即稟之裔孫也故州此文以增光舊牒歲在丁卯王君援君辱臣死之義臨昆明湖效止水之策與稟之死事前後同出一轍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王君有焉此文後更名曰補家譜忠壯公傳入觀堂集林卷十九刊之稍後又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舊譜略加補正蓋終其身凡三易稿此本印行最先尚是初稿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筆花集不分卷 明抄本

明湯式撰。式字舜民，號菊庄，象山人。補本縣吏，後落魄江湖以終。此編乃其所著套數，小令集，公私書目從未著錄。二年前有人得之寧波市肆，乃天一閣遺物。此阮元薛福成所纂閱目，均失收。真祕笈也。計套數四十有奇，重頭小令一百六十有六。第二葉固有缺文，今據郭勛雅正集序卷二陳所聞北宮詞紀卷四校補。知是雙調夜行船送楊景言回武林花柳鄉中自在仙套。第三葉前六有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明詞集類

二

文據北宮詞紀卷六校補。知是商調集賢賓友人愛姬為權家所奪，鶯花寨近來誰戰討套。此外所燭殘照之處，不一而足。以雅正集序北宮詞紀彩筆情詞盛世新聲，詞林摘艷北曲拾遺，集府群珠，評考遺校，小居必釐，亦可謂雅正集府引南宮一枝花套數最多，幾於全數徵引。然悉不注主名，非以此本對勘，不能知為菊庄作也。集府群珠，世僅有明抄本，其書眉端例出一單字，以示所引用之書名。如引集府群玉，只注一玉字。引太平集府

只注一太字。引雲莊集府只注一雲字。引陽春白雪只注一陽字。其引菊庄所著小令，則獨著一筆字。此即筆花集三字之有。知輯群珠時，未得見此書也。群珠引普天樂送丁起東回陝，為此本所未收。是所據者實較此本為優。此本版心不注套數，細審之，第一葉第二葉第二十七葉，均有缺失。故他書所引菊庄套數，頗多出此本外者。輯而存之，得目如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三

正宮端正好 元日一聲鶯報上林春 雅正集府

詞紀卷一引

正宮端正好 題格向朝陽春長鳳枝新 雅正集府

北宮詞紀卷四引

正宮塞鴻秋 憶一會家想多情教我傷懷抱 雅正集府

集府卷二引

商調集賢賓 倚龍泉一聲長嘆息 雅正集府

北宮詞紀卷四引

雙調鳳入松 題馬氏吳十年蹤跡走塵羅 北宮詞紀

引

<p>雙調新水令<small>送王姬往錢塘</small>十年無夢到京師<small>雅趣集卷十</small></p>	<p>二北宮詞<small>紀卷六</small></p>	<p>雙調新水令<small>秋夜夢</small>鳳臺空無伴品鸞簫<small>雅趣集卷十</small></p>	<p>卷十一北宮詞<small>紀卷六</small></p>	<p>雙調新水令<small>懷秋</small>碧天風露怯青衫<small>雅趣集卷十</small></p>	<p>雙調蟾宮曲<small>冷情</small>人在西廂<small>北宮詞紀</small></p>	<p>南呂一枝花<small>送車文卿歸隱</small>輕帆擺浪堆<small>雅趣集卷十</small></p>	<p>卷三</p>	<p>南呂一枝花<small>贈會稽呂周臣</small>三千丈蕭蕭白髮生<small>同上</small></p>	<p>南呂一枝花<small>贈鍾德</small>三萬六千日有限<small>北宮詞紀</small></p>	<p>卷三</p>	<p>南呂一枝花<small>旅中</small>錦囊寬闊鳳琴<small>雅趣集卷十</small></p>	<p>卷十</p>	<p>南呂一枝花<small>題白梅</small>羅浮山接渺茫<small>雅趣集卷十</small></p>	<p>南呂一枝花<small>題崇明縣</small>潮生玉馬來<small>同上</small></p>
--	-------------------------------	--	---------------------------------	--	--	--	-----------	--	--	-----------	---	-----------	--	---

<p>南呂一枝花<small>櫓軒為越中</small>得指教三遷好住居</p>	<p>南呂一枝花<small>題雲</small>攬得天上雲<small>同上</small></p>	<p>南呂一枝花<small>題王觀</small>出西方自在天<small>北宮詞紀</small></p>	<p>南呂一枝花<small>題王</small>手曾將千眼佛緣柳<small>同上</small></p>	<p>南呂一枝花<small>題宋</small>送飛瓊下九天<small>同上</small></p>	<p>南呂一枝花<small>題散</small>清芬烟月中<small>北宮詞紀</small></p>	<p>卷二</p>	<p>南呂一枝花<small>題景</small>一輪寒日沉<small>北宮詞紀</small></p>	<p>仙呂賞花時<small>題人回</small>鐵甕金墉壯九關<small>北宮詞紀</small></p>	<p>以上共得套數二十有三約當此本套數篇幅二</p>	<p>之一其散佚之夥殆出想像以外也此等佚曲自</p>	<p>當廣為輯錄以彌此本之缺菊庄書房元明之際</p>	<p>頗著聲譽雖漸染堆垛駢贅之習然尚有元人規</p>	<p>範不失為清麗婉媚一派同時作者殆罕有出其</p>	<p>右者後人震其名目之為元人實則至永樂間</p>
--	---	---	--	--	---	-----------	---	--	----------------------------	----------------------------	----------------------------	----------------------------	----------------------------	---------------------------

尚存。要仲名於永樂。著續錄鬼簿云。菊庄好滑
稽。與余交久而不衰。文皇帝在燕邸時。寵遇甚厚。
永書間恩。奏帝及所作樂府。多教極多。皆工巧。
以明感傳之。卷中有一枝。贈英國公。其為明人
不待辯矣。菊庄所著雜劇。有瑞仙亭。嬌紅記二種。
均久佚。此帙孤本。執行垂五百年。以無人知其可
貴。今得流傳於世。亦菊庄之幸也。

說學齋稿不分卷 明葉文莊公手抄本

明危素撰。素字太樸。金谿人。元至正中。官至禮部
尚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出為嶺北行省左
丞。以退居房山。淮王監國。起為承旨如故。明洪武
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後因御史王著等論素不
宜列侍從。謫居和州。以卒。平江宋景濂為撰墓碑。
見宋景濂集素在元明之際。雅負時望。古文之業。雄視百世。元
楊厚揭以下。無與抗者。惜千頃堂書目著錄之文
集五十卷久佚。僅存雲林集二卷。乃在元日所作。

詩。四庫全書著錄之說學齋稿。卷以鮑士恭家
藏進呈本錄出。乃嘉靖三十八年。歸有光以吳氏
得手稿。傳鈔者。原本不分卷。快止一百三十餘篇。
皆賦贊銘頌記序之屬。實係瑣本也。以為有明成
應向崑山葉文莊公。藏葉竹堂抄本。首葉有右僉
都御史印。一印可證。考其工麗秀逸。的非凡品。凡
碑十六篇。墓銘三十三篇。傳狀十六篇。雜文二十
五篇。除卷末靜修書院記。非文莊手蹟。後來補入
外。其八十九篇。均莊之庫著錄。乃本說學齋稿。

之外。詢緘發也。前後無考題。惟卷中有題。阮學角稿三處。其下不記卷數。而記至正七年至正十一年至正十四年等字。知此稿本鈔出。六与の卷本同。而葉有文。此玄孫恭煥子識。云。嘉靖辛酉歲。震川歸師。從子克危太樸文。因檢不得。竟復之。自隆慶丁卯。以予以病淹。偶點檢樹間元集。乃獲此卷。實先文在。心抄存。題曰危翰林文者。因思向歸師借時。若細加檢閱。亦可應命。只緣不肯加功。故草一回之。今歸師已僊去。而不獲見。予後病淹。非

昔此皆可感也。云。是此快歸震川在日。六未見。實則与歸本皆全集內之一部。故可作延津之合。淡の庫本得此。庶幾無遺憾矣。卷中時見識。不著名氏。審是仁和旁李言。校手筆。秀言。嘗輯復聖齋集外文目。得三十七篇。見所著讀書雜識。故於此本六鄭重加以簽校。邵銘辰四庫全書標注。謂勞舜卿得葉文。莊親筆抄校本。說學齋稿。乃外集遺文者。即此快也。邵氏誤以為外集。殆六未見原書。此快嘉慶間歸吳縣黃氏士禮居。末葉有平江黃

氏圖書一印。後又入勞舜卿家。得秀言得見之。近吳興劉氏嘉業堂校刻危太樸續集。僅得振南昌彭氏知聖道齋傳鈔本。故以此快校。以有違異。自當以此為正也。此快所收。雖卷。不足百數。皆煌煌巨製。雖有資於蒙古史事。其重要蓋在の庫著錄本上矣。

爐餘稿六卷 明抄稿本

明顧木授木字維喬應山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
亳州知州明史文苑傳附見王廷陳傳末著有隨
志二卷四庫全書存目著於錄近有廣倉學宮叢
書印本此考不題撰人姓名序公六但自署僕翁
案千頃堂書目有顧木爐餘稿四卷此本序文云
鄙詩文凡一時應酬之作隨出而隨毀之未嘗存
稿前年甬東子屢使索之而無以應近與海姪收
錦之得若干篇其間繫淮歸田遊黃歷部及與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明別集類

橋東甘泉亭少華桃塢夢澤禾山白厓鄭叔子詩
心唱和題咏記叙之作不下數十云：集中又
有後范甬東議修州志書致四明范堯卿欽曾知
隨州而其時修州志為州人教木則序中所云甬
東子六謂堯卿是以賦乃木自寫其詩文以就正
於范堯卿者而在四卷本之前也四卷本傳世有
嘉靖中刻本署曰淮漢爐餘稿以校此本中亦隱
出於四卷本者甚多計賦五篇（山陰賦以胡賦石
城賦後石城賦我故賦）五言古詩一首（挽歌）詩餘

九首（四句東風有着力渴金白賀聖朝歸朝歡等

一篇復東橋司空李啓三篇謝啟司空啓謝陳太
守啓謝吳太守啓序三十七篇（損增）鄉約序六科
訓規序儀象冊葉公序哀輓冊葉序●相墓考
序清溪集序壽司母八十序送夏教諭擢趙州學
正序送張司訓升代學正序送王司訓擢梓潼學
諭序送曷學諭後任孝感序壽王先生序竹溪序
金鏡錄序送郡丞李同知政政序賀王學政還政
序送閩州守入覲序送王縣尹考績序送曹節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遷南城令序壽楊翁六十序賀按獎王學正序賀
任州守述職還州序賀周教諭膺獎序賀信陽茹
判序賀李節推膺獎序賀劉節判膺獎序送隨州
任使君致仕序欽獎王縣尹序欽獎王縣尹序送
李吏目入覲序縣志後序送大同郡倅李子之任
序東遊錄序送鄭信陽之任序壽景陵鮑翁序賀
劉節判大工落成還州序送閩州守課最免考序
編一篇（有人論）
題跋二篇（題愚几集跋跋後勸集跋）銘一篇（壠銘）

記五篇(少華山房記、筆山記、歐山祠記、彭氏祠堂記、保寧府通判張君作墳地記)碑四篇(王縣尹去思碑、林子善政碑、以喜雨亭碑、范曹二使君去思碑)卷以卷六雜著者錄其德行狀祭文之屬凡三十五篇其得集外文一百又二篇其刊版時刪而不存者以得窺其全豹微楚故史事者殆無不引為鴻寶具顧東橋、曉心、樵湖廣時聘木等纂修承天志考成而世宗弗用故集中多東橋往還之作特多木詩文格調甚高而體度不大王余州藝苑厄言謂如暴顯措大不堪造作詞篤倫也

仁宗皇帝御製集二卷 明洪熙內府刻本
明仁宗撰仁宗諱高熾成祖長子建元洪熙在位一年崩葬獻陵此編梓於洪熙元年正月上卷計四言詩一首五言絕句四十一首五言律詩五十五首五言排律一首六言詩三首七言絕句五十首七言律詩三首都一百五十八首(卷下)計五言古詩一百首七言歌行六首都一百又六首而以長短句八闕殿焉何喬遠名山藏稱仁宗有典有則模範雅訓不啻學士黃瑜双槐歲鈔亦稱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倣歐陽詩尚選作今臨之卷中如新竹云音拂薰風細影節新自涼詠鳳云上苑桐枝茂中林竹實香秋風云月下生林籟天邊展鴈行即席作云明月映高樹長河耿曙天詠諸蕃入貢云卉服趨金陛雕題款玉京秋水云鴈落雲間字人乘天上槎俱工穩平實想見玉堂畫永光景尹直齋齋瑣錄云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戲因命曾子榮應制詩與畫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輝仁廟和云等閒識得軍情

事一著功成見太平。此詩獨不見集中。疑刊版時
已多刪落矣。此本紙似玉版。墨如點漆。初印精佳。
世間此兩乃明內閣遺物。十頃者。考自著於錄。必
自宋未見傳本。亦可謂之祕笈矣。

脩竹編一卷 明崇禎抄本

明葛一龍撰。一龍字震甫。吳縣人。國子生。入貲除
雲南布政司理問。崇禎庚辰卒於家。年七十。事
蹟具詳吳縣志。此編乃葛震甫詩集十六種之一。
首題雲間陳健儒眉公校。健儒與一龍交最善。故
為之參考也。一龍以詩名於吳中。蓋沐包山林壑
之勝。故詩人產其地者踵相接。同時吳橋范景文
與選藏其名。吳而問曰。得非吳下詩人葛震甫人
呼為葛髯者耶。其聲愈譽之隆。蓋如此。此編以脩

竹名集。誠以竹之為物。清和中律。外堅而中虛。凌
霜雪。歷の景而不改其柯葉。與詩。勝景。即事。肆應
萬象。莫不相肖。一龍之懷抱。可_見矣。觀集中所製
詞。為楊麗人賦。則儼然昌谷後生。三月二日觀梅
吳家園。則又_又如對永嘉の靈。而送王純甫還朝詩。
有水綠草無色。月香花有情。則_{之句}纖逸_{之句}。又不似
他作。麻城劉侗序其詩。比之反舌無聲之鳥。鷗旦
不鳴之夜。蓋淵之也。一龍別有尺木齋詩選。新詩
雲。解草獨往篇。新條齋旅聲。筑語。佛密齋集。滇茶

百韻雪吟集弄問草稿謁吟鵲鳩集皆目
其並雜亦以此集同十頃堂考目不悉載
可知矣

金陵遊草一卷 明崇禎刻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字康流號玉之海寧人崇禎庚
辰進士出黃石齋及同邑吳太冲之門由旌德知
縣累遷至儀制司主事著有續七經略記若干卷
繫菴雜述二卷の庫全書存目已著於錄事蹟具
詳黃宗羲撰墓誌銘此編凡古今體詩七十首
皆崇禎九年丙子歲客遊金陵時所作長干行志
城懷古諸什神采斐然頗具風趣哭兒の素有不
恨表兒多却恨生兒奇厥聲實載路高聲覆履眉

何為舍我去念此痛肝脾蓋朝瑛凡五舉兒皆不
育故表明之病溢於言表而大聲鐘々無刻畫堆
垛之習是其難能可貴也題郭彥深大衍心宗八
十四韻暢論易數之學与朝瑛周易雜記互有出
入蓋朝瑛於易頗通陰陽理氣之說倚易起數畫
數為圖演圖成表以六十の卦配以三百八十の
爻左右逢源縱橫合節故詩六函大精深具有實
理自序謂生十七好為詩於先輩雅慕文長中郎
如是者三年乃得肆力於漢唐始知詩固自有真

也云故集中擬古之作如郭城南臨高台六國詠
詩作無不上詠曹劉下俯郊島讀其詩者未可以
尋常山水登臨之樂少之也卷首失載朱一是序
文當據為可堂集補之朝珠別有正誼堂稿二卷
見周廣業海昌餘聞惜已佚矣

劉子詩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劉伯生撰伯生字性甫號大鶴孝感人嘉靖乙
丑進士歷官南吏部郎中以多病投劾歸田卒著
有素言二卷易屬五卷與詩集二卷合稱劉子三
書事蹟具詳孝感縣志文學傳此編上卷為目凡
五曰大孤山房稿曰金臺稿曰著城稿曰承重稿
曰蒼松菴稿下卷為目凡三曰大拙亭稿曰金陵
稿曰在告稿其詩境思富而深味雋以永無雕琢
鉅釘之迹如鵲三高在別墅因憶元賓云燕樹影

浮十里月楚歌風送一川霞暮樹值生辰の十二
青嶂雲爭揖黃沙日漾襟送客云三年澤國逢人
問明日江雲何處看別張子疎云楓葉隔江霜自
美竹枝當戶月非疎上元云半壁竹梅供短鬢誰
家簫鼓下嚴更俊語終得而出不覺前以七子唱
氣故因時巧陽陳文燭評之曰詞逸而新音遠而
弘自非無見也至大會三章采蘭二章則直追楚
騷非徒效其俾製抑亦得其神采在嘉隆朝伯生
殆是三楚詞人之翹楚矣

種蓮歲稿六卷文略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遼王朱憲爝撰憲爝遼莊王致格子簡王昂孫太祖仍孫初封句容王嘉靖十九年襲封隆慶二年以罪降庶人國除此編歲稿刻於嘉靖三十五年時憲爝春秋三十有二應山府學教授杭州宋楫世沐恩澤因悉心編輯手錄成帙皆古今體詩繫年為次自士子嘉靖三十一年迄乙卯三十四年文略刻於嘉靖三十二年行人司行人錢有威為序其首以詩文為次第版心下署妙蘇亭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明別集類

寫刻六字刊工停勢寬博方整乃正嘉之際吳中刊版特色知此者雖作於遼藩實下妙蘇雕板與遼藩所刊昭明太子集同一轍也錢希言遼邸紀聞云世廟時遼邸最盛宮室苑囿聲伎狗馬之樂甲於諸藩而王亦夙流好文雅工詩賦尤嗜官商其自製小詞豔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絨誤歸期玉闌干金兒弄丸記皆極婉麗又編撰夢花聲諸詞數百闕流傳江表含思逮楚不咸南唐後主日與諸名士觴咏信州宋登春吾

雜文

吳顧聖少凡數十輩皆由王門珠履云今檢卷

中僅有心園春大江東去數闕均所謂夢花聲諸詞數百闕者疑希言所記皆嘉靖乙卯時事時此集早已版行故不及見收矣憲爝夙流故誼不可一世觀集中題八美及雙眉顰色香頰啼痕雲窓秋夢等香奩八詠可與希言紀聞互證乃徐學謨陽海集序其庚申稿有逸才命世蘊藉今古對空揮毫一伸紙即千數百言餘道未免失實憲爝詩平淡庸俗文亦樸敗無一是處然在明季宗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中固不數為傑才使氣者矣

麗崎軒詩集四卷 明崇禎刻本

明查應光撰。應光字賓王，休寧人。萬曆二十五年舉人，以進親表，絕意仕進，嘗構地草閣讀書，其中創宗祠，輯家乘，有聞於鄉黨。著有四書陶瓶集、易经陶瓶集，共七卷。群書纂六十卷，新史三十卷，履象錄三十卷，古文選選二十卷，檀林慧業五十卷，禪悅四卷。今傳世者僅新史與詩集耳。卒後友人俞彥為傳，稱其性廉，逃名，堅臥不起。有嚴光、周黨之風，內行淳備，動足師法。即范巨卿、王彥方亦無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明別集類

讓推崇可謂備至。故康熙間所修休寧志，應光入風節傳，即本俞傳為之。此編刊於崇禎己卯。時應光已先卒，詩以近作為多。皆居里閭，日作清適，瘦拔一如其人。如斷江夜泛云：雲開村樹月，風變夢花秋。春日山居云：水流山間碧，花落野水香。山居漫興云：水光平檻外，花影擁亭西。皆夢獨造，不同凡響。袁宏道評雪退如詩云：清新微婉，不傷其氣。應光實得此三昧。末卷附長短句三十三首，如玉漏遲、天香、尋長調，多有不協律處。折桂令乃

北曲小令，亦攬入卷中，以皆明人通病，不足為應光責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除夕唱和詩一卷 明嘉靖刻本

明黃魯曾輯魯曾字得之吳縣人正德丙子舉人著有吳中往哲續記南華合璧集四庫全書存目已著於錄此編集友朋唱和之作凡二十二首皆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歲除即事詩初魯曾友人吳方山山初春四日投以歲除詩詩云坐守寒爐聽漏殘向懷誰向歲時寬清燈燭燭和香夜長銀光芒倚醉看彩筆漫書更舊帖金花巧簇試新盤窮通本是吾儕事何必區區發永嘆魯曾見之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總集類

必有動於懷因用韻追和一時作者紛紛乃勃成此集以誌盛事作詩者除黃魯曾禮曹姬水道美皆魯曾昆弟子姪輩外他如皇甫冲阮鰲吳良獻朱景固顧存仁袁表袁紫蓋玄鰲雷俞并張紳何良輔皆當時吳中名士鰲雷以校刻戰國策表氏昆仲及俞并縉綢之盛可與吳方山埒其詩均罕傳獲解得存其概可補朱藝尊明詩傳陳田明詩紀事之缺亦可謂之秘笈矣卷後有姑蘇吳岫家藏一印彌足為此書增重末有皇甫冲跋冲六

與和唱和之役故跋文亦深致向慕之忱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十四卷 明內府抄本

明宣宗撰宣宗諱瞻基仁宗長子建元宣德在位十年崩葬景陵以編前代無序政首帝訓二卷次序以論說賦頌箴銘雜著十卷又次古今體詩三十一卷又次散套小令一卷十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俱云御製文集四十卷与此本卷數相合又別出詩集三卷景陵一卷似詩集景陵尚有單行刊本以別合詩文案府為一集張在景陵厭世之後矣序道南殿內詞林紀云宣宗喜為詩初即位起學士李時勉而任用之一日幸文淵閣賜諸學士飲呼時勉謂曰卿非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他日賜遊東苑上賜時勉酒酌以御甌時勉頓首辭曰臣可與陛下同飲不敢同王上悅命易以銀甌既醉上出御製詩俾慶之以即奉中臨祝文淵閣一詩之本事王世貞藝苑卮言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即就其斷撰奔山寺別集又祐宣廟命陽武侯薛祿等率師築赤城等處賜之詩有出車命南仲城奇惟山甫句祿只曉以問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明別集類

士奇具言之且曰上以古之賢將待尔也祿以拊心感泣今此詩以見集中徐燾筆精引所撰帝府詞以此本較之乃得其半而已臣明代詩帝中景陵稱古右文獨擅詞華惜其集迄未版行四庫全書僅存宣宗御製集一卷之目此尚足明內閣藏書請中精寫本由內無第二帙極可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明英宗皇帝御製集四卷 明內府抄本

明英宗撰英宗諱祁鎮宣宗長子建元正統十四年北狩弟郕王祁鈺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帝還自北居南京七年奪門後辟以元天順八年崩葬祔陵此編前後無序跋行款與興獻王所授恩紀詩集合恩堂稿全同故知為嘉靖中抄本也卷一岷山賦漢水賦各一篇古詩五十九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明別集類

大明一統志西域大藏經阿彌陀經金輪佛頂大

威德懺陀羅尼經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等共九首知諸考並有正統天順中內府刊本今所傳僅一統志餘並罕傳賴此得知其概略卷之碑銘各一首黃翰雙槐歲銘載天順辛巳端午節英宗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共千一百二十言即所謂燕京八景曰瓊島春陰太液晴波蓊門煙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蘆溝曉月金臺夕照更益以二景則東郊時雨南園秋風明年壬午六月端午

賜扇扇面有御製清暑解愠二歌大概言為臣者仰輔上德俯恤民窮助隆化天之績今諸詩並見集中序道南楚紀載英宗賜襄憲王瞻墀御製襄陽四景歌又載其天順四年賜襄王岷山漢水賦道南謂可追軼虞休上姚姬美非漢唐諸君所可企及則不免臣工諛辭非祔陵所克當矣十頃堂書目載英宗睿皇帝御製詩文一卷疑所據非實當以此本正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恩紀詩集七卷 明內府抄本

明興獻皇帝朱祐杭授祐杭自號純一道人憲宗
第の子成化二十三年封興王弘治の年建邸德
安已改安陸七年之藩正德十四年薨諡曰獻王
憲二年而武宗崩召王世子入嗣大統是為世宗
尊諡曰獻皇帝廟號睿宗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
編首有弘治壬戌秋八月自序以有弘治乙丑敕
授迪功郎臣周詔後序其述作之旨詳於自序
曰弘治甲寅秋予受命就封安陸廷授之皇訓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明別集類

錫之車服圖書珠寶牙角次之以祭樂鼓吹旗節
蓋廟又次之土地祠田錫物名數固已藏之王府
錫之太史而予感之於心又安能已此紀恩之詩
所以作也是諸詩皆建藩就邸以所作各詩以類
編次計卷一署曰輦轡恩榮凡詩二十六首紀在
京之日榮沾恩錫以示不忘卷二署曰皇途即興
凡詩二十七首紀分封之行隨途覽勝以識
卷三署曰封國體凡詩四十二首紀到國之後
寫景寄慨以抱玉情卷四至卷六署曰書堂雜詠

凡詩一百三十七首紀進講之餘摘題寓意以表
天年卷七署曰強續騷吟凡賦二首古樂府二十
四首行香子長短句十首雜文一首紀居處之勝
陽春臺聳漢江流環城佳製詩以近體為多雖
警拔稍勝遜而工穩圓熟出入咸康想見遭世隆
平奉藩多暇光景史稱王嗜詩書絕珍玩即旁有
臺曰陽春教與群臣宴以登臨賦詩殆指此集也
傳也有美請司禮監大字刊本六罕見此本得
寫精絕蓋美請初內府抄本卷十行二十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字同時所寫存於明內府者尚有太祖成祖憲宗
英宗諸帝御製集俱零落不完不如此編之精整
多矣



ZW

21101000814468

巢陵集四卷

宋王抄本

明曾榮撰。榮字子隆，吉安永豐人。永樂甲申以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歷侍講侍讀學士，左春坊大學士，進詹事府少詹事，卒贈禮部侍郎。謚敏著。有西墅集十卷。四庫存目已著於錄，乃萬曆中永豐知縣德情吳期紹所選錄，實遠在此集。此集共收古今律詩二百五十四首，計卷一五言古詩十四首，卷二七言樂府二十八首，卷三七言律詩一百七十三首，卷四七言絕句二十八首，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別集類

言絕句十一首。首有成化七年奉敕撰撫湖廣贊理軍務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昌吳琮序文略云：先生謝世後，其全集惜未見。僅存巢陵集一帙，約詩二百餘首。湖集僉事廬陵陳方正觀得而繙梓，未幾方亦物故，版隨散佚。近者長清張公大振來湖掌憲，慨念先生詩集不可沉泯，仍以舊本繕寫，命工翻刻云。知此本以成化中湖廣撫寧司長清張綱重刻本出，以開泰癸正癸丑太倉宋賓王手跋及賓王所校燕石集案

史記證之，審是賓王手抄本校之本，惟原脫吳序

首二章。賓王雖深賞其詩，然不知為誰氏作。至道光癸丑，此本自大興朱氏流歸東武劉氏喜海。嘉蔭翁劉氏據天一閣書目，得知此書作者姓氏，又以漢陽葉氏平安館所藏真定吳相國家藏本補抄首二章，自是後為全璧。劉氏跋云：得考始末，為跋尾，彌足為此書重矣。榮所作以七言古詩最勝，如望嶽歌、銅爵瓦、硯歌、陳員外郎奉使西域道別長句、燉煌曲、龍支行、蓟門道、路歌、行路難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楊學士所藏王孟端古松流水老梅蒼崖圖，皆雄放清麗，自成標格。宜乎為于南恩楊文貞所傾倒也。陳臥子評之曰：學士詩如南金在握，未入丹鼎，又如金雞玉勒，微有蹄啮之痕，未免過傷刻薄。持不如鄭瑗井觀瑤言，謂其佳處不減袁仲之為愈矣。別本五言絕句十一首，另成第五卷，故千頃堂書目云：巢陵集五卷。明志則云：曾榮集十八卷，似此集與西墅集外尚有他集，不知究以何為得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004

作者=

页数= 800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